#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伍册

#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肆輯·伍册目錄


周官參證二卷 〔清〕王寶仁撰 一
周禮政要二卷 〔清〕孫詒讓撰 二三
周禮三家佚注一卷 〔清〕孫詒讓輯 九一
周官精義十二卷 〔清〕連斗山輯 一〇五
禮記淺説二卷 〔清〕皮錫瑞撰 三一一
禮記約選六卷 〔清〕張官德輯 三七一
月令七十二候詩四卷 〔清〕馬國翰撰 五五一
七十二候表一卷 〔清〕羅以智撰 六〇九

春秋左傳彙輯四十卷·之一

〔清〕吴炳文輯

# 周官參證二卷

〔清〕王寶仁撰

清同治十三年舊香居刻本

# 周官參證

金桝曾士銘篆

同治甲戌秋日
重刊於舊香居

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而前人多從而議之然考其本末自有條理五官布置精密必非俗儒所能僞爲司空所掌固不止考工一事而其官旣比於古之共工後人必欲割裂五官之羨或雜引他書以補其闕固不如徑以記篇當之爲得矣特是書所可疑者亦自有之公孤之職未著於篇他經所陳有確爲周之官職而與是書異名者豈詳其細而顧畧其大歟抑公孤本六卿所兼故畧之歟豈一官閒有二名歟抑名本無二而他經別有所據歟余竊次夏商以前官制業定一編繼而從事於斯竊謂冬官名爲司空旣無可疑自不必列書稱冢宰之卽太宰春秋稱宰



之或疑太宰或疑宰夫禮記之胞卽庖人惲卽韗人要皆周官所具更不容論其餘凡他經所稱或是書不備備焉而異其名者悉爲錄之計共一百四十餘職次第仍據周官分爲二卷自六經論語外不敢泛引惟國語爲春秋外篇汲冢古文雖不知眞僞其稱名總屬可證故併及之至左氏所稱列國官名或非其舊當別有編不以闌入非謂有補周官之學也聊資參互考證云爾道光歲在丙申二月上旬太倉王寶仁自序於六安學署東齋

# 周官參證卷上

太倉王寶仁 輯

太師

太傅

太保

少師

少傅

少保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書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孔傳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詩節南山赫赫師尹毛傳師太師周之三公也

詩大明維師尚父毛傳師太師也寶仁案史記齊世家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

立爲師

詩常武太師皇父

左莊十九年傳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又昭十二年傳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杜注過劉獻公太子之傅

禮記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

寶仁案三公亦謂之三吏左成二年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三吏三公也疏云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

師

保



疑

丞

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

圻父

農父

宏父

書酒誥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孔傳以父字斷句云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

詩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左昭十二年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注祭父周卿也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

寶仁案圻祈字通周六卿有司馬司徒司空而此云圻父農父宏父者或一職而有二名也

太尉

理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注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又孟秋之月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



大理周曰大司寇

寶仁案周六卿有司馬司寇而此云太尉及理鄭故謂非周制然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今姑列之或亦是一職而異其名也

卿士

詩十月之交皇父卿士

左隱三年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隱八年傳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隱九年傳鄭伯爲王左卿士程氏廷祚曰鄭伯爲左卿士則虢公右卿士也襄十年傳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寶仁案隱三年傳杜注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至隱元年

祭伯隱七年凡伯桓五年虢公林父莊十六年周公忌父莊二十七年召伯廖僖十一年召武公僖二十八年尹氏王子虎文元年毛伯宣十五年王孫蘇召氏毛氏成元年單襄公成八年召桓公成十一年伯與昭十二年甘簡公劉獻公昭二十三年召伯奐南宮極哀十三年單平公杜注皆以為周之卿士

周語厲王時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韋注卿士卿之有事者

竹書紀年穆王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寶仁案卿士當即三公六卿為之然傳既別立是名故據列於此



將帥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中軍

右軍

左軍

左桓五年傳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官師

左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注官師劉夏也正義曰祭法云官師一廟鄭云官師中士下士也是天子官師非卿也

宰胥

儀禮大射儀宰胥薦脯醢注宰胥宰官之吏也

宮宰

禮記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注宮宰守宮官也

司宮

儀禮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聽



酒人之成要者也疏云諸侯無小宰有司宮司宮掌宮事與小宰同又云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又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又大射儀宰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又公食大夫禮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注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也疏云太宰之下有宮人即此司宮又少牢饋食禮司宮摡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注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又云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又云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又云司宮筵于奧又云司宮取

二勺于篚洗之又有司徹云司宮攝酒又云司宮筵于
戸西南面
寶仁案儀禮所稱司宮或繫諸侯或繫大夫然賈公彥
旣以周禮小宰當諸侯之司宮又云太宰之下有宮人
即此司宮說亦不定其實天子應亦別有此官也
膳宰
儀禮燕禮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疏云周禮膳夫是上
士此諸侯膳宰明非上士也寶仁案請羞句又見大射
儀
禮記文王世子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又云若

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
世降一等又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
去葷皆造於膳宰
周語單襄公引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膳宰致餐韋注
秩官周常官篇名
大戴禮保傅篇太子有過史之義不得不書不書過則
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
則死
雍正
雍府

雍人
旅人
儀禮特牲饋食禮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又少牢饋
食禮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寶仁
案有司徹語同少牢饋食
儀禮公食大夫禮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
匕于鼎退注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又旅人取匕甸
人舉鼎又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及有司徹雍人屢見
禮記喪大記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
馬縣之乃官代哭

甸人
儀禮燕禮甸人執大燭于庭注甸人掌共薪蒸者又公
食大夫禮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
若束若編注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疏云天子有甸
師氏兼有亨人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爲兼官故甸人
兼亨人也又云甸人舉鼎又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
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注甸人有司主田野者疏云
周禮甸師其徒三百人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是掌田
野士雖無此官亦有掌田野之人謂之甸人又云甸人
置重于中庭又既夕云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又

云甸人築坽坎

禮記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注讀爲剸于甸人注甸人掌郊野之官又喪大記甸人爲垼于西牆下又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

周語引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虞人入材甸人積薪

大酋

禮記月令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注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



奄尹

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命奄尹申宮令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

巷伯

詩小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鄭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

外御

儀禮士喪禮外御受沐入注外御小臣侍從者

內御

儀禮既夕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注內御女御也

九御

周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韋注九御九嬪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韋注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

州伯

州史

閭史

禮記內則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



鉦人

詩采芑鉦人伐鼓毛傳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鄭箋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

職人

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疏云凡官皆有職直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樴聲相近誤爲職故讀從樴充人置樴入地之時樴樴然作

聲故以聲名其官也與疑辭疑之者凡牲堪祭祀者則
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人乃繫養
之今若即以職人爲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而言之
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耳又春官肆師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注此職人謂充人及
監門人疏云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
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樴人是此二官也此
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
寶仁案辛紹業冬官旁求據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司職
吏而畜蕃息謂案此則職不必改字



縣大夫
左昭九年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賓滑執甘
大夫襄以說于晉疏云典邑大夫法當以邑名冠之而
稱人甘人是甘縣大夫
縣人
左昭三年傳論藏冰之道山人取之縣人傳之杜注山
人虞官縣人遂屬
勤人
正長
逸周書大聚解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

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
司商
周語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
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廪協
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韋注司商掌
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淸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
名
大司成
禮記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
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



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注謂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
也
稷
周語稷爲大官韋注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爲大官
農大夫
農正
農師
農
田畯
田

## 嗇夫

周語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韋注農大夫田畯也又農正陳籍禮韋注農正田大夫又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韋注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

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疏以農為典農之官又郊特牲饗農注農田畯也

詩七月田畯至喜毛傳田畯田大夫也疏云此官選俊人主田故謂之田畯又甫田田畯至喜鄭箋田畯司嗇



今之嗇夫也疏云田畯田官在田司主稼穡故謂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注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

儀禮覲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疏云五官之內無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亡故言蓋以疑之寶仁案此以五官無名鄭故疑為司空之屬然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十亭一鄉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風俗通云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且既名之為嗇宜亦兼主穡事則詩甫田箋以況田畯為合至夏書嗇夫馳孔傳又以為主幣之官

## 郵

禮記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注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田之處也詩云為下國畷郵疏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所引詩者齊魯韓詩也



孟子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疏云郵驛名云竟上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負（案督郵為後漢所設）

寶仁案辛紹業云古人於田畔及國竟皆立郵舍設官以涖之因以為名其職本以分別畛域巡行民稼因而傳命往來皆使其徒輩之其說良是

## 賈人

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注賈人在官知物賈者

## 關人

儀禮聘禮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

介對

關尹

周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韋注關尹

司關

門尹

周語又引周之秩官門尹除門韋注門尹司門也

津人

左昭二十四年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

諸河上寶仁案津人當是掌津梁之官

里尹



禮記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

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

無有則里尹主之注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

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

司里

周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

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

韋注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又引周之秩官曰敵國賓

至司里授館

四監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

牲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今月令四作田又季冬之

月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虞人

左襄四年傳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

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亡其家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

司原敢告僕夫杜注虞人掌田獵

禮記檀弓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



之又喪大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

階注復招魂復魂也又云君喪虞人出木角注木給爨

竈角以爲䰝水斗

周語引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虞人入材

野虞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注野虞謂主田

及山林之官又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

農勸民毋或失時

獸虞

水虞

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猎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韋注水虞漁師也獸虞掌鳥獸之禁令賈仁案此引古當是

周制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山人

左昭四年傳申豐論藏冰之道山人取之縣人傳之杜



注山人虞官

澤人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澤人納材葦

漁師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賈仁案鄭稱今月令者皆明堂月令說文舟部引明堂月令舫人當即此張揖上林賦注引月令命榜人而淮南子於漁師作漁人至下文命澤人納材葦則作命滂人入材葦

又月令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又

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舟牧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注舟牧主舟之官也

舟人

詩大東舟人之子毛傳舟人舟楫之人

蒼兕

史記齊世家師行師尚父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索隱曰本或作蒼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



言蒼兕以懼之賈仁案臧琳經義雜記引郭氏山海經序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蒼兕與伶人相對是郭氏亦同馬說謂無涯之水非世間主舟楫官所能涉也蓋蒼兕本水獸善覆舟故以此名官欲使居是官者盡其職常以蒼兕爲警也論衡是應篇云尚父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失呼而令之之旨矣

周官參證卷下

太倉王寶仁輯

大宗人

小宗人

禮記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疏云大宗人謂大宗伯小宗人謂小宗伯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

太宗

少宗

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巳葬而世子生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禰



逸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廟乃嘗麥於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即假於太宗少宗少祕於社各牡羊一牡豕三史導王於北階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尙大正即居於戸西南向九州口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於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口口祕作筴許諸乃北向繇書於內楹之門

彌宗

逸周書王會解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注彌宗官名

宗人

儀禮士冠禮宗人告事畢注宗人有司主禮者也疏云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禮比於宗伯、

儀禮聘禮記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

儀禮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疏宗人掌禮之官非卜筮者周禮有卜師寶仁案士虞禮及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篇宗人屢見見禮記曾子問詳太宗註



禮記文王世子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主祠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命主祠祭禽于四方疏云主祠謂典祭祀者也

宗祀

逸周書克殷解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於軍注宗祀主祀賓敬也饗祭前所禱之神

犧人

周語敘籍田之禮曰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韋注犧人司尊也

大葬

逸周書大聚解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

大樂正

小樂正

樂正 左右正

儀禮鄉飲酒禮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疏云周禮有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此樂正者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



天子大司樂又鄉射禮燕禮大射儀樂正屢見燕禮注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云諸侯樂正亦有大小之名故大射云小樂正從之鄭注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是其諸侯樂正雖有大小當天子樂師知大樂正不當天子大司樂者以其天子大司樂不告樂備故不得以大樂正當之但大射主於射畧於樂故小樂正告樂備此燕主歡心故大樂正告樂備

儀禮燕禮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注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

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又云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又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之月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又文王世子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少師

儀禮大射儀僕人正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注太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



泠

左昭二十一年傳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杜注泠樂官賓仁案又見周語韋注泠司樂官又泠人韋注樂人也

亞飯

三飯

四飯

鼓 或即鼓人

播鼗

擊磬

論語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太師見周禮少師見前其亞飯諸職余以古官制攷會據班固之說不宜復列於此既思古今人表置此數人於殷周間而禮樂志及董仲舒傳顏師古因引論語註之其實恐緣史記紂將亡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誤也今案漢儒諸家說每異同論語如殷三仁經孔子論定故列篇中此數人止記其或適或入其爲當日時事可知孔安國謂魯哀公時人鄭康成謂周平王時人當以孔說爲正也白虎通云王者平居中央制



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莫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據此則周制天子本有此侑食之樂官至周禮地官有鼓人春官有磬師此云鼓及擊磬未知其職異同耳

籥師丞

禮記文王世子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疏云周禮惟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

籥人

逸周書世俘解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於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惟告殷罪又云籥人奏武又云籥人奏崇禹生開

狄人翟

書顧命狄設黼扆綴衣傳狄下士

禮記喪大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注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又云君喪狄人出壺

禮記祭統翟者樂吏之賤者也注翟謂教羽舞者也疏云翟即狄也古字通用

卜正



左隱十一年傳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杜注卜正卜官之長疏云周禮春官太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龜人筮人太卜爲之長正訓長也故謂之卜正寶仁案周禮有卜人而闕其職禮記雜記大夫之喪卜人作龜

卜士

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筮者

儀禮少牢饋食禮乃釋韇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

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注卦者史之屬也

太人

詩斯干及無羊太人占之鄭箋以太人爲占夢之官

左史

右史

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注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疏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故記動尚書記言語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也周禮有五史有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又疏據熊氏引



周禮左傳等語謂太史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爲左史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又引鄭注酒誥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謂是內史記言太史記行也

逸周書史記解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寶仁案漢書古今人表作右史戎夫此王是穆王（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則玉藻疏云春秋之時特置左右史官者非也

柱下史

史記老子列傳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卽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

莊子釋文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

祝史

儀禮大射儀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夏祝

商祝



儀禮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南面祝盛米于敦注祝夏祝也又云主人入卽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注商祝祝習商禮者疏云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又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注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又既夕云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商祝拂柩用功布商祝飾柩商祝御柩又云夏祝淅米差盛之夏祝徹餘飯

少祝

亞祝

少祕

見逸周書嘗麥解詳太宗少宗下

司載

魯語天子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注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

日官

左桓十七年傳天子有日官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杜注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職而位從卿疏據周禮謂天子掌歷者太史寶仁案太史疏引服氏左傳注云日官典歷數者也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



司馬正

司馬師

儀禮大射儀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注司馬師正之佐也又云司馬正適次注司馬正政官之屬疏云司馬正非大司馬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此雖諸侯禮亦應有小司馬號爲司馬正也又下文司馬正屢見

大射正

小射正

射正

司射

儀禮燕禮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注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又大射儀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正擯又云司射適次注司射射人也又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蒞之注射正司射之長又云司射西面誓之司射命上射命下射司射入于次司射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退反位

大射儀又云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一小



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疏云此經上下或云大射正或云司射或云小射正不同者今行射禮大射正一人爲上司射次之或云小射正若然大射正與司射各一人據其行事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此云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下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笥與此一人此又云小射正授弓與取決拾別則小射正二人也

又云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又云司射反搢扑又云上射揖司射退反位

大羅氏

禮記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庶子正

庶子

儀禮燕禮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又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又大射儀庶子設折俎注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又云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禮記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



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注庶子司馬之屬疏引周禮諸子又云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又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

虎臣

書顧命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孔傳虎臣虎賁

太僕正 大正

書冏命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孔傳太僕長太御中大夫疏云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大僕故以爲周禮太御也

冏命今予命汝作大正疏云正長也作僕官之長

僕人正 左右正

僕人師

僕人士

儀禮燕禮遂獻左右正注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又大射儀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注徒空手也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

綴衣

書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又云虎賁綴



衣趣馬小尹孔傳綴衣掌衣服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至顧命綴衣傳以爲幄帳豈掌衣服者兼掌帷帟之事故名之歟疏以爲即太僕之官以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也今姑次於此

小臣正

小臣師

儀禮大射儀小臣師設楅又云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又云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又云小臣。勿就其位而薦之

御士

左僖二十四年傳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杜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疏云周禮無御士之官惟夏官太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二人掌王之燕令鄭玄云燕居時之令以親近王故欲爲王禦寇

保介

詩臣工嗟嗟保介鄭箋保介車右也

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間

大正

逸周書嘗麥解惟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



尉氏

左襄二十一年傳欒盈曰將歸死于尉氏杜注尉氏討姦之官疏云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蓋周室既衰官多改易於時有此官耳寶仁案孔氏亦是臆說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與晉理齊士衛大士並列謂名既各異或位亦不同然俱爲刑官故並繫於此程廷祚春秋職官考畧曰秦設廷尉本此

火師

水師

周語引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火師監燎水師監濯章注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者寶仁案周禮秋官有司烜氏凡國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疏云大事若大喪紀大賓客則皆設大燭在門外庭燎在大寢之庭據此則火師宜屬秋官可知水師因賓至而監視滌濯未稔何屬併附於此

行理

周語引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韋注行理小行人

館人 管人

禮記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注前日君所使舍已



儀禮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

聘禮記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注管人掌客館者也

儀禮士喪禮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寶仁案禮記喪大記語畧同疏云管人主館舍者釋文管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管舍之人也

泰士

彌士
逸周書王會解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注泰彌
相儀之事也
寄
象
狄鞮
譯
禮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
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注鞮之
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疏云達其志通其欲者謂

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
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者言傳寄外內
語言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於象外內之言其
通傳西方語官謂之曰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
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
謂陳說外內之言
舌人
周語王語士季曰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
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
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注舌

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
工師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
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注工師司空
之屬官也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工師工官之長
也
匠師
周禮地官鄉師大喪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
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疏云地

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稱肆師秋官之考稱士師唯
有天官之考稱宰夫夏官之考稱軍司馬自外皆稱師
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
工人士
儀禮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
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莅之注工人士梓人皆
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疏云冬官雖亡不知官屬之號
見今考工記三十官有梓人此工人士又與梓人同事
故知屬司空也
陶正

左襄二十五年傳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顧棟高曰周室之官在春秋以前者此與卜正虞人名與周禮畧殊

# 周禮政要二卷

〔清〕孫詒讓撰

清光緒二十八年瑞安普通學堂刻本

# 周禮政要

光緒壬寅瑞安普通學堂刊行

書經存案翻刻必究



中國變法之議權輿於甲午而極盛於戊戌蓋俄變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辯舛馳異趣已不勝其譁聒夫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而通於萬事之變一切弗講而徒以中西新故畫區畛以自隘吾知其憒然一無所識也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彊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坡崙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爲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舊政已發其端吾政教不脩失其故步而薦紳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原是亦綴學者之恥也辛丑夏

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捃摭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楬古經以自張其虛憍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騰其喙焉今書凡二卷都四十篇雖疏漏尚眾而大致略具漢儒不云乎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誠更張今法集吾羣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彊而有餘其不能也則雖人懷鼂賈之策戶誦杜馬之書其於淪胥之痛庸有救於豪標乎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鑒矣光緒壬寅四月籀廎居士書

周禮政要卷上目錄

朝儀 坐論
宂官 兼職 減員 裁缺
重祿
達情 臣民言事
宮政 內務府 隸戶部
奄寺 革內監
吏胥 革書吏差役
鄉吏 鄉董

教胄 官學堂 王公遊歷
廣學 學堂
通藝 算學 光重化電
選舉 薦舉 徵辟
博議 議院
廣報 報館
通譯 譯書 言語文字
觀新 憑單 博物院 博覽會
治兵 民兵
巡察 警察
圖表
會計 預算決算

# 周禮政要卷上

瑞安孫詒讓著

## 朝儀

大祝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illegible]首四曰振[illegible]𢷎
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illegible]拜
荅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
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
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
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
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



退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大
夫以下朝者特揖一一揖之[redacted]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
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
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
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
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
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土
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　王燕則諸
侯毛注云謂以須髮坐也

考工記總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注云天子諸侯
謹案古常朝之儀有立有坐而無跪有揖而無拜今則有拜跪
而無坐揖此其異也蓋周制王與諸侯皆三朝皋門內三詢之
外朝不常視常視者唯路門外之正朝其內則路寢庭爲內朝
王日視正朝但立見羣臣揖之而已王揖畢入適路寢聽政則
有坐議之事皆無所謂拜跪也內朝有坐曲禮說士云朝不坐
鄭注謂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則凡臣侍於君自大夫以上皆
坐不徒三公矣燕禮則君與賓及卿大夫皆脫屨而坐其賓與
卿大夫拜則君答之蓋禮尤略而情彌摯矣漢以後君臣之分



益嚴然亦不廢坐禮賈誼宣室之對孝文爲之前席坐之徵也
古禮陵夷堂廉隔閡拜跪之節益繁則臣無坐論而君有坐受
孔子不云乎君使臣以禮夫臣跪而君坐於禮已微有未協而
況後世之坐又非古之禮坐乎蓋禮坐乃以兩膝著席以尻著
踵而坐其與跪止有安危之異耳今之坐以尻著座則是箕踞
矣二者敬倨絕異古者臣再拜稽首君尙以空首一拜答之安
有臣拜跪而箕踞以受之者哉夫天澤之分古今不易本不藉
以僕僕亟拜爲恭而以天子敬禮師保老臣亦必責其以筋骨
爲禮天威所懾情誼不通而求其從容論諫直言無隱蓋亦難

矣西國崇信基督唯入堂禮拜有跪禮此外臣見君子見親亦無拜跪其禮與中國古禮雖不同然其簡而易行則一也西人來中國不習拜跪故各商埠租界華洋之訟華人跪而洋人立已爲失體況其公使覲見往往以議禮齟齬乾隆十八年嘉慶二十一年英使兩次入覲均以不能行禮被申飭彼時我　國勢方盛猶不能强彼相從而況於今乎前者德主之弟亨利入覲要索坐禮華人駭爲未見實則彼國臣民及外國公使見君得坐論不以爲異我以爲非常之異數彼實以爲禮賓之恆儀也此次款議彼使卽有更定覲見禮節之請竊謂將來必有更改何如明降　諭旨援據古禮每日常朝易拜爲揖議政之頃則一律賜坐紓尊達情旣以新普天之耳目而霽威崇禮亦不嫌外侮之要求幾餘清暇親臨燕坐進天下魁傑之士俾咸得竭忠盡智造膝敷陳以論安危之大計亦曠代之盛舉也朝儀旣更則凡官吏之聽民訟亦令盡去拜跪之禮而民情無不上通矣因時審勢通變化裁拜跪之繁文縟節似有不能不變革者禮莫大於因時義或在斯乎



冗官

天官序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注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

大宰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注云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

槁人掌共內外朝冗食者之食注云冗食者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

謹案周六官三百六十職各有職掌鄭注所謂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也故有冗食無冗官冗食者無常職而以更直食於公者也後世設官猥多而事之舉者轉少故冗官之弊興而今爲尤甚周制以冢宰總百官闊廣如六典崇重如八柄繁雜如九式以一人掌之而不疑漢晉之盛丞相亦多止一人而今則大學士四人協辦二人員數已多雍正閒設軍機大臣而內閣止主票籤於軍國大事不得與聞則宰相爲冗員矣周禮六官之長各官止一人而今則六部尚書皆二人侍郎以下視周之貳攷員數皆倍蓰而禮部之外又有太常寺鴻臚寺刑部之外又

有大理寺其重複尤甚如詹事府等官之向無職掌者更無論矣周鄉遂大夫及縣師皆隸司徒秦漢以郡領縣郡守得直達於天子唐節度使多兼領刺史宋各路制置安撫使多兼領知府故層級少則情易通職掌專則事畢舉今外官則有一省而督撫同城並設兩司之下又有各道員知府之下有同知通判知州之下有州同州判知縣之下有縣丞典史此皆可減省者也督撫提鎮掌兵而駐防則別領以將軍都統漢郡國服官鹽官屬於令宰而今特設織造與督撫抗禮運司與藩臬並尊南漕三百萬石以一監司督采辦一鎮將趣其輓運足矣而今則設漕運總督以下文武諸官畢備河隄之工以一工部司員督工程師足以治之故周溝洫掌於匠人而無治河之官八百年間唯定王時河一徙亦不爲大患今則設河道總督官屬數百糜款歲數百萬而河無十年不決者此何爲者也夫冗員多則賢者苦於牽制而不得展其才不肖者易於推諉而得以藏其拙職事叢脞皆由於此祿糈秏國供傳累民又其小者也西國官無虛設職事徑省美國各州知事與次官參謀長互相出入日本變法至以縣令直隸政府以親王之貴下爲令長今縱不能放彼制亦宜大加刪簡竊謂宜區爲三科一曰兼職如軍機



大臣可兼大學士督撫可兼將軍都統藩司道府可兼運司織造各關監督是也一曰減員凡官不可裁而員數多者如內官閣部寺司員[redacted]等皆可大減之是也一曰裁缺如內官可裁詹事府大理寺太常寺鴻臚寺外官則可存兩司而裁各道郡縣丞倅佐襍亦皆可裁一留一是也求之故事如康熙間裁關差歸幷地方官道光間以兩江總督兼鹽政又舊章巡撫或兼提督卽兼職之成例也順治年間裁登萊宣府巡撫康熙間裁苑馬寺上林苑同治間裁南河總督卽裁缺之成例也再加以除滿漢之畛域通文武爲一途則內外員缺必可簡汰三分之一而後妙簡賢俊專其責成則事無不舉治化必蒸蒸日上奚起去不急之枝官而楚以大治以中國之大苟放而行之何憂富強之不可致哉

## 重祿

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注鄭司農云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元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謹案此制公卿大夫士之祿大宰九式所謂匪頒之式也其貴賤隆殺差率於經無文鄭眾據王制釋之與孟子所說略同王制孔穎達疏引鄭志謂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中大夫食百四十四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亦與此注義同蓋周制祿有田有粟司祿授田以夫畮爲差廩人賦粟以鍾鬴爲率依王制說公卿大夫同視五等諸侯元士亦視附庸而孟子則謂元士得視子男其文舛異要其匪頒之厚爲可徵矣後世制祿之法歷代不同大較古豐今殺而以元爲最薄　國初沿明代俸鈔折領之弊官俸殊薄雍正間耗羨歸公加給養廉乾隆間增京官恩俸雖已倍益然尚不及古遠甚近年度支缺乏京官有減折外官有攤扣所餘亦既無幾加以公事支用往往格於部例不准報銷賠累益甚夫卿



貳督撫體制崇重州縣正吏政務紛繁今俸給既微以飾輿馬供賓客尚慮不足而欲責其簠簋之飭此必不得之數也攷之歐美各國俸稍至豐將相大臣多者數千磅下至末秩小吏亦必量其身家食用之需務使充裕政法脩明實由於此日本變法略放西制雖不甚豐而十等官月給尚四十五圓較中國佐襍之俸猶爲過之尚有古者以忠信重祿勸士之遺意今當更化之初誓官邪以端治本必以優增官俸爲尤要中國設官太多冗散無職事者約居三之二誠減兩冗員之費以增一正官之俸則祿增而度支不乏祿既增則內顧無憂斯可以責其職事之脩舉至於陋規橫費虧公累民宜一切禁絕其有稅賦耗羨于民尚無大害者則依雍正故事覈其數而籍之歸之官以供公費蓋必詔稍優渥而後可以六計察廉斯亦致治之本圖不可不亟講者也

達情

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六曰以敘聽其情

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大僕掌諸侯之復逆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御庶子注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于王元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



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于王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太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者當受其事以聞

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注云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禁殺戮掌司斁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注云司猶察也鄭司農云斁獄者拒當獄者也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元謂斁猶卻也卻獄言不受也

掌交達萬民之說注云說所喜也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

謹案韓詩外傳云人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下情不上通謂之隔管子亦言國有四亡而其一曰塞曰侵塞者下情不上通侵者下情上而道止此皆論上下不通之害可謂深切著明矣周以保氏教國子而兼諫王惡蓋諫雖無專官而達窮有令遏訟獄有禁自公卿至庶民凡有復逆無不達於上蓋亦所以豫防隔塞之弊其法善矣西國民氣最伸自官吏以逮庶人皆得親見國主自陳國主有過刑官亦得援律以治之故自議院報館外學士細民咸得抗論政治得失無所忌諱故朝無竊



弄威福之大臣外無受賕骫法之令長庶政清明良由於此我

朝鑒明季攻訐之弊設御史以司參劾給事中以司封駁言官各有專職廷臣非有言責者不得妄有陳奏然開國之初禁網尚寬內而部曹外而守令陳奏利害者尚多伏讀

世祖章皇帝聖訓云近來條奏多係細務未見有規切朕躬者朕一日萬幾豈無未合天意未順人心之事良由諸臣畏憚忌諱不敢進諫耳朕雖不德於古帝王納言容直每懷欣慕朕躬如有過失諸臣須直諫無隱言之過戇亦不譴責仰見

聖德謙沖求言若渴此聖子神孫所當萬世遵守者也

世宗雍正三年詔月官准條奏地方時務
高宗乾隆七年詔舉直言皆以風勵忠讜通達壅蔽數十年來習尙圓通風節頹靡近以强敵環伺國勢阽危而內外諸臣咸箝口結舌莫敢發一議積威所劫緘默爲常內外章奏類皆摭拾膚詞吹求瑣屑尙不敢彈劾樞垣大臣而況於
聖躬之缺失乎
皇上痛念時艱奮然更化竊謂宜以破拘牽除忌諱爲先務盡滌百年之積習廣通四海之隱情無論內外文武官民均許上封章自到午門呈遞直攻 朝廷缺失無庸由部院代奏倘有阻



格即行從重治罪更 嚴諭各省督撫以逮牧令存問民閒疾苦凡獄訟有冤抑者准其申訴官吏不得阻遏以廣開言路勤求民隱遠紹成周之舊典近遵
祖宗之彝訓求言圖治固救時之要務矣

## 宮政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九曰好用之式注云式謂用財之節度羞飲食之物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云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
宰夫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



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司書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注云上謂王與冢宰

職幣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
之　會內宮之財用注云計夫人以下所用財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謹案周之宮政掌於大宰小宰自內宮奄官及宿衛士庶子咸
隸焉王之財用則掌於大府司會司書等官而衣服膳羞則掌
於膳夫玉府內司服等官皆天官之屬也葢大宰總司六典以



佐王治故宮寢衆職無不賅舉諸葛亮所謂宮中府中爲一體
者此其義證㳫明代巨奄竊柄蟠踞禁闥人主服御之細刑賞
之大咸歸掌握外廷不得而問紀綱㮣廢馴至覆國　國朝監
明𢇁璫之禍裁宦官設內務府康熙初革內侍十三衙門以三
旗包衣并入內務府置總管大臣凡七司三院與　御茶膳房
造辦處等咸隸焉自三院設卿外餘設堂郎中以下司員典之
而外則織造監督等優差亦皆以內務府司員專之此皆以革
勝朝宦寺之弊彼時　朝廷清明臣工大法小廉各知自愛故
能舉前代賄賂之窟穴洗滌無餘迄今二百餘年沿襲日久貪

縱成習踵事增加而內務府又爲百弊之藪故以今日尙方歲
用較之乾隆以前增者三四較之康熙以前則增者七八矣聞
之西國王宮服用並有常額皆司於宰相及計部法美各國則
由議院公議國主不以自私與周禮天官掌宮政制實暗合故
西人每聞中國內務府費用之鉅詫爲未聞而不知其皆入司
官胥吏之囊槖也伏惟
皇上御宇以來躬倘節儉漢之文帝宋之仁宗無以逵過而內務
府諸臣任意縻費公爲欺罔交結內侍一切宮中傳辦物件輒
以宮門費賂內監俾不復挑剔彼且坐得十百倍浮銷之價值



故　朝廷每有大典禮大工程內務府諸臣卽藉以爲致富之
資前者內外臣工屢見參劾其得上聞者未及百之一二然已
深駭聽聞矣至於外省織造及各關監督之虛縻乾沒則尤不
可僂指數卽以粵海關言之監督每歲坐得百數十萬金服御
淫侈僕從千人司閽賤役聞有歲支薪水萬金者其他奢㤀萬
端無不上虧　國課下朘商民故征榷之弊百出大抵商所輸
者十而國所得者不及一其他關雖不盡如是要之蠹國病商
習爲故常稽留勒索之害不可勝舉今當度支窘乏之秋乃坐
任劣員賤役之浪費橫征而戸部不能稽督撫不敢詰非　國

家澄敘官方之意也竊謂以我
皇上創深痛鉅臥薪嘗膽之時宜首以儉德昭示天下莫如以內務府兼隸戶部凡有工程造辦均歸戶部估實工價不得絲毫浮開而裁內監用士人舉凡宮門之費全行裁禁不許再有需索使彼無所藉口織造不過購辦緞疋衣料宜飭蘇州府杭州府知府兼管裁去內務府司員各關監督亦均歸地方官兼辦無庸簡放京員雍正間曾以滸墅龍江等關交巡撫委員征收旋又復舊而臨清鳳陽各關康熙間改交巡撫委道員征收至今遵行無改則成憲可遵也如是則宮府肅清百弊盡滌內可



省數百萬之浮支外可餘數百萬之中飽而征斂有章工程核實則通商惠工之政亦包舉於其間薄海可翹首而望太平矣

## 奄寺

天官敘官酒人奄十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 漿人奄五人 籩人奄一人 醢人奄一人 醯人奄二人 鹽人奄二人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者異其賢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 內豎倍寺人之數注云豎未冠之名 內司服奄一人 縫人奄二人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注云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政令謂施閽寺者

春官敘官守祧奄八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



人注云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

掌戮宮者使守內

謹案奄官始于周代其員數至少周官所列不過四十人有爵者惟內小臣一官然亦不逾上士餘皆與庶人在官者同也其人皆以犯宮刑者爲之掌戮所謂宮者使守內與墨劓刖髡同有分守明先王哀矜庶刑不欲使永淪廢棄故各畀以職事而品儕輿隸毫無權利則其時民間必無自宮以希進者即有之亦必非王者所容可知矣春秋之世始有自宮而爲奄人者故

韓非子管子對齊桓公曰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益由
諸侯汰侈女寵闐溢刑餘不足以供使令而近習權寵漸盛以
致有此彼細民忍自殘其肢體以趨利希寵亦復何所不忍管
仲已知其不可用而謂成周盛時有是乎漢文帝始除肉刑而
腐刑則除而旋復至隋文帝乃盡去之而自宮之宦寺則相沿
至今不改漢唐之季巨奄竊柄毒流海內明季客魏肆虐權燄
熏灼褻蟒玉者至逾萬人太阿倒持遂至覆國秕政相承可爲
殷鑒惟我
太祖　太宗龍興東土不用宦官



聖德清明超越今古
世祖入關依勝國宮寢舊制姑存其職掌而大加裁汰始設內務
府以司政罷織造太監恭讀順治十年
上諭曰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自周以來始具其職所
司者不過閽闥埽洒使令之役未嘗干預外事秦漢以來諸臣
不能防患乃委以事權加之爵祿典兵干政流禍無窮歷觀覆
轍可爲鑒戒但宮禁役使勢難盡革朕酌古因時量爲設置又
曰寺人不過四品凡係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職司之
外不許干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其在外官員
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外人交結者同官覺舉院部察
奏科道糾參審實以併正法十二年命工部立十三衙門鐵敕
云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
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
特立鐵牌世世遵守大哉
王言足以垂範萬世
聖祖嗣統誅內監吳良輔
諭曰朕惟歷代治亂不同皆以用人之得失大抵任用宦寺未有
不召亂者加以僉邪附其門則爲害尤鉅我



太祖
太宗痛覽往轍不設宦官
先帝以宮闈使令之役偶用若輩而深悉其姦是以　遺詔有云
聖祖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因委用宦寺朕稟承
先志凡事詳加體察乃知內官吳良輔狡詐欺蒙變易舊制倡
立十三衙門廣招黨類以竊威福情罪重大吳良輔已處斬十
三衙門盡行革去凡事遵守
太祖
太宗定制內官俱永不用于是復內務府其內監別立敬事房設

總管副總管乾隆七年
欽定宮中則例內監官職以今四品爲定再不加至三品犯罪
特從重典嘉慶二十八年林清之變太監閻進喜等以通匪
仁宗亦立命正法
祖訓峻厲足見駕馭小人之嚴二百年來宮掖肅穆實由於玆
皇上恪守成憲萬無貂璫弄權之事無所用其防慮惟是我　朝
向無肉刑內監人等均係家屬自願送入宮充役則與自宮無
異童孺無知而虧形傷體長爲廢人斯亦　聖心所宜垂憫
也今西國王宮均不用奄寺惟土耳其波斯回敎諸國尚沿舊



制歐美衆論咸有遺議以爲興文明之化不無微瑕其持論甚
高盍周行肉刑則用奄官所以示無棄人後世除肉刑而仍用
奄官則不免傷仁政揆之天時人事似應在變革之科竊謂
皇上變法自强紹開中興不如遠循
聖祖凡事遵守
太祖
太宗定制之諭凡宮寢內監概從除革現在宮內當差者給以一
年俸金罷遣回家內庭執事咸依漢制別用士人內宮則改用
女使其有自宮者本身及父母親屬論罪垂訓子孫永以爲律

則革百代之舊俗揚
列祖之至仁中外士民聞風翹首於以上迓天眷下洽人心景祚
無疆斯其符契矣

吏胥

天官序官大宰卿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

大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七曰達吏注云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　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注云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



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注云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百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

謹案周時百官府分職而治公卿大夫士爲正吏自一命以上皆命於王降而府史則猶今之書吏再降而爲胥徒則猶今之差役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大宰總六典而所屬府史不過十有六人司徒諸官並同則其數固甚少而鄉遂之官員數逾萬竟全無府史胥徒則其不得與政治可知況府史治藏治書其選較重經謂之輔鄭注謂官長辟除蓋猶與不命之士略同胥徒則奔走使令職事勞辱故鄭注謂民來共徭役者經雖不詳其制而大宰八統有達吏意其時府史必有仕宦之途而胥徒亦必有番上之制矣漢武帝時令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而郡縣掾史之屬亦除用士人往往愼選通才參與治理故名臣魁士多出其中未有如後世之舞文竊柄窮凶極惡也唐宋以來吏之流品漸卑而吏之權力反漸重宋儒葉適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其弊已與今日略同我　朝惟軍機處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章京治文書蘇拉供奔走立法最善無書役之



弊此外則內外大小官署無不有之舊制書吏資深者得選佐貳雜職故著例各部衙門書吏三年而滿不聽久據今則每部吏役多者千人渠魁數十咸據爲世業或公相販貿堂官奉手受成不得查詰卽奉

特旨允行之案彼尚敢執律例以爭之何況外省督撫司道以下其咸受部吏之劫持固其宜矣各省則自督撫以至守令佐雜凡官署亦咸有書吏雖權有重輕而其憑依城社爲受賕骫法之窟穴則同善哉明太祖之言曰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一事兩端吏得因緣爲姦信採本之論也以刑部言之

一獄也律有數條例案則或數十百起前後枝梧或相左背援引比附惟書吏能深究其曲折而尙書侍郎以文字起家安能諳識律例卽有留心綜覈而案牘堆案讀未終卷已目眯意倦無怪其憒然不知也故書吏欲右之則附輕比欲左之則援重典雖明知其不當而彼持之有故雖欲駁詰而無從他如吏兵部之選補戶部之報銷工部之工程賄賂公行莫之敢抗合二十行省之官吏士民痛心疾首明知爲官場之巨蠹而不能去深可慨也比者洋兵入都六部案卷焚燬殆盡凡猾吏所挾以爲舞弊之寶書者已蕩滌無餘或者天眷



聖清假手彼族以除中國百官府書吏之毒乎竊謂宜及今更化之初盡行裁革精選公正部員練習吏事者刪定律文以就簡要而令各部堂官得自辟除通律學計學之額外司員以代部吏外省督撫司道得辟除候補守令爲吏府縣以下則辟除本地士人爲吏略優其禮以養其廉恥皆三年而更其能者期滿則補官士人則令充律師或量予小官凡六部及各省案件皆以刪定新律從事不許援引舊例而後書吏之盤踞可去矣至於差役之害雖視書吏爲少殺而以外省州縣而論多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人其倚恃勢力魚肉良民爲害與書吏略同徒以奔走召呼勢不能無則以官事之繁簡酌留十人至多以三十人爲額募鄉人之謹愿者充之優給工食而禁其私取亦三年而更期滿而私留者殺無赦至於偵探緝捕則有警察兵任之諸官署民壯快役等固當盡數裁撤復成周辟除徵役之規參以唐宋幕職牙兵之法舉數百年以來之垢蔑糾結而一旦廓清之斯亦普天率土所慶幸而覬望者歟

## 鄉吏

地官敘官鄉師下大夫四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注云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

謹案周六官員數約五萬餘人而鄉遂官居其大半六鄉之吏鄉大夫六人州長三十人黨正百五十人族師七百五十人閭胥三千人比長萬五千人六遂縣鄙酇里鄰之吏如六鄉之數大凡鄉遂之官通共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人以距王城二百里之內設官如此之多而不嫌其冗何也經固云使民自興而出使長之入使治之矣出長者出鄉而爲王朝百官府之長入治者入當鄉而爲比長以上地治之官也就其地之人推舉而



治其眾其情親而祿薄舉凡官吏儀制之文供張之費一切無之而有事則其徵調賦斂刑政教治之詳無不躬涖之事舉與而民不擾固其宜也漢制縣邑丞尉多以本郡人爲之蓋猶與周人使治之之義合而每縣十里有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又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有游徼循禁盜賊亦皆以鄉人爲之隋以後始令丞尉不得用本郡人明制縣立里正以其徭役則不得列於官而亦不與政治 國初始革明里正加派之擾而以保甲之法令州縣十家立一甲長百家立一保正一鄉立一保長則不徒非鄉官而其流品尤卑并不齒於齊民矣今泰西之制亦有鄉官如英國縣令名敵司退克外有振恤官保衛官學校官營造官稅斂官皆由民舉以社會爲分治寬鄉一爬理司分爲數社狹鄉合數爬理司爲一社社各有五官悉由民舉刑官月審由選授季審由民舉刑官咸與警察長爲官聯其制極精密今中土縣邑大者數百里戶盈十萬而以一縣令治之極耳目之明竭手足之力亦必不能周知其情則不得不假手於架書糧書地保之屬其品既雜率爲民害今宜一概裁革而典史巡檢皆以本郡人爲之使牧令自辟又多設鄉正以紳士者民有恆產者爲之不爲書吏而爲紳董則位

分略高而自愛者多其職掌教化平爭訟略如漢之三老嗇夫之制使百家以上各公舉一人爲之小里不及百家者附於別里族大者每族立一人凡賦稅緝捕則官役及警察司之而鄉正佐其廉察勸諭有獄訟亦先由鄉正爲之調處鄉正不能理乃上之縣鄉正有徇私者或由民間告發或由官吏察舉則斥革另舉顧炎武謂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其論最切今革縣吏而多增鄉董於古舉鄉官以分理之意或有合乎



教胄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者也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注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注云遊倅倅之未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謹案周之學政首重國子以王太子之貴亦無不入學此卽虞書教胄之法正崇典學莫大於此後世宗潢雖亦有師保之教然往往從事於文字之閒求其淹通經史精究道藝者蓋尠夫帝室懿親所學與士庶異使僅誇文藻風流則魏之陳思梁之

湘東非不揚芬藝苑究亦無補時需周代教國子首重德行道藝其意深矣今西國之制自王子及公卿大臣之子弟亦無不入學堂至有王世子而爲偏裨隸兵輪學習海戰者日本放西制亦有學習院以教貴族子弟其法甚詳備我　朝右文廣學近支親王貝勒貝子鎮國公等勝衣以上無不就學又選翰林編檢入直　上書房而以大學士尚書爲總師傅至宗室覺羅有左右翼宗學八旗內務府舉貢生監有　咸安宮國子監官學八旗幼童又有景山官學皆董以上公內務府大臣課之以教習其典甚重然向章　上書房功課授讀五經四書外所課者不過論詩楷法各官學則咸課時文試帖未能博究天人之奧深通中外之情乾隆閒嘗　諭令官學學生學辦稿案及諸藝業而管學大臣不能實力奉行遂成荒廢當此時局艱難需才孔亟　天潢貴胄固宜文武兼資爲天下標準而八旗子弟亦當通曉時務爲國儲材今宜於京師多設官學堂使宗室八旗王公大臣子弟一體入學其功課亦由普通蒙學以升於師範專門其程級與各大小學堂同舊時宗室官學一切裁撤以其費充入官學堂至近支親郡王位分較崇宜令七八歲以上仍就　上書房肄業至十六歲以上則亦一律入大中小學堂



研究有用之學兼習外國語言文字俟其畢業則令帶領宗室子弟之賢者遊歷東西洋各國或入彼國大學堂以收觀摩之益其有質性開敏者或令入水陸師武備學堂用備　國家干城之選昔俄主彼得因造兵船不成卽易服作工人自至英國游學閱視船廠又遣宗室大臣游歷各國卒收其效雄心偉畧至今如見俄國之强實原於此至勳戚子弟生長華膴尤易染驕侈之習今若一律令入學堂則與才通藝尤足以培植喬木世臣百年樹人固經世之要圖矣

## 廣學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注云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云序州黨之學也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謹案周時有國學有郊學有鄉遂之學五學中辟雍南成均東東序西瞽宗北上庠是爲大學大司樂教焉其小學則師氏保氏教焉自王子以下及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以適宿衛士庶子咸學於是是爲國中之學其郊外之學則自五百家之黨始依



鄭注賈疏鄉之學曰庠州黨之學曰序王國遠郊百里內設六鄉則有鄉庠六州序三十黨序百有五十又有四郊之虞庠郊外爲甸設六遂制如六鄉則有遂庠六縣序三十鄙序百有五十益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校其廣輪不及今一大郡而有學三百七十有奇至學記所記家有塾何休公羊注所謂里有校室者尙不在此數推之甸稍縣都四等公邑三等采邑其學當數倍於鄉遂大率邦畿千里必當有學數千推之畿外九州邦國當有學數萬其教典之詳可見矣今西國定制無論城鄉三十戶而設小學堂一公私學堂每國率以萬計民自六



七歲以上無不入學者不入學者責其父母美國學校經費歲至八千萬每歲箸書至萬餘種英國大學生徒至一萬餘其民智之開可見日本步武西法學校如林其教之也先普通以游其藝後分科以致其精所設尋常及高等小學校卽周之家塾里校今西國之鄉塾也其尋常高等中學校及師範學校卽周之鄉庠州序西國之郡學院也海軍陸軍及各專門學校卽周之小學西國之實學仕學院也大學校卽周之成均西國之太學院也小學中學皆爲普通之學大學則以法理文醫工農六科分習兼綜而其由小學畢業而分習專門之學若商學工學

農桑學礦學動植物學化學聲學光學電學之等無慮百家男女平等咸得入學下至盲聾啞亦皆有學國勢大興人才輩出其大本大原全在於此我國士不學而民無教以四百兆之衆而識字者不及百之一二取士專重科目以時文試帖之庸陋腐濫爲多士進身之階是率天下而趨於不學也京師國子監爲古之大學而祭酒司業徒擁虛位並無肄業之生各府州縣學雖立教諭訓導諸官而無教士之法書院院長僅課文藝於學無與問以聲光化電諸學則老師宿儒懵然不能舉其名以四千年聲名文物之邦而荒陋如是可恥孰甚焉往者京師嘗



立大學堂教以天學地學道學政學文學武學農學工學商學醫學十科綜舉精要約略賅備而北洋亦設中學堂先由二等學堂四年學成入頭等學堂四年學成入專門學堂以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律例五門分課亦能體用兼賅惜旋燬於兵燹惟江鄂各省及上海尙有武備及中西學堂而規模未廣經費未充撮壤涓流亦恐無補時局竊謂今既更定科舉之法宜遠法成周近采西制盡改府州縣學及書院爲小學堂而設總學堂於各省會重開大學堂於京師凡高才生自小學堂升入省學堂又自省學堂升入大學堂更甄拔其學成者予以官職與進士出身同民間或有集資公立學堂者准其呈報立案給與文憑與小學堂同學成亦准其送入省學堂大學堂一律用之則學藝日昌奇傑間出儲材致用其效可券矣

## 通藝

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十日學藝注云學藝謂學道藝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一日五禮二日六樂三日五射四日五馭五日六書六日九數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叚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謹案古者大學之教以道藝與德行並舉藝之目有六而古今治教不同如禮樂達垂古經近參今制端緒閎廣各有專家六書形聲通於篆籀訓詁稽乎蒼雅亦宜別隸文科火器既興則弧矢不足揚其威鐵軌四達而驂驅不能爭其捷盖射御之在今已不周於用固非學者所急矣然則古之藝學今宜專治者莫如九數然泰西一切政教理法無不以數學爲根柢故其研精闡微特九章周髀緝古已陳即天元四元中算造微之詣亦不及幾何點線面體之賅代數微分積分之捷但近來中士研究西算亦能通其秘奥而演式著書不必皆適於用竊謂宜令各小學堂先以淺近適用算術如開方弧矢及代數比例諸術普教諸學生以爲測量製造之基礎學成升入藝學學堂由明算而旁及各種新學如化分化合原質襍質則有化學摩電發電相攝相推則有電學動重靜重權衡輪擺則有重學聚光折光顯微望遠則有光學凡此諸藝並極深研幾彌綸大用中華古籍惟墨子略發光重之理而化電之奥則聖哲未窺信爲西人獨得之秘步天物土制器行軍咸相通貫不徒足開民智已也今既博綜諸學宜設專門學堂延聘西儒爲之教授凡習算學既通而後升入專門各學堂學成視進士出身觀政戶工



二部自主事以至侍郎尙書非藝學學堂出身者不得濫廁其中三代道藝之敎可復見於今日至於化學重學於種植製造所用尤廣宜采其中粗淺易明之理别撰一書以教童蒙俗更以俗語衍爲口說使不識字之農工咸略識此理則藝學益精新理新物日出不窮亦淪民智之妙術也

選擧

大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注云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達吏察擧勤勞之小吏也

宰夫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注云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大宰也鄭司農云若今時擧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注云言是乃所謂使民自擧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擧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

州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閭胥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司諫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



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注云興甿擧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興猶擧也

司士掌羣臣之版　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注云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謹案周代進賢以學校爲最重其鄉里所擧賓興所獻者先教於鄉州之學謂之秀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而升其名於司徒者爲選士由司徒升於國學者爲俊士由國學升於司馬者爲進士據司士鄭注擧王制以證義明司士爲司馬之屬所詔爵祿等卽贊司馬論進士之法矣其貴遊子弟不學於鄉里者亦皆由小學而升於大學雖與秀士不同而司馬論材益無二法唯王族故臣或蹤跡顯要內外侯伯亦得入爲王官則皆不由學校而升次則不命之士及府史等亦有積年校勞而馴至通顯者大宰八法之有達吏是也綜而論之鄉大夫賓興賢能卽鄉擧里選之制所賓興者卽鄉序州庠所教之人益學校與選擧一以貫之矣今制取士專重科目無論文科之八股

試帖武科之弓石庸陋無用久爲中外所詬病其取之也衡文校藝決於一日之短長其畜之也雖著膠庠之籍曾無師儒之教名實貿亂倖門大啟人才衰乏職此之由至於吏部本以登選賢才上佐治理而銓除不問賢否唯循資格奉行文書委成胥吏以此求治是猶泛絕潢斷港而蘄至於海也西國取士皆出於專門學堂官吏除授咸由薦舉故英國縣邑鄉官皆由民舉而西國通制凡各署長官皆得自舉其屬可自卑秩擢至首領首領之賢者內部得舉以爲刑政官之長其外屬疆吏者藩部得舉以爲疆吏之長屬使職者外部得舉爲榷稅之長及公



使他部亦然此與鄉大夫與賢舉能出長入治之法正同今宜略仿此制凡由大學堂學成者咸依專門觀政各署或有奇材異能足應時需許臣工薦舉以備破格錄用今當變法之際宜廣延閎通瓌偉之士參議大政科目萬不足以得賢才自當永遠停廢學堂既未大開計唯薦舉徵辟二者尚可參用求之故事如順治間　詔舉山林隱逸又詔舉孝子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兩　詔舉博學鴻詞雍正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乾隆開兩舉經學又　詔舉直言近年唯孝廉方正尚有薦舉餘皆久未舉行今宜遵舊制命各省薦舉通知時務學問淹通者以備錄用至於禮部選例亦當一切刪除則以徵辟代之漢三公開閣辟士皆妙簡英賢州郡牧守多以孝廉茂異爲掾吏唐宋參佐幕僚亦多徵辟名士唐節度觀察等使亦得辟置判官以下今世督撫以至州縣均自聘幕友而不爲官職似可放成周遂吏漢唐徵辟曹掾之法令京外各官皆得徵辟屬官而改丞倅尹尉爲幕職由守令自行辟置其賢者即擢補正官一體得膺薦舉雍正間嘗　詔督撫保舉幕賓成例可援也循資格以待恆流縣特典以甄奇傑合於司士德功能久四者並舉之指斯固古聖王登明選公之㪣意矣

## 博議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注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擯謂揖之使前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云宥寛也民言殺殺之民言寛寛之



謹案周外朝三詢之位自三公六卿以逮鄉吏州吏下及庶人無不與焉書盤庚所謂誕告有衆咸造在王庭者卽此益國有大事博訪周咨庶民咸與固商周之通法矣兩漢時有大事亦廷臣會議丞相府天子親臨決焉雖下不及庶民而議郎博士以六百石之微員亦咸得與議始元議鹽鐵則賢良文學與丞相御史辯論至數萬言蓋有古詢羣臣羣吏之遺意今制國有大事亦　詔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然唯三四品京堂以上始得與事旣不常舉而陳議者大抵專視領班王大臣之風恉以水濟水亦復何益其官秩較卑者隨班旅進或不發一語甚非集思廣益之意至於平時政務亦多交部院詳議然堂官未必皆賢往往授柄胥吏拘牽文義昔者內外臣工屢請更法輒爲部議所格其效可覩矣泰西紀元前九百年當中國東周初雅典王德修設元老院開民會事必經民會議定始行又置法官五員可以糾王及各長官此卽議院之權輿近代文明益進議院林立國都則有上議院下議院各郡縣亦皆有議院闔門而公議之與古者謀及庶人之義符合日本變法初始置公議所旋改爲集議院後又設元老院凡除舊布新上不敢獨斷必付院議行下有所欲陳亦由院議達故情畢達而法必行其制最



善今當更化之初經緯萬端宜博採羣議以袪專已之弊示公溥之規當放西國上議院之例設大議院於京師定議員之額數半由特

旨選派半由內外各衙門公舉又設中議院於各省會亦半由督撫札充半由各州縣紳民公舉設小議院於各郡縣半由守令諭充半由紳耆公舉凡公舉者亦放西例以投票多少爲憑公派私舉互相檢察相贊助每旬會議一次有大事則不拘期日凡有意見不合者准其自作說帖付院公評其是非并可自達

政府議員或徇私妄議准衆議員舉劾或紳耆告發覆查得實
勒令出院其他詳細規制並查照西國議院章程酌量辦理則
士論民氣大伸於下嘉謨良法咸獻於上郅治之隆斯其基礎
矣



廣報

士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王巡守則夾王車注云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
以施其事也地慝若障蠱然也辨其物者别其所有所無原其生
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
則夾王車注云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
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
方以爲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注云志猶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
書之屬是也

外史掌四方之志注云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
晉之乘楚之檮杌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注云道
猶言也爲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傳道世世所傳說往
古之事也

小行人使適四方協九儀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
敎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

札喪凶荒阨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
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謹案周誦訓土訓及行人諸職並掌宣上德而通下情合於虞
書明目達聰之誼其意至精而皇華命使博訪周咨則小行人
實掌之所謂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者賈公彥疏以爲各各
條錄別爲一書以報上也漢書食貨志說周行人徇路采詩而
曰王者不窺戶庭而知天下與周禮實相通貫公羊傳何休注
說求詩謂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而揚雄方言亦
謂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則知陳詩觀風



與陳書知政其事略同亦卽今西國官報民報之權輿也夫國
勢與民志相通利而導之則治逆而制之則亂錮蔽而阻抑之
則民愚而國必弱西國自南宋時英王約翰與民立約名馬格
那吒達譯言大典廣立民報而定直言不諱之律故民志大伸
民智亦大開近來泰西官報自議院之言論國會之會計水陸
之軍政以逮格致之新理工藝之新製靡不畢具民間學會報
章尤夥有地學報農學報商會報醫報工程報以逮天算聲光
化電各有專門名家之報下至婦女孩童亦有報其出也或以
季或以月或以旬或以日朝登一紙夕布五洲故國無隔閡蒙

昧之憂覽者得觀善廣學之益至其司紀述者大都通儒達士
諳悉政學有以宰相大臣退位而充報館主筆者其重可知矣
至其爲報上陳國政下采公議一言之布環球觀聽係之故往
往一國之內報館以萬計一館所出之報以數萬紙計廝隸婦
孺無不閱報西國智巧日開富強在握其根柢實在於此中國
忌諱太深拘牽尤甚往往國有大政西報已四布而內地官吏
士民猶憒然不知者其傎倒孰甚至京報邸鈔卽唐宋朝報之
遺舊唯京師有之止載　諭旨奏摺旣不賅備而各省督撫藩
司署有轅門報則尤瑣屑不足論自與西國通商閩粵上海始



有日報皆西人主其事近年各省士民始有開館發報者然爲
數無多又以恐干禁詰或託名洋牌數萬家之縣閱報者不及
百一弇陋固無由啟發甚可慨也竊謂當此更化之初宜廣開
官報局於京師以次及於各直省府廳州縣亦飭廣開報館民
間私報亦盡弛其禁每月部吏督撫以公私報章彙送軍機處
恭備
乙覽而各官署各學堂亦各以本地所出之報互相移送擴充保
護務使曾行外國著名各報若英之太晤士美之滴森令之屬
亦宜購譯進呈

御覽并擇其要者刋入官報頒行各省則上裨
聖學下開民智於以管時勢而通羣情非徒撮壞涓流之益也



通譯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注云屬猶聚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元謂胥讀爲諝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達其志通其慾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諝謂象之有才智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書名書之字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

謹案王者撫有寰宇諭言語書名於天下而不能通之於異域故必建譯官以達彼此之情公羊昭元年傳以大原爲大鹵云地物從中國人名從主人即譯官之略例也漢揚雄方言自謂采古輶軒使者所奏絕代別國語言亦古譯學之枝流魏晉以降釋氏經典傳譯最多唐代設譯經潤文使多以宰相繫銜然梵册聲典天竺不涉西海惟景教東流亦有傳譯經典然則臘丁羅馬文字語言唐時或已通象譯歟我　朝四譯館亦有

譯生以傳藩部之言歐洲諸國惟俄羅斯使命往來最早道光以後英法諸國接踵而至交涉旣多譯事益盛竊謂宜放西制立外部以總其成卽日本之外務省也彼國有專治外交家學於各國言語文字政教律法風俗約章無不淹貫宜擇翰詹科道中之通西文者精講玆學擇其學識閎通者卽俾爲外部長官及外國公使其次爲領事隨員以收折衝尊俎之效此外譯學宜分二科一曰譯書近泰西學術脩明新書著錄者以數萬計宜甄其精要譯以華文頒行宇內以開民智前京師同文館及江南製造局譯成西書甚多此外則西人教會及江浙閩廣



私家學會亦均有譯出之本宜於京外各省廣開譯書之館官撥經費徵通究西學之士主其事每一書出印成准其進呈乙覽并分送各大小學堂以備諸生誦習近日本崇尚西學所譯西書嘗見其目殆近萬種倭文與華文本同雖間以平假名片假名等索解倘不甚難就彼已譯之書繙之尤易固宜先從事矣一曰譯語言文字泰西文字出於臘丁邇來英俄德法雖各不同而大致相近我 朝
聖祖仁皇帝幾餘典學曾召西士南懷仁等入侍 內廷學習拉體諾文拉體諾卽臘丁也仰見
神謨遠略昭示萬世近者五洲萬國輻湊而至我國之槃敦周旋專恃舌人譯史則辭命不能達其情考政學藝專讀已譯之書則事理無由通其奥故習彼語言文字爲最要日本變法以來通國官民不識洋文者甚少而中國則自通商各埠外識洋文者千人中無一二人各省中竟有通府無一人識洋文者情形隔閡實由於此今宜於各省廣開方言館務使東西文家諭戶曉萬里重洋如同戶闥則行西政而學西藝豪無扞格斯亦中外同文之盛軌也

## 觀新

訓方氏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注云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

謹案新物者葢謂物產珍異器械便利觀之者所以資民用而勸藝事也書盤庚曰器惟求新與此經之指足相印證西國自數百年來討究聲光化電之學研精闡微而通之於製造故新法日出而不窮而吾中國凡百工藝器械悉拘守舊法彼巧而我安其拙故以戰則敗以商則折此理勢所必至也且西國工藝器械之日趨於新者亦有勸勵之道焉自法蘭西王泰理曼



剏立一令國中士民有能剏一新法得一新理制一新器實便民而利用者准其送官攷驗得實則給以憑單獎以金牌許其專利若干年他人不得放效於是通國士民見智巧者之得利也爭積精竭思求索新法而法國工藝之精遂甲於天下厥後英美德與諸國迭相放效如德國銅工克虜伯製後膛十子連珠來福鎗礮德主予以文憑錫以子爵遂以復法蘭西之讎歐洲前無汽機自英吉利人華忒因茶壺騰氣衝蓋有聲始悟水得熱而化氣漲力百倍遂剏汽機之制用之運煤起重後人引申其法遂爲輪舟以行海英主亦錫以世爵至今而鐵艦輪車之利遂徧於環球且致精極巧非一人一時所能成則往往父傳之子子傳之孫積數世之心力以成之制一器也創造或不得法則屢次更張以求至善或斥私財貸巨資破家竭產而不輟誠以事成則專享其莫大之利皆國家之法公而令信有以勸之也聞之近年歐美各國呈獻新法新器給予文憑者美國每年多至二萬人英法二國每年各六七千人此與周禮觀新物之意實爲暗合而中國未聞有呈報者卽有呈報官吏輒置之不問既無專利之律則甲興一藝竊效而私奪其利者乙已踵乎其後往往剏造者大受折閱摹襲者轉獲便利官無鼓



舞之文私有攘奪之害何怪乎士民之掩聰塞明因陋蹈故永無求新之日乎今當更法自强必當采西國之制懸厚賞尊爵以勵工藝而利器械如有人能講求汽學重學化學電學與藝制器與西人爭勝者給與憑單准其專利倘有製成舟車鎗礮快利在西人之上者錫世職以榮之則智巧日出學藝大昌可翹足而待矣又西人凡都會之地皆有博物院比較場聚中外之物產器用陳於一院以供衆覽而相與衡校其巧拙優劣凡有新製一奇器新得一異物亦令送入院榻其姓名以示表異而兼以延其聲譽廣其銷路西人之在中國若香港上海各埠

無不有之而中國獨無又有博覽大會或數十年或百年而一舉則全球五洲無不畢萃以廣見聞而神鼓舞亦古經觀新物之義而中國尙未有舉者斯亦一大闕典不可不亟籌也



## 治兵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敎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凡征役之施舍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注云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可任謂丁强任力役之事者羨饒也竭作盡行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注云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

夏官敘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

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敎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注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

謹案周承夏殷之制寓兵於農卒伍之衆出於夫家郊內立六鄉鄉出一軍六軍七萬五千人而六遂副之其制與鄉同皆家出一人爲正卒又皆出兵而不出車鄉遂正卒以外可任者爲



羨卒無定數都鄙則用邱甸之法士徒車馬出於井田大軍旅唯作六軍其羨卒及遂以外之士徒以從田役追胥軍事不盡發也春秋侯國如晉作二軍三軍三行新軍六軍魯作三軍皆豫作軍籍人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則周時亦以養兵而兼徵調也其養兵也家授上田百畮而出一人授田而不給餉兵農合一與後世不同而其敎肄之法則固不異也至戰國井田溝洫之法廢遂專用徵兵漢魏以後因之唐貞觀初置府六百三十四兵約六十、餘萬中葉府兵制壞用張說之議專用募兵相沿至今民兵益不可復合今日泰西兵制乃由募兵而復

爲徵兵日本步武西法亦有常備豫備後備兵之目又有國民兵其常備兵猶周六鄉之正卒其豫備兵等則猶六遂之副卒與都鄙之士徒其後備兵則猶羨卒餘子也蓋兼取徵兵募兵二法而損益之其法使國民皆爲兵男子二十使應徵四十五而免役其常備之兵有定額最多者俄兵額二百餘萬德兵額一百七十萬有奇最少者美兵額三萬有奇巴西兵額二萬五千有奇其常備兵餉精至厚英美兵月給多者四磅日本最少亦月給銀錢十元既足贍其身家而以時精其訓練分年更代常備兵八年而退爲豫備兵又八年而爲後備兵又八年而免



爲兵有功以老罷歸者給餉終身死事者官廩其父母妻子其按戶籍以爲征調同於古校比夫家之法其徵調也僅徵其力役而其衣糧器械皆官別徵於民以給之則與周之鄉遂出兵不出車官給車馬甲兵糗糧略同德之挫於拿破崙也養兵不得過七百以更番訓練之法遂得復法之仇而以兵威天下其效可覩也中國舊唯有養兵八旗綠營額兵六十六萬一千六百人自京師及各省駐防又二十萬餘人軍興以來則專恃募兵湘淮豫各軍分布各直省亦無慮百數十營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月餉一兩五錢守兵月餉一兩加以尅扣攤派十去其

二三故兵往往貧窘不足以贍衣食而國已糜數千萬之餉矣綠營之訓練久爲具文近年雖減守兵之額以益戰兵之餉而其不練也如故勇餉倍戰兵爲稍厚而虛額之弊尤甚湘淮練勇同治初藉以平大亂號爲勁旅然以敵西國節制之師則究不相當以百餘萬之兵與勇而幾無一人可用非兵之少不致之於素也今欲更法自强募兵養兵之法相沿已久勢難驟變中國四百兆之衆亦不能盡練爲兵然今制則萬不能不略爲變通可取八旗及綠營兵裁去其三之二以其三之一年强藝優者改爲警察兵而別抽調民兵以中國四萬萬人千人抽一



可得四十萬人年二十而隷兵籍月給十元依常備兵例練爲若干營以各省武備學堂畢業生領之三年練成使歸里自就其業每年隨營調操一次凡應調者免其家之丁口稅以優之四十五而脫籍如此更迭徵練十年而得精練之兵百二十萬其勇營則盡裁之其有保護關卡護送餉銀及巡緝師船一時不能驟裁者權於勇營中挑選精銳留充之缺出則以練成民兵補之不得再有招募總之略留養募之兵而以漸使化爲徵兵專其教於學堂分其練以更番厚其糈而減其額精其器而嚴其法行之三十年寰宇之內人皆知兵於以鞭笞四裔復仇雪恥可拭目而待矣

巡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嚻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司隸掌五隸之灋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㮺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注云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鄭司農云宿謂宿衞也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道治治道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redacted]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謹案治國以安民爲本民何以安在於平道路嚴禁令詰姦暴清盜賊是皆巡察之事也周制以司虣司稽治市以脩閭氏治國中以野廬氏治野其職皆以脩道捕盜警游惰比追胥爲重



秦漢鄉亭有游徼亦其遺制也西國謂之警察法最精密其目有二一爲行政警察一爲司法警察自都邑以至鄉鎭分布巡徼官略以兵法部署之日本警察署則以行政兼司法隸內務府而別立總監之廳府縣有警部凡十等其職掌亦極詳備故朝野整肅道不拾遺商周之盛無以加此今中國各海口洋人租界則謂之巡捕上海一埠有巡捕四千人皆以印度及華人爲之人月給工食八元日夜六班更番迭上分街巡視人攜一木棓一號筒夜加一燈遇有姦盜或奪路逃逸或糾夥抗拒則吹號而衆捕皆集四面兜拏無不獲者故能道路脩治盜賊絕

迹令肅法行其費則即取之本埠房捐車捐之入以其取之民者仍用之民故官無籌款之勞民亦無橫征之怨其法誠善矣中國無警察之法故以京師首善之區而街道官役徒爲具文汙穢擁積宵小錯發爲外人姍笑外省都會亦復如是近各省或設保甲局略舉一二而任用勇丁差役法制疏略且僅在城市而鄉僻則不及故不能周密亟宜放西法於各府州縣城設警察官立警察學堂采日本警察章程督課之而廢營汛之制兵除州縣之衙役以其費爲警察學堂之用酌選兵役之年力强而略識字不吸烟者入堂練之數月先行之於城廂以次及



於鄉鎮視戶口之多寡爲人數之疏密則奸宄無所託足兼以稽印稅覈丁賦緝私鑄察烟館諸事細大畢舉廉捕寇盜使伏莽潛消其利尤大中國刻當變法之初如綠營防勇既裁必先立警察署而後防衛緝捕之事有所寄而游勇惰民流爲盜賊有警察以監制之則亦可消患於未萌滌舊穢而啓新機造端握要殆莫先於是矣

## 圖表

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注云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瞽矇世奠繫注云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注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謹案古有圖表之學所以攷察形法綜敘要會辨隱督而理紛

互也其在周禮司書大司徒遂人土訓職方氏之地圖圖學也瞽矇小史之繫世表學也史記有世表年表月表又引春秋秝譜諜劉知幾史通引梁劉杳謂太史公世表體本周譜明周時有譜譜卽表也泰西圖學最精非徒通人達士測地步天精究圖象而童子婦女入初等小學堂卽敎以繪事故兵農工商無不能作圖凡製造工藝欲作器物必先繪形圖而後按圖仿造游歷商民亦皆鉛筆簧規不離懷袖覽陟未輟圖稿已成而兵士從軍則隨其所至皆能測繪其山川形勢營壘要阸故能應變赴機動中窾要至於表學則不徒秝鈐算艸代系年編與中



土古學略同卽如穀數戶版官成兵籍賦稅之要會關市之比較藝器之良楛政刑之等級靡不旁行邪上列表以明之義例詳審差分精析故凡百隱匿影射飛灑苛駁之弊皆無所試西國富强雄視五洲未始非得力於此矣中國官吏素不究圖表之學財計成案簿冊眯目而絕無表譜黠吏因緣爲姦遂成弊窟莫能梳剔惟輿地家向有圖本而官書亦率多疏舛如庫頁島本我三姓屬壘嘉慶間島酋私投日本後復以易地於俄展轉兩國隱沒百年而疆臣不問政府不知帕米耳本我伊犂邊地而嘉慶會典圖忽劃之卡倫之外俄人遂藉以要索終成割棄緬越之亡英法定界而誤劃內地土司以畀法英索滇邊之野八山而我政府不審其所在轉問之彼國外部皆由圖學不講并邊徼華離茫昧不憭外國傳之以爲笑端庸臣不學蹙國千里懲前閟後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乎今當改弦更張新舊增接之際經緯萬端係緒繁賾竊謂宜飭中外各衙門將輿地器械糧餉賦稅之屬分別撰成圖表進呈

御覽并多爲副本分送各學堂議院以便查考凡中外大小學堂及各省軍營均延圖學師兼教圖繪而戶工刑各部案件凡涉會計比較者皆飭列表以清眉目則以之清釐庶務不至如治



絲而紛矣當此積弊之後而欲綜覈綱要理董猥雜必省其文牘而多其圖表庶其有所藉手乎

會計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注云式謂用財之節度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

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



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注云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司會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注云數猶計也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注云殺猶減也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注云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

謹案周國用之大柄總於大宰而九式爲歲出之大端故曰以均節財用均節者以年之上下計國用之隆殺使無羨不足王制所謂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用蓋每歲終則與司會大府司書會計一年賦入賦出之大較而因卽以

豫計明年一歲用出之數凡此者皆以廩人之穀數司民之民數參互鉤考量其入數以爲其出之數其法意至精也泰西理財之法豫計一歲歲入賦稅之數歲出經用之數普告於衆名曰豫算其既用之也又總計其入出之都數校其贏絀亦普告於衆名曰決算其豫算卽周職內所掌賦入之事決算卽周職歲賦出之事而大宰大府九式之法司會司書會計之事畢賅於其中矣其出納有常程其支銷有實數貪吏猾胥無所行其隱匿侵飾而官成國計一一布之議院登之報館於民一無所隱尤合於古縣書讀法之義蓋西國之制國用其均節公信如是日本維新之初亦仿西法作會計豫算決算諸表而分歲出歲入爲常用準備二部每歲出入分列款目著爲定例其子目尤詳中國左藏之掌委之胥吏一歲八千餘萬之出入樞垣不問司農不知其秏羨之數則尤諱莫如深部吏以爲藏身之窟穴雖老於會計者莫能究也聞之戶部向章唯山西司紅冊爲一歲國用出入總匯之本但祇載直省而京師內外支銷各有典司均未賅載且有決算而無豫算則與古冢宰制用之典亦不相當今宜略放西制令戶部及各省布政司各以一歲應入應出常用之數備列簿冊明示官民府廳州縣則總賦稅之入



支用之出會計之榜示通衢則凡銀米之正秏價值工程薪餉之支給兵民洞曉書吏不得因緣爲姦利更酌定羨餘儲爲豫備凡應辦要務皆準作正開銷而禁官吏書役之私取舉凡火耗秤餘一切陋規並明揭而籍之以給公用有餘則公儲之不足則亦公籌之經手者可無中飽侵挪之弊而治事者亦無賠累羅掘之憂款目明白公私孚信則雖加稅籌捐而民不疑古聖人之理財也徵斂萬端而上無征利之嫌下無厲民之怨其以此乎

周禮政要卷下目錄

戶版
口稅
廛布 市肆房屋稅
券稅 印花稅
金布 金銀圜
券幣 鈔票
漁征
度量
礦政
冶金 鍊金銀 鍊鋼
水利 治河
敎農
樹蓺 園圃 木材
保商
同貨 公司 商會
攷工
攷醫



獄訟 訟費 陪訊
諭刑 西律
收敎 警惰 敎游 敎疾

戶版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注云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云登成也成猶定也衆寡民之多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

鄉師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族師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

閭胥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注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

遂人掌邦之野以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

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

鄙師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

酇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注云版名籍

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東南曰揚州其民二男五女　正南曰荊州其民一男二女　河南曰豫州其民二男三女　正東曰青州其民二男二女　河東曰兗州其民二男三女　正西曰雍州其民三男二女　東北曰幽州其民一男三女　河內曰冀州其民五男三女　正北曰并州其民二男三女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注云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

謹案古者國必有版圖以稽戶口土地之數故周立司民爲掌民版之專官小司徒總其校比之法而鄉遂之吏與閭師縣師等分掌稽考而登之每歲孟冬司寇獻其書王親拜受而藏之



天府其重之如是蓋以戶口之息耗與政之治亂相關而興役定賦諸大端咸寄於其中宜其分職之周詳也西國亦最重戶口內而政府外而郡縣吏咸有丁戶清册每年一校脩無論都邑城鄉土著僑寄凡一戶一丁無不著於册而兼詳其年貌事業警察兵又以時查閱之故盜賊不敢發而逋逃無所容官有名捕按册以稽無不得者政治整肅實藉有此中國人民孳生之富甲於五洲西人嘗約計之謂有四萬萬之多　國初因明舊制以丁口定役賦天下戶口咸籍於黃册定制三年一編審後改五年凡里百有十戶爲十甲甲推丁多者一人爲長城內曰坊長近城曰廂長鄉曰里長屆期坊廂里長造册送州縣自是而府而達於部凡著於籍者六十以上開除之十六以上添注之蓋地丁未併故稽查戶口之法精密如是自雍正間并丁稅地稅爲一而官吏遂視戶册爲不急之務乾隆五年又令停編審以保甲丁額造册顧保甲亦爲具文烟戶門牌任意填造實力奉行者百無一二卽間有編查亦止及城廂鄉鎭已多不及遠鄉僻壤則幾同化外故百餘年來小民自生自息無册籍可稽斯亦政治太疏闊之一端也今旣立警察行印稅則淸釐戶口爲第一要義竊謂宜每年令州縣各諭保甲鄉正及大族



族長等各以所管之鄉戶口造册送縣而別飭警察兵覆查每歲終鄉正以新生及死者報官增減其數有遷移者亦報官更正有隱漏者罪之縣以册上之府府復爲册上之行省督撫亦爲册上之戶部咸每歲一脩戶口旣審則征賦徵兵以及興學緝盜征斂印稅諸端皆可按籍以從事無逃匿遺漏之患

皇上坐披圖籍而二十行省之廣四百兆人之衆釐然在目由是理董庶政則綱舉目張如臂使指豈非富强之根本哉

口稅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弊餘之賦注云財泉穀也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人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謹案依鄭注說則周時田賦之外又有口泉其數注疏無文而



管子海王篇則云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月人三十泉之籍為錢三千萬其重如是或齊桓權宜之法周制殆未必然矣漢制算民則年七歲以至十四歲歲出口錢二十有三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見衛宏漢舊儀及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注唐則有庸錢宋以後則有丁稅國初因明制亦有丁賦每丁歲納銀二錢為中數至雍正初以丁賦攤入地糧始并地丁為一雖有孳生永不加徵湛恩汪濊前古所未有也近泰西各國亦皆有丁稅而輕重不同中國戶口之繁甲於五洲嘉慶會典各省及吉林新疆冊報丁口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有奇而京師八旗外藩札薩克檔籍尚不在內迄今百年孳生更多號為四百兆或謂尚不止是然康熙末直省丁銀通三百餘萬兩遺漏已多迨地丁并徵編審又停故戶口無清冊遂益無從稽考今日國計窘乏與其搜索於租庸之外而為無藝之橫征莫如消息於地丁之中而復有名之舊賦況唐租庸調之法至楊炎而變為地丁兩稅歷宋元明至嘉靖以後并均徭於兩稅而變為一條鞭我 朝又改為丁隨地起其法亦屢變矣今戶口孳生極蕃則更地丁而復為唐宋之兩稅揆之古經地稅口泉並征之法亦尚相合未為苛斂也竊謂宜酌減地丁之并



額而立丁稅之專條先令八旗佐領及各省州縣復編審之舊章清查戶口著於冊籍明制丁賦戶區三等以無糧者為下糧少者為中糧多者為上今略取其法亦分三等中等依舊法每丁歲征銀二錢上等倍之為四錢下等半之為一錢其極貧丐戶為不列等免征十五以下及六十歲以上亦免之以四百兆三分去一貧富相補姑盡以中等計之歲可得銀六千萬兩為數亦不為少矣

廛布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玄謂廛里者若今之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注鄭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廛人職掌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



廛人掌斂市絘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注云布泉也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元謂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云征廛者貨物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注鄭司農云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畮之居也玄謂廛城市之居孟子所謂五畮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

謹案周之制國用以地征爲正供而地征之中其一爲廛布卽房屋之稅管子所謂籍於室屋者也廛布之目又有三一爲民宅一爲市宅一爲市肆其法皆見於載師廛人司關諸職蓋周制凡都邑城郭之內官吏所居謂之國宅則無征此外工商及平民所居皆征之廛人之次布卽工商市肆之稅若今之市店是也廛布卽市中工商家人所居及貨物所儲邸舍之稅若今之市房棧房是也在野則有里布卽農民所居宮室之稅是也唐時嘗收間架稅卽祖周法今泰西各國宮室市肆亦皆有征如英國每年稅入房屋銀至一千九百二十六兆磅是也蓋以其租入之贏絀及占地之廣狹房屋之華樸參酌爲稅法與周次



布廛布里布略同今海疆各租界亦有房間之捐彼所謂工部局者月使人按戶收之卽以其所入爲脩理道路及煤氣燈自來水以至警察之資蓋征之民者仍以用之民故雖多取而民不怨良有以也中國城市止有地稅其額至輕而道路警察之政一切不講則取之雖廉而所以防護之者殊未至矣今旣議立警察以資巡徼則凡脩除防護諸事亦宜連類而並舉竊謂可酌收店鋪房間稅以佐經費之不足聞之今通商各埠市廛蕃盛一閒之店月租數十金一畮之基售價一二千金校之平價幾增百倍餘如富家園池之盛或擅地數十畮揆之古不毛

之罰固宜有征矣稽之故事如 國初時大興宛平兩縣有鋪面行稅仁和錢塘有間架房稅江甯有市廛輸鈔京師琉璃亮瓦兩廠民屋有計檁輸稅新疆烏魯木齊亦有鋪面稅後雍正康熙間皆奉 旨豁免今當國用窘乏之時不妨酌量普行征稅可飭於京外各省府縣城及鄉鎮市店聚其贏息在百千以上者及民房瓦屋直千金以上者均斟酌依地賦之數增若干倍收稅其棧房及民間園亭之類更倍之放古廛布次布之法而輕其額嚴其法又以時平其道路除其盜賊則商業蕃盛民居安謐彼無不樂輸較之鬻官之例闈姓之費不尙爲良法乎



券稅

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注云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注云布泉也質布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

謹案古之質劑即今之買賣田宅契券借貸銀錢票據之屬是也書契即今買賣貨物帳單支給來往銀錢票條之屬是也周時蓋皆有泉布之斂廛人所斂質布鄭康成釋爲罰犯質劑之泉宋王石之周禮訂義及 國朝江永周禮疑義舉要莊存與周官說並謂當爲質劑之稅古質劑蓋官作之其上楬以璽印而量取其泉以爲稅猶今時契紙有錢罰布乃爲犯質劑之泉猶今契券作僞及漏稅有罰其說較鄭爲長蓋民間田宅錢貨買賣往來無不有契券票單亦無不有稅即今西國印花稅之法也其法令民間買國家所製之印花粘帖各項契券之上以爲納稅之證法始創於荷蘭盛行於英吉利今則通行各洲爲

歲入之大宗英俄德法諸大國印花稅之入歲計一萬萬至二萬萬元以上日本國最小每歲亦二千萬元以上比利時疆域較之中國不過一大郡而印稅之入過我全國釐金之數亦理財之一大端也竊謂宜飭戶部於京師設廠購外洋製印花紙機器精製印花紙中暗藏文理並以印記以防作僞於各省府縣各設分局分給銀行鋪戶俾繳價領給民間一切買契稅約貨單錢票直二元以上者皆令粘帖印花不粘者皆作廢紙經人告發照例議罰所粘印花與額不符者亦罰無印花者遇有詞訟官不爲理已粘者即填寫鈎抹以防再用及影射之弊違



者亦罰其稅至輕而罰至重如有人入市買物直三千肆中必開一賬單與之單上應貼印花每千錢以十文爲稅三千之價則官已收三十文之稅漏貼者出售之肆照價倍罰六千則商民必不願漏稅矣商賈常預購印花以備用其稅課皆先已入官無督責勒索之弊而洋商與華商交易皆由華商粘帖印花則亦不得隱漏其法至善以中國地大物博果照此行之每歲所入至少亦不下一萬萬元不病民而有益於國亦何憚而不爲哉中國唯東晉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與周質劑之稅相類而今制則惟田宅買賣印契有稅豪富之戶往往隱匿無從稽核書吏浮收差役追索多滋擾累官吏又緣爲弊或以多報少或數契共尾中飽者多其眞歸公者不過十之一二至買賣賒貸票單之屬既無經官鈐印之法遂無徵稅之例以致詭僞百出爭訟日滋不如將契稅全行蠲免而放行印花之法則一切弊端皆可革去其取之少而爲利甚鉅以裨國用殆非小補已也

金布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行曰布

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云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謹案貨幣之制權輿皇古而漢書食貨志謂太公始爲九府圜法則圜法實始於周國語周語單穆公之諫景王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貨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作輕而行亦



不廢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據單穆公之言則輕重子母因時制宜凡所以總贏朒之柄而已漢書食貨志雖有周時以黃金爲中幣之說而景王所鑄寶貨今世閒有存者皆鑄銅爲之恭攷
欽定錢錄載三代七國古幣甚多亦皆銅鑄未有以金銀爲之者漢武帝雖以白金爲幣然亦非圜法而西國泉幣則金銀銅三品咸備攷之西史以金銀爲錢其法最古在西紀元之前五六百年約當中土春秋時波斯希臘羅馬並已有此制漢書西域傳亦有安息大秦用銀錢文如王面之說近代歐美澳三洲礦產日闢金銀日出不窮故多鑄金錢以與銀銅相權若英吉利鑄金錢名之曰鎊每一鎊直小銀錢名先零者二十一先令直偏士十二一偏士直法行四此其大較也以後美法德俄與日意比日本各國踵而行之咸鑄金錢而金錢遂握環球貨幣輕重之柄蓋周時圜法止以大小相權而今世中外通商則又以金銀銅相權事異而其因時制宜則同也中國二千年來沿襲舊法止行銅錢　國朝乾隆中平西藏曾鑄無孔銀錢然不行於內地嘉慶閒墨西哥銀錢盛行於各海疆同治以後呂宋日本錢績至咸以九成之銀圓易我十成之銀錠利權外溢而



金價日昂售價賠款皆以吾現銀易彼金鎊彼金鎊彌貴同治六年之價較之光緒二十一年已貴至一倍則其虧折不止十損二三權操於人而我公私交敝其失計已甚矣近年廣東湖北福建及南北洋始鑄銀圓而爲數總不敵外洋之多加以銀色分釐未能一律姦儈遂强抑價直以圖自利而部款不收京市不行尤爲窒碍至金錢則尚未有鑄者出口之金歲以二千萬計利歸彼族而我反受洋債金鎊之虧折積累子息不啻倍蓰竊謂急宜放西國自鑄金錢以抑外國金鎊之騰踴再飭各行省廣鑄銀錢以收墨倭內侵之利權更多開金礦精究化學

使所鑄銀圓成色分兩劃若畫一則商儈不得藉口貶抑價值且多鑄對開四開之小洋以利用又依廣東湖北舊章精鑄制錢以杜私鑄私銷之弊而京局所鑄當十大錢質劣制小各省既不能通行無益度支而有傷政體似宜停止以明大信圜法既脩國用自裕其於古經作幣饒民之道亦正符合又查西國商民有以金銀塊交國家造幣局代鑄成錢仍給還之謂之自由鑄造錢幣今帑藏未充此法似亦可放行但使中土金銀錢日多卽墨侵之錢入內者必日減未始非收回利權之一法也



券幣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注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

質人掌稽市之書契

謹案載師鄭衆注有布參印書之說於古無徵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以爲後世鈔幣之類攷質人市有書契與小宰八成聽取予以書契文相應竊疑周時已有後世銀行匯票之類則鈔券容亦有之何說固足備一義也葢泉幣之有大小金銀銅以輕重貴賤相權也而鈔幣之與銀錢則以虛實相權輕重貴賤



及虛實之相權必正相準乃可通行天下而無滯苟不相當則窒礙而不行此自然之理非權力所能强也唐有飛錢宋有交子會子金元明皆行鈔法然其敝也持虛幣以索實金或無所得而其法窮往往挾千萬之鈔而僅直一二錢　國初時以用不足嘗一造鈔歲造十二萬貫咸豐間亦嘗行之皆不久卽罷日本維新之初亦嘗行札幣民爭用之而幣多本少其後卒亦有弊夫富商大賈一紙之券行之千里而民不疑而鈔幣則以帝王之令不能使其必行是鈔本之宜豫籌審矣聞之西國行鈔法則官貯金存本與民閒銀行相與挹注故民咸樂用之其

爲物輕便舟車筐篋易以齎攜而儲之又節省雖累千萬寄無慢藏之患故其行不滯亦以存本充裕虛實足以相抵也中國前已設官銀行則宜兼行鈔法以機器精製紙張鈐以部司印以檢奸僞但儲本宜多籌方可不蹈前代執空紙而無從得銀之弊竊謂宜於戶部儲款百萬兩而加其數以製鈔其增羨以四五十萬兩爲額不得過多明降 諭旨俾民閒得以鈔票完納租賦稅釐京外官俸兵餉亦以鈔勻搭支放內則戶部外則各省布政司凡出入之款悉準用鈔再令各省銀號殷戶咸得存現銀於戶部司庫而以鈔給之公私互相維持申以大信以鈔易銀應時付給不得片刻留難持鈔當銀如數收受不得分毫短折民與國相信則其行必遠此亦阜通財計之要圖也



## 漁征

𠻳人凡𠻳者掌其政令凡𠻳征入于玉府注云漁政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

謹案𠻳人與鼈人掌蜃爲官聯皆司漁捕之事周畿內兼雍豫二州距海較遠𠻳人所司者川澤陂塘之漁稅也太公封齊號稱府海左傳說齊制云澤之鹽蜃祈望守之則海之漁稅也是漁征者先王之舊法固非無藝之橫征矣中國內而長江大河百川交注東南則濱大海西北雖多山陂澤塘泊之利亦復不少而稽之國計漁稅不列於正稅乾隆閒嘗除天津漁課廣東漁稅及閩廣竹篙取魚浙江玉環漁船稅今沿海州縣閒有征收亦入雜稅爲數無多徒供中飽而書吏埠頭之需索水師營汛之私費乃據爲窟穴甚可惜也英人李提摩太述西國漁業之盛約計其每歲得魚之價直謂最多莫如美國值銀二千八百萬兩次則英國值銀少則二千萬兩多則二千五百萬兩美北界坎拏大値銀一千五百萬兩紐芬蘭島値銀四百萬兩歐洲之瑙威國法國各値銀一千二百萬兩中國幅隕之廣過於美幾四十萬方里計一年漁利必不減於彼儻令沿江沿海州縣案地稽覈立具清冊約收釐稅十征其一可得二百八十餘

萬兩近年開捐例歲收不過三百萬兩而漁征所入幾足相抵
倘除驁官權宜之粃政而收府海自然之成利其爲益亦甚鉅
矣至於稽核征收亦自甚易粵之蜑戶浙之漁戶水居者有船
可稽陸居者有保甲册或糧册可稽近年濱海州縣或立漁團
則戶口亦不難鉤考權其一歲所獲略征其稅而官爲之保護
使不受胥吏盜賊之擾亦彼所樂從也



度量

司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儥

質人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廛人掌斂市絘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注云緫讀如租稯之稯稯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布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注云權衡不得有輕重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注云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達同



成脩皆謂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

㮚氏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注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大方耳圜其外者爲之脣

謹案量度者所以徵信而齊萬物也度量不一則民疑而法敝故虞書曰同律度量衡管子曰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

制戈兵一度其義同也漢書律厤志說古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鍾秬黍故法數合一無或贏朒故曰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絫黍後世官民假權度以行其私故日增月益差異彌甚今所傳漢量及元始元延銅尺校之周制已有羨溢魏晉以後增侈彌甚積累至今所增幾倍況形周官祿田者以今營造尺校周尺止得七寸四分而權量之增可例推矣我　朝康熙間嘗依九章筭術及漢律厤志嘉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鑄成鐵斛斗升　敕照式頒行乾隆間得東漢圓形嘉量又攷唐張文收方形嘉量依式鑄造方圓嘉量各一又鑄鐵尺頒戶部倉場是時臣工雖嘗有正度量權衡之請然　朝廷重擾民循仍其舊近代唯泰西諸國度量齊一絕無差異其所通行咸推法國盖拿破崙分地面之天度爲四千萬分以其一爲度度定卽以其立方之容積爲量亦卽以其量之重爲權衡而權其立方體積之重又與度適相合參互檢校永無差異且中國之度權衡並至分數而止彼則度有佛逆及分釐尺權有化學天平每分並可剖爲千百故今中國測量家多用西尺沿海民閒交易亦多用西人度量權衡以其精析而有準也近來歐美諸國多用法制而中國通商以英爲最盛故



通用英度然中國工部之營造尺戶部之官斛庫平皆止行於官而民閒聽其自便莫能校覈故權則有漕平京平市平關平湘平規平度量則有市尺匠尺市斛紅斛省府州縣地異鄉殊工匠市肆各業不同五都之市街鬻詐冒詭迮百出是西國則諸國聯合斠若畫一而中國乃一省之中各州縣亦多不同斯亦亟宜釐定而齊一之也宜由戶部準舊制校定權衡度量之長短大小輕重範銅爲式頒之各布政司司頒之府府頒之縣縣頒之鄉使咸依式制造不得歧異或向官領照制造出售者收其工價以給公費日本有度量稅每照五元此與周法市民守斗斛銓衡有稅亦相類可放而行也至中國與西國度量權衡相校如英國一尺爲福當中國八寸有奇一石爲補蛇嚕當中國九斗有奇一斤爲磅當中國十二兩其他名數亦多不同今中外通商交涉既多凡購買船械售貨償債或用彼國權量比例折算動易差誤亦宜令戶部精攷各國通行之法鑄成頒發各藩司海關其於交涉事務亦有裨益斯又講外交者所宜籌矣

## 礦政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注云卝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注云物其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授之教取者之處巡其禁令行其禁明其令

謹案卝卽古礦字此職專掌治礦曰金錫則晐乎三品五金曰玉石則凡寶石及石炭之煤亦晐於其中此古今礦政之權輿也既設有專官其礦所出之地又咸有圖則九州之內凡有出金玉錫石者無不載於圖官民之取之者此官咸案圖以授之



而又有厲禁以防其弊則成周之初礦政固已極其精詳矣漢書地理志郡縣置銅官鐵官者數十處唐宋亦有坑冶皆卽古礦官之職惟明季奄宦用事礦稅之擾流毒海內後世遂以開礦爲弊政姦民私開往往滋事地方有司遂請封閉礦硐垂爲厲禁此因噎廢食不察之論也中國五金及煤礦之富甲於五洲徒以封禁錮蔽坐失大利而製礮鑄錢轉仰給洋鐵洋鋼不亦傎乎比年西國礦師考察所得如四川西藏之金礦銅礦江西河南之銅礦金礦煤礦雲南廣西之五金各礦奉天吉林及新疆和闐之金礦山東山西河南貴州之煤鐵礦皆極富而山西煤礦之品最佳廣東及福建古田等處之鐵礦質尤勝皆遠過於西洋綜而論之通國煤產十倍於英以中土之礦產西人皆精攷而質言之而吾國士大夫咸懵然不解使能如周時有物地司礦之專官有攷礦之地圖必不至茫昧如是古法不脩其弊固有所必至也　國初以來惟雲南有銅礦銀礦戶部工部專恃滇銅以資鼓鑄而他省則民間私行淘採不足比數近年間有奏請開辦者如漠河之金礦開平萍鄉之煤礦平泉之銅礦大冶之鐵礦奉天東邊之銀鉛礦他如山東河南四川咸有奏開五金煤礦之舉雖略有端倪而規摹不廣資本亦微以



較美之舊金山英之新金山歲得金值六千餘萬者不逮百分之一二則其棄於地者仍不少矣考之西人之論咸謂華人採法不精遺棄甚多祇是采其礦面之煤鐵礦穴深處從未試取且開礦機器類多粗重起動不靈鐵路未廣開運載尤艱則費用鉅而得利少官吏既不能保護士民又多相阻撓往往以數十萬之股本虧失無存既開者以虧折而中輟未開者多觀望而不前夫礦在地內有層次脈理恒與地勢有關涉而礦內各質非化合化分不能悉其純雜故西國礦學既有專門傳授又兼研地學化學以究其精又采以機器運以輪舟鐵路故其察

礦精而得利厚與中人之鹵莽從事益遠不同今宜放西法廣
開礦學學堂各省設礦務局俾士民咸許籌集資本攷察礦苗
由局給以文憑準其開採官吏之不保護士民之阻撓者罪之
不貸又今各省勇營星羅棋布坐食徒糜糧饟遣散又恐為盜
賊計莫如調就有礦之處令之開採所得半以歸公半以充賞
則彼自樂從二者並行則公私交利再廣開鐵路以便運載廣
鑄機器以資利用則大利日興地不愛寶上可强國下可富民
足以雄視五洲不此之圖以中國自有之富棄之不取而日憂
羅掘之窮為計已左而慢藏誨盜又以啟彼族之覬覦以致俄



奪東三省之礦利德奪山東之礦利英於揚子江上游法於雲
南邊界皆首要索開礦之權十年以後中國礦利盡歸西人噬
臍之悔不復可及不可不深思而長慮也

治金

考工記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
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
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
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注云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
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
然後量之注云消湅之精不復減也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
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
然後可鑄也注云消湅金錫精麤之候



謹案考工攻金六齊之說以金錫相和為器此化合以利用也
㮚氏改煎不耗及論鑄金之狀此化分以鍊純也蓋五金出礦
不能皆為純質故必百鍊乃能得其精純而去其粗滓而以之
制器則或取堅剛或取柔韌或取回光又宜和劑他金而後適
用考工所論雖止及銅錫其實鍊冶五金皆不外此二法近日
西國藝學日精化學原質七十餘而金類居其五十其質性功
用皆有成書而講鍊冶者則以金銀銅及鋼鐵為尤精如以電
氣於銀中提取金或銅中提取金銀而成色仍無減於舊往歲
倭人購中國制錢提取其金銀及洋人買銀提金皆獲利無算

而中人不通化學電學明知其故而不能分其利近德人鑄鋼鐵之法尤爲經武之要葢鋼中多含炭質又生金質點不能密合無間中多含空氣與各種氣質鍾錬不精則往往有細孔以之鑄礮不能堅韌且得熱則漲易致磔裂爲害甚鉅故必鍾鍛極淨又用壓重之法以堅其質此與考工錬金錫法異而意同現當更法之時圖法則需用金銀銅三品造輪船鐵軌製鎗礮則需用鋼鐵是錬金之法不可不亟講也近來西國鑄銀錢於加鉛外又或以鉻鈷鎳三種賤於銀而貴於銅之金攙和鑄成故工本輕而用之又不滯又有鋼鐵學堂專門研攷究極微眇



近又新得以矽鋁錳鎳等原質參和鋼鐵以增其粘韌及屈伸之力尤爲精妙此與考工參和金錫之法亦法異而意同中國學士大夫向不通錬金之學戶部工部之鑄錢兵部及各省軍械局之制鎗礮皆委之粗疏工匠雖有監督亦不通此學故鑄成之器粗惡窳脆不適於用近來以機器鑄銀圜及快鎗巨礮則又專恃洋匠以中國之大而竟無講冶金之學者其可笑孰甚焉前湖北省城曾設立鐵政局攷求錬鋼之法而規摹尚小經費不充未能與西國並駕齊驅竊謂宜於化學礦學諸學堂中專立錬金一門廣譯西國專門書籍使士民精研博試亦工政之要圖也

水利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注云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元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畤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深尺廣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注云溝謂造溝防謂脈理屬讀爲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地防與不理孫也梢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



行五以引水者疾焉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漱猶齧也淫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厚

謹案周鄉遂治溝洫都鄙治井田其形體不同而溝洫大小相注制略相類大要爲除水患稻人掌稼澤通水以備旱防水以備潦法尤精密匠人梢溝三十里廣倍及倨句地防之說皆測地形以因勢而利導也地勢既明而後溝以通之防以止之古今治水之法不外於是管子度地篇說聖人之處國也內必爲落渠之寫而治水之制則因其利而注之因而阨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大爲之隄小爲之坊歲禆增之其法與匠人大致略同凡川瀆之深廣容積之數與水流之高下遲速之率皆非測算不能知而大川經流數千里尤必節次測量而後可得其形勢故周髀算經趙嬰注謂禹治水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爲因句股之數而元郭守敬陳凡水利治河之事亦以海面較京師至汴京定其高下之差又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從橫數百里各爲測量地平將以分殺河勢今西人治水亦以測量爲本皆匠人不逆地防及戒不理孫之義也隄之法主於止漢賈讓治河下策所謂繕完故隄增庳培厚近世治河者率守其法聞之西人治大川善決者多築遙隄彼此相距數里多

者至三四重兩隄之閒又築橫隄以屬之中成方罫平時可稼
穡如今沿江之圩田偶有潰決水止能侵灌一方罫即令更決
而進亦不過兩三方罫受其害而內外左右節節有隄亦易於
楗塞不至浩蕩橫流一決千里竊意古人流澮澗圩溝防亦相
倚為用其意正同今治河雖亦有重隄而不多為方罫設其法
仍未善自兗豫河患屢見糜帑無算曾無久安之策而燕齊水
利不脩使中原膏土而為沮洳水無所泄暘為枯塵水無所留
賦減民窮公私交病竊謂宜設水利學堂教以精究測算詳察
工程學成分發河工及各省俾遵師古溝洫之法近放泰西重



隄之規再購西國機器挖泥船鍕以去淤造塞門德土以固隄
如是則華陰以下之大河直隸之桑乾河患皆可略紓而以次
重脩畿輔水道瀦偃種稻以復怡賢親王營田水利之舊迹計
畮收米以給京師則河工可減漕運可停歲可餘帑金數千萬
而二百年以來北河南漕之弊藪一埽而空之豈非兩得之道
乎

## 教農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
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
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

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注云宅不毛者罰
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遂人掌邦之野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　以土
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注云時器鑄



作耒耜錢鎛之屬杜子春讀耡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注云移用其民使轉相
佐助救時急事也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注云稼器耒耜茲其之屬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
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
用蕡輕爂用犬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以物地
占其形色為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
汁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注云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法也

謹案周禮一經於農政最詳一辨土宜卽大司徒十二壤之教草人土化騂剛赤緹之等管子地員一篇說九州之土上土中土下土各三十物各别其土之形狀與種所宜其文與此實相表裏今泰西格致專門之學其理精而用閎者莫如化學而草人土化之法實與植物化學冥符遙契蓋古農學之精如此二選穀種司稼所辨是也三治稼器遂人遂大夫所簡是也四治



糞肥草人用牛用羊之類二鄭謂煮骨汁漬種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氾勝之書有此法江永疑義舉要則謂當是燒骨灰以糞田其說較二鄭爲長也五脩水利若稻人所治是也五事既舉而又有興耡合耦之政以勸其勤有不毛不耕之罰以警其惰蓋其立灋之詳如是戰國以後農政雖不脩而諸子九流尙有農家之學而漢則搜粟都尉趙過教民牛耕議郎氾勝之以治農家言使教田三輔則上猶以此爲教下猶以此爲學也魏晉以後農學益衰淩夷至今而農不識字儒者不辨黍稷拘常守故稼鹵莽而器楛拙而地力之荒多矣泰西諸國之務農也溢以農部教以農學學堂士民又有農學會農學報以校其優劣究其利病日求新理新法故其農事之精邃符周禮如以地學辨土質以色之黑白味之鹹淡而知其有含鐵含鉀含燐含淡氣之别以植物化學辨穀之體性與糞擁所宜而知草木之灰必含鉀動物之糞必含燐故如英國挪佛一郡舊爲荒地後察其土性宜羅蔔乃令民種之以牧羊而獲大利撒里司白釐平原本爲磽土自肥以鳥糞遂變而宜穀皆草人土化之遺法也其農器則咸用新式機器故以播種一日可及數百畮以刈禾一人可兼數百工其水利則開地塡砂以疏水或插管以吸水



或用汽機以車水故力省而功倍如英國伊里島向苦卑濕後用機器去其水轉爲沃壤其效可覩矣西國又以穀蔬分年更種使地質不耗而所獲倍增校之古人一易再易爰田之法爲尤善故其穫之豐如每一英里爲中土三里而可養一萬六千人種善則一粒而可收十萬八千粒千粒可供人一歲之食皆中土所未嘗聞也竊謂宜采用其法飭戶部於京師及各省州縣廣開農學學堂譯西國農書講求植物化學及地質學水利學而集資購機器以利耰刈擇子種以求倍穫以中國版圖之大天下已墾之田著於嘉慶會典者七百九十餘萬頃而未闢

之荒萊新增之塗漲尚不在此數使畝益一斗可增七千九百
餘萬石而英人李提摩太則謂盡中國之地力以西國新法治
之每年可增二萬六千萬金亦何必扼扼以憂貧哉至治農餘
力旁及樹藝畜牧則桑柘成林牛羊量谷舉凡飼蠶繅絲之利
剪毛織毳之方無不備舉斯又農學大興之後可順而摭者也



## 樹藝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注
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
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
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
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
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
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注云核物李
梅之屬莢物薺莢王棘之屬叢物萑葦之屬鄭司農云植物根生
之屬皁物柞栗之屬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玄謂膏當
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櫜韜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
名物以毓草木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注云凡疏材
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
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
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材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注云時
斬材斬材之時日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注云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注云荼茅莠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注云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之林藩落也

謹案古者農圃兼重故九穀之外又有樹藝草木之政其目有三一曰園圃爲種植草木果蔬之專地場人所掌是也二曰山澤以養木材草材山虞林衡澤虞所掌是也三曰道路以樹木爲藩落司險所掌是也西國以地學辨土宜以化學培植物農學之緒餘旁及草木尤爲精備園圃則詳辨土性精校物種糞灌既精聯接復巧故往往別出嘉種異品而調其寒燠煦以光電花果四時蕃育不絶聞法國種蔬之園一畝之獲利歲逾百金其術之精可想矣至於山林則設官立禁毋許戕伐故法美諸國材木之價歲率數千萬金則山澤之利可以富國也加以道路脩治咸有樹木通衢九達則嘉蔭夾道長隄百步則樛木蟠根且植物之根葉能吸土膏通水管可以禦旱暵而肥田疇又能納炭氣吐養氣可以弭沴癘而養人物其效尤廣矣至於滋養之精製造之巧則尤遠非我國所能逮如桑棉及茶爲我固有之大利而今則法意二國之種桑美國之種棉英屬印度錫蘭及日本皆種茶轉出華產之上中土以蔗造糖而彼則蔗



之外又以蘿蔔造糖中土以黍稷稻麥釀酒而法蘭西德意志則以葡萄釀酒香美遠勝華釀中土以竹製紙而彼則以竹木絲麻雜料製紙堅潔如玉中土之樟腦止入藥品而彼則以之作僞象牙中土有橡樹而彼則以之煎膠爲橡皮皆爲珍貴之品是則製造之精而坐擅大利也邇來西國農學家言咸謂中國地居温帶百產蕃昌陸海神州最宜種植徒以政治荒廢樹藝不講斬伐無禁中原千里材木蕩然以寰宇之大山澤之多而無喬木森林製器造船轉資洋木至於藝果蒔花種蔬種藥咸拘守前代故法莫能改良標異故出口之貨總不及入口之

多茶絲之利既衰徒恃區區川陝之大黃齊兖之草帽緶以爲抵制豈足以挽回利權至於罌粟之毒徧於二十行省而終不能敵印度之煙土其可笑孰甚焉今宜於農學學堂中附究桑麻棉茶以及種植之利病學成之後俾觀政戶部分遣高材生內赴各省外遊各國以考察其種類之優劣驗土宜之肥磽舉凡收采之方製造之法一一詳考而精究之而外國珍藥如金雞納參之治病咖啡之代飲價貴用廣亦宜仿種以收其利再懸蕃毓之賞嚴刈伐之禁則十年之後材木蔚茂卉果芬碩不讓歐美矣至於道路種樹尤爲要務宜令各州縣分飭鄉董廣



爲勸諭凡道路之旁有餘地者各種所宜之木年久蔚成美蔭則疾沴不作雨澤應期於以消災迓和其效尤大非徒與農學相輔而行爲有裨國計民生已也

## 保商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云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注云同共也同者謂民貨有不售者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注云利利於民謂物



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謹案數十年來中外交涉之事首在通商商之與賈一也賈之義在乎處商之義取乎行而皆以阜通爲要義阜者厚其積通者利其行也周商賈之事掌於司市今觀其有敎有治民貨不售則斂買之民無貨則賒貰之而又禁其僞飾除其盜賊以至量度質劑瑣屑淩雜無不察而治之其所以爲商計者何其纖

悉而周備也西商挾其財力之富雄視五洲然治以商部則卽周司市之官也國有官銀行商資以爲挹注則猶周之泉府賒貸之政也其他僞飾之禁與夫開塞消息之微權無不與古經相符契則知西國富强之規周公已約舉之矣今欲振中國之商務竊謂宜以司市之職爲本而旁采西法以輔之首立商部以執商務之總凡商之敎治禁令咸掌於商部而於各行省及商埠廣開商務學堂學成者以爲商部屬官功效積著得升爲部長更廣開商務報館譯西國商務有用之書究西國商人習用之語言文字以開其智而精其術擇商家子弟開敏有才略者遊歷各國察訪百貨之盛衰及異域之性情嗜好以握其奇贏之柄精察各國貨物銷售水陸轉運銀行保險出入稅則權衡輕重互相比較析及豪秒又廣爲勸諭集成商會公司資本或不足則商部察其事與人果能自立於不敗則以官銀行之金銀圜及鈔幣貸之以贊其成立保護之章程設激勵之牌照有精於會計坐致富厚者錫以爵秩或使爲部員再妥酌通商條約精練護商兵船使出洋華商不爲異族所凌侮行之十年則西商之利奪而勢絀可以制勝於無形彼雖悍鷙安能獨雄長於環球哉



同貨

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以國灋行之司市爲節以遣之

謹案人之所以魁然伸其權力於萬物之上者以其能羣也能羣則材力强而智巧出故管子之治齊也四民皆使羣萃而州處以相輔相敎以成其業今泰西諸國士農工皆有合羣之會而商之商會公司則規模爲尤大蓋一業也其資本鉅而端緖繁者一人不能獨舉則合羣力而爲公司通力合資相輔而成自二人以上聚而至於百人千人萬人則天下無不能舉之事此卽周禮民同貨財注謂合錢共賈之義擴而充之也故英國商務最盛通國之爲公司者凡一萬八千餘所次則德三千三■百餘所而英之商會公司至以其力掎五印度而取之以爲屬地則其盛可見矣我國商務不講弱者競於錐刀之末以攘奪爲得計而强有力者或專巳妒人排擠甚撓不遺餘力故其勢恆處於散前者廣東上海各埠商人雖有設公司者卒以辦理不善仍多折閱而各省商業及南洋美洲諸華商雖各有會館亦不過爲酬應遊聚之公所於商務無所裨益視西國商會不逮遠甚今旣議興商務立商部則宜俾各業咸隨其力之大

小自集爲公司又聯各公司爲總商會申明約章互相贊助居賤鬻貴持以衆力禁楛攻良由於公議則不致如今日絲茶之價聽命於外人攙僞之弊延累於同業故有營私而敗羣者嚴罰而公擯之有大事則由公司商會集議達於商部以國家之力爲之保護其蓄力也厚而其赴事也勇斯可握奇贏之柄而自立於不敗而後抵巇蹈瑕集其智力以與西人抗衡當此環球商戰之秋固宜急籌合羣之策哉



攷工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注鄭司農云審曲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所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皆是也元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



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

梓人爲飲器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注云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

謹案考工一篇爲工事之經金木諸工則製造之事也梓匠諸職則工程之司也詳列象度精究理數而推本於聖人之作其義深矣今觀輪輿諸職察規矩縣水之宜陶旊之事榻髻墾薜暴之禁以逮分率之差析及毫釐倨句之形通於弧度以梓人

飮器之微一不應法而梓師罪之則周時工官之法嚴而藝精可想矣泰西工藝之巧冠絕五洲然原其根本亦不外規矩準繩之用至如以輪螺桿攊爲機則重學也以金石水氣爲用則化學也此皆有精義公理可推究亦可擴充初非有神斤鬼斧之奇而中國之必遜於彼者彼求新而我守故彼專精而我習楛耳彼粗工賤匠以及勝衣就傅之童無不略識機輪之理而我上而工部之達官下而館閣之雅士問以重心攝力之理發電漲汽之機輒瞪眙而不解爲何語此則不學之故豈眞智巧之不如彼哉今既開算學重學化學諸學堂以瀹民智宜廣譯



西國工藝之書頒行天下使咸誦習再於各行省及商埠廣開工學學堂及工藝院精延工藝名師俾之敎習機器凡大而造舟鑄礮小而繅絲織布紡紗製𦀮以及洋火洋紙捲烟礶貨之屬一一精究而仿製之或得新法便利勝舊則給照專利以勸勵之凡昔時舊拙僞惡之物一切禁絕又開工藝報館以擴其見聞而精其比較聞之工部內務府在官工匠數千人歲支匠米數十萬石爲京倉漏卮之一糜巨款以養此拙劣之工亦復何用計莫如盡行裁革而以其費爲開工藝學堂報館之用以中土物產之富西人綜計之謂有三十六萬種五行百產之利

不假外求加以工價之廉衣食之儉西人萬不能逮以此大興製造工本既輕必足以抵制洋貨凡洋貨之奪我利權者不禁而自絕矣極我製造之堅緻不難超出彼上即僅與彼等而價廉於彼便可以奪彼之利日本未變法之前患洋貨之侵灌情形正與我同二十年以來精究工藝而洋商或轉販倭貨以反售於彼國斯其明效大驗也工藝之學堂既開凡學成而能致用者則俾觀政於工部得以次擢爲部長昔虞書命倕爲共工曹魏時以馬鈞爲將作大匠皆巧工之精於制器者即爲事官之正長足相比例工官既得其人則凡舟車礮械之鑄造土木



工程之監估不必借才於洋人不至授權於匠倫舉昔時浮冒濫惡之弊一切掃除無遺則釐正庶務亦資於是非徒與西人爭雄而已也

攷醫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注云食猶祿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爲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注云會成也謂其味相成放猶依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



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注云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爲後治之戒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刮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謹案周禮醫官區三等疾醫今內科瘍醫今外科也食醫則調護之於未疾之前而醫師總其成比其術之高下而奠其食者也中國醫學肇於黃帝岐伯而本草亦祖神農靈素諸經精究造化然流傳既久眞僞雜糅故亦閒有不驗由漢魏迄今名醫[redacted]輩出要皆奉內經爲鴻寶未有創新法製新器以自樹職志者惟泰西醫有學堂學會以專其研究故凡爲醫者必在學堂畢業官察其術果精善乃給以文憑准其以技行於世始得以醫自名違者罪之其工醫者必通全體學而知五藏九竅之功用與其形性微血管回血管之環帀灌注腦氣筋之枝分網布無不精究而質言之又必通化學原質而知人身以輕養淡炭四氣爲本而骨則含鐵腦則含燐以至筋肉之含鈣鎂鉀鈉鈣諸質亦可考而得其微分而藥物之性質與其功用則又



必由動植物學以察其微又有聽脈之筒照骨之鏡內察臟腑洞見癥結新理新器參互攷驗以求至當故其說率有義據而瘍醫尤有神驗間或不驗則解剖肢體以審其病之所在而著其不痊之狀於冊又發之醫報以徧告各國同會之人故朝得一方不旬日而布環球矣至其調和飲食之宜節宣燥濕之度以攝衛于未病者則尤與周食醫所掌略同蓋其精如是華醫則不然無學堂之教無醫官之考驗略誦歌訣便挾其術以自衒鬻京師太醫院以侍御　內廷之重而亦學術庸淺往往循資校年而擢爲長官竊謂醫雖技術然人命所繫不當輕易如

是宜博徵天下名醫以爲太醫院官別於各省廣開醫學學堂采譯西國醫書與中土古醫家書互相校覈以精究其說學成擇其最工者以補太醫院屬官及學堂教習其次則給以畢業文憑使得賣醫以自給凡未經院長及學堂師考取者不准行醫而放周醫師稽事制食之法按年考其所療治之多少以爲賞罰有能得新法治奇證有益於人者予以不次之賞則兼中西之長通天人之秘醫學大興或亦安世壽人之一助乎



## 獄訟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宥寬也民言殺則殺之言寬寬之

司刺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謹案泰西刑律與中國不同而其愼刑之典合於周官者有二曰納金曰衆斷周制凡獄訟曲直未判斷之前必入束矢鈞金者葢所以備不直者之罰故淮南子氾論篇云齊桓公令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矢有輕罪者贖以金分國語管子亦有此文明金矢爲獄訟者取信之質亦兼爲罰贖之法所以治不直者使其傷財而不敢輕訟獄也西國則有票費裁判堂費自三元至

五六百元多者或二千五百元其來訟則使原告輸堂費存之刑官之署訊鞫之後得直則被告如其存之數罰償之不勝則沒原告所存以爲罰日本以高等學堂法科畢業之人司法者試給執照許充律師謂之辨護士人納照費十圓每年更易無照而私充者有罰其訟者告訴狀答辯書證憑鈔寫本必購官造罫紙以色別其事罫紙之稅自五釐至五錢不等堂判亦然凡原被告人自用及傳喚狀堂判所用罫紙其稅並責不直者出之案結三日與裁判費俱納私造罫紙者罰百倍買者半之其訟費較之西國尤多而其懲不直者則一益必如是而後撟



誣者有所懲而不敢嘗試卽周納鈞金束矢之意也周又有三訊之法使羣臣羣吏萬民咸得與議合於疑獄與衆共之之義今攷西國刑官鞫獄亦有是法其情罪較重或有疑不易決者則由官爲延著名公正之十二人作爲陪訊官或商或民皆可充選示期集訊陪訊官與司刑官同鞫其獄辭既退則相與推勘證佐斟酌情罪以定其獄陪訊官曰殺則殺之曰宥亦卽宥之司刑者不敢違被刑者亦不得再請讞此例始於英而今東西洋各國咸用之卽周三訊與羣臣羣吏萬民公定刑宥之意也中國獄訟無輸金之條而吏胥則不問曲直不分原被皆索

鋪堂費富者彌多代書掛號傳呈經承拘提號單和息之費需索百端故良民被誣幸而得直而訟費多者至累千金無所取償已足以破其家律雖有誣告之條而地方有司習於寬縱其訟不直而眞坐誣者百無一二故貧而悍者多逞誣而敢於廣試富而愿者多隱忍或不敢求伸莫如放西例使訟者兩輸訟費而沒其不直者又放日本例官售詞訟格紙禁吏胥之婪索嚴誣告之反坐則刑簡而民安矣至於訊鞫之法中國內則刑部外則按察使與郡縣有司主之他人不得與是非曲直決於



一人之口故骩法受賕者得以恣行其私亦不如西例設陪審官之公允似可於各議院及律學學堂中公舉議員或教習數人令得陪訊倘典獄有舛誤偏私得以據律辨駁以成信讞其於明罰勑法之指倘有合乎

論刑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注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獄訟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

謹案周訝士掌迎訝諸侯之賓客其於西國蓋亦外部之屬而兼掌侯國獄訟之事凡麗罪制刑必有公理通例彼此不疑而後可以通行於天下故使傳諭於邦國亦柔遠人之一端也彼以武周開創之盛撫馭屬國其周慎猶如是我　朝綏輯藩部率用中律然理藩院刑律於蒙古諸盟有改徒流笞杖爲圈禁罰鍰之條則吾待屬藩亦不盡依恆法也今以五洲萬國重譯



之遠平敵友邦已不能俛首以就我範圍加以教宗殊別性情言語之不同而我刑律之繁碎例案之繳繞隱互老儒尚不能盡曉彼西人安能諭哉故中西獄訟中人則疑西律之輕西人又疑中律之重彼此相疑遂至我執華例止能治華人彼治洋人則仍守洋法彼則申其治外法權而我則徒守重法以自困其失計亦甚矣故宜以我之法律約舉大要徑直簡明使彼易曉更令精究譯學者取彼刑律傳譯之立中西律法學堂擇刑部司員之練習者相與精校博攷比其異同權其輕重以通中西之郵日本之變法也使大學堂文科諸生研求西國律法學成者俾充代言事務人即西國之律師也由是與西人交涉案件每能援東西律例持其平而與彼爭卒得申其自主而廢外國領事訊斷之權此研究西律之明效大驗也攷西國舊通行羅馬律近代則更宗法國律例爲金科玉律前同文館教習丁韙良嘗有譯本乃法主拿破倫所定者公平明允最爲善本今歐洲各國大抵用之竊謂宜以此書爲本再譯羅馬律要諸國律例異同諸國商律攷異公法例案條約集成諸書參綜比例輯成一書頒布各省學堂凡治律學者必精通此書而輔之以萬國公法凡華人與西人獄訟即據此書以斷之而後我有所



挾持以與彼抗而彼不得偏護以庇其人矣抑又聞華人之僑寓英法美者往往有深通彼國律法考授律師者是華人非無通西律之人特中國拘守舊法棄而不能用耳倘飭各公使大臣招之歸國予以部銜俾充律學教習及議律官員而後別建獄室以除湫隘汙穢之舊精究化學醫學以正宋以來洗寃錄之疏舛使彼族悅服而漸收吾自主之權其庶有冀乎

收教

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注云圜土獄城也聚疲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害人謂爲邪慝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



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注云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謹案古者民必有職故太宰爲治官以九職任萬民大司徒爲教官則施十二職事明有民則必授以職事無職者謂之惰游亦謂之罷民不得齒於齊伍故國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管子治齊之法與經正同蓋人類不齊不能無呰窳無藉之民聖王不忍置之於是有圜土之法所以鞭策愧厲使不終於廢棄也中國人口之繁號四百兆四民之業不逮十一其爲士治八股帖括而於天人之故中外之情茫昧不知其原爲農則惰爲工則楛爲商則拙已不足與於四民之數而況乎其廢業以嬉者之不可勝數也故人才衰乏國勢日蹙英人斯賓塞爾之言曰民成丁之後所得利益與功能作正比例反是者滅其言絕痛切不可不深長思也西國於民之老幼癃疾貧乏不能自存



或行乞者爲養貧局以養之給以衣食使無饑寒其少壯可任事者則別入教貧局課以工作日有常程不中程者痛責之量其所能教以粗藝所成器物售之以其直之半充公費而儲其半俟其期滿出局仍給還使有所挾以爲生業之資本故惰民往往媿悔轉爲良善其治罪人亦然凡輕罪頌繫或重罪當監禁者咸日有所課一以習其勞使不至羸弱一以課其業使有以爲生與治惰民略同是西國之治惰民卽古圜土之法其治罪人亦卽古嘉石之法蓋恩意曲至與古經弇若合符信仁人之用心也中國無是法故惰游衆多强者流爲盜賊椎埋作姦

吏不能禁弱者流爲乞丐轉死溝壑官不之恤同此圜顱方趾而任其廢棄艱阸良可矜憫亟宜放圜土嘉石之制收而教之於京師及各省府縣各立警惰院凡惰民之犯賭博鬬毆及竊賊初犯者乞丐強壯者並拘於院中給以衣食而教以農工雜藝吸洋煙者給藥戒之其能改者三年期滿其里族願保領者釋之更設教游院凡良家子弟之不率教逸游酗酒吸烟者准其家長族長送入爲之延醫戒烟延師教以書算嚴其督責以戢其驕恣之習教以體操以作其媿奮之氣其能悔悟折節向學者亦一律送入小學堂肄業俾有成立則所培植者尤廣矣



至於西國又有盲聾啞學堂以凸字教盲以傳聲器教聾以手勢教啞皆能識字作工以恤殘疾之人較之國語管子養疾之典尤爲精詳亦宜放彼成法令各州縣城鄉設教病院聚而教之則天下無棄人於以補教化之闕彌造物之憾亦爲治之本圖也

東甌戴詠古齋刻字

〔清〕孫詒讓輯

# 周禮三家佚注一卷

清光緒二十年刻本

# 周禮三家佚注

周禮正義坿錄之一光緒甲午夏槑成

周禮三家佚注　瑞安孫詒讓校集

天官冢宰第一

惟王建國

賈馬曰建國爲諸侯國 賈公彥周[illegible]賈爲諸侯國蓋約二家義非其元文

干曰王天子之號三代所稱 陸德明經典釋文

辨方正位

干曰辨方謂別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正位謂若君南面當陽臣北面卽陰后居北宮以體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位少陽之類 李昉太平御覽百四十六皇親部

體國經野

干曰體形體 釋文



乃立天官冢宰

馬曰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 孔穎達尚書周官正義

干曰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 釋文

治官之屬

干曰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衡者平其政也凡言掌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材者既云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 孔穎達禮記曲禮下正義

宮正 釋文云此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于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

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馬曰徒亦三百人者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賈疏

大宰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

馬曰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 尚書周官正義

以佐王治邦國

干曰國天子諸侯所理也邦疆國之境 釋文

以詰邦國

干曰詰彈正糾察也 同上

以八則治都鄙

馬曰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 尚書蔡仲之命正義



惟王建國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干曰賦上之所求於下貢下之所納於上 釋文

幣餘之賦 釋文鄭婢世反干必世反

羞服之式

干曰羞飲食也服車服也 釋文

九曰藪以富得民

干曰宜作叟 同上

正月之吉

干曰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 舊唐書二十二禮儀志　王溥唐會要十二　李昉

文苑英華七百六十二　案唐會要王方慶議引干注作告朔日也又張齊賢議云干寶之注經所云正月之吉者郎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之告朔日者是傳寫之誤據此則唐時干注別本譌吉爲告故王方慶亦沿其誤

挾日而斂之釋文挾干本作帀子合反

設其參

干曰三公也釋文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

馬曰立卿兩人尚書蔡仲之命正義云馬鄭皆云立卿兩人蓋約馬義非其元文

前期十日釋文云前如字干本同本或作先

及納亨

干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也續漢志四禮儀志上劉昭注

禮注　三

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釋文云宮刑鄭如字謂宮中之刑也干同杜作官

干曰若御史中丞續漢志二十六百官志劉注

小事則專達

干曰達決也釋文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馬曰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尚書周官正義

宰夫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

干曰不當也釋文辟名下引

賓賜之飧牽釋文云一本作賓賜掌其飧牽干本同

膳夫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

干曰祭五行六陰之神與民起居釋文　禮記曲禮上釋文引民作八

庖八

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干曰六獸麋鹿貆麏野豕兔釋文云六獸司農云麋鹿熊麏野豕兔干注麏作麕熊作貆

六禽鴈鶉雉鳩鴿鷃釋文

夏行腒鱐膳膏臊

干曰豕膏也同上

秋行犢麛膳膏腥

干曰雞膏也同上

內饔

禮注　四

牛夜鳴則庮

干曰病也釋文庮下

馬黑脊而般臂螻

干曰內病也釋文螻下音漏內病也此依禮記文

甸師

而耕耨王藉

干曰古之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於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逸也續漢志四禮儀志上劉注

鼈人

掌豆互物

干曰對也釋文互下

以時簎魚鼈龜蜃

干曰鮹類釋文蜃下

酒正

一曰泛齊

馬曰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賈疏 案成當作城

小祭壹貳

馬曰宗廟小祭謂祭殤同上云馬融以爲宗廟小祭云云葢約馬義非其元文肆師疏引同

凌人

春始治鑑

干曰鑑金器盛飲食物以置冰室使不汝餧也杜臺卿玉燭寶典六 案汝當作茹呂氏春秋功名篇高誘注云茹臭也

籩人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干曰糗餌者豆末屑米而烝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餻也徐堅初學記四歲時部 高承事物紀原九引馮鑑續事始轉引干注云糗餌者或 屑而蒸之以棗豆之味同倉陳元靚歲時廣記三十四引玉燭寶典轉引云糗餌者秬米屑蒸之加以棗豆之味即今餌餻也 又引壺中贅錄轉引云以豆末和屑米而蒸今糖餻是也 案以上各書疑皆本杜氏寶典而傳寫舛異今本寶典有缺卷此文未見

醢人

茆菹

干曰茆今之鳧葵草堪爲菹江東有之毛詩魯頌釋文



玉府

凡褻器

賈曰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史記萬石君列傳裴駰集解云 案經無械窬之文鄭此經注云褻器清器虎子之屬疑即本賈說故繫於此

司裘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

賈曰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詩小雅賓之初筵正義

馬曰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同上引鄭眾馬融

內宰

而生穜稑之種

干曰穜晚秔稻之屬稑陵穀黍稷之屬續漢志四禮儀志上劉注

地官司徒第二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賈曰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賈疏周禮廢興引馬傳敘

賈馬曰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賈疏約賈馬義非其元文 案此引賈馬義同而賈氏廢興引馬傳糾賈說六遂十五萬家緬千里地之誤者蓋馬氏謂六遂在五十里外而界則止於百里賈氏則謂千里之內除距國五十里遠郊爲六鄉外餘竝六遂所經之地此其異也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干曰如今校尉續漢志二十七百官志劉注通典三十四職官末有也字

每門下士二人

干曰如今門候同上

遂人

賈曰六遂爲十五萬家絚千里之地賈疏周禮廢興引馬傳敘

大司徒

廣輪之數

馬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賈疏詩大雅篤公劉正義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馬曰洛陽李淳風周髀算經注上云周禮大司徒職曰夏至之景尺有五寸馬融以爲洛陽蓋約馬傳義非其元文

乃建王國焉

馬曰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尚書召誥正義

鼓人



以晉鼓鼓金奏

賈曰晉鼓大而短考工記韗人鄭注

以金錞和鼓

干曰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芑當心跪注以手震芑其聲如雷董逌廣川書跋二案干注北宋時已佚非董氏所得見攷南史始興王鑑傳云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芑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芑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又後周書斛律徵傳云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眾弗之信徵遂依周禮干寶注以芑筒將之其聲極振眾乃歎服董氏疑即摭拾二史爲之非其元文

救日月則詔王鼓

干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續漢志四禮儀志上劉注通典四十三吉禮引絲維屬作絲屬離自攻攻作責法作術末無也字

舞師

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續漢志注引經皇作翌蓋干本如是鄭注鄭司農云皇書或爲翌即干本所從出

干曰翌赤皁染羽爲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欲其有時而去之續書志五禮儀志劉注引作鄭玄曰與今鄭本經注竝不合惠士奇禮說定爲干注案劉昭屢引干注惠說近是今據校錄赤皁皁汲古閣本續漢志作草草即皁本字注暘疑恆暘之誤

充人



展牲則告牷

干曰若今夕牲續漢志四禮儀志上劉注

師氏

掌以媺詔王

馬曰媺媺道也告王以善道師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者也通典五十三吉禮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馬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者中德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爲道本同上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馬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爲也同上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馬曰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同上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馬曰師德所不如也長老者同上

保氏

而養國子以道

馬曰道六藝太平御覽七百四十四工藝部

六曰九數

馬曰今有重差夕桀賈疏禮記少儀正義

馬干曰今有夕桀各爲二篇禮記少儀正義引馬融干寶葢約二家義非其元文

禮注　九

調人

掌司萬民之難

馬曰難謂相與爲仇也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一人事部

掌節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

干曰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續漢志二十六百官志劉注

以英蕩輔之案依干義葢讀蕩爲簜通典五十七嘉禮引此經及宋朱申周禮句解本竝作簜與干義合

干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

之信則漢之竹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同上

槁人

掌共內外朝宂食者之食

干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

外朝之存者續漢書二十四百官志劉注

春官宗伯第三

世婦每宮卿二人

賈馬曰奄卿也賈疏

大宗伯

以禬禮哀圍敗賈疏云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爲國敗正本多作圍敗案據賈說疑唐時鄭注本亦有作國敗者賈大行人疏及孟蜀石經小行人注引此經竝作國敗可證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賈曰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

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毛詩大雅韓奕正義

禮注　十

馬曰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

方者遇冬同上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馬曰瑞信鎮圭長尺有二寸王者執以祀天地桓圭九寸

信圭七寸躬圭七寸穀璧五寸蒲璧柔滑御覽八百六珍寶部

小宗伯

右社稷左宗廟

馬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

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

社六里惟槐續漢志九祭祀志下劉注

兆五帝於四郊
賈曰東郊木帝太昊八里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西郊金帝少皞九里北郊水帝顓頊六里中兆黃帝之位幷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魏書五十五劉芳傳　北史四十二劉芳傳

肆師
豆小祀用牲
馬曰宗廟小祀殤與無後賈疏

司几筵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
馬曰几長三尺賈疏云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三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葢約馬義非其元文

筵國賓于牖前
馬曰二王後通典七十四賓禮云馬融以爲二王後葢約馬義非其元文



典瑞
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馬曰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南齊書九禮志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馬曰四圭相連皆外嚮共一邸長尺二寸旅陳御覽八百六珍寶部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馬曰兩圭五寸上同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馬曰灌鬯之圭尺二寸肆陳牲器以祭也上同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馬曰土圭尺有五寸以求地中故謂土圭也上同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馬曰守邦國都鄙者上同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馬曰牙璋若今之銅虎符上同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馬曰穀圭七寸穀善上同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馬曰琬圭九寸琬順也上同

大司樂
凡樂圜鍾爲宮
賈曰圜鍾夾鍾也隋書十五音樂志引賈逵鄭玄



馬曰圜鍾應鍾也上同
干曰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上同
孤竹之管
賈曰如篪六孔爾雅釋樂大管謂之簥郭注云賈氏以爲如篪六孔不云周禮注余馬兩家並繫於此今姑存之

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馬曰神天神鬼人鬼祇地祇也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
隋衅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馬曰血以塗鐘鼓賈疏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
馬曰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
四禮儀部
設軍社類上帝
馬曰社者社主也類者以事類告祀上帝同上
國將有事於四望
馬曰將行也四望日月星辰也同上
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馬曰獻於社主同上
喪祝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
馬曰所討國所封邑猶立其社稷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二禮儀部 案封疑誅之
誤鄭注云勝國邑所誅討者
馮相氏
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
其敘事以會天位
馬曰位大歲歲星與日月同次之月斗在建之辰李淳風乙巳占
三 案在疑當作所
保章氏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馬曰星土也星所主也土地傳曰參主晉商主大火也辨

別也封界也封域一國也分星自斗十二度謂之星紀之
次吳越之分野之類也同上 案星土也也疑者之誤
巾車
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
賈馬曰鞶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帀以旄牛尾金塗十二
重賈疏引賈馬 案鞶當作樊此涉鄭讀而誤
木路前樊鵠纓
賈曰前纓有結賈疏
馬曰前樊結纓謂再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革以
爲堅且飾飾具以爲樊纓皆有采就則前與鵠亦可以爲
飾賈疏 案以爲樊纓云云疑賈申釋馬義非馬傳文
重翟錫面朱總
馬曰重翟爲蓋令之羽蓋是也同上 案賈云馬氏等云疑賈氏亦同馬義
翟車貝面組總有幄釋文幄干馬皆作幄烏學反
輦車組挽有翣羽蓋
干曰對翣曰輦續漢志七祭祀志劉注
駹車雚蔽然複髤飾
賈曰然獸名也賈疏
夏官司馬第四
太僕
干曰若漢侍中續漢志二十六百官志劉注通典二十一職官無漢字
司勳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馬曰烝冬祭也臣有功德者則書其功于司馬爲王祭之王涇大唐郊祀錄九
挈壺氏
分以日夜
馬曰漏凡百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則四十刻
夜則六十刻夏至晝則六十刻夜則四十刻賈疏
司弓矢
獻矢箙
干曰佮謂之步又續漢書志二十九輿服志劉注
矰矢
禮注 十五
馬曰繳繫短矢謂之矰司馬貞史記索隱十五
大馭
凡馭路儀以和鸞爲節
干曰和鸞皆以金爲鈴續漢志二十九輿服志劉注
職方氏
河內曰冀州
馬曰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爾雅釋地釋文
秋官司寇第五
條狼氏
干曰佮卒辟車之屬續漢志二十九輿服志劉注
象胥
干曰佮鴻臚續漢志二十五百官志劉注 通典二十六職官引作若晉鴻臚也 事物紀原五鴻臚下引干寶曰亦周禮象胥之職乃高承所改不足據
大司寇
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馬曰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尚書周官正義
司寤氏
以詔夜士
干曰佮都候之屬續漢志二十五百官志劉注通典二十五職官
庭氏
掌射國中之夭鳥太平御覽引作妖
馬曰國中妖鳥梟鵩惡聲之鳥也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七兵部
禮注 十六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馬曰獸虎狼嘷鳴也救日食則伐鼓北面射太陰救月蝕
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同上
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馬曰枉矢名也同上 案疑當重矢字
大行人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
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
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

物

馬曰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已外皆然 賈疏云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云云葢約馬傳義非其元文詩韓奕正義引大宗伯馬注與此略同

冬官考工記第六

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司空土以居民 續漢志二十四百官志劉注

輈人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干曰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葢應爲枉直謂枉矢於弧 續漢書二十九輿服志劉注



築氏

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

馬曰假曲卻刃也 賈疏 案賈云馬氏諸家等亦爲假曲卻刃也則似賈干等亦同馬說

冶氏

重三鋝

馬曰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百 尚書呂刑正義

鮑人

則是以博爲帴也 釋文引沈云馬融音淺干寶爲殘與周易戔戔之字同亦音素干反不知其義

畫繢

山以章水以龍

馬曰猨山獸畫山者并畫猨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 賈疏案鄭注云章讀爲猨依賈引馬說則馬讀與鄭同

玉人

棗㮚十有二列

賈馬以此十二列比聘禮醯醢夾碑百罋十以爲列 賈疏約賈馬義非其元文

梓人

以胷鳴者 釋文云胷干本作骨賈馬作胃賈疏云此記本不同馬融以爲胃鳴干寶本以爲骨鳴

賈曰靈蠵也 釋文

干曰敝屈屬也 釋文傳寫舛譌分爲二字 案敝屈當作鼈

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馬曰豆當爲斗 賈疏引鄭駁五經異義述馬說禮記禮器正義引同 案鄭注用馬義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賈馬以此五采與上春以功爲一物 賈疏約賈馬義非其元文

匠人

人隋書四十九牛弘傳云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案馬王干三家說明堂之義今未見徵引其與鄭異者無可攷謹坿識於此

九階

賈馬以爲九等階 賈疏約賈馬義非其元文

馬敘 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絶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

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亾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柰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阮元周禮校勘記云轉當作傳）逵解行於世眾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眾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絚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賈疏序周禮廢興引馬傳今案當是周官傳敘謹附錄於此）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孔穎達毛詩疏一之一周南疏云馬融爲周禮注乃云云蓋約馬敘文）



摭遺

大卜（補春官大司樂後）

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馬曰謂其象似玉瓦原之舋罅是用名之焉（司馬貞史記高帝紀索隱）

周禮三家佚注 畢

〔清〕連斗山輯

# 周官精義十二卷

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辛丑年重鐫

潁川連叔度編次

# 周官精義

本衙藏版

序

周官自注疏外宋維王東巖訂義八十卷編集凡五十一家可云詳博今其書刻通志堂經解明有郎完白注釋古周禮六卷雖云全書義例未免簡畧我

朝稽古右文

欽定周官義疏包舉百家斷自

睿裁至醇且備頋承學之士率安苟簡稍解傳誦亦衹坊刻節要諸本闚覯云陋甚無取焉余膺

序 一

命典學江左頻年與諸生切劘庶
幾留心誦習然求其淹貫者
尚鮮非夫卷帙廣衍多識而
未領其要歟當塗司訓連君
乃謹就
欽定本博綜約取首登

聖制次輯注疏末參總論名曰纂
輯周官精義凡十二卷實能
補注釋所未備而視訂義為
益精其引進後學用心可為
曲至稿成是正於余余亟加
審定屬其付梓以為初學塾

本讀是書者誠能熟復精思
了然心目循是而之並有以
通乎義疏全書斯亦先河後
海之旨也
乾隆四十一年秋七月安徽
督學使者梁溪秦潮序

周官精義

凡例

一國家以制義取士習舉業者五經而外惟周官取用爲多而周官中各家註疏允足擴學者之識見助其才華我

朝

欽定周官精微廣大本末鴻纖無不備舉弟初學畏其浩煩每束之高閣不肯卒讀而坊本樂趣簡易概從删節致使學者徒知訓詁其文辭無由會通其精義用是



悉心斟酌編爲此編較全書爲稍減視坊本則差備矣

一是書素名周禮

欽定引漢志改稱周官蓋此書所言者雖周家之禮而所分者實六官之職也故遵曰周官以還其舊

一六典廼成周一代致太平之書垂爲萬世法者也伏讀周官所載

聖制日知薈說十則獨能灼見治本深契道揆爲第六典者之準的自當家絃戶誦另爲一編謹備錄全書以冠篇首而

欽定所載總辨八條亦洞徹古今用附於後俾學者知窮經稽古當獨抒己見不可步趨隨人

一是書註疏甚繁

欽定所載正義以下七類原宜逐條全讀但一人一說一說一義初學殊難折衷今萃薈衆說貫以一氣文從其簡義要于括務期學者易讀易曉佔俾之士若欲博綜諸家恥爲章句則全本義疏具在即以此覆瓿亦可



一是書義蘊精深皆元聖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所思而得者昔人所以嘆爲天理爛熟之書也學者必將於命官分職內深思其精義之所在夫然後於陳編故紙中發爲光氣焉伏讀

欽定周官於先儒之卓識名言亦既采爲總通餘論矣復獨出

聖裁發前人所未發眞能與元聖制作之初心若合符節其識見之高深議論之廣大與五經均足並垂不朽故不憚繁重盡登諸篇中其有運用于注中者則不能

删截其有倘從割愛者以限于篇幅非敢有去取也
一書名周官無論三百六十職各關緊要即序官中府
史胥徒等其人數之多寡皆足徵所事之繁簡毫不
容缺學者以官在於前事在於後每畧而不觀一倂
序官數十頁俱爲贅設者若從坊本盡行刪去則是
但有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而無陳其殷置其輔矣
因將序官之目其人數各盡附於本官之下既不苦
贅亦不嫌畧當代鉅眼幸鑒此苦心勿以移置經文
爲罪



一是書爲初學服習起見務期在在醒目故於經文官
名之上則以直方爲界於輯注總論通論餘論之上
則以橫方爲界至輯注與諸儒議論槩用小書雙行
經文與
御案則並用大書單行一尊經一崇
聖也
一經文多奇古難識其一字兩音一音與用者視他經
尤數茲編音切悉遵
欽定俱明注於本文之下俾讀者寓目即了不待讀至節終

始見其或一注之後不復再注讀者當因彼識此以
意會之外有邱氏兆玉總錄奇字一篇倂附於後
乾隆乙未年十月朔穎川逋斗山叔度氏謹識于姑孰
官署

官　箕
男篔　策校字
竹　節



金陵李士果刊

周官精義卷一

恭紀

聖制日知薈說十則

大宰統百官其專司也而以九職任萬民則司徒之事而仍爲大宰所統也大宰之均四海於凡九職之事九職之民莫不使之安其閭里足其衣食無游手以失職者無饑寒以失業者無背禮而棄義者無奇巧以惑衆者夫如是則敷天之下罔不率俾五穀以時庶物遂生所謂因民之利而利之而民之蒙利已無窮矣或謂周禮爲理財之書雖大宰亦掌其事不知先王言利利在民後世言利利在官安可以後世附會之說謗先王之良灋美政哉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先儒以爲重民穀之事與玉鎮大寶同而余則以爲有過之無不及也何則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食足而後教化興教化興而後國治安國治安而後祖宗之器得以常守而弗墜是民穀之數重於守器也且欲周知民情莫若周知民數欲周知民數又莫若周知穀數蓋能周知穀數則歲之豐歉可稽民之生齒可考由是均其土壤定其邑里秩其多寡平其政令舉天下之大而燭照數計兼幷者無所容其巧也先王於其登獻之時必拜受而藏於天府不以是哉

周禮寓兵於農時無養兵之費然以戰陣之事敎耕鑿之民日敎之則勞月敎之則疎而當時不見其害者以處之得其當也大司馬掌四時之田仲冬大閱前期羣吏戒衆脩戰灋則春蒐夏苗秋獮視此矣數月之中而以數日脩戰灋則民不勞前期試之則民有餘暇必朝夕自試於坐作進退刺擊之灋可知



周禮遂人治野以下劑致甿蓋甿或自六鄉徒而出或自侯國徒而來無田之可耕而輕去其鄉必皆逐利以居者也是必有以還定安集之使有恒產而後有恒心且六遂在鄉之外其去王都也遠其爲土地也博故其致甿雖受田有上中下之殊而及其會之惟以下劑爲率而可任也者家僅二人則所以優之者至厚此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甿也然田有上中下之差而任之一準以下劑人又孰肯受其田之下者是徒以利起民之爭而政亦不平故其後又繼之以辨野之上田均百畮而萊則有五十畮百畮二百畮以上中下爲

差焉夫遂人安甿以田里擾甿以樂昏教甿以稼穡利甿以興鋤勸甿以時器任甿以彊予而終之以土均平政致之之後所以安定教導之者又如此其備於是無恒心之甿悉化而爲有恒心之民也豈僅一招致之術哉

小行人之職令之以五物巡行諸國而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俾周知天下之故至五物之終有曰以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非誇政治之美而張大其辭也蓋以民莫不欲康樂其室家和親其宗族安平其鄉里而好爲背禮棄義以干犯瀆紀者凶荒之苦政治之乖有以驅之而遂以瀆繩之此小民無



知而干憲典者所當哀矜而拯救之也周公以爲利害之興除已當政教之養恬靡遺人事無悖逆之失天道無凶荒之厲然後可收康樂和親安平之效而大同之風以成其尚有未周則必精察其故或兢綠張弛之有悖以致天譴而釀民患兢兢靡寧乾乾惕若俯仰跼蹐而不敢少康蓋導王敬天勤民之本均在於此矣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拔豳雅之什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即其事也必人事盡於下然後有以輔成帝命率育之心而黍稷實穎實栗故能爲酒醴以祭先祖而洽百禮其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樂嘉報之無已也而籥章龡此以樂田祖也田畯者古之勞農勸相司嗇教稼嗇有功於農事爲田祖所佑者也祈年於田祖而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蓋云田畯是享庶乎有以佐神農氏之治而興我稼穡云耳且龡豳以祭舉國之民皆與焉於是乎得閱先王重本勤民康功田功之事先民勤勞稼穡以祇率懿訓之休而東作西成競相勸勉惟土物愛罔敢怠弛盡人事之勸獲天時之報此又周公制禮之本意所以爲



萬世勸農之準也歟

周禮禁原蠶論者謂蠶馬同以天駟房星爲祖物莫能兩大再蠶則蠶盛而馬耗禁之所以蕃馬也蠶既與馬同氣恐蠶盛傷馬獨不恐馬盛傷蠶乎意者校人祭天駟而馬質掌馬政使竝掌蠶禁所以禁原蠶者恐其氣竭則來年之蠶不能蕃滋所以節盈虛消長以爲阜物育材之本耳究而言之蠶之爲用在民而上供絲枲則仍入乎官馬之爲用在官而成羣阡陌則仍利乎民聖人之政亦唯斟酌損益與時偕行期于政脩物阜而已又何容心于蠶馬之分哉

周禮夏官司勳掌有功者。於其生也。銘書於王之大常。君牙所謂厥有成績紀于大常是也。於其沒也。祭於大烝。盤庚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然考司勳之職。國功民功皆在所等。而官獨列于司馬者。尤見先王敬軍事愼戰功之意。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賞之愼也。以爲非是不足以爲勸也。

周禮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之官。其所職掌不具載。此如冬官之文缺耳。或以爲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是在臨時應變。非可勒爲成書依而行之者。故秘而不宣。非也。周官所



載政事之顯然者耳。臨陣之幾。非書所能載。亦非體所宜載。雖諸職具存。亦不宜有此也。若有此。則宜見於主軍之大司馬。不宜散列羣職。以是知其爲缺也。聖人之政。豈有隱哉。

周禮膳夫酒正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後世有必不可行之勢。而行之且必有害者。蓋大宰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所以量入爲出。定爲灋式。使無奇服異味酣飲之失。則不會而猶會也。第不令膳夫酒正以羣有司而準灋以沮王及后世子耳。唐太宗興國之君。過信經義。詔令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馴致承乾驕奢過度。不終其德。後雖悔之不可及也。是猶公羊復讐之說。誤用於漢武之世。而征伐之禍。與王安石據國服取於民之說。神宗信之。而青苗之弊劇。皆不善灋古之前鑒也。

周禮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禮從其宜。周禮固不可強同於今。但六樂相配。亦非無其義。因思黃鍾子也。大呂丑也。子與丑合。故奏黃鍾則歌大呂。大蔟寅也。應鍾亥也。寅與亥合。故奏大蔟則歌應鍾。推而至於無射夾鍾。



莫不皆然。蓋月之斗建與日之躔度相配合之位也。賈公彥疏云。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言。其實歌奏通也。此語則似有訛。夫清濁同均者尚不可合用。豈有清濁不同均而可合用之理。蓋既云奏。則但奏其樂而不歌。既云歌。則始作樂以合人聲耳。奏與歌自必各爲一事。惟奏以黃鍾爲宮者。歌時則以大呂爲宮之樂配之。奏以大蔟爲宮者。歌時則以應鍾爲宮之樂配之。如此則無所謂礙難施行者矣。

周官總辨八條

周官晚出。東漢以後儒者多排擊。謂劉歆附益以佐莽。至宋

胡氏安國父子則直以爲歆所僞爲自程朱二子斷爲非聖人不能作其論始定而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十一者三代之中正也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征之出于市者惟廛布罰布耳其總布則民間賒買之所入也而廛人職絘布質布別增其二司市職曰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周官之瀆惟有斂有賒明矣所斂不售之貨惟民有祭祀喪紀然後得賒冠昏賓燕雖賒不聽也而泉府職則曰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夏秋二官敺疫禬蠱攻貍蠹去



妖鳥敺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牡橭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至于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則雖亂國汙吏不能布此爲悳令也軍刑之誓大史曰殺小史曰墨三軍之勝敗豈係于交兵之時曰淫刑以逞亦不至若是其不情也竊考漢史見歆與其黨頌莽之功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則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乃以是數者莜之莽之亂政則一一相符皆若爲之前兆必歆承莽意而增竄之非其舊也因覆按諸職之文削其爲與莽事相類者則皆理備而義完其辭氣亦前後相承無間五官之文明白精粹其事皆聖人道用天理盡精微道中庸俟諸百世而不惑者矣其說具詳本職俾尋覽者便焉

司空之篇亡自漢以後無異議晚宋元明諸儒乃分割五官以爲事典自朱子已辨陳氏傅良之誤謂行人宜屬秋官職方宜屬夏官而俞廷椿吳澄乃益鼓其無稽之臆說獨不思是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事也五官之中惟司徒司馬與司空聯事而各有專司不可以相代凡大役鄉師帥民徒而至而興事任力則有司空之辟焉鄉師不得



而與也古者大役卽用卒伍以軍灋部勒故大司馬與慮事而屬其植受其要然曰與慮事則主其事者惟司空明矣而今所謂司空之辟與事安在哉川澮溝洫之數遂人量人司險雖與議焉而司空之灋所以因山導川築防規堰要路道路以設關梁時式險易以傳衆力者諸官無有也王畿侯國之封疆都鄙之室數司徒司馬及其屬雖與議焉而司空之灋所以別郊關之遠近定四民之遊居相城邑之面勢立興作之程期者諸官無有也至於郊廟壇壝宮庭朝市官府次舍倉府廄庫司空之功作既成而後百官有事焉禮樂賓祭

之器軍旅農桑之具車旗服物之等司空之程式既定而後諸職稟承焉諸儒乃妄割五官以爲事典徒使五官之職事廢缺不完而於事典之實用槪乎其未有當也且散見於經者若鄉師所治之匠師儀禮大射之工人士梓人覲禮之嗇夫五官無列也則別有司空之職而今亡也決矣昔朱子於謂詩序宜遵者終不答蓋愳之深屏之力也故於諸說之謬悉槪置而不論云

注釋三禮康成鄭氏之功甚鉅而其過亦不細蓋王安石所以襲迹于新莽而禍宋者多依于鄭氏之說也康成注九賦



以爲口率出泉注門關市政以舉爲官沒其貨注國服爲之息曰貸以泉息以泉而安石剝民之政皆託是而爲之自康成之注王日一舉也辭不別白疏者以爲日舉大牢共百二十犧之醓醢安石因之有備物之說自康成以王后世子不會爲優尊者安石倡之而蔡京童貫王黼忞焉以速北宋之亡經義之不明其禍遂至于斯極可不懼哉夫口率出泉漢灋也周官無是也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而其職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圃牧工商虞衡嬪婦各貢其所有之物則農自九穀以外餘七職自所貢之物外別無所謂賦明矣沒民之貨而入於官漢之亂政也周官無是也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管子曰以時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則舉乃登諸冊籍之謂爾況質人所稽者書籍所考者度量淳制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登諸冊籍而不可謂沒其貨決矣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而計其贏餘以收息者莽之亂政也周官本有賒而無貸康成不能辨而謂貸泉出息一以國廛郊野受田之地爲差是爲國服以誣聖濵傳莽事而啟安石之愚迷不亦悖乎至于王日一舉舉少牢耳醓醢六十犧朔月月半共之以爲旬有五日之用者耳



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之爲恒食明矣若恒食日舉大牢則朔月月半之大食何以加焉王后之膳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以具於大宰羞服之式者品數有常無所用其會耳非縱其欲而不爲之限度也至于世子服不敢備則服會飲無常期則飲會膳無加獻則禽會以其有無多少疏數惟王所命而無常式故也其與王后同者惟朝夕恒膳品味有常故無所用其會耳然如此類者在鄭氏賈氏則訓釋之疏而在安石則心術隱微之病也安石雖于道未有聞焉而於文則嫺矣其言祁寒暑雨民猶怨咨也舍先王愚

闢民艱之義而謂民怨不足恤以惑主聽而閉民言則其假
周官與注疏之說乃明知其非而借之以售其術耳是亦不
可以無辨也
周官詳於關市山澤之政世儒以爲疑蓋習見莽歆安石狡
民禍世之酷而不知周公運用天理所以開富教之源以正
人心而厚禮俗蓋以是爲根柢也自市政廢而貨之無當於
民用者十四三其作之也以時力是奪民功也其成之也以
百材是暴天物也其用之也滋淫侈是敗民德也自山澤不
掌於官然後愚民非時妄取不俟其成而竭用之然後盜竊



公行有司置而不問由是山彌望而皆童陂塘少遠於宅舍
卽任其淤墊耗者多而物生之源盡竭能無匱乎況乎商賈
罷難致之貨豪民擅山澤之利力過吏勢享埒侯王有司因
此以營護胥吏因此以作姦工非淫巧而不贏農遇豐穰而
常餒人心日競於奇邪禮俗日趨於衰惡皆職此之由也周
官之立市政也聯門關以譏不物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
使亡靡者使微卽是四者而所以消游惰備天災厚民俗者
備矣而且治質劑辨名實屬遊飲食者有禁貲而過市者有
罰而以息詐僞防黠嫚殺禮施者周矣凡此者皆所以養民

教民而上則一無所利之也於門征商之貨則不征其廛於
關市征賈之廛則不征其貨而門關之財則以養死政者之
老與其孤市之征布則以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則皆
以利商賈利萬民而上何所利哉周官之掌山林川澤也官
爲厲禁時舍而巡之犯禁者有誅竊木者有刑罰所以禁耗
敗也斬材之期日官令之財物官頒之所以息爭端也然守
之者官而用之者民雖骨物羽翮草貢葛材之微猶以當山
農澤農之賦而萬民之斬材與受澤物之頒者毫末無取焉
聖人之心豈不昭昭然若揭日月哉至於門關市肆所以不



能無征者蓋以九賦任萬民有職則有貢無緣偏厚於商賈
且懼所得過贏而民爭逐末耳如少有利之之心則山澤之
利豈特十百於關市之征哉聖人忠於利民而盡萬物之理
者後儒宜詳考經文深思其義而毋輕騁臆說也
周官刑典有束矢鈞金之入有盟詛地牲之共世儒多以爲
疑不知理與勢時有所窮匪是則所以怵姦欺靖關辯者猶
未備也所疑於鈞金束矢者不過曰若是則貧民無所赴訴
耳夫周官之灋自鄉遂公邑都家以及門關市肆凡訟獄皆
其地有司聽之又設肺石以達窮獨老幼豈慮其無所赴訴

乎其造於大司寇而求伸者必事久變生如書所稱單辭記
所謂有旨無簡者耳故曰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則
所禁乃兩造兩劑之不具者明矣入矢以明直入金以示信
非徒使之垂失負也古者議事以制而刑故無小故辯瀆而
不信則刑之藏而不信則刑之垂與之要而非直非信則
罪必有加焉所以使之內自愧而中止義不克而私服也若
兩造兩劑之具備則有地治者聽決而立解散之矣若有地
治者聽決不足以服其心則當赴愬於聽治之士其進以旬
月正爲此也使職聽者而有枉橈則司寇親聽於外朝羣士



司刑皆在獄訟者皆得自言其情何爲復設入束矢鈞金然
後聽之之瀆哉至於按之而不得其迹聽之而不得其情不
得已而使之詛盟又所以盡五聽之變也臨之以鬼神則其
視聽辭色必將有變焉致其地域之衆庶使共其牲衆爲之
勤而各有出焉則或有知其事而相証者即此事無徵而播
其變詐於地域之人他日將不相保受亦姦人所不利也蓋
惟聖人智周萬物故能極情僞之變而以濟理瀆之窮是以
易彖金矢詩言三物虞夏之前已有詛盟而乃以是妄議周
公之瀆哉

魏氏了翁在宋儒爲明於周官之學嘗論兵賦謂司馬灋乃
齊穰苴之書而康成以證周官果若所云則井田爲厲民之
政夫穰苴所述果成周丘乘之政與否今無可考而以甸出
長轂一乘爲厲民是未講於成周之兵賦也蓋魏氏生南宋
之衰習見夫民生之苦病百物之凋殘以爲既用其身以備
戰守復責其財以共車甲馬牛兵器民何以堪不知以秦漢
之後較之三代以前材物貲産之在官在民國事家財之所
存所費皆異勢而殊形非通計而實知其分數則贏絀之情
不可得而見也蓋自井田既廢環海之中十九皆隸農耳耕



者無田而有田者不耕耕者倍貸以其牛種育妻孥而不耕
者坐收其歲入之半故耕者窮不耕者以其半而出租賦給
踐更百役有司多求以困之故自貴人富商而外不耕者亦
窮若夫成周之世則助耕公田之外百畝所入絲粟皆民有
也公旬三日之外暇日皆民所自營也四丘之衆約數百家
賦兵之始家出歲入之十一而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應時而
立具矣自是以往歲時繕完視始作之費多不過三之一況
古者公家無禁利材木取諸山澤絲枲成於婦功所費民財
不過金鐵皮革膠漆及工事之齎耳豈若後世百物財用非

出泉布以求之於市肆而必不可致哉。至于馬牛之畜。以供任載。以糞田疇。又農事所必需而時出之以爲糞田之用者也。魏氏之學。尚爲求濟於實用者。而爲說之鹵莽若此。以是知聖人運用天理。以濟民物之道。不獨非其人不能行。亦非其人不能知也。

歐陽氏修謂周公設官太多。王畿之內計十四萬有奇。攻周官者多據此以爲不可易。夫五官之屬。其數具在。本自無多。修所計者乃鄉遂小吏閭胥鄰長之類耳。不知成周之治。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至於刑措者。皆恃比閭



族黨州鄉之灋以爲之樞紐也。蓋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二十五家之長。黨正族師相監之吏。即其鄉之人也。歲時月吉所布之德。即其民之家事也。以徵財賦。則催科不擾。以起徒役。則呼召立通。以相保受。則姦宄難容。以掌撻罰。則禁令難犯。以聽獄訟。則欺詐立明。以詰盜賊。則追胥相比。其用意尤深遠者。以修農功。則民可移用。以救天期地澤之灾。而土無遺利。以興賢能。則與衆共之。以考德行道藝之實。而士無匿情。以教禮俗。則恩義可以日深。以治兵守。則急難可以相死。昔朱子讀地官司徒之篇而歎成周盛時。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役。只爲一事。其所以能聯爲一事者。則比閭族黨州鄉之灋也。若修所病於設官之多。不過謂無祿以給之耳。是未察於古之田祿與後世異。而鄉遂羣士之爵與祿。又與王朝之士異。蓋古有不命之士。有無田之士。閭胥比長。皆耦耕之民也。以其材力少優。故進其爵等以率其曹伍。雖曰中士下士。不過如秦漢以還之民爵耳。必至族師以上。所轄稍衆。其事較緊。不能躬耕於隴畝。然後倍授之田。俾任餘夫傭間民以代耕。又其上則再倍焉。惟州長遂大夫。然後取於所在公田之入以祿之耳。何休述井田之



灋曰。凡邑中戶八十。則有父老。有里正。皆倍受田。雖所述或衰周之變灋。而循數推理。則成周鄉遂公邑都家之吏祿。大畧視此矣。夫王畿之內。提封千里。城郭涂巷。三分去一。而外授田六百六十萬井。雖閭胥之屬盡益以田。不足爲廣。而况斷自族師以上哉。自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廢。官與民不相習。而灋不足以勝姦。百事之無統紀。皆由於此。俗不能究其本源。而轉以周公之灋爲疑。多見其昧于治體矣。

馬氏端臨有言。賒貸者（周官有賒而無貸辨見泉府職宜易爲斂賒）三代之時。非特周公之聖可行。雖中材能行之。三代以下。非特王莽之矯

詐安石之執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行以封建變而爲郡縣吏治民情與古懸隔故耳豈惟賒貸哉凡事之委曲繁密者皆然一歲之中州長讀灋者三黨正五族師十有二閭胥則凡聚衆庶皆讀焉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以及車輦六畜兵器旗物小司徒稽之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閭師掌之族師校之閭胥數之耕耨有趨女功有稽千里之內一事之失宜一民之不率舉可知也由斯道也則上下清明衣食可殖禮俗可興然惟古之時治不出于州黨族閭掌地治者卽其鄉之民而無有吏胥徒則可耳後世行此則呼集奔趨



家至戶籍胥役倚灋以相虐殘而民不得安其居宿其業矣遠行必有節傳近徙必有節授無節傳則不達無節授則圜土納之由斯道也則盜賊無所隱逋逃無所之然惟古之時民皆土著遠行者惟國使及商旅近徙者不出其鄉斯可耳後世行此則門關塞閡廬宿莫容行旅怨咨官徒騷驟而日不暇給矣山澤之農卽徵其齒角骨物羽翮絺綌葛材草貢以當邦賦之政令由斯道也則可以寬民力可以阜民財然惟王畿千里四面輻輳計日可達且所徵皆輕細之物斯可耳漢武易之以平準均輸百物皆徵轉運萬里計民所費不啻賦加十五黎民重困其明驗也夫周官之灋委曲繁密皆聖人忠於利民之心因時體物而無微不達者也管夷吾治齊一變爲簡節疎目而有識者以爲得周官之遺意世儒不通時變乃務舉鎖細之灋以議周官皆所謂道聽而塗說耳

周官精義目錄

天官

大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歔人　鼈人　腊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冪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小臣　閽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周官精義卷二

潁川　連斗山叔度編次

周官

集注曰。周家六官。取象天地四時。冢宰曰天官。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也。司徒曰地官。以其安擾萬民。猶地之載養萬物也。禮文繁縟。象春發生。故宗伯曰春官。兵威震赫。象夏長盛。故司馬曰夏官。刑罰嚴厲。象秋肅殺。故司寇曰秋官。奠民攸居。象冬斂藏。故司空曰冬官。

天官冢宰上

惟王建國。辨彼勉切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註】此言周王之建立邦國也。辨方考日景以別四方。正位審面勢以正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也。體猶分。分營國中以爲宮寢門除。如人之有體。經猶畫。劃野外以爲鄉遂溝洫。如織之有經。設官者。設爲天地四時之官。分職者。分爲治教禮政刑事之職。皆所以安民生。定民志。而使遵王之道。故曰以爲民極也。

【總論】鄭氏伯謙曰。周公之序六典也。每篇冠之以此。凡此皆所以習民于尊卑等殺階級之中。消其亡等僭上之心。而寓其化導整齊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志慮不易。視聽純一。無往而非爲民極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輯註】天官象天所立之官。冢宰大宰也。邦治王者之治。均平也。使上下尊卑貧富遠邇各得其平也。

【總論】御案曰。冢宰統六官。猶仁統四德。其職無所不統。而大

綱有三。一曰養君德。則自後宮宿衛。以及起居服食之節。無不與聞。所以保護王躬。而納之于道。以爲出治之本也。一曰詔廢置。政治之要。唯在于舉賢黜不肖。羣吏則專之。卿貳則以詔王。而廢置之。所以使野無遺賢。官無僨事也。一曰制國用。綜其入出豐凶之數。而權衡之。所以使民有常供。財不濫費。公私充實。而有備。內外謹飭。而無邪也。以是求之。則冢宰所帥諸屬。皆可得而推矣。

通論 葉氏時曰。六卿分配天地四時。而冢宰以天官名。司徒敷教。地官之職也。而典則曰天敘。秩宗典禮。春官之職也。而曰天秩。五服五章。司服典命之職也。而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司寇之職也。而曰天討有罪。一則曰亮天工。二則曰代天工。蓋以無非奉若天道耳。陳氏傅良曰。古之用人無他途。自公卿大夫子弟皆養于學宮。或備宿衛以考其德行而升進之。自鄉遂都鄙侯國凡占名數而爲民者。亦考察于鄉里。擇其秀異者。簡級而升之。故受命爲士。其次者則任以府史之職。與胥徒之事。王氏昭禹曰。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號令則置胥徒。有市價之事則置賈。

餘論 范氏祖禹曰。古者唯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是以治出于一。政有所統。後世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于己。以爲政在于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得以苟容。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治直吏切下同）邦國。

輯注 大宰治官之長。職則所主之事也。六典治教禮政刑事之書。大宰合而建之。以輔王爲治也。



總論 御案曰。全部周官皆遵此。雖有聖人。徒善不足以爲政。故六官百職。無不守其灋以承其事。而大宰特挈其綱焉。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日脊切）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起一切）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輯注 治典。天官之典。經大綱也。治猶理也。紀節目也。教典地官之典。安寧謐也。教訓迪也。擾馴習也。禮典春官之典。和順適也。統宰制也。諧調合也。政典夏官之典。平戡定也。正謹飭也。均齊等也。刑典秋官之典。詰禁示也。刑罰灋也。糾察也。事典冬官之典。富猶足也。任猶使也。生猶養也。

餘論 呂氏祖謙曰。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爲天下始于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討伐行焉。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辟此則有司之灋在焉。故五曰邦刑。至體國經野。興事造業。以基五官之職事。則六曰邦事終焉。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上下相維。內外交應。天下雖廣。無一不相聯絡矣。

以八灋（灋古法字後俱同）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訂注】百官所居曰府八灋以治在朝之官府官屬六官之屬
舉者舉而行之也官職六官之職辨者各有司存也官
聯者通職以連事會合也官常者百官之常職聽察
也官成謂所事之定體經者欲其守以爲常也官灋謂諸
職之大灋正者欲其不入于姦也官刑謂官中之刑糾以
察其善惡也官計謂小宰之六計弊以斷其誅賞也曰官
治主于褒其人曰邦治主于舉其事蓋官府者治之所出
出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故六典而外八灋爲先焉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訂注】則亦灋也都鄙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食之采邑馭
猶馭馬之在馭治分于外權操于內也馭其神使典祀無
敢違馭其官轄都使有章無敢亂馭其吏謂都所以別惡
馭其士位謂祿所以勸賢也馭其用欲其知節馭其民欲其
同風也馭其威欲其遠罪馭其衆欲其
協民也凡此皆所以敺之使入于善也

【總論】王氏安石曰典祀弗舉淫祀無禁非所以馭其神也上
不知所制下不知所守非所以馭其官也治不時考政
不歲會非所以馭其吏也祿不論功位不議行非所以馭
其士也征求無藝費出無節非所以馭其用也人自爲禮
家自爲俗非所以馭其民也刑以幸免賞以苟得非所
以馭其威也施舍不均征調無灋非所以馭其衆也

以八柄（必映切）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下孟切）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訂注】八柄皆天子之所執非人臣所得預故告之于王以馭
羣臣也以德詔爵所以貴之也以功詔祿所以富之也
子在宥赦之外是幸與也置在有位之列是褒行也當死
而使其生故曰福無功而奪其田邑曰貧有大罪則廢棄
之有小過則誅責之此八者皆
所以駕馭羣臣敺之于善也

【總論】御案曰爵祿廢置生殺予奪聖人制灋皆天理之當然
也然以天下之大柄而操于一人非上聖至仁豈能一一
各應其則自非公正無私能好能惡之相臣隨事隨時竭
誠盡慮以告其君鮮不牽于私意蔽于僉壬而冥行倒置
者漢唐以下非無勵精求治欲謹其操柄之賢君而不能
比隆于三代以詔之者無伊傅周召之相臣耳此振古治
道升降之分界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補注】統者合于上而系屬于下也親親睦九族敬故重故舊
也進賢用有德使能用有才也保庸安有功尊貴崇有
爵也達吏舉下位
禮賓尚朝聘也

【總論】御案曰親親則民興仁敬故則民存厚進賢則民興行
使能則民勸功保庸則民知德不可背尊貴則民知等不
可踰達吏則民知見善必揚禮賓則民知偶居相敬　又
曰馭羣臣猶有廢賞刑威之灋馭萬民不過以忠厚禮讓
爲先且一一實體于王躬而不專以布教敷言求喻于衆

志蓋民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苟非至誠勤惻以善養人而別求所以馭之之道鮮有喻諸民而服從其教令者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先王顧畏于民碞唯務正其本統以漸摩而陰化之然是八者亦非上聖至仁未能自然而各盡其道故並使冢宰隨時隨事而詔王焉

劉氏曰詩棠棣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棫樸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采薇遣吏也鹿鳴禮賓也

【案】蔡氏寅曰馭羣臣者操其權故曰柄馭萬民者舉其綱故曰統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音古)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音洗)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illegible] 職業也以九者職業任使萬民也三農山澤平地之農園圃都邑郊關種果蓏之地虞衡掌山澤川林之官藪牧草澤牧養之區致以力爲飭易其形爲化八材者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行貨曰商居貨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阜通者聚之使盈遷此就彼也嬪有夫者婦有姑者絲枲已績者枲麻之未績者化治謂化絲治爲帛化枲治爲布也臣妾男女爲人役之名聚斂疏材使之取之以共食用也閒民無專職之人轉移執事隨時傭賃以爲人用也此九者養生則無一物之可缺治生則無一夫之可怠先王于民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游民而天下

所以富一世也

[illegible] 御案曰九職任民生之爲之之道細大無遺貨惡其棄于地力惡其不出于己如是以任之是以貨有不匱之原人無游惰之習也

[illegible] 御案曰天之生人無少壯男女有是身則有所居之分位有是分位則有所治之事業故名曰職盈天地之間有一無職之人有一人不守其職之人則有國有家者必陰受其病故王公身任天職必使萬民咸九職無以託其身而君臣相與盡志於治教禮政刑事以董正之而使無廢職焉　又曰或以周官理財過于詳密不知財之盈絀係



天下安危財之源在于生之爲之而不可一聽于民財之流在于食之用之而不可一委于吏觀九職之任民至于聚斂疏材遂師之巡稼穡而救時事至于移用其民鄰長之趨耕耨并稽女功所以導民于生之爲之者視民之自謀而尤悉矣失財用物考于宰夫振掌事者之餘財歸于職幣宮中之稍食宮正均之周廬之月秩宮伯制之所以察吏而防食用之浮冒者周矣禮俗之則頒于冢宰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辨于小司徒所以防民僭財而謹食用

之靡耗者備矣是乃生財之大道所以天災不能困而民患無出興也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當作稍所教切）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訂註】上取于下曰賦財泉穀賄布帛也以九賦繼九職任之而後可以斂之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在百里之內者邦甸去國二百里蓋六遂之餘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家稍去國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邑在焉（下音）縣邑在焉邦縣去國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采邑在焉邦都去國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采邑在焉關司關市司市山山林澤水澤幣餘用度之餘復歸于國者自邦中以至邦都即載師任土之灋皆以時而徵其賦關市山澤則在田賦之外幣



餘雖故有然既出之而復入之故亦稱賦焉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呼報切）用之式

【訂註】式謂用財之節度均節之使無有餘不足之患也祭祀有大小禮節有隆殺國君來朝曰賓大夫來聘曰客其位有尊卑禮亦有差等也喪有賻賵含襚之禮荒有散財施惠之禮羞王之飲食服王之裳衣百工之事王之器用也幣帛以賜賓客芻秣以飼牛馬匪頒者分賜于臣工好用者因好而有用也總計歲所入之賦所出之費以四分為率用其三而存其一三十年則有十年之儲國有故不至加賦以病民民有水旱之災又得以蠲賦所以養王仁心助成恭儉之德而禁奢侈于未萌也

【總論】約案曰大府九賦各有所待用之多少必與賦相稱所以節之也職內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所以均之也用三餘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尤均節之大者九式無算旅畜甲出邱甸無養兵之費有事則遣人致道路之委積出疆則侯國共其資糧此古者所以薄取于民而財不匱也

【通論】周禮書華曰財用共于有司而式灋須于大宰是以人王不敢違式灋而過取有司亦不敢違式灋而過共人主雖有私心以式灋而克雖有侈心以式灋而消國用裕而民力紓論道經邦此尤其重大者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訂註】下供上曰貢致者言非上取之而自致之也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絲枲之屬器貢石磬丹漆之屬幣貢玉馬皮帛之屬材貢栝柏篠簜之屬貨貢金玉龜貝之屬服貢玄纁絺纊之屬斿貢羽毛之屬物貢魚鹽橘柚之屬九貢所列非用物不致所以不貴異物賤用物也

【通論】集註曰先王授民以田則責之賦授諸侯以國則責之貢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知兩切）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輯注】兩猶耦也繫猶聯也立灋于此使萬民相合耦而聯綴不散也牧養也分田有養是以地得民也藪[illegible]

又近[illegible]

爵尊民敬。是以貴得民也。師德成行尊。民所長者。是以賢

得民也。儒道明藝習。民所敬信。是以道得民也。宗子為宗

大宗收族。故以族得民。大夫稱主。采邑逮下。故以利得民。

吏鄉邑之長。耳目最近。是為以治得民。友同井之屬。彼此

相倚。是為以任得民。數財物所聚之地。與民共之。是以富

得民

也。

【論】王氏曰。民心無常。難合易暌。惟有以繫其身。又有

以繫其心。然後相安相養。相親相遜。雖有變故之死靡

他。後世九兩既廢。人心亦離。匹夫匹婦不獲所求。而

有樂郊樂國之思。曾子所謂上失其道而民散也。

張子曰。管攝天下之人心。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明世

【論】族與宗法。宗法立。則人知統繫所自來。而思義立。王

氏昭禹曰。學校之友。相任以道。則以道而

相得。鄉井之友。相任以事。則以事而相得。

【總論】以上十章。其要有三。八法八則八柄。馭臣之大權。八統

九職九兩。安民之大法。九貢九賦九式。理財之重事。而



六典則象之。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音懸）治象之灋于象魏。

使萬民觀治象。挾（同浹。子協切）日而斂之。

【注】正月。建子之月。吉。朔日也。始和者。先王通變宜民。謂制

于是為始也。大宰以此日布治于天下。又書而縣于象

魏。[illegible]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所以重

治灋。新王事也。十日為浹。旬浹旬而後收者。使遠者得徧

觀也。

【纂】御案曰。大宰職不條列所以治邦國者。以六典以下天

子所以治諸侯。與諸侯所以自治其臣民者。皆具于是矣。

布治于邦國。即以典灋則柄統職式貢所須之。所損益者

蓋無幾也。

乃施（如字。下同）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古銜切）。設其參（七南切）。

傅（音附）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知兩切）。立

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

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

【注】此言封建灋也。施者與則灋各有其籍。畀所治之人使

推行之也。牧。公侯伯子男守土以牧民者。監。方伯連帥

相監臨者。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殷衆謂上中下士。輔謂

庶人在官者。如府史胥徒之類。其歲有所封之國則施焉。

施則于都鄙者。乃畿內授采灋也。長謂卿大夫王子弟食

采邑者。兩謂兩卿。伍亦大夫。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

受地視伯。其設官亦與外諸侯等。比年亦因和而施之也。

施灋于官府者。乃朝廷置官灋也。正謂六卿之長。貳謂六

卿之佐。考。成也。佐成事者也。大宰總統六官。

而所施之灋已則先焉。所謂天工人代也。

【總論】集解曰。天下之大。盡于邦國都鄙。而任邦國都鄙之事

者。盡于官府。太宰于歲首月施其典灋則焉。此所以環

海內外。共

禀王章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

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注】大凡為治之道。六典本以治邦國。八則本以治都鄙。八

灋本以治官府。八成本以治萬民。禮本以擯賓客。待謂

灋具于此。待事

至而應之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

日。遂戒。及執事。眡（音視）滌（亭歷切）濯（直覺切）。及納亨（普庚切。音烹）。贊王牲事。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輯注 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illegible]也百官謂與祭者誓者警之以言戒者飭之以事具者犧牲醴齊之品條者掃除糞酒之事前期十日者謂散齊七日致齋三日之前一日戒百官也此執事乃初為祭事之前一夕眡滌濯者大宰親視濯溉祭器也納亨者納牲告殺乃授烹人也贊牲事者王親迎牲射牲制牲大宰剪其毛而贊之也玉幣以禮神爵以獻神大宰執以從王至而授之所以贊之也祀大神祇謂天地享先王謂衆禘嘗別言贊玉几玉爵者明天地不用從其質也

補論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



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輯注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玉幣玉獻皆諸侯所貢之物也玉几王見諸侯所依者玉爵諸侯酢王所執者大喪天子之喪贈玉既窆用以送先王含玉將斂用以為口實大事謂祀與戎戒飭百官必有教令數者皆天子主之而大宰助之也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四方之聽朝王巡守在外之朝王眡之則佐王平斷者邦與四方之小事則大宰均事之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古外切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輯注 歲終周之季冬也正其治百官各正其所職之事受其會大宰受其歲計之書聽其致事聽其所已為之事以其告于王廢退其不職置使任其事也三歲大比則總計其狀而誅賞之不徒廢置之而已

總論 魏氏校曰六典而下建立治道紀綱也正月之吉帥百工興事也歲終省其成也詔贊王承天施也

小宰中大夫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輯注 小宰大宰之貳也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政令即宮正宮伯所掌者是也糾禁已發則糾斷之未發則禁飭之也大宰以典灋則總治體小宰則察其奉行之實大宰以貢賦式制國用小宰則察其均節之宜故曰貳也



通論 葉氏時曰小宰貳大宰首王宮之刑禁蓋侍從僕御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蠱惑君上而生心害政故宮刑雖以為王宮之禁而實格君心之非湯制官刑儆于有位三風十愆備及于宮室之隱微伊尹引以為訓而繼之曰嗣王祇厥身念哉正此義也

通論 鄭氏曰小宰之宮刑所以齊其家宰夫之制變所以治其國然後大宰之邦典始可以治天下蓋政教風俗先自王宮始故司寇無宮刑而小宰專掌之也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古外切六曰以敘聽其情

輯注 敘秩次也朝廷莫如爵故正位為先王視朝則聽治故進治次之事不貳則治無功故作事次之事有繁簡則

食有豐黃故側食次之事成則有要會當受其會事未安則有所關白當聽其情六者並以敘正之斯無爭先越次而有不肅之患矣

通論 鄭氏伯謙曰考之諸官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以官府之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則有胥以治敘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歲終必均其敘內史以八枋之灋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敘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下而里宰合偶于鋤亦行其秩敘遂治衆必有敘乃不紊亂故小宰以六敘正羣吏爲先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輯注 六官之長各有所屬然後邦治可舉也六十舉成數也大事從其長則大臣之體尊小事得專決則羣臣之職盡不然卑者或從而敗事尊者反縈而無功矣

通論 鄭氏康成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王氏昭禹曰唐虞之世其事簡故建官惟百夏商事漸繁故倍之至周則禮樂政刑灋制大備故增爲三百六十不如是則事不舉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欺一切吉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輯注 六官各有其職故邦治得以分辨小宰所辨之六職即大宰所建之六典六職所謂節財用懷賓客事鬼神聚百物除盜賊生百物皆六典之所該故于典畧之而職則詳焉不言官府者以六職本官府之職也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輯注 聯事會合而成事也祭祀謂郊禘賓客謂諸侯喪謂國喪荒謂年凶軍旅謂征伐田役謂田獵力役斂者賦民之財弛者寬民之力六事皆互相聯合而後事克舉即小事亦必然也



綜論 御案曰朝廷之有官猶人身之有百體臂動而指隨股行而踵舉右有所事左必繼之耳有所聞目亦注之運動屈伸不假指揮而無不如意則官聯之謂也

通論 葉氏時曰先王以六職辨邦治則事權不混以六聯合邦治則衆力以相傳而成所以內外相維大小相統而無曠瘝也又曰周官聯六事之意不特六職也在鄉則比閭族黨州爲聯在遂則鄰里酇鄙縣爲聯司徒之安民曰聯兄弟聯師儒朋友惟聯而後骨理相脈絡相通而合天下爲一家之氣象可見矣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政音征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側責切債以傅別彼列切

五日聽祿位以禮命。六日聽取予以書契。七日聽賣買以質劑。音八日聽出入以要會。古外切後凡不音者並同

【集注】八成者，八事之成法，如經之不可易，民有訟者，以此成聽斷之，是經之也。征謂征其賦，役謂役其徒，二者以此比居之籍聽之也。師以用衆，田以備衆，二者以簡稽之冊書聽之也。在鄉為閭，在遂為里，二者以版圖之券聽之也。稱謂稱貸，債謂債負，二者以傅別之文聽之也。祿有多寡，位有前後，二者以禮命之文聽之也。官有所予，民有所取，二者以書契之文聽之也。此有所賣，彼有所買，二者以質劑之約聽之也。官給為出，民輸為入，二者以要會之簿書聽之也。號餘八成皆文書，比居簡稽版圖禮命要會文書之用于公者，傅別質劑文書之用于私者，書契則公私皆用之。



【集說】葉氏時曰：聖人起教于微渺而防患于未然，是以有書以載其法，有法以待其事，事來而應之以法，訟起而正之以書，所謂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也。王氏昭禹曰：民生而有欲，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分界度量，則不能無爭。先王懼其有爭端也，先為之法以防之，有犯者以此治焉，則情僞明，是非審，奸者無所肆其巧，愚者不至受其欺，易訟卦所以曰君子以作事謀始也。

以聽黃氏曰衍文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集注】聽，平治。弊，斷也。善，仁厚；能，敏給；敬，謂位不懈；正，謂行不陂；法，謂法不阿；為法明察不惑；為辨，六者皆以廉為本，貪則餘不足觀矣。

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當作供音恭後倣此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集注】法謂法式，戒其謂飭其事，所當治與物所當供者，財用施舍治訟，其事煩，非小宰所能偏，故令百官共治聽之。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音遂幣玉之事。

【集說】大宰所贊者，惟祀五帝與大神元享先王之玉幣爵，及贊不同于大宰也。祼謂將送也，謂王酌鬱鬯以獻尸也。贊祼者，乃朝享既畢，王待諸侯之禮。受爵謂諸侯酢王之爵，受幣謂廟中行三享時之幣。凡此皆小宰贊王也。喪荒謂王國。口實曰含，衣服曰襚，幣玉所以禮神，皆諸侯所賻委之禮，乃小宰所專受也。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同恭，則國有大刑。



【集注】小宰主一月之計，于每月之終，使官府以其尊卑之敘，致其簿書之要，以助大宰歲計之會；于一歲之終，使群吏盡致其一年之功狀，以待大宰之考。正歲，謂每歲之首，大宰斟酌一年之治象，懸于天官之府，小宰則帥所屬以觀之，振木鐸以警之，既退，徇以宮中之刑，懸禁于王宮，使治事于王宮者共喻焉。蓋宮禁尤嚴，小宰之所專掌也。而日以下，皆所徇所禁之詞，憲亦懸意。

【御論】御案曰：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小宰皆執其貳，以佐冢宰，而八柄八統九職九兩不與焉，所專掌則邦之

宮刑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之灋也蓋八柄八統九職九兩所以持教政之樞紐盡萬物之性命正天下之統紀乃天子之事而冢宰贊焉者也邦之宮刑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七事之灋則冢宰所統而未暇詳焉者也以小宰而上參四者則體不順以冢宰而下與八者則日有不暇給矣

【師說】毛氏應龍曰建子之月謂之正月所以明一代時之正建寅之月謂之正歲所以明天運時序之正鄉大夫職州長職皆先言正月次言歲終末言正歲觀此三節可知正月即周以十一月為歲首之月也歲終即豳詩以十二月為將改歲之月也歲終下即繼以正歲則謂夏建寅之月明矣



# 周官精義卷三

潁川　連斗山叔度編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 天官冢宰下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注疏】治朝在路門外天子眂朝宰夫則掌其灋蓋朝廷之上首重者威儀故尊卑之位雖掌于司士而體貌之節宰夫又從而糾正之四方賓客朝聘者天子必有令諸臣受命來報者謂之復下民據情入告者謂之逆三者皆羣吏之所有事也宰夫于未事之先叙列其治以待之斯臨事無失誤之咎矣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才浪切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注疏】徵召其人令使承其事也王有徵召命令于百官府宰夫則辨別于八職以分屬其人也正六官之長即大宰職所謂建其正者也要謂事之綱領師六官之貳[illegible]日即大宰職所謂立其貳者也凡謂事之約畧司加試以下即大宰職所謂設其考者也目謂事之科條旅兼上中下士即大宰職所謂陳其殷者也數謂事之多寡府主苦藏者史起文書草者胥為什伯之長徒供奔走之役皆大宰職所謂置其輔者也契以為質則庫藏無侵冒之弊書以記事則政治無載筆之煩事有次叙之先後政有使令之緩急以官叙治之則不紊以官令徵之則不怠

掌治灋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

財用物辟（弼辟切）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illegible]丈切）財善物者，賞之。

【訓注】宰夫是勾考之官。故以治灋考百官及大都小都家邑。治功善惡也。冢宰治國用。故宰夫乘（繩）計財用以核其實。因以課吏治焉。失財謂貨賄。失物謂器物。失用謂濫用。辟名謂以空文作實。在所用無乏爲足用。所用有餘爲長財。物無虧損爲善物。誅賞者，所謂大宰出灋以治之。小宰守灋以逆之。宰夫循灋以考之也。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

【纂注】戒謂飭其事。具謂脩其物。薦謂脯醢。羞謂庶羞。凡此宰夫皆以一成之式灋掌之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音潮）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子賜切，後同）膳獻飲食（音嗣）賓賜之飧（音孫）牽，與其陳數。



【輯注】凡禮事，即小宰職之七事。其具小宰已以灋掌之。宰夫又贊而校次之。使知善惡是否也。待賓客有牢禮之灋。大行人職之。宰夫亦掌之。牢禮者，牛羊豕三牲爲一牢。委積米薪。膳獻禽羞俶獻。飲食宴享也。賓賜謂有司所賓天子所賜。飧牢夕食與生牲也。陳數謂以爵之尊卑爲牢禮所陳之多寡也。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輯注】弔事，弔諸侯諸臣之事。幣所用之賻。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輯注】大喪，王及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謂士。旅謂下士。官有司，公士之有事于喪家者。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輯注】歲會月要日成，皆令羣吏自定之，以考其治。其有違令失期者，告于冢宰而責之。正歲月吉，則以成灋警戒于王宮，使各脩厥職。其有功業而能德行而長者，則必書以告于大小宰。示不敢壅也。

【論】魏氏校曰，攷課之灋，大宰提其綱，故以歲會核其大者。小宰挈其紀，故以月要核其次者。宰夫兼理其目，故以日成核其小者。而吏之賢否無可匿矣。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輯注】宮正，宮中宿衛官之長。凡宮中戒其怠忽，令其有爲，糾其緩散，禁其匆爲者，皆宮正掌之。比，校也。宮中官府皆官及公卿王族之子弟。次，部署之廬。舍，退息之處。版，其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也。柝，夜行所擊之物。比，校直宿之衆，恐其懈離也。有故謂非常。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下孟切），幾（同譏）其出入，均其稍（所教切，下同）食，去（起吕切）其淫怠與其奇（音基）衺（同邪）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輯注】時禁者，分別外人內人而禁其非時出入也。稽功緒，謂計其有爲者。糾德行，謂糾其有守者。譏出入，察宿衛之

往來。均稍食。平在宮之廩餼。去浩怠與奇衺之民。則宮中吏之家人也。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而教之以道藝。使左右近習。人皆知乎學問也。月終則會其功過。以授于小宰。歲終則會其吏職。以聽于大宰焉。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注】大事謂祀與戎。使居其處待所爲。火星以春出以秋入。故因天時以爲戒。王有出入。昏早必需燭。則隸僕爲興而宮正執之焉。廬倚廬。舍堊室。親貴居倚廬。疏賤居堊室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宿衛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不正。無以謹薰習。故先王擇人以爲宮正。而嚴其制。則在宮中者無非公忠之士。而非僻之心無自而啟。姦宄之變無自而作。賈氏公彥曰。序官之還。不以尊卑爲先後。而以緩急爲次序。故宮正以士官在前。內宰等大夫官在後。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注】伯長也。宮伯宮正之貳。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及公卿大夫之庶子。凡在王宮之版籍者。宮伯皆得掌之也。掌其政令。使更番輪值之有常。行其秩敘。使資格歲月之有等。作其徒役。使從巡奔走之不倦也。次乃宿衛之所。舍乃休沐之地。八者王宮之四角與四中也。授之職事。則衛士應有之職事也。大事謂戎寇。作起也。均秩者均其祿之多寡。均敘者均其位之等級。頒衣裘。夏有衣。冬有裘。掌誅賞。懲有罪。勸有賞也。

【總論】王氏安石曰。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安危一體。休戚一心。上下親而內外察也。

【餘論】呂氏祖謙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承弼之益。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秦漢階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賜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復古者當深釋也。　王氏昭禹曰。國子在學則隸于大司樂。在宮則隸于宮伯。在軍則隸于諸子。

膳（市演切）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王之食（音嗣下同）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音齋）則不舉。（原本日三鄭氏王氏訂正）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側八切）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注】膳夫食官之長。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王至尊而后配王。世子爲天下本。故兼養之。進食于王曰饋。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也。物謂牢鼎之實。俎謂薦鼎之具。授祭于王。不忘本也。先嘗乃食。防有毒也。卒食徹造。歸故所也。天地災謂日月薄食。山川崩竭。大故謂寇與戎。凡此皆不舉。示變常也。

【總論】御案曰。王食必侑以樂者。蓋和聲則心億而氣行也。遇變而不舉。又所以使王惕然于天時人事。而哀樂不失。乃

協于天地之性也。

王氏應電曰。物性各得陰陽之氣。于人身必有所益。倫物致味。所以助王精氣而益其聰明。非但為肥甘之適于口也。然此特總言飲食之物有是數而已。觀月令孟春食麥與羊之類。則四時錯舉。非必一日盡共之也。正如記稱四海九州之物。皆以脩孝養。而籩人醢人止于四籩四豆之實。可以類推矣。程子曰。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王氏安石曰。祭祀致齋。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膳葷。喪者則弗見也。刑者則弗見也。不蠲則弗見也。蓋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昏憒其志意者。所以致精明之至。以交神明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輯注 燕食日中與夕之食。奉膳奉朝之餘膳。贊祭者贊所祭之牢肉也。胙俎王與尸賓相答酢之俎也。膳夫親徹胙俎。其餘則其屬徹之可知。稍食謂不當食時而稍有飲食之事。其設薦第脯醢而已。若燕好而飲酒。則主人當獻賓。膳夫直代王為獻主焉。諸臣莫敢與君亢禮也。

通論 御案曰。饗乃君臣相接之隆禮。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其禮極嚴。故王與后親獻焉。燕主盡歡。以君臨之則拘苦而不舒。故膳夫為獻主。既以狹賓主之情。而仍以存君臣之分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輯注 前言王之膳羞。此言后及世子。見后及世子與王同也。脩與脯通。致福謂諸臣祭祀所歸于王之胙。膳之以給王膳也。摯謂羔鴈與雉。會謂計其多寡。王及后世子不會者。九式掌于冢宰。人主自不得而恣其用。不必以法會之也。

通論 易氏祓曰。經言不會者五。裘與皮事。惟王不會。服與飲酒膳會之不會。則后亦與焉。膳則世子亦不會。蓋膳常禮也。若裘與服則有華靡之戒。膳會飲酒則有盤遊沉湎之戒。觀有司之會不會。而先王教世子之道寓焉矣。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共六畜丑六切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鮮同薨槁同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輯注 庖人主庖廚者。六畜馬牛羊雞犬豕。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鴈鶉鷃雉鳩鴿。辨其名物。既賴其養。又致其辨。所以審物宜。慎顧養也。鱻生肉。薨乾肉。脩物為薦。致滋味為羞。王獨言薦者。表至尊也。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輯注 好羞非常之羞。庶羞脩物之羞。禽獻獻于賓客之禽。令禽獻。令獸人也。賓客禽獻。各有成數。以數令之。所謂法也。庖人令獸人。獸人逆之為入。庖人又付之為出。如之者。如其法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音渠鱐。音搜膳膏臊。素刀切秋行犢麛。音迷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書然切歲終則會。唯王后之膳禽不會。

輯注 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行猶用也。羔羊子。豚豕子。膳膏香。治羔豚以牛脂也。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治腒鱐

以犬膏也。鱐小牛。麛小鹿。膳膏腥。治鱐麛以雞膏也。鱻魚也。羽鴈也。膳膏臊。治魚羽以羊脂也。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故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土，雞屬木，犬屬金，羊屬火。所以養胖脯肝與心也。唯王及后不會，見世子亦會也。

內饔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音烹後同煎和胡卧切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

【注】割和熟食曰饔。內者，所主在內也。割亨，割而亨之。煎和，煎而和之也。晏子所謂水火醯醢鹽梅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太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也。體名，體中之名。肉物，藏膰之屬。品味，庶羞之類。辨之者，食各有宜，不可不謹也。以牲體實之者，取于鑊以實鼎，取于鼎以實俎也。選，擇也。百羞，庶羞百二十品。醬物，即醬用百二十罋。珍物，八珍之類。俟饋，俟膳夫之饋也。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音猶羊泠郎年切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音標色而沙鳴，貍。豕盲眡依內則當作鬱而交睫，腥。睫音捷馬黑脊而般臂，螻。

【注】復言后及世子者，后居深宮，世子學于虎門，皆別有饋者。故內饔止共其膳羞也。腥臊羶香本可食，辨者，別其臭味惡者也。庮謂惡臭。泠毛，毛長。毳，結也。赤股，股裏無毛。躁，疾走也。皫，失色。沙，猶嘶也。望視，揚視。交睫，目睫交毛也。般臂，臂毛有文。螻，螻蛄臭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共當作具羞脩刑膴火烏切胖音泮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注】言宗廟之祭祀，明內饔不掌外神。言燕飲食，則王及后世子之自燕飲食也。羞，庶羞。脩，鍛脯。刑，鉶羹。膴，大臠。胖如脯而腥者。骨，牲體也。好賜肉脩，蓋王之膳脩之餘者。

外饔饔與內饔同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音胡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

【注】外饔者，所主在外也。外祭祀，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脯脩刑膴皆割亨之品。牲體魚腊皆實鼎之物也。賓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饗即饗禮，九獻。食即食禮，九舉也。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注】耆老，死王事者之祖父。孤子，其子也。士庶子，宿衛王宮者。勞將帥曰獻，犒兵衆曰賜。小喪紀，謂夫人以下之喪。

亨人 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掌共鼎鑊胡郭切，以給水火之齊才細切。職外內饔之爨七玩切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音耒鉶羹。賓客亦如之。

【注】亨人主為內外饔煮肉者。鑊，煮肉之器。齊，量也。水有多寡，火有緩急，齊之使無過不及也。大羹不致五味，盛于登。鉶羹加鹽菜者，盛之鉶，皆陪鼎也。

【通論】魏氏校曰：今之廚役，古乃以士為之。事外無道也。後世士多清談，鼎鑊之事，以為賤役，事道判矣。讀周禮者，以此類求之，庶知古人涵泳朝夕，執事有恪之義。

甸師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

之以共齍（音咨）盛（音成）。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力果切）之薦。

【輯注】郊外曰甸。甸師，藉田之長也。王以季春躬耕藉田，甸師帥其胥徒同力終事。若借之云爾。以時入之者，麥夏熟，禾黍秋熟，以時入于神倉，以供齍盛之用也。蕭，香蒿，既莫爇之，使陽臭達于牆屋。茅，菁茅，束而立之，使灌酒縮于其中。植生曰果，蔓生曰蓏，皆以供祭祀之需也。

喪事代王受眚烖。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輯注】國有大喪，眚烖已見矣，雖罔有餘烖，故以齍盛不潔爲已罪而代受之。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磬者，縣而縊殺之也。大木曰薪，小曰蒸。其徒三百人，故又有給薪蒸之役。

【通論】葉氏時曰：飲食之官，雖曰共王膳羞，而實祟祭祀之事。先王以事人之禮事鬼，以事存之禮事亡。一食而且祭



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況齍盛之奉乎。以甸師而列于食官，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

獸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輯注】獸人主取獸以共用者。罟田者，以網罟而獵取之也。狼膏溫，故獻于冬。麋膏涼，故獻于夏。春秋寒溫適，故獸物皆獻。凡此者，不但取以供飲食，亦所以除民害也。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輯注】守罟，自罟之也。時田謂四時田獵，守罟則從王而守，以防禽逸也。弊謂田止。虞中，虞人所立虞旗之中。注之于此，將以致禽而珥也。共獸謂共完者，入于腊人。當乾之入于玉府，給作器物也。凡田獸，謂百姓之田獵者。取之有賦，致之有灋，皆政令也。

歔（同漁）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掌以時歔爲梁。春獻王鮪（雲壘切尾），辨魚物爲鱻薨（苦老切槁），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凡歔者掌其政令。凡歔征入于玉府。

【輯注】歔人主取魚以供用者。時歔，以時取魚也。爲梁，于梁中取魚也。詩鱣鮪，任王鮪，大鮪也。季春獻之，薦寢廟也。鱻生，薨乾也。掌其政令，則無竭澤之患。入于玉府，取其鬚骨以當邦賦也。

鼈人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掌取互物，以時籍（尺角切）魚鼈龜蜃（市軫切）。凡貍（同埋）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音蜱）蠃（音螺）蚳（音墀），



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

【輯注】鼈人主取互物者。凡有甲之物爲互，言其殼相交互也。籍，謂以杈刺于泥中取魚鼈龜蜃與一切埋物也。然龜蜃則獻于春，鼈魚則獻于秋，所謂以時也。蠯即蚌。蠃，蝸蝓。蚳，蛾子也。凡籍事，凡有取于水中者是也。

腊（音昔）人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乾（音干）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普半切畔）之事。凡祭祀，共羞（豆原本）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輯注】腊人主治乾肉者。脯去骨，腊帶骨，膴全體，胖半體。腊物，脯腊皆乾物也。

醫師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音比）瘍（音羊）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

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疏注】醫師醫官之長政令謂物產之宜採取之候治煉之方用也醫爲仁術先王立師以掌之使衆醫分治民疾計其功而制其食醫者可無求于病家則心淸而業精病者不必酬醫則藥之及者廣而活者衆矣

【通論】黃氏度曰春秋傳曰晉侯有疾秦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政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主不能禦是以云良臣將死也冢宰王躬是保燥濕寒暑起居飲食皆當體察故醫師屬焉

食醫中士二人掌和胡卧切王之六食音嗣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才細切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音杜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輯註】食醫主和飲食者食飲膳羞醬珍制作自有常濟食醫和之欲使多寡厚薄各適其節以保護王躬也眡猶比也和謂調滑甘者五味甘爲上滑則通利往來使四時皆和也會者膳食各有相宜會而合之使氣味相成也放依也食數雖有品節養道則一也



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才浪切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輯注】疾醫主治疾病者養之者謂其有餘不足而使之平也言萬民不言王與卿大夫者王已防閑于未然卿大夫所謂君子放焉者均應無疾病也癘疾氣不和之疾五味酸苦甘辛鹹五穀麻黍稷麥豆五藥草木蟲石穀五氣心肝脾肺腎五聲宮商角徵羽五色青黃赤白黑九竅陽竅七陰竅二九藏正藏五與胃膀胱大小腸兩之參之言診視非一處其變其動言病情非一端也少曰死老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入于醫師將以制其祿也

瘍音羊醫下士八人掌腫瘍潰瘍金瘍折時設切瘍之祝音注藥劀刮同殺之齊劑同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輯注】瘍醫主治瘡瘍者祝作注數藥也疾醫以治內爲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以治外爲主故先藥而後味也

獸醫下士四人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輯注】獸醫主治獸病者灌謂灌之以藥進退謂進退其祿

【通論】葉氏時曰觀民之疾病有醫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見先王愛物之心所謂民無夭札物無疵癘者由此矣　鄭氏伯謙曰執技以事上者唯醫術爲難精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不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

醫察內證不兼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畜獸不兼治人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才細切下同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音體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於起切三曰漿四曰酏音移

【注釋】酒正酒官之長政令者釀之有灋用之有禮也式灋授酒材如月令所謂麴蘗必時水泉必香之類公酒以公事作酒者齊者調和之意米化而滓曰泛既變成糟曰醴精發上溢曰盎糟凝色絳曰緹清升粃下曰沈此五齊也事酒有事而新造者昔酒昔釀而已熟者清酒久醸而清澈者此三酒也清謂醴之泲醫謂粥之醸漿謂米之汁酏謂粥之清此四飲也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注釋】掌其厚薄者或厚或薄各有多少之齊也饌具設也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八尊也言四飲三酒酒正辨其厚薄以共王后世子之饌與飲其五齊三酒酒正又實于八尊以共王之祭祀也大祭謂天地中祭謂宗廟小祭謂九祀貳益也三酒人所飲故益之齊酒爲尊者質故不益也禮酒王所致之酒王致酒后致飲陰陽之義也王之燕飲有計而王之饗食無數一則嚴酒吏一則廣恩澤也頒賜有灋秩酒有契誅賞有式此所謂政令也

【通論】王氏安石曰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爲祭服王獻尸后亞祼王親牽射牲后親微豆籩賓客則亦王祼獻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皆夫婦相成之義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食不會以酒式誅賞

【注釋】特謹其出惡酒之意也誅賞謂作酒之善惡者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注釋】酒人主造酒者爲節作也世婦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故因其酒而爲之役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時酳口之酒酒府酒正之府凡祭祀小祭祀陳酒婦饔餼之酒共酒以往以自有奉之者往待其令而已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注釋】漿人主造漿者漿皆煮米爲之酒以共祭祀漿則主于飲而已故漿人無祭祀稍禮非饔食之禮王稍所給賓客者夫人謂三夫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所刷切

【輯注】凌，冰室也。凌人掌冰，主藏冰者也。正歲十二月，謂夏時季冬大寒冰盛之時。所謂三之日納于凌陰是也。三其凌者，三倍其冰，以備消釋也。鑑、夷槃，皆盛冰之器。膳羞酒漿賓祀皆用之，恐氣溫而臭味變也。大喪用之，所以寒尸也。夏頒冰以賜羣臣。秋刷室以待新冰。皆凌人主其事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音豐、蕡、白、黑、形鹽、膴音胡、鮑魚、鱐音脩。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音老、榛實。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去九切、餌、粉、餈音慈。

【輯注】籩，竹豆。籩人主實籩者。王薦腥，后亞獻，于是薦朝事之籩。形鹽，築鹽為虎形。白黑，稻黍也。王獻熟，后亞獻，于是薦饋食之籩。乾䕩，乾梅。王酳尸，后于是薦加籩。加者，象饋食之有加也。既酳尸，后于是薦羞籩。羞者，象養之有羞也。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輯注】薦羞皆進也。未食飲為薦，既食飲為羞。內羞者，房中之羞也。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吐感切且醢、昌本、麋臡乃兮切、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音均。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音螺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音博、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音台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並音嗣

【輯注】醢，肉醬。醢人主豆實者。豆與籩同時並設。醢，肉汁醬也。有骨曰臡，無骨曰醢。凡不言菹者，皆是齏。凡醢菹皆以氣味相成也。脾析，牛百葉。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子西切、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

【輯注】王舉以下與籩人異，以王舉不用籩，實唯用豆實也。六十者，合之醢人則百二十也。賓客共醢，謂致饔餼時。云五十者，合之醢人乃百甕，侯伯之禮也。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掌共五齊子西切、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

【輯注】醯，醋也。醯人掌共醯者。五齊七菹，醬也。合言之者，醬須醯成味也。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凡事共醯。

【輯注】王舉所共醯醢之物，共于內饔以俟饎，故有六十罋之多，非一日而盡之也。

鹽人。同前　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同盬、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音劑事，鬻盬以待戒令。

鹽人掌共鹽者若未煉散已煉者形謂積鹵所結飴
則味甜者也齊事和五味之事煮鹽藷諫治之也
馬氏端臨曰周官所建山澤之官雖多大概不過掌其
政令厲禁不在于征權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
之利始有鹽鐵之征巧爲之濾陰奪民利而取之既以和
桓公伯諸侯而齊世守其濵故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麓守
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
望守之布常無藝徵斂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
之術有自來矣

冪莫釋切覓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
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

以巾覆物曰冪冪人主共巾
者白與黑畫爲斧文曰黼

訓雋曰八尊以祭天地覆以疏布巾者尚質也六彝以
祭宗廟覆以畫布巾者尚文也王所用巾繪以文黼而
黑白半之雜華而不至于靡後王之奢
金王文繡無所不至而能鬢火浣進矣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爲其井
匽音宴除其不蠲去起呂切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
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宮人主王寢者所以安息王躬也六寢路寢一以治事
小寢五以燕休脩埽除之也井受水者匽流水者勞事
勞褻之事四方舍事王
適四方之舍之事也

王燕寢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
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春秋書晉莊公薨于路寢則其得
正僖公薨于小寢譏其所
安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王氏應電曰後世凡便身煩勞之事皆屬于宦寺而周
公必以爲士人欲其旦夕承弼而杜逐迎狎褻之漸也

孔安國侍中以儒者聽掌
壺唯漢制猶近古耳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王之會同之舍試夜切設梐音陛枑音互
再重直龍切設車宮轅門爲壇壝音位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
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舍止息之所掌舍主王舍者王巡狩則會諸侯于方岳
之下王不巡狩則會諸侯于方明之壇所至不可以無
舍也梐枑行馬也以周衛有內外之別故兩重設之王宿
險阻則列車爲宮而以轅表門王宿平睦則築壇壝上爲
宮而以棘表門張帷爲宮則立旌
以爲門常事無宮則立人爲門也

幕音莫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帷幕幄烏角切帟音亦綬之事凡朝
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在旁曰帷在上曰幙皆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
承塵曰帟皆繒爲之四物者皆以綬爲連繫綬條也幕
八掌此王者王出宮則送與掌次張之大喪
猶不設幄帷幙爲賓客飾帟爲亡者設也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
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掌次主王次者居曰舍止曰次待張事待幕人共之而
後張之也國有故而祭曰旅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也
氈案以氈爲牀皇邸坐後之版而覆以染羽象鳳皇之色
也今之屏風也朝日春分拜日于東門外祀五帝于四郊
次幄也大幄以俟止息小幄以俟行禮也重帟重案復帟
重席也合諸侯謂殷同爲壇于國門外師田王之師田也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訂義】此爲諸侯張之也師田謂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孤卿謂王之孤有邦事謂以事從王或以王命出也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訂義】喪言凡者以自王以下至孤卿大夫其制然耳旅衆也助祭者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尸尊故別張其次謂次大射賓射衆耦所立之處凡有張事皆掌次張之也

大（音泰）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才浪切）之府頒



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訂義】大府爲王治藏之長九功即九職太宰掌之而大府貳之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受藏之府謂内府受用之府謂外府蓋大府雖受其貨賄之入仍分置于衆府也官府六官都鄙采地執事府史胥徒有事需用官物者皆于大府受之也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所孝切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出入會之

【訂義】式灋即九式之灋關市以下皆所授之灋也稍秣即芻秣喪紀即喪荒賜予即好用弔用蓋兼凶札喪荒禬恤而言也

御案曰獨言以九貢待弔用者王朝所用于邦國唯弔禬喪荒爲多故特揭之以示邦國之職貢仍以救邦國之禍烖者十居八九而朝覲之享燕饗積膳省之幣齎則于九賦中賓客幣帛二式具之所以懷諸侯而大服其心也

又曰大府職既言九賦以待九式而又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司會職既言九賦令田野之財用而又言九功令



民職之財用載師任地閭師任民皆兩兩對言之其爲兩項甚明蓋大宰之九職其灋通乎畿内並及四國者也閭師之八貢其征止于國中及四郊者也其國中及四郊之地載師之所任者已列于九賦矣而此外之民有不與于任地之數者則閭師以任力之灋任之居山居澤另作其財若工若商若牧各攻其業于載師宅士賈官牛賞牧諸田之外別民而任之農于載師場圃之外別民而任之圃嬪婦受絲枲而化治之凡其所貢則專以共上故曰以充府庫如是則載師之賦固不及之而九職之貢自與賦別

也。又曰有物可好而玩之以適其情雖聖人不廢以經傳攷之舞衣大貝兌戈垂矢見于尚書會壺紀甗見于春秋傳攷亦禮樂之器與故後世傳爲宗器重寶而當時直以爲玩好而已

【註】周禮膳羞□大府以下諸職皆出納會計有司故隸于冢宰以制國用也唯冢宰以道佐人主上得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下得以制有司之擅供凡事皆有定式大府但秉成式而斂之則後心蠱志不戒自抑所以常有三十年之通而民無凶荒水旱之患也

玉府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側皆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註】玉府所掌以玉爲主而器玩之珍異兵器之精巧弓戟與凡貨賄之貴重者亦兼掌之服玉謂瑱弁玉纓之類佩玉謂琚瑀珩璜之類珠玉謂珠玉爲珠以貫冕弁者食玉謂以玉爲屑齋則食之以養陽氣者含玉見大宰職復衣裳以生時之衣裳用以招魂復魄也角枕以枕尸角柶以楔齒令可含飯也

【論】陳氏道祥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有白黑蒼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道德忠信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吉凶之宜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雜非辟之心無外入也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阻史切）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音對）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註】燕衣服者巾絮寢衣之屬衽臥席第簀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珠槃飾珠以爲槃所以盛牛耳玉敦飾玉以爲敦所以盛牛血皆會盟所用也文織畫帛之有文織而成之者好賜王有恩于羣臣因燕飲而賜之者也

【案】御案曰王之燕衣服凡褻器皆掌于玉府則冢宰小宰得檢察雖以良貨賄共之而毋敢作淫巧以蕩上心矣

內府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註】內府主貨賄藏在內者貨賄即大府所頒良兵器與王府所受幣獻謂諸侯之贄覲貢物如金玉齒革兵器與貨賄皆是使者謂遣至諸侯之使所受謂受賜諸侯之物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賜予皆內府共奉之

外府（與內府同）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音資）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註】外府主泉貨之在外者布泉也自其出之有源言曰泉自其佈散不滯言曰布人出謂入之復出也共百物者一切所用之物或作之或買之皆以邦布致之也邦用謂經費有灋謂給之無灋不給也以下皆言其灋幣齎謂裹送之費

【論】御案曰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此皆生于天

府產于地利。成于民力。所謂財用之大源。下之所以共上也。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馭輕重以酌貴賤以通有無所謂財用之大權。上之所以制下也。自外而藏諸內故曰內府。自內而布諸外。故曰外府。又曰幣即布也。禹鑄莊山金。鑄幣濟民。不曰共其幣齎而曰財用之幣齎者。量所應用財物而給之幣以為齎也。曰賜予之財用者。若王命賜以宮室衣服而無以成者。亦量其所用財物而給以布

[餘論]王氏耶禹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圜法。始用錢以代貝。此邦布所以掌于外府也。周官一書。半為理財。國本在農。國計在桑麻菽粟。國用在金玉布帛。則邦布特以權百物之低昂。時出以佐國用之不及。豈若後世窮山竭冶以供鼓鑄哉。



司會（古外切，下同）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會注]會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者。六典八灋八則之貳。已掌于小宰。而司會亦掌之者。蓋其職在會計。故逆受而鉤考之。所以計其治也。六典以逆邦國。八灋以逆官府。八則以逆都鄙。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

[貢注]九貢謂每歲之常貢。田野之財用者。自邦中以至山澤其地有八。自三農以至閒民其職有九。載師以九賦之灋隨地徵之者是也。曰民職之財用者。閭師以九功之灋隨其職徵之者是也。貢賦功取財之常灋。式用財之常灋。均節者。因所出以共所用。使均平有節也。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注]百物財用皆有書契版圖紀載。為書合驗為契。人民曰版。土地曰圖。司會欲糾財用出入。故掌其書契之貳。欲知夫家山林川澤所入之財數。故掌其版圖之貳。以此逆羣吏之治。則征斂之虧完。給散之虛實。存積之多少。皆不可掩。而吏治之覽殘廉污。亦因之可見矣。

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於交切）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注]以三考之為參。以兩考之為互。日成謂旬計。月成謂月計。歲成謂歲計。如此則吏之能否。治之得失。無不周知告于王與冢宰而廢置。竊上羣吏之治四國之治言。不徒鉤考財用也。



[通論]御案曰。成周財賦。徵斂者皆地官之屬也。鉤考者皆天官之屬也。載師任地。故通掌徵賦之令。鄉之徵斂統于閭師。遂之財征。縣師徵野之賦貢。凡貨物則入于王府內府。其粟米則近者輸于王都而掌于廩人倉人。遠者各留其地。俾遺人旅師委人分守而時頒之。而貨物之待賓客軍旅者。亦存貯而散布于畿內。司會所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是也。然司會任重而事殷。懼鉤考之未能無漏也。故又有大府專掌式灋以頒財。司書專掌版圖要貳

以周知百物之出入。而宰夫復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以詔冢宰誅賞。蓋必用無冐濫。然後蓄積足恃。而民力可紓。補助常周。因蔽有備也。

易氏祓曰。冢宰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則用數在有司。而總滙于司會。自宰夫以上。又通職其要焉。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音征）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講】司書主會計之簿書者。九正即九賦。九事即九式。叙。比次也。叙財知餘財。受幣知餘幣。職幣主餘財者。故入之。蓋典灋則掌于大宰。版圖掌于司徒。而司書則掌其書也。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講】上。謂王與冢宰。王與冢宰之好賜予。必攷于司會者。以司會均節邦之財用也。大計者。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三歲又總而計之也。上所召曰徵。下所稟曰令。逆之者。恐羣吏之橫取于民也。稅斂之灋。藏于司書。故掌其事者。從而受焉。要貳者。物數之要。要書之貳也。事成入于司書。備鉤考也。凡邦治攷焉者。司書于典灋。則無不備。故欲知國家治灋吏治得失。皆于是攷之。

【輯論】御案曰。民之財也。器也。械也。田野夫家六畜也。最為鎖細難知。而司書知之者。六鄉則由族師登之。以上于鄉師。六遂則由鄙長登之。以上于遂師。甸都鄙之公邑。亦各由邑宰有司。以上于縣師。而小司徒總之。三歲大計。則地官悉以其數移于天官。故司書得據而知之也。知民財器械之虛實。夫家六畜之衆寡。山澤生殖之息耗。則吏之剝下與能休養生息者。不可掩矣。徵令之應變通以宜民者。亦可得矣。于器械六畜外。別言民之財。則財為布帛菽粟可知。山林川澤之數。謂所生財物之多寡也。阜民之財。乃良吏之實迹。故大計羣吏。首舉民之財。而終于逆其徵令。

【餘論】李氏叔寶曰。豳風陳王業之由。不出夫耕婦饁。烹葵剝棗之事。孟子論王道之始。不過魚鱉材木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數語。故周官羣吏之治。治此而已。三歲之計。計此而已。後世課羣吏者。責辦賦稅。與夫簿書獄訟之末。至民生之厚與否。田野之闢與否。不恤也。奚識成周計吏之意哉。

職內。（音納）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輯注】職內主邦賦之入者。總。謂稅入之大凡。貳。副本也。逆其出者。鉤攷其已用之數也。移用。謂轉運及他。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注]職歲主歲計之出者。職幣掌幣餘，故賜予則以敘使授之。及會，及司會之會。贊逆會者，助司會之鉤攷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其列切）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注]職幣主財賦之餘者。振，收也。諸掌事者足用而有餘，則職幣檢舉之，別其物色而定其錄籍，又書其日月以表識之。王有小用及賜予，則以此詔之。贊亦贊司會也。

[總論]黃氏度曰：周公設官理財，居半。賜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貳會，攷之以參互，制之有式，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乘，大數之則會。職歲所終，職幣所振，雖餘財然猶加詳焉。

[通論]集註曰：奢侈常生于有餘，節儉常生于不足。漢武因貫朽粟陳，而用度無藝；唐元宗因左藏充溢，而賞賜無極。成周所以覺察餘財如是之嚴，正恐人君以有餘而妄費也。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音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訓注]司裘主王裘服者。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尚質也。良裘，王所常服者，美裘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于仲秋先獻之。羽物，小鳥鶉雀之屬。行之者，順始殺以賜羣臣也。功裘，人功所成，卿大夫之服，故于季秋乃獻之。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廞（音欣）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注]大射，天子與羣臣飲酒之射，言大射以別于燕射賓射也。虎熊豹者，各以其皮飾侯之側，所謂鵠也。王射虎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以下射豹。若諸侯來祭而與射，則共熊與豹。諸侯之卿大夫則共麋而已。皆設其鵠，不以皮飾外而有異也。[illegible]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其似而作之。唯王不會，不言后，后無皮服也。



[通論]御案曰：射義之文，朱子固疑之矣。即將祭而射以擇助者，恐亦未可信也。天子之祭，大宰贊玉幣，大司徒奉牛牲，大宗伯奉玉齍，大司馬羞牲魚，大司寇奉犬牲，卿貳以下迄于百執事，共職有常，射而不中，將以何官易之？蓋祭祀于事為大，將祭宜先肄禮，而禮不可空肄，唯射事為宜，故舉行此射以習禮樂，而非必有所去取也。

朱子曰：禮記射義，射中則得為諸侯，否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卽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亦大槩以射審其氣度耳。若專以此為去取，則如有弄之技能者何。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此芮切）毛爲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

【注】掌皮主共皮毳者㲪毛連毛爲皮去毛爲革凍治爲韋財謂皮數齎謂泉布也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音基）衺（音邪）展其功緒

【注】內宰掌宮禁之事版謂閽寺女奄之名圖畫宮寢廬舍之狀王內謂宮中政令謂灋禁人民者閽寺奄奚府史胥徒之類六宮后有正寢一燕寢五九嬪六宮之外有三夫人教以陰禮所以成其德也九御九嬪又各屬九人教以婦職所以課其功也二事謂絲枲奇衺謂婚道緒業也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注】大祭祀宗廟之祭后亞祼用璋瓚朝踐至酳尸用瑤爵服若褘衣以下之六服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禮樂之儀謂出入進止之節與禮樂相應者九嬪禮事謂贊后薦玉齍徹籩豆賓客謂諸侯來朝王享而后有祼獻瑤爵之禮凡此皆內宰贊九嬪以贊后也若后有賓客之禮內宰亦致之喪事后當治命婦之服位內宰亦佐之焉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音良）淳（音準）制祭之以陰禮

【注】建國必面朝後市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次謂其官之次敘謂其地之敘肆謂陳物之肆度丈尺也量豆區之屬淳謂幅廣制謂匹長陰禮婦人之祭禮內宰皆佐之此不過建國之初后掌其禮既立市後則不得與其事故司市夫人過市則有罰焉

【[illegible]】朝以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也市以聚四方之貨故后立之地道也

中（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事功佐后而授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

【注】仲春始蠶之時北郊正陰之位天子耕于南郊故后蠶于北郊內人謂九御前既均其稍食展其功緒故歲終則會之稽之獻功者九御之屬各陳其絲枲之功也小大以所成之物言麤良謂小大中有美惡者賞罰予稍食中上下之也內宮謂夫人以下其一歲所用財內宰皆會計之此見古聖王謹內治明內教而爲萬民所則效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音六）之種而獻之于王

【注】正歲建寅之月稍食終歲既會之正歲又均之功事歲終既稽之正歲又施之蓋前事畢而後事又始重之也北宮謂后之六宮係于王者明用王之禁令也上春亦正歲先種後熟爲穜後種先熟爲稑生其種而獻于王待王耕耤以共郊禘也

【論】鄭氏鍔曰經于穜稑之種凡三言之司稼辨之而縣于邑閭俾農民以爲式也舍人縣之內宰詔生之與王后之獻也 李氏覯曰王后之尊而親蠶則天下女子莫不勤蠶績矣王后之尊而獻種則天下女子莫不饁南畝矣

王后之尊而勤禮職，則天下女子莫不執婦道矣。

〔通論〕鄭氏鍔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咸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屬大宰者，以治家之道亦多權衡審諦之為，大臣格心之所自出也。今考內宰下大夫二人，凡宮內之人皆統焉，而隸于大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君之德者無所不有，以大臣總之，則無敢蹈節矣。卷伯之雅，寺人為之；雖奄官亦遂其選。晉侯近女感疾，醫和以為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如此。柯氏曰：成周內宰官正宮伯宮人皆士大夫為之，而又統于大宰，非若後世專用奄監，而大臣不得與聞宮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東京以降，專用宦者，而人君燕游居處，大臣不復知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



〔補注〕內小臣，奄人共后之使令者。內宰之正服位，謂大祭祀此則在宮之常儀也。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詔者先事而告，相者助其不及，正者糾其違慢，皆擯也。尊卑異兩俎，謂后受尸酢貫飲于房中所設之俎。

后有好（呼報反，下同）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補注〕好事以物問遺，好令以言問勞也。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為于北宮者。

〔總論〕御案曰：必典章素諳而後能正王后之服位，必儀文備悉而後能詔六宮之禮事，必言語謹信而後可通好事好令，必性行端愨而後可掌陰事陰令。故至奄中惟內小臣

四人為上士。

〔通論〕柯氏曰：周禮惟內小臣有奄，祇上士四人，掌命令，正服位而已。其他未有以閹稱者。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則在帷簿之內，論其職掌，或關非第之言，其用奄人宜矣。然古人之奄者，皆是有罪刑人，先王不枉其材而用之，非如後世者青衣無故而自刑者也。夫極治之時而無他，人主親近端人正士，不使刑人在側而已。是以成周盛時，內小臣、閽寺之屬，悉統于冢宰，其職卑，其數寡，人主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不得以非道干，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此先王治內之嚴也。周衰，春秋豎貂立公子無虧，奄人與廢立矣。戰國繆賢薦藺相如，奄人與薦舉矣。恃勢怙寵，漢唐之亂，尚忍言哉。

閽（音昏）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官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



闢（亦作辟）。

〔補注〕閽人主宮門之啟閉者。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亦曰畢門。中門者，雉門也。皋門、庫門，臣民皆可入；雉門以內，非臣不可得而妄入，故以閽人守之。喪服謂衰絰；凶器謂明器；潛服謂衷甲者；賊器，戎人之器；奇服，非常之服；怪民，怪民在道之民；公器，公家之器；幾，猶譏也；闢，辟行人使無干也。

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補注〕門庭，門相當之地。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宮正職彼執燭以為明，隸僕蹕止行者，主宮中廟中，此則地燭自蹕，主宮門廟門也。

寺[音侍]人[王之正內五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佐世婦治禮事

【音】【注】寺人侍人也。取親近專御之義。此奄人之賢智者。昔寺人披自稱刑臣，則寺人之為奄人也。內人謂女御，女宮則備使令者。有司宮卿世婦之屬。

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音】【注】上言戒令謂在宮有警戒之令。此又言禁令謂有時弔臨于外有禁止之令。弔臨謂王后哭其親族，內人相從則帥之而往，相詔其禮，必立于其前者，不如此不可以詔相禮事也。內小臣擯王后亦然。



內豎[音倍寺人之數]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于偽切]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音】【注】豎未冠之官。內六宮，外卿大夫。通令傳言也。凡小事，事之小者，若賓祭之大事，則為內人之從世婦者蹕焉。喪遷者，將葬而朝于廟也。褻器者，振飾纇沐之器。從遣車者，遣車載牲體，鬼神所依，執之以從，若生時也。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凡祭祀贊玉齍[音咨]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音】【注】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于王，無官職也。九嬪受教于內宰，能知婦學之灋。學即貞順之德，詞令之言，婉娩之容，絲枲之功也。九嬪習于四事，是以各教其女御，使九九相從，以時進于王所也。王齍盛黍稷之器，后進玉齍，薦徹籩豆，皆九嬪贊之也。王享諸侯，后當助王祼，九嬪當從后往。喪朝莫哭，班有先後，九嬪亦從后叙之。

【音】【注】鄭氏康成曰：凡羣妃御見之灋，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音】【注】世婦後宮官，即所謂二十七世婦也。與春官世婦有別。摡拭也。將以為齍盛也。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此其具，此直臨之而已。內羞房中之羞。籩人醢人共之，而世婦涖陳之也。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音】【注】卿大夫有喪，王后所不親弔，則使世婦往。以世婦與卿大夫爵秩相當也。

女御[音迓]掌御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所甲切]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音】【注】女御後宮官，即所謂八十一御妻也。御叙則不假，獻功則不佚。贊者助其帥涖女宮也。

【音】【注】沐用潘，浴用湯，始死為之于南牖下。翣棺飾，持者持而從柩車也。

女祝[四人奚八人]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音膾]禳[音常]之事以除疾殃

【音】【注】女祝宮女曉所禱者。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祠報福也。招取祥，梗禦惡，除災曰禬，卻變曰禳。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集注】女史，宮中曉文書者。禮職，王后之禮各有所職也。內治之貳，內宰主之，女史貳之也。內宰雖治王內之政令，尤有男女之嫌，必以女史詔后治內政而後便於事也。逆，鉤考也。書，宣布也。以禮從，亦如太史之從王也。

【通論】柯氏曰：成周一代，后妃多賢，是豈獨師傅保姆之助哉？蓋其嬪御祝史亦皆窈窕之淑女，掌其教，贊其禮，詔其儀，匡其過，相與輔導警戒以成其德。子孫世有哲王，不亦宜乎？漢唐以來，士不知教，下不知學，令德無聞，有由然矣。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音咨）。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音嫁）之，物書而楬（音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集注】典，主也。主婦人之功之長也。婦人不親絲枲，則耽于逸樂而淫邪易生，故立典婦功官以督之。婦式，婦事之模範也。用財之數，此嬪婦乃民人之任女事者，外工也；內人，內工也。事齎，治事之費也。賈，謂計其直；楬，謂書其賈。頒于內府，以共王后之用也。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集注】典絲，主婦功治絲事者。后宮所蠶之絲，自爲祭服之用，此絲當是他州所貢者，待其時者，溫暖宜縑帛，清涼宜



文繡也。外內工，謂外嬪婦與內女御，以物授之，如絲帛則授以素絲，文繡則授以采絲也。亦如之者，謂亦如其物以授其絲也。良者藏之，將以共王與后之用。苦者書其數，所以待政令與賜予也。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集注】白與黑色爲黼，雜飾五色爲畫。就者，采色一成。物者，絲之物色也。黼畫以爲衣服，組就以爲冕旒。絲纊絲絮，以俟絕氣。組文青赤色，所以繫履也。邦器如茵席旂旗之屬，文織以文爲織，絲組以絲爲組。會者，各以所飾之物別爲計也。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作資），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集注】典枲，主婦功治枲之事者。麻未緝曰枲。布緦縷用麻物，紵用草物。受苦功者，其良功入于典婦功，其苦者存以待頒也。授，授受頒者。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掌王后之六服：褘（音暉）衣、揄（音搖）狄（同翟）、闕狄、鞠（音麴）衣、展衣、緣（音彖）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集注】內司服，宮中裁剪之長。狄當作翟，雉名，一名翬，一名搖。五色皆備，王后之服，刻繒爲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群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展衣，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衣，黑，御于王及燕居之服。以下推次其色，則闕衣赤，揄衣青。

褘衣玄緆人尚専一。衣裳無異色也。素沙白縛爲裹。使之張顯。皆袍制也。內命婦之服。九嬪當鞠衣。世婦當展衣。女御當褖衣。外命婦之服。其夫孤則鞠衣。其夫卿大夫則展衣。其夫士則褖衣。

【通論】鄭氏鍔曰。天子之服九。取陽數之極。王后之服六。取陰數之中。褘言衣。則知揄闕亦衣。揄闕言翟。則知褘衣亦翟也。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衰七雷切

【注】共后之衣服者。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賓客時。凡命婦兼外內命婦言。喪衰外命婦爲王服齊衰。于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于王服斬衰。于后服齊衰也。后衣所共衣服。如襲時十二稱之類。內具如紛帨線纊之屬。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衣于既切

【注】縫人主成衣者。線纊也。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縫人則助爲之。役者爲女御所役也。棺飾者。存時之帷幕。加之以文繡。翣方扇。柳帷荒。謂先縫衣其材。乃以張飾。所謂棺飾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暴步卜切 夏戶雅切假

【注】染人主婦染練之事。屬典婦功。其他染事屬冬官。染而後織。爲染絲。織而後染。爲染帛。暴練暴其素而涼之也。纁絳色。玄纁夏暑而後可以染此色。夏夏翟。其羽五色。秋涼而後可以染此色。獻功玄纁與夏。至冬皆成功也。凡染事則不特絲帛而已。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二人。徒四人。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追音堆

【注】治玉曰追。追師主治王以爲首飾者。副覆首之飾。服之以祭者。編列髮爲之。次隨髮之長短爲之。服以見王者。衡充耳者。笄卷髮者。皆以王爲之。外內命婦衣鞠展者服編。衣褖者服次。笄絰者。笄與絰也。笄則以觚爲之。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屨音具 繶音億 句音劬



【注】屨人主爲屨者。連言服者。服各有屨也。複底曰舄。禪底曰屨。繶縫之飾。絇頭上之飾。舄屨皆有也。命屨受命之屨。功屨其次者。散屨無飾又其次也。以宜服之者。順文推之。上言王后。下言赤舄。則王舄也。黑舄則后舄也。赤繶黃繶當爲赤舄之飾。青句當爲黑舄之飾。皆祭服也。素屨葛屨常屨夏屨也。下三屨其辨未詳。

【論】婦人服飾之美。最所易誇。上飾于首。下飾于足。皆有定制。而領于冢宰。風化之本所係。豈小哉。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夏戶雅切假 乘繩證切 綏如追切作緌

【注】夏采掌大喪之復之官。夏采五色翟羽也。復者人之終也。體魄降于地。魂氣無不之。以平時所服之冕服呼而招之。冀其魂氣之識其服。附于形體而復生也。此非常事。設一官以掌之。生事盡而死事始也。

【通論】御案曰。王之宮寢內外起居飲食。無一不關于冢宰。直

至君之身終。而師保之責猶無已焉。此天官之屬所以終于夏采也歟

**總論** 御案曰冢宰貳王統百官均四海而諸官所掌不越居處服御財賦絲枲之事。此聖人之議道自已者也。葢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或有所制而不敢縱。或有所求而不得逞。若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何求而不應。何憚而不為哉。以是大欲而勢足以恢其邪心。于以治天下國家焉。不知其可也。周公知百官之得其統四海之得其均。其要在王身。是故先以宮室安其身焉。次以



飲食理其體焉。繼以賦式節其用焉。終以內宮佐其德焉。析其事則至纖至悉若無關于政治之要。而觀其用意本末兼脩內外交儆以正君身。其至醇至備者乎。一之以大宰之權。分之以小宰內宰之任。一起居一飲食一貨用一採擇進御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大臣皆得與聞之。而天子不得以自私。女子小人不得以蠱惑。而司是職者又必名德之選。是以上智之君安焉。而益聖中材之主守焉而寡過。葢正心誠意之實功。而治天下國家之本統也。

易氏祓曰大學治平之道本于齊家脩身正心。三者萬化之所從出也。今自天官論之。大宰制一人而兼之以三公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有以格人主之非心。小宰掌建邦之宮刑而正其治于宮闈之間。宰夫掌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正其位于朝廷之上。以至宮正宮伯所掌之官府士庶子凡在王所自非正人使之日聞正言見正行以輔成君德。固所以為正心之端也。自膳夫而下主膳羞爨烹之味。甸師而下主田獸魚腊之獻。醫師而下主飲食調和之方。酒正而下主酒漿醯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宮舍幕帟之儀。使人主供其所以養之者而已。舉天下之財雖曰王之膳服不會而總于大宰者莫不有一定之式。王府掌其器物。內府掌其貨賄。外府掌其邦布之出入。皆有灋式以行之。及其用之則司會會其財。司書掌其書。職內以下莫不惟灋式之是守。使人主不以天下自利。而常有以厚天下之利。又所以為脩身之端也。人主親公卿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苟皆以褻裁之。夫人不列于官。九嬪世婦女御不著其數。以見王者嚴于內官之選矣。不過取而輕擇。內宰下大夫之外。如內小臣典婦功絲臬縫染追屨之官。亦皆上士中士下士為之。小夫奄手不得厠跡其間。閽寺之徒曾不數十。固大異于後世之鳴璫曳



組。合天官而握王爵者。又所以為齊家之端也。宮闈朝署事均一體。大宰皆得以道揆之。上下相總攝之政。內外無壅隔之嫌。此大宰佐王之大者。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本于此見矣

# 周官精義目録

## 地官


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鄰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丱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掌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舂人 饎人 槀人

周官精義卷四

潁川　連斗山叔度編次

地官司徒上　鄭氏鍔曰。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爲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庶之政令。故又名之曰司徒。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注】地官象地。所立之官。司徒者。天下之徒皆爲所司也。邦教。即六典之教典。司徒之事。莫大於教化。民得教化。則順其常而各得其性。故曰安擾邦國。安者因其性而導之。擾者矯其習而馴之也。



【總論】御案曰。司徒會五地以辨物生。相土宜以安民宅。分三壤以均貢賦。別年歲以制力征。凡所以除民之害而厚其生者。皆所以安之也。十有二教。三物。八刑。凡所以因事成禮。隨時讀灋。皆所以擾之也。安之中亦有擾。擾之道即所以爲安。地官職事無外於此者。

【通論】御案曰。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于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教之大旨。無非作其忠敬之心。親遜之誼。而其所以教者。即散著于祭祀喪紀昏冠飲酒與夫頒職事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之內。故詳攷州長至比長職事。乃知地官所掌。無一事之非教。所以能盡天下之人而教之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鄭注】土地之圖。即今與地之圖。人民之數。即今編戶人丁之數。掌土地之圖。則土會土宜土均之灋可施。王國之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掌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夫然後可以安擾邦國也。

【通論】孫氏之宏曰。司徒之圖。爲安擾邦國設。必度疆域之廣狹。計五土之多寡。凡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則加詳焉。司



馬職方之圖。爲禁暴平亂設。必記形勢阨塞。可以講攻守之宜。道途通阻。可以達進退之便。凡居重而馭輕。避難而就易。則加詳焉。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位音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明其社與其野。

【輯注】九州見職方。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凡此皆可以按天下土地之圖而知之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辨其名則知其所在。辨其物則知其所宜。辨之既悉。而後可以辨外而邦國。內而都鄙采地之數焉。蓋去山林川澤等虛數。乃可得實地以封國邑也。

畿疆。邦畿之疆界。溝封者。穿地爲阻而起土以爲限也。社稷土穀之神。壝壇外四面之埒。田主。田神田正。宜木。如松柏栗之類。樹之。立木以爲表也。

[總論]御案曰。此下數節之綱領。蓋建土地之圖以辨五土之名物。然後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異俗。而施十有二教以一之。然後知土地所宜。五穀所殖。而相民宅任地事。然後可以量地之肥瘠高下。以制地征均地政。然後可以求地中制地域。以建王國侯邦造都鄙。此建土地之圖所以爲大司徒之首務歟。



以土會(古外切)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當作櫜音羔)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音核)物。其民專(同團)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古協切)物。其民皙(音錫)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力果切)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音婢)。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集注]土會。土地會計也。總計天下之土地。定其數而辨其生。山林屬木。其毛物有狐貉之屬。皁物有柞栗之屬。其民多毛髮而端方。川澤屬水。其鱗物有魚龍之屬。櫜物有蓮芡之屬。其民多色黑而津潤。丘陵屬火。其羽物有翟雉之屬。其覈物有梅李之屬。其民多團大而高長。墳衍屬金。其介物有龜鼈之屬。其莢物有薺棘之屬。其民多皙白而臞瘠。原隰屬土。其臝物有虎螾之屬。其叢物有萑葦之屬。其民多豐厚而短庳。蓋五行之精。運于天而其氣寓于地。人物遂稟是以生。是乃民所習以爲常者。于是因其常而設以爲教焉。

[總論]魏氏校曰。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人物之生。從形異稟。蓋天氣以爲父。地質以爲母。子肖母形。居多也。

[通論]鄭氏鍔曰。王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嘗疑施教之意。正欲移風易俗。乃曰不易何耶。及觀司徒因五物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然後知所當移易者。民風之薄惡。所不易者。土地之所宜。蓋生乎五地。見乎五物。習以爲常俗者。民也。不因其所宜而教之。適所以擾之耳。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音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音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集注]祀禮。祭祀之禮。陽禮。鄉飲之禮。陰禮。婚姻之禮。樂禮。燕享之禮。儀。節文。俗。民風。刑以協民于中。誓以勸民相恤。度所以教民儉。世業所以教民能。詔爵以德。使民知勵。詔祿以功。使民知勉。此十二教兼禮樂刑政。隨其地而施勸導董戒之方也。歷言其效。蓋使職教者驗之于民。以課教績之成否。非徒爲文具而已。

[總論]御案曰。人之形體各象五土而不能相同。則氣亦各隨于其質而不能無異。始于資稟。成爲習俗。先王辨其氣質

之各異而知其性命之本同故設爲十二教以一之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音育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注】以五行言之土祇有五以分野言之則上有十二次下有十二州凡十有二土焉以土宜之灋辨其名如白墳黑墳之類辨其物如所植所産之類相視其地以定民居使知趨其所利而避其所害而後民始各得其所民各得其所然後人民可以阜動物可以蕃植物可以毓土事可以任焉然工事亦不可以漫任也又必辨其十二壤之性而知其種以教民稼穡樹蓺蓺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



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注】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各三等也地征貢賦税斂之總名五物九等既辨天下之地征可得而制矣民職即太宰之九職地貢即太宰之九貢財賦即太宰九賦之財此皆均平齊一天下之政也

【御纂】御案曰辨五物九等名曰土均之灋者田有一易再易地有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必辨其等乃可均也九等當如禹貢所差但禹貢是九州之等此則隨地而差之各有九等耳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音影下同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注】土圭度名測猶度也地中天下四方之中也此言王者將建國都欲求四方之中正而以圭土之灋下以度土深上以正日影而得天下之中也其灋立一表于地上長八尺于夏至晝漏之半時用尺有五寸之土圭量表之日影若影與土圭等即地中也如影短于土圭是地于日爲近南影長于土圭是地于日爲近北如偏東于土圭如日之將夕是地于日爲近東偏西于土圭如日之將朝是地于日爲近西皆不得中也不得中則近南者多暑熱近北者多寒近東者多風霾近西者多陰雨皆不可以爲王居也必影長尺五與圭相合乃爲地中地中者是天地相合之處所謂天地所合也天地合則四時交而無寒暑之患風雨會而無多風之患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斯眞百物阜安之所乃王者之都也于是制爲王畿地方千里封土以爲界而樹木以爲固焉



【御纂】御案曰測土深不可以淺深言土圭之灋乃求地中自四邊向內規方千里以爲王畿又自王畿向內以至將建王畿之地而置表測景以漸而進故曰土深若欲知地之高下以制溝渠而知土之淺深則用匠人水地之灋自近及遠遲移其表雖數千百里可馴致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音三下同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

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

【補注】日影後一寸則差千里故建諸侯之國亦以土圭測之土其地。謂度其地之方位。制其域。謂定其制之封域。食其半。謂自食其租稅之半。參之四之一。謂自食其三分四分之一。其餘除山川附庸之外。則為天子之貢與卿大夫士之祿也

【旅論】御案曰鄭氏衆主諸侯自食租稅而言鄭氏康成主天子食之而言鄭氏鍔主地之可食者而言從先鄭於文義較安。但思公侯伯所轄甚大而實封居其一。為附庸者二子男所轄甚小。而實封居其一。為附庸者三。是不可解也。



鄭氏鍔解與遂大夫辨其可食者合。然除山林川澤。在大國則可耕之地半。在次國則可耕者僅三之一。在小國則可耕者僅四之一。亦不可通。惟後鄭謂大國貢重小國貢輕。于春秋傳子產所云列尊貢合。但如其所云。亦當言貢不當言食也。　周官所云者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內者而言也。顓臾魯附庸。而孔子曰在邦域之中是也。所謂食者。則其實封食其土利者也。孟子言班祿。則止計穀土而已。如今大州縣包絡山川。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入籍者不過數十里。周官孟子封國異數正頫

此。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同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補注】上言王畿及諸侯邦國。此更言畿內都鄙三等采地也。都鄙采地之總名。制地必有疆域。而疆域則封土溝水以為限。既有疆域。則當按產而授。產則依居室家數而不遺。但地有肥磽。而授地亦有差等。如不易之地。歲可種者。是為上地。則一家百畝。若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可復種者。是為中地。則一家二百畝。至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可復種者。是為下地。則一家三百畝。此皆造都鄙之法。王者平天下之道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

【補注】自土會至此。皆經畫土地之事。所以為安擾人民之本也。分地職。言其地所當承之職任。奠地守。言其地所嚴



禁之職守。制地貢。言其地所當賦之額數。必分之定之制之。而後可。須其職事焉。凡此皆為地之灋。以待朝廷之政令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式氏切力。五曰舍音捨禁。六曰去羌呂切幾同譏。七曰眚同省禮。八曰殺所界切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音色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補注】荒。凶年也。以救荒之政聚民。使不離散也。散利。發倉廩。薄征。輕賦斂。緩刑者。歲凶則犯灋者多。故寬之。弛力者。民飢則堪役者少。故息之。舍山澤之禁。與民同其利。去門關之征。使民得轉移。吉禮則省之。凶禮則殺之。蕃樂者。閉其樂器而不作。多昏者。減其聘幣。使及時。索鬼神。為民祈禱。除盜賊。為民去害也。

【總論】御案曰。周官救荒之本。惟在五黨相賙。及令移民通財。而耕九餘三。家有蓋藏。又相賙與通財之本。此十二政乃臨時補救。多方以求濟之事。

【餘論】吕氏祖謙曰。救荒之政。約而言之。耕三餘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上也。平糶之政。無損于國。而大便于民。次也。所在蓄積。有可通移。又次焉。設糜粥。下也。案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或不可逃。所恃以無恐者。有救荒之政以聚之也。大司徒度地授民。不先以賦斂。而首及荒政。見先王以恤民爲主耳。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輯注】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是也。養老。如五十異粻。七十賜粟。八十賜帛是也。振窮。謂鰥寡孤獨則收養之。恤貧。謂困苦艱阨則賙給之。寬疾。謂有病者不加以力役。安富。謂家饒者不擾以暴斂也。

【總論】李氏覯曰。田皆可耕。桑皆可蠶。財皆可飭。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趨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任之重。求之多。勞必于是。費必于是。富者幾何其不轉而爲貧也。使天下之富者皆轉而爲貧。爲之君者利乎。否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美音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輯注】本。猶根。以根本之俗安之。則民自鞏固而不可拔。棟宇以美其居。昭穆以合其葬。燕食以聯其恩。道德以聯其善。出入以聯其氣。制度以同其體。此六者皆所以安之也。

【通論】鄭氏元錫曰。保息本俗。與大宰執九兩相爲表裏。大宰執之爲民治。司徒掌之爲民教。皆所以約萬民于人道焉耳。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懸同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浹同日而斂之。

【輯注】布教。謂頒布十二教以下之事。于邦國之諸侯都鄙之卿大夫。

乃施始鼓切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直吏切民。令力營切五家爲比毗志切。後同。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輯注】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使五家爲一比。使相保不爲過。二十五家爲一閭。使相受不得辭。一百家爲一族。使相葬以賻助。五百家爲一黨。民有凶使相救。二千五百家爲一州。民有急使相賙。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民有賢行。則行鄉飲酒之禮而賓興之。

【通論】王氏昭禹曰。鄉遂之制。始于五家之寡。而終于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而轄雖若一家。人雖衆而和合若一心。司徒擾之。則相爲仁讓焉。司馬用之。則相爲憂患焉。陳氏汲曰。古者什伍之灋。於州鄉則聯其民。于師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于方伯連帥則聯其國。故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合是灋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

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輯注〕職事。民所職之事。登者。載之于籍也。稼穡即三農生九穀。樹藝即園圃毓草木。作材即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即藪牧蕃鳥獸之生。飭材即百工飭化八材。通材即商賈阜通貨賄。化材即嬪婦化治絲枲。斂材即臣妾聚斂疏材。生材即閒民轉移執事。此九者即大宰之九職也。學藝謂講習道藝。世事謂世守先業。服事謂服勤公事。此三者在九職之外。蓋冢宰制國用。九職所任。財賦所從出也。故但言九職而已足。司徒須教典。則九職之外應有是三者。不如此不備也。

〔通論〕御案曰。大司徒定比閭族黨州鄉。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蓋伍兩卒旅師軍。即寓于比閭族黨州鄉之內也。大司徒須職事以登萬民。小司徒乃頒比灋。使登其鄉之衆寡老幼貴賤賢能之人。六畜車輦兵器之物。即寓于士農工賈職事之內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音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下孟切)孝友睦婣(音因)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輯注〕物猶事也。三物者。下所云德行藝也。賓興者。三事告成。鄉大夫以賓禮而興起之也。德謂道之得於心者。知有別。仁無私。聖能通。義能斷。忠以盡己。和以接物。此六德也。行謂道之體於身者。孝於親。友於弟。睦於九族。婣於外族。任於朋友。恤於鄉里。此六行也。藝謂才之見于衆者。禮以節性。樂以平情。[illegible]射以觀德。御以和鸞。書以察理。數以備用。此六藝也。

〔補說〕李氏叔寶曰。德行藝皆析而六之。恐難以求其全。故於六者之中。有得其一者。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才也。王氏應電曰。于此見先王學校之教。本末俱舉。內外交養。所以人材多而風俗正也。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輯注〕糾猶察也。鄉刑乃教刑。所謂朴作教刑是也。不孝于親。不睦于族。不婣于姻婭。不弟于師長。不任于朋友。不恤于鄉里。此而不懲。則風俗日以偷矣。詖言以動衆。左道以惑民。尤敗壞風俗之甚者。尤不可以不懲也。蓋人性有厚薄。德不可以皆備。材有鈍。藝不可以皆能。六行則人人當勉者也。苟不能修。則害于而身。禍于而家。亂人倫而蕩聖治。是之謂毀民。加之以刑宜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輯注〕六藝獨申禮樂者。化民以禮樂爲急也。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不服教。不厭服于十二教者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有地治者。謂六鄉六遂及公邑都鄙之吏。大司徒無聽斷獄訟之理。故與有地治者聽斷之。若有附麗于刑者。則歸于士師治之焉。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訂義】奉羞皆進也肆解體也言進其體解以爲殽蒸進其脈
解以爲腥也大賓客謂諸侯來朝則令遂人修道路道
人共委積國有大喪東有引紼則帥六鄉之衆庶共引
之大軍旅大田役所用民徒則以熊虎之大旗以致之而
均治其
政令焉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大荒
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訂義】注　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致萬民于門以備用也節有六節乃得行所以禁姦也荒政十二之中獨舉四者四者爲
要大司徒
尤加意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
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訂義】注　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其文書致事上其簿書爾乃皆
汝也治官之屬大宰不自令小宰令之五官則各自爲
令焉

【訂義】論　御案曰地官所掌者地所司者徒惟所掌者地故案土
地之圖始則辨五土以知地生繼則辨十二土壤以物地
事繼復辨九土以均地政因而制王畿建侯國造都鄙而
經畫土地之事備矣惟所司者徒故通挈人民之數立爲
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而民之室數可稽定士農工賈之籍
而民之職事可考稽其室數核其職事則民之可任者與
其施舍者皆無隱漏抵冒之弊矣而其大要則使八相糾

一勸有一善焉可得而舉也有一不善焉可得而誅也此三
物八刑所以繼于其後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
九比（必里切）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舍音捨）與
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訂義】注　小司徒大司徒之副同掌教灋者也猶次也大家有家
之大也九比如禹貢之三等九則也貴謂卿大夫賤謂
庶人在官者征謂征稅役謂徭役次國中及都鄙九等之
人擇其貴賤老幼廢疾者不征不役之也祭祀以事神飲
食以養生喪紀以送死皆有禁令不得失禮灋也貴賤老
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老慈幼寬疾之意足以示民
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尊尊親
親之道踰禮越制之誅足以範民矣



【通論】御案曰教寓于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使民知禮知義
所以厚生而正德也教寓于征役之施舍使民興讓興仁
所以忘勞而犯難也司徒之灋無一人一事一時之不教
所以周徧淪浹入人之深至于刑措也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
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
則受邦國之比要

【訂義】注　頒比灋頒其九比之灋也衆寡謂可役之民六畜車輦
皆當用之物于民則登于簿書于物則辨其美惡入其
數者入其民物之數也施政教以行鄉射之禮行徵令
以起徒役之事大比謂總計其數比要謂大比之簿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鄉大夫卿也鄉吏受灋於小司徒頒以比灋若六遂則遂人令之郝鄙則其君令之而並受灋于司徒治民以地官爲主也比要者其詳狹于侯國其總數則登于天府也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入其要詳內而畧外也 孫氏之宏曰小司徒頒比灋登衆寡註戶而田度力而役無曠土無遊民教養之實致也至司寇獻民數上拜受之登于天府與祖廟之守藏並重又以見民命之不可輕忽君臣上下當通知愛敬其民愛敬之義明于上斯教養之實達于下其事常相表裏也 黃氏度曰比要在司徒爲民籍伍籍在司馬爲軍籍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輯註】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謂會聚萬民閱其材堪充卒伍者以待使用也古者寓兵于農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



之民出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兵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征伐則起之爲軍旅時隙則作之赴田役寇警則比之任追胥閑暇則令之出貢賦

【通論】陳氏傅良曰會萬民以爲卒伍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延之擾無稟給之費故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鄭氏鍔曰會卒伍以爲軍灋宜屬之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得乎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輯註】均平周徧也一家受田百畝七口授以上地可役者家三人六口授以中地可役者二家共五人五口授以下地可役者每家二人此因授地之上下以均任役之多少也凡起役作每家可任者雖多唯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不過役也若田獵與捕盜則正羨並行焉蓋田取禽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且地近時不久故也衆庶謂六鄉之民命謂誓告之命誅如小子職不用命者斬之是也大事戎事大故災寇餘子卿大夫之子戎事故致民以備警災寇故致餘子以宿衛王宮也

【通論】御案曰司徒與遂人大司馬本無異灋不易之地即上地一易即中地再易即下地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五十畝可任者家三人即此家三人



也中地食者半即遂人之田百畝萊百畝可任者二家五人即此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二百畝可任者家二人即此家二人也

馬氏端臨曰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所言則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如小司徒所言則口衆者授之肥口少授之瘠二者不同而義相備 葉氏時曰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職曰以下劑致甿蓋受上田中田之民會而用之惟以下劑爲率寬民力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

耶。

【集注】此言治野之灋。經謂經界，井牧，謂井衍沃之地則爲井，隰皋之地則爲牧。牧者，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一夫受田百畝，一井九百畝，故云九夫爲井。以四積之，邑、甸、縣、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使各任其地之事，而納貢賦與凡稅斂之事焉。蓋粟米車徒出于井地，此貢賦之本灋。地邑有衛條，收穫有早晚，道路輸將有遠近，則稅斂之事，當隨地而制其宜也。

【總論】井田之灋，惟小司徒見之。謂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者，孟子之說也。謂八家各耕百有十畝，以十畝爲公田，餘二十畝爲廬舍者，洪志之說也。林氏曰：井方一里，是謂九夫。古者治耕之灋，有以地里名者，方里爲井是也；有以田夫名者，九夫爲井是也。以地里名者，所以正地界；以田夫名者，所以定徵賦。九夫特以道率備言之耳。蓋地有山川林麓，不可以盡井者，安得九百畝皆不地乎？故以九百畝言之，其實仍八家也。



【通論】葉氏時曰：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少，故言四井四邑之屬；溝洫定水道大小，故言十夫之屬。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　班氏固刑灋志：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灋。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干戈車徒素具，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征。政原本

【集注】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守，地守；職，地職、民職，則冢宰、大司徒頒之，而閭師專掌之。小司徒分地域，故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征。伸均人所均地征、地守、地職也。蓋小司徒辨之、施之、平之，而後均人以歲之上下均之。地域既分，則無所用其均，故不言耳。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子賜切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地圖正之。



【輯注】小祭祀，如祀師雨師之類。小賓客，謂使臣聘問之類。大軍旅，天子親行；小軍旅，使臣征伐，帥者帥致于大司徒也。巡役，巡行其小力役。喪役，如正柩引窆，皆是。民有訟事而不決，則正以地之比鄰。民爭疆界而不分，則正以地之圖籍。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輯注】治成，所治職事之狀。憲，謂表懸之。恐觀教者不能徧，故又使各懸于所治也。修灋糾職者，修其常灋，毋使廢墜，故糾其職事，毋使怠緩。吏主民事者，及治若十二教之屬。政事，若土地之政之屬。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考之以待政令。

正所以驗其
敎政之實也。
【音】【注】鄭氏校曰大司徒所掌詳于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所掌詳于人民之數事細而繁。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訓】【注】鄉師主六鄉之事者師其長也以下大夫四人分掌六鄉是二人共掌三鄉故曰各掌也聽其治鄉大夫以下已各治其民恐其濫失故又聽之也遂之教治獄訟皆遂大夫掌之而鄉則鄉師掌之者鄉大夫六卿也其于教則正月頒之鄉吏而已其于治則歲終令羣吏會政致事而已獄訟一聽之鄉師而已不與者體當然也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 式氏切弛 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訓】【注】國比卽前之九比受于小司徒者小司徒既稽之辨之而鄉師復然者小司徒通掌國中及四郊都鄙而鄉師則分掌六鄉兼及令禁獄訟也。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 音闢 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
【訓】【注】大役如築作隄防之類至謂至其部曲也役要卽民徒之簿書辟灋也蓋築作之灋司空之職故但攷其功之大小以逆其民而鈎攷其所役之事緜詩所謂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是也事功力之事秩常也敘猶次也事有常次則旣不偪迫又不匱乏也曰凡邦事則不惟役事卽以役事言徵發之地有遠近番代之歲有凶豐皆有常次也。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子都切
【訓】【注】祭祀之牲牛為大故鄉師佐而羞之而後司徒得以奉之茅蒩所以縮酒與藉祭蓋由甸師共茅于鄉師而後鄉師得以共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 九玉切 輦 里演切 戮其犯命者。
【訓】【注】徒役六軍之外民徒之使役正治者以灋正之而治其不如灋者也馬駕以載輜重為輂人輓以載任器為輦犯命亦指徒役言。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 同柩 而治役及窆 彼驗切 執斧以涖匠師。
【訓】【注】治謂治其葬事匠師事官之屬鄉師主眾役纛羽葆幢也執以指麾輓柩之役使正其行列進退所謂治也窆謂葬下棺執斧以蒞之使戒其事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訓】【注】四時之田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先田之期出田灋于州以令六鄉出田灋于里以令六遂于鼓鐸旗物兵器則簡之于卒伍則修之及田獵之期以司徒熊虎之大旗招致其眾庶而陳列其行伍而陳列之中又各以旗物分鄉邑于是乃治政令以使之從治刑禁以使之進驅車徒興部故有前後屯卽大司馬前後有屯百步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 艱同 阨以王命施惠。

【輯注】徵令有常者。謂四時必有之力役。徇于市朝。使人人共曉也。以王命施惠者。其職先王巡行。見民艱阸。即以王命發倉廩出泉布。不待奏請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遺人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艱阸。但掌其所賙之物耳。司稼巡野觀稼。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則以補助其耕斂之不足也。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并疾病亦在所賑恤。然二官所治者廣。故鄉師親出巡以王命施惠代王行也。

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考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輯注】鄉師主六鄉。故考六鄉之治。詔廢置者。告于冢宰及司徒也。鄉器即比閭族黨州鄉所共之器也。三歲大比。則



考其官之教。或行與否。察其吏之辭。或賞與否。稽其鄉之器。或具與否。省其鄉之事。或治與否。以告冢宰與司徒。而詔王行誅賞焉。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輯注】鄉老。鄉官之最尊者。王畿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二鄉公一人。蓋三公也。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以道倡化。不煩以事焉。在朝則稱公。在鄉則稱老。侍坐于天子而不爲通。與百姓相親而不爲褻。尊之至也。昔周公畢公以太師保蒞東郊。召公以太保率西方諸侯。蓋二伯兼鄉老者。以公卿之尊。不嫌于下行六鄉之事。則教化之事。顧不重歟。

【通論】王氏應電曰。周官之深。在朝則爲六官。在國則兼爲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平居則六卿各教其所治民。不必別立守令。國有大事而致民。則六卿各帥其鄉遂之民而至。不必別有徵召。國有大故。則六卿各糾其民而守。不必別爲長帥。其有會同師役而用衆。則六卿各帥其都家所統之民而往。不必別爲之將。[illegible]皆出一[illegible]乃在六卿即六事之人。則此灋自古已然。所以體統各一[illegible]流通而無後世內外隔絕。上下扞格之弊也。其族師而下皆使民自推擇其長。因而秩之耳。故曰使民興賢。出使掌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

鄉大夫之職。每鄉卿一人。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輯注】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大夫以六卿之正。分治六鄉之事。故以職稱。政教者。導之使爲善。禁令者。戒之使勿爲惡。蓋用其體埶以統六鄉。而不與治民之事也。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輯注】司徒十二灋以下。皆教灋也。鄉大夫受之以頒于其鄉之吏。如州長以下是也。使各以司徒之灋教其民而攷



其德行。察其道藝。以爲賓興之本焉。德與行並言。欲內外兼舉。道與藝並言。欲精粗一貫也。

【通論】魏氏校曰。鄉大夫皆六卿所兼。而同受司徒之灋。蓋禮以義起。在朝則冢宰重。在鄉則大司徒重。在軍則大司馬重。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輯注】小司徒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故鄉大夫以歲時登之。郊門以內爲國中。六鄉也。郊門以外爲野。六遂也。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illegible]征者使任事也。舍者使除役也。征有國與野之異者。國地近而役多。野地遠而役少也。舍無貴與賢之殊者。官則優崇之。民則體恤之也。入其書者。入于大司

徒也

三年則大比(必里切)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輯注】大比按戶籍也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其吏謂州長以下衆寡謂其民禮禮者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客之也獻書拜受而登于天府重賢人如寶玉內史書其副以待王之爵祿也

【通論】王氏詳說曰五家爲比不過防其奇衺未必有可書之事也五比之閭書其敬敏任恤是六行之中可書者二矣四閭之族書其孝弟睦婣是六行之中可書者四矣然于德行道藝猶有未備也至五族之黨然後全書之五黨之州歲加攷覈之道三年之久鄉大夫又攷之然後賓興焉可謂詳且愼矣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輯注】此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歸而詢民于鄉射以爲從舉之本也和者內志正容者外體直主皮者不失正鵠和容者進退閑雅興舞者節奏比樂此所詢之五物也蓋鄉射在鄉衆所聚觀故以此詢之也

【總論】御案曰凡射衆耦皆合揖讓相先故取其能和勝不勝相形娼嫉易生故取其能容和容興舞則方射之時容體比于禮節體比于樂也賢能德行道藝既成者故謀于鄉先生五物材質可造者故詢于衆庶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知兩切)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輯注】此總承上文而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進于王朝使爲卿大夫以臨長之使民自舉能者還于鄉里使爲比閭族黨以治理之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未有遺民而可爲治者

【通論】禮庫曰一鄉利病及風俗美惡惟鄉人知之其中有可推者使民興之而因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以宜于民自鄉舉里選之灋壞天下官吏悉總于吏部賢不肖何自知之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

【輯注】年終將考其得失故令羣吏上計于鄉大夫然後致之于司徒以致于冢宰正月已受灋于司徒正歲復使攷之者恐所布之灋尚未協乎民情也

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輯注】大詢者詢遷國立君之類朝謂外朝大故謂灾變戎寇使民皆聚于閭胥所治處以待政令然亦必有旌節以輔之否則雖有令亦不得達也

【總論】王氏應電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故鄉大夫之職莫急于教民莫重于興賢其灋矣之正歲之所攷歲時之所登歲終之所會致三歲之所大比不過于此鄉大夫特舉其要而其節目則有司存也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各掌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音祝下同)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補注】二千五百家爲州。長一州之主也。鄉大夫雖掌政教禁令。然第執其總以率屬而已。其教治政令之灋。則州長掌之也。屬猶合也。讀灋者。師所掌之教灋也。務之戒之。皆一讀灋府之事。如之者。言于祭祀州社春祈秋報時亦讀灋如前也。序。州學之名。言雖已讀灋。又于春秋二時先以鄉飲酒之禮會其民。而後射于序以觀其賢焉。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補注】大祭祀。謂州之社稷。大喪。謂鄉老鄉大夫。涖。臨也。師。征伐。田。田獵。行。巡狩。役。徒作。數者皆聚其民致之于司徒。而已掌其戒令賞罰焉。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補注】廢興。謂進退。

【通論】高氏曰。自州長而下。始行讀灋會民之禮。以二千五百家之民。人親地近而教易行也。蓋鄉大夫統五州。去民遠。故不讀灋。州長一歲三讀灋。黨正一歲七讀灋。族師一歲十四讀灋。閭師則無定期矣。大約于民彌親。教亦彌數。其習之也勤。成之也漸。入之也深。是以賢才皆興。風俗丕變也。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禜敬切）亦如之。國索（音色）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補注】五百家爲黨。黨正亦長也。州長掌其灋。黨正則奉以施之。但州長以教治爲先。而黨正以政令爲先。故州長讀灋有勸戒。而黨正讀灋則兼有糾戒[illegible]之旨。國索鬼神。十二月大蜡之祭。以禮飲酒者。行鄉飲酒之禮也。以正齒位者。使民知尊年尚齒也。壹命爲下士。則年與衆賓相次。再命爲中士。則年與族人相次。三命爲上士。則席設于尊東。雖父族亦不得序齒。蓋三命爵已尊。席于下非所以貴貴。躐于上非所以長長。故別有尊席也。[illegible]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古玩切）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補注】喪祭冠婚飲酒之禮。黨正教之。而復有戒禁者。戒其必如禮。而禁其不如禮也。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灋無以集事。故平時有教。臨時又有法也。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補注】黨政。一黨之政。吏。謂族師以下之吏。致者。致其所掌之事于州長也。六鄉之吏皆致事。而惟黨正有之者。以州長所掌者。教士察吏之灋。無事之可致。而族師以下之事。皆致于黨正也。書。記也。黨正與民近。其知民也久。故書之。待州之攷。至校比之事。所謂以時屬其民而校登云云者。黨正第往涖之而已。

【通論】御案曰。鄉三物。惟六藝之成熟。有司可自辨之。若六行。則非鄉黨族姻不能詳也。六德。則非與朝夕久故者知之不能審也。故閭胥聚衆庶。則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屬民讀灋。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正歲屬民讀灋。則書其德行道藝。未有簡士而不屬其民者。蓋論之以相

習之人。然後聞見實徵之以衆多之口。然後好惡公積之以歲月之深。然後鑒別當如是。則所謂賢者能者無所容其僞冒矣。而州長鄉大夫又層累而攷之。所以舉不失人而官無廢事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

【訂注】百家爲族。師亦長也。屬民讀灋。州長以正月。黨正以四孟月。族師則每月之朔。蓋情愈親而灋愈密也。有學。即六藝。酺。災害之神。族無鄉飲之禮。因祭酺而合衆以酬獻。亦如月吉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訂注】邦比之灋。即小司徒所頒之比灋也。夫家衆寡。鄉大夫既登之。族師又登之者。蓋今歲少壯者。來歲或老疾矣。今歲微賤者。來歲或通顯矣。其可任可舍者不可不以時校登也。兩比合爲一聯。兩伍合爲一聯。二百家共爲一聯。使舊比者相保。新來遷者相容。刑罰相及。則惡必去。慶賞相共。則善必揚。如此。則邦職可受。國事可役。而埋葬相助矣。師田行役。即受灋于州長者。帥至。謂至于鄉師。致事。謂致于黨正。



【總論】王氏應電曰。邦比之灋。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據族師而行。故于此詳言比灋。

【通論】馬氏端臨曰。秦人什伍之灋。與成周一也。然周之灋。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以相率而爲仁厚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以相率而爲刻薄之小人。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色主切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古橫切撻罰之事。

【訂注】二十五家爲閭。胥則治其民者。有所取曰徵。有所使曰令。祭祀。州社黨祭族酺也。役。田役。政。如州射黨飲酒。喪紀。謂族相葬埋。凡此數者。皆聚比衆庶之時。既比之後。則讀司徒之灋。而書其志敬才敏相助而任相濟而恤者。以待州長之攷焉。凡事。如軍旅徵發相救相賙之類。比。校也。觵。飲器。撻。扑刑。皆失禮之罰也。



【總論】御案曰。古者生子三月。擇日名之。以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一獻于州史。一自藏之。故歲可合而數也。族黨州鄉。皆因閭胥所數而登校之。所以不料民知其衆寡。又曰。閭胥所書。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善小而必登。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錄。黨正以上。則德行道藝皆全矣。其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敬敏而此言之者。敬則小心。敏則強力。二者善雖小而可望其成德。故謹書之。

【通論】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故自其詠歌舞誦之間。所以漸摩誘掖激厲而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不過爲趨時干祿之

技。而其所以勸勉而程督之者又適以作其躁競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于聖賢之域者。亦往往為俗學頽風駆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可望其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

比長。（如兩。五家下士一人）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罪同）奇衺（音基。音邪）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音納）之。

【注】【補】五家為比。長其主也。比之治如教訓徵令皆是。相受則不相排擯。和親則不相爭戾。相及即今之所謂連坐。比長職雖卑。而一鄉之政實始于此。蓋相受相和親。則善俗乃可興。相及則奸宄乃無可容。從。遷居也。從而授之。謂付于所往之處。以明其無過。所節行之。謂驗于所過之地。使之無所阻。若授節俱無。則逃民也。納之圜土。而其情無所匿矣。



【通論】魏氏校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根。是故民制起于比閭鄉里。田濂起于井邑邱甸。兵制起于伍兩卒旅。任官位事起于鄉舉里選。苟無根柢。而求天下之治難矣。柯氏尚曰。鄉遂大夫而下。有爵秩名位。而無府史胥徒者。以大夫而下皆鄉遂之民。差其等。正其位。職其教。不操刑政之權者也。其比長閭胥族師。皆農人之中德行才能足兼比閭族之上者耳。所謂下士即上農。中士倍之。上士又倍者。亦合其子弟受之士田。令其自耕以共一家之衣食。固不如在職之上中下士。食民之賦稅也。至黨正州長鄉大夫。則已嘗為大夫者。其家既受田。別有田宅官田以賦其祿。況又有賞田牛田牧田以益之乎。此所以設官如此之多。而無祿浮于賦之患也。賢者以次而升。不賢者以次而降。升者如其秩田。降者減其爵祿。是以古者之民富貴貧賤常與人之德行才能相稱。俾民不得遷。務民不得肆。朝夕孜孜。無人不欲勤其業。盡其職。修其行。以聽上之旌舉也。成周之治。其根本盡在于此。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設王之社壝（音位。下同）。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注】【補】封人主封疆者。王社內有壝以奉神。外有畿以為垣。獨言壝者。舉外以包內也。王國外四面五百里為畿。畿上各有溝為限。封土于上。樹木于旁。所謂設之為之也。凡新封諸侯之國。必設社稷之壝與四至之疆。新造都邑采地之封域。亦必有壝與疆。其封之樹之亦如王國也。社稷之職。有職事于社稷者。將祭之時。封人令之。亦修梁酒埽之事。與。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音福）衡。置其絼（持忍切）。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炰（薄交切）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注】【補】飾謂刷治絜清之。楅施于角以防其觸。衡施于鼻以使之行。絼則牽牛之索也。水以滌牲。槀以藉牲。歌舞者。牽牲入廟時歌舞以言其香肥也。毛炰謂燗去其毛而炰之。封樹之事不常有。故又兼此職。



鼓人。中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音焚）鼓鼓軍事。以鼛（音羔）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音淳）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注】【補】鼓人掌教鼓者。兼掌金。金以節鼓也。樂勝則流。故言節。師克在和。故言和。行列宜正。故言正。大司樂雷鼓雷鼗天神。靈鼓靈鼗地示。路鼓路鼗人鬼。即此。鼖鼓聲大。故鼓軍事。鼛鼓聲緩。故鼓役。凡作樂先擊鐘。次擊鼓。故晉鼓鼓金奏。錞。錞于。鐲。鉦也。鐃如鈴。鐸。大鈴。皆師田所用金鼓之節。已教于大司馬。而此復屬于司徒者。蓋不肆之于平日。則臨事倉皇失

措而不可用。故預使田野之民皆習其聲。而知進退止齊之節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音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音戚]。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音泰]鼓。

【注】兵舞。執干戚而舞。帗舞。執采繒而舞。百物之神。所謂國祭鬼神而祭祀者。獨舉此者。見王朝之祭祀皆非其職也。鼜。夜戒守之鼓。軍動則擽隋陳之時。救日月詔王鼓。助陽氣。大喪詔太僕鼓。警衆也。

【通論】易氏祓曰。以六鼓聲用致之。唯雷鼓專用于天神。鼖鼓專用于役事。若靈鼓用于社祭。賁氏又用之以驅猛獸。路鼓用于鬼享。大司馬又用之以致戰。太僕又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鼖鼓唯鐘師春蒐田。軍將晉鼓。則鼖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鼛用各有所主。不可不辨。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音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音罕]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注】舞師主教舞者。兵舞用干戚。武舞也。帗析五采繒爲之。羽析白羽爲之。皇析五色羽爲之。皆文舞也。兵舞有捍衛之義。帗舞有祓除之義。羽舞有翼蔽之義。皇舞有陰陽調濟之義。野舞。野人欲學舞者。不興舞。謂其功不足以形容。故不舞也。

【通論】王氏詳說曰。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干掌舞器而及于祭祀賓客。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掌羽舞而及于賓客享食。以山川社稷四方爲地事。旱暵爲民事。故屬于地官。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音酉]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祭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注】牧人主牧牲以共祭祀者。牲。生牲。牷。全體也。陽祀。祭天與宗廟。陰祀。祭地與社稷。望祀。祭五嶽與四瀆。騂。赤色。黝。黑色。方。青赤白黑。毛之。謂色純也。時祭。謂常祭。外祭謂偶經之山川。毀事。謂殈告之侯禳。尨。不純之色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大宗伯以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黃。不以黝。蓋陽祀以騂爲主。陰祀以黝爲主耳。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注】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當殊養也。牲不繫。謂非時而祭者。奉。奉至祭所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

【注】公。猶官也。未成牲謂之牛。政令者。用爲牲牢。或以駕車也。享牛。獻神之牛。求。索也。春秋有改卜牛之事。用改卜則牽之也。芻。豢牲之芻。牢禮謂饔餼。積膳。膳羞。皆禮賓客所用者。犒牛。犒師之牛。喪所薦饋曰奠。未葬以前。無尸飲食。但停置于神前。故曰奠牛也。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薄浪切]。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音老]以待事。

【集注】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軍中任載。其一牛所能勝。故自駕載而外。又有居其前居其旁者共挽一車。故曰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旁也。互若今屠家懸肉格。盆盛血器。祭受肉籠。皆始殺未解體時所用者。亦牛人共之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碩當作射〉

【集注】充。肥也。主養六牲而肥之者。已選爲牲。完善爲牲。牢。閑也。芻之。食之也。食之三月。所以使充也。散祭祀。謂小祭祀。國門。城門。繫之于此。使司門者養之也。展牲。視牲也。視牲則告以體完而無傷。碩牲。射牲也。射牲則贊而麗于碑也。

【通論】王氏詳說曰。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擇以爲牲。則有納而視之之禮。朔月月半。則有巡牲之禮。將用。則有卜牲之禮。及夕則展牲。及期則牽牲射牲刲牲歌舞牲。一牲而分職聯事如此。敬之至也。



# 周官精義卷五

潁川　連斗山叔度編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 地官司徒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集注】載。事也。爾民事也。載師者。掌民事之長也。任土之灋。任其土之所出以爲治賦之灋也。物地事者。物色其地之所宜。以爲樹藝之主。授地職者。隨其所掌之地。以授于所職之人。以待政令使出貢賦也。

【通論】鄭氏鍔曰。載師任地制賦。閭師任民徵賦。二職相資。王氏詳說曰。物地之灋。見于載師。又見于草人。蓋載師物地以任其田。草人物地以糞其種。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音古〉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音姜〉地。

【集注】任皆言任賦。廛里謂民居之曠地。場圃謂宅畔之餘地。宅田。農夫城宅之田。士田。士人之子之田。賈田。賈人之子之田。此三者以近郊之田任賦也。官田。庶人在官其家所受之田。牛田。牧田。牛人牧人其家所受之田。賞田。謂有恩賞賜之田。此四者以遠郊之地任賦也。公邑之田。謂六遂餘地。家邑之田。謂大夫采邑。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及王親子弟之采邑。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畺。以上四田。則任以以上四地之賦也。

【[illegible]】御案曰。所任甸地。亦是六遂之餘。鄉遂區域早定。而鄉

大夫遂大夫以下官長層累相承故無俟載師之任之也。自甸而外至稍縣置皆有公邑以甸無采地故經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見其餘耳大宰九賦四曰家稍五曰邦縣六曰邦都疏謂舉家稍以表公邑其縣都亦然也此載師所任地蓋亦指公邑而言其三等采地則于大司徒造都鄙詳之矣

【通論】鄭氏康成曰王畿內方千里積為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方[illegible]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illegible]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illegible]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



千家[illegible]逾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場圃宅士賈官牛賞收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illegible]定受田十二萬家[illegible]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illegible]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illegible]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而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illegible]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涂巷又狹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illegible]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集註】任地謂任土以起稅也國中之宅比連櫛密無地可以種植故無征園地其利薄廛里其地狹故二十取一輯之也近郊十一國中什一使自賦役多稅少也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稅亦少重也自此去國益遠役益簡稅亦漸增也然亦至十二而止唯漆林之稅二十而五以其為自然之利非人力之所為故重其征且以抑末也

【通論】御案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取具焉其耕地實八十畝故孟子及春秋傳通計公田八十畝私田八百而言入于公者乃十分之一耳周官之三農九穀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安從所謂二十而三與十二者什一之瀸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反覆參考唯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為經之本文以是三者皆非穀土而別有地征其近郊三句則莽歆所增竄也而自康成以來莫之辨正故論之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宅不毛謂不種桑麻也[illegible]里謂里居布謂泉布[illegible]

【集註】[illegible]宅不種桑麻則絲枲無所出故罰之使出一廛之布[illegible]所以勸織也田不耕謂荒其地屋粟謂三夫之稅田既不耕則粟米無所出故罰之使出三夫之稅所以勸耕也職事謂九職之事家謂有室之家征謂力役之征成家而無所事則責生無所出故罰之使出一夫力役之稅所以勸勤也三者之賦役之必以其時警戒之中猶有惻隱焉

【通論】御案曰里字之義有三一為二十五家之里一為三百

步之里一爲里居之里。此里布當是里居之里。卽其所居之宅也。宅而毛則有絲枲之出。其不毛者。雖無絲枲亦使出一廛之布以罰之。布泉也。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則令有不行矣。此卽孟子所謂里之布也。周禮夫婦具而後有征。明無家之夫不征也。夫家之征謂一夫之役之征耳。夫婦具而無所事事。故使出夫家之征。而以布當之。此卽孟子所謂夫之布也。三者皆所以警游惰言。既授宅雖不毛而布縷之征不免也。既受田雖不耕而粟米之征不免也。既有家雖無職事而力役之征不免也。無職事蓋九職所不任者。非閒民也



魏氏校曰。載師因土宜以任其事。取其稅而教化在其中。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輯注】二十五家爲閭。閭師其長也。專掌六鄉貢賦。國中及四郊謂自閭廛以至遠郊百里也。人民六畜之數。謂戶口登耗孳牲多寡之數。任其力。謂農圃以至虞衡之事。耕植以至山澤之貢皆其力爲之出之也。兼言六畜者。六畜之多寡亦驗其力之能否也。政令謂賦役之征。以時徵賦。卽政令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畜許六切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輯注】凡任民總言使民之法。使之各事其職。隨其地產而貢之。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列其職也。閭師則按職而命以事而定所徵。大宰之法。通乎天下。閭師所任。止于遠郊而已。九職有臣妾。此不及者。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盛音成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衰七回切

【輯注】無職。卽大宰所謂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轉移執事而言無職。以當家之廛地不事。故云無職。罰之使出一夫之布。亦役之也。黍稷在器曰盛。椁則棺也。衰喪服也。不親其事者。卽不得用其物。皆所以恥不勉也。以此推之。可見六鄉之民。凡事皆禀命于閭師。而家不異政。國不殊俗矣。

【通論】御案曰。此一經見有田必耕。有宅必樹。而蠶績材木具



焉。又時其雞豚狗彘之畜。以共養老祭祀之用。孟子所言王政。略備于此。此言不畜不耕者。不任牧與農者也。不樹不蠶不績者。不任圃與嬪者也。不任其所當任。故抑之使不得齊于備人之禮。以恥之養也。而教行焉矣。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荒其園圃者也。此獨不樹。未嘗不毛。故罰止于無椁。載師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受田而不耕者也。此不耕者本未受田。故罰止于無盛。　又案遂之治訟。遂師遂大夫聽于上。縣正掌于下。而鄉師以下別無掌獄訟之官何也。蓋鄉之別設閭師。與縣正無以異。縣正之數卽比

之時徵其賦。縣正之比。即此之人民六畜之數。縣正之政令。即此所待之政令。縣正之頒田里分職事。即此所任諸職事也。獨此職無掌治訟趨稼事而賞罰之文。蓋無職不耕不樹諸罰皆掌其治訟趨其稼而賞罰之可見矣。

王氏應電曰。凡民之事有一定而不易者。九職是也。有兼為而不費者。樹畜是也。蓋先王之世。雖士工商之家。靡不受田務使人卹稼穡之艱難。婦女各勤蠶織。比戶皆務樹畜。不勤則有五者之罰。使不得備禮。厚生正德之意。皆具其中矣。載師以其不務本業故徵其財。閭師以其不能兼職。故殺其禮。上之人非利其財也。將驅之以務本耳。非靳于禮也。將愧之而使勸耳。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注】王國百里之外為六遂。又其外為小都大都。尚有餘地不以封人者。則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之。其地名曰縣。其官名為師也。縣師專主公邑之地。但公邑外連諸侯邦國之地。內連都鄙稍甸郊里之地。犬牙相錯。故通內外之地域言之。正所以別其為公邑之地域也。所謂辨其及其與夫下文作其會其者。皆指公邑而言。縣師官卑人少。所職祇如此。非通邦國與郊里而俱掌之也。羣吏謂家稍縣都之吏。攷而詔之。亦以土地之荒闢。戶口之盈耗。為殿最也。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注】此節乃縣師之職所專掌者。前言所掌所辨與所稽者。凡以為此耳。蓋軍旅會同田役。夏官之掌也。其衆庶馬牛車輦。則地官之掌也。故將有三者之事。鄉師遂人因各有致民帥衆之事。受灋于司馬。而縣師亦必以受于司馬者。于衆庶馬牛車輦則作之。車人卒伍則會之。旗鼓兵器則備之。帥而至于司馬焉。不以公邑而有異也。

凡造都邑。量音良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注】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造者。建置之也。量其地者。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也。辨其物者。地有五物。賦有九等也。制其域者。定其都邑之疆界也。野乃公邑之閭田。賦貢亦公邑之賦貢也。

遺音位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邦之委烏偽切積子賜切下同以待施式鼓切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吉滴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注】遺饋也。遺人主以委積饋人者。少曰委。多曰積。待者待鄉師司救司稼以王命施之也。艱阨謂天災之疾患。老孤謂死政之父子。賓客謂朝聘之公卿。羇旅謂道路之人士。凶荒謂年歲之旱潦。因其地之所賚。即如其人之所用則物不濫而惠不竭矣。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注】上委積隨其所須而預為之待。此則行道所須。故分布于道路也。國野之道。自國以及野之道。廬。憩息之所。宿。安息之處。市則有交易之鄉矣。廬若今之茶亭。路室則有宮室。候館則有樓觀矣。飲食委積。隨遠近以為加減也。然

委積亦非一地又必總此以攷其足否時須以補其匱乏焉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均地征（原本政下同）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征三年大比則大均

【釋注】均平也主平力役之征者地征謂所征用賦地守謂守其地者如司險掌固之屬其守有劇易地職謂承其事者如蕨地功役之屬其職有繁簡人民則如築城鑿池牛馬車輦則有轉輸委積皆力役之征也公旬猶言公家當面之日言者役民之力一歲不過三日即此之豐年三日也中年則免一日無年則免二日凶年則全免故無力役



亦無財賦焉又曰不收守職者蓋盡免其額征而其他應收者亦不收也大均則無地無人不得其平矣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以媺（美同）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下孟切下同）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知兩切）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音仲）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通釋】天子師保有公孤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蓋專爲教太子設者而先之以詔王媺諫王惡欲使太子知師保之重也詔王媺謂告以善道國子謂王太子及公卿大夫之子弟初學未可遽求六德六行弟使知至德爲王道之本則六德可馴致也知敏德爲敦行之本則六行可漸推也至敏之外又教以孝德者蓋孝行無由顯悖故又教之使知遏奉陰違爲逆偷爲不義爲惡也孝友順三行皆所以進德者虎門路寢門王日視朝之地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有善道可行者則詔之焉中失謂中禮失禮之事國子弟謂同姓異姓之子弟皆太子共學者貴遊子弟亦王公之子弟未入學而來遊者于已入學者則教以中失而來遊者亦可以知學矣

【通論】何氏尚遷曰周人于國子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預其教太子以將以宗廟社稷屬之爲天下得人也其教王子以其將有國有家而爲民神之主也其教貴遊子弟以其將爲公卿大夫之選恐其席寵處優鮮克由禮非師嚴道尊則無以變化其氣質而涵養其德性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釋注】舉行也聽治謂王行在外而聽治亦如之亦從之也四夷之隸四夷所臣服者王之門外謂王中門之外蹕者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野外王巡守親征道上所宿處內列則蕃營之在內者也

【通論】葉氏時曰周官諫諍之職唯師氏保氏然平時之詔王治者非一人也冢宰則詔以八柄八統大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治司士詔王治內史詔王聽治小臣詔王灋儀凡長幼卑尊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聽詔之時至瞽誦詩工傳言商旅市議是諫王惡者又不獨一保氏也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人得以諫至春秋時此意未泯自漢武置諫大夫非諫官言事則爲越職而諫諍之路狹矣王氏應電曰師保二官以近臣而兼守禦之事蓋以爪牙之士而領之以服心道義之臣此所以武臣皆知忠義而同德同心也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

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注疏】保諫王惡義已見前道即六藝六儀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纍鈔文儀）王六藝道之所寓使之得于事而應于心六儀道之所形使之根于心而生于色莫非養之以道也

【總論】鄧氏元錫曰古之教者合道與藝而爲一故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今之教者離道與藝而爲二故卑者溺于技高者蕩于虛此學之大辨也　曾氏鞏曰古者學士之子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馭能車馬之事矣又當謹其指麾之儀書非特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特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變且視聽言動有其容衣冠飲食有其度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于耳目動于四體達于其心者養之如此其詳且密也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求其放心而伐其邪氣于以成文武之材而就道德之實不難矣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注疏】闈宮中之巷門師氏之屬倍于保氏以中門外有四夷之隸故多其人以董之保氏守宮中之闈故用其半而足也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下孟切下同）而強（校養切）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注疏】司諫主以道佐人之善者糾其德使日進于中和正其行使不流于邪僻勸之朋友欲其同志以輔仁強之道藝欲其修身而窮理巡問觀察所以辨其能師以攷其治夫然後詔王以廢置而并行其赦宥焉

【總論】御案曰自州長及族師無時不讀灋以教民而考其德行道藝復設司諫司救之官何也敷教在寬故鄉官之職惟在教誘化育以與其賢能州長之糾不過合聚而警戒之而刱懲之灋無見焉故設諫救二官以主夫民之不帥教者下云以行赦宥則不帥教者固有移左移右移郊移遂之灋矣于德曰糾于行曰正矯其性質之乖異也于道藝曰強警其習業之偷惰也于朋友曰勸官長之督過難承同輩之曉切易入也苟能後悔仍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者猶將因材而器使焉司諫既順而勸之司救又逆而懲之司救之所不能救者乃歸于士此二官蓋教官刑官之接聯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

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野。而以王命施惠。

**注** 司救。主以禮救人之過者。衺惡。過之大者。過失。過之小者。誅讓。言責之也。防禁禦制之也。民有衺惡。責之三而不改。則撻之。撻之三而不改。然後士官加以明刑。去其冠飾而書其罪于背。使坐于嘉石[illegible]之旌朝以恥辱之。役諸司空以困折之。若過失已者而仍不改。則近于罪矣。故三責三撻之後。晝則任以事而夜則收之獄。不必明刑之也。天患。謂災害。施惠。謂賙恤。拯其艱阨。亦救之也。但鄉師以王命施惠不以節。而此以節者。彼循其常。此一時之恩。故執以明信也。

**通議** 御案曰。先王之世。所以致閭閈之秀民。則有家塾黨庠州序之師。教王世子王子國子。則有師氏保氏而又合之于成均。瀸無不備矣。此外農工商賈下逮隸圉有一人之不教。則聖人之心惻然有隱。而于正教必有所壅。然惟學士始可責以六德六行六藝之備。至于平民少習閭閻之教。則循理奉法為善去惡。其質事即在政役弛舍發徵期會農桑衣食居遊作息之間。故別立司諫司救之官。巡問而觀察之。糾德正行考藝辨能以勸其從。誅惡警過三讓三罰以懲其遊。所以德教蒸于四海而可致刑措也。

一 鄭氏鍔曰。王者以天下為一身。已之德成而無過。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故為民設司諫。猶已有詔嬈之師。為民設司救。猶已有諫惡之保。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注** 調。和也。主和仇讐之官。和解仇讐。使順情瀸也。過。謂誤殺傷。鳥獸殺傷。如馬踶牛觸之類。以民成之。謂使鄉里之民共和解。所謂調之也。

凡和難。父之讐辟音避。下同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才用切。下同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眡父。師長知兩切之讐眡兄弟。主友之讐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注** 辟。謂使役傷人者辟之也。父兄之讐而可和者。以過而殺傷。言蓄憾而不報。于情有不安。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可以少慰其志矣。主友。謂友之報親密而可主者。弗辟。謂和之而不肯辟。與以瑞節。使調人徑執之。將以歸于士而罪之也。瑞節。如印信文書之類。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字三衍令勿讐。讐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注** 反。復也。復殺者。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讐。明諸侯得即誅之也。殺人而義。謂殺之得宜者。被殺者之子孫不得讐。讐則加之以死刑也。鬬怒。謂怒而爭鬬者。亦和平之。若不可平。則書之以記其事。于首發難者誅責之。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

書之

〖注〗媒氏主合婚姻之官。媒之言謀也，謀合二姓，使成佹偶也。判，別也。男女之合必行媒者，以有別也。書年名，以與媒氏，使合之也。男長女幼者，陽舒陰從。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娶判妻，謂已出之婦；入子，謂他人之子。書之，慮其有悔也。

中（音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御案曰：此三十七字，蓋莽歆所增竄。官會男女而聽其自奔，猶未爲已甚；無夫家而聽其自奔，雖亂國汚吏不能布此爲憲令。即以所會者爲鰥寡，亦非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羣儒強爲之說，皆不足辨也。

周官精義　卷五　地官下　媒氏　司市　十四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音亮）。

〖注〗入幣，謂納幣。純帛，即緇帛。五兩，十端也。古者兩端相向卷之，共爲一端。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古庶人納幣之數止此，詳于禮而儉于物，此男女所以正，婚姻所以時。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既葬遷之使相從者。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既死而合葬者。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灋者。勝國，亡國也，就而聽之，明不宜也。士，司寇之屬。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下並同）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價同）而徵儥（音育），以質劑（津私切）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音暴）而去（起呂切）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傷蛇切）。

〖注〗司市，市官之長，主交易之事者。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量，斗斛；度，丈尺。禁者使勿爲，令者使爲之也。市官各以所居之次爲叙，分之即所以經之。肆中各以其類之物爲陳，辨之正所以平之。侈靡不行，貨物自均。商通賈賣，衆布自行。物有定價，所以徵買者之來。文契有憑，所以止後日之訟。賈民能知真僞，則物之欺詐除。刑罰所以懲姦，則民之偷盜息。貨有餘則官爲斂，貨不足則官爲賒，此所謂與民同之也。

周官精義　卷五　地官下　司市　十五

大市日昃（音側，同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時掌切）旌于思（音司）次（作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音闢）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注〗大市者，鄉邑相交易也。必日昃者，遠邑乃可至也。賈以朝者，成議轉物，必窮日乃可畢也。販夫婦以夕者，日用所需，隨求輒得也。市入，市者入也。胥守門，所以察詐僞。執鞭以威衆，執度以正度也。平肆，謂平其行列。展成，謂整其市物。奠賈，謂定其貨直。上旌，使民望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司市者之舍。介次，副司市者之舍。治，謂市之政令。訟，謂

市之爭競切于市謂欲售其貨辟市謂欲通其泉量度謂欲敝其斗斛丈尺刑戮謂犯禁者以叙使各至其所稽之肆則事不紛而易治也人有遺物得之者亦使各置于其地俾失者易于求若三日而無主則登諸冊以俟之焉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音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注 亡謂市之所鈌利謂民之所賴害謂無當于民用靡謂多傷于民財使有使阜以漸而積之也使亡使微以漸而革之也璽節印章之屬所以通商者貨賄自內出者由市而達之門及關自外入者由關而通之門及市皆以璽節也無征者有災則物貴故不征作布者物貴則用饒故作布也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音古]者十

周官精義　卷五　地官下　司市　十六

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音古]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注 偽飾謂以假爲真者禁謂工不得作賈不得鬻商不得賣民不得畜十有二約計十者之中有二也市刑市中之刑憲謂表其過猶謂示于衆扑撻也三者皆幾其恥也市者言利之地非國君與夫人世子命夫婦游觀之地也刑人赦猶犯市刑之人蓋已既過市而猶責人犯小罪則自赦也夫人以下罰以幕帟蓋帷若日無以自蔽也尊貴非刑罰所加故以禮示罰會同師役必有市者使市司帥賈師而從則師衆所聚無職買以傷民財之患矣

通論 薛氏衡曰日中爲市致民交易情僞易滋故司市以下大夫董正之而質人之質其成廛人之斂其市亦各以士爲之其大綱固已舉矣猶慮夫情僞之不勝窮耳目不足以盡防也故自胥師至肆長必使司市辟之精于伺察者則以爲胥師明于物賈者則以爲賈師司虣以禁鬬囂司稽以執盜賊皆以襲其不正肆長以辨其名實凡市肆所當曲防者莫不各庀其司則姦欺爲便乎又慮商賈有滯沮之虞齊民有倉卒之需于是設爲泉府之官以廛人之征布而制斂散之權用以濟市政之窮是以欺詐不生而民用無所鈌也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音育]者質劑[音資]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量度壹其淳[音準]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注 質平也質人主定約期者成者平其價使交相易也人民謂奴婢長曰質短曰劑書契取予市物之券同度量

周官精義　卷五　地官下　質人　廛人　十七

欲其長短大小如一壹淳制欲其匹幅如一既巡攷之又舉罰之則詐偽者無所容矣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注 凡以契劵求訟者量地之遠近各以其期從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斂市絘[同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注 廛市宅廛人主斂泉者布泉也居次而分其利爲次布合總而計其入爲總布質人立契之稅爲質布罰者犯禁之所罰廛者積貨之所稅其布皆入于泉府也皮角筋骨屠之餘財也則斂之以當稅珍異有滯久將腐敗矣則

賈之以紓民
皆仁政也。

胥師二十肆一人，皆二史。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儥（音育）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輯注】胥師，羣胥之長。自此以下，皆司市所自辟除者。次，治事之所。憲，表懸之也。儥慝，謂詐爲偽物以欺人者。察而治之，所以厚民俗。聽小治訟，又所以分司市之任也。

賈（音古）師二十肆一人，皆二史。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價），然後令市。

【輯注】賈師，主定貨賄之價直者。次，所居之舍也。辨物，謂別其善惡。均平，謂各以類從。展，視。成，平也。視其平則不奠定其價，則不爭。如此令市，此所謂政也。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輯注】貴儥者，如國積米穀，幾糶貴糶之類。四時珍異，如時物薦新之類。官有買賣，師役會同，亦有軍市，使賈師更代直月，欲平其賈。且均勞逸也。

司虣十肆一人。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輯注】司虣，主禁市中之爲惡者。力爭爲鬬，口爭爲囂。虣，虐物。亂者，悖理。陵犯，如爭塞往來。飲食，如聚飲聚食。搏，執也。

司稽五肆一人。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輯注】司稽，佐司虣者。不物，謂不如式之物。刑之，扑之也。

胥二肆一人。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輯注】胥，又司稽之佐。禁令，使其無得爭先後斯，以亂市。襲，謂掩其不備。

肆長每肆一人。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同邇）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輯注】肆長，肆人賤貨之邸長，則市中給徭役者。相近者相遠，如布帛之名同而制之精粗則異。相近者相邇，如牛馬之實異而物之肥瘠則同。平者，平其價之實。正者，正其物之名。總布，買賒官物之布之總數。斂則收之，入于廛人也。



【輯】集註曰：先王之立市也，不使雜于閭里，懼其亂教也。不使士農爲之，恐其亂俗也。設于朝之後，國之陰，而主之以后，祭以陰禮，其先義後利之制可見矣。故合國君夫人以及命夫命婦，皆不得過市，過則有罰。先王之遠利何如哉。昔者晉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而曰雖有澤車華服，不敢與士君子齒，則爲公之遺化猶存什一于千百也。後世立市無蔽，士農雜而爲之，是以人皆騖于利，士君子而有商賈之行。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意，無復存矣。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楬（音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同柢）。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輯注】泉府，主泉布之府者。征布，即廛人所斂之五布也。市有貨滯而不售者，則以征布買而收之，所以便商，非以其賤

也。民有貨鈌而欲買者。則各仍其原價而給之。所以便民
非以其貴也。此王者公天下之心也。祇猶本。主謂其大夫
有司謂其吏。恐豪民乘
急取貴官爲所欺也。
【通論】馬氏端臨曰。買之于方滯之時。賣之于急需之際。此與
常平貴糴賤糶之意同。泉府則以泉易貨。常平則錢易
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遷轉而
爲和糴。且以其所儲供他物。而不以濟民。失本意矣。
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
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
其出入而納其餘。
【集注】賖貰也。以祭祀喪紀之故。從官貰物也。吉事不廢業。則
旬日償之。喪紀廢業故寬至三月乃取償焉。貸謂出息
以取其利。以國服爲息。謂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爲息
也。國之財用。謂國事所用之財物。以布市者取具于泉府



也。謂其餘。謂入
其餘于職幣。
【通論】御案曰。唯祭祀喪紀而後有賖。則他禮事且不聽賖矣。
安得更有所謂貸哉。先王抑末以歸農。萬無資商賈以陰
取其利之道。此三節乃莽歆增竄無疑。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授管鍵以
啟閉國門。幾（譏同）出入不物者。正（當作征）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
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集注】司門主王城之門。所以防奸宄通賓客者也。管即匙以
啟門。鍵即鎖以閉門。譏察不物者。謂異言異服之人。征
貨賄唯國門有之。餘門皆無征也。舉謂登之于
冊。老謂死國事者之父母。孤謂其子。見遺人職。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音堅）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
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集注】監門門徒。先人職。散祭祀之牲不在牢。以門徒養之。以
其人多而力閒也。歲時之門。謂祭門。餘謂祭餘。告謂告
于王。以
逆賓。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國貨
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
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張戀切）
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通注】司關主境上之門。所以達貨財通賓客者。節通貨賄之
璽節也。聯門市者。自外來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



之門與關也。治謂治其出入先後。禁謂禁其靡害飾僞。征
者征其出入之貨。廛者賦其市地之廛貨。不出關謂從私
道以辟稅。或藏匿禁物者。舉謂簿計其貨。罰謂量征其布
凡所應達之貨賄。則授以璽節。附以傳辭而出之。凶札則
不征其稅而譏其
出入。所以防奸也。
凡四方之賓客敂（音叩）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
出內（音納）之。
【集注】敂關謂朝聘謁關人。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自外來
者則納之。自內往者則出之。當以節與傳爲信也。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
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
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吐黨切）輔

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注 節所執之信。掌節主諸節者也。守邦國者用玉。欲其比德也。守都鄙者用角。取其觸邪也。山多虎。平土多人。澤多龍。各有其宜也。三者皆鑄以金。所往之地各有其宜也。璽節以為之。旌節析羽為之。反節謂往來必有期。事畢則反其節也。末三句總結上文。見無節傳者俱不得達也。

通論 陳氏傅良曰。周官凡往來必有節。是以其府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皆土著。周衰國自為政。在民所之無禁。蓋王官之守不行于外服矣。漢文時盡去關禁。當時游俠者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至莫敢誰何。乃知先王納民于軌。其制善也。



遂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作管切纂 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注 遂人主六遂者。郊外曰野。也。以土地之圖經畫其野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而者互見也。溝以通水為限。樹以植木為固。稽人民。計其所轄也。授田野。授之百畝也。簡兵器以禦患。教稼穡以興利也。

通論 內六鄉而外六遂。遂去王城百里。遂外采地參錯。教必始于近。以六鄉為四方之標準。耕必勤于遠。以六遂為

王畿之勸相。集註曰。鄉民塵宅族比。行保伍之灋易。遂民野處四散。行保伍之灋難。故必經田野。造縣鄙。然後可以定民居。制保伍以定民居。與制井田以起軍賦不同。井田以四起數。民居以五起數。井天下之田。用邱甸之灋。比天下之居。用保伍之灋。故曰地不里。居田不井。授稅有道也。

凡治野。以下劑津利切致甿。音萌下同 以田里安甿。以樂昏同婚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鋤音助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奇兩切予余呂切任甿。

注 治野言凡者。通乎都鄙總言其灋也。甿謂在田之民。下劑謂下等之地。以下地為劑。則民必樂于授地。行田里可居。則必相依不舍。有婚姻匹配。則必馴順不離。教以土壤之所宜。則皆知稼穡。以鋤助耕耨之功。則各得其利。器者耒耜之屬。以時給之。所以勸耕耨者。有力之家。額外予之。所以任事也。



以土均平征。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注 平征者。謂平其貢賦與力役之征也。辨其土者。謂辨其土之色。分為三等。以授田里也。夫一廛謂邑中所居之地。田百畮謂一夫所授之田。萊謂田之休不耕者。中地不及上地。故萊倍之。下地不及中地。故萊又倍之。餘夫謂壯而有室。其家已滿六七人之數者。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畮是也。亦如之者。如其萊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虛域切 洫上有涂。千夫有澮。古外切 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以達于畿。

【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者。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又倍洫。蓋澮廣深各有二尋也。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行于國者。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車一軌。道容車二軌。路容車三軌。蓋縱橫皆通。可達王畿也。一夫之田爲百畝。其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之田爲千畝。其閒有溝。溝上有畛。百夫之田爲萬畝。其閒有洫。洫上有涂。千夫之田爲十萬畝。其閒有澮。澮上有道。萬夫之田爲百萬畝。其閒有川。川上有路。以南北分之。一行隔一夫[illegible]十夫則于首爲橫溝。十溝即百夫于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于南畔爲橫澮。九澮則于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所作。蓋亦倍澮。與匠人澮水所注之川異。詩云今適南畝。又云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焉。

【論】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遂人獨言十夫有溝何也。黃氏度曰。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有十夫之地。故云十夫也。陳氏祥道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灋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言之。方灋則積其所圍之內言之。其實一制也。

【論】鄭氏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似乎太多。匠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又似乎太少。二處不同。此註所以謂鄉遂爲溝洫灋。采地爲井田灋。不知匠人之制舉大槪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也。今書爲圖一成之地計九澮橫通一洫。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足爲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閒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閒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灋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

朱子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所者舊說以爲田家之道。即周家所謂徑畛涂道也。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徑涂爲百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閒千畝。澮閒千夫。而畛道爲千矣。阡陌之名因此而得。其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非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其刻急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濫壞之時。則其歸長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弊。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蓋第知有目前之利。而不復爲後世計長久。于是千古聖賢制作精微之意蕩盡矣。豈不惜哉。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征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人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注】登夫家四句註已見前。頒職即太宰之九職。作事即司徒之十二事。貢即九貢。賦即九賦。師田田獵必用師。征役役民必有征也。野役者在野之民。大旗者熊虎之旗。以旗致之而不至。是不用命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太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音燭）六綍（音弗）。及窆（音便）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注】國祭祀言非遂之祭。酺蜡社乃前哲命德之祭祀在野者。野牲明非牧人之牲。野職則野之職祭祀者也。致役謂致于司徒以給葬事。綍舉棺之索。窆下棺之時。陳役者下棺時千人執綍。背碑負引。陳其行列也。上言起野役令

縣正之屬帥而至于遂。此則親帥而至于其地也。

遂師（下大夫四人）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注】遂師猶六鄉之鄉師。四人同主六遂也。彼言稽而此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經謂經畫其田。牧謂井牧其地。辨其可食者。謂辨其可耕而食者。以地有不同也。蓋辨其可食。然後知井牧田野之數。以頒地任民。而斂其財賦也。役事謂軍役田役工作之事。人情趨重就輕。奸弊易生。故聽其治訟也。耕斂之時。旱暵不同。緩急亦異。移用其民以轉相助力。亦救濟之良灋也。



【通論】御案曰。讀灋與賢。詳于六鄉。經野勸農。詳于六遂。鄉師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則遂可知矣。遂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則鄉可知矣。後世民自為耕。猝有水旱。富者尚能自救。而貧者則坐視其田之蕪沒。然後知先王設官以移用其民。慮事周而興利溥也。

金氏瑞曰。五黨相賙。以財通也。移用其民。以力通也。周官濟水旱之大經。莫要于此。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音庇）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音導）野役。及窆。抱磿（音歷）。共丘籠（魯孔切）及蜃（市軫切）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注】凡祭祀之誓戒。小宰掌之。此國祭祀之在野者。故不曰掌而曰審也。野牲之共。受遂人之令而共之者。至民所入之貨賄以當九職九賦者。則徑入于玉府。巡行庀其也。二者亦受遂人之令而巡而庀之也。幄帟。葬窆間之神座。道帥也。磿者適歷。[illegible]六綍挽綍者名也。丘籠盛土之器。蜃車載蜃灰之路。平野民謂正其行列部伍。比者比其勞逸。敘者敘其先後也。

【通論】御案曰。遂人辨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而遂師則周知其數。遂人令貢賦。而遂師徵財征。遂人起征役。而遂師作役事。遂人令師田。而遂師掌軍旅田獵之政令。一舉其綱。一詳其事也。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事功。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注】遂大夫猶六鄉之有鄉大夫。政令戒禁治訟。與遂師同。蓋六遂之事。師與大夫之所專掌也。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音燭）其地治者。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注】為邑者。自里以上皆謂之邑。在邦甸則為公邑。在家稍則為家邑。在六都則為都邑。皆有吏焉。故遂大夫令之。興甿者。于甿中舉其賢能也。有功謂治有成績。地治謂田無荒蕪。四達者。自遂以達于甸稍縣都之公邑也。

【通論】黃氏度曰鄉之所賢者皆以德所能者皆以道遂未嘗以此教之時即遂人下劑致之田里安之樂昏擾之者也七萬五千家必當有傑異聰慧者于是乎興之易氏祓曰小雅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于或耘或耔之間即六遂興甿之遺意也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音促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輯注】縣正六遂之縣正其長也徵徵召比案比頒田里即夫一廛田百畝分職即九職諸事則治之稼事則促之力田有賞惰民有罰稽功者考其程會事者合計其功

【通論】王氏應電曰縣正猶鄉之州長州長有讀灋攷行而縣正闕如遂大夫之興甿將安所稽乎其爲互見可知也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輯注】鄙師猶黨正祭祀祭禜也以作民起師田也數其衆庶五百人少故可數也媺謂成于鄉三物者惡謂陷于鄉八刑者數而察之將以待遂大夫之興之也

酇作管切長知兩切每酇中士一人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音促其耕耨稽其女功

【輯注】四里爲酇猶鄉之四閭爲族長亦師也作田而用與族師之鼓鐸旗物皆寓兵于農之處無事則爲民之師有事則爲民之帥治喪紀祭祀誅民耕桑與族師之讀灋皆行皆互文錯舉以見義男則事無不興女亦教無不行也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音促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輯注】里宰猶鄉之閭胥邑即里也比衆寡則知戶口之登耗比六畜則知物產之盛衰比兵器則知金革之備乏耦並也耡助也歲之四時合耦而作以相佐助以治稼穡也財賦之事遂人令之遂師徵之下于縣正以迄里宰而後里宰徵斂之所謂待有司之政令也

【總論】孟子八家同養公田即合耦之意然非止一井蓋合百家之衆共耕十千畝之田詩所謂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也秩敘即受耡相佐之次第

鄰長知兩切五家一人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輯注】五家爲鄰長以帥之也五家有過則相糾察宅舍有故則相容受里宰有政則帥五家之民助之授謂付以旌節使無阻也

【總論】易氏祓曰有貸賦斂焉五家相與贊其財有師田行役焉五家相與贊其力此上之政令所以易其也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二十人掌聚野之耡音助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音貸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輯注旅師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稅者。鋤粟合耦不至者所罰之粟也。屋粟有田不耕者所出三夫之稅也。閒粟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也。三者旅師皆聚于田里。用以濟民也。與積謂發其粟。均政令謂施散皆使之均平。春頒秋斂。言春時不足則補之秋時有餘則收之也。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㜸惡為之等。

輯注新甿謂新徙之民。已授以地而使無征役者。謂限以歲月。以三地為之等。至期乃征役之耳。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拘）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



輯注稍距王城三百里。稍人主為縣師治都鄙邱甸之政令者。兵出于井邑邱甸。縣都此但言邱乘者。以一邱出一馬。四邱出一乘。并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為名。令之者治其兵賦也。將有事焉。縣師受灋于司馬稍人又受灋于縣師。凡其作之師之治之聽之者皆縣師之灋也。故云以縣師之灋以聽于司馬。若大喪之役車。則司徒遂之。而遂人遂師與稍人告帥之。故云以聽于司徒。

通論易氏祓曰。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每乘當用七十五人四邱為甸。甸之為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為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家出一人為正卒。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數次調發。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者。非盡發六鄉之人。乃是合諸邱之乘共為一軍也。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原本余）聚以待頒賜。

輯注委人主斂芻薪以共委積者。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薪以烹爨。芻以牧牲。凡疏材草木之有實者。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稍廩故以共聚待賓客。其禮備也。甸小故以其聚待羈旅其用徵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輯注式灋政事之多少也。粗者曰薪。細者曰蒸。芻以飼牛馬薪以共炊爨。木材以給張事。委積芻薪。委積之芻薪也。野委止宿之芻薪也。兵器守委之兵器也。野囿材用謂囿中竹木蒲葦魚鱉之財。亦以給軍行之用者。軍旅之賓客謂師行頓軍歷其地。非朝聘之賓客也。館舍也。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平土地之政（作征）。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㜸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輯注土均主均平土地之稅者。地守山澤虞衡之屬。地事三農園圃之屬。地貢即九職之貢。均之則高下㜸惡輕重各得其平矣。和調劑也。數者雖有一定之禮。而細微必從其俗。故為因地制宜使適于和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息亮切）其宜而為之種。

輯注草人主殺草以滋種者。化猶變也。種之在地。各有所宜。草人相視之而糞其種。則瘠者可以化之使肥。惡者可

以化之使媺也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音提用羊。墳壤用麋。渴音竭澤用鹿。鹹潟音昔用貆喜元切。勃壤用狐。埴音職壚音盧用豕。彊㯺呼覽切檻用蕡。輕爂匹妙切剽用犬。

**注** 糞種謂煮其骨汁以漬種也赤緹縓色渴澤故時停水之處鹹潟鹵水已消之區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彊㯺彊堅者輕爂輕脆者凡者所用之汁不同皆以助其種之生氣以投合地氣也蕡麻屬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掌稼下地。以豬畜許六切水。以防止水。以溝蕩吐黨切水。以遂均水。以列六計切冽舍試夜切菸水。以澮古外切寫洗野切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音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章勇切。

**注** 稻人主水利者稼種穀也下地水澤之地也豬畜水之陂防止水之隄水聚者多則以溝蕩之于遂水流既均則以列居之于舍若各舍皆滿則瀉之于澮以達于川溝遂列三者皆所以用水之利澮者則所以除水害也涉揚其芟者謂開遂舍水于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也稼澤言治澤地之處澤草最爲難除夏日積水土柔因水力以絕其本則草不復生而可稼也芒種謂稻

旱暵音罕共其雩斂力驗切。喪紀共其葦事。

**注** 暵旱之熱氣雩斂因雩而斂以共祭祀之用者葦乃下地所生喪用葦席爲蕝故旅共之。

**通論** 葉氏時曰遂人之溝洫與水利也草人掌土化辨糞壤也稻人掌稼下地盡土利也一稼穡也司徒教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也鄉長趨之里宰又趨之一樹蓺也舍人懸之司稼又辨之凡可以佐農力者處無不備若此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注** 土訓主訓講土地之宜道言也地圖山川形勢之圖地事農圃藪澤之事如荊揚宜稻幽并宜麻是也地慝謂地之惡者地物謂土所出者如磽确不宜稼斥鹵不宜果是也原其生言物生各有其地詔其求言求物必于其地也夾王車者古左圖右書土訓掌圖誦訓掌書夾車而備顧問各以其職爲獻納也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注** 誦訓主誦說四方之事者方志載一方之山川物產欲王觀之而知其事方慝謂一方之言語所惡欲王避之而知所忌凡此皆以知其地俗之媺惡也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胥四人徒二十人。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注** 虞度也山虞掌度山林之政令者物爲之厲謂每物各有藩界守者使之不得取禁者使之不得入陽木生山南斬以仲冬日欲其濡也陰木生山北斬以仲夏日欲其堅也服車之材耜農之器季稺木也服耜用稺木欲材與用相稱也時斬材之時有期日者出入皆有日數恐過取而童其山也不禁謂無限不入禁謂禁地一謂王一謂民也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珥當作衈音貳

輯注 爲主謂爲祭山林之主。萊去草。弊田止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耳以効功也。

林衡 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林。則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輯注 衡平也。林衡主林麓之禁令者。平其守。謂平其藩界之守。計林麓。謂計其守護之功。林麓蕃盛則有賞。林麓殘缺則有罰也。山虞之法。謂出入之時日。

川衡 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小川如中山小山。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輯注 川衡主巡川澤之禁令者。流水曰川。瀦水曰澤。禁令如澤不伐夭。魚禁鯤鮞之類。平其守。使更番以時勞逸得均也。舍猶弛也。川奠。謂籩豆之實。魚鱐蜃蚳之屬。

澤虞 每大澤大藪視大山。中澤中藪視中山。小澤小藪視小山。

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輯注 澤虞主度澤藪者。財物如珠角齒貝之類。入于王府。以當邦賦也。餘頒萬民。不私其利也。此與山虞皆互文以見義。于此言之。則彼之入于王府頒于萬民可知。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輯注 澤物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葦蒲席屬。皆喪紀所用者。屬禽猶致禽而珥也。

輯論 程子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于六府。六府之任。治于五官。山澤虞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而財用足。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而山林川澤。暴殄天物。亦已耗竭矣。故虞衡之職。宜舉也。薛氏曰。山澤國之寶也。如括而歸于上。則非所以利民用。縱而委之下。又啟民競利之心。故設虞衡以守其法。以平其政。使民資其利而不能專。則土物愛而厥心臧。皆教化也。

迹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麛音迷

輯注 迹人主田獵。爲王蹤跡禽獸者。邦田。田獵之所。麛鹿子。卵則取無遺。毒矢則戕物慘。雖田亦禁。先王之仁也。

丱音礦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輯注 丱礦也。金玉藏于山石者是也。丱人掌其事。防竊取以致患也。物地謂占其形色。圖授使按圖而取。不旁搜也。

角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輯注 角人主徵角骨之物以爲器用者。此與羽人皆以所有爲賦。度量所以爲則。不使多取也。

羽人 與角人同。

掌以時徵羽翮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徒完切。十摶爲縳除轉切喘。

輯注 羽人主徵羽翮以共車旗之用者。審摶縳。羽數束之名。羽不可以權度故也。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輯注 掌葛主徵葛草以爲絺綌者。葛草名草苧屬。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輯注 染草染色之草。掌染草主斂其草者。時謂染夏之時。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輯注 掌炭主徵炭灰之事者。灰以練帛。炭以禦寒。月令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仲夏令毋燒灰。故云以時入之。



又云凡炭灰之事者。炭灰之用廣也。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輯注 荼茅秀也。荼人主聚荼以備喪用者。荼亦疏材之類。徵者徵于山澤。入于委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掌斂互物蜃物。(是忍切)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音成)之蜃。

輯注 蜃大蛤。其灰白。掌蜃主斂其灰者。互物蚌屬。亦蜃類。闉塞也。塞蜃灰于壙以禦濕也。蜃器者。蜃飾之器。白盛者蜃飾之牆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輯注 囿苑囿也。囿人主牧養禽獸以共王用者。

通論 王氏應電曰。天官獸人掌罟獸之政。凡所得獸。中殺而可乾之者。則入于腊人。其生獲者。入于庖人。未及用而可畜者。則入于囿人。地官以牧養爲事也。其有猛獸不可入于囿者。則養于服不氏。夏官以服猛爲義也。至于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則秋官以除惡之義。與驅猛獸同道。田獸一事。錯見于天地夏秋四官者。義有各當如此。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輯注 場人主場圃者。樹種植之也。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萄枇杷之屬。時成熟之期也。天官甸師已共祭祀之果蓏。玆復設場人者。以取精多而用物弘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疏羽切)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原本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音嗣)者。人四鬴(釜並同)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所界切)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輯注 廩藏米之處。廩人掌藏米之官。云九穀者。掌米兼掌穀也。賙賜謂好用。稍食謂祿廩。數猶計也。因其人之多寡。權其禮之隆殺。所謂治年之凶豐也。釜六斗四升。(鄭氏云……[illegible])人一月食四釜。年之上也。三釜年之中也。二釜年之下也。若不足給二釜。則凶年矣。移民就食。詔王殺用。皆治凶年

之濾也。行道曰糧，止居曰食。授盛謂再舂之粢盛。

【輯注】王氏志長曰：以稅入之多少，制國用之數，此成周賦濾之所以善；以國用之多少，制取民之數，此後世賦濾之所以不善也。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舍人掌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濾掌其出入。

【輯注】舍猶宮也。舍人主宮中用穀者。政謂凡穀之政。分送宮正、內宰，爲出；取于廩人，爲入。以式濾掌之，所謂平之也。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音反）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舂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輯注】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實言其物，陳言其數。禮謂致饔餼之禮。飯米，所以實口。熬穀，錯于棺旁。辨九穀六米，別爲書。政，用穀之多少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餘同舍人。

倉人掌粟入之藏（音），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輯注】倉，穀藏之處。倉人主藏粟之官。用有匪頒賜稍食之殊，故辨之。大事謂喪戎。食糗糒，飲漿酏也。

司祿：闕。

【輯注】先王班祿之制，自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則司祿之闕久矣。司祿蓋掌百官之祿者。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同懸）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輯注】司稼掌穀種者。稼有百種，土各有宜，辨之而縣于邑閭，使民濾之也。斂民之灋，自是什一。此復云以年之上下出斂灋者，蓋于徹濾之中又爲通融。上年從正，中年下年更爲酌減耳。賙急平興，則所謂秋省而助不給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輯注】舂人主治米成熟之事者。

饎（同僖，昌志切）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音成），共王及后之六食（音嗣）。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輯注】饎人主炊者，共盛炊而共之也。六食，六穀之飯也。簠簋享食，皆飧饔也。

槀（音犒，一本作犒）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

槀人掌共外內朝冗（加勇切）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輯注】槀同犒。槀人主共給事外內朝諸侯之食者。冗，散也，謂上直在朝者。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豢，養也。

【總論】御家曰：冢宰掌邦治，舉其要耳。其僚屬庶尹，皆經理王宮之政。至于遂生復性，以寵綏斯民者，未遑也。司徒之職，舉天子作君作師之事而致之于民。教始于鄉里，故自小司徒至比長，八職專主六鄉；而牧田牛田，在鄉者，故封牧

士充四職次之鄉之政有二。曰征役施舍。曰德行道藝。載師至均人五職詳征役施舍之事也。師氏至媒氏六職詳德行道藝之教也。然則教養之道備矣。施之天下。何以加茲。故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也。王國面朝後市。王門十二。在六鄉之內十二關門。則臨畿上。今次于鄉之下遂之上者。市雖在國。五百里疆界中。凡五十之市皆在焉。門關則連于市以達貨賄者。關市有譏。用節爲多。故司市至司關十二職爲一類。而掌節附焉。遂人至里宰專及田野之制。稍稍之緒。與六鄉互見爲義。旅師如縣之鄙師也。稍人如鄉之縣師也。委人土均。如鄉之遺人均人也。而鄉有封人載師縣師。遂有稍人土均。則通公邑都鄙邦國之政皆舉之矣。草人稻人詳稽事養民之原也。土訓誦訓通土俗教民之本也。四職所掌。鄉遂都鄙邦國皆有焉。故次于土均之後也。若夫山林川澤賦貢之所出。國用賴焉。故自山虞至場人十有五職又次之。冢宰所列九賦九貢之目。盡于此矣。賓祭之所取。軍旅喪紀之所供。膳羞稍廩。凡爲九式用財者。將于是乎在。故廩人至槀人職終焉。司徒敷教而教職惟鄉官師保等十數人。其間所措理者。養民之事居多



先儒疑爲司空之錯簡。是不然。夫先王之世。辨物居方。秀者爲士。樸者爲農。下及工商。各有常居。皆有瀍守。使之父以教其子。兄以教其弟。習其耳目而定其心思。閑其道藝而世其家業。無非以道率民。豈必東膠西序始名教哉。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故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若仰無以事。俯無以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其頑鈍無恥者。固相率而歸于悖戾。不可復制。即常性未移者。亦頹墮委靡消沮而不復振。此司徒一篇。所以聯教養爲一事也。與司空何與。

呂氏曰。周禮一書。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不過是國子。當時所謂鄉遂選賢能。在周官三百六十之內。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庠。略見于周禮。然未見州序是何人掌之。其讀又何如。蓋凡領六官者。皆是瀍之所寓。只緣學校所以教養之意。非簿書期會之可領。學者當識先王之意可也。先王之所以教人者。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只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自教子而外。器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候明撻記。以至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周人學不僅于一處。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至不帥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終始具備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玫。　魏氏校曰。讀天官知周公所以格君。讀地官知周公所以化民。格君非徒過然後諫也。在于漸漬薰陶之。故天官所統。內始于宮閫。凡飲食起居。惟謹焉。化民非徒發然後禁也。在乎寬恤馴擾之。故地官所統。下逵于閭里。雖賦役禮俗爲重焉。大抵事上之難。莫大乎君臣之情不通。今也左右前後。習與正人居。所

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王能與之一不啻與下之志與大司
君民之情不通今也視民如吾子弟視民之事如處吾家
事民亦相率如聽父兄
之教自不勞而化矣



周官精義目錄

春官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鎛師 韎師 旄人 籥師
籥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
大卜 卜師 卜人 龜人
菙氏 占人 簭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史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以神仕者





穎川　連斗山叔度編次

春官宗伯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廿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總注】春官，象春所立之官。宗，尊也。伯，長也。邦禮，謂吉凶軍賓嘉之禮。禮之用貴和，故云以和邦國。四時之和惟春，故以宗伯爲春官焉。

【總論】御案曰：舜命伯夷典三禮，名曰秩宗。周人因之，立春官宗伯。蓋以宇宙之中，莫尊于天神地示人鬼。秩宗者，叙次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事也。宗伯者，治尊禮之長官也。天神地示之祭，本以宗名。舜典曰：禋于六宗。月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六宗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天宗謂日月星也。此秩宗之義所由起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禮無不貫。治非禮不定，教非禮不立，政非禮不行，刑非禮則淫，事非禮則亂。鄧氏元錫曰：春于人爲仁。吉禮所以仁鬼神，凶禮所以仁死喪，賓禮所以仁諸侯，軍禮仁邦國而同之也，嘉禮仁萬民而親之也。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此之謂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音祇下同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詳註】大宗伯禮官之長建立也立神鬼示之禮者祀祭享之吉禮是也保安也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者是也天曰神妙萬物而不可見也人曰鬼其所歸也地曰示以示爲義五嶽四瀆顯然示人以瀰衆也

【通論】孫氏宏之曰先王明于天地之故察于人之理知所以事鬼神示者即保邦之實政也故承祀親統上下間者有一事鬼神之不致其誠一物之不當其則爲不克祀不克享矣唯聖人能享帝孝子能享親此之謂也　唐氏曰虞書惇修五禮皋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三禮專言事神之禮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所謂典禮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五禮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詳註】吉禮之別十有二天地各三人鬼六故爲十二即下祀祭享也吉凶不可相干故古者有喪則廢祭蓋心稍繫于哀戚即不能致其專一以交于神故唯祭祀爲吉禮

以禋音因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羊九切酉燎良召切料祀司中司命飌音風師雨師。

【詳註】禋者精意以享之謂昊天上帝冬至圜邱所祀以其氣之浩浩曰昊天以其位在極上曰上帝實柴實牲于柴上而燔之也星謂五緯[illegible]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illegible]所謂七政也熛燎燔柴升烟以達其誠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星雨師畢星此三者所以祀天神也

【通論】御案曰先王制司中司命之祀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爲性湯所謂降衷是也既生而有形氣其死生脩短之數若或制之孔子所謂有命是也王者相協生民欲登之于仁壽而消其疵厲天札故特立司中司命之祀亦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正其德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也

陳氏曰天地至尊故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牟皆切埋沈直蔭切震祭山林川澤。以疈普逼切辟辜祭四方百物。

【詳註】血祭者取牲血以祭貫氣臭也社土神稷穀神五祀水火金木土五官之神也五嶽東泰西華南霍北恒中嵩也祭山林曰貍謂藏諸地也祭川澤曰沈謂投諸淵也披牲胸曰疈磔牲體曰辜四方謂四郊百物謂百穀此三者所以祭地示也



【通論】御案曰舉昊天上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物可以稱者實柴槱燎不過以氣求之于陽血祭瘞埋不過以魄歸之于陰而聖人所以昭格于皇天后土者惟在于精意故實柴槱燎乃祀天之所同而以屬日月星辰以下陳血瘞埋乃祭地之所同而以屬社稷五祀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禋祀與昊天上帝同也　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別見于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故于大宗伯職

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別見于大司寇故宗伯職略焉冬至
圜丘夏至方澤別見于大司樂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別見
于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別有在而犂儒乃謂古無方
澤之祭顯與經悖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音嗣）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餘若切）
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輯注】肆陳也獻薦腥也祼灌鬯也以求神也食黍稷也宗廟
之祭始則灌鬯以求神既灌則獻醴以薦腥既獻則解
牲體以薦熟既薦則獻黍稷以饋食此統言凡祭之禮春
物生未有以享故曰祠夏陽盛以樂爲主故曰禴秋物成
可嘗故曰嘗冬庶物大備故曰烝此專
言四時之祭六者皆所以享人鬼也



【通論】王氏安石曰郊特牲云郊血則天祀非無血非不用形
尚書王賓殺禋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則鬼
享非無禋非不用氣然則祀也享也祭也各有所主而已
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祭有社
稷而無大示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邱陵
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以分見于諸職互備可知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
哀禍烖以禬（古外切）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輯注】凶禮之別有五哀者救其患分其烖也始死爲死既葬
爲亡喪禮謂歸以賻贈天災爲凶民病爲札荒禮謂饋
財輸粟禍與福爭烖與祥遠弔則慰問之國被圍困兵或
敗積禬則補助之兵作于外爲寇師興于內爲亂恤則出
師旅以救之也

【通論】御案曰春秋傳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
之先亡也可見成周盛時天子哀邦國之憂而諸侯同方
岳者皆重救患分烖之禮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成
周六服承辟而有哀圍敗之禮者聖人監古立法知世變
之所窮且蠻夷內侵不寧侯憑弱犯寡雖盛世亦間有之
故有威讓之令有九伐之師且厚恤受兵之國義盡仁至
所以懷諸侯而天下畏之也　東遷以前及春秋之初邾
婁顏爲賊于魯天子爲之誅顏而定魯侯國之外寇猶能
討焉曲沃奪宗周師再伐衛朔搆禍王人出救侯國之內
亂猶將恤焉蓋周公之典具存其人亡故不能舉耳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賢遍切下同）曰朝（音潮）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
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他弔切）曰視

【輯注】賓禮之別有八親謂使之相親附也朝猶朝欲其來早
也宗言尊欲其尊王也覲猶勤欲其勤王事遇猶偶欲
其不期而至也王將有征討之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
命事見爲時王不巡狩諸侯同朝亦爲壇以命政見曰殷
時聘者諸侯有故則遣使來問殷
頫者王室有故則遣使來覜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
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輯注】軍禮之別有五同者齊之以威使和同也大師之禮有
師旅卒伍之制有坐作進退之節所以用之征伐也大
均之禮賦則視地之肥磽役則視家之多寡所以優恤其
民也大田之禮習兵教戰所以簡其材大役之禮築城修

宮所以任其力大封之禮正朝野定封疆所以聚其民也

[總論]御案曰必能四征不庭然後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必有用衆恤衆簡衆任衆合衆之禮然後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曰以軍禮同邦國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古亂切)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上忍切)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輯注]嘉禮之別有六嘉善也因人心之所善而爲之禮也親親睦言萬民者嘉禮通于上下所以别于四禮也有時



燕有祭燕所以親其親有昏禮有冠禮所以親成人故舊謂勳舊朋友謂友邦以賓射之禮親之也賓謂國君客謂國卿以燕享之禮親之也社稷之肉曰脤宗廟之胙曰膰所以聯同姓之愛也賛其喜曰慶加以物曰賀所以聯異姓之好也

[總論]御案曰民之秉彝于兄弟昏姻朋友故舊賓客本有相愛相敬之實心所謂嘉也然無禮以爲之飾文則親者或以昵而瀆疏者或以遠而忘故先王制禮以達其嘉好之心乃可以常保其心而不至于乖戾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此之謂也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輯注]命謂王命王命有九其儀亦有九所以正其位之尊卑也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受職謂始受職事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受服謂𤣥冕之服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受位謂王朝之位王之下大夫與公之孤皆四命受器謂祭祀之器王之大夫出封加等爲五命賜則謂治國灋則王之卿本六命賜官謂自置官屬王卿出封則加一等爲七命賜國謂附庸之國諸侯有功則加一等爲八命作牧謂一州之牧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大功則加一命爲九命作伯謂得專征伐如上伯職服器位皆曰受者自下言之也則與官國皆曰賜者自上言之也牧與伯皆曰作者權重位尊非有元德顯功不可得而作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音身)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輯注]六瑞者天子與諸侯所執以辨等級者也鎮圭長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取鎮安四方也桓圭長九寸以雙植之柱爲瑑飾取強直能立也信圭長七寸瑑飾以人形而直其身取其不屈也躬圭亦長七寸瑑飾以人形而折其身取其不倨也穀璧蒲璧皆徑五寸瑑飾以穀取其能養瑑飾以蒲取其能安也[illegible]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

[輯注]摯執以相見之禮皮帛束帛加以皮也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羔取其羣而不失鴈取其知時而有別雉取其有文而能介鶩取其不飛雞取其待時也

[通論]呂氏祖謙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周禮盡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

制見晉師始知之以此見當時之禮故在諸國不能悉備蓋由東遷之後職不擧守故禮久不講耳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輯注】此謂禮方明之玉也璧圜象天蒼其色也琮方象地黃其色也圭銳象出震青其色也璋半圭象見離[illegible]赤其色也琥猛象秋肅白其色也璜半璧象冬藏[illegible]玄其色也牲幣亦從其器以神各歆其類也

【通論】御案曰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有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以禮



之蓋大朝覲合諸侯不能徧擧柴望百神之祭故以此包之上經言六瑞六摯皆朝見賓禮所執此則大朝覲禮神之玉故以次于其後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輯注】天產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屬地產謂山川原隰飛潛動植之屬陰陽之德卽天地之德也成萬物者陰之德然獨陰不能自成有天產以作興之而後萬物成是以天產作陰德也生萬物者陽之德然獨陽不能自生有地產以作致之而後萬物生是以地產作陽德也但陽之氣主動易于偏而失其中聖人以禮之中節之所以防其不中也陰之氣主靜易于滯而失其和聖人以樂之和宣之所以防其不和也百物稟氣于天賦形于地而禮樂本天地中和之理故皆有以合之所以事鬼神天地宗廟無不成格也諧萬民則閭族黨無不和順也致百物鳥獸草木無不若也

【通論】御案曰此通論禮樂之事凡所爲事神人和上下者皆該焉深探其本而又以盡其用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鬼神萬民百物陰陽而已陰陽者天地之氣中和者陰陽之德禮樂者中和之用作猶養防猶制也禮之和樂者卽爲樂而聲音舞蹈由之以生天產養陰陽以劑陰也中禮防之則不偏于陽矣地產養陽陰以劑陽也和樂防之則不偏于陰矣所作者陰陽之氣而德卽在焉故云陰



德陽德也蓋陰陽之理互爲其根而交相爲用古聖王制作之初精意如此此非職掌所及而亦大宗伯所當知故著于此而典樂諸職所以同列春官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徒歷切）濯涖玉鬯省牲鑊（戶郭切）奉玉齍（音咨）詔大號治（音持）其大禮詔相（息亮切下同）王之大禮

【輯注】祀天于圜丘享鬼以禘祫祭地于方澤皆大典也宿祭之前一夕也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鬯灌地之鬯鑊烹牲之器玉齍薦粢之器以玉爲飾者詔大號者以神鬼示之號詔大祝使爲祝辭也治大禮綱紀祀享祭之三禮詔相來祭前預告王及祭時又贊相王也

若王不與音預下同祭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祼

【輯注】上言王祭之禮此言王若不與則大宗伯代致其祭也賓客亦然載為也

朝音潮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輯注】入而詔禮曰相出而接賓曰儐大喪謂王后及世子哭諸侯謂薨于國為位而哭之命諸侯王策命諸侯為侯伯也國有凶裁則旅祭以祈福王若封國則先祭后土以致敬[illegible]後頒祀典以致其禮也



【通論】御纂曰宗伯職獨無正用之吉始和布禮于邦國都鄙云云者治教政刑隨時損益禮則一定而不可易無庸每歲和而布之也禮不下庶人閭門鄉黨之禮則十有二教具矣若郊廟朝廷邦國之禮則當官者自肄之無事懸于象魏使萬民觀之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輯注】小宗伯大宗伯之副也建神位合諸神而言地道尚右故建社稷人道尚左故建宗廟[illegible]兆謂為壇之營域五帝各以其德配其郊黃帝與炎帝同位者火生土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所望而祭之者四類謂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以氣為類者皆為兆于四郊也山川丘陵墳衍亦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故亦因其方建神位而祭之焉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輯注】五禮吉凶軍賓嘉用等謂牲器尊卑之差不當用者禁之當用者令之也祧藏遷主之室自始祖之後父為昭子為穆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吉服五謂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凶服五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車旗宮室各有品秩禁者使不得僭越也三族謂上親父下親子并己則為三以父親祖以祖親曾高是謂以三為五以子親孫以孫親曾元是謂以五為九親本九而茲云三者三親而九疏也正室謂宗嫡以其將代父當門故謂之門子掌其政令謂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代尊以孽亂宗也



【通論】或問昭穆之制朱子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以明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也新主祔于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者不移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蓋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故武王初有天下之時以后稷為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

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且皆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于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至共懿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而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主藏于文世室昭之祧主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焉　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為最尊之位而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陳氏祥道曰先王之治禮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器用有等其昏冠喪祭朝聘射御有儀節器以製禮無非濟衆之所寓節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致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逞無度之心儉者不得苟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邪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



民志所由定也　晚周以下國異政家殊俗兩觀大輅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先王之禮浸以掃地學者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晉不知尚羔衛不知司市之灋則時之知禮者蓋鮮矣漢興叔孫通制禮儀襍秦儀而憚復古三代聖人制作之精意遂寖寖無所考迄以至于今可勝惜哉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音咨）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補注　毛者擇其毛色也頒之五官者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天官貳王治事不使奉牲也六齍謂黍稷稻粱麥苽六宮嬪御之屬黍稷簠簋婦人之事故使六宮共之以為粢盛也六彝雞鳥斝黃虎蜼也六尊獻象著大山也上二者宮眾故云使共奉此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故直云待也

補注　王氏昭禹曰六牲天產陽也故王奉牲五官共奉之六齍地產陰也故后薦六齍六宮之人共奉之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補注　有功則賞賜如車服以庸是也序事與禮者祭祀之時其事有先後之序其禮則有隆殺之別也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號謂神號幣號所以尊神顯物也

大祭祀省（悉井切　下同）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補注　充人繫牲執事者滌濯祭器饎人共粢盛亨人亨牲省之眡之逆之謂佐大宗伯至祭祀之時祀禮之備皆以告于王其專職也將奉也后不與而大宗伯攝故將之以授大宗伯也儐如命諸侯之儀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音資）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田）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補注　饁者貢獻之物軍社軍中之社主車即社主之車有事則有司將事而祭主帥之而小宗伯亦與之至山川之神所獲賜于臣大烖謂旱潦執事謂祝巫求福曰禱得求曰祠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明婢切）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縣音玄 衰音催 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昌絹切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

補注 大肆謂陳尸也。肆浴也。用秬鬯取其香也。小斂衣十九稱，大斂衣百稱。佐助斂也。衰冠精粗斬緦親疏貴賤各有式。懸之俾百族皆以爲準也。眡葬謂眡其葬地。獻器謂獻其明器。葬兆墓之營域。竁穿也。謂穿壙也。喪祭謂虞祭葬後之祭也。蓋未葬以前不忍異于生，故無尸而設奠。既葬而虞，所以安神也。成葬謂邱已封。位壇位也。先祖托體于此，故祭后土之神以安佑之也。

通論 易氏祓曰。大宗伯春官之長，大喪祇爲上相。其禮文次序則專屬小宗伯，以建國神位故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田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補注 肆儀謂習其禮儀。爲位謂立其位。禍裁謂水火凶荒。天地大裁如日食星隕山崩地震之類。類祭名。上言大小禮謂祭祀，此則總言五禮之大小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補注 肆陳也。陳列祭祀之禮者。立國祀，立侯國之祀也。大祀謂社稷宗廟，次祀謂境內山川，小祀謂五祀。大祀止用牲幣而無玉，小祀止用牲而無幣。蓋祀有大小，故禮有降殺也。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當作禨珥當作衈。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息亮切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音咨盛音成，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音煮，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補注 歲時謂一歲之四時。序謂次其先後大小。禨衈皆釁禮之事。禨所以祈福，衈所以弭禍。展省眡之意。職人謂五官及其屬。宿爲期謂越宿爲期。詔相其禮謂告助其卜之威儀。祭之日者已卜之日。盛六穀于簠簋，表而識之，乃以告其潔。陳祭祀于堂東，展而列之，乃以告其備。築杵鬱草以發其香，鬻而熟之，以出其味，用以爲祼也。兆謂四郊之營域。廟謂七廟。禁令使不得干犯也。告事畢與告潔告備相終始也。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祼將。大朝覲音潮佐儐。共設匪甕之禮。饗食音嗣授祭。與祝侯禳于畺畺同疆及郊。

補注 大賓客謂諸侯來朝者。涖筵几者，有司設之，肆師復臨視之也。築鬻贊祼將者，築鬻所以爲祼將之用，小宗伯職之而肆師贊助之也。佐儐者，大宗伯朝覲會同爲上相，故肆師爲佐儐也。匪所以實幣，甕所以實醢。饗以酒飲賓，食以食食賓。授祭者謂饗食之時以物授賓使祭也。[illegible]侯以迎祥，禳以去殃。祝，太祝也。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音催不中音仲灋者，且授之杖。

補注 序哭以服之輕重爲先後也。命男女，男女之受命者。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也。杖，有服者所執之具。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

音禡則爲位。

【輯注】師甸在師中而田也。社宗即前之軍社主車。類聚造至也。合諸神至于上帝之祭也。大神社與方嶽山川軍之所依。凡此之祭皆爲其位也。不功謂敗績。助牽主車所以安神也。表貉者古者行師于所立表之處祭始造軍瀕者蓋以禱氣勢之倍增也。其神爲黃帝。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色銜切 獮思淺切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輯注】嘗秋祭。獮秋田。則社亦秋社。芟除田草。待農功也。用戒不虞。權害農也。預問歲穫。望有年也。三者皆卜人卜之。肆師涖之而已。大故謂水旱凶荒。大宗伯主其祭。小宗伯贊其事。復令國人祭者。蓋必君臣洗心以思救政。萬姓同憂以顧百神。庶可回天心而弭災變也。歲時祭祀。常祭也。常祭必以待令。民間之淫祀。無自興矣。相其禮。謂適子之禮。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輯注】大小宗伯及肆師所掌禮事。以次相承。大宗伯掌其大者。小宗伯掌其小者。肆師則兼佐大小宗伯而自掌其大小。所謂大事從長。小事則專達也。

鬱丁物切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



【輯注】鬱人主鬱鬯者。祼器謂彝及舟與瓚。有司者辨其用而鬱人掌其器也。祼玉。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儀謂奉王送神之儀。節謂行事早宴之節。詔者告肆師及小宗伯也。沃盥者王將祼而盥手。鬱人沃以水也。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貍音埋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古雅切之卒爵而飲之。

【輯注】肆器陳尸之器。祼器遣奠之器。埋謂埋于祖廟階間。斝爵名。鬱人贊祼尸。量人與酳尸事相成。故于未盡之卒爵共飲之。

鬯敕亮切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音雷 禜音詠門用瓢齎。齎原本齊 廟用脩。脩原本卣 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之大渳設斗。同枓音主 共其釁鬯。凡王之齊側皆切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輯注】鬯謂釀秬黍爲酒。使芬香條暢于上下。故謂之鬯。蓋尚未和鬱者。鬯人掌共之。飾之謂設巾也。壝。壇外委土爲壝。禜祭水旱之名。門國門。瓢齊去柢以齊爲尊。卣中尊。獻象之屬。蜃畫爲蜃形。概飾以朱帶。無飾曰散。四者皆漆尊也。喪大記。浴水有盆。沃水用枓。謂以枓酌水沃尸也。王適臣舍其禰廟。使介執鬯以禮之。謂之介鬯。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同呼旦以嘂古弔切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輯注】雞人主共祭祀之雞者。物謂毛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也。夜呼旦。謂漏未盡之時呼旦以警起百官。恐失時也。爲期以告。象雞之知時。面禳謂四面皆禳。釁謂門夾室皆用雞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訂注】司尊彝掌酌獻者尊以盛酒用以獻彝以盛鬯用以祼位謂陳列之位酌謂獻祼所酌用謂四時所用實謂尊彝所實各有所宜司尊彝者詔之辨之也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當作犧）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原本酢作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直畧切）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音潮）享祼用虎彝蜼（音誄）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訂注】雞鳥鳳虎蜼皆刻畫其形于彝上者斝有耳黃有目亦彝形也舟如今之承槃犧尊飾以翡翠象尊飾以象骨著尊著地無足壺尊形如壺太尊太古瓦尊山尊畫山形于尊也罍者尊之副貳[illegible]朝踐即朝獻再獻即饋獻諸臣之所獻者不曰獻而曰酢者避王后也彝與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也[illegible]獻酌水追享謂夏四月禘祭朝享謂冬十月祫祭以其間于四時故又曰間祭

【總論】御案曰聖人制禮反本從朔故以玄酒配尊為隆禮之質而簡者用醴一尊陳于房謂之側尊如冠之禮子昏之禮婦聘之禮賓皆然若兩尊皆酒則若特牲之旅酬燕禮之尊士旅食玉藻之饗野人以酒優之正是略之賤之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旣以井水為玄酒又取明水于月則二者為重矣故鬱鬯及齊以明水配之三酒以玄水配之王與后共體同尊卑共用一尊未為不可鄭氏鍔乃謂兩彝兩尊王與后各酌其一則堂上之尊無明水玄酒之配矣

易氏祓曰成周治定功成兼用歷代之禮樂用樂舞見于大司樂用禮器于此見之虎蜼為虞彝雞為夏彝斝為殷彝黃目為周彝泰為虞尊山罍為夏尊著為殷尊犧象為周尊也　王氏昭禹曰祭祀以祼為始而焫蕭乃在朝踐之後故郊特牲曰旣奠然後焫蕭祭義曰建設朝事燔燎羶香蓋祼然後朝踐以薦腥禮運腥其俎是也朝踐然後饋食以薦熟禮運熟其殽是也祼在室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朝踐饋食則有室事有堂事郊特牲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禮器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是也人生而有氣有形朝踐用氣報氣而事之以天道饋食用味報魄而事之以人道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音劑下同）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音瑞）酌凡酒脩（原本脩作滫）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訂注】凡言酌者皆謂泲之使可酌也祼用鬱齊則酌以獻之而已朝踐用醴齊則以茅縮之而後酌也饋獻用盎齊則以清酒涚之而後酌也[illegible]也諸臣之酌用凡酒則滌治而後酌也[illegible]奠彝大遺所奠之彝存者諸器皆徹此則存之不徹以待狸也旅者大故之祭

【總論】薛氏衡曰祼者所以求神于陰而禮之也二祼之後有朝事饋食與夫卒食所以備九獻而二祼不與焉朝踐以薦腥為主王酌醴齊而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朝踐之三獻饋食以薦熟為主王酌盎齊以始獻后亞之諸臣

終焉此饋食之三獻饋食之後有獻酒之禮此人道之終于是有美尸卒食之事王以玉爵后以瑤爵各爲一獻諸臣亦一獻此爲九獻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輯注 几所凴以爲安者筵鋪于地者數席之通筵鋪于下席加于上所以爲位也五几玉彫漆素彤也五席莞藻次蒲熊也名以命之物以色之司几筵者掌之辨其所設之用與所設之位焉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音倚下同)依前南鄉(音向)設莞筵紛純(章允切下同)加繅(音藻下同)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酢席亦如之



輯注 大朝覲會同之禮人享廟享之禮大射王將祭擇士之禮王位王所宁立之位黼依者畫斧于版如今之屏風也莞細蒲次桃枝竹紛純謂以紛帛爲緣繅席則加繅而飾焉黼純以黑白爲緣也依前有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酢席王受酢之席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胡內切)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輯注 分布五色曰繢摹成物體曰畫國賓謂諸侯來朝筵于牖前者謂設賓席于牖前南向而君在阼階上之主位也左彤几承酢席並言熊席于田獵有司祭表貉所設之席也几有左右陰事尚右陽事尚左也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音迫)席用萑(音丸)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輯注 喪事謂奠也柏席謂迫于地之席萑亦葦屬黼純紛純專指萑席而言敦未詳或曰盛黍稷之器吉事謂祭宗廟凶事謂凡奠變者變易其几神事文也仍者仍而不變喪禮略也

輯論 賈氏公彥曰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故諸侯祭祀席右彫几筵國賓左彤几漆素並云右俱爲神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音仲)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

輯注 天府主寶玉重器者府庫藏也以天爲言尊詞也玉鎮如天球之屬可爲國鎮者寶器如兌戈和弓之類歷代



傳以爲寶者守藏于始祖之廟重之也喪祭陳之示能傳也既事藏之示能守也治中謂治職簿要之書即冢宰之受其會聽其致事者以其所治爲天職故藏之于此以詔王黜陟焉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輯注 上春建寅之月釁謂殺牲以血血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筴是也吉事謂四時之祭凶事王后喪朝于祖廟之奠沃盥者小祝職小臣職沃盥在祖廟者則天府爲執燭問事之正曰貞太卜以來歲之媺惡問于龜則天府爲陳禮神之玉遷寶王遷都必遷寶天府則奉送于新廟之天府也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祭司民然後獻民數祭司祿然後獻穀數受而藏于天府以民爲王者所天而食乃民之天也

【通論】鄭氏鍔曰先王愛民深晋日卜艾社日卜稼猶慮未知來歲之美惡孟冬之月歲且更始故更陳玉以須卜之

典瑞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輯注】典瑞主瑞玉之官執于人曰瑞禮于神曰器名物名與色也用事者爲事而用服飾者服玉之飾皆典瑞者辨之也

王搢大圭執鎮圭繅音藻下同藉五采五就以朝音潮下同日公執桓圭侯執信音身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瑑音篆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



【輯注】大圭長三尺朴素無文鎮圭長尺二寸象刻四鎮山搢謂插于紳帶執則持于手中繅藉謂織組爲藻飾用以藉玉也五色爲五采五匝爲五就春分拜日于東門之外爲朝日此天子所用者三采謂朱白蒼三色二采謂朱綠二色三就再就謂三匝二匝也此諸侯所用者瑑圭璋璧琮皆刻之以篆文之形而其上則朱綠共成一匝也衆曰頫寡曰聘此大人所用者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輯注】邸本也四圭各出而同一本以象四時故以祀天與上帝兩圭分出而同一本以象地偶故以祀地與四望于圭頭爲器用以祼謂之瓚則用以祀先王與賓客圭璧璧上琢出一圭取殺于上帝故日月星辰用之璋邸射則璋有本而刻其上取殺于四望故山川賓客用之土圭長尺五寸用以測日景正四方故封國則用以度地焉

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當作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輯注】珍圭王使之瑞節牙璋瑑齒牙于璋者璧羨璧之不圜者蓋璧本徑九寸而圜今旁減一寸以益于上下是縱一尺橫八寸也以縱計之十寸起度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橫計之八寸起度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也圭璋璧琮琥璜六玉之名渠眉玉飾之溝瑑謂斂尸後以組穿聯于六玉溝瑑之中加于尸上也穀琬琰皆王使之瑞節穀善琬無芒而琰有芒故其用各別耳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



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輯注】玉器四圭祼圭之屬奉之謂送至于所行禮之處飯玉雜米之玉含玉口中之玉贈玉葬時搢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玉也出對藏而言出則奉之用畢則藏之也

典命　同典瑞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

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輯注 典命，主內外羣臣之儀等者。命，王命也。王者制命于上，羣臣承命于下。九七五陽數也，故以命在外之諸侯，君道也。八六四陰數也，故以命在內之公卿大夫，臣道也。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也。五命，公孤卿大夫士之命也。爲伯謂爲方伯。王之三公有功德，加命爲方伯也。以九爲節者，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貳車九乘，建常九斿，冕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其禮文儀物皆以九爲度也。侯伯之七命，子男之五命，皆放此。王之公卿大夫在朝則降一等，近君禮宜殺；出封則加一等，遠君禮宜隆。亦如之者，如公侯伯子男也。誓猶命。已命則成其爲嗣君，故禮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不過賓以上卿之禮而已。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



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輯注 上公九命，得置孤一人，爲四命。皮帛眡小國者，位仍列于卿大夫，而禮則如子男也。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則與侯伯之國無以異。若子男之卿則再命，大夫則一命而已，士則不命也。以上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以爲數也。

司服（與典瑞同。史止一人。）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卑滅切）冕。祀四望山川則毳（清歲切）冕。祭社稷五祀則絺（知倚切，下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音潮）則皮弁服。凡甸（田同）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

輯注 司服主王及羣臣之冕服者。大裘羔裘，冕冠也。凡冕服玄衣纁裳。茲謂大裘而冕，謂外服玄纁而內服大裘也。[illegible]祀天于圜邱，祀五帝于四郊皆用之。先王謂太王以下，先公謂祖紺以上。衮冕者，服衮衣而冕也。[illegible]饗食在廟，射在虞庠。鷩冕者，服鷩衣而冕也。[illegible]先王衮，而先公鷩者，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故王服亦如是也。毳冕謂毳衣而冕。[illegible]絺冕謂絺衣而冕。[illegible]玄冕謂玄衣而冕也。[illegible]而祭有尊卑，故服有等差，而冕則無異焉。韋，革之熟者。弁[illegible]以韎爲弁，又以爲服。[illegible]冠也。王兵事之冠服也。皮弁以鹿皮爲弁，服以素絲加采。[illegible]王視朝之冠服也。甸謂田獵。冠弁謂委貌。緇玄服謂緇布衣素積裳，王田獵之冠服也。服弁，喪冠。弁絰，皮弁而環以絰，此王凶事弔事之服也。

總論 易氏祓曰：王吉服九，其六用于祭祀，其三用于兵甸眡朝。六服不同，同于用冕；三服不同，同于用弁，所以尊首飾也。

凡喪，爲（于僞切，下同）天王斬衰（音催），爲王后齊（音咨）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輯注 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教，母道也。服斬衰，服父之義；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君爲臣無服，弔則有服。錫、緦、疑皆麻之滑易者，但其縷微分耳。素服，喪禮，與膳夫職不舉同義。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

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齋服有玄端素端。

【註】此言諸侯及其臣之服也。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士之玄冕與皮弁，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袞冕以下，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焉。孤卿大夫謂諸侯之孤卿大夫。加大小功者，天子諸侯絕旁期也。素端即素服，端言其正。吉齋則玄，凶齋則素也。

【[illegible]】鄭氏鍔曰：日月星辰登于旂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不得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不得服袞冕可知；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則袞冕而上，明有日月星辰，公不得上服十二章可知。且天子國十有二門，旗十有二旒，馬十有二閑，圭尺有二寸，禮物十有二牢，其取遠于天之大數者非一，何獨于服而有異哉。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音欣衣服，皆掌其陳序。

【註】祭祀賓客獨舉其大者，舉以所奉言。小祭祀小賓客則雖共其服而不親也。復即夏采職所掌之服，斂即小大斂之服，奠即坐上憑神之服，廞即槨中明器之服。四者之陳皆有次序，司服掌之也。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illegible]】典祀主國外之祀者。外祀在四郊，如四望四類之屬。兆，祀神之壇域；兆外之限，以壝封外埒爲其溝；守，守其地也。禁令者，防侵壄，使守護也。役，謂使之埽除。蹕，謂禁之勿入。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呼規切與其服。

【註】守祧主遷廟者。遠廟爲祧，親盡則遷主而藏焉。天子七廟，通姜嫄之廟爲八，故用奄八人，蓋一廟一祧也。后王之主藏于二武之廟，先公之主藏于其先王先公。大斂之遺衣服皆藏于此。及將祭之時，則出其遺衣以授尸，使魂氣有所依也。隋，尸所祭肺與黍稷之類。既祭之後，隋則埋之西階之東，以依神；服仍藏之各祧之廟，以待祭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註】世婦女官，所以主后之禮事者。天子六宮，每宮卿二人，即三夫人九嬪也；下大夫即世婦也；中士即女御；女府、女史即宮女之有才智者也。后之尊擬王，自夫人嬪婦而下，其爵視卿大夫士，固其宜也。按天官九嬪婦女御無爵秩，故係之于此。女宮，凡女之給事宮中者。宿戒，越宿而戒令也。比具，次其所概滌之具也。禮事，內宰主詔儀，世婦則左右之，一切皆其所詔也。帥，謂帥女御共者臨視整飭之意。外內宗，同異姓女之助祭者，亦世婦相之也。王饗食人賓客，后有助王禮賓之饗，故亦佐之。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音暮哭，不敬者而苛作呵罰之。凡王后

有摋拜古字事于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輯注】昔讀也。肆師令序哭。世婦比祭之拜。謂答拜。蒞盥授于內小臣閽寺之屬。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

【輯注】內女王同姓之女嫁于大夫士者。主薦加籩豆之事。始進曰薦。再薦曰加。佐傳者。后徹之傳與外宗。內宗從而佐之也。有事謂吉凶之事。

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輯注】哭諸侯謂王之周親。王后弔臨諸侯。卿大夫則不弔。內宗惟掌之而已。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輯注】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嫁于大夫士者。主佐傳籩豆之事。眡視其實也。羞齍謂進黍稷。獻謂獻酒于尸。內宰職后祼獻則贊。此又贊者。內宰洗爵以授外宗。外宗以授后也。后有故不與。宗伯攝其事。故又贊宗伯。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輯注】小祭祀謂宮中。賓客亦女賓客。叙內哭者。與內宗聯事。外則其專職也。

【通論】柯氏遷曰。內宰理內政。則以士大夫為之。世婦掌禮事。則以婦之有齒德者為之。官府內外皆為一體。奄官奚監。不過頒教令而已。故內治修而事無弗舉。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

【輯注】冢人掌王及羣臣之葬者。公君也。兆域邱壟之界。圖謂未葬而先畫其形勢也。先王造塋者。昭左穆右。夾處于東西。諸侯王子始封者。如周公葬于畢之類。居左右以前。後非排列也。如文王之子。則皆附于左而為昭。武王之子。則皆附于右而為穆。而又于其中分爵等以相前後。以前謂少進而近于中。以後謂少退而遠于中也。各以其族者。繼世之王以昭穆分左右。凡一王之子孫皆從葬。則別為之兆也。死于兵謂為不義而見殺者。邱封謂墓。墓旁有樹。尊者邱高樹多。卑者封下樹少。此度數也。



【總論】王氏安石曰。以昭穆為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死于兵不入兆域。尚德也。有功者居前。尚功也。爵等為邱封之度與樹數。尚貴也。蓋先王所以治死者如此。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及竁以度為邱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輯注】有日謂葬日。請度者。請其壙之淺深廣狹。隧之寬窄遠近也。竁謂開壙。發土必祭后土。冢人為尸也。既竁則以邱隧之度示各官而已。共其窆器焉。窆器如下棺豐碑之屬。鸞車即遣車。象人即芻靈。皆明器。言謂告其行動若生

存也。窆謂下棺。涖謂驗匠師，與鄉師聯職也。凶器即明器。
位謂邱封所居。域謂四畔溝兆。禁謂所爲塋限。祭爲尸，墓
成之祭，則爲之尸，猶甫竁所爲之尸也。諸侯諸
臣，謂王子孫之附葬者。均其禁，使不得相侵也。

[illegible] 張子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故立之主以
祀之，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嚴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
思。此古人明于鬼神之情狀，而篤于孝愛之誠實者也。
程子曰：葬禮不野合，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
皆宮室中事也。後世
習俗廢，始有墓祭。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輯注 墓大夫，主萬民之葬者。族葬，謂各從其親。位，謂昭穆之位。度數，謂爵等大小。厲，塋限遮列之處。其中之室，墓地中之官寺也。

通論 梁氏寅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天子既以昭穆而葬，自諸侯羣臣下至萬民，亦令族葬而治以王官。蓋以生也爲君臣爲親屬，而其卒也，羣以類從，有以見昭穆之序焉，有以嚴尊卑之分焉，有以褒崇其功德焉，有以不廢其拜掃焉。其親疏如咸，其稽遠如近，孝敬以存人心，以萃由是道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輯注 職喪主諸侯羣臣之喪。禮者，孝子荒迷中弗能如禮，故特設官相之。先王之體羣臣，可謂至矣。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音促其事。

輯注 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號，謂牲與粢之名。公有司所共，謂滌所當給其家者。

# 周官精義卷七

## 春官宗伯下

潁川　連斗山叔度編次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正義】大司樂。樂官之長。成均。五帝學名。謂之成均者。以其陶鎔德性。各得其平也。灋。謂其遺灋。以典樂之官掌成均之灋者。蓋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所以和平其善心。蕩滌其邪志。莫先于此也。合。聚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入學者。謂之國子。更選道明德立者教之。死則尊之以為樂祖。祭之于瞽宗。瞽宗。殷學。示不忘其所教也。



【總論】呂氏祖謙曰。舜命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皆由樂始。蓋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漢太常典樂兼教胄之任。亦此意。陳氏汪曰。國子與國家相終始。既與其父兄共維持天下。則後世亦與其子孫共維持國之子弟。冀後日之為治亦必善。反是則可慮者在國家。其血脈常相聯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古人于田則祭田祖。于馬則祭先牧。于飲食則祭先炊。于養老則祭先老。皆以示不忘本也。祭有道德者于瞽宗。亦此意。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音支)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許應切)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同韶)。大夏。大濩。大武。

【正義】以樂成其德曰樂德。以樂達其語曰樂語。以樂節其舞曰樂舞。中達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弟。所謂孝德也。興者引彼而起乎此。道者述古而道其義。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答人之意。諷誦者微吟朗讀也。雲門大卷。黃帝之樂。大咸(咸池)。堯之樂。大磬。舜之樂。大夏。禹之樂。大濩。湯之樂。大武。武王之樂。此成周所存六代之樂也。

【論】御案曰。樂德。養士之原。先教之德。以為聲容之本。更以聲容陶淑之。而德成焉。又曰。古人不必親相與語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于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鄭氏鍔曰。周人立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為成均。水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惟天子承師問道及養老更之類。乃就辟雍。故大戴記有帝入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之文。蓋用人立四代之學。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音悅)遠人。以作動物。

【正義】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同。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以其進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故名曰律。以其為律之偶而同其陽。故名曰同。[illegible]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六舞。黃帝堯舜禹湯武六代之樂舞也。律同聲音同舞。所謂大合樂也。奏之郊廟則幽而鬼神示由此致。用之諸侯則明而邦國由此和。用之鄉射內之萬民由此諧。用之燕享外之賓客由此安。四夷來朝以此樂則遠人說。奏享萬物以此樂則動物皆作也。[illegible]

【餘論】蔡氏邕曰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說之者曰先為黃鍾之宮管四寸五分其空徑三分寸之一以審定其清聲而後倍之以為黃鍾之全律以生大呂以下十一律焉伶倫以黃鍾清聲為律本其所首重也朱子亦云黃鍾清長四寸半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七豆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音跣）歌南呂舞大磬（音韶下同）以祀四望乃奏蕤（如隹切）賓歌函（胡南切下同）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音亦）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輯注】分者以尊卑分先後之序也奏播之于器歌詠之于聲舞動之于容黃鍾屬子大呂屬丑子與丑合也雲門為舞之首故以祀天神大蔟屬寅應鍾屬亥寅與亥合也咸池為舞之次故以祭地示姑洗屬辰南呂屬酉辰與酉合也舜始望方岳故以祀四望蕤賓屬午函鍾（即林）屬未午與未合也禹始導山川故以祭山川夷則屬申小呂（即仲）屬巳巳與申合也湯始革夏命故以享姜嫄無射屬戌夾鍾屬卯卯與戌合也武始造成周故以享先祖先妣謂姜嫄后稷之母先祖謂后稷及先王先公文者五聲相雜以成文播者被諸八器以成樂也

【通論】御案曰奏與歌各為一事奏者但奏其樂而不歌如鍾師職以鐘鼓奏九夏鄉飲酒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皆奏也奏某律即以其律為均但無人聲耳若歌詩則或止以琴瑟或備用八音皆隨人聲之高下疾徐而倚而比之即以歌者之均為均而不另為均其以琴瑟者凡禮之升歌三終是也其備用八音者即謂之合樂矣黃鍾大呂皆以之為均而起調畢曲者也奏以黃鍾為均者歌時則以大呂為均之樂配之下皆放此　又曰凡樂之所謂五聲者有調有音調舉一曲之全音則逐字而命之六樂十二律皆宮調也文之以五聲乃是調中之五聲雖用五聲之一以名調而中間和應之律則五聲俱備此凡樂之大綱也曰文者間雜而成章曰播者散布而遍徧也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山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輯注】此承上文論作樂感召之理以起下文也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致者樂聲奏于此神物應于彼也土示謂原隰平地象物謂日月星辰天神則上帝及五帝也本無一變二變之拘特舉言感通之妙耳

王氏志長曰夔領舜樂庶尹允諧先以百獸率舞大司【通論】樂以六樂致神示亦先以羽臝鱗毛介象聖人作樂必徵之異物何也天神地示人鬼之情狀不可得而見也物類之難感而亦致焉則天神格人鬼享可見矣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張里切）姑洗為羽靁（即雷字下同）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輯注】凡樂言凡作樂也。圜鍾卽夾鍾。屬卯。正東方之律也。致天神以之爲宮。則以所出之方也。黃鍾屬子。太蔟屬寅。姑洗屬辰。子寅辰三者。陽律之相維也。雷鼓雷鼗。皆八面鼓。鼗之曰鼓。有柄曰鼗。取天聲也。孤竹特立。取陽數也。雲和。[illegible]雲門皆取其爲天施也。冬至。陽生之始。圜丘象天之形。故祀天神而奏其樂。圜鍾屬卯。自卯至申。其數六。六變者。圜鍾之數極于六也。以類求類。天神安得不降。此其所以可得而禮也。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輯注】函鍾屬未。西南方之律也。致地示以之爲宮。則以致養之方也。太蔟寅。姑洗辰。南呂酉。三者律呂之相生也。靈鼓靈鼗。皆六面鼓。取地德也。孫竹根生。取陰小也。空桑[illegible]咸池。皆取其爲地澤也。夏至。陰生之始。方丘象地之形。故祭地示而奏其樂。函鍾屬未。自未至寅。其數八。八變者。函鍾之數極于八也。以類求類。地示安得不出。此其所以可得而禮也。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輯注】黃鍾屬子。正北方之律也。致人鬼以之爲宮。則以陰幽之方也。大呂丑。太蔟寅。應鍾亥。三者律呂之相合也。路鼓路鼗。皆四面。取往來之義。陰竹山背。取陰幽之義。龍門[illegible]則取其變化。九德九磬。則取其九功九成。故于宗廟而奏其樂。黃鍾屬子。自子至申。其數九。九變者。黃鍾之數極于九也。不日皆至。原孝子之心。惟恐有不至也。誠敬如此。此人鬼之所以可禮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祀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壇。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圜。言壇言折。則人爲之也。祭祀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于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于兩階之間。則壇必設于圜丘之南。坎必設于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則燔之必于樂六變之前。瘞必于樂八變之前矣。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先以全烝。其玉四圭有邸。兩圭有邸。其酒明水及五齊三酒。其器入尊疏布羃樿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蒲越藁秸。天子出郊。則其車玉路。其旗太常。其服大裘袞冕。祭地則袞冕。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記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爾雅曰。非人爲謂之丘。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縣音懸 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



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輯注】大祭祀謂鬼神示。宿縣謂前夕豫縣。展陳也。陳之以知完否也。夏大也。王肆昭皆樂章名。王與尸與牲出入。令鍾師奏此樂章也。作樂必興舞。舞則因子弟爲之。而大司樂帥之也。大饗謂饗賓客。饗時殺生于廟門外。因而烹之。不入牲。故不奏昭夏。王與賓出入。則仍奏王夏肆夏也。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侑音又 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愷音凱

【輯注】大射。謂將祭擇士而射也。騶虞樂章名。王射以騶虞爲節也。以弓矢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大食謂朔望進食。奏鍾鼓。以助養氣體也。大獻。謂師出獻捷。奏凱樂以告厥成功也。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音怪異烖。諸侯薨。令去起呂切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音懸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音欣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輯注】職方九州皆有山以爲鎮。五嶽之外。故爲四鎮。傀怪也裁水火也。去樂謂屛而不作。弛縣謂弛下其器。札疫癘。凶荒年衛過聲謂失節。凶謂亡國之聲。慢謂放辟之聲。建國當正鄭衛樂以化民。故戒此四者。廞興也。謂各職奉藏樂器。而大司樂臨之也。此職自篇首至教樂舞言成均設教之法。自以六律至禮人鬼。言用樂以事神人及感通之效。自凡樂以下。皆大司樂躬親其事也。

【通論】御案曰。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其時詩書未具。易有畫而無文。禮初興而未備。惟樂乃郊廟朝廷閨門鄉黨所通



用。而附禮以行。學者陶養性情。舍是無可爲教。故二代因之。至周則詩書禮具備。而掌成均之灋。猶以大司樂名官。盖蒙士之學。必以樂爲始。君子之德。必以樂而成也。宗伯掌禮。而大司樂不言禮何也。禮凡學士皆童而習之矣。且祭禮賓客射鄉軍愷。禮行而後樂從之。平時歌詩學舞。春秋合舞合聲。樂作而禮即依焉。故不必復言禮耳。

樂師。下大夫四人。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音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輯注】樂師佐大司樂教其屬者。小舞如下文所言。分之爲小一合之爲大。蓋人習其一則謂之小。合衆小舞而衍之。有翿光行列有進退止齊。而節之以聲音。以象功。則爲大舞也。帗析五綵之繒爲之。羽析重翟之羽爲之。皇雜五色羽以象鳳。鳳來儀。旄持犛牛尾以象百獸率舞。干執干盾而舞。人以手袖而舞。祭社稷以帗。祭四方以羽。祭旱暵以皇一祭辟雍以旄。兵事用干。宗廟用人。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音咨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

【輯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于大寢朝廷之儀。肆夏采薺逸詩篇名。王行于大寢之中。則奏肆夏之章。趨于朝廷之上。則奏采薺之詩。若有事登車。其行與趨亦奏二樂。欲其以是爲節也。環拜者。王行趨有環時。迎賓有拜時。其周旋揖讓。則以鍾鼓爲節也。

【通論】陳氏道祥曰。王食則以樂侑之。言則以樂歌之。行則以肆夏采薺節之。登車則以鸞和應之。環拜則以鍾鼓應之。禮樂未嘗斯須去諸身。故中和之志不內散而非僻之心無自入。尚書傳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黃鍾爲陽之首。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蕤賓爲陰之首。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大師于是奏樂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音離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輯注】大射之禮。歌詩以爲節。射儀云。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灋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故天子諸侯大夫士以是爲節。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皋何報切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

【輯注】序事。次序用樂之事。樂政。如下文所云是也。小事。小祭祀之事。小祭祀不奏三夏。直奏鍾鼓而已。樂成。則八音俱作。曲之一終也。來瞽謂招眂瞭扶瞽。皋舞。謂號國子使舞。徹。祭畢而徹其俎也。學士即國子。歌徹即歌雍以徹也

柷謂眡瞭令訓兼始終而言。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樂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註】饗食序樂令奏令相者見饗食無來瞽鼻舞歌徵也燕射王與羣臣燕而射射夫衆耦也以弓矢舞亦謂射之儀文樂出入謂笙歌前奏鍾鼓直奏鍾鼓而已此則節笙歌之鍾鼓也大獻謂師克勝獻捷于祖廟愷歌即獻捷之樂歌師未至則先教之師方至則倡導之也樂器謂明器樂官往陳則帥之樂官序哭亦帥之凡樂官自大胥以至司干也。



【總論】御案曰郊廟朝廷閭門鄉黨之樂歌皆工師所素習兵者因事其愷歌則無庸豫教必既捷然後因事陳辭以薦于廟社先王務德教以養人心之和如此 又曰大司樂所掌乃師儒之簡任樂德樂語之喻教律呂之精微禮事之重大他不暇及故所屬樂官政令治訟皆樂師掌之

大胥（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讀作釋）采（讀作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註】胥有才智之稱大胥主徵國子舞樂者學士謂國子即諸子也版籍也大胥掌其籍求登者待之已登者致之也入學謂會于辟雍頒學謂分于學舍舍采謂以蘋蘩祭先師如樂祖是也合舞合聲謂等其進退曲折使應節奏也會謂大合樂正舞位序出入則不亂校樂官陳樂器則有備若有事而作樂則擊鼓以召之焉宮中之事謂樂事

小胥（下士八人）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古橫切）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音懸下同）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

【註】小胥贊大胥者比謂校其能否觵罰爵也撻判朴也樂懸謂鍾磬之屬懸于筍簴者宮四面懸軒三面判二面特一面懸也編鍾編磬各十六枚半陳之則鍾磬同在一簴謂之堵全陳之則鍾磬各懸一簴謂之肆也[illegible]



大（音泰）師（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子）大蔟（寅 七豆切）姑洗（辰 洗蘇典切）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 射音亦）陰聲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函鍾（未）小呂（巳）夾鍾（卯）皆文之以五聲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班氏固曰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鄭氏康成曰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講義】凡樂工皆以瞽矇為之擇其賢智者使為之師而太師其長也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合者子與丑寅與亥卯與戌辰與酉巳與申午與未合也蓋日月所會在天為十有二舍在地為十有二辰而律同生焉以律同之聲合陰陽

之聲。天地自然之序也。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illegible]播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也。[illegible]

【通論】御纂曰：六律五聲八音，大司樂既言之。蓋大司樂總其事而叙其用，大師則專其職而辨其聲也。凡陽律自子左旋，以終于戌；陰同自丑右轉，以終于卯。左右相配，謂之合。律十二律皆有五聲，而旋相為宮。有調有音，調則某宮調某商調，而盡于六十音，則各用其為調之律所轉生之聲，加以變宮變徵，而窮于八十四，所謂文之以五聲也。金石以紀樂律之綱，琴瑟以應人聲，在堂上；笙管以貫人氣，在堂下：樂之用也。鼓鼗柷敔，以節樂而已。故序其輕重之次，則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伶州所言是也。此則以成于天地者為貴，故先以金石土；成于動物者次之，故繼以革絲；成于植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也。所謂播之以八音也。



鄭氏康成曰：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母子。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賈氏公彥曰：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林鍾上生太簇之九二，二于第一為異位，象母子也。但律所生者為夫婦，呂所生者為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取妻而呂生子。國語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illegible]，度律均鍾，百官軌儀[illegible]，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又曰：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illegible]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注】教六詩，教瞽矇以六詩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乃所以制作風雅頌之體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賦者，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也；比者，以彼一物比此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也。六者之序，風因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是三者為之也。六德，即大司樂所教中和祗庸孝友之德也。六德為之本，所以成其性；六律為之音，所以和其聲。大司樂之教舉其綱，大師之教親其事也。

【總論】御纂曰：或疑瞽矇賤工，不當以六德為教。夫欲使之歌詩奏樂以和神人，乃以其藝也而賤之，使之不知其意，不

平其心精粗本末判然兩途此後世禮樂所以崩壞也且大師下大夫之秩不為不尊今日所教之瞽矇即他日小師大師之選觀飲射諸禮歌畢主人必獻工大師則為之洗所以待之者不輕矣

馬氏端臨曰風者所謂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所咏歌所謂王政所由廢興是也其詩則施之于燕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其詩則施之于祭祀然未有三百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雅之祖惟頌不見於經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豈夏后氏之前詩之體未備燕享祭祀或可通用至周時風雅始別歟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音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音引）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注】登歌登堂而歌詩也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拊瞽乃歌也下管者吹管在堂下也樂器眾樂器也朄小鼓猶鼙謂先擊小鼓管乃作也登歌貴人聲下管貴人氣也大射謂賓射射節謂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五節之類凡此皆太師帥之小師佐之大師謂大起軍旅執六同六律吹之以合軍士之聲而察其吉凶兵書曰賦（之狂黜出）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弓矢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商主金屬西方故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角主木屬東方故擾也）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宮主土屬中央故和）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徵主火屬南方故勞）羽則兵弱少威明（羽主水屬北方故弱）詔之使知戒備也厥興匱樞謚易名也謂興言王之德行而作易名之文也如公羊傳制謚于南郊曾子問稱天以誄之是也正謂從其攻教

【論】御案曰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堂下之樂也其下言笙鏞以間則間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儀禮雖鄉樂亦備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四節則此大祭祀其備四節可知經不言者蓋間則歌管之迭作合則歌管之並興而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也

又曰大師作謚乃帥羣瞽而廞何也謚以易名苟失其實是欺天地神明不誠于君父而見疑于天下後世也故至于南郊稱天以誄之非王及公卿大夫所敢專也太師及羣瞽自王為世子入學之時而性質言動聞之已詳矣終王之身師與瞽常在側且皆有道有德者俾各陳王之行迹而太師取衷焉蓋天子至尊所畏者唯天所懼者唯天下萬世之公議故定謚于南郊以示天鑒之甚明陳言于羣瞽以彰人心之公是所以大為之防而正君德也

薛氏平仲曰自司樂至小胥所掌皆樂之事則樂事之或奏或歌要必有所屬是故奏歌其樂者瞽矇也相瞽而奏歌者眡瞭也奏歌而教瞽矇者少師也而所以使瞽矇之有所取正者則太師也太師之職專在和合樂聲故夫子語太師樂非善知聲音何能識此哉

小師上士四人掌教鼓鼗柷（處郁切）敔（魚呂切）塤（虛鴛切）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音預）廞小

祭祀小樂事鼓𣀮。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輯注】小師贊大師者。教敔擊瞽矇也。鼓大鼓。鼓小鼓有耳有柄者。柷狀如漆桶。以椎撞之。用以合樂。敔刻木爲虎。以木轉之。用以止樂。塤燒土爲之。有六孔。如雁卵。簫編竹爲之。長尺四寸。如爲兩管如篴。并兩手吹之者。弦謂琴瑟。歌依詠也。應鼙鼓也。與廞從太師也。節與和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五聲之節也。琴瑟在上。匏竹在下。六音之節也。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樂和矣。

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讀爲帝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輯注】播謂發揚其音。有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世帝繫者。前世之帝繫也。諷誦六詩。可以知善敗。諷誦帝世。可以鑒昏明。鼓奏琴瑟。可以知雅樂。皆所以發王和敬之心。而使邪僻無由入也。役謂爲之使。



【餘論】鄭氏康成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記錄。黃顓以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名字號。

眡瞭。三百人。掌凡樂事。播鼗擊頌讀作鏞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

【輯注】眡瞭有目。主扶瞽者。眡瞭掌播鼗。又擊磬也。與鏞聲相應者曰頌磬。與笙聲相應者曰笙磬。掌大師之縣者。縣本太師之事。以其無目。故眡瞭掌之。大喪大旅皆非常事。故皆廞樂器。鼜戒守鼓。愷獻獻功之愷樂也。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輯注】典同主律呂者。同即六同。言六同則六律在其中矣。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于四方。典同辨之。取其中聲以作樂器也。

凡聲。高聲䃂。古本切袞正聲緩。下聲肆。陂彼義切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音闇回聲衍。侈聲筰。側百切窄弇聲鬱。薄聲甄。音震厚聲石。

【輯注】此俱以鍾言。鍾宮聲。五聲之首。故舉以概其餘。高謂形上大。䃂則回旋也。正謂上下直。緩紓慢也。下謂過下。肆放也。陂謂偏侈。散渙也。險而偏掩。則斂而滯。達而微大。則贏而聲微。微小也。則韽而無聲。回紆回也。則衍而多淫。達之甚而侈。則迫笮而太疾。回之甚而弇。則抑鬱而不揚。高而薄則震而不收。下而厚則如石而寡韻。此十二種並是鍾之病。由度數劑量之不審也。故下文遂言之。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音劑量。凡和樂亦如之。

【輯注】十二律。六律六同也。古之爲樂器者。其數皆始于黃鍾。其長九寸。乃數度之所起。而其餘律乃自是而生焉。劑量者。天地有中和之氣。以氣驗聲。以聲審形。凡調和樂聲。皆如是也。

【通論】唐書禮樂志云。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懼器失而聲亡。多爲之灋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灋而著之于度。爲之多少之灋而著之于量。爲之輕重之灋而著之于權衡。又總其灋而著之于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于黃鍾。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皆亡。則推其灋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縵，莫半切）燕樂之鐘磬凡祭祀奏縵樂。

【輯注】磬石音磬師主教眡瞭者官懸有特磬鎛鐘又有編磬編鐘縵樂雜聲之和樂者燕樂房中之樂二樂皆教其鍾磬也。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齊，側皆切）族夏祴夏（祴，音陔）驁夏（驁，音遨）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

【輯注】鍾金音此以不編之鍾言鍾師亦主教眡瞭者金奏言擊金以為奏樂之節也言鍾又言鼓者奏九夏必用鍾鼓鍾師擊鍾鎛師擊鼓也九夏皆樂名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賓客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燕奏族夏賓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九夏皆有聲無辭鍾師奏燕磬師奏縵互文耳太師帥瞽歌射節樂師又主射節鍾師第掌此四詩之金奏故不言節也鼙小鼓鼓猶擊言磬師奏縵樂鍾師擊鼙以和之也。

【集說】劉氏敞曰前人皆以九夏為頌詩之篇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屬金奏工屬工歌則夏非詩篇明矣然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掌教龡（古吹字）竽（音于）笙塤籥簫篪篴（音笛）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輯注】笙匏音師主其教者竽笙七者各有吹之之源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籥三孔如笛篪八孔一孔上出遂六孔簫管未詳牘應雅皆以竹為之舂者築于地以作聲也賓醉而出奏祴夏時以此應之以節行步明不失禮也鍾笙謂與鍾相應之笙樂器謂鼓簧柷敔之屬藏謂藏于墓中陳之陳于饌處而已。

鎛（音博）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輯注】鎛如鍾而大蓋特懸者師亦主也金謂鎛鍾鼓謂晉鼓蓋擊晉鼓以奏鎛鍾也掌在鼓而官名鎛者所主在金奏也鼜夜戒守鼓見鼓人職三鼜三擊也鼓人所掌皆用于鄉遂都邑故屬地官鎛師所鼓皆用于王朝故屬禮官。

韎（音妹）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輯注】韎赤色樂舞者之服韎師主教東夷之樂者周起岐雍化行于南次及于北而東方猶阻聲教商奄既誅東夷來歸故有其樂祭祀舞之明王化也。

【集說】陸氏佃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輯注】旄牛尾舞者所執以指揮者也旄人主教夷樂之舞者散樂列國之樂夷樂四夷之樂以舞仕謂知樂舞而欲仕者燕樂之舞亦以盡歡心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

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訂義】【注】籥舞者所吹師主其教者敎國子執羽以爲舞吹籥以爲節也祭祀合樂之時國子執羽籥而舞籥師又以鼓動之使舞與樂節相應焉此與笙師鎛師皆云廞其樂器乃自廞其官之器非若眡瞭掌太師之縣也

【通論】張氏采曰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羽籥文舞也故籥師掌之干戈武舞也故司干掌之

籥章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土鼓豳籥中音仲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訂義】【注】籥章主吹樂以爲詩章者土鼓以瓦爲匡以革蒙面之鼓也豳周家王業所起之國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也鄭鍔仲春陽于是而分逆暑以晝求諸陽也仲秋陰于是而分迎寒以夜求諸陰也二者皆擊土鼓吹豳詩也

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音洛田畯國祭蜡音作則



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訂義】【注】祈年祈豐年也田祖謂先嗇即神農也田畯謂始耕田者鞠雉耘穫穮袯也蜡謂臘祭息老物言物至此已老當休息也豳雅頌者豳詩之雅如楚茨甫田諸篇豳詩之頌如大田良耜諸篇是也

【通論】御案曰豳籥所吹之器也土鼓則節之籥章其所吹之曲即詩雅頌是也其器簡其聲質喬野朴茂之民制而用之以施于農事之祈報意伊耆氏以來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民間故多有此而豳俗亦然至周公乃以之吹豳詩吹豳雅吹豳頌而比之爲樂也官名籥章者別于樂師也籥師之籥專以節舞籥章則按章而分用之

李氏景齊曰逆暑迎寒而吹豳詩者此則七月之詩如授衣鑿冰之屬以戒事故也雅言王政之廢興而祈年者王政之所急也小雅甫田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其在是乎頌以成功告鬼神而蜡祭則以答鬼神之功也周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其在是乎按祈年于始祭蜡于終所擊者田鼓所吹者豳籥所歌者豳詩周家王業既成不忘農桑根本如此

鞮音提鞻音屨氏 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

【訂義】【注】鞮鞻四夷樂人所屨之革屨也掌其樂故以之名官四夷東曰休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傑言與其聲歌則舞在中矣吹之以管籥爲之聲

【通論】白虎通云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于是作樂樂之何氏曰王者必備四



夷之樂亦天下一統之盛也然不過陳于門外而已非與六代之樂並陳于廟中也

典庸器 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訂義】【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及有功所鑄以紀功之器皆世寶也故設官以典之若崇鼎貫鼎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琴瑟皆先王先公之手澤口氣存焉者祭饗或與宗器並陳焉示爲之先者能遺爲之後者能守也筍虡縣樂器者

司干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訂義】【注】干盾也舞者所執司干其官也陳列也既已也受之謂取藏之

【輯說】御案曰樂職凡二十自大司樂至小胥皆主學校之教而掌樂之政令焉自太師至眡瞭則專掌聲樂之事故次之典同本律呂審聲音以造樂器故又次之樂器之司自磬師至鎛師備矣故又次之有聲必有舞故韎師旄人籥師又次之籥章鞮鞻氏或爲上古之樂或爲荒裔之音故又次之典庸器司干舞器也皆藏器以待事而已故又次之

大（音泰）卜（下大夫二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居宜切）夢三曰咸陟其經運（當作煇）十其別九十

【輯注】以事問龜曰卜。太卜卜官之長也。兆灼龜而發之象。玉者徵文如玉屬陽。瓦者暴裂如瓦屬陰。原者拆裂如原田。陰陽雜也。經兆者龜之正經。體謂金木水火土。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兆別爲二十四分也。每體十繇故其頌千有二百。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夏曰連山以艮爲首。殷曰歸藏以坤爲首。周曰周易以乾爲首。三易卦別之數同。其名占異也。夢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謂有因而夢。觭夢謂怪異之夢。咸謂無心之感。陟謂上通鬼神之夢也。煇卽眡祲所掌之十煇。王者夜有夢則晝眡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其煇十。每煇凡九變。故其別九十也。卜灋雨霽蒙驛克也。易灋象變辭占也。夢灋歲時日月星辰也。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輯注】國有大事其命龜有此八者。征謂征伐。象謂天象。與謂與人。謀謂謀議。果謂事之成否。至謂人之至否。雨以祈雨。瘳以占病。以此八者問于兆易夢之灋以觀其吉凶。告之于王俾修其政而救之也。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

【輯注】問事之正曰貞。眡高眡龜骨之高處可灼者。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命謂以所疑之事命于龜也。涖卜謂臨卜。大事大宗伯涖之。小事故大卜涖之。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輯注】貞龜謂正龜于卜位而不命也。陳龜謂設龜于饌處而不卜也。

卜師（上士四人）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輯注】卜師佐太卜者。開龜四兆謂左右陰陽左右各二故曰四兆。方謂一定之向。功謂可成之業。義謂當爲之宜。弓謂張弛之象。眡高見前。致墨者先盡以墨灼之而食其墨乃占也。上謂仰。下謂俯。左左倪。右右倪。陰後弇。陽前弇。詔相者告以其辭及威儀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

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魯火切蠃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
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注] 龜人，謂治龜以待卜者。六龜名物，謂天地東西南北。色謂天玄、地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注] 秋取龜，萬物成也。春治龜，時乾解也。物猶色也，色不同，故室亦異也。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先卜，始用卜筮者。奉龜以往，謂送之于所當卜處。
菙時髓切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掌共燋哉約切契苦結切，以待卜事。凡卜



以明火爇如悅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注] 菙，荊木也。灼龜用之，因以名官。燋謂炬。契，開龜之鑿。明火以陽燧取于日中之火。焌契，契也。役之，使助之也。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占龜，以八簭筮同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眂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知用切否。
[注] 占人主龜與簭之占決者。掌占龜以八簭者，謂其所主在龜而以八簭參之也。既占龜而得八頌之詞，猶恐未審，復即八卦以占簭中之八故，則吉凶可以了然矣。蓋古人重卜，故先卜而後簭也。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也。體謂兆之象，色謂兆之氣，墨謂兆之大小，坼謂兆之微明。尊者觀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

也。既事者，已卜筮也。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繫于禮神之幣而合藏焉，以待其後之驗。故于歲終合計之。
[箋] 王氏昭禹曰：龜卜之事，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眾占備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焉。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先後之序也。此言君占體而後及于色墨坼，尊卑之序也。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注] 以事問蓍曰筮。簭人主占筮者。九筮之名，乃前世精于筮者。辨謂辨其名，即其蘊以斷吉凶也。巫就、巫咸可指以人衎獻之事轄爲辨難，先筮而後卜者，在筮人則言先筮，猶在占人則言先卜也。相謂更擇之。
[箋] 呂氏祖謙曰：曲禮卜筮不相襲者，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也。洪範謀及卜筮，又云龜筮共違于人，是皆龜筮並用。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晉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皆卜筮相襲。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注] 夢者人之精神所感，故設官以占之。其歲時，今歲四時也。天地之會，謂日辰幹支。陰陽之氣，謂休王前後。日月

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如史墨占。庚辰爲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皆以幹支合日月星辰而斷也。正夢無所感而自夢。噩夢有驚愕而夢。思夢覺時思念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喜者因喜悅而夢。懼者因恐懼而夢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當作釋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儺歐疫。

【輯注】聘問也。占夢之官。問王夢請而占之。而將之以幣。故云聘。羣臣因獻其吉夢于王。王拜受之。貴天命也。舍萌猶釋菜。贈者欲以新善去故惡也。儺所以毆疫。遂令方相氏也。

【輯論】御案曰。殷宗恭默。傅說見夢。夢協朕卜。武王誓師太人之占著于小雅。傳記所載祲祥凶變。先見于夢兆者多矣



故周公特設掌夢之官。與卜筮眡祲相間。皆聖人畏天省躬精誠之所貫注也。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掌十煇音運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許規切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音萌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輯注】煇謂陰陽之氣相侵而成妖祥者。故設官眡之。煇日光炁也。祲赤雲黑雲之氣相侵也。象陰氣結而成形也。鑴陰氣銳而刺日也。監陰氣來日如冠耳也。闇陰氣薄日而晝晦也。瞢陰氣蒙并而無光也。彌白虹亘天而貫日也。敘雲如層山而下歷也。隮霓如長帶而上覆也。想雜氣有象而可想也。察此十者之吉凶以詔王。欲其脩德而改之也安宅下安地之所宅。敘降上敘天之所降。正歲則行安宅。敘降之事。歲終則斷其吉凶之當否焉。

【輯注】劉氏曰。日者太陽之精。日光所照。陰邪之氣莫不消除。今乃爲陰邪之氣所干犯。以洪範五行推之。由人君無剛健之德以勝陰。故譴見于天以示警也。王氏志長曰。敘降謂敘其所降之凶災。主于何事。受于何地。發于何時。則可以因事預備。或修德。易行。盡人事以回天心。而凶災可弭。太卜所謂詔救政是也。

【輯論】鄭氏鍔曰。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書災異不書祥瑞。以政失于此。變見于彼。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日者君之表。照臨下地。不可爲陰陽之氣所侵。故設以眡祲。鄭氏元錫曰。卜筮占夢。即人占天也。眡祲以天占人也。

大祝。大音泰祝音呪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音策祝。

【輯注】告于神曰祝。大祝祝官之長。永長。貞正。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順謂順時祭祀之祝。年謂祈有豐年之祝。吉者



吉禮卜日之祝也。化者有裁異而祝其消化也。瑞者嘉祥見而告于天祖也。筴者如金縢冊祝。既祝而藏之者是也

【輯論】御案曰。先王望祀不求福。周公之作祝辭乃祈福祥。求永貞何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視人君之所服行。使王對越天地宗廟百神。凜然懼于不終而知自求多福。在常守正道。則所以警王心而輔其德者多矣。薛氏衡曰。卜也者。先王所以求諸幽以决吾心之疑。祝也者。先王所以告諸幽以薦吾心之信。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音詠五曰攻。六曰說。如字

【輯注】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見。故以所禮同之。類造禜禬攻說皆祭名。類以祭上帝。造以祭祖考。禬以除疾殃

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以禳治之說則以辭責之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以祖之號謂祝號。是六祝所以祈福祥。六祈所以禳禍。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註】上下謂天地。親謂祖考。疏謂古昔聖賢。近謂社稷五祀之神。遠謂四海九州之神。祠者告神之常禮。命如命龜之命。誥如召誥之誥。會者要言于衆神。禱者祈請于天地。誄則哀死而述其行。皆辭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註】號者尊其名美其稱也。神若皇天上帝。鬼若皇祖王考。示若后土山君河伯。牲如太牢剛鬣柔毛。齍如玉齍嘉疏。幣如量幣纁緇之類。辨之者正其名稱其物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當作延）祭。三曰炮（當作包）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如泉切）祭。七曰絕祭。八曰繚（了音）祭。九曰共（同供）祭。

【註】九祭皆生人祭食之禮。命祭者。玉藻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延祭者。曲禮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殽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繚祭者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是也。

辨九𢷎（古拜字）。一曰稽（音啟）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音報）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當作侑）祭祀。

【註】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奇拜謂一拜答臣下也。褒拜再拜神與拜尸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享謂朝獻饋獻。侑謂勸尸食。二者特舉其重者。其實五禮皆該焉。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許規切）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作侑）亦如之。來瞽令臯（高）舞。相尸禮。既祭令徹。

【註】大禋祀謂祀天。肆享謂禘祫。祭示謂祭地。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粢盛。號祝者。號鬼神示之號以祝也。隋釁謂薦血也。逆牲逆尸。令鍾鼓。但大祝延尸。先令大司樂乃承而令之。來瞽令臯舞。謂其出入樂作也。歌舞必依祭節。大祝先告以節而後樂師從之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扶晚切）。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當作祔）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註】肆鬯陳尸設鬯。渳尸以鬯浴尸。飯謂含飯。斂與徹奠有司主之。太祝相之贊之也。言猶語。甸人代王受眚災。太祝爲禱辭語之。使禱于藉田之神焉。祔謂既葬而虞祔祭于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而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三者皆國事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也。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注】宜造類皆祭名。祖謂祖廟。宜之造之者。以軍出將取社主與遷主以行也。設軍社謂置社主于軍中。類上帝告于天也。四望謂所過山川有事者造而祭之也。獻社謂獻捷于社。前四者皆君舉而祝從。此二者皆祝前以致辭也。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當作釋）奠。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注】此大會同乃王巡守而會同也。用事用祭事也。釋奠謂設薦饌酌奠。無迎尸以下事。出時造于廟。出必告也。反時奠于廟。反必面也。后土謂社神。有牲有幣。禮動不虛也。督正也。祀命王所命之祀。逆謂命之祀而弗祀。與非所祀而祀者。一在所禁。一在所督也。祭號謂其所當用之號。

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



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作弭）烖兵。遠辠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許規切）凡事。佐大祝。

【注】小祝祝官之貳。將事將祝之事也。祈福祥以下。卽六祝也。周官于此最詳者。蓋人心冥頑。惟遇疾病烖危。窮而反本。易警發其天良也。小宗伯逆齍盛。此復云者。彼逆爲未炊之齍。此逆爲已熟而實于簠簋之齍也。送逆尸者。記曰。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故君逆牲而不逆尸。而送之逆之皆小祝也。沃尸盥者。尸尊不親就洗。尸入廟門盥于槃。其時小祝沃水也。隋尸之祭也。特牲少牢。尸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其時小祝贊之也。

大喪。贊渳。贊徹。贊奠。（四字錯簡今正）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音資）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

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注】渳徹奠皆云贊者。贊大祝也。熬謂熬穀。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銘謂明旌。書死者名于其上。葬後始作木主也。道齎謂道中所用之資。分禱五祀。謂遣人分祭告王此去宮中不復返也。釁謂釁鼓。保郊祀社。互文也。喪祭會同軍旅。掌其小。則大者不掌可知。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音闢）令啟。及朝。（音潮）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吐活切）載除飾。小喪亦如之。

【注】喪祝從所重而名也。勸防謂執纛居柩前。詔告以備傾側也。辟謂殯時除菆以塗椁。啟謂葬時令開之也。朝謂將葬而朝于祖廟。御柩謂發殯宮。奠卽朝廟之奠也。祖謂將葬而祖道于庭。飾棺所聚帷帳之屬。載謂載于柩車。御



謂旋車。時喪祝執翿居前。卻行以爲節度也。出宮謂大奠後柩車出宮中。代者喪祝二人相與更也。壙穿中。說下棺除飾去帷幌也。小喪謂王后世子以下。

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注】喪祭虞也。弔謂臨臣喪。以桃茢執戈在王前。辟不祥也。勝國邑之社稷謂前朝之社稷在國與在邑者。掌事謂主勸防以下之事。兼主斂飾之事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四時之田表貉（莫駕切禡）之祝號。舍（當作釋）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音田）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音朱）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釋】甸祝主田獵之祝。表貉也。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
【注】有兵祭。其時肆師掌爲位，甸祝掌祝號也。舍奠者，告將
帥田與征伐也。禰，父廟。師甸，起大師以田也。致禽虞中，謂
田于山，山虞執旗；田于澤，澤虞執旗。所謂表也。獲者各以
其禽來于所表之處，以分別之也。饁，饋也。四郊皆有羣神
之兆，違過而薦之，猶饋之也。奠于祖禰者，薦且告反。斂者
取三十以入腊人也。禂猶禱，爲馬禱
無疾，爲田禱多獲。告掌其祝號也。

詛（側慮切）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釋】【注】詛祝謂禁其罪于鬼神也。小人之情，有不畏刑罰而畏
鬼神者，故爲詛盟之灋以待之。呂刑以覆詛盟爲有萬
罪。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是古人已有之事也。盟，盟其
將來；詛，詛其往過。類造以下六者，卽大祝六祈之號。一要
于人，一求于神也。載辭者，坎用牲，爲辭而加于其上，所請
束往載書也。信用者，示所要之必用。叙者，次其事之小大
也。質，正也。劑，謂所要之券。
對神正之，使之必信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恆。

【釋】【注】巫所以降神。司巫，其長也。政令，降神所禱之事。雩，旱祭
之名。舞者女巫，呼嗟以求雨也。巫恆，恆久于巫者。造而
祭之，欲其祈
禳之應也。

祭祀，共匰（音丹）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祀守瘞（于側切）。凡喪事

掌巫降之禮。

【釋】【注】主，謂木主。匰，器名，所以盛主者。道布，爲神所設巾。中霤
禮，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是也。蒩，所以藉食節，乃承藉
之器。三者皆共之，以其與神交也。守瘞，如祭地埋
牲玉。祭廟瘞藉之類。祭禮未畢，故守之。降，降神也。

【釋】王氏志長曰：所守當古天人一也，但常人神氣昏明
隔而不能相通。聖人能通幽明之故，而一之。此卜筮士
蒙眛蔽焉，相保章巫祝醫官所由設也。蓋王心一，敗鬼神
與知善惡，識微，皆與造化流通無閒。故曰王前巫而後史，
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聖學不明，
天人道否，卜祝等官皆流于小道。荀子所謂通天地而不
通乎人曰伎也。世儒不達，又以爲理之所無，而欲一切屏
之，豈知周官之義哉。　鄭氏鍔曰：建午之月，雩祀上帝者，
禮之正。大旱而雩，出于
非常，故帥羣巫而舞之。

男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望祀望衍（音延）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釋】【注】望祀，遙望以祀其神。望延，遙望以延其神。授號，詛祝授
以所祭之名號也。旁招者，以茅招之于四方也。冬謂歲
終。堂贈者，于堂送不祥。無方、無筭者，不以方，不以里遠，蓋善
也。招求福，弭遠禍。與祝前，祝以辭，巫以桃茢除不祥也。



女巫（無數）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釋】【注】祓除如上巳修禊之類。釁浴謂以香草沐浴，使惡癘不
使也。旱乾使舞祟除氣也。此祝乃天官女祝。祝與巫前
后，與王同禮也。歌哭而
請，冀以悲哀感神之意。

大史（音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音咨）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黃氏度曰：六官二字疑衍。）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音闢）灋。不信者刑之。

【鄭注】太史史官之長。主藏書辨灋者。逆迎也。謂迎而受之也。六典八灋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太史又建焉。以為太史以掌書為職。典灋則之書皆其所職焉故也。辨灋謂以灋爭訟來正者。有不信謂不實。考之則在下之情偽。刑之則好辨之端壯矣。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貳猶副也。司約以其約劑登于六官。又以其副登于太史。是太史六官之所登也。亂謂抵冒辟灋謂開故府以攷其然否。

【案】御案曰。太史明于天道。達于先聖之舊典。累朝之故事。故凡禮典之因時損益。及五官布和于正月者。皆得與太宰酌定。既掌建典。又逆其治則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成。達于六官者。皆別達于太史。以聽鉤考。可知矣。本職于約劑則貳六官司民所獻民數則與冢宰司會同貳天府。惟建典不言貳者。其與于諸職之相貳也。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鄭注】太史占日官也。正歲年者。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也。序事者。四時有次序。依歷授民以事也。先官府次都鄙。自近而遠也。頒告朔者。天子頒來歲每月所行之政令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行之也。月令天子每月所居各有其室。惟閏無所居。居于路寢之門。太史主歷。故告居此以終此月也。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音釋）筭。執其禮事。

【鄭注】此執事謂太卜與者占人職所謂史眡墨是也。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讀禮書協事。恐事錯而物或鈇也。位常謂尊卑一定之位。次者依禮書以敘其班次也。辨爭。辨攷考據誄言責之也。諸侯朝覲有將送幣王之禮。詔王者告王以禮事也。大師謂大出軍天時占候之齊。太師聽聲而知吉凶。太史占驗而知王相。故使同車。蒸同律之發。必因時日以為占。武王伐商。吹律聽聲。推孟春以王子季冬。役氣相併而音尚宮是也。灋司空營國之灋勸防之事。喪祝掌之。太史則執灋以涖之也。遣謂大莫將行時人道于此終。故累其行讀之。使人知誄成于天也。小喪謂鄉大夫中。所以盛筭飾潔之也。舍筭者射中以筭納于中。以記其數也。禮事凡射時之升降威儀皆是。

【案】御案曰。太史之職自建典以外。皆國之大事。而天官冢之術數則使有司治之。有馮相氏攷歷象以正歲時。有保章氏察妖祥以占時變。太史不過攬其綱維。辨其差忒而已。惟聽軍聲以知吉凶。誄南郊以垂灋戒。則天道人事之精微而難辨。顯著而難狀者。太史身任之。蓋古非有道有德者不居是職。故曾氏鞏謂唐虞之世史臣皆聖賢之徒。雖至周衰見于傳記者猶無非倜儻非常之人。則知周官設官以下大夫而所掌皆與六卿相可否之事。所以維持世教之意遠矣。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

王之忌諱。

【詳注】小史太史之貳。志記也。記其土地風俗物產貢賦之書也。父子相繼爲世。世所自出爲繫。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定世繫則知祖宗之本原。辨昭穆則知生續之倫次。有事謂祈祭于廟。及時舍于諸侯之廟。先王死日爲忌。其名爲諱。告王欲王之敬而慎之也。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詳注】大祭祀。謂宗廟之祭。史。小史所屬之史。三年一祫之時。尸主非一。故以書兼叙昭穆之俎簋。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謚爲節事相成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馮音憑。相息亮切。

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詳注】馮相氏司天文之常者。葢取憑高視遠之意。言登靈臺以察天象也。歲謂太歲。所在每歲移一舍。凡歷十二舍爲一紀。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月謂斗柄所建每月移一舍。凡歷十二月爲一歲。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辰謂子丑寅卯十二支。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十日謂甲乙丙丁十干。二十八星。即二十八宿。日月會于其星。即名宿也。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辨其叙事。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事有先後之序也。會天位者。星鳥以正仲春。星火以正仲夏。星虛以正仲秋。星昴以正仲冬。

【通論】御案曰。太歲十二年一周。木星行天亦十二年一周。有似太歲。故名歲星。是歲星因太歲而得名。而太歲究無與于歲星也。此節掌十有二歲。專屬太歲。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專言歲星。舊說多未分明。

王氏詳說曰。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在斗曰星紀。女曰玄枵。危曰陬訾。奎曰降婁。胃曰大梁。畢曰實沈。井曰鶉首。柳曰鶉火。軫曰鶉尾。氐曰壽星。心曰大火。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右行者。自北而西而南而東。日之行右轉。月之行左旋是也。天道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詳注】致日致月者。以土圭立表。以度其至否。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故冬夏言至也。春分日在婁。而月上弦于東井。下弦于牽牛。秋分日在角。而月上弦于牽牛。下弦于東井。此長短之中。故春秋言分也。二至二分正。則四時之叙可辨矣。

【通論】御案曰。致日致月。即虞書敬致之義也。日行出入于赤道。有北至南至之殊。月令出入于黃道。有陰歷陽歷之分。夫冬夏致日。注義盡之矣。而致月必于春秋者。葢春秋二分當黃赤二道之交。此時測月之弦望。可得陰陽歷之真度。而氣之至不至可知。

陸氏佃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

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于極星則晷長短中表景七尺三寸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凉為寒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赤白黑道各二而出于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東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秋秋分月西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立冬冬至北旋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二至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入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

保章氏同馮相、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注 保章司天文之變者保守也言世守天章也天星謂經星緯星也古候以星為主故曰掌天星志記也日有蝕薄暈珥月有盈虧朓側匿朒朓彗孛星有嬴縮圜角原變動無常天下災祥禍福之遷運者因可得而



觀焉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也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切奉運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注 星土星所主之土漢書天文志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牛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荊州觀彗孛客星所犯屬何分野而妖祥從可知也歲歲星相色相分星經星也故有所主之封域歲緯星也無常主故以其相觀妖祥雲物日旁之雲氣氣為祲雲為象古者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以此五色辨其孰為吉凶孰為水旱吉則降以豐

之祲象凶水旱則降以荒之祲象也十二風者十二辰皆有風吹其律可以知和否命謂名言之不和為乖不應為別也五物總指上文而言若見其象則上詔王以救之之政下訪民以救事之序也

通考異鄭曰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且變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相距各四十五日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清明立夏皆云清明風是清明主三月又主四月則四維之風皆主兩月可知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王之八枋枋當作柄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注 內史猶內制也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又以詔王治者蓋以太宰之職其權在王而詔王以行之也上制之下守之為灋上命之下禀之為令太宰掌之而內史復貳之者與太宰司會相參稽攷政事逆會計也敘事謂事治之先後人臣進言于上為納人君咨謀于下為訪受納謂受其所納之言受訪謂受其所訪之對掌敘事則詔王聽其事受納訪則詔王聽其情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注 策命謂以簡策書王之命事書謂諸侯奏白之書制祿謂王賜臣下之祿贊者贊司祿也方出謂以版書而出之貳副也既書而出之而以副本藏之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所吏切）于四方，則書其令。

【注】外史即外制也。書外令，謂以王命頒于各國。四方之志，謂列國之記載，掌之以備顧問也。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掌之以備參考也。書名，謂文字。達于四方，使書同文也。書其令，書王命以授使臣，虎賁職奉書以使于四方是也。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色主切）從政者。



【注】御，侍也。侍于君之史官也。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皆冢宰之所掌，復以御史贊之，恐有偏缺，得以補察也。灋令皆御史書以授之，而凡爲治者皆于此受也。贊書，謂贊爲辭。從政，自公卿以至胥徒皆是。數則以小數計之，凡則以總數計之。知其凡數，則官之冗省可知矣。

【通】王氏志長曰：後世以御史專主諫諍，按之經文，殊無此意。古者師箴瞍誦，百工諫，士傳言，庶人謗，無人不作其敢言之氣，而天子亦莫不虛己受之，又何事專立一官？冢宰兼總六官，贊王治，御史爲天子近臣，凡治者受灋令焉，則一切張弛操縱皆得與議，所以爲贊冢宰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四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敍之，以治其出入。

【通】巾車，車官之長。巾猶衣也，公猶官也。等，謂差其上下；敍，謂次其先後。凡出與入，皆其所職，所謂政令也。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音揚）樊（音盤）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音旒），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音潮），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同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音剪）樊鵠（戶篤切）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注】路即巾車。謂之路者，路有大義，以其屬王，故謂之路，如路門、路寢、路馬皆是。玉路以玉爲飾者。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樊，馬大帶；纓，馬鞅；就，匝也。言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匝也。大常，旂名，畫以日月。斿則旌旗之末垂者，亦十有二也。祀，郊社宗廟所用也。金路以金爲飾者。鉤，馬當胸，亦以金爲之，所謂鉤膺也。大旂畫以交龍。賓客會同所用。王子弟出封，亦賜之也。象路以象爲飾者。朱，以朱飾馬勒。大赤，旂名，王視朝所用。王甥



男出封，亦賜之也。革路以革挽車者。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纓，以條絲飾華纓。大白亦旂名，兵事用之。封衛服亦賜之。木路無華飾者。前樊鵠纓，但以淺黑色爲鷙鵠色飾纓而已。大麾亦旗名，田獵用之。封蕃服亦賜之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音揚）面朱總；厭（音葉）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同幄）。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注】翟，雉之羽。重，沓其羽也。后從王祭祀所乘者。錫面，如王路之錫。于面朱總，馬勒而飾以朱也。厭翟，相次以厭其本，此后從王賓客所乘者。勒面，如革路之龍勒。繢總，馬勒而畫以文也。安車無蔽，后朝王所乘者。彫者畫之，不能其華，但以青黑如鷖色之繒爲總而已。容謂帷施于旁者，蓋謂車蓋施于上者，此三車皆有之也。翟車不重不厭，以羽飾車之側，后所乘以親桑者。貝面，謂以貝飾勒之當面。其總則不以繢而以組，其上則有幄而無蓋焉。輦車但牽之而無飾，人以組輓之而行，后宮中從容所乘者。翣，大扇，所以禦風。羽蓋即繖，所以翳日，皆人執之而旁車以行。

以輂車。無帷幄故也。

王之喪車五乘。縨（繩證切下同）木車。蒲蔽。犬禎。（莫歷切）尾櫜。疏飾。小服
作服皆疏。素車。棼（作蕡音煩）蔽。犬禎。素飾。小服皆素。藻（同澡）車。藻蔽。鹿
淺禎。革飾。駹（莫江切）車。雚（音丸）蔽。然禎。髤（香求切休）飾。漆車。藩蔽。豻（午旦切）
禎。雀飾。

【注】木車不漆者。蒲蔽以蒲爲蔽。犬禎以白犬皮爲覆笭。[illegible]尾櫜以犬尾皮爲戈[illegible]。疏飾者以麤布飾
二物之側爲緣也。小服刀劍短兵之衣。亦以麤布爲之。此
始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防姦也。素車以白土堊車也。蕡麻
爲蔽。其禎服皆以素繒爲緣。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
不事戈戟矣。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蒼繒爲蔽。鹿淺禎
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治去毛者飾之。此既練所乘。又不
言小服矣。駹車邊側有漆色者。雚細葦席。然果然獸名。髤



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者也。漆車黑車。藩則漆
席以爲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者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如字下同）卿乘夏縵。（莫干切蠻）大夫乘墨車。士乘
棧（音產）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
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

【注】服車。臣民服事者之車也。夏篆以五色刻畫轂約也。夏
縵但畫五采而不雕刻。墨則漆以墨色而不畫。棧則渾
素並不漆也。役有方箱。但可供役使而已。精製曰良。粗製
曰散。不在五車之等。則惟人所用也。出謂給官用。入謂用
畢而歸。會謂計其完敗之數。闕謂既賜則不會也。若
非賜而毀折。則入其繕治之財于職幣。以戒不謹焉。

大喪。飾遣（音欠）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音呼）
啟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

鳴鈴以應雞人。

【注】遣車一曰鸞車。廞謂陳駕。行謂擧之以如墓。執蓋從車
謂執蓋以從遣車。象生時也。持旌謂銘旌。按言之耳。闕
謂墓門。車謂試車。呼之使敢使陳也。柩路載柩之路。飾棺
飾。如帷荒柳翣之屬。更續謂車已弊更易以新。仍共其舊
無棄材也。雞人呼旦。巾車鳴鈴以應。示車已夙駕也。
巾車已駕。王必不敢緩于登車之節。況執事者乎。

【通論】王氏應電曰。車之爲器至重。故周官特設巾車。以掌公
車之政令。典路掌王車之駕。車僕掌兵車之倅。各分其
職。所以志專而事辦也。巾車
兼統之。故其秩爲下大夫。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
物與其用說。（吐活切脫）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
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注】巾車已主王與后之五路。此又掌之。蓋冬官造車以授
巾車。飾以金玉等。其王與后所乘者。則入于典路也。名
物已見巾車。乘之爲用。舍之爲脫。贊者贊僕與趣馬也。以
路從。王出惟乘一路。與路以其餘路從行。所以華國也。

車僕。（同典路） 掌戎車之萃。（同倅作）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當作軿）車之
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注】僕猶御也。車僕主供副車者。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
也。戎在軍之車。廣橫陳之車。闕補闕之車。軿對敵隱蔽
之車。輕馳敵致師之車。五路皆有萃。數不過十二。戎事危
故其副尤衆。行師用革路。而云各以其萃者。見王雖乘一
路。四路皆從也。會同乘
金路。其從亦猶是焉。

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

【注】大喪遣車當九乘。言廞革車。則此五車之外。金玉象木
皆備可知。乏一名容。以皮爲之。所以蔽矢。射人職。三獲

三容是也賓射燕射皆共之大射來賓者而言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遂）析羽爲旌

輯注 常旗也司常主王之旗者九旗所畫之物不一故其名不一其用亦不一司常各建之以待所事焉凡旗皆絳帛爲之（全幅九旗通帛純赤無飾）而畫以采色日月取其廣照也交龍取其變化也旜通幅赤帛物內雜外白熊虎取其猛毅鳥隼取其勢捷龜蛇取其能扞難避患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于旞旌之上所謂注旄于干首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斿）車載旌皆畫（作書）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輯注 大閱仲冬大簡閱軍旅司馬頒布旗物司常助之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象升降也孤卿大赤無飾象純潔也大夫士外白內雜象赤心也師都謂六遂大夫州里謂州長里宰縣鄙謂縣正鄙師建旐其取皆如前注也道車謂象路游車謂木路載旞載旌皆象文德也書其象者如孤卿同建旜大夫同建物各書某以別之則觀者可以相識也王祭祀會同則各建其旗物王若在方域則置旌于門以爲營衛焉

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田作）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輯注 銘旌王則太常也廞車即遣車在廟陳時建之及葬入壙亦建之也軍事建旌旗乃所以致民民至則置而仆之無所事致矣獲旌獲者所持之旌更旌敝而更易之旌皆司常共之也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輯注 都謂王子弟及公卿所食之邑宗人其禮官也王子弟如封爲別子其後世子孫祭之致福者展宗人之親也服宮食車旗之類壝山川壇域之類令令都之有司反命還白王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輯注 家謂大夫所食邑宗人亦其禮官掌亦正也都家祀典言有詳畧互文耳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秘 切 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輯注 下史祝巫皆有事于神此以神仕者則未受官而學藝以待用者三辰謂日月星猶圖也居位也謂爲之圖以祭天神地示人鬼之所居也欲事鬼神必知鬼神之情狀欲知其情狀故必先辨其名物天人屬陽地物屬陰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示鬽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禬除去之意

通論 鄭氏康成曰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灋是以聖人用之

御案曰宗伯掌邦禮而以祭祀爲主。蓋所以治神人而和上下。故凡有事于禮及司神之官皆屬焉。小宗伯肆師佐大宗伯者也。鬱鬯雞人司尊彝司几筵皆掌祭祀之重器。天府典瑞典命司服皆掌禮秩之大儀。典祀守祧以下則守廟兆之官。及祭事之職也。冢人墓大夫職喪則守墓之官及喪事之職也。行禮必有樂。然後神人以和。故大司樂樂師至司干皆樂官之屬也。卜祝巫史明鬼神之理通陰陽之道。故次于司樂之後。太卜以下卜官之屬也。太祝以下祝官之屬也。司巫以下巫官之屬。太史以下史官之



屬也。巾車典路車僕司常掌車旗之事。宜次于典命司服而敘在巫史之後。蓋車所以乘旌載于車。後之者貴賤之等也。都宗人家宗人主食邑采地之官。後之者內外之辨也。以神仕者無常數。未有官職。故又後之也。

黃氏度曰。春官之屬凡七十。自大宗伯至職喪爲一節。自大司樂至司干爲一節。自太卜至御史爲一節。自巾車至末爲一節。

# 周官精義目錄

## 夏官


大司馬　小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　司爟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大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隷僕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繕人
槀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圉師
圉人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遼師　匡人　撣人
都司馬　家司馬



# 周官精義卷八

潁川　連斗山叔度編次

## 夏官司馬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注]夏官象夏所立之官。夏整齊萬物。司馬統六師以整齊萬邦。故曰掌邦政。平邦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平者所以平人之不平者也。



[總論]御案曰。夏于時爲火。于卦爲離。離爲甲胄。爲戈兵。離上之象曰。王用出征。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蓋非威明之極。不能用兵以正天下。故司馬爲夏官。　司馬主兵而曰馬者。軍政莫重于馬也。制畿曰萬乘。制國曰千乘。制家曰百乘。皆以此率焉。

呂氏祖謙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于司馬舊矣。國事莫非政也。獨戎事謂之政者。寓兵于農。編伍合聯。賦役百爲。于是乎施。是國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則舉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政孰大于此哉。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軍將子亮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知兩切下同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輯注 凡制軍言先王制軍之灋。置師旅卒兩伍。皆衆之名。將帥長司馬皆師之吏也。王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軍數如其卿數也。軍將皆命卿者。無事則爲卿有事則爲將也。五師爲一軍。五旅爲一師。五卒爲一旅。四兩爲一卒。五伍爲一兩。五人爲一伍。有卿大夫上中士而無下士者。伍長即比長下士也。

總論 御案曰。制軍爲大司馬專職。小司徒以井牧之灋徵賦于鄉遂都鄙公邑。大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大軍旅以旗致萬民。州長帥而致之。遂人帥田作野民帥而至。縣師受司馬之灋以作衆庶。稍人帥而至以聽于司馬。車徒既集。然後大司馬更加蒐乘以制爲六軍。不但軍師卒旅必以通融簡稽而成。即將帥司馬亦須選任程材而授。益前此更番弛舍。均役徵發之制。具在地官。而臨時大簡車徒。陳鞠師旅。比較材武。俾勇者各適其用。强者不紲其材。孰可前茅。孰宜後勁。或以人爲主。或以車爲主。或攻宜用衆。或守宜用寡。一切戎行節制。戰陳機宜。凡六軍之將所承令者。備具于司馬制軍之灋。但未必如後世用穰苴輩所撰耳。又況制軍之數。不同于出甲之數。徒之卒伍。不同于車之卒伍。蓋參伍錯綜。相爲經緯。彼此聯事。而貫下相侵官。大國以下制軍之灋。視此。舊說泥于六鄉出六軍之灋。遂以司馬司徒比而同之。則此經爲贅矣。

集註曰。成周之制。兵籍具于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故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凡擐甲而即戎者。皆前日之農也。秉麾而聚衆者。皆前日之卿大夫也。兵無坐食之費。將無擁兵之權。此先王之制所以爲善也。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車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五百乘。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出車三百三十乘。小國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出車一百六十乘。

通論 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王氏應麟曰。古者什伍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于師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師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集說 大司馬政官之長。九灋以糾察諸侯。使之咸正。是平之也。司馬統六師。宜先言九伐之灋。乃不曰九伐而曰九灋者。九灋修明。諸侯自不敢侵敗王略。奚以九伐爲哉。

通論 御案曰。大宰建六典。司徒建土地之圖。宗伯建三禮。司寇建三典。皆曰邦。獨九灋之建曰邦國者。四官所建。皆王邦之典。而侯國兼用之。九灋則專爲侯國設也。

制畿音祈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古銜切以維邦國制軍詰去吉切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毗至切小事大以和邦國

【輯注】制侯甸男采衛之畿封公侯伯子男之國故云正設官室車服之儀辨尊卑上下之位故云等有善行者進之有治績者興之所以作其勸善樂業之心進牧伯以爲之長立連帥以爲之監所以成其大小相維之勢軍旅則爲之制禁戒則爲之詰凡以糾之也施貢則以其所有分職則以其所能凡以任之也簡民之強弱稽民之衆寡所以爲田役之用均其地守平其賦則所以使斯民相安大比小以恩小事大以禮所以和與鄰之交此九灋者皆平邦國者也



【總論】御案曰九灋之中大司馬專之者制軍詰禁而已司馬之屬與諸官聯事者三制畿封國地官冬官之事而土方氏形方氏與之聯施貢分職地官之事而職方氏與之聯均守平則地官天官之事而司險掌固匡人與之聯是也大司馬掌其事而他官存其灋他官執其總而大司馬與焉者二簡稽鄉民司馬主之而邦國之比要則小司徒受之設儀辨位統于春官秋官而惟大射大司馬合諸侯之耦是也至于建牧立監大宰專職比小事大進賢興功則天子巡守攷職所以勸懲群侯運動四海之操柄而皆列于司馬何也蓋不能四征不庭則威命不能服衆而恩禮亦不足以感人五官之典皆廢置于無用矣周之東遷以後是也周公作立政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周頌之般亦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與此經之義更相表裏乃聖人仁育義正運用天理之實心實事與後世之耀威而黷武者異矣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音憑弱犯寡則眚生領切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墠原本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下孟切則滅之



【輯注】九伐之灋皆所以正諸侯之不正而皆言伐者其一爲伐侵滅亦伐之例其餘六者亦先以兵加于其境也強陵弱衆暴寡則薄其恩禮以告之傷賢虐民則聲其罪狀以伐之內侮下外病鄰則除其壇壝以墠之土地荒人民散則收其疆土以削之恃險固逆王命則命方伯以侵之至于賊殺其親之不子者則誅其身而正之放弒其君之不臣者則裂其體而殘之違命慢灋者則杜絕之使不得通于人類內外淫蒸行同禽獸者則滅絕之使不得立于人倫此大司馬之專職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子協切日而斂之

【輯述】政謂上九灋九伐下凡令賦以下是也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講注】畿限也籍書也政職兵職也言以九畿之界載于書施于邦國使共政職也王畿曰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也侯畿言其共爲王斥候也甸田也言其爲王治田也男任也言其爲王任職也采事也言其爲王治事也衛則言其爲王捍衛也以上是中國以下則夷狄之諸侯矣蠻言其俗之慢也夷言其俗之易也鎮謂爲王鎮守蕃謂爲王蕃籬此四畿所謂四夷也



【通論】王氏安石曰方千里曰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而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其外侯畿甸畿禹貢所謂侯服也又其外男畿采畿禹貢所謂綏服也又其外衛畿蠻畿禹貢所謂要服也又其外夷畿鎮畿禹貢所謂荒服也又其外蕃畿在禹貢五服之外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講注】凡令邦國之兵賦以地之媺惡與民之衆寡而制之食者三之二謂田百畮其一則萊田五十畮也上地家七人故可用爲兵者三人食者半謂田百畮萊亦百畮也中地家六人故可用爲兵者兩家共五人食者三之一謂田百畮其二則萊田二百畮也下地家五人故可用爲兵者家二人此制賦之灋也

【總論】御案曰周官之灋車輦馬牛兵器旗物民自具之有事征伐則遣人委人共其道路之資糧別無所謂軍用自康成以賦爲給軍用者胡氏安國遂謂田以出粟取之農夫賦以出兵取之商賈雜稅至爲亂國邪臣興利者所假托皆說經者之誤也

劉氏敞曰小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此言可用者家三人至二人正竭作其羨于四時之田而教之以戰也伍兩卒旅師軍家一人爲正兵六鄉六遂通十有五萬人爲十二軍而羨卒在外都鄙之兵又在外大司馬則總其軍律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騾之而隊伍[illegible]操縱之而進退用命爲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而精強可獲矣由教之者衆而用之者寡也



聖人之精密蓋如此

中（音仲下同）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音陣下同）如戰之陳辨鼓鐸鐲（直角切）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扶云切）鼓軍將（音匠）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並兮切皮）卒長（知兩切）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所學切朔）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當爲禡莫駕切）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講注】此以下言四時教閱之灋振旅者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言春當收衆以歸農因而教之以戰也旗謂熊虎之旗致民者司馬植旗期民于下也平列陳者謂中軍未鼓先均齊之也兵以鼓進以金退鼓節下五鼓鐸鐲鐃似鈴而有大小之異其用有等故辨之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乃戰灋也蒐春田之名有司謂肆師甸祝表禡者立

表于田中而祭之也。誓民者告以犯田之罰。圍禁者圍其厲禁之地。春田用火。田止曰弊。獻禽祭社。以土方施生也

【通論】御案曰。軍事用賁鼓。而不使軍帥執之者。天子九伐多用方伯連帥之師。故以賁鼓屬諸侯。敎以敵王所愾也。鬪金聲而退。師出之律也。以金奏之鼓屬主將。所以示行師之節制也。鐃鐸鐲則步者可手執。而車亦有之。此教鐸鐲鐃之用。四時皆同。與三時互見也。誓當有二。前誓在列陳之後。戒其坐作進退之不用命。仲冬之所云是也。後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瀳。此云誓民是也。皆互見爾。

中夏教茇（蒲末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息轉切）車徒。讀書契。辨



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瀳。車弊。獻禽以享礿。（餘若切　龠）

【注釋】茇舍。草宿也。營壘于野。所戒在夜。故敎之。撰車徒。謂數擇其車役。讀書契。謂校錄其兵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辨之者。以在夜使聲相聞也。帥謂軍將。以門名。謂如在門所樹。縣鄙謂縣正鄙師。家謂公卿大夫。州謂州長。野謂公邑大夫。百官謂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夜事。戒夜守之事。蓋行軍有晝必有夜。皆所當習。夏月暑熱薰蒸。于以順時令而適人情。斯爲宜也。夏田曰苗。車止曰弊。夏主用車。示取物希也。礿夏祭之名。

【通論】御案曰。仲夏日炎。使將士被甲荷戈。馳驟窮日。則人怠馬煩。而軍容亦爲之不肅。故教以茇舍。而苗以車弊。取物甚希。禮成而人不勞。事舉而時不廢。凡此皆聖人之仁以體事。所以曲成乎萬物也。

中秋敎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息淺切）田。如蒐田之瀳。羅弊。致禽以祀祊。（音方）

【注釋】秋教治兵。象金氣肅殺也。軍吏。卽軍帥。旗物所載。見司常職之大閱。獮。殺也。羅。網也。以羅爲冈。羅止田畢也。祊方也。祭四方。以報成萬物也。[illegible]

【通論】御案曰。司常職云。大閱頒旗物。此云治兵辨旗物。仲冬



大閱之旗物。因于司常見之矣。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彼此無以異。彼云孤卿。卽此軍吏。以其爵則曰孤卿。爲主帥則曰軍吏。大夫士。卽此百官。以其爵曰大夫士。以其從王有事而不與乎圍禁。故曰百官也。師都卽此師都。謂車徒自公孤卿大夫之采地來者也。州里則此之鄉。縣鄙卽此之遂。彼不見公邑。蓋于縣鄙內包之。此云郊野。則公邑也。遂人掌邦之野。野以六遂兼公邑。足以明之。鄉遂郊野。謂車徒之從鄉遂公邑來者。凡此皆隸于六軍之軍吏。故載旃載物載旐也。此所載與大閱異者。行軍有正瀳有變法。大

閱之旗物正瀆也治兵之旗物變瀆也正瀆以齊軍心變瀆以新師目故孤卿之建旃者改而載旟師都之建旗者改而載旃采地本屬孤卿不妨互易也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旐改而載物而郊野則別載旐彼以鄉遂原內外此則以鄉遂與郊野別公私也百官雖不與閱禁必有所載以爲別百官載旟則鄉遂不得不合而載物矣鄉遂自州長縣正以下亦大夫士也載物載旐載旟㒺列相等故可易也治兵旗物可變則振旅茇舍及行軍時皆有變瀆可推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亂者有納旗于殷中不令敵見者此旗物所以有變易之瀆與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瀆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

註 大閱者仲冬農隙大閱兵而習戰也萊謂除草以便驅騁表謂立表以正行列封[illegible]行至正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以待民之致若天明仆表而始至是慢瀆也故誅責之

乃陳（如字）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音鹿）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註 衆庶既致乃陳列其兵車步卒也皆坐者欲其靜而聽誓也羣吏謂諸軍帥陳前南面向衆斬牲者小子也左右狗陳謂從表左右向外以狗陳也中軍鼙警鼙分師所以作士氣師帥各三鼓司馬皆振鐸羣吏皆建旗然後車徒之坐者皆起既起鼓人又擊鼓以行之伍長又鳴鐲以節之于是車徒之作者乃行自一表至第二表而止既止鼓人三鼓司馬掩鐸羣吏皆掩旗于是車徒之止者皆坐而息此象陳初發而敵時也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苦穴切）車三發



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註 既自第一表行至第二表其鼓與鐸亦如前其車徒則不獨行而且驟且趨至第三表而止焉此象陳既發而漸速也由三表至第四表其鼓與鐸又如前其車則不但驟而且馳其徒則不但趨而且走及四表而後止焉此象敵相近士氣愈勇也鼓戒謂儆之使戰鼓一闋車一發徒一刺凡三闋三發三刺而後已象陳既結而勝敵也既勝則擊鼓以退之亦鳴鐃以節之及第一表而止其坐作之瀆俱如初也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如字）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於計切）野車爲主

註 冬田曰狩狩者言守而取之也軍門曰和和者取師克和也立兩旌以爲門羣吏各帥其車徒自左自右而出每百人爲一卒每二卒爲一屯每一屯有一旗前後相去各百步此所謂平也既平于鄉師又巡其行陳使不系險

地則步卒居前足以爲衛突平
地則兵車居前足以爲營衛也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音禡）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
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
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輯注】既陳者陳成行列也驅謂驅而出之逆謂迎而遨之設
此車者田僕也銜枚止喧譁也大公小私即詩所謂言
私其豵獻豜于公也取左耳
田畢以此爲驗將以論功也
及所弊鼓皆駴（同駭）車徒皆譟（素報切）徒乃弊致禽饁（移獵切）獸于
郊入獻禽以享烝
【輯注】及所弊謂至所當止之處駴謂疾雷擊鼓譟讙也衆克
敵而歡呼也徒乃弊衆皆止也致禽饁獸于郊謂祭神

于郊入獻禽謂祭先
王于廟烝冬祭之名
【輯論】季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
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用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鱉皆含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
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社礿祊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
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以率事神
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慮其愼如此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
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
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
先（悉荐切）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于業切）而奉主車王弔勞（力報切）
士庶子則相（息亮切）

【輯注】上言田此及師則出師也大合軍司馬奉王命以行征
討大師則王自出征以威天下也禁令以申九伐或令
以儆軍將涖臨也釁殺牲而塗以血也大卜卜出兵之吉
凶小子釁社主與兵器司馬皆臨之也及致謂聚衆眡事
謂職功有功戰勝也律聽軍聲故左執之鉞示威武故右
秉之愷樂得勝之樂獻社獻功于社也厭喪冠軍敗則以
喪禮也奉送也謂送主歸廟社師敗
王弔死者勞傷者大司馬則相之也
大役與（音預）慮事屬（音燭）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
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
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輯注】大役謂大興作大役任衆屬軍禮故主其事者司空而
大司馬與其謀植謂工之版幹要謂工之簿書量人賦
丈尺而司馬主其數鄉師攷傅要而司馬行其誅賞宮伯
掌士庶子而司馬主其政令天子選賢而六射而司馬合

諸侯之六耦皆聯事也牲魚即魚牲凡牲牛爲大大司徒
羞之魚爲貲故大司馬羞之授其祭謂授賓若王祭則膳
夫授之矣平謂正其職位常祭用牛此有馬牲
者蓋遣奠之禮奉謂送之至墓詔謂告而藏之
小司馬掌（鄭氏康成曰此下札爛文闕）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
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輯注】小祭祀以下皆蒙此小
字對大司馬大字而言
軍司馬（下大夫四人）
輿司馬（上士八人）
行（音杭）司馬（中士十六人）
【輯案】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徒軍
司馬兼之此三官亦皆闕文

【綱論】御案曰。治教禮刑四官之司。旅皆有官中常行之職業。惟兵則戢而時動。雖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也。故軍司馬以下。設輿司馬以閑輿衛。而教以磬控馳驅之節。設行司馬以整戎行。而教之以步伐止齊之數。使習之于平時。而試之以蒐狩。所謂本强而精神可以折衝也。畿內既更番而試之。六服之國亦各用王朝之灋。以蒐乘簡卒。則諸侯之師皆可以從王朝司馬之灋。所以六軍同力。如指臂之相使也。楚之强也。卒乘戢睦。日夜無懈。隨會憂其難支。晉之衰也。公乘無人。叔向歎其不競。觀此則知周公經武之灋。雖百世不可易也。



【通論】王氏與之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灋。若國有師田之事。惟師始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二十人。

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輯注】司勳。主賞功之官。六鄉賞地。即載師之賞田。等謂差等其功之大小也。輔成王業為勳。保全國家為功。灋施于民為庸。以勞定國為勞。制灋成治為力。多算勝敵為多。此六者所謂等也。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征。

【輯注】生而書其功于大常之旗。與日月同其光也。死而烝于先王之廟。與先王同其享也。詔謂告司常使書之。告典祀使祭之。貳副也。二官藏其正。故司勳藏其副也。賞地有功所賞之地。政令謂賦役。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加恩所賜之田。則全給之。而不稅。厚之至也。

【通論】張氏采曰。軍無賞士不往。凡軍以賞為先。武王封功臣謀士。以師尚父為首。故司勳列位在前。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掌質馬。馬量力暘切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音價綱惡馬。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音庚下同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輯注】馬質。主平馬價者。戎馬可以即戎。田馬可以田獵。駑馬可供凡事。皆量其材之美惡。定其價之高下也。惡馬不調良者。以索綱維之。使馴服也。受馬謂受于有司以給官役者。旬之內死。養之惡也。旬之外死。任之過也。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也。更謂償其價物。更謂以皮肉為價入馬耳。防抵偽也。任載也。均其輕重勞逸。是齊其行也。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恐傷馬也。

量音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

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
而藏之。
輯注 量人主以丈尺度地者建國之濠謂辨位正方也分天下之國為九州首營王國之城郭與王后之六宮量後市前朝與往來之道出入之門通水之渠皆酌其宜而為之制造都邑謂造三等采地亦如是也壘謂軍壁舍謂軍帳王師所在有朝有市一師所聚謂之州百人什五營中社朿謂之涂軍社者軍中之社所里者市朝州涂各有里數也地有山川之廣狹涂有支湊之遠近皆書之以待攷
總論 王氏應電曰師眾所居非可苟也八陣之濠中軍倍于四正以為提挈張皇四正倍于四隅以為輔翼遊軍別有三之一以為應援營中大道縱橫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為九所謂州也前有朝為天子諸侯大將臨眾之地後有市以為衆兵貿易之所左社以聽命而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略如國中之制凡安營皆然但軍多寡不同則



壘舍大小亦異耳。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昌絹切)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古雅切)歷(作瀝)而皆飲之。
輯注 脯五臟燔炙肉從獻謂從于獻後數多少量長短也俎實俎之實二者皆使量人制之與車僕掌革車因使大射共三乏之同義宰祭太宰攝祭也斝瀝謂受舉斝之餘瀝而飲以受福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掌祭祀羞羊肆(作鬄他歷切)羊殽肉豆而掌珥(作衈而志切)于社稷祈(作刉音機)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狗陳祭祀贊羞受徹焉。
輯注 小子主祭祀之小事此祭祀謂宗廟羞進也羊肆謂豚解而腥之羊殽謂體解而爛之肉豆謂切肉實豆羽牲曰衈毛牲曰刏沈埋沈辜疈辜侯侯禳禳卻禍飾牲謂羊牲被以文繡釁者殺羊血以塗祭器與兵器斬牲徇陳即大司馬斬牲以左右狗陳是也贊羞謂助大司馬羞牲為受徹謂受諸宰君婦之廢徹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同前)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音漬)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音古)買牲而共之。
輯注 羊人主供羊牲者羔小羊也飾之以繢示敬也登升也首者陽氣所聚升首于室以報陽也犬人刉衈共犬牲此云刉衈共羊牲以二者俱有釁也灋羊謂多少之定數如灋度然者一謂以血塗之刉衈乃社稷宮廟始成之釁下文則祭器軍器始成之釁也積者實牲于柴布泉也



通論 賈氏公彥曰羊屬南方火司馬火官故在此 薛氏衡曰大司馬職曰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小子職亦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狗陳蓋誓羣吏者司馬斬牲者小子共其牲者羊人也
司爟(音玩)(下士二人徒六人)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同納)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輯注 舉火曰爟司爟主火政者行火猶用火變謂變換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夏季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火不得宜則足以致疾順時用之所以救之也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故使民出火雖烈山焚萊亦可也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故使民納火雖鑠金焚巖亦止也施火令總承上文而言凡祭祀必舉火祭爟祭先舉火之人報其為明之功也失火則不謹焚萊謂違禁故皆有刑罰

【辨論】王氏禹卿曰以火烹飪即納其氣于內逆用之則強弱相勝而不均順變之則休廢相沿而疾可救故四時各取其所宜之木以變國火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溺于一偏也。王氏應電曰榆柳先百木而青得東方之色棗杏心赤得南方之色柘楢文理白得西方之色槐檀心黑得北方之色桑柘皮裡皆黃得中央之色。

【通論】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災乎火未出而作火六月丙戌鄭災。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七報切以號黑教切戒。

【輯注】掌固主封疆之固者設溝之土以為城鑿池之土以為郭溝池深于外則城郭固于內用其深以增高也渠又在外所以出水植木其上亦所以使固也須猶分士謂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衆庶民近地之民材器槙幹畚築之具設用泉布稍食祿稟萬民謂守者也飾器兵甲財用之分之均之任與用之此守之灋而為凡守者所受也然各專其守則呼吸不通故又通之使兵甲役財繁易多寡轉相移給庶緩急應援聲勢足以相輔非是則不得妄離部署焉國有司謂國中有司贊佐也晝夜三巡又三鼜號呼守者之名戒警守者之事此掌固立灋于有地守者身親之也。

【通論】御案曰公卿大夫之子家有田祿萬民計口授田俾各守其地之阻固以自衛而財用稍食國猶須焉所以厚下安宅而其效至忘勞忘死也古者民之衣食災患纖悉皆君為計處而民以材器給國事如于其家此國維所以固仁義之利所以長也　又曰周官移用其民者二遂人移用其民以救時事所以禦天裁而食無不足也掌固移甲役財用所以捍人患而兵無不足也

王氏安石曰公卿大夫涖職于內而子孫守固于外休戚一體之道也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境同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輯注】都邑亦有城郭竟界也民職謂守與任因者因其自然之勢以為阻固則力不勞而為備易也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輯注】司險主山谿之險者在國曰阻在野曰險山林川澤有阻塞不通者觀于地圖可以知之山林則為之開鑿川澤則為之橋梁使道路通達也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植林木作藩落于溝涂之上用為阻固有守禁則戒備嚴也通道路則民皆利也有故謂喪裁及兵節謂道路用旌節。

【通論】王氏應電曰井田中有無形之險固遂溝洫澮川以通車水道即以限戎馬徑畛涂道路唯便農民而不便于驅民此盡東其畝齊人所以責晉也　張氏栻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掌固司險之職列于周官者蓋先王之制體用兼備本末具舉有以一天下之心即有以周天下之慮所以常久而安固孟子之言

則以當特皆重
末而忘其本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人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闕

【輯注】掌疆主國之疆界者

【總論】御案曰疆界所以正封守禁侵奪王政之大也先王知後世强衆相侵必自亂其疆界始故設官掌之至春秋大國兼地數圻則王政不綱掌疆之職不修也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六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境

【輯注】候人主候望者詩彼候人兮荷戈與祋道治謂治道禁令備姦先也方治謂其方來治國事者候人亦帥之送之若大賓客則自有掌訝與訝士迎送非候人之職矣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戶江切圍邑

【輯注】環人主環察軍中之事者與秋官環人掌迎送者皆以循環往來爲義而實不同致師者兩軍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之激其來戰也察軍慝謂察已軍中之爲姦者環四方謂伺四面爲掩襲衝突之變者搏諜賊謂巡間伺此國之善惡反言于彼者訟敵國則往辨其曲直揚軍旅則奮張其威武降圍邑則受彼圍者之降也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音本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音柝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輯注】挈壺主定刻漏者壺以盛水故以表井轡以止駕故以表舍畚以盛糧故以表糧軍中人衆各以物表之使之共曉也軍中擊柝夜守喪禮未大斂代哭皆縣壺爲漏所以明時刻而更代均也守以水則晷刻定守以火則漏箭明分日夜者晝夜共百刻四時有長短也火爨而又沸沃者冬水凍恐漏不下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輯注】此卽司士朝儀之位公卿大夫初命見于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此射人掌其事也此節及會同以下皆非射之事而射事彼並掌之故以射人名之耳三公北面以答君也孤卿大夫東西面以佐王也各執摯以見者



致其始見之禮也諸侯不常朝故詔相之國事謂王有祭事諸侯當助王薦獻故既戒令之復詔相之此因上文而遂終言詔相諸侯之事

【總論】御案曰此朝位與司士朝位同則路門外之治朝也日日常朝固如司士職所云矣其有初命爲大夫若卿若孤若公者則執摯以見于王而其位如此初命者執摯餘人各依位次立焉經但著所執之不同非謂在朝者人人執摯也王出負宁南面初命者執摯以前奠摯再拜稽首王答壹拜宰受幣以東此已臣之摯故受之與五等諸侯相覿之玉異見之于治朝亦與覿禮在廟者異也　又曰射

無執摯之灋因官名射人而强屬之射耳此朝位以北面者爲尊東面者次之西面者又次之東面者賓方也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則西方之尊于東方也明矣不言士者士卑且非射人所掌也于射人與司士見治朝之位于小司寇與朝士見外朝之位于燕禮大射儀見內朝之位朝位之不同具矣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



三耦射豻音岸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輯注】射灋者上下有一定之制儀則行事之儀文循灋而各正其儀故曰治也兩人曰耦射的曰侯獲告中者所執容待獲者所蔽也節奏樂以爲射節之差正即樂節中正射之則也三侯熊虎豹二侯熊虎一侯麋豻胡犬皆張皮侯而棲鵠也

【總論】御案曰此謂大射非賓射也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謂大射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謂賓射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燕射也大射儀干侯五十步干卽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此云士以三耦射豻侯豻侯固皮侯而棲鵠者與大射儀無異也則王之三侯諸侯之二侯孤卿大夫之一侯亦是皮棲鵠而其射爲大射明矣且據此則大射士亦有之注疏謂士無大射士亦有賓射皆非也　大司馬職合諸侯之六耦謂正射之耦也此云以六耦射三侯當指初射之耦言之以其孤卿大夫士之三耦是初射故知六耦四耦者亦初射也六耦蓋以士爲之大射如此意賓射亦同與此諸侯與大射儀之君一也彼三耦三侯與此異者敖繼公曰作經有先後故禮制有隆殺是以異也　地官之牛人春官之鎛師眡瞭典庸器夏官之小臣于賓射皆有所共之事而梓人五采之侯別于



皮侯獸侯則大射燕射之外別有賓射無疑但賓射唯天子諸侯有之或因來朝或因會同特舉此禮故雖次于大射而隆于燕射侯用五采尙文德也其燕之牲以牛盛其禮也若孤卿大夫以下則燕射而已惡覩所謂遠國屬者而賓射云乎哉九節七節五節注以爲樂節之差是已五正三正二正一何相聯與上三獲三容二獲二容一獲一容之何無異舍樂節而忽指射侯錯雜乖隔豈復成文

【輯注】敖氏繼公曰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間拾發以將乘矢焉此云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色主切)射中(音仲)佐司馬治射正(作政)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步量器。貍謂刻貍形于其上以爲識也。侯道以步爲度。三侯卽前所云虎熊豹。大射禮司馬命量人量侯道。然後射人等張之是也。三步數也。大射儀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皆步數也。令去侯。令服不氏去侯所。以矢行告。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令取矢。令射鳥氏取矢也。祭侯服不氏主之。爲位爲服不氏受獻之位。數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算。射政則射之灋儀也。射牲國語郊禘之事天子親射牲故射人贊之。孤卿大夫無事不與射人俱故射之灋儀亦相之也。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七內切)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作猶使也。會同朝覲射人使大夫爲上介。命士以上爲衆介也。大師王乘戎車。則射人使命士以上乘其副車也。作其從謂選其當從者。戒其介謂戒其當行者。遷尸謂小斂遷于室。大斂遷于堂。僕人卽大僕與大僕共事者。以俱掌王之朝位也。作掌事使卿大夫各主其事。比其廬次其所當居之廬。苛謂詰問之。

服不氏(下士一人 徒四人)掌養猛獸而敎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

服不氏主養猛獸者。敎擾謂獸之鷙猛不服者能致而馴之也。祭共猛獸如熊羆之類。抗皮如聘禮皮以東是也。贊張侯謂贊射人。待獲者。大射禮唱獲者居乏之中。中則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是也。

射(音石)鳥氏(同前)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音區)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音兵)夾取之

射鳥以共肴羞之用。烏鳶不中膳故敺之。并夾鍼箭之具。矢在侯高尺手不能及故以并夾取焉。

羅氏(下士一人 徒八人)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羅氏以網羅取鳥者。烏鳥與凡鳥也。蜡建亥之月。既祭獸可作羅網以取禽也。春鳥始出蟄者是時鷹化爲鳩。皆變舊爲新。用以養老。取生氣也。行謂頒賜。司裘職王乃行羽物彼乃仲秋鳩化爲鷹。此則仲春鷹化爲鳩。一年二時行羽物。蓋順其始殺與其將止也。

掌畜(許六切)(下士二人 史二人 胥二人 徒二十人)掌養鳥而阜蕃敎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掌畜主育鳥者。阜盛大。蕃滋息。蓋鵝鶩之屬也。卵鳥其卵可薦之鳥。鳥物則歲時常用之鳥。膳謂膳羞。獻謂禽獻。

鄭氏鍔曰。自服不氏以下。或致猛獸。或射飛鳥。或羅或畜。其事雖微。然鬼神之祭祀。人君之膳羞。賓客之燕享闕焉。故設官以備物。物備而禮舉。凡以肅國體而尊天王也。

# 周官精義卷九

頼川　連斗山叔度編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 夏官司馬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補注】士，百官之總名。司士掌士之籍者。政令，即下文所云也。群臣有黜有陟，則其數有損有益，每歲登之下之。年，謂老壯；歲，謂久近；貴，謂大夫；賤，謂士。備告于王，使王知進退也。有德榮以爵，有功予以祿，有能任以事。若無德功與能而久于其職者，則定食自有常禮而不替。告于王，倘君有特恩賞賜，則無有常數焉。

【通論】劉氏彝曰：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此又詔王治者。太宰詔于歲事之終，司士詔于論定之始，此王制所謂司馬論辨官材也。○呂氏祖謙曰：案王制，選于鄉曰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升于學曰俊士，升諸司馬曰造士，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凡經考校者七，然後得祿，其慎也如此。

正朝（音潮）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音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音泰，下同）僕、大右、大僕從（才用切）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補注】朝儀，王日視朝于路門外之儀也。南向，向明而治也。三公位尊，故面向王。孤佐王者，故在王之右。卿大夫佐王者，故在王之左。王族故士，謂宗室之親故為士者。虎士，虎賁侍衛之士。大右，謂司右。大僕從者，小臣、祭僕之屬，皆從王者。其南面，王出則面向王，王入則目送王也。

【通論】御案曰：此與射人所掌朝位一也。此日日常朝，故詳于位而不言摯，亦無諸侯；彼主于初受命而見，故詳于摯而畧于位也。士之位，東面者從孤，西面者從卿大夫，皆在其下而少退。經蓋即以孤卿大夫統之，下云士旁三揖，則兩旁皆有士可知。

賈氏公彥曰：朝士外朝斷獄弊訟并三詢之朝，有諸侯在焉。諸侯既在西方九棘之下，孤自當避之在東方群臣之位，西面，其餘三公卿大夫等仍與此位同。○鄭氏鍔曰：朝士所掌外朝之位，宰夫、司士所掌皆治朝也。司士正位而辨其等，宰夫則察其不如儀者。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音旋）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補注】擯，謂擯王揖其臣下也。孤卿逐一揖之。大夫稍卑，故各于其衆同揖之。士又卑，故于其上中下旁三揖焉。還，回旋也。在路門左右者，其位皆南向而在于後，王出既不便先揖，故還而後揖之也。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是也。大僕前者，謂遵王導引也。

【通論】御案曰：不見士位，以朝士職有明文在孤卿大夫之後也。古者公孤多以六卿兼攝，孤與卿大夫既分東西，則群

士自各從其長故每旁皆三揖。

【論說】王氏志長曰。觀此經三代之君所以待其臣者。何有禮也。夫君臣一體。公卿其心膂。大夫士其手足。外心膂墮手足。可乎。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人才之盛。皆人主志氣精神所吹噓而成者也。是故能師臣。則可師者至矣。能友臣。則可友者至矣。奴隸役之。俳優畜之。則奴隸俳優者至矣。樹人猶樹木也。植枳棘于庭。欲收梗柟杞梓之用。豈可得哉。三代以後。臣品日以卑。臣節日以替。職是故耳。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士掌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



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集註】國中之士。謂升于司馬之士。擯士。謂初見于王之士。膳其摯者。以其摯入于膳人也。小宰掌凡祭祀之戒具。射人相卿大夫之灋儀。詔士第詔相凡士之灋事而已。賜爵。祭未旅酬之時所賜之爵。呼昭穆而進。使長幼有序也。割牲羞俎豆。即賜爵時之牲與俎豆。作士從。選士之可以從王者。作士使。擇士之可以爲使者。爲介。爲大夫之介也。作士掌事。謂使士各執其事。作士執披。謂使士各執一披。披柩旁持棺者。披用紐一頭繫之于柩一頭出帷外人兩繫之。六軍謂六鄉以其鄉出一軍。故曰六軍也。有守者。謂士之守官者。國有故。謂喪與兵戎。頒其守。謂分守其當守之處也。士任。士所任之職。三載稽之而進退之。即所謂三載考績也。

【通論】御案曰。記稱司馬論辨官材。其事于此職見之。國子俊選并升于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故司士擯焉。而膳其摯。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即記所謂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也。蓋地官春官之屬所以教士者。唯養其德。厲其行。勗以道藝而已。人之材性剛柔敏鈍文質不齊。必司馬論辨官材。然後緩急各相其宜。而劇易各得其任。然使素不相習。直待其升于司馬。然後論之辨之。則惡從而得其實哉。故設諸子之官。凡國子之學于成均虎門。國子之倅之修業于鄉學者。國有大事。則帥而致之于太子。有甲兵之事。則合其卒伍。會同賓



客。作以從王。而掌國頒守政。又以士庶子爲衆庶之倡。則士雖未仕。而已狃習于國家之政事。雖未升于司馬。而司馬之屬已熟察其材之所宜。性之所近矣。所以論辨官材。審知灼見而無誤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國子之倅。七內切萃　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音泰　惟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征。下同原本正　凡國征弗及。

【集註】倅貳也。卿大夫士之適子爲正。其庶子爲貳。諸子主其戒令治教者。辨等。謂辨其父之爵。正位。謂叙其年之次

大事謂祭祀。大子監國。故諸子帥國子而致。以待其用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國子屬太子。雖司馬兵賦。旬徒力役之征。皆不及之也。

【輯論】呂氏祖謙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在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倅子在宫中。其父御兵于外。其子佐太子守于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意。古之爲國者。使其君臣一德。非一日積也。學問相同則相好。事相同則相信。故王太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共學。固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是太子雖未爲君。而君臣之交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材已備。則先王之慮奕世者。不爲不深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補注】正牲體。謂七體之。以叙而獻也。舞位謂佾位。舞器謂羽籥之屬。服位謂喪服喪位。作亦使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補注】政事。謂車田守衛之事。其事但及于國子。其遊學之倅者則存之。使之修其德學其道。以成其材焉。春則合于六學而教之學。秋則聚于射府而教之射。其材藝之優者進之。與以官爵。否則退之。使更習其業也。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補注】司右主勇士爲王車右者。羣右。戎右齊右道右。比乘屬右。比次其乘以屬其右也。五兵。謂戈殳戟酋矛夷矛。示車右必選有力之士。故能五兵者屬焉。再言政令。前謂用之之政令。此謂教之之政令也。

虎賁（音奔）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悉薦切）後（胡溝切）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于四方。

【補注】虎賁主以虎士衛王者。王出以虎士居前後。趨以卒伍。言有行列也。閑。王舍之梐枑。王出而舍于外。則虎士守其閑。王入而在于國。則虎士守王宮。國有兵災之故。則虎士守王門。從遣車而哭。事死如生也。從士大夫。所以護王命。使奉書。所以達王命也。

【通論】呂氏祖謙曰。周公戒成王以虎賁與任人牧人準人並言。蓋侍衛僕御。必得正人。漸磨熏化。故慎虎賁綴衣之選。乃養成君德。詳容處。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音催）

【補注】旅賁主以旅力衛王者。王乘車而出。則以下士執戈盾夾車而行。車止持輪。使王車安固也。服。皮弁服。葛。葛絰。介。被甲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補注】節服氏。王之節與服者。節旌節服冕服。維持也。王旌十二旒。以縷綴連屬。三人共持一旒。二旒故用六人。若諸

僕則二人持一旌所用止四人而已。郊祀亦有尸。節
服八人六人雖大常故二人執戈送逆尸而從車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
方相 息亮切 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
帥百吏而時難 乃多切 以索室驅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
擊四隅。敺方良。音罔兩
【補注】方相氏主驅疫者。熊皮示其猛。四目示其明。玄朱戈盾示其威。以時而儺。索疫鬼而逐之也。先柩謂葬使之爲
導。國語土之怪夔魍魎。敺之所以安土神也。
【論曰】御案曰。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敺疫可也。而蒙熊皮黃
金四目。則怪誕而可駭。大喪先柩宜也。乃入壙以戈擊四



隅敺方良。不亦悖乎。蓋莽好厭勝。故歆增竄此文。削去則
職中辭義相承完善無疵。
大僕 音泰下大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
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輯注】僕侍御之官。大僕其長也。正服與位。使當其禮。出大命
謂宣之于外。入大命謂納之于內。諸侯有所報于上曰
復。有所言于上曰逆。眡朝謂治朝。前正位謂
導王立。退者太僕本在路門左。今復其位也。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
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輯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掌其政謂鼓節與眡朝早
晏之度。以待窮而欲達之民。急而欲奏之令。有擊此鼓

者。則速御僕迎受于御庶子。速御
庶子迎聞于鼓者。而自聞于王焉。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
左馭而前驅。
【輯注】祭祀賓客喪紀。王之服與位各殊。故大僕正之。灋儀謂
三者一定之灋與一定之儀也。牲事謂殺割七載之類。
贊者大僕授刀授匕。王始之而大僕終之也。前驅如今之
導引。自左馭者居左自馭。不參乘。避王也。亦有車右焉。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
四方。窆 音貶 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
勞。力報切
【輯注】贊王鼓謂王親將。待王擊乃擊之也。救日月謂日月食
時。春秋傳非日月之眚不鼓是也。戒鼓擊之以警衆。窆之



亦如之。齊其力也。首服之灋。謂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小
宗伯所縣。乃男子之冠。故在大寢門之外。大僕所縣。乃
婦人之首服。故止在宮門。弔勞謂代
王弔勞。大僕掌公卿。小臣掌士大夫也。
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音潮下同 則正位。掌
擯相。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輯注】燕飲謂王與諸侯或羣臣燕。灋謂主人獻賓。賓酢主人。
主人酬賓。洗爵升降之灋。射大射也。贊謂授之受之。燕
朝路寢之廷。玉藻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蓋治朝
不坐。內朝坐。故云燕耳。辭謂告以不眡朝之故。
【論曰】王氏志長曰。觀太僕小臣諸職所列。事無大小。皆有儀
灋。雖在燕閒。必正服位。其防之也。豫其喻之也。微使王
以行以習。日就月將。而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端本于是矣。是故三代以上。左右僕從
雍容談笑而有餘。三代以下。嬖
家拂士犯顏極諫而不足也。

小臣。上士四人。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

【通論】小臣太僕之屬。小命如勑問時事之類。小灋儀若趨行

【注】拱揖之類。燕謂閒居適小寢之時。燕出入若游于諸苑觀之類。

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力報切 凡大事佐大僕。

【注疏】王將獻尸賓。必先盥手洗爵。故小臣爲沃水。祭祀四者曰小。對上大者而言。弔勞士大夫。亦對前公卿而言。未曰凡大事佐大僕。則餘爲專職可知。

【通論】賈氏公彥曰。大僕掌灋儀乃禮之大者。小臣大僕之佐故掌其小者。諸侯賓也。故其復逆掌于大僕。公卿則在



制之臣。故小臣掌之。王氏曰。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前驅。而天官內小臣亦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小臣掌王之小命。而天官內豎亦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此大小分職之義也。

祭僕。中士六人。掌受命于王。以眂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注疏】此亦太僕之屬。此言王有故不親祭。故使祭僕視之。有司。有事于祭祀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勞其敬者而責其不敬。公之至也。

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音豫 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輯注】始祖曰太廟。高祖已下皆曰小廟。王崩。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夏采復于太廟。故祭僕復于小廟。王所不與。如畿內山川前哲令德。都家則王之懿親尊屬。賜之禽。使其主者祭之也。致福謂臣有祭事。歸胙于君。展受謂錄視其體數而受。不以臣下而忽之也。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所甲切 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注疏】此亦大僕之屬。羣吏謂府史以下。逆復盡五言之。弔勞如死于國事之類。相盥謂捧槃授巾。登謂登牲體于俎也。翣棺飾。持之者夾柩之兩旁。燕令燕居時之令。以序守路鼓。謂更番也。

隸僕。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通注】隸僕主埽除王寢者。五寢即天官宮人注之路寢一小寢五也。祭祀則齋戒。王不居小寢。故修之。乘石。王登車



之石。蹕謂止行者清道也。始祖廟曰大寢。高祖以下廟曰小寢。復與夏采祭僕聯事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戶成切 諸公侯原本之繅斿。同旒 九就。瑉同珉 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替寘殿切 玉笄。

【輯注】弁師掌王之弁冕者。冕俛也。前俯而後仰也。王之吉服六。而冕止五者。大裘與衮同一冕也。凡冕以版爲覆。謂之延。其制上玄下朱。紐小鼻。綴于冕兩旁。在武上。五采繅以五采絲爲繩。而貫以五采玉。其繅與玉各一十二垂于延前後。所謂邃延也。就匝也。笄簪也。朱紘以朱絲爲繩。上屬于笄。下繞于頤。所以固冠也。九就上公之制。三采謂朱白蒼。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繅斿皆就。謂侯伯子男。其繅斿亦各有就。或七或五也。玉瑱充耳之偹。于

諸侯言之。則
天子可知。

王之皮弁。會〔古外切〕五采玉璂。〔音其〕象邸〔丁禮切〕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詳解〕皮弁。眡朝之弁。會。弁縫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云。其弁伊綦。是也。邸。謂下柢。象邸者。以象齒置于弁頂承處也。弁經。王之弔服。環經大如緦之麻。經。謂素冠之上加以環經也。諸侯。當謂公侯伯與子男。孤卿大夫承諸侯之下。則諸侯之卿大夫也。各以其等。謂繅斿玉璂各以其命數爲差。掌其禁令。使不得僭越也。

〔通論〕易氏祓曰。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于眡朝。韋弁用于兵事。冠弁用于田獵。兵與田之弁有時而用之。皮弁則日以眡朝。其用數。此弁飾所以特言皮弁之制也。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闕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五兵五盾。〔常准切〕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詳解〕司兵主兵器者。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盾。干櫓之屬。物有良楛。等有輕重。故辨以待之。司馬之灋。師旅卒兩人數多少也。兵輸。謂有司所還之兵。用兵。謂出給守衛之兵。

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輯注〕舞者兵。謂朱干玉戚之屬。廞五兵。謂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建車之五兵。在車較及輿。以兵揷之。凡建之也。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及殳〔原本〕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詳解〕戈。矛戟也。盾。干櫓也。戈所以克敵。盾所以衛身。共備之最急者。頒。分也。如下文所云是也。旅賁。即旅賁氏。故士。王族故士。貳車。貳車右。故授乘車王所乘。故建也。舍。謂止。藩。謂衛。止則設之。行則收之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才浪切〕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音服〕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張林切〕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豻音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所吏切〕



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痺音敝〕用諸散射。

〔輯注〕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者。灋謂曲直長短之數。如王弧夾庾唐大。辨其名。形赤黑。辨其物是也。箙。盛矢之器。弓弩成于陽和之時。故仲春獻之。矢箙成于陰堅之時。故仲秋獻之。甲。革甲也。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也。此試弓習武之射也。射豻侯及射鳥獸。皆近射也。學使勞弓皆用中。遠近皆可射也。矢箙從弓者。每弓一箙百矢也。攻守相迫近。弱弩發矢疾。故利夾庾。野戰車戰。非深則不及。故利唐大也。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絜矢亦似之。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用諸守城車戰。以其前重後輕而行疾也。殺矢言中之則死。鍭矢亦似之。二者皆可伺候以射敵。用諸近射與田獵。以其前最重中深而不能及遠也。矰矢者繒高也。謂結繳于矢。向上而射者。茀矢

亦似之。二者皆可以射飛鳥。以其前重後輕。其行能高也。恒矢安居之矢。痺矢亦似之。二者皆可以散射。如禮射及習射皆是。以其前後等。其行平也。枉桒二矢。用之四弩。其餘六矢。以配六弓。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音鉤者謂之弊弓。

輯注 此皆據角弓反張。不被絃而合者言之。成規猶成圓。以合幾成圓而計其等差。此制弧曲之大致也。故弓人為弓。與築氏為削皆然。天子之弓王弧也。以其往體寡。故合九成規。諸侯之弓則唐大。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則夾庾。以其往體多。故合五成規。士之弓則在六弓之外。句曲。合三成規。謂之弊弓者。句之至極無過合三也。

論 御案曰。合九成規者句最少者也。合七合五。則句漸多矣。句少者似弱。句多者似強。貴者射遠侯而弓弱。賤者射近侯而弓強。是弓以弱而能射遠者為良也。古稱夏后氏之繁弱良弓。而以弱名。弓之不以強為良也。足以徵之矣。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輯注 射牲。示親殺也。澤謂澤宮。習射選士之處。射椹質則王弓弧弓是也。如數。每人一弓乘矢也。并夾。取箭之具。明弓矢。明器之弓矢也。各以其物者。師則攻守異宜。車射異儀。役則田獵。會同則射三侯。用各不同。故須各以其物也。兵甲之儀。謂司兵司甲授從司馬之灋。故頒弓矢亦從其儀也。籠以竹為之。箙以皮為之。皆盛矢之器。充者實滿其中以備用也。矰矢。矢之有繳者。以其不可在籠箙。故別言之。亡謂亡失。更償之也。與馬質以其物更之更同。用之而敗自不當償。若不用而亡。由其不慎。故令之使償也。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輯注 繕人主王之用弓矢者。抉以骨為之。著右大指以鉤弦。拾以韋為之。著左臂裹以遂弦者。贊者。大僕贊王。繕人又贊大僕也。凡乘車。言天子之車。皆充之載之。以備非常也。無會計。不可會計也。

稾音杲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音咨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則與其出入。皆在稾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輯注 稾箭幹也。稾人工齎弓矢之工者。工必有其齎而齎出之于職金。故稾人受之而齎之。六物即前之六弓。四物即前之四弩。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宜也。八物亦前之八矢。矢長短有二等。故箙長短亦二等也。素謂形灋已定。成謂脩治已畢。蓋統指弓弩矢箙而言。春秋獻之。程之以時。不迫亦不怠也。書其等。謂物雖未成而高下多寡則已分。乘其事。謂工事已畢。其巧拙敏鈍則已定。既饗之而復上下之誅賞之。此所以工皆競勸而器無不良也。入功謂功成。入于司弓矢以待頒也。入于繕人。以共王用也。齎財謂齎工之財。出入謂收發之數。皆稾人主之。亡者闕之謂稾亡者除之也。

王氏應電曰夏官掌兵用弓矢爲多故特設下大夫二人以掌其名物藏王之用弓弩矢箙不可與常器等也故別設繕人以頒之其齎財與工食非司弓矢所能局也故又設稾人以掌之蓋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習射以習禮樂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也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掌戎車之兵革使（所吏切）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同陣）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音對）辟（音闢）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

此充戎路之右與君同車執戈盾以備非常者使謂使之詠靴詔贊謂既告王鼓又助王擊傳命陳中謂大言之也革車兵車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也玉敦盤屬辟盟闢盟書也役之者傳敦血以授歃也牛耳桃茢尸盟者割牛耳取血于敦中以桃茢拂之而戎右贊之也



齊（音齋）右（下大夫二人）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並繩證切）凡有牲事則前馬

此充王路金路之右以輔王賓祭者齊車金路也前之者執策立馬前備驚奔也陪乘參乘謂車右也蓋王未乘則前車方乘則持馬已乘而行則陪乘牲事前馬者王見牲則拱而式前馬亦前爲也

道右（上士二人）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才用切）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此充象路之右蓋王視朝之乘者道車王行道德之車從車象路之副車儀車中之儀以蓋從以表尊也

王氏昭禹曰記曰不廣欬口之儀也不妄指手之儀也立視五雋式視馬尾目之儀也顧不過轂首之儀也以

王升車必正立執綏不疾言不親指不內顧無非車之儀

大馭（中大夫二人）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蒲末切）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音止）祭軌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才私切）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玉路之馭馭之最尊者以祀南郊以祭天也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于菩芻棘柏三者之中用其一爲神主而祭也詩取蕭祭脂取羝以軷是也祭時王在自馭下而祝登受王手之轡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及祭復言犯軷時祭車之禮軷末軌車轍前也節大馭酌之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左執轡右祭謂祭而飲飲者若祭祀之飲福也凡馭路指五路而言肆夏采薺皆樂章行謂大寢至路門行欲緩故工奏肆夏趨謂路門至應門趨欲速故工奏采薺鸞和皆金鈴鸞在衡和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取其聲以爲舒徐之節所謂儀也樂師亦然據步行迎賓而言耳



戎僕（中大夫二人）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僕御者之稱戎僕主革車之馭者倅副也服謂衆乘戎車者之服革弁是也如謂如其犯軷蓋師出王乘以自將凡按壘禱戰誓師鼓進受惟各有儀灋故并使掌之

齊（音齋）僕（下大夫二人）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齊僕主金路之馭者以賓待賓客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無送逆賓客之禮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

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乃有乘金路送迎賓客之灋耳。等謂公侯伯子男。節謂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儀灋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輯注 道僕。王象路之馭者。朝夕燕出入。謂朝夕視朝及或以燕遊出入也。貳車即倅車。

田僕（同前）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輯注 田僕。王木路之馭者。木路以田。故僕路均曰田。以鄙者。巡行縣鄙。取渾堅也。佐車亦貳車。驅逆者。驅禽而逆之。使就獲也。既獲令植旌以告。既獻又比次以相從也。凡田獵驅馳之灋。王使人扣馬而提之。諸侯使人扣馬而晉之。



大夫則驅而不扣。尊者安舒。卑者威速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輯注 馭夫。主貳車之馭者。使車。驅逆之車。駕治。調習之也。

校（戶教切）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繩證切下同）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七口切）馬。三皁為繫（音許下同）。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六（原本八下同）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

輯注 校人。馬官之長。政謂差擇養乘之數。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一物者。以類相從也。天子之馬五良而一駑。頒者。分之于掌馬之官養之乘之也。四匹為乘。乘馬曰圉。乘馬四圉。圉師一人主之。皁。櫪也。十二匹為皁。趣馬一人主之。三十六匹為繫。馭夫一人主之。二百十六匹為廄。僕夫一人主之。千二百九十六匹為校。校人一人主之。變為言成者。言至此王馬少備也。校有左右。則一良馬一種者。當為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之。當為二千有一百六十匹也。皆良馬也。若駑馬則三倍良馬一種之數焉。二物相偶為麗。麗馬一圉。是二馬共一圉也。六麗一師。是十二馬共一圉師也。六師一趣馬。是七十二馬共一趣馬也。六趣馬一馭夫。是四百三十二馬共一馭夫也。以三計之。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矣。駑馬無僕夫者。不駕五路。卑之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輯注 閑猶防也。每廄為一閑。六種見前。四種謂種馬齊馬為一種。戎馬田馬為一種。道與駑各為一種。二種謂良與駑各一種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輯注 特。壯馬也。四之一者。三牝一牡。欲其乘之不雜也。馬祖。天駟星名。春氣發生。故祭之以祈蕃息。春通淫之時。駒血氣未定。故執之不使近牝。先牧。始養馬者。夏時草茂。故祭之。攻騬也。騬勢特通淫之後。其性必踶齧。故攻之。馬社。始乘馬者。秋時馬肥。故祭之以示其可用。臧僕謂善馭者。馬壯將駕。故書之以補其所闕。馬神稱步。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冬時大閑。故祭之為馬禱行。獻馬見養之已成。講馭則習之于早也。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朴而從之。凡賓

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原本宮）中之稍食。

【注】毛馬。齊其毛色。頒之。授當乘者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飾謂校人。執朴而從。則馭夫也。賓客享王。必有幣馬。故校人授之。遣車之馬。乃芻靈也。故既葬埋之。驅逆之車。田獵者帥田僕也。王過大山川。有殺駒以祈沈之祭。飾以黃駒。地神色黃也。凡國之使者。謂王使于諸侯之國者。聘禮行正禮後與主君有私覿之禮。其幣馬亦校人共之。物馬謂齊其力。等謂比次。宮中謂圉師以下。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音脫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注】趣馬。主促養馬者。校人職。三乘為阜。阜十二匹也。一人十二馬。則知之詳。故校人辨六馬。必使贊正焉。齊飲食謂養飼無偏。簡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同善惡。說謂用馬之次第。居謂牧庌閑廄之所。治謂執駒攻特之事。皆聽馭夫所使也。

【通論】雜說曰。趣馬虎賁綴衣。皆賤有司也。而詩書乃與師氏等並稱何也。人主之治。非廟堂聽決之為難。而深居燕坐之為患。非公卿大夫夾輔之為難。而侍從僕御順適其意為可慮也。君心惟閒暇為易縱。臣言惟卑褻為易入。于易縱之時。而擇易入之臣朝夕于其間。則可以養成君德矣。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音古粥音育之。入其布于校人。

【注】巫馬。主知馬祟。以治馬者。乘治。謂驅步以發其疾。乃治之也。相。助也。巫知馬祟。醫知馬疾。祟則祈之。疾則醫之。二者相須。故巫帥醫也。受財謂祈具藥直。粥。賣。布。泉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音仲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注】牧師主芻牧者。頒。授圉者使牧也。焚牧。除陳草以生新草。通淫。陰陽交而萬物通也。田事宜焚萊。而司爟有火禁。故田者必受令于山澤之虞。而牧師贊之焉。

廋所求切搜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徒刀切。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注】廋藏也。馬在閑中。取其隱藏。故名廋人。政教如下文所云是也。阜謂盛壯。佚謂安息。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教乘習之。攻騬治之。散謂聒其耳使不驚。圉謂閑其身使不逸。曰及者。廋人不宜祭馬祖。言于校人祭馬祖之時則祭閑之先牧。于校人命執駒之時則散馬耳圉馬。兩師圉人員皆校人之所選。正。差別之也。月令駕蒼龍。詩騋牝三千。大小異名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音辱。釁廄。始牧。夏庌音迓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闔。

【注】養馬之所曰圉。師其長也。冬寒。以草藉馬曰蓐。養則除之去穢污也。釁廄辟邪氣也。始牧乘新草也。庌。廡也。所以庇馬使涼也。獻馬。獻校人也。椹質。習射之的。充猶共也。茨墻謂蓋墻。翦闔。圉人所習也。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講】圉人，圉師所屬者。賓客之馬，王所賜者，則就其館陳之。喪紀之馬，將葬朝廟。既夕禮所謂薦馬纓三就者，則入廟陳之。廞馬，明器之馬，入庤之，亦人于廟陳之。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梅巾切）、九貉（孟白切）、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講注】職方，主四方之職域。人民則用者，因地圖。邦國，侯國。都鄙，采邑。此在九州之內者。夷蠻閩貉戎狄，在九州之外者。數謂別而計之，要謂總而計之。利如金石粟帛，為人所利；害如猛獸長蛇，為人之害者也。

【餘論】鄭氏鍔曰：辨其人民，則以廣谷大川異制，其間異俗，衣服飲食異宜，器械異制。辨其財用，則以布帛財貨所資者不同。辨其九穀，則以土之所宜，或四種五種各不同。辨其六畜，則以物之所產，或四擾三擾各不同故也。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講注】天下人民好惡不同，物產有無不等，貫而通之，使同享其利也。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古外切），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子蔭切）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講注】此揚州，乃禹貢所謂北據淮、東距海之揚州也。鎮者，以其能鎮安一方也。會稽在越州。



水所鍾曰澤，草所生曰藪。具區，即太湖也。水流趨海者曰川。三江，吳江、松江、東江也。水積成湖者曰浸。五湖，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民資以為生者曰利。五男二女，言男多于女也。民待以養者曰畜。山澤多，長鳥獸，繁也。錫[illegible]。箭，篠。鳥獸，孔雀、鵁鶄、犀象之屬。稻，香杭。厥土塗泥，故宜稻。

【餘論】賈氏公彥曰：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為三道，先從南方起。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于雍、青，分冀州地以為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荊州，西南統為雍州，故即次河南曰豫州，為一道。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兗州，次正西曰雍州，為二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內曰冀州，次正北曰并州，為三道。若禹貢治水，以冀、兗、青、徐為一道，揚、荊、豫、梁、雍為一道，先從下起，與此異。薛氏衛曰：兗之岱，荊之衡，雍之嶽，并之恆，豫之華，五州五鎮，各正一方，所謂五嶽是也。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揚之會稽，不可以嶽名也，則謂之鎮而已。總言之，四鎮五嶽，皆山鎮也。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鳴鳳切），其川江漢，其浸潁湛（直減切），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講注】此荊州，即禹貢所謂荊及衡陽惟荊州也。衡山，南嶽，今在衡州。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合流于荊。潁出陽城，湛出汝州，其流未詳。丹，朱砂。銀，白金。齒，象齒。革，犀兕革。一男二女，女倍于男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音化），其澤藪曰圃田（音補），其川滎（戶扃切）雒，其浸波（當作嶓）溠（莊加切），其利林漆絲枲（思里切），其民二男三

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訓】豫州在大河之南。華山，西嶽也。在今華陰縣。以北爲鎮，則雍州東南屬豫矣。圃田在中牟。滎水在滎陽。雒水出洛南嶓崖，即嶓冢梁。淮紀林。鎬林竹木。漆，木液。絲枲，布帛之屬。二男三女，女多于男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也。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音述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注】青州在幾東，故曰正東。沂山，沂水之所出。望諸即禹貢所謂孟諸也。淮出桐柏，泗今泗出兗州，沂出沂州，沭出東莞。二男二女，男女相等也。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子禮切 其浸盧濰。濰原本作維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



其穀宜四種。

【注】兗州在今大河之東。岱山即泰山。大野在鉅鹿。河即黃河。泲即濟。盧即雷夏。濰即濰水。四種，麥稷黍稻也。

正西曰雍，於用切 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如銳切 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注】雍州于國中爲正西。嶽山，吳嶽也，在今隴州。弦蒲在汧陽。涇出涇陽，汭出平涼，渭出鳥鼠，洛出熊耳。玉石，球玕之屬。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音奚 其川河泲，子禮切 其浸菑時，菑當作淄 時音 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

其穀宜三種。

【注】幽本舜時之故名，禹貢青州隔河東北之境，皆無附在遼東。貕養在長廣。今淄出萊蕪，時出般陽，其地近海，故多魚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也。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彭供切 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注】冀州在河北，東西南三面距河。霍山在霍州。楊紆未聞所在。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塞外。其地多山，故多松柏。五男三女，男多于女也。

正北曰并，卑盈切 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音呼 徒多切 嘔 翁侯切 夷，其浸淶易，音亦 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注】并在冀之北，故曰正北。恆山，北嶽也，在今曲陽。昭餘祁在鄔，今虖沱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馬牛羊犬豕也。

【注】薛氏季宣曰：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禹貢之九州也；冀幽并營揚兗荊徐豫，爾雅之九州也；揚荊豫青兗雍冀并幽，職方之九州也。郭璞以爾雅所稱爲商制，是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九州之內，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皮。先王于民，因其東西南北之殊方，山谷川浸之異宜，男女之異數，馬牛羊豕之異產，黍稷稻梁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爲之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臻一道同風之治矣。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輯注 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九服，即大司馬之九畿也。

推論 陳氏傅良曰：周天下方七千里，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守封不如是之廣也。以王制攷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恒。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且中國幾地亦有戎狄錯居其閒，如淮夷、徐戎、姜戎之類是也。又荊楚之地，在江漢間，自楚以南，悉爲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豈盡入中國之版圖邪？舉一隅則四海可知。邛氏曰：職方九服，而尚書周官唯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五服一朝者，蓋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原本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輯注 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如此則天下之地可以徧知，非實有此國也。

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輯注 凡治邦國諸侯之灋，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以相維繫。又設九州之牧以統之。建官各因其材，不强其所不能；立貢各隨其產，不責其所無也。

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悉薦切）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輯注 乃猶汝也。守謂所守境土。職事謂所當共具。先道猶導引。殷國，衆國也。王不巡狩，諸侯盡朝，其戒令諸侯與巡狩同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音影），以土地相（悉亮切）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輯注 土方氏主度土地者。土圭長尺五寸，以測日景。致者，立八尺之表，夏至則景長尺五寸，冬至則景長丈三尺也。土地猶度地也，度地勢而相其可居者，以建諸侯之邦國，公卿之都鄙也。任地者，載師之屬。大司徒有土宜之灋，草人有土化之灋，土方氏則辨而授之。樹王舍，謂于掌舍梐枑之外更樹之藩籬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掌來（音賴）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輯注 懷方氏主懷來遠方蠻夷之民者。來謂招携以禮，懷柔以德。方貢謂所貢，遠物謂所獻。送逆謂待以禮。達節謂達其民以旌節，達其貢以璽節也。委積所以備其用，館舍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順其性。

合方氏(下士八人同前)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烏路切)同其好(呼報切)善

【注】合方主合同四方者達道路者修津梁時啟閉使往來不得無阻也通財利懋遷有無以相濟也同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壹度量丈尺釜鬴不得有大小也除怨惡禁土豪與遠民為難同好善使土著與遠民結好也

訓方氏(中士四人餘同前)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注】訓方主訓導四方者道言也謂將列國所行之政事與所尚之志向悉言之于王欲王知其邪正也四方所傳之善言所道之善行亦為誦之欲王知所取法也一歲之始又以所道所誦者布告于四方以為訓欲天下同歸于懲勸也四時所出之新物民之好惡之所在命司市納價以觀之并可以施其政教也



形方氏(同前)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戶瓜切)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音毗)小國

【注】形方主正邦國之體勢者華析也離麗也謂參差也無參差之地則地域齊而封疆正矣小事大比則列辟協而萬國寧矣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注】山師遍掌邦國之山林使出珍異以供王家也名物若羽畎之夏翟嶧陽之孤桐之類利則中人用害則為人患者

川師(同前)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注】川師遍掌邦國之川澤者名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萑蒲之類

【注】王氏安石曰稍人職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所謂利有如此者非特中人用而已國語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之非特毒物之蠚獸也王氏應電曰旅獒之訓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而此言致其異物者蓋非常之物必有非常之用適欲用之而不可必得故有則致之非以為玩好而常貢也

邍師(同前)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注】邍師遍掌邦國之原隰者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濕辨其物以知肥磽媺惡



【論】御案曰山川邍師與地官虞衡閭師之職同而事之所主則異閭師所掌者任地而邍師則封國建邑以辨其疆圉虞衡所掌者作山澤之材而山師川師則辨利害以為設險守國之本蓋五物九等國邑封域雖總于司徒而制畿封國則司馬之藏故特設職方形方以專掌之而山師川師佐焉邦畿之外五地土壤達于四海閭師不能徧悉也故設邍師與山師川師司險掌固聯事而聽于職方以定城郭溝涂樹渠之分界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

以聽王命。

【[illegible]】臣人主以濂則正諸侯者濂則卽入濂入則達之邦國臣而正之且以觀其怨慝所以使天下之諸侯無反側以尊王命也。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揮音揮人【同前】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音悅而正王面。

【[illegible]】揮探也。主宜上德政以諭天下者如此則人心和暢皆悅而面向于王誦歸附之也。

【[illegible]】御案曰正王面所謂四面而內向也。臣人達濂則而邦國之臣皆凜承乎王。更揮人誦王志而天下之民皆內向于京師。此先王養諸侯而兵不試之道也。齊晉之衰民不知



君而陪臣各固其私以成篡奪之漸則知止邪于未形。周官之所慮遠矣。

李氏覯曰天下之情欲上達故訓方氏之職設人主之志欲下通故揮人之職設。古者君民一體上下交孚而無壅遏之患如此。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illegible]】都司馬主都之軍賦者。士適子庶子其支庶也。諸子宮伯掌國之所掌卽政。大司樂之所掌卽學卽國灋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

【通論】王氏與之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加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受教于大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受教于師氏保氏入而宿衛宮伯案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衛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非若後世之教止于庠序而庠序之教又為具文。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亦如之。

【[illegible]】此大夫家臣為司馬者。家司馬視都司馬人數則少。而平時掌戒令政學用國灋有事聽于國司馬一與都司馬同也。

【[illegible]】御案曰大司馬掌邦政以兵事為主。故凡兵甲車馬之政隸御僕從之官。九州邦國之形勝阨塞要害皆屬焉。兵事以賞罰為主故首司勳。兵莫重于馬故馬質次之。政莫重于地故量人次之。次以小子羊人者祭祀之事也。繼以



司爟者火政兵事之要也。設險守固制勝于未形故掌固司險次之。候望稽察蕭勺羣慝故掌疆候人環人又次之。挈壺氏三軍之耳目故又次之。射以武事而備禮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習焉故射人次之。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皆因射而及之也。司馬辨論官材司士佐之。諸子以治國子。司右以治戎右皆與射人之掌卿大夫者相次也。虎賁旅賁夾衛王居節服方相以衛車而及故相次焉。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皆侍御之官又次之。王車有五路乘車之冕弁各有宜故弁師次之。車中甲兵戈盾弓矢具故

司弔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次之戎右道右齊右爲車右者所謂勇士也。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御車者所謂僕夫也馬以駕車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皆掌馬之官司馬官之所以名者此也職方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以及山師川師遂師匡人撢人皆所以周知天下之土地形勢山川林澤原野之險易而施訓道匡正之瀍焉司馬之職于是盡矣都家司馬在食邑采地者故附之



# 周官精義目錄

## 秋官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鄉士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犬人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修閭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翨氏 柞氏 薙氏 硩蔟氏
翦氏 赤犮氏 蟈氏 壺涿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四方掌貨賄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家士



# 周官精義卷十

潁川　連斗山叔度編次

秋官司寇上 賈氏公彥曰月令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曰歸死于司寇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輯注】秋官象秋所立之官司寇者取其如秋義之肅殺以去民害也禁所以防姦刑所以止惡王者恐民爲姦故先設禁以防之防之而仍入于姦則惡矣故用刑以罪之罪之者刑期無刑以殺止殺也



【通論】周子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濟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輯注】大司寇刑官之長三典即下輕中重之典刑即三典詰究治也新建之國其民未習于教宜用輕典治之洪範所謂柔克也平定之國其民已熟于教宜用中典治之洪範所謂正直也暴亂之國其民不率于教宜用重典治之洪範所謂剛克也此皆以邦國之民言若諸侯則有九伐之法在非五刑所及也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

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補】【注】此五刑以淡言非常用之五刑也糾猶察異之野刑施于六遂遂以農功爲上察其不致力者刑之軍刑施于軍旅軍以用命爲上察其不守律者刑之鄉刑施于六鄉鄉以成德爲上察其不致孝者刑之官刑施于官吏官以能事爲上察其不稱職者刑之國刑施于王國國以謹愿爲上察其强暴者刑之

以圜土聚教罷（音疲）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補】【注】圜土獄城也罷民疲玩之民欲其自反于善故聚之圜土而教之害人謂故爲邪慝有害于人置之圜土欲其困而悔悟以職事欲其勞而思明刑者書其罪于板而加諸背以恥之者勸之也其能改者雖還之鄉里亦三年不列于民數若不能改又逃于獄城是終不可化也則殺之蓋聚而教之者仁也出而殺之者義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音潮下同）然後聽之以兩劑（子隨切）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補】【注】兩造兩相造事者矢取其直百矢爲束入矢然後聽欲觀其曲直也兩劑兩相執券者金取其堅三十斤爲鈞入鈞然後聽欲觀其虛實也

【總論】王氏應電曰兩造對質則辭不獲逞兩劑並陳則詐不可逃而各入束矢鈞金則心有所惜雖健訟者多相與和解而止此所以爲禁民訟禁民獄之濟也　邱氏曰束矢鈞金非貧民可辦然理直者固當還之雖貧民未嘗遺困也況其不能致者又有肺石路鼓以達之乎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音質）梏（古毒切）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補】【注】嘉石有文之石罷民不知爲善故置嘉石于朝門左以平之蓋民有罪過尚未可附于灋而實有害于州里刑威似太重縱之又太踈惟有桎梏其手足使坐諸嘉石以感其心坐朞既滿又役諸司空以勞其身若是者無非欲民共躋于善也坐役訖又使州里有司保任之而後赦恐其習前非而不改也

以肺（芳廢切）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知兩切下同）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補】【注】肺石赤石也設于朝門右所以達窮民之情者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蓋民情患其不達而又惡其亂瀆故使立此三日以觀其眞僞然後士師聽之取其詞以告于王而罪其上之壅蔽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補】【注】刑之和布謂科條之增損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補】【注】歃血以質鬼神爲盟結信書于簡策爲約國有大盟約司寇臨之上其書于天府各官皆藏其副本欲其不忘

也。方爭曰訟，成訟曰獄。諸侯則以六典定其罪，卿大夫則以八法斷其罪，庶民則以八成弊其罪。弊亦斷也。春秋傳曰弊罪刑侯。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音烹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輯注】犬屬西方金，故司寇進犬牲。戒之日，卜之日也。郊特牲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注云百姓王之親也。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而大司寇則涖之，亦所以肅之也。納亨，致牲。前王，為王導引也。明水火，所取于日月者，奉于大司寇，亦取嚴肅清明之義。大喪前王，謂嗣王。社謂社主在軍者。屬謂士師以下。蹕，止行人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潮音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向音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眾輔志而弊謀。

【輯注】小司寇，大司寇之副。外朝在庫門外。致萬民，鄉大夫職國大詢于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于朝是也。詢謀也。國有為兵寇而危者，謀所以安之。國有當改建而遷者，謀所以居之。國有乏冢嫡為君者，謀所以立之。三者君與民共者也。其位乃詢謀時上下之位。擯以敘進，謂擯之使前，以敘而問。若此者，所以輔王之志而斷其謀也。

【通論】御案曰：司徒掌萬民，而大詢則小司寇致之者，以外朝小司寇之所掌也。小司寇致之，鄉大夫命之，則州長帥其民而至矣。故云州長百姓北面。臣莫尊于三公，故北面答王。親民之官莫尊于州長，故帥百姓而位三公之後。若卿大夫則六卿也，雖監臨六鄉，而不與民治，宜西面以帥群臣。觀此則鄉大夫以六卿攝，鄉老以三公攝，益明矣。

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擯者，司士也。大僕掌燕朝擯者，大僕也。惟朝士掌外朝，不為擯，而小司寇擯。蓋詢萬民，非常朝也。朝士既掌其位，又帥其屬以鞭呼趨辟禁銷立族談者，無暇為擯，此小司寇之所以為擯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輯注】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附，謂罪與灋相協者。罪協猶用其情以訊之，既訊又至十日乃斷之。雖斷又讀其入罪之書，使其聽然于犯罪之不可宥。此所以死者與我皆無憾也。命夫謂大夫，命婦謂大夫妻。不躬坐，謂使其子弟代之。不即市，謂刑于甸師氏。一則貴貴，一則親親也。然親親貴貴如此而已，豈以故撓灋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輯注】五聲者，五事惟辭有聲，以辭為主也。理不直，則言必誕，色必赧，氣必促，耳必惑，目必眊。以此聽之，故可得其情。

【通論】御案曰：呂刑惟貌有稽，以色包耳目辭氣。此以辭包色氣耳目也。蓋或貌變，或聲變，則餘必從之。聲以辭言，而辭不足以盡聲。不直而巧辯者，辭雖不屈，而聲必有異，則聲

聽乃氣色耳目之樞紐也

王氏安石曰聽獄訟求民情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僞故皆謂之聽言而色動氣喪視聽失則其僞可知也

以八辟音闢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輯注】辟灋也麗附也謂于八等之人刑應未殺者著于邦灋之中權其輕重而附于刑罰也親謂王之宗族故謂王之故舊賢有德者能有才者功有功者貴有爵者勤謂勞于王事賓謂四方賓客八者皆議之而後定其灋以其或可赦宥也



【餘論】王氏應電曰八者之人非于王躬有所關係即于國家有所裨益不幸有罪從而議之可赦則赦夫亦爲之末減焉其必不可赦則若盤水加劍牽于甸人及有爵者不爲奴同族者無宮刑之類雖當刑當殺而以禮待之使知自重且不拘縶束縛困辱之則小人常知畏敬而朝廷愈尊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輯注】深入以求其情爲刺三刺者所以求得其中也訊詢也聽民之所刺宥而後施以或上服之重刑或下服之輕刑所謂與庶民共之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戶郭切水納亨同烹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音闢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小

原本大

事使其屬蹕

【輯注】實鑊所以涤牲納亨所以煑牲皆實水也朝覲會同其禮重故大司寇前王賓客饗食燕飲其禮稍輕故小司寇前王小師王不親出之師涖戮殺于社也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輯注】司民星名軒轅角也祀司民而獻民數重民也進退猶損益民衆則用益民寡則用損也大比謂大數民之衆寡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生齒女七月生齒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也



【通論】御纂曰三年則天道凶豐之數至此齊矣公私出入之經上下可較量矣民之少者則已壯未老者則已老矣故大比之而凡受田歸田之令或征或舍之差耕三餘一之灋民數有稽而國用可制也

王氏志長曰于此見周先王之世無游民也大宰以九職任萬民有一民則有一民之職有一職則有一職所生之財貨蓄化治聚斂凡嬪婦臣妾之微莫不以手足之勤佐天地之施生以供于國用故其國用可以民數之衆寡爲進退後世非無民也紛紛擾擾耗財者多而生財者少于國用何裨乎此天官九賦九式九貢必先之以九職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補注]萃士謂鄉士遂士已下許稍與斷也中謂罪正所定言德計其獄之得中者登之于天府而復命其屬會之以致于王也小宰小司徒職曰徇以木鐸而此曰令以木鐸者徇士于聲其人令士于遠其語所屬有遠近之分也大司寇既縣刑象而小司寇復宣布憲者與大司徒縣教象而小司徒又憲禁令同皆欲其徧觀也鈇比鎭訪蹄呦二帥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佐音右佑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懸音于門閭

[補注]刑官曰士其長曰師禁止于先則刑罰可以不用故云佐佑宮禁謂王宮官禁謂百官國禁謂城中野禁謂鄉遂軍禁謂軍旅徇于朝使內有所聞懸于閭使外有所見也

[總論]御案曰五禁之灋者其灋掌于士師而遵灋而施禁者則六官之屬凡職繫于此者皆有事焉備爲之禁使民知少有傾側則陷于刑罰而謹凜以惕于中是謂左右刑罰也

易氏祓曰古者有五刑而無五罰觀士師職左右刑罰則有五禁先後刑罰則有五戒周公建典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無罰也甫刑贖罰不處則不過如虞書之贖刑施于宜加鞭扑者而已至穆王作五刑之罰視司刑所掌者增至三千而宮及大辟皆得以金贖觀其迹亦近于矜恤而究其實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害義傷教甚矣

以五戒先悉薦切後胡遘切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補注]戒傷也先後謂相導之戒之既詳則民不得罪是相道之也誓者使知賞罰之必行也誥者宣諭以德義也禁者戒飭以灋守也糾者其民聚可合致而申警之憲者其民散必分布而表懸之也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毗至切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補注]鄉合鄉所合也五家爲伍二伍爲什追逐寇胥伺賊也地各有守人各有居無以約之于是有逐盜敗于隣境納叛亡于他邑者先王制爲聯灋而比而閭而族而黨而州莫不有聯焉而合之于鄉三公各居二鄉鄉師四人共王六鄉故六鄉之屬如一家民人之什伍亦如一人無事則互相安受有事則共爲追胥而盜賊之能匿者寡矣刑罰施于廢事者慶賞施于有功者也

[總論]御案曰族師之灋八閭爲聯止于二族而此經并舉州黨何也五族爲黨黨之奇族有合于別黨者矣五黨爲州州之奇黨有合于他州者矣至鄉而數無奇零聯無外合故曰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也族師職曰相保相受者所以教相受之人使之相保而篤于恩義也此職曰相安相受者所以糾所受之人使之相安而止其邪惡也族師合聯即寓政也故刑罰慶賞合八閭而相及相共追胥之事則相及相共者多寡無定數故第曰以施刑罰慶賞而不限以八閭也　三代盛時諸侯執道兵革不試故坐作擊刺寓于四時之田慶賞刑罰寓于追胥之比蓋軍政不可

以無警而弛而民氣不可使久安而怠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釋】【注】官中。大司寇之官府中也。獄訟之辭。各有司存其有不決。來問士師者。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爲之斷之弊之也。致邦令。謂斷訖乃致于羣士也。

【通】【論】御案曰。諸官之司。惟此曰掌官中之政令何也。若夫所掌則通六官之事。鄉師分掌其鄉。肆師則掌禮事之小者以佐宗伯。惟士師則獄訟之上。察其辭以詔司寇。獄訟之成。致其令以付羣士。凡官中之政令無不待之以定。由之以達者。故特文以著之。

周官精義　卷十　秋官上　士師　十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上藥切酌 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音矯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釋】【注】鄉士遂士縣士。皆謂之士。皆士師之屬。八成。謂止亂之成灋也。汋。激也。謂激衆爲亂者。蠭枚鬭賊。謂陰謀爲逆者。諜。謂若伺國是者。犯令。謂故干憲紀。撟令。謂詐爲國命。盜。謂竊取寶藏。朋。謂結黨爲姦。誣。謂造言生事。八者亂之首也。必誅無赦。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釋】【注】荒辯。謂辨其輕重而爲之備也。移民就穀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備盜賊也。緩刑舒民心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比閭卒伍。乃地官夏官之職。而秋官亦掌其追胥合聯之事。荒政通財。乃地官聚萬民之職。而秋官亦掌荒辯之灋。蓋爲治必從其本。未有不教訓之而可以相安者。未有不救其饑寒而能止盜者。故秋官掌除盜賊。而必兼夫保任荒辯之灋。使之知禮義足衣食而自不爲盜也。苟徒設刑罰以待有罪之民。不幾于罔民乎。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音咨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其兾切鑊水。凡刉珥珥當作衈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釋】【注】以財獄訟。如稱責與買賣皆是。稱責則以傅別。可之買賣則以約劑正之。祭亡國之社稷。以刑官爲之尸。略之也。燕出入。謂偶以遊燕出入。前驅而辟道。王且止行人也。沃尸及王盥。謂沃尸盥并沃王盥也。洎鑊水。謂小司寇實之。士師積而增之也。刉衈。釁禮之事。奉犬牲。以大血爲釁也。諸侯爲賓。謂來朝與燕饗時。大小司寇言使帥其屬。不

周官精義　卷十　秋官上　士師　十一

視師也。此直言帥其屬。則親帥矣。逆軍旅。謂反將命。犯師禁。謂干行陳。帥其屬而禁之戮之。然後灋令明而刑罰當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釋】【注】要會。謂月要歲會。正者定其簿計也。小司寇命羣士憲刑禁。此云帥其屬憲禁令者。帥其所命者而憲之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音潮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注解 鄉士主六鄉之獄者。遂士、縣士、方士皆別設官，而鄉士即用士師之同官爲之者，以所受皆國中之獄訟，其治所在國中也。掌言各者，鄉士八人，分掌六鄉，每四人共主三鄉也。察其辭之虛實，爲聽別其死刑之罪，而約之于書，爲辨。既聽既辨，又待之十日之久，無有悔異，然後以職聽于朝，以待司寇之聽斷與衆職之共議，然後情罪成而士師刑殺之。中謂事實之書。肆，陳尸也。免猶赦也。王會其期，王與衆議也。

通論 御案：曰地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秋官鄉士亦各掌其所治鄉。明刑所以弼教，地官教之而不率者，則秋官之刑加焉。此鄉士與鄉師俱分鄉而治也。獄訟各有司存，以其事繫于所司，人安于所統，官民既相習知，詐佐皆其附近，易爲剖決，此無與于士師之治聽也。其有應入于五刑



者，則其始在地官，而終成于士，經所云歸于士者是已。若夫穿窬淫放殺人傷人之類，一有所犯而即麗于五刑者，則不必由他官而直歸于士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于偽切）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注解 祭祀以下四者，皆以道經其地言，故各掌其禁令。邦事與喪亦然。國，國中，鄉士所治者。戮，或刑殺，或撻辱，輕重皆有之。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

注解 遂士，主六遂之刑官。郊乃六鄉之地，而遂士居之者，近于遂則民隱可聞，不遠于國則獄訟易達也。鄉言旬，而遂言二旬，遂遠于鄉故也。刑殺于郊，就遂士之治所。肆于其遂，與衆棄之，以懲其衆也。令三公會，地遠，王不能往也。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



其犯命者。

注解 大事聚衆庶，遂人主帥其民而至，故遂之禁令則掌之。遂士職卑于鄉士，故六卿之邦事，遂士亦承之。郊有大事，謂六遂之民從于師田者。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注解 地距王城三百里曰野，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邑者，皆公邑也，謂之

縣。縣士掌其獄焉。郊外曰野。故總謂之
野。野去王城尤遠。故又增一旬之期。
【講義】王氏詳說曰。鄉士云掌國中。遂士云掌四郊。縣士云掌
野。是鄉之獄近于王城。遂之獄近于鄉。縣之獄近于遂。以
各所居之地
近者為主也。

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講義】縣無祭祀喪紀之事。惟賓客軍旅有道經之事。其時野廬掌道治道。人委人掌委積芻薪。公邑都家不過掃除道路。守涂者聚柝而已。故不曰大事。而止曰大役。縣士惟掌其禁令耳。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聽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講義】方士掌四方都家之獄官。都謂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謂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去王城愈遠。故以三月為期。都家各有主君。方士不得自斷。惟上其獄訟于王國而已。成。平也。聽其成。都家聽斷之成。獄訟成。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不言刑殺肆尸者。都家之主君自主之。故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姓名。以備反覆焉。

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直吏切則主之。

【講義】都家大事。如祭祀喪紀師田之類。各掌者。方士十六人。四人各掌一方也。縣灋即縣師所掌夫家田萊之數及六畜車輦之稽也。方士以時修此法。而歲終又省之。亦鄉遂士掌民數之意。都家之士。謂都士家士。所上治。亦獄訟之小者。

訝五嫁切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

【講義】訝與迓同。迎也。訝士主迎賓客而治其事者。諭罪刑。謂四方諸侯有獄訟之事。訝士告以麗罪制刑之本意。諸侯有疑獄難決。欲就正士師者。必先造于此為之特達焉。若四方有亂紀之獄。則往而成治之。四方有賓客往來。則



與行人送逆之。言行人者。行人掌其禮。訝士掌其刑。故訝士與掌訝同送逆。而所重在辟蹕及誅戮暴客也。誓禁。征伐時田皆有之。

朝音潮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知兩切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音闢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講義】天子外朝之位。不得僭差。所謂灋也。朝士乃主其灋者。天子三朝。一曰治朝。司士掌之。二曰內朝。太僕掌之。三曰外朝。朝士掌之。樹棘取其赤心而外刺。樹槐取其黃中而美蔭。孤卿大夫王臣也。故位于左。公侯伯子男國賓也。

故位于右。三孤六卿其位凡九。公侯伯子男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公位止于三故而三槐。羣士謂上中下士。羣吏謂各府史州長謂鄉遂士。衆庶謂黎民。以鞭呼趨者執鞭呼朝者使趨也。辟止開人也。慢朝謂不肅者。錯立謂亂列者。族談謂私語者。三者皆不敬。故禁之也。鄭氏鍔曰。嘉石肺石不必列于朝門外者。外朝人皆得入。欲使有恐于其類窮者得至王而無所壅也。

[註]葉氏夢得曰。周有三朝。外朝之位。朝士掌之。當大詢之時。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其吏羣士相後先于其間。治朝之位。司士掌之。太僕建路鼓以待窮遽者。而宰夫復掌叙羣吏之治。以待庶民之逆。燕朝之灋。大僕掌之。而庶民之復逆又掌于御僕。是庶民之隱得與諸侯公卿羣吏之復逆並達于燕寢之內。成周盛時。戶庭無壅。其疏通洞達何如哉。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註]得器曰得。得人曰獲。委朝十日。待來識之者。公者謂入公家。私之謂自界也。司市言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舉之。此十日者。市民所集。其求宜速。外朝所委。待之宜緩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音基）。期（如字）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註]一旬二旬三旬。據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而言。邦國朞應指訝士。期外不聽。所以省煩息事也。自此以下非朝士之專職。以其與諸官同。故附于朝士後。

凡有責（側賣切）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同附）而聽其辭。

[註]債稱貸也。判書卽券書。有則爲聽之。無則不聽也。同貨財卽凶荒令民通財以國灋行之。謂責其債與息也。犯令謂多取息與欲償不償者。加以刑罰。則出者無餘。貴貨者不敢負矣。屬責者謂本主已死。親屬欲其妻子而抵冒者。地附謂其地附近之人。以此爲證。則知之眞而無事僞別矣。

凡盜賊軍（當是竊）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註]軍猶攻也。謂盜賊竊鄉邑之財物。因而及其家人者。當時殺之則無罪。蓋姦人起于倉卒。不殺則反爲彼所傷。故殺之無罪也。報仇讎謂同國不相避者。已告于士而書之。非擅殺人者可比。故殺之亦無罪也。慮謀。貶滅也。凶荒札喪寇戎之際。灋不寬則民不安。而盜賊之變起。故令邦國都家縣鄙謀緩刑也。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古外切）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註]司民主民數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戶籍也。自國中至郊野皆別其男女而書之于版。一歲之終。生者登而載之。死者下而去之。三年又大比其民數以告于司寇。司寇乃于祀司民之日獻于王。王拜受而登于天府。重之王也。司民星名。軒轅角也。贊王治謂以民數登耗爲殿最也。

[通論]御案曰。王拜受者一則賢能之書。一則萬民之數。蓋國

非民不立民非賢不治民爲萬物之靈而賢能尤萬民之秀王所受于天地祖宗者莫重于此故拜而登于天府

舒氏芬曰秋成物之時也故秋官獻民數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三年大比司寇獻民數王拜受之登于天府王及司寇皆知民數之重如此豈惟不敢濫于刑凡所以生聚教誨者自不容已矣

【□□】徐氏幹曰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五刑用措其惟民數乎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一人徒二十人）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魚器切）罪五百宮罪五百刖（音月）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司刑主刑書者墨者黥其面劓者截其鼻宮者男子割其勢女子幽諸宮皆淫刑也刖者斷其足殺則置之死凡麗此罪者各有五百條也司寇斷獄弊之以詔司刑以所犯之輕重而施刑罰焉

【□□】朱子曰刑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明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濫既不足以懲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于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强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司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莫報切髦）三赦曰惷（丑用切）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刺殺也司刺主殺之官殺曰刺寬曰宥釋曰赦是三灋者司寇掌之司刺贊之也民有罪當死不遽殺也必三詢于衆皆曰可殺然後施刑苟然又求以寬之曰豈其人之不識乎過誤乎遺忘而誤犯乎有是三者則宥之又求之于心曰其人或小而微弱也老而昏耄也蠢愚而無知也有是三者則不止于宥而直赦之若此者所以求萬民之情斷獄訟之中以定其上刑下刑之罪然後刑殺之也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音咨）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讀作衈）而辟（音闢）藏（才浪切）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約者有事相期執以爲信者如券契之類司約乃主其事者劑則載其所約之辭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之祭祀之約民約謂征稅遷移之約地約謂田萊經界之約功約謂銘書帶礪之約器約謂禮樂車服之約摯約謂玉帛往來之約六約通于上下大事則書于宗廟之彝器小事則書于丹書之簡圖皆所謂劑約也若有背約爭訟者則殺雞釁戶擗闢（下闢）緘縢開藏以驗之其背約不信者施之以墨刑若悖逆不信則六卿共開其藏以証之而加刑殺焉

司盟（下同）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側慮切）

其不信者亦如之。

【訂注】司盟主誓約之官。盟載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所謂載書也。有疑謂不恊禮儀。卽束牲載書歃血。珠槃玉敦之事。明神。神之明者。如日月山川是也。詔謂讀其載書以告之。貳謂書其副本以藏之也。犯命謂犯君教令。不信謂違悖前約。盟者恐負約而盟于神。期其久要。詛者已負約而詛于神。令其必禍。亦如者。如載盟之灋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于僞切）司盟共祈酒脯。

【訂注】約劑司約所掌者。司盟藏其貳。備遺失也。獄訟使之盟詛者。爲約劑不符者言之。使之盟詛。則不信者必有所懼而不敢。亦所以息訟也。致謂致其來盟。已又使其出酒脯。司盟爲之祈神。則彼不信者不但懼而不敢。亦將愧而自悔矣。

【通論】鄭氏鍔曰。天官玉府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贊牛耳桃茢。皆與司盟聯事。先儒以盟爲衰世之事。蓋據穀梁傳盟詛不及三王之文。然尚書載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五帝之世已有是焉。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亦惡其盟之屢而無信耳。非謂盟之必不可也。陳氏曰。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詛之未常不施于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之輔于教也。其可忽哉。後世儒者或以疑周官過矣。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音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文衍）。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訂注】職金。主金玉貨罰之事者。丹。丹砂。青。空青。數者皆產于山。故總主其戒令。入謂官所采者。征謂官所稅者。楬卽今之版書。璽印也。既書之又封之。則物不混而吏亦不侵矣。金錫可爲兵器。故入于兵府。玉石丹青非常用者。故入于玉府。要凡數。入入于天府也。金罰謂贖刑之金。貨罰謂設官之貨。二者皆入于司兵。金以作兵器。貨以市物料也。金版謂罪已懲艾之餅鏤于金版也。饗諸侯無所用金版。盖衍文。掌其令者。或給以府庫之藏。或采于所產之地。皆令也。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同價）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初覲切）者。皆不爲奴。

【訂注】司厲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任器盜賊所用之器。貨賄盜賊所掠之物。入于司兵。以其物充兵器之用。卽以其物爲除之之具也。奴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與舂人稾人。皆辱之也。齔毀齒者。有爵不奴。亦議貴之意。七十未齔不奴。則敬耄弱之心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於例切）亦如之。凡幾（作刉）珥（作衈）沈辜用駹（音忙）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訂注】犬人主犬牲以共祭祀者。牷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軷道之祭。瘞謂埋祭。祭地之祭。刉衈釁禮之事。沈謂沈牲

于水。辜謂醜𥗟𥗟髏䮾色不純也。𦫼思須相爪獄須牽。政治。如别其用擇其人皆是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收教罷蒲宜切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補注】圜獄城也。司圜主囚獄者。罷民怠于禮義。收拘于此。使之省愆思善以教之也。弗使冠飾。即掌戮所謂髡是也。此與大司寇寘圜土之文同。又加詳耳。但加以明刑異于五刑之傷體。但役以公事異于五罰之出鍰。此所謂教也。

【集註】易氏祓曰。司刑之墨劓宮刖殺。傷體者也。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傷財者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古毒切拲音拱而桎。之實切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注疏】掌囚。主拘繫罪囚者。守囚之也。凡囚者言凡拘繫罪人也。在頸曰梏。在足曰桎。拲者兩手共一木也。待弊罪。待司寇之斷之也。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講注】告刑。告王以當刑也。士。鄉士也。加明梏者。書其姓名及其罪于梏而著之也。適市。亦與衆共棄之意。此庶民之犯刑者然也。若有爵與王之同族。則適甸師氏。亦貴貴親親之義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掌斬殺賊諜音牒而膊匹各切原本摶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輯注】掌戮。主刺殺者。斬以斧鉞。若今之要斬。殺以刀刃。若今之棄市。賊謂姦宄。諜謂反間。膊裂其尸以懸示也。焚謂燒之不存其形。辜謂磔之不全其體。以上三者皆非常之刑也。

凡殺人者。踣蒲北切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輯注】踣。偃尸也。肆。陳也。麗。附也。謂附于灋。與刑同科者。其踣肆與市一也。下亦令之。謂亦于甸師氏。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



守積。子賜切

【輯注】墨者易識。故守門。劓者不通。故守關。宮者無勢。故守內。刖者斷足。故守囿。髡者髡幪。故守積。先王于刑餘之人。各因其材以全其養。仁之至義之盡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音傅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輯注 司隸將勞辱之役者五隸罪隸及四翟之隸物如衣服兵器之屬政令謂役使之等差帥領也民謂罪隸罪隸于盜賊能得其蹤跡故因其所能而帥之辱事如士喪禮沒廁之類任器任用之器因執或因之或執之煩辱煩而又辱也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輯注 服其服執其兵如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守王宮與野舍即師氏職帥四夷之隸守王之門外闕在野外則守內列是也

通論 王氏應電曰守王宮與野禁重事也而使四翟者夷人性朴其戴君父之心純一不二因其願留而任以事一以通在役尊親之心一以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步浪切

輯注 罪隸主盜賊之家為奴者役百官府役于百官府也牛助謂以牛助轉徙在前曰牽在旁曰徬所謂煩辱之事是也古者罪人不孥而盜賊之子女不宥以姦宄之人或不顧父母兄弟而皆知愛其妻子故以是累其心又使其妻子畏懼警戒而或相止于惡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輯注 蠻隸南征蠻所獲者役校人為校人所役也役並同

閩梅巾切隸百有二十人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當作祀則取隸焉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十四字本在罪隸之下遵欽定移正

輯注 閩隸南蠻之別役畜養鳥言役于掌畜而為之養鳥也子謂鳥子取隸謂夷隸以其能與鳥言欲其教擾也

夷隸百有二十人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輯注 夷隸征東夷所獲者役牧人為牧人所役也與鳥言乃教擾之意如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是也

貉孟白切麥隸百有二十人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輯注 貉隸征東北夷所獲者鳥獸言互文也鳥固有可與言者猛獸媚養已者命以起伏動躍皆知之是亦可與之言也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眾庶則以刑禁號令

輯注 布憲主表刑禁者刑謂司寇之五刑禁謂士師之五禁大司寇小司寇亦既懸而布之矣猶恐未徧布憲又持旌節于道路以宣布之蓋王者重刑故不憚反覆丁寧也六事合眾庶如巡守師田皆是以刑禁號令使眾庶共覩之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

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注】禁殺戮使民不得相殺戮者。斬殺戮。私相斬殺戮也。不以告。謂被害之人懾于勢而不敢訟也。攘獄者。已嘗赴獄而距逆。遏訟者。人欲見訟而阻遏。皆恃强怙惡之人。故設官司察以告于司寇而罪之。所以達民隱而雪其冤也。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居表切）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注】禁暴氏禁民亂治者。亂謂逆理害治。暴謂恃强虐物。力正謂以强力使人服。撟誣犯禁若僞稱制令之類。言語不信若造言惑衆之類。國聚衆庶謂師田行役。奚女之服役後宮者。隸男之守衛王宮者。司謂察。牧謂治。戮其犯禁。使畏法也。



【疏】陳氏汲曰。比閭族黨之灋。凡所以爲政之道。纖悉備免。二官所禁。大抵橫暴足以侮上陵下。傾險足以蠹政虐民。故別立刑官。糾以灋禁。庶姦民有所懾。而鄉遂之官得以安行其教化。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㯵（音托）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音計）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于偽切）。

【注】野廬氏主野之道路廬舍者。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比。較也。夜所止爲宿。日所憩爲息。井以供飲。樹以爲蔽。此地官遺人所掌者。野廬氏更爲之往來按比之也。聚㯵所以爲衛。相翔猶窺伺。誅之。所以安之也。擊謂車轂相阻。互謂交互不行。叙者使以次而進也。有節者不可濫。有爵者不可慢。故皆爲之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太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注】橫行徑踰。謂不由正道。度越溝田也。比者校其民六使補其缺。去其污也。道禁如兵革趨行馳騁國中之類。不時謂不夙則莫。不物謂衣服異常。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間也。

蜡（清預切）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掌除骴（註賜切）。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注】蠅蟲所集爲蜡。蜡氏掌掩埋骼骴者。蓋野廬氏之分職也。不蠲謂不潔。刑者。劓刖之人。任人。梏拳之人。凶服。衰絰之人。皆大事所忌者。



【注】有地之官。謂主此地之吏。其人。其家人也。骴禁如月令掩骼埋胔是也。

雍（音壅）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阱（才性切）擭（胡化切）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爲沈者。

【注】雍氏主隄防水道者。水者民之利。或因旱而匱之。或因澇而防之。皆害于稼矣。故設官以禁之。以坎陷獸爲阱。以機取獸爲擭。春農事方興。故爲阱擭以禦獸之害。爲溝瀆以通水之利。至秋則農事已畢。塞之杜之。乃所以順物之性也。爲苑于山。沈葉于澤。皆有不仁之意。故並禁焉。

萍（同蓱）氏。掌國之水禁。幾（同譏）酒。謹酒。禁川游者。

【輯注】萍氏主水禁者，以萍爲名，以其浮于水上不沈溺也。水有險處，禁民不得涉歷，恐有害也。酒之害人等于水，故并譏之。謹之，川游謂無事而閒游者，故又申之。

司寤氏。同前。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輯注】司寤氏主夜覺者。夜時，謂夜之早晚。星分者，謂以星之昏旦分之也。夜士，夜之巡徼者。先明爲晨，中夜爲宵，通夕爲夜，故皆禁之。

司烜氏。烜音暅。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

【輯注】司烜氏主火政者。夫遂，陽遂也。取火于日，故名陽遂。鑒，方諸也。鑒鏡屬，取水于月，故名方諸。日，太陽之精，故取明火焉。月，太陰之精，故取明水焉。先王于天地祖宗之祭，以陽遂取火于日，以方諸取水于月，蓋欲得陰陽至精之氣，以將其誠，致其潔也。明齍，以明水滫滌粢盛也。明燭，以明火爇燭也。明水，以明水爲玄酒也。



【通論】御案曰：秋氣最清，取水當于秋月，故屬秋官，而兼掌夫遂以共明火也。明水必俟既望而取之，以備用；明火亦必于秋陽正烈之時。傳火于荆薪，畜之以待更然。恐祭之日天適陰晦，則不能取也。此司爟之外，所以又設此職歟。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中音仲。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竁處院切。

【輯注】墳，大也。樹于門外曰大燭，于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者。火禁，謂用火之處。仲春修之，爲季春將出火也。屋誅，謂誅于屋舍中。明竁，謂明火而葬。曾子問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是夜葬之事。

【通論】御案曰：冢人職，凡死于兵者，不入于兆域，正爲此。蓋不唯王族公卿大夫不宜有此，以汚辱其先人，即庶人清門亦用爲恥。故使其子姓親戚別葬之，而有司爲明竁以示懲焉。

條狼氏。條音滌。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執鞭以趨辟。辟音闢。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輯注】條狼氏主除道之官。趨辟，謂趨而辟行人。



【通論】王氏應電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條狼氏夾道而趨，則在前也。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輯注】誓，警衆之辭，有司讀之，條狼氏大言之也。車轘，謂車裂。不關，謂不關白于主將。師，謂旅師、鄙師。此專言軍旅之誓。大史二句，保增氏之文。

修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掌比國中宿互櫜者，與其國粥，粥音育。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

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注】脩閭氏主治里門者。比，校也。國中，謂城中。宿，謂宿衛。互，謂行馬。欜，夜警之具。弛，養也。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追胥，追伺盜賊也。已上數者，皆脩閭氏比次而賞罰之也。幾，同譏。

【論】于氏應龍曰：凡巡警之事，王宮之比，宮正掌之；國門之守，司門掌之。二十五家為里，里門曰閭，閭有宿互欜，一有緩急，守此足矣。萬一姦盜竊發，人盡兵而道皆險也，何地之可匿哉。　王氏與之曰：自禁殺戮至此，皆幾防盜賊姦宄者。幾防嚴則姦宄消，清刑罰之原也。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注】冥，其昏冥也。除猛獸多于昏冥時，故曰冥氏。弧張，機絆罥罦之屬。阱擭，坑坎機檻之屬。以鼓敺之，使驚趨也。須，鬚。備，爪。不待去害，亦資其用也。



庶氏，庶音煮。下士一人，徒四人。　掌除毒蠱，以攻說襘之，說如字。襘作潰。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注】庶氏主驅除毒蠱之害者。攻說，祈名。謂祈其神以潰之。嘉草，藥物。謂煮其藥以治之也。凡敺蠱，謂精其術者，令使為之。又比次之也。

穴氏，同前。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注】穴氏主攻蟄獸者，如熊羆之屬。火之，謂熏之使出也。

翨氏，翨，式至切，翅。下士二人，徒八人。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注】翨，鳥翮也。攻猛鳥者必攻其翅，故以名官。猛鳥如鷹隼之屬。媒，誘也。掎，執之也。攻此二者，非獨慮其害人，亦所以安鳥獸而使之蕃息也。

柞氏，柞，側百切，則。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注】柞氏主除木者。攻，治也。刊剝，皆去其皮也。生山南為陽木，以至陽之日刊而火之；生山北曰陰木，以至陰之日剝而水之，使其不生也。若欲其化為土，陰木至春又火，陽木至秋又水，其木永不復生矣。政令如上文所云是也。

【論】御案曰：凡草木陰陽和則滋生，陰陽極則敗絕。夏火盛而又火之，以絕其陰；冬水盛而又水之，以絕其陽，則萌蘖



不生，根株腐爛，而土可化矣。　既以水火絕其萌蘖矣，俟其火氣之既得而水之，俟其水氣之既洽而火之，又所以使之相劑相成，故土和美而可種植也。

【論】王氏安石曰：先王之于林麓，欲其材木為用，則為厲禁以飭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則虞衡之職修也；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則柞氏之職修也。

薙氏，薙，天計切，鬀。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注】薙氏主殺草者。草害稼穡，故殺之。萌，萌芽。萌之，以鋤除之也。夷，平也。夷之，以鐮刈之也。秋實曰繩。芟之，謂去其

縕耕地爲耜。耜之謂除其根。若欲其化爲土。則以火燒之。以水氷之。亦永不復生矣。

硩（梯益切　摘）蔟（音促）氏。（下士一人。徒二人。）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輯注】硩摘也。蔟巢也。硩蔟氏主摘巢以除妖鳥者。如鴞鵩之類。方版也。謂以日辰月歲星之神。書其號于版上也。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

翦氏（同前）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音煮）蠱之事。

【輯注】翦氏主除蠹物。蠹物者。蠹物穿食器物。亦爲人害。故除之。攻禜祈名。以神治之。莽草藥物。以人治之。庶氏除蠱毒。是病人者。此蠹庶蠱。是病物者。



赤犮（音跋）氏（同前）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輯注】赤犮氏主除貍蟲者。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沃其灰以灑之則死也。

蟈（音國）氏（同前）掌去鼃（烏瓜切　蛙）黽（來引切　敏）。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輯注】蟈蛙也。蟈氏主除鼃黽之鳴者。牡蘜不華之蘜。祭祀燕饗。以肅靜爲敬。故去之。

壺涿（音琢）氏（同前）掌除水蟲。以炮（步交切）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音枯）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輯注】壺涿主治水蟲者。水蟲狐蜮之屬。（南方水中有之。含沙射人賊也。）炮鼓瓦鼓。焚石火燒之石。攻之以火氣。壓之以陽聲。使驚去也。神謂龍罔象。牡橭枯榆也。午貫者以橭爲幹。鑿孔以象齒穿之爲十字也。沈謂沈之于水。此條亦見總辯。

庭氏（同前）掌射國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輯注】庭氏主射天鳥者。國謂國中。不見謂夜聞其聲也。以弓矢射之。以弓矢曾用以救日月之食。取其精氣足以勝之也。神謂非鳥獸之聲。太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即救日之矢。此二句亦增禀之文。

【纂論】薛氏衡曰。自修閭而上。達于布憲之官。凡十有一。皆先王所以盡乎人性也。自冥氏以下。至于庭氏之官。凡十有二。又先王所以盡乎物性也。夫大而人之爲民害者。既去。微而物之爲民害者。亦消。先王之爲民計者周矣。

【纂論】周禮疏曰。上古之世。草木蓁蓁。鹿豕狉狉。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凡物之爲人害者。皆在所去。



獸蹄鳥跡。交于中國。不可以不去也。蛟螭魑魅。出而侮人。不可以不除也。虎豹犀象。爲民之害。不可以不驅也。神降于莘墟。蛇鬭于鄭門。烏鳴于宋社。鬼哭于齊闕。在春秋戰國之時。猶有之。況上古洪荒之世乎。故因事設官以禜禬而驅除之。凡以爲民也。又曰。古之王者。鐘鼓管弦以養其內。威儀文物以養其外。其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出則有虎賁氏夾道而趨。居則有士庶子之掌守。其居止行幸。未嘗一日忘戒備。自儒生論之。以爲無他事矣。先王猶謂猛獸之隱伏。毒蟲之竊發。埋蛇之潛聽。水蟲之巧伺。皆足以害人。其妖鳥之聲。鼃黽之音。亦足以亂人心。一物不去。于治身養心爲有缺。則是數官之設。非得已而不已也。豕突乘輿。熊當御座。蹕宮將簡忽所致。亦王制有不足耳。所謂方書歲月日星之號以去天鳥。攻禜以去毒物。蜃灰以攻埋蟲。牡菊以去鼃黽。炮土之鼓以去水蟲。救月之矢以去妖鳥。非明于庶物。精義入神。不能知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

令銜枚，禁嘂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集注] 枚狀如箸，軍旅之行，人各橫銜其一，爲之繣以結于項，而止喧也。銜枚氏主其事者，嘂譁亂聲，銜枚則不但無聲矣。聲大而急曰嘂，高而緩曰呼，嗟而怨曰歎，悲而傷曰鳴，行道而歌哭，皆惑衆且非禮也。

伊耆（巨夷切）氏（下士一人，徒二人。）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函。（原本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集注] 伊耆，古王者之號，始爲蜡以息老物者，此主杖事，故以名官。老臣雖杖于朝，若與祭則藏于函，尚敬也。軍中有尊爵者，亦授杖以表異之。齒杖，王所以賜老者之杖。



# 周官精義卷十一

頻川　迪斗山叔度編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 秋官司寇下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音潮，下同）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集注] 大行人，主賓客之長官，其官屬列于此者，蓋賓客主嚴疑之事也。大賓謂五等諸侯，大客謂諸侯之孤卿。禮者儀之本，義者禮之文，親者朝聘往來是也。春見曰朝，以圖其事之可否；秋見曰覲，以比其功之高下；夏見曰宗，以陳其謨之是非；冬見曰遇，以合其慮之異同；時見曰會，徵其師旅以伐有罪；衆見曰同，考其制度一如巡狩。



[案] 御案曰：朝覲宗遇，常禮也，猶祭享之有祠禴嘗烝也；會同，盛禮也，猶祭享之有大禘大祫也。盛禮閱數年而一舉，所以震耀聲靈而齊一諸侯之心志也。舉盛禮則不復舉常禮，歲無二朝，蓋不欲數勤諸侯矣。

賈氏公彥曰：事由春始，故圖事；秋時物成，故比功；夏物盛大，故陳謨；冬物伏藏，故合慮。李氏曰：君臣之禮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故制朝覲宗遇之禮，以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則上下交而志同，絕無壅隔之患者矣。

[通論] 朱子曰：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

自屏南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所以屬于司寇
王氏曰出爵賜命藹然如春故典命屬于春官正位肅儀森然如秋故司儀屬于秋官　孫氏之宏曰六服之君各以歲時朝覲宗遇而陪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飧牽以待之郊勞燕享以寵之送逆必于其疆而不憚其煩存頫必以其時而不厭于數周公經紀天下精神聚會于此此意管仲猶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故五伯桓公爲盛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呼報切）殷頫（通矣切）以除邦國之慝間（記莧切）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上軫切）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音會）以補諸侯之災

【訓】【注】時聘謂諸侯使大夫以時來聘天子親以禮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殷頫謂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親以禮見之所以除其交惡也上文言諸侯之于天子此二句言諸侯使于天子下文言天子之于諸侯也間問間歲



以問諸侯所以通其志也歸脤分脤以賜諸侯所以同其福也諸侯有喜則慶賀以贊之諸侯有災則致禬以補之禬謂會財賄又所以同其憂喜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訓】【注】九儀謂諸侯之命五公侯伯子男諸臣之爵四孤卿大夫士也九儀之名位不同辨之等之則邦國之禮可同而賓客可待矣

【總論】御案曰此與典命之文互備典命所掌者諸侯在國之儀此所辨所等者王朝待賓之禮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音藻）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同旒）樊（音盤）纓九就貳車九乘（繩正切）介九人禮九牢其朝（音潮）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音只）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音嗣）禮九舉出入五積（子賜切）三問三勞（力報切）

【訓】【注】上公之禮九儀之一也上公九命其禮皆以九爲數旂此圭繅已見前冕服者冕之所服九章者龍山華蟲火與宗彝五者畫之于衣藻粉米黼黻四者繡之于裳也常即交龍之旂斿則旂之下垂者樊馬腹帶纓馬鞅也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貳車謂副車介輔賓行禮者禮謂饔餼三牲備爲一牢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王車出迎所立之處積穀末也擯五人者大宗伯小行人嗇夫及二士也將幣三享者上公送束帛加璧于王凡三獻也王禮再祼而酢者王以鬱鬯禮賓再祼賓乃酢王也享禮以飲爲主食禮以食爲主獻謂祼獻舉謂舉牲體出入謂自來至去積牢禮問存問勞慰勞也



諸侯之禮執信（音伸）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訓】【注】此言侯伯之禮九儀之二之三也七章謂自華蟲以下前疾轅前下垂者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

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補注】此言子男之禮，九儀之四之五也。五章自宗彝以下。衡，車前橫木也。

【補注】王氏應電曰：先命圭繅藉者，守國之瑞，朝覲所執以爲信也。次言冕服至貳車，車服以辨尊卑，莫大于此也。次言在朝在廟在館在途，其禮無不同，而有隆殺之義。朝位步數，以至門爲度，迎送以遠爲敬也，立則以進前爲敬，故上公立當軹，侯伯則當疾，子男則當衡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相，息亮），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補注】此以君命來聘者。大國之孤，執束帛飾豹皮以爲摯矣。于子男之後，不交擯，謂不使介傳辭，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者，謂介皆入門西向而立，不前相禮也。以酒禮之者，謂王但禮以酒，不用鬱鬯也。此九儀之六也。若諸侯之卿來聘，其禮各降于其君二等；大夫視卿，士視大夫，其遞降亦如是。此九儀之七之八之九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嬪當作賓）。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財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補注】此言九服朝貢之制。九州之外，蠻夷鎮蕃之地也。祀物，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貨物，龜貝。貴寶，如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屬音燭，下同）

【補注】撫，安也。存，謂問其安否。頫，謂視其治效。省，謂察其風俗。屬，猶聚也。象胥，譯官。諭言語，則通五方之言語。協辭命，則合九等之辭命。瞽史，樂官。諭書名，則達六書之文。聽聲音，則察五音之和。瑞，六瑞。節，六節。度，丈尺。量，斗斛也。牢禮，若掌客之所掌。數器，若合方之所掌。灋則，卽八灋、八則。王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岳；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朝于京師，謂之殷國。凡此者，皆所以撫萬邦也。



【通論】何氏曰：至十有一年，則王將巡守矣。列國之瑞節、度量、牢禮、數器、灋則，有不一者，大行人從而達同成修以齊之，爲巡守時制度張本也。楊氏時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於巡守也，兵衛少，徵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爲數。成周之世，其事煩，其人衆，其于巡守也，兵衛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爲疏。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補注】王事，謂諸侯有朝王之事。羣侯畢合，其位其等其禮，不獨公侯伯子男有別，卽公與公，侯與侯，伯與伯，子男與

于男亦有分。皆大行人爲之辨之。正之。協之。然後王以賓禮見之也。至大喪。諸侯有哭位。擯相之禮。則詔之。相之。大事。諸侯有束帛入告之辭。則受之聽之。皆大行人之職也。若夫諸侯無朝王之事。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敵國則兩君自相與。所謂交也。問以言交。聘以禮交。世謂嗣君即位。往來相朝。以親交。此皆所以省禮致養。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通論】程子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不安官守而遠相朝。無此道也。所謂世相朝。謂隣國耳。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疏注】小行人。行人之貳。禮籍。名位尊卑之書。春入貢。謂各進方物。秋獻功。謂各獻功績。親受之。嚴之也。各以其籍禮



之。循其故常以禮待之也。

【總論】御案曰。大行人曰禮儀。小行人則曰禮籍者。書曰享多儀。百辟來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儀。賓而見之。所以謹者儀也。小行人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不過按故籍以時饗食致餼積而已。禮籍即司儀掌客所列。二官既分掌其事。而小行人復通掌其籍者。以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其籍已豫具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力報切）於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輯注】入王。謂入朝于王。未至則有迎勞郊勞之使。既至則有致館將幣之儀。皆王遣卿大夫。而小行人但爲承擯。承擯。次擯也。大客謂要服內使臣。小客謂藩國之使臣。大客則擯而見之。使得親言其事。小客則但受幣聽辭轉告王而已。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輯注】自此以下。皆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九儀即前九儀。協合也。天子使小行人適四方協合其禮也。朝覲六者。諸侯事君之禮。存頫省三者。天子使臣于諸侯。聘問二者。諸侯使臣于天子。皆臣之禮也。

【總論】御案曰。賓客來享來王。固欲其儀之協。即其邦交亦恐以地之遼遠。國之強弱。過恭過汰。以違王度。故使小行人



適四方而協之。所以消患于未萌也。觀春秋列國會盟之次。朝聘之數。時有煩言。則九儀不協之明徵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輯解】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瀆式以齊等之也。虎人龍三者。諸侯使人出聘所執。旌符管三者。諸侯各國所用者也。

成六瑞。王用瑱（音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音伸）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才宗切）以錦。琥（音虎）以繡。璜（音黃）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呼報切）故。

輯注 成者攷驗符合均一整齊之意六瑞圭璧也宗伯言執謂執之以行禮此言用謂用之以合信也合同也言其兩相配也六幣諸侯享王之禮銳首曰圭其幣用馬半圭曰璋其幣用豹上公用之璧圜而中虛幣用帛琮方而八面幣用錦侯伯用之虎形爲琥幣用繡半璧曰璜幣用黼子男用之以其誠意而來則曰好以其因事而來則曰故

總論 劉氏敞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行道之符乃成六瑞以爲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用享之誠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原本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輯注 此天子與諸侯同憂樂之義賻補以財物爲賻而補之也賙委以委積爲助而賙之也槁禬即禬禮哀圍敗慶賀即賀慶以贊喜哀弔即弔禮哀禍烖也治其事故者行此五者之事宜酌此五者之舊典也



通論 御案曰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列于此者設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于王故其文次于使適四方之後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直吏切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命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戹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輯注 行人周行天下利害錄成一書將以興之除之順逆錄爲一書將以慶之讓之其惡者爲一書將以討之其困者爲一書將以寬之其善者爲一書將以襃之以此辨異之以反命于王則天下所以然之故可知矣

總論 御案曰天子省方所以清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諸侯之功罪以是爲準虞書及王制所列巡守黜陟之大政無出此五書之外者唯札喪凶荒出于時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辨矣至于戹貧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王氏昭禹曰聖人以百姓爲心而憂樂與同自行人之官巡行天下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先王所以同四海于一堂之上于此得其要矣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輯注 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儀謂哀臨之儀位謂坐立之位客幣者王有軍旅會同之事而諸侯或不從使臣奉幣來問也作使也大事使諸侯以次而降下事使庶子也[illegible]

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掌九儀之賓客擯相悉亮切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輯注 司儀主禮儀者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儀容通形貌而言辭令以應對言揖讓以交接言詔者以此告王也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許亮切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

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輯注】令諸侯有事而合也為壇于國門外其高三重壇外有宮旁各一門其四門也庶姓非王親也揖下手以揖之異姓王外親將揖平手以揖之同姓王宗室天揖舉手以揖之揖之詔諸侯使前王也公于上重侯伯中重子男下重將幣與行祿將之禮亦如是朝享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為坐次朝事尚爵而燕事尚齒所以示慈惠也

【總論】易氏祓曰王揖諸侯則親親而序族揖則尊尊而序爵燕則老老而序齒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子賜切下同）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音臏）主再勞（力報切下同）賓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賓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主三還（音旋下同）賓再



拜致館亦如之致飧（音孫）如致積之禮

【輯注】此以下記諸侯之禮儀相賓謂相朝也主國聞賓入境遣卿五委積三存問賓三辭三揖乃拜受之不言登受于庭也旅擯謂但陳擯而不傳辭以主國使臣無事交擯也再勞者賓至遠郊又使卿勞之有幣玉再勞賓又三辭三揖乃登堂拜受使者退拜而送之郊勞者賓至近郊主君親自勞之也亦有幣玉交擯謂各陳擯介使傳其辭也賓三辭其郊勞之禮乘車出舍門以迎若拜其辱臨然又三揖三辭其幣玉之禮乃拜而受之遂主君先還賓又乘車以送主三旋以辭賓又再拜而送凡拜送皆于其既退故不答拜也賓至國主君授館其禮如郊勞大夫致飧其禮如致積

及將幣交擯主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主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悉亮切下同）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主登再拜受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擯（原本賓）亦如之及賓出主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音避）

【輯注】將幣謂行朝禮之時幣即圭璋也賓始入廟主君迎賓故交擯以傳辭主辭賓之幣享迎拜謂迎賓拜賓郊勞賓逆主君而拜其辱者謝主君之遠出此將幣主君逆賓而拜其辱者謝賓之遠來也車進答拜下車以答主君也三揖謂主揖賓使前三讓又讓賓入門相謂主之擯賓之介前賓主相隔九十步故介用九人擯用其半今賓主接故擯介止各用一人入廟上相人將以相禮也三揖三讓者將升堂主揖讓賓揖讓主如是者三也登謂主君先登將以受幣故再拜以致恭賓拜送幣謂賓亦隨登拜而送幣以致其敬也每事如初謂賓享及有言擯亦如之謂主以鬱鬯禮賓皆如初也及出謂賓車送謂主之送賓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再拜以盡禮賓亦一還一辭告避以言歸也此亦再拜而賓不答拜與上文同



致饔餼還圭饗食（音嗣）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輯注】熟食曰饔生物曰餼還圭者賓以圭享禮畢復還于賓也饔主飲食主食致贈者贈之以財郊送者送之于郊凡主之于賓皆如賓之將幣于主也主既致禮于賓故賓之拜主君之禮于饔餼則拜之饗食則拜之而于賓繼主君以行其酬之禮者厚薄多寡一如主君之禮焉然所謂如者指玉帛皮馬而言其儀陳之積不如也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輯注】上文言諸公此言侯伯子男之相朝其進退揖讓之儀與諸公同也而其數度則有降殺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主三積（子賜切）賓皆三辭拜受及大夫

郊勞旅擯。賓三辭拜辱。三讓。賓主登聽命。主下拜登受擯使者如初之儀。及退。賓拜送。主致館如初之儀。

【注】此諸侯遣其卿聘于鄰國之禮也。其自境至郊與諸侯同。但有郊勞而無再勞耳。登聽命主客皆升堂。客傳命而主聽之也。傳命既畢。主復下堂拜命。又升堂受幣也。擯使謂賓擯主之使者。勞用束帛。擯用束錦。如初者。使者亦三辭而後拜受也。退謂使畢而退。拜送謂賓送使者。重君命也。致館聘禮。賓至使大夫帥于館。卿乃致館。如初者。其辭讓拜受亦如郊勞之禮也。

及將幣旅擯。客三辭。主拜逆。客避。主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客三讓。客登。主拜。客三避。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



【注】三辭辭主君之客禮也。拜逆拜客之將君命也。客避避君之拜已也。唯君相入者。臣不敢敵君也。客登拜者。客登堂而主拜其至。三避者。客逡巡而不敢答也。授幣者。客奉玉于君。下出者。聘卒而客退也。及禮者。主君以醴禮客。私面私獻。即所謂私覿。客奉束錦乘馬以請見也。再拜稽首。如臣之對君。君答拜者。見異國之臣。當答首拜也。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避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避。

【注】問君者。問其君之無恙。問大夫者。問諸大夫之無恙。至此始問者。前以公禮將事無暇問也。問君則拜。問諸大夫不拜者。君乃所尊。大夫則同列也。勞客則再拜稽首者。不敢當君之勞已也。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注】饗食還圭。與致饔餼類。及者皆謂君不親而使大夫致之也。

君館客。客避。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注】君館客。以客將去。故就館省客。客不敢當。故介前而受命焉。遂送者。主君拜以送客。拜辱者。謝主君之親臨也。禮賜謂乘禽。乃君之加惠。如入之積。謂如來之三積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俱如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注】爵謂卿大夫士。國有大小。子男之卿。僅可當公之士。言其禮與儀亦如其爵也。二等謂降殺以兩。

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尺證切其邦而為之幣。以



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注】送逆同禮者。來則有問勞之禮。去則有贈送之禮也。幣稱其邦者。邦有大小。幣則有隆殺。以幣之隆殺為禮之厚薄也。至擯相傳辭之威儀。曰出為朝。不朝不東面也。曰入為夕。不夕不西面也。不正主面。不正如君南向也。不背客。不正如客北向也。但居賓主之間而已。

【通論】王氏應麟曰。儀之別雖至于九。其總不過乎五。又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典命之叙諸侯曰五儀。諸臣曰五命。而孟子王制之叙爵皆五等。即武成之列爵惟五也。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叙諸伯則曰如諸侯。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賓見亦為壇三成。序揖皆三等。即武成之分土惟三也。儀以九為數。故詳而難密。儀以三為等。故簡而易明。

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掌邦國傳張戀切遽其預切之小事媺惡而無禮

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乃旦切而不時。必達。居于其

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輯注】行夫主國使之小者。傳遽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媺惡。如王有小勞問小弔慰之類。無禮無擯介也。有難不時。謂有故不能時至。必達必通達也。居于其國。謂非出使時勞辱之事則掌之。行人之使則介之也。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

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

及疆。

【輯注】環人主圍衛賓客者。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四方羲上也。任器任用之器。環之謂野廬氏。及疆不越疆也。



【通論】鄭氏鍔曰。周官有二環人。夏官之環人掌致師。此則掌環繞賓客而爲之衛。事雖不同。其義一也。王氏應電曰。地官以懷賓客爲主。故遺人之官。所以養之之道備。秋官以詰姦慝爲職。故野廬之官。所以衛之之嚴。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掌蠻夷閩貊戎狄之國使。掌傳

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言

辭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原本賓相之。

【輯注】象胥。主傳諭夷狄者。通四夷之言曰象。有才智曰胥。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國使謂蕃國之使。言語不通。故諭說情意。不治故和親。以時入賓。謂其君世一見者。主于夷則非王朝之禮。主于華則夷人不能行。故協和其所當行之禮與其所以奉上之辭。而譯傳之。至于出入王國送迎有禮節。賜予有幣帛。告諭有辭令。彼受之不可以無禮。于是擯相之以存中國之體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

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

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

令百官百牲皆具。從才用切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

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

禮。

【輯注】掌客掌賓客牢禮之陳者。牢禮謂三牲。餼獻謂禽獸。飲食謂酒漿膳羞。等數者。四方之賓客名位不同。故牢禮之屬亦各有隆殺也。政治。即下文所云。皆王朝之典制也。合諸侯而饗禮。謂會同既畢。燕饗諸侯之禮。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五等咸在故並饗之。莫適用也。長衆也。十有再獻者。九獻爲正。三獻爲加也。國君謂王所過之國之



君。令掌客令主國也。王之公卿大夫士。眡公侯伯子男者。以出封而言。其爵同也。唯庶子則以爲客而稍加焉

【通論】黃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饗餼之大禮。問勞送逆之示其勤。辭受拜揖之示其恭。其樂無算。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心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相朝之事。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爲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爲之饗禮。設几而不倚。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子賜切下同皆眡飧牽。三問皆脩。原本下有羣介

行人宰史皆有牢。欽定云誤衍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音刑三十有

八。原本四十有二遵改壺四十。鼎簋十有二。腥原本牲三十有六。皆陳。

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

二十甕。原本有車字衍文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藪。素口切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丁故切芻薪倍禾。皆陳。

【輯注】此下皆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當公之朱王而止宿也。有五積之禮。而積皆如飧之牽。牽者。牲以往不殺也。脩脯也。飧者始至致小禮也。凡飧皆飪一牢。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簋稻粱之器。豆菹醢之器。鉶羹器。壺酒器。鼎牲器。簋黍稷器也。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腥謂腥鼎。皆陳謂陳列。飧門內之實備于此矣。門外應有車米芻薪。不言省文也。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如飧之陳。謂五牢。牽四牢。謂生牲也。米兼黍粱稻稷。醯醢醢醬之屬。車米載米之車。眡生牢謂四牢。十車則四十車也。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粟實並刈者。眡死牢謂五牢。十車則五十車也。聘禮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謂手把。筥謂一稀也



【總論】御案曰。司儀職既詳相爲賓之儀。而此職第言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牢禮飧獻飲食皆以爵等爲之數。而不辨致禮者爲王朝爲鄰國。則上下同之明矣。

鄭氏鍔曰。已上所致之物。皆列于客館也。食陳于楹外。簠豆鉶壺簋皆陳于堂上。及東西之夾。鼎則陳于西堦之前腥則陳于阼階之前。凡此皆謂門內之實。車米禾芻薪之類。皆門外之實也。

乘繩證切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音嗣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

【輯注】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殷中也。牢禮之外。于來去之中又致此膳。所以示念賓不倦也。以及歸。言非直一次而已。饗食者。待諸侯之正禮。燕則王所以親諸侯而兼用于公卿大夫者。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不親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從賓者。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上介相禮宜有禮賜以示優崇故亦用禽獻焉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賢遍切以羔。膳大牢。

【輯注】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以下大夫致之。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獻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



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

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惟上介有禽獻。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輯注】不言食大牢。是不致食也。

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腥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

蒭皆陳。米二十車。禾二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惟上介有禽獻。

【注疏】不言殷膳大牢。以日有乘禽故畧也。

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注疏】膳眂致饗。言致膳于小國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酒。致膳無酒。親見卿。言卿于小國之君有不敢造館見者。乃致膳也。

【通論】易氏祓曰。鼎簋。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二。而無降殺者。以牲與黍稷為食之主也。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



客。國新殺（所界切下同）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注疏】上言凡介行人。是從君來者。此言為國客。是特來聘問者。亦依爵等待之。卯從君為介時也。禮賓客固當備。若遇此數者則皆當殺。所以為國省用愛費也。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惟芻稍（所教切）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腥牲（原本）禮。

【注疏】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有喪謂父母死。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之廩也。若遭主國之喪。其饗食之加禮固不受。飧饔餼之當熟者雖腥之而亦受。蓋有喪不忍煎烹故也。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

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

【注疏】掌訝主迎賓客者。等籍九儀差數之籍。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必與訝士俱。以設有暴客。訝士可則時詰搏之也。令聚欜。令野廬氏致欜。致王命也。

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直吏切下同）之。凡從（才用切）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

【注疏】次止也。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也。詔其位。告客以次位。入復。告王以客至。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也。賓客之治。謂一切往來之禮。凡從者出。謂事畢而游觀之類。及歸謂反其國。送如之者。謂如其所迎之時也。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注疏】此于掌訝之外。復廣引訝事也。士皆有訝。不言其人者。士多則訝者不定也。凡訝承上卿大夫士而言。至而後往。言不必逆于疆也。詔相其事。如待事前驅之類。治謂賓有所治。令謂王有所令于賓也。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三十有二人。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避同）行之。

【注疏】掌交主和邦國者。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萬民。所聚謂其國之大都會。辟行謂避所惡行所好也。

【通論】王氏志長曰。觀掌交職。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而知王之好惡不可以不慎也。王之好惡在深宮曲房暫笑

襄興之際而諸侯之貞邪。生民之休戚。風俗之隆汚。係于此矣。後世名濵之家。乃務陰其好惡。示人以不測。上深中而多數。下飾貌而匿情。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復追也。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字如）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乃旦切）九戎之威。

【釋】【注】和好使無猜疑怨忌之隙。達說使無抑鬱憤怨之情。九稅稅民之九職。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灋之禁。九戎九伐之戎。既通其事而又諭以五者。此上下之交所以固結而不可解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闕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闕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釋】【注】朝大夫。主都家采地之治者。國治謂王朝之施爲所作謂之事。所遵謂之故。君長即其公卿大夫。告之使之共知也。政令謂王朝之施于都家者。令其朝大夫使告于吏以達于都家焉。

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惟大事弗因。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釋】【注】都家之治于國。謂都家所奉于王朝之治。非都家之私者。必先關于朝大夫。有司因之。然後聽之。若大事。其君長當自稟于王。而不必因于朝大夫矣。不及謂有稽殿之誅責也。在軍旅亦謂稽殿。有司謂都家司馬。見此非朝大夫之責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二十人。）闕

【釋】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八則難頒。而遵守之誠。奉行之善。不可以不辨。故設二職于都家以考之。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闕

家士（如前）闕

【釋】【注】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

【總論】薛氏衡曰。刑官之叙。宜首舉都家之士。而先朝大夫。次都則。而後及于都士家士何也。蓋八則以治都鄙。七曰刑賞。以馭其威。使威福得以自行。則是兩政耦國之漸也。故于王朝各設朝大夫以主其治。都則以守其灋。而後以都士家士明其刑。然後綱維壹挈于上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王畿千里。公邑之外爲家邑。家邑之外爲小都大都。封其子若弟公卿大夫。錯居而統領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而私其地也。故設王官以馭之。祭祀名器禮之大經也。于是有都宗人家宗人。軍旅國之大柄也。于是有都司馬家司馬。灋則者。馭官之大權也。于是有都則。司刑者。民命之所關也。于是有都士家士。此數官者。皆列王朝之籍。而任都家之事。其治灋一體于王官。其廢置一聽于家宰。此政教所以齊一。血脈所以流通也。



【總論】御案曰。自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三長官而下。畿內之獄訟。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主之。六服之獄訟。訝士主之。次以朝士者。斷獄弊訟皆于外朝也。次以司民者。見民者天之所司。王之所敬。刑罰不可以不中也。獄訟既弊。有五刑以麗其辟。故次司刑。有刺宥以議其輕重。故次司刺。司宥。有大亂獄。則故府之藏可覆視。故次司約。有疑獄不決則質

之神明故次司盟于是罪輕而贖刑則職金受其入罪重而孥戮者則司厲執其潭稍重而未麗于濃則司圜收敎已麗于濃則囚而刑殺故掌囚掌戮次之從坐者恕其死因任以事故司隸罪隸又次之蠻閩夷貉之隸或得之征伐亦以類附焉犬人于司厲者司厲治盜犬能逐盜者也雖然刑非得已也禁于未發則民安而上不煩故布憲申禁于天下禁殺戮禁暴氏司禁于國中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所以使行者無害死者有主陸走者無險阻水浮者不沈溺時其宵晝行止以節皆道路之禁也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皆祭祀軍旅之禁也自冥氏至庭氏十二職草木鳥獸爲民害者驅而除之義之盡也繼以銜枚氏司囂者無端歌哭雜氣妖聲不祥也于是刑事盡矣次以伊耆氏者秋養耆老故也次以大行人等官者賓位于西北天地之義氣屬秋也朱子曰凡諸侯朝覲會同禮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故屬焉賓客見王則有儀故司儀次之而行夫掌小事環人主送迎象胥掌四夷國使以類附焉賓客朝見有饔飱牢禮之歸故掌客次之賓客自來至去皆有訝故掌訝終焉掌交所以諭王志于天下之邦國也掌察以下所以達王事于畿內之都家也

易氏祓曰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士師掌禁自鄉士至司隸言其用刑者也自布憲至銜枚氏言其用禁者也用刑則掌戮在後用禁則禁殺戮居先聖人之意欲申禁以止殺也大行人掌客諸官列于司寇之屬者其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之義歟



周官精義 卷十一 秋官下 總論 圭

# 周官精義目錄

## 考工記


總叙　輪人　輿人　輈人
攻金　築氏　冶氏　桃氏
鳧氏　㮚氏　段氏　函人
鮑人　韗人　韋氏　裘氏
畫繢　鍾氏　筐人　㡛氏
玉人　楖人　雕人　磬人
矢人　陶人　旊人　梓人
廬人　匠人　車人　弓人




# 周官精義卷十二

潁川　連斗山叔度編次

考工記　司空掌邦事篇亡河間獻王以此記附于五官之後

總論　御案曰冬官名司空者四時之有冬積于空虛不用之地而度地居民立城邑治溝洫川梁于農事旣畢爲宜司空者葢主于空虛不用之時而使民有興事任力之實用也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此天道之以虛爲實也事典不立則三時之利不能盡四民之業無所基此聖人之以虛爲實也故官以司空名而其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司空之職居四民時地利工事其末耳今其大經大灋無一存者葢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惟百工造作之灋自古相沿意者故府亦有其籍以其爲民生所習用工師所世守故猶可傳述然觀匠人營國爲溝洫僅具高闊廣袤之度而所以建立城邑分處四民因山川形勢以辨井牧別疆潦規偃潴町原防者無一及焉則工事中有關于大經大灋者亦不存矣蓋記者僅得之工師之傳述而未見故府之典籍故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音預）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

曲面埶（音勢）以飭（音勑下同）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知兩切下同）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輯注】六職言六種職掌百工事官之屬居一言于六職中為一也論道謂謀慮政令行之謂起而有為審曲面埶謂飭皮金玉皮木土之五材飭而治之辨而用之也珍異謂地之所無與物之罕有通其有無所以資之也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皆為地財飭其盡力所以長之也絲可以為帛麻可以為布治以婦功所以成之也

【通論】御案曰周官所云珍異多指食物此記所指則玉石丹漆金錫之類耳蓋民生日用必需之物隨地有之商賈所通不過四方之珍異且錦文珠玉用之各有差等是以民勤于本業惟上物是愛商賈無奇贏而逐末者少乃經國



之大猷也後世無物不轉販半無益于民用而滋其淫侈土利之所以不博民生之所以不厚風俗之所以衰敝恒必由之資借也濟也借懋遷以濟民用之不足也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輯注】覆解上六條者所以明其職也

【總論】御案曰先王之世貴賤男女無一人而無職禮樂刑政無非所以警其職者故自上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此正德利用厚生之根本也不勤其力則謂之罷民而刑施焉後世四民之外益以二氏雜以倡優而民多失職論者所以欲塞其流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

粵（與越同）無鎛（音博）燕無函秦無廬（廬當作籚）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輯注】粵南蠻燕北狄秦西戎胡北夷鎛田器也函甲也廬戟柄也鎛之無者言其地無治之者之名人人皆能作之也



知（音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始約切）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輯注】智者無不知故能立法以造器巧者無不能故能取法以傳後父子相傳世守之始謂之工刃之金以火為用故言爍器之土以水為用故言凝刃器舟車雖百工之職而當其開創之始非聖人之智孰能之

【總論】王氏昭禹曰易言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蓋百工之事雖形于度數之粗而天下之至理寓焉一方一圓而具天地之象一奇一耦而具陰陽之數或曲或直而有剛柔之理或厚或薄而有翕闢之義豈識者所能及哉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

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訂注】時有寒暑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良善也然亦有材美工巧而器不克善者由不得天時地氣也

橘踰淮而北爲枳(諸氏切)鸜(其俱切)鵒(音欲)不踰濟(子禮切)貉(戶各切)踰汶(音問)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訂注】上以地氣結故于地氣詳言以証之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枳橘只一種移植于淮北則變而爲枳也鸜鵒產南方濟齊魯間水名踰濟自南而北也貉狐屬產北方汶水入于濟踰汶自北而南也刀斤削劍遷其地則不能爲良蓋由地氣之化使然也

燕之角荊之幹妢(扶云切)胡之笴(古老切)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



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音勒)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當作釋)此天時也

【訂注】荊州多柘可爲弓幹妢胡之國多竹可爲箭笴天有生殺者一噓而萬物生一吸而萬物殺也草木有生死者陽氣盛則生陰氣盛則死也泐謂石解凝謂水結釋謂凍融皆由天之時爲之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古八切)摩之工五搏(音團)埴(時職切)之工二

【訂注】攻治也設色者敷布其采色也刮摩者刮去而摩鑢也搏埴聚埴粘土也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當作盧)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同栗)段

桃攻皮之工函鮑(或作鞄)韗(音運)韋裘設色之工畫繢(戶對切)鍾筐㡛(莫黃切芒)刮摩之工玉楖(則筆切)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

【通論】御案曰諸工當各有官統之未可以工即官也黏定事官殊滯

有虞氏上陶(並同尚)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訂注】舜時質朴故尚陶土之器夏禹營制少典故尚匠爲宮室與溝洫湯疾禮樂之壞故尚梓而造其器武疾服飾之奢故尚輿而新其等車一器也而輪人輿人車人輈人聚焉以周所尚故也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兵媚切)六尺有(音又後同)



六寸既建而迆(以氏切倚)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在由切)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輯注】此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四尺者言去地四尺也柲戈之柄長雖六尺有六寸然插于輢轂之而邪迆故止高于軫四尺也人長八尺則高于戈亦四尺也八尺曰尋殳長尋有四尺則高于人又四尺也倍尋曰常車戟常則高于殳又四尺也酋矛常有四尺則高于戟又四尺也此之謂車有六等之數也

【通論】御案曰戈兵短可迆而建之其餘長兵則建而不迆故下皆言崇之數而無迆之分也五兵何以皆建古者兵車

容三人。中御。左挾弓矢。右雖擊刺。亦時下推車。持輪不常持兵。且車戰相持。惟利弓矢。必輅兩相及。車轂錯。然後短兵接焉。故建于車之右方。隨其所宜取而用之。爲便耳。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章欲切）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音促）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音卑）。則于馬終古登阤（堂何切）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繩證切）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音只）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音僕）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注疏 載于地者謂輪也。察車必始于此者。輪高則車高。輪卑則車亦卑也。樸屬謂附著堅固。微至謂著地微少。蓋不樸屬則不能經久。不微至則輪不圓不能迅利也。已太也。終古猶常也。阤坂也。輪太高則登不便。輪太卑則馬難引。常如登坂也。兵車革路。田車木路。乘車玉路金路象路。輪有不同者。以馬有高下也。輪心爲轂。轂中橫貫爲軸。轂末小穿爲軹。輪高六尺六寸。故軹高三尺三寸也。輿後橫木爲軫。上連輿底。下鉗軸。爲鑿脫之用者爲轐。又爲伏兔。轐上載車。軫小加輿。共高七寸。合軹三尺三寸。故云四尺也。人約長八尺。四尺正及人之半。故升降以此爲節也。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五嫁切）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注疏 三材所以爲轂輻牙者。斬必以時。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巧者和之。謂三材既具。必資巧者合之也。轂中虛而容軸。故取于利轉。輻實輪而湊轂。故取其直指。牙承輻而周匝。故取其固抱。輪雖敝盡。而三者不損。乃謂之完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迷錫切）爾而下迆（音侈）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音蕭）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尺證切）也。無所取之。取諸易（以豉切）直也。望其轂。欲其眼（魚懇切）也。進而眡之。欲其幬（音蹈）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音梗）。欲其蚤（音爪）之正也。察其菑（側吏切）蚤不齵（音隅）。則輪雖敝不匡。

注疏 輪謂牙。幎均致貌。揱殺小貌。眼突出貌。望而眡之遠視也。進而眡之近視也。牙貴圓。牙均致而下斜著地而微至。其圓可知。輻貴易直。[illegible] 輻向轂者纖。側向牙者肉稱。[illegible] 其易直可知。轂貴急。轂眼見其突出。幬見其廉隅。其急可知。[illegible] 輻之向內隆起處。爪輻入牙中者。菑輻入轂中者。齵不齊貌。匡枉也。言牙之鑿與轂之鑿正相值。則輪雖敝不枉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黑各切）。轂小而長則柞（莊百切）。大而短則摯（魚列切）。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同郭）其漆內而中詘（邱勿切）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阞（音勒）捎（音蕭）其藪（素口

切五分其轂之長去起呂切下同一二原本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音喘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色角切朔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輯注】矩規矩謂刻識之也言斲轂之時當先就樹刻之記其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也向陽者容而堅向陰者柤而柔陰者必以火炙之而後與陽齊歉暴起也蓋陰木消鹿革必歉然而起象之則無是也轂小而長則輻間窄狹菑中必弱而不勝大而短則容轂者少轂末必搖而不安輪高六尺六寸以六分之以一爲牙圍是一尺一寸也于此又三分之漆其二而餘其一以其一者踐地也椁遇也除其不漆者于其漆而遇計之凡六尺四寸再由中詘之是三尺二寸也以此爲轂之長即以此爲轂之圍遇于轂之外當輻入處謂之藪揃除也阞三分之一也謂于三尺二寸之中去其一以爲藪留其二以受輻也凡受軸之處內大而外小大穿曰賢小穿曰軹五分其長以其二爲賢以其三爲軹則轂體堅而無破裂之患矣容謂形狀篆謂轂約幬謂覆幹者以形而言未無偏屈也以約而言在無邪迤也以其制而言施膠爲粘必厚施筋爲束必密也之以革必皮木際附也摩革者謂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其色青白善之徵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抓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色界切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常作黏文廉切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下敎切圍揉如九切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音涅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切賢偪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輯注】此論置輻于轂相去外內遠近之度轂長三尺二寸以三分之二在外是輻外一尺九寸二在內是輻內九寸半餘以置輻是輻廣三寸半也其鑿之深貴與廣相當若不相當而鑿或淺則枘入不深必搖抗而不固或鑿之深而其幹弱則雖固而亦不強矣菑謂度之弱菑也言度其輻以爲菑則輻與菑相稱雖重任而轂亦不毀也參分殺一者假令輻入轂之中其外長三尺殺其一尺以向牙是本粗末細以細者入于泥之中是以不黏也輻之近轂者日股近牙者日骹以喻粗細上言長短三分殺其一此言粗細三分殺其一也假令輻近轂處圍六寸其近牙處則圍四寸也揉謂以火槁之必齊謂衆輻如一也平沈謂以水浮之必均謂輕重如一也直以指牙謂入牙之鑿與入轂之鑿必兩相對牙得者倨句鑿內相合無間也槷摋也無槷而固甚言其固足見謂下露也綆即輻之陸起處也



分寸之二者以蚤之缺邊向內者有如是也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杼音主行山者欲侔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音團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音吝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輯注】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謂上下相等澤多濕以杼行澤如以刀割泥而塗不粘也山多石以侔行山如以團搏石而庶不礙也甐猶敝也鑿謂輪中言傷其旁而不能傷其中也牙謂曲必揉之而後成踐地處爲外抱輻處爲內牙兩邊爲旁廉謂絶理挫謂折中腫謂負起用火之善揉木必用火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矩同之以眡其匡也縣音玄之以眡其

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音良）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補注】輪中規則圜。中矩則正。縣謂縣之以繩。輻從□則直。水謂置于水中。平沈如一則均。藪。輻孔也。量之以黍則大小同。權。稱錘也。稱其輕重則兩輪侔。數者皆得。則爲一國之善工也。

【總論】鄭氏鍔曰。上言平沈必均。欲三十六輻之均也。此則輪已成。又置之水。欲其兩輪之均。　鄭氏康成曰。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音盈）圍倍之。六寸。信（音伸）其桯圍以爲部廣。（古曠切）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補注】輪輻三十。蓋弓二十有八。器類相似。故因使輪人爲之。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者。桯。蓋杠。倍之以含達常也。部。蓋斗。廣。徑也。取在下桯之圍。以爲在上部之徑。故曰信部。長二尺者。節達長以入部中。故名爲部。連達常計之。故二尺也。桯長四尺者二。謂達常以下加達常二尺。所謂蓋高一丈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才報切下同）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二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補注】枚一分。爲下起數也。部尊一枚。謂蓋斗高一分。此一分在厚一寸之上。達常所不入處。弓。蓋橑也。鑿。弓孔也。孔廣四分。上二分下二分。言形方也。鑿二寸半則相對爲五寸。下直二分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鑿端一分者。部之體。圓以漸而殺。乃足以容也。此言蓋斗內弓之鑿。孔內外高下廣狹之處。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起呂切）一以爲蚤（音爪）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

【補注】庇。覆也。六尺五尺四尺。以制度言。弓有長短。故庇有廣狹也。弓六尺以三分之。近部者撓之使平。近末者持之爲宇曲也。股。蚤。謂粗細。以三分之近部者粗。近末者細也。以其一爲尊者。言三分其長。除股蚤四尺。而其二尺微高也。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力又切）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戶耕切）殷畝而馳不隊。（音墜）謂之國工。

【補注】上近部平者。宇。愷下者。霤。屋霤也。蓋主爲雨設。上高下卑則去水疾而霤遠也。車之出入必由門。蓋太高則門



不能容。人長八尺。蓋太卑則目無所見。約而計之。當高十尺也。以衣覆之爲冒。以繩繫之爲紘。善蓋者不然。中畝而馳。宜墜而不墜。蓋弓之入于部者堅固而不可拔故也。非巧出乎衆工。其安能之。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尺證切）

【補注】車五轄也。處車中以載物者爲輿。夾車榜以行地者爲輪。橫車前以駕馬者爲衡。稱。等也。謂三者俱六尺有六寸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音遂）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吉學切）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

轛對音圍。

【輯注】隧與之深也。與横六尺六寸，三分去一，則四尺四寸也。于隧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在前者爲尺四寸有奇，以爲式。式者，人之所憑依者也。式崇之，廣之半爲三尺三寸，是依式之崇也。較高于軾二尺，兩輢上出式者，隧之半爲二尺二寸，是較之崇也。皆軾軫與後横木六分其廣爲一尺一寸是軫之圍也。三分軫圍去其一爲七寸三分有奇，是式之圍也。三分式圍去其一爲四寸九分有奇，是較之圍也。三分較圍去其一爲三寸六分有奇，是軹之圍也。三分軹圍去其一爲二寸四分有奇，是轛之圍也。轛，式之植者横者也。謂之轛者，以其對人也。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縣音玄。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并必政切。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絶。棧士版切。車欲弇，飾車欲侈。

【輯注】中縣，如縣繩之直。中水，如止水之平。如生，謂如木之生于地。如附，謂如枝之附于幹，言治材者如此則善也。居材，猶言用材。大小當各自用力，無使相就。若大并于小，則小者必摧，使小并于大，小者亦絶也。棧車，士所乘者。弇謂上狹下濶，欲弇者，以無革鞔，不堅而易敗也。飾車，大夫以上所乘者。侈謂侈張向外，欲侈者，以有革鞔，雖侈而無害也。

輈張留切。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

【輯注】輈謂車轅。三度者，淺深之數也。軸謂轂幹。三理者，選材之道也。國馬高八尺，故輈深四尺七寸。田馬高七尺，故輈深四尺。駑馬高六尺，故輈深三尺三寸。此三度也。媺者欲無節目也。久者欲其堅刃也。利者欲其滑密也。此三理也。

軓同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其孫遜音。而無弧深。

【輯注】軓，輿前。任正之横木。策，御者所執，半之謂五尺也。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即軓也。輈長丈四尺四寸，十分其一以爲圍，則尺四寸四分也。衡任謂兩軛之間，上鉤輈下屬馬以引車者。衡長六尺六寸，五分其一以爲圍，則一尺三寸有奇也。若小于此度，則不勝任也。軫間即車廣，亦六尺六寸。五分其一以爲軸圍，則亦一尺三寸有奇也。輿下横軸之處名伏兔。輈當伏兔者也。十分其輈以爲圍，則亦尺四寸四分也。頸前持衡者。三分兔圍去其一，則九寸六分有奇也。踵後承軫者。五分頸圍去其一，則七寸六分有奇也。孫順理。弧木弓。言凡揉輈使曲，但欲其順理，無得如弓深，深則太曲也。

今夫大車之轅摯，竹二切，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以。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一計切。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音秋。其牛後。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丁禮切

【疏】大車牛車也。摯，低也。登，上也。言牛車之轅低而難上，上
【注】則易于墜，以其轅直而不曲也。節，準也。阤，阪也。言大車
利行平地，若登阪則宜制伏其轅，如不能伏則車後仰，而
牛之吭間束絆者必若絞縊矣。倍，加倍也。縊猶絆也。言牛
車下阪之時，宜手援以輕其任，若不爲援則任重勢猛，其
下若履，而絆其牛後矣。此皆借牛車之轅以明兵車乘車
之輈不可不曲之意，非
謂牛車之轅亦當曲也。

是故輈欲頎典，頎若很切，典音珍。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楗音蹇。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契音怯，需乃亂切。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灂在學切。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



輈

【疏】【注】此下仍言四馬車之轅。頎典，堅忍貌。輈深而過曲則易
折，淺而過直則馬駕之若負。惟若水之注，行則利而順，
載則準而平。既利且準，則用可以久，馬引之而和，人亦乘
之而安也。蓋輈之制，欲其如弧之曲而又不折，循水之經
而又不絕。馬以駕車，進與馬宜；人以御車，退與人合。終日
行而人不倦，千里行而馬不勞，終歲運而衣亦不損，蓋惟
輈之和爲然耳。勸登馬力者，勸馬用力登也。馬力竭而輈
猶有進取之勢，亦言其輈之和也。灂，漆也。環灂者，漆之文
理如環也。自伏兔至軓，用力之處，皆
有灂而不動，則車之安固可知矣。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斿音流。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疏】【注】輪象日月，謂其運行似之。輻數三十，謂其合宿似之。蓋
車覆弓蓋骨，一蓋二十八骨，二十八宿之星似之。大火
蒼龍之宿，其屬有尾，尾九星，故象九斿。鶉火朱鳥之宿，其
屬有星，星有七，故象七斿。伐白虎之宿，與參連體爲六，故
象六斿。營室玄武之宿，與東壁連體爲四，故象四斿。弧星名，
枉矢妖星之名。弧旌者，凡旌皆有弧以張之，而畫枉矢妖
星于其上，故
象弧星也。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齊音劑，下同。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

【疏】【注】攻金以下，言用錫多寡之齊。劑謂銅錫調和也。多錫者
爲下劑，少錫者爲上劑。聲，鍾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之屬。
鎛田器，錢鎛之屬。
刃大刃，刀劍之屬。



【通論】御案曰：禹貢金三品，謂金銀銅，而鐵不與焉。班氏固曰
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赤金即銅也。築
器量器自常用銅。此記六齊皆鎔冶，則斧斤之屬並以銅
爲之。左傳稱鑄兵，秦人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皆言銅
也。但銅則入鉛同鎔，而此云和以錫，然則古者鉛亦謂之
錫歟。

金有六齊：齊音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

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輯注】齊劑量也鑒燧皆鏡也錫卽鉛也銅色本赤以鉛和之則黃祇鉛之多少爲銅質之高下則上齊下齊之分也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輯注】削書刀也古時無紙筆凡爲書于竹簡以刀刻畫之故謂書刀爲削也博濶也規圓也合六者謂刀勢彎曲以六刀相合其形如規也新無窮謂利盡無惡謂磨盡亦無瑕惡也

【案】御案曰曲禮史載筆爾雅不律謂之筆筆之名由來已久非蒙恬始造也古帛書旌銘之類非可刀刻必有筆爲之疑古但用竹故筆字從竹至蒙恬乃用獸毛耳書刀用以刻字亦用以除字故曰筆則筆削則削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徒頂切十之重三垸音九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古侯切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音仲與刺七賜切重三鋝

【輯注】冶氏爲矢與戈戟者矢人主箭羽冶氏主鏃也殺矢田獵之矢刃長寸謂箭鏃長一寸圍寸者圍轉亦一寸也鋌謂鋌箭鏃入槀中者十之一尺也垸數未詳戈卽句子戟內謂柲以內接柲者胡其子援直刃也倍三四皆據二寸而言也戈胡六寸兩端皆有鋒可以啄人而鉤之倨者直太多則邪向上而啄人不入句者曲太甚則横擁而啄人不決若內長則援必短而折其前若內短則援必長而引不疾此四者皆戈之病也惟于倨之外胡之裏處句之外胡之表處各寬之爲二寸則無四者之病矣鋝鍰也三鋝一斤四兩也戟卽三鋒戟三四五亦據寸有半寸而言倨句中矩言方正也刺者著柲直前如鋝者也戈戟皆爲句兵而其用不止于鉤人戈胡鉤人卽所以傷人以其鉤處有刃也戟胡鋒直下而出中無刃欲生獲人則鉤之此戈戟之異用也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輯注】桃氏爲劍者劍工稱桃以其能避除不祥也臘謂兩刃從謂自脊中兩分也莖謂鋏入夾中者臘廣二寸半以此爲圍則八分有奇長倍之則五寸也中其莖謂納莖于夾中設其後謂設飾于夾後首廣謂劍把接刃之處三分



臘廣去一以爲圍爲一寸三分有奇蓋指兩相之出臘者言之所謂劍鐔也身長謂劍身之長莖長五寸五其莖之長合莖之長爲三尺四其莖長合之爲二尺五寸三其莖長合之爲二尺鋝數見前上中下士服之者所以稱其人之材與力也

鳧氏爲鍾兩欒力端切謂之銑先典切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音勇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斡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音靡謂之隧

【輯注】鍾兼大小大爲鏞鎛小爲編鍾自此以下總言爲鍾之法欒銑一物俱謂鍾口兩角古之鐘似今之鈴于鍾脣之上祛鼓所擊處鉦在鼓上居鍾之正體故曰鉦舞在鉦上以其爲聲之震動故曰舞此四者鍾體也甬衡俱從

立于鉦項者鍾之柄也旋蟲者旋以縣爲飾名之曰斡有正局之義也帶介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週故曰篆枚鍾乳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枚曰枚一星曰景其乳似之故又曰景擄所擊之處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故謂之隧也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輯注 自此已下皆言鍾之尺度凡鍾之制皆下侈而上斂故鉦之徑得銑徑十分之八而銑間則與鉦同也鼓間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六也舞修舞之横與鼓間等舞廣舞之從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四也至于甬之長亦如鉦之長而以其長爲之圍衡居甬上又小于甬故又去一以爲之圍焉旋則蒡于甬之正中者上有一分甬一分衡是二在上下有一分甬在下所謂三分其長以設其旋也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字如鉦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側百切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輯注 此以下又言其聲音在于厚薄侈弇必厚薄侈弇適其宜而後清濁得其分也有說者其授受有口訣也石謂堅而無聲播謂散而不聚柞謂中央約聲出迫笮鬱謂中央寬聲不舒揚震掉也謂縣之不得所而動搖也故大鍾于鼓間小鍾于鉦間各以十分之一以爲厚則厚之準也身大而長不足則淺淺則蹶蹶則其聲必不長身小而長有餘則深深則安安則其聲必舒徐而久遠遂即前之隧于所鑄之時即于六分厚之中以其一分爲之深而又圜之以擬擊之狀鍾之制度于是乎全矣

㮚同栗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耗呼到切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音良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徒門切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音仲黃鍾之宮槩而不稅稅如字其銘曰時文思索所白切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古玩切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輯注 耗減也金錫之質必經改煎查滓始淨改煎而不減消湅之精也權謂稱分之準謂擊平之量謂量金汁入模中也若以爲鬴其模深一尺其內方一尺其外則圓之其容六斗四升也臀謂覆其底深一寸可容一豆豆四升也其耳可舉者其體長三寸可容一升也黃鍾之宮應律之首概所以平鬴者稅過也言以概平之而不過也銘謂刻之言是乃文德之君思求爲民立極者信至于極也以此觀示四方使後世永遵爲則也

總論 趙氏溥曰一市之間用量亦衆矣以三十斤之重何以舉之又升鬴萃于一器何以分別而量物乎以理究之當是鑄成一器藏于王府毋國須之使民倣其制而自爲量欲爲升則倣鬴耳欲爲豆則倣鬴臀若妄自增損則以所藏之量正之舜巡守同度量是也故銘曰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解注上言改煎金錫則不耗分金錫而各銷之未鑄而湅其汁也此言鑄金之狀齊金錫而合銷之臨鑄而視其候也以上五氏皆鑄金錫之工故總言以結之

段氏闕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之樹切下同）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解注函包也言其為甲能包合人體也屬謂甲札相聯一葉為一札七六五屬言七六五札相聯也古者以革為甲犀兕牛屬合者削革之裏但取其表合以為甲也

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丁亂切）不摯（音至）則不堅已敝則橈

解注容形容謂先為服者之形容然後裁制札之廣袤也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重若一欲其稱也以其為之圍言通計上下旅以為身之要圍也鍛謂鍛革摯謂熟之極不熟則不堅敝則曲橈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音孔）欲其窓（於阮切）也眡其裏欲其易（以豉切）也眡其朕（直忍切）欲其直也櫜（音羔）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於既切）之欲其無齘（戶介切懈）也

解注空孔窓小也言其鍼工密緻線與革相比也裏革內也易去穢也朕縫處也直不邪也櫜韜也卷而約之欲其易藏也豐大也舉而觀之欲其體大也齘不齊之意

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解注孔小以其革堅更化也爽易由其材化制善言其裁與縫之正周密緻也明光耀也變言其活動隨人運旋也

鮑（普學切音樸）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音徒）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音團）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直畧切）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戶管切）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腛（音屋）脂之則需（人兗切軟）引而信（音伸）之欲其直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帴（音踐）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音吝）

解注鮑柔革之工荼白如荼之白也迆邪也著鋪也澣濯也腛同渥需同耎帴俴也序勻也甐傷也謂縷

韗（音運）人為皋陶（徒刀切）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區邕切）者三之一上三正（三當作參七南切）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扶云切）鼓為皋（鼛同）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解注韗人主為鼓皋陶鼓木版中廣兩頭狹乃有腹穹隆起貌謂腹隆起者三分之一也正直也三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益弄鼓也長八尺又四尺謂鼓面加以三之一是中圍五尺三寸有奇也此鼓每一之鼖鼓也若鼓役事之皋鼓加長四尺而鼓面仍四尺但其倨句如磬折不三直耳

兆。鼛鼓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輯注 鼛。雷鼓也。啟蟄。雷乃發聲之時。故鼛欲其如雷。故冒鼓必以是日。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以革調急故也。大而短小而長與論鍾一理。

韋氏闕

裘氏闕

畫胡卦切繢胡對切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



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輯注 畫以分布五色。繢則聚合而已。六方有六色。玄黑二者大同。故云五也。相次者。布采之次第。繢以為衣者也。巽位東南。萬物遂于文明之地。故青與赤曰文。坤位西南。萬物成于致役之時。故赤與白曰章。乾位西北。其道主剛而能斷。故白與黑曰黼繡驗艮位東北。陰陽各正而有分。故黑與青曰黻。黼黻此言刺繡所用。繡以為裳者也。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輯注 黃。地之色。地道成矩。故方。惟畫天則隨時而變色也。火為圜而旋。上之文。山為層累而章之。象畫水必以龍。鳥獸蛇。繫言之。即華蟲。皆畫繢之事。能合四時五色而章明之。故謂之巧。素工者。質也。言凡以總括之。

鍾氏染羽。以朱湛子潛切丹秫音述三月而熾之。淳章均切而漬之。

三入為纁。五入為緅。側留切七入為緇。

輯注 染羽所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與天官染人職不同。朱謂朱砂。湛。漬也。丹秫。赤粟。謂以朱砂漬赤粟。歷一時而後炊之也。淳。熟之厚也。迨其熟之厚而後以羽漬之也。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再染以黑乃成緇也。

筐人闕

㡛音芒氏湅音練絲。以涚書銳切水漚烏豆切其絲七日。去地尺暴步卜切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輯注 㡛氏主湅以待染人之染者。涚水。灰所泲之水。漚。漬之也。宿諸井。謂懸諸井中。暴諸日以陽氣溫之。宿諸井以陰氣寒之。如是相間。則形質淨而精光發矣。



湅帛。以欄音練為灰。渥音握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音鹿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輯注 渥同漚。淳。沃也。謂沃沐之也。澤器謂滑澤之器。蜃即掌蜃所共白盛之蜃。謂灰也。淬之以此。令帛白也。清。澄也。盝。瀝之也。揮去其蜃也。沃之盝之塗之宿之者。謂既揮之後。又沃以水。又盝出之。又以蜃灰塗之。使經宿焉。明日又沃以水。又盝出之也。覆言暴諸日宿諸井者。見唯此與湅絲同也。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音身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纂注】玉人主攻玉者琢玉為器非一器也故曰玉人之事鎮圭尺二寸備天數也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九者陽數之極七者陽數之盛視命數也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者闕耳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當作尨莫江切侯用瓚才旱切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

【纂注】玉名冒者取王者覆冒天下之義朝諸侯執之以為容且示先王所傳重也全純色之玉龍瓚將皆雜色之玉此因天子以下執玉遂及尊卑之玉之色也繼子男謂公之孤執皮帛并玉人所掌亦因執玉而類及之爾

天子圭中必同繹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直呂切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纂注】必即繹謂以組約圭中防失墜也四圭謂中央為璧形四而各琢一圭也大圭即王所搢之珽杼上謂殺其上終葵椎名言其形上殺如椎于首也以其搢于衣帶之間故以服稱之土圭測日景之圭致日度影至不以土地者度地域也祼圭始獻酌奠之圭瓚如盤盛鬯酒之器圭其柄也

琬於阮切圭九寸而繅音藻以象德琰餘冉切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下孟切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纂注】琬圭上下皆圓繅藉玉者諸侯有德天子錫命執此以象之也琰圭上寸半圓下寸半岐故曰判規諸侯有惡天子使使執此以除之易之也羨不圓之貌好璧孔也璧圜徑九寸造時涉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也以為度者以尺起度則為丈引以八寸起度則為尋常也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才宗切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已上十字遵欽定移置

【纂注】圭璧見典瑞圜曰璧方曰琮璧以帛琮以錦享天子用之事王如天也穀圭刻為穀之形天子聘女納徵用之大璋亦七寸諸侯聘女納徵用之此天子與諸侯之別也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食亦切四寸厚寸黃金勺上灼切青金外朱中鼻寸衡音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吐弔切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纂注】三璋皆是璋射琰出者勺璋瓚之首鼻勺也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則用灌焉其大中邊則因山川之大小也宗宗伯祝大祝前馬者天子用灌則宗祝前馬而往也琢文飾也諸侯之臣頫聘不得執君之命圭直琢為文飾耳牙璋刻為牙之形中璋又牙璋之小者以牙為象取制人之義啟軍治兵見典瑞職



駔組音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

【纂注】駔琮以組繫于琮也宗后王后權稱錘所以稱輕重者也大琮對上組琮而言內鎮者如王之鎮圭也天子之權獨言鼻者互文也

【總論】易以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萬物之數其不取濟于天地故禮度之器濟度所自出而政事係焉先王慮其制之不存故托于琮璧使宗守一而不可易也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

力報切

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輯注】即者兩圭足相對也。瑑者雕琢成文以別于禴祠也。案玉飾之案，純猶皆也。玉案十二枚，故棗栗十二列。其勞諸侯不以命數之多寡，蓋厚之也。邸射剡而出也。素功無瑑飾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

栁人栁栁同闕

雕人闕二職連敘疑栁爲治木器之工雕爲治骨角之工也。

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倨音据句音鉤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耑音端

【輯注】磬人主爲磬者。句其上曲者，倨其下直者。蓋磬折之度不整方，加矩之一矩有半。言其視如矩者稍紆也。博謂股之博。股，磬之上曲者；鼓，其下直者，所當擊者也。一二三，假此以爲長短廣狹。如股廣四寸半，則股長九寸，鼓長尺有三寸半也。三分股之博，去一以爲鼓之博，是爲廣三寸。又三分而以一爲厚，則一寸也。已上謂聲清，已下謂聲濁。凡樂器厚則清，薄則濁。今磬清由厚，故摩其旁而使薄；聲濁由薄，薄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而厚也。

周官精義　卷十二　考工記　栁人　雕人　五十六　磬人　矢人

矢人爲矢。鍭音侯矢參分，殺原本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茀原本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輯注】矢人主爲矢者。矢槀長三尺。槀之前設刃，故有鐵而重；槀之後設羽，故無鐵而輕。矢人之職，必稱量其槀而訂平之。後二尺與前一尺相等，則槀前之鐵爲極重。後尺八寸與前尺二寸相等，則槀前之鐵比殺矢蓋短而小矣。在後七分之四與前七分之三相等，則槀前之鏃比兵田又短而小矣。此槀同而矢異者也。

【通論】劉氏彝曰：司弓矢所辨者八矢，而此所記止五矢，又田矢、兵矢，司弓矢無負。蓋司弓矢辨其名物，考工記止記其爲之之度也。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音槀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憚徒旦切刃長寸，圍寸，鋌徒頂切十之，重三垸。垸音丸

【輯注】槀長三尺，三分而殺一者，殺前一尺，令趨鏃也。五分而羽一者，約後六寸以受羽也。以笴之厚爲羽之深，是其力之所受也。此謂笴括抵弦處。投笴于水，必半沉半浮，所謂陰陽也。就其中央刻之爲比，又就其比處設之爲羽。羽有三分，刃居一分，則輕重適均，雖有疾風，亦不畏其飄揚。矢鋌合刃與柢而言，十之謂一尺也。矢雖非其所爲，因上槀羽比而帶言之爾。

周官精義　卷十二　考工記　矢人　陶人　五十七

前弱則俛，俛音免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趮音躁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殺色界切下同之節也。撓撓乃孝切之以眡其鴻殺之稱稱尺證切也。凡相笴，欲生而摶，摶徒丸切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輯注】此言槀羽之病。俛，低也。翔，旋也。紆，曲也。揚，飛也。遲，緩也。趮，旁掉也。欲知其病者，必夾于兩指之間以搖之，則可以知羽之輕重；撓其幹以橈之，則可以試二笴之强弱也。生謂無瑕蠹，摶謂圜也。言圜同猶貴于重，重同猶貴于節之疏，節疏猶貴于色如栗也。此相矢之灋也。

陶人爲甗，甗音彥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音歷實五觳，觳音斛厚半寸，脣寸。庾羊主

切實二𣪎厚半寸脣寸

輯注 陶人主爲甗甑鬲庾者甗無底甑盆盛物器甑炊食器鬲曲腳鼎庾量粟器六斗四升曰鬴厚半寸言其身脣寸言其口七穿所以通火氣而用之以烝者也斗二升曰觳

輯論 陳氏祥道曰舂穀以爲米曰杵之利與焉炊米以爲食鬲甑之器用焉

旊方往切仿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

輯注 旊人主爲簋豆者與上皆摶埴之工簋豆皆祭器豆實四升實三成斛斗二升也

凡陶旊之事髻音月墾當爲剄薜音蘗暴音剝不入市器中膊市專切豆中縣音玄縣膊崇四尺方四寸

輯注 此下總陶旊言之以見其從同也𠠝欲邪墾頓傷薜破裂暴墳起皆火齊不得之病也膊見下所以端器者豆有柄縣繩所以正柄也膊木爲轉均擬度之準𠠝戚胡之僭令反因言其度以見爲器之度即以此爲式也

梓人爲筍息允切虡音巨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力果切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

輯注 梓美材工能治之成器故名梓人鐘磬所懸橫曰筍植曰虡脂牛羊膏豕之類爲牲致美味也臝虎豹之屬淺毛鱗龍鳳之屬爲筍虡貴野鮮也

外骨內骨郤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



輯注 外骨龜屬內骨鼈屬郤行螾衍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胷鳴榮原屬蜥蜴刻畫祭器博庶物也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當爲哨所教切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于任重宜大聲而宏則于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音懸下同而由其虡鳴

輯注 哨少小之義凡猛獸有力者皆前粗後細故云大胷哨後

銳喙決吻數音促目顅古賢切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于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



輯注 顅長脰貌翿騰而上也凡羽物胸腹多向上

小首而長摶徒丸切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輯注 摶圜也鴻傭也上論鍾磬之虡用鳥獸不同此論二者之筍同用龍蛇鱗物也

凡攫俱縛切閷同殺援簭音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必末切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同斐色必似鳴矣

輯注 此言筍虡之獸也攫爪閷殺援攫簭噬謂攫著則殺之援攫則噬之鱗之而謂動頰頷撥爾怒謂張鬐鬣皆可

其之貌故于任重宜也然不特可以任重其斐然之色更有似乎猛獸之鳴焉蓋制作侔乎造化無聲而若有聲也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徒回切）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七故切）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輯注 措猶頓也此說脂者膏者止可為牲不可為虡之義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觶（之豉切原本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斗（原本豆）矣食一豆肉飲一斗（原本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音向）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輯注 勺尊升也衡平也平爵向口酒猶不盡是太深也則梓人之長罪于梓人焉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讀為幹）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于貧切）寸焉

輯注 梓人攻木當主為侯植而詳言鵠與身與个者必明乎廣崇之度而後植乃相應也方猶等也天子射禮以九為節高廣等則天子侯中當丈八尺也鵠所射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鵠當方六尺也上个下个皆謂舌身躬也蓋侯制上廣下狹以九節計之身居中當三丈六尺上个當七丈二尺下兩个半當五丈四尺也綱連侯繩舌維持侯者縜籠綱者綱所以持侯而繫于植故綱出舌尋縜所以持綱而繫于侯縜猶故寸焉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輯注 皮侯以皮為飾之侯所謂虎熊豹是也棲鵠以皮綴于侯中如鳥之棲也春以功者天子將祭而大射以選士春官于此論功也五采之侯以五采畫正之侯遠國屬者王行賓射之禮諸侯于此朝會也獸侯者以白質畫熊之侯息燕者王行燕射之禮君臣于是休息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音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其養切下同）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輯注 祭侯之禮因三侯而遠及之若汝也寧安也屬謂王會抗張也飲食勸之也曾孫諸侯謂其後世也

總論 御案曰此辭非仁人之言後人傅會為之耳果爾則是毆諸侯使不屬矣曾聖人制禮而有是哉



廬（音盧）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二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輯注 廬人主為兵柄者秘即柄夷酋長短之名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故兵欲長

輯注 人長八尺與尋齊三尋用兵力之極也無已猶言不止害人謂防已之身

凡兵句（音鉤）兵欲無彈（徒旦切）刺兵欲無蜎（于全切）是故句兵椑（蒲分切）刺兵摶（徒丸切）毄（紀益切）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紀巧切）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音附）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

輯注 何兵戈戟之屬刺兵矛屬彈彈丸言滑也蜎蠕動謂搖也椑謂側方而去楞摶謂去稜而全圜此皆言所把之處句兵欲其握之固故以彈為病摶則不慮其彈矣刺兵欲其力之强故以蜎為病摶則不慮其蜎矣擊兵殳屬同强謂上下相等擊謂手之所操校疾傳近竅正也八手操細以擊則疾操重以刺則正侵之謂能敵也。

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

輯注 殳長丈二尺五分取一則二尺四寸也被把中圍之謂圍之蓋為圍必先為八觚近手處當盡去其觚也晉同搢謂在下之銅鐏晉在下則如被之圍而三分去一首在上則如晉之圍而五分去一也

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

輯注 矛之圍又三分其長者矛用以刺必近前三之一而後可以伸縮進退也刺圍蓋指其上銳者言之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音救與久異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輯注 置猶樹也謂樹于地上以手搖之以眡其動之均否也橫猶柱也謂柱之兩牆以手撼之以觀其體之均否也搖謂撞于膝上以手搖之以眡其勁否也六建謂五兵與人車不反覆謂建于車上馳驟不動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音懸下同置槷魚列切音臬以縣眡以景倚丙切為規識音志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輯注 匠人主營造者建國建立邦國也水地以縣者用水以平地立柱以縣繩也蓋柱非縣則不正而地非水則不平也高下既定方位未審又置槷以測之槷猶臬即表也以縣者縣遍以正其臬也臬正則景正而東西南北之方位乃定也規畫地以成圜而中置臬也識者謂視臬景之交規處以識其端而東西既正又取兩交相距中屈之以指臬而南北亦正也然猶恐未審又晝參諸日中尺五之景夜考諸北辰極星之中夫然後南北無復疑而東西更無不定也朝夕即東西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音潮下同後市市朝一夫

輯注 營圜治也方九里以徑言適三十六里也旁三門三方三門總十二門也經緯謂縱橫九軌謂轍迹言經緯可容九車也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言王宮在中也朝市一夫言朝會官吏市聚商賈必得一夫百畝之地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輯注 此將言明堂而先言夏殷之制世室與明堂同在夏用此稱耳脩謂南北之深夏度以步二七者十四步也廣謂東西之濶四脩一者十七步半也五室堂上之室三四步十二步也四三尺十二尺也十二步又十二尺仍是十四步不言脩廣蓋方室也九階者南面三東西北各二也四旁者四戶之旁兩夾窻者夾戶皆有兩窻蓋五室二十戶四十窻也白盛以蜃灰堊墻以成室也門堂門側之堂即門堂之室其廣與脩于正堂得其三分之二兩室與門各居其三分之一也

殷人重直龍切下同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輯注 重者深遠之意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堂脩謂深堂崇謂階也四阿即四注重屋猶重檐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注疏】明堂周人明政教之堂也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王者相改筵長九尺九筵則八丈一尺七筵則六丈三尺五室在明堂之從筭室二筵則一丈八尺也

【總論】御案曰明堂蓋取嚮明而治之義亦以四字無壁戶牖洞然取四面通明之義中爲太室而四室各居其隅所以二十戶四十牖而面面皆向室而通明也康成所謂象五行者意祀五帝之時其方位然與五室之隅與隅相接無間中一室爲太廟太室所謂中央土也其東向則曰青陽太



廟南向則曰明堂太廟西向則曰總章太廟北向則曰玄堂太廟月令四仲皆居太廟可見是一室此一室四時當四室并中央土爲五室東南隅之室東向則曰青陽右个南向則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南向則曰明堂右个西向則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西向則曰總章右个北向則曰玄堂左个東北隅之室北向則曰玄堂右个東向則曰青陽左个艮者萬物成始成終之地冬春之交在焉室于四隅以此以中爲五而合隅之四則九室之數具焉以中爲四而合隅之八則十二辰之位備焉凡所居皆閉其三面而開其一面故隨所向之方而易其稱也其室開所向四正

之地爲堂以堂之虛合室之實又所謂井田之遺意也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注疏】自此已下皆據周而言五尺曰几六尺曰步七尺曰軌隱几而坐者宜于室故室度以几踐筵爲禮者宜于堂故堂上度以筵人之張臂爲八尺此八尺之尋宜于宮中故宮中度以尋人之舉足爲六尺此六尺之步宜于野故野度以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而車軌廣八尺故涂度以軌

廟門容大扃古熒切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

【注疏】廟門太廟之門闈門旁出之門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也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三个六尺也



路門大寢之門應門朝門也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不容者言其半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也內謂路寢之裏外謂路門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九嬪贊三夫人佐后治內政故各居一室九卿贊三公佐天子治外政故其八朝亦各居一室九分其國者分國之職九卿治之者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注疏】阿大陵也以門爲阿蓋言其高指門樓而言宮隅城隅皆謂阿也雉之飛高不踰丈五雉七雉九雉皆以丈數言耳國中曰經涂遶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所由者有多寡故所容有廣狹也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集說】都城王子弟所封之邑其城之制如門阿之五雉諸侯畿外之諸侯其城之制如宮隅之七雉以環涂爲侯經涂則七軌也以野涂爲都經涂則五軌也此先王封建之制所以明尊卑之分而寓強本弱末之意也

匠人爲溝洫（虛域切）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𤰝（吠）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集注】匠人木工也溝洫土工也屬之匠人者匠人曉水平之灋須用其灋尺也溝洫通田間之水道者耜謂耒頭金其廣五寸兩耜相併故謂之耦（耜雖[illegible]古[illegible]之[illegible]兩人）所耕其一尺深一尺者謂之𤰝以其所耕之土發之于田上所謂伐也田首者百畝之首由首水道一倍於𤰝則二尺矣其名爲遂也

【總論】御案曰自禹盡力溝洫三代聖王皆不恤膏腴之地以爲溝涂引小水以入于大水以人鑿之小川通天作地成之大川當其時農無蕪田民無水患自商鞅開阡陌毀溝涂自謂富國強兵之奇計人爭效之湮溝塞澮數世以後支川墊淤伏秋潦漲大川汎濫連州比郡廬舍沈沒人民流殍坐視而不可救乃秦變周灋釀成百世之大患也井田雖不可驟復而匠人以水潄溝疏小川以通大川之灋可不急講哉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

【集注】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方十里爲成所謂有田一成也方百里爲同所謂列國一同也達至也謂澮直至于川復無所注入也載其名者謂識其水之所從出也

【總論】御案曰先儒謂遂人匠人之灋不同不知百夫有洫而九百夫之地不過爲洫者八其外始有澮環之千夫有澮而九千夫之地不過爲澮者八其外始有川環之積至于九萬夫之地亦不過爲澮者七十有二環澮之川九而已其環于百里之外者即環于三十三里外之川也同間之澮積數雖多而其實即千夫之澮同間之澮所達之川即千夫之澮所達之川然則遂人匠人之灋實一而已（遂人經田野之官匠人司其役而已）曰專達于川者溝洫必因澮以達澮則直達于川而無或旁行測注于溝洫也夫間有遂井間有溝以在外者言之也成間有洫同間有澮以在內者言之也曰各載其名則知達川者非止一澮矣推之溝洫皆然即此可爲遂人匠人同灋之証

許氏曰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矣遂人于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矣其不同者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灋實公行于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輯注】遂人萬夫有川。人力所爲之川也。此經兩山之間必有川。天作地成之川也。以人爲之川通于自有之川。則尺寸之流皆距四海矣。涂則川上之地可通人行者。

凡溝逆地阞。音勒謂之不行。水屬之樹切注不理孫。音遜謂之不行。梢音消溝三十里而廣倍。

【輯注】凡溝言凡造溝。地阞謂脉理。理孫謂順適。不行謂決溢也。蓋水本就下。若逆其脉理。而水無可洩。或高下不因。而水必逆流。皆不行也。梢溝謂水激齧之溝。蓋一水獨流。其下必大。故三十里而其廣倍之也。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于矩。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色救切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



崇方。其閷色界切下同參分去一。大防外閷。

【輯注】奠水停水也。若欲其行。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紆曲以引之也。淵潴水也。若欲爲之。宜句曲于矩。使水勢倒向上。則激爲廻波。自然成淵也。漱猶齧。因水勢以齧之。則行益疾。淫猶淤。因地勢以淤之。則泥益厚也。閷與殺同。殺之者薄其上以厚其下。外殺則但殺其外。而不殺其內也。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

【輯注】此言程人功之灋。溝防。言凡爲溝防也。以一日所作之尺數以爲式。則有定。里爲式者。又以一里之長短以爲式也。蓋人力有强弱。功作有難易。必以此爲式。而後可以附衆力以就功役也。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邱貧切窌古孝切窖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

凡崇三之。

【輯注】索約以索束版也。汲引也。言引之太急。則斜曲而築不堅。版不勝任也。葺屋謂草屋。草屋去水遲。瓦屋去水疾。以丈二計之。草屋以四尺爲峻。瓦屋以三尺爲峻也。圓倉曰囷。穿地曰窌。逆猶郤也。郤六分者。言四者之牆六分其高而上殺其一也。囷倉城須爲此殺。窌入地亦爲此殺者。口愈寬則愈固也。堂涂謂階前。十有二分者。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竇宮中水道。高三尺防壅塞也。厚三尺者言牆之基。崇三之者言牆之身。基三尺則身九尺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張玉切竹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輯注】車人造車。其事不一。故以車名之。下文取宣爲尺度。故先定宣之長短焉。以人身三分爲矩。人長八尺。一矩當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半矩當爲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謂之宣者。宣人之首也。欘斲斤柄。以宣加半計之。蓋二



尺也。柯亦斧柄。以欘加半計之。蓋三尺也。磬折者。人八尺。磬帶在四尺之上。下有四尺五寸。人磬折之節在此。一柯加半。正合人之磬折也。

車人爲耒。庛音刺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音鉤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音仲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音仲地。

【輯注】耒謂耕耒。易揉木爲耒。故車人兼之。庛即刺耒之面也。中直者耒之身也。句者人手所執之處也。自庛至首。逐曲量之。以弦其內。望直量之。與步相中者。人步六尺也。堅土用直。則入土有力。柔土易入。用句則便于反撥。倨句磬折。謂直庛句庛。適中六尺之度也。中地者。言堅地柔地皆宜。適合于用也。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輯注】駕馬之車。功密事繁。故輪輿輈人並作而聯事。牛車功粗事畧。直車人作之而已。柯。柎。首。斧也。五分其長。蓋六寸也。半柯尺五寸。一柯有半。則四尺五寸也。博三寸。厚三之一。則一寸也。渠車輮。即牙也。三柯者三。蓋其徑九尺。其圍二丈七尺也。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人九切）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輯注】此總言大車柏車所利之事。以大車在平地。并行澤。柏車行山。各有所宜也。輮謂輪輮。反者反其木裏使耎者在外。與土泥宜也。仄者側木之表裏。使堅刃相依。與沙石合也。輪崇謂輪徑。牙圍謂牙周。輪崇九尺。以六分之。則牙圍一尺五寸也。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音負）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

【輯注】柏車山車。一柯三尺。二柯六尺。輻三尺。對亦六尺也。渠圍二柯者三。爲丈有八尺。輪高六尺。五分取一。則牙圍一尺二寸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崇三柯。繼柏車輪崇而言。綆輪箄也。其澗一寸。蓋輪外四面一寸乃安也。牝服謂車箱。二柯長六尺。又三分柯之二。則長八尺也。羊車善車也。二柯六尺。又三分柯之一。則七尺。柏車二柯則六尺。此皆據牝服而言其深也。

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撤同）廣八（原本六）尺。鬲（音軛 革）于長六尺。

【輯注】凡爲轅。包三車而言。三其輪崇者。隨其高下以爲轅。皆三其崇也。鉤。鉤心之木。就中鑿之。以鉤車箱者也。轍謂車軌。一牛所駕。故廣八尺。鬲。牛領者。（轅端厭）謂其長止六尺也。（厭）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輯注】六材取以時者。幹以冬。角以秋。絲漆以夏也。和。調適而用之也。弓力在幹。故及遠。弓埶在角。故能疾。幹角資筋以堅。故深。三者得膠然後合。故和。結而固之在絲。故固。飾而堅之在漆。故受霜露。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於力切）次之。檿（於琰切）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勢同）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側其切）栗（當爲裂）不迆（羊氏切）則弓不發。

【輯注】此言擇幹之道。檍。杻也。檿。山桑也。相。視也。向心謂不近皮。遠根謂遠乎陰。木性本曲。反其曲以爲弓。則去必遠。故曰用勢。木性本直。厚其材以爲弓。則入必深。故曰用直。居幹之道。猶言析幹之慮。菑栗不迆。謂以鋸副析幹而不邪。弓不發。言弓之發傷。無自而起也。

凡相角。秋閷（殺同）者厚。春閷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

紾而昔。（鄭讀，錯切）疢疾險中。（瘠，在亦切）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于𦣻（乃老切，腦）而休（讀為煦）于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烏回切，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于𦣻而不休于氣。是故脃。（七歲切，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輯注）此言擇角之道。凡角秋收斂而充實，故厚。春發生而宜露，故薄。直而澤，紋直而滋潤。紾而錯，紋絞而亂雜也。疢險中，謂傷其中。無澤，謂少潤氣。青白，色之善也。豐末，質之厚也。蹙于𦣻，謂近于腦。休于氣，謂煦于氣。腦近氣煦，故柔。柔故可反之以為勢。色白，則勢之驗也。中謂中央。畏謂弓淵。中與淵當，故橈。橈故欲其堅而不可折。色青，則堅之驗也。



蓋角末與腦氣不及，故脃而不柔。豐末者，則柔而不拖之驗也。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不失理，謂中于度。牛戴牛，謂角直一牛也。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音錯，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徒丸切，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女乙切，昵）之類不能方。

（輯注）此言擇膠之道。朱，純赤也。昔，紋交錯也。深瑕而澤，紋深而潤澤也。紾而摶廉，縝密而圓利也。餌，謂色如餌。昵，黏也。方，比也。言凡物之黏者，不能比此六膠也。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匹妙切）以為弓，則豈異于其獸。筋欲敝之敝。

（輯注）此言擇筋之道。簡，筋條也。簡言其直，澤言其潤。筋之小者貴乎直而長，大者貴乎密而潤也。剽，疾也。謂獸剽疾，為弓亦必剽疾也。敝，謂以物擊之，使熟。敝之敝，熟而又熟也。

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輯注）此言擇漆絲之道。測，謂清可以鑒。沈，謂瑩在于水也。全，謂如上文所云，然後為善也。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音亦，液）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子召切）冬析幹則易，（以豉切）春液角則洽，（原本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輯注）上言取材之善，已下言為之之時與其漆。幹欲堅而正，故析于冬。角欲和而溫，故液于春。筋欲散而解，故治于



夏。是三材者，三時各治其一。至秋，乃以膠絲漆合之焉。奠，定也。寒奠體者，寒乃膠堅之候，納之檠中，往來之體乃定也。灂，漆也。冰析灂者，冰乃漆乾之時，試之磨治，漆之凝結愈固也。易，謂滑致。洽，謂浹洽。煩，亂也。合，堅密也。張不流，謂引而不發。審環，謂如環之紋不起也。自春至冬，又至春，乃被弦而用之，故云一年之事。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讀為舒，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昌廉切）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汝居切）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收遠切）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音朔，數）必侔。（莫侯切，侔）

（輯注）倫，順理也。邪，不正也。言順乎木之理，則幹不迤。隨乎角之性，則角不枉也。目，幹之節也。荼，舒徐也。脩，久也。幨，紕起

也。筋受病者，筋與幹皆用力。今幹有節目，力偏于筋，故代
其受病也。蓋節目剛而筋柔，以剛摩柔，筋必絶起，理固然
也。故善爲幹者，角固三液而使其柔，幹亦再液而使其和
焉。絮謂幹上所襯木裡，厚則剛，故木堅；薄則柔，故力軟。厚
猶多。節猶適也。約，絲膠所横纏者。不皆約，
謂不比次爲之，或稀或密，必適其宜也。

𣂪摯音至必中字如膠之必均。𣂪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于内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子卧切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軟乃古鄧切亘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糾巧切恒角而達，辟音譬如終紲。泄西子切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戶隘切中有變焉，故校；于挺臂中有柎芳武切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

【注疏】以下論弓之隈裏施膠之事。摯，致力也。中，猶均也。角受病者，言膠在角内，若使不均，則角必爲之摩動而挫折也。居角，謂當弓之隈。長者以次需，言長短各稱其幹，使短者居簫也。鮹蘇晒之隈晒映晒。亘，竟也。逆，反也。校，疾也。謂竟其角而短于淵幹，是反其橈之勢，引之則縱，放之亦必不疾也。逹，謂長于淵幹。紲，弓執也。紉弭鰕飲踈都言角若過于淵接，當如弓之在鞦，亦非弓所宜也。校，疾也。茭解中，謂弓隈與弓簫角接之處有變，言用力不同也。校，言矢去疾也。挺臂中，謂弓把處柎側骨也。言弓把處兩畔有側骨助弓爲力，故發矢亦疾也。此前所以云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

撟紀夭切幹欲孰于火而無贏，撟角欲孰于火而無燂音潛，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而相得，然則居旱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



動者在内，雖善于外，必動于内，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注疏】贏，過也。燂，爛也。不動，謂弓也。此明治幹角筋膠四者得所不得所之事。不言漆絲者，用力少故也。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烏同切而薄其敝，蔽同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于閷。弓而羽閷，末應將發。

【注疏】峻，弓墊。柎，弓把。隈，弓之曲。皷，弓之表。宛之，引之也。言有此數善，雖引之不已，無不應手也。下柎，謂柎卑也。柎卑則中弱無力，不過末與之應而已。爲柎而發者，言隈短而柎長，引弓之時，是專爲柎而發，閷角之接者亦必爲之動搖也。夫閷與隈連，乃最著力之處。羽猶輕也。弓而至于羽其閷，則通體失和，前之末應將發，能如宛之無已應耶？下六句與上三句相反。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真處切撐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注疏】幹外五材，皆依幹而有，故六者之中，維幹爲強也。張如流水，言強弱得所，如水之順適也。體謂内之槷，中各得其止，如水之有防也。中參，謂矢長三尺，引之亦三尺，適相合也。定，如穿柱之掌，角在弓隈，爲弓之助，是所以掌之也。負弦，辟戾也。欲宛而無負弦，言引之而無負弦之病也。下二句又申此意，言引與釋環雖有淺深，而如環則一也。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當作又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音劣，絲三邸，漆三斞羊主切。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注疏】勝猶強也。量其力又三均者，言幹角筋勝三石也。權平也，侔等也，鋝郢射皆輕重之名。有餘不足，言工之巧拙之殊也。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注疏】此據弓形不張而言。四弓成規不同，材良則句少也。上中下制，以弓之長短言；上中下士，以人之長短言。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音舒。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音仲。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愿音願。

【注疏】此言用弓又各因其人之性情形體。豐肉言人肥也，肥而短者其性寬以舒，則以危弓濟之。危弓發之疾者也。骨直以立，言人之瘦而長；忿埶以奔，言性之剛而急，則以安矢、以安弓濟之。安弓勢之舒者也，而安弓則與以危矢。若人與弓矢俱緩，則矢行不疾，而中亦不深；人與弓矢俱急，則矢行太過，而亦莫能以愿中也。此爲弓者必在損其羸以濟其不足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古洽切，臾音庾。之屬，利射食亦切。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注疏】往來謂張弛。弛之則弓體往，張之則弓體來也。夾臾合五而成規者，王弓合九而成規者，唐弓合七而成規者。司弓矢主須，故各言所授之人；弓人主爲，故言其所用之利。

大和無灂，子肖切。其次角筋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扶之切。灂，麋筋斥音尺。蠖于郭切。灂。

【注疏】大和即九和。六材俱善，故無灂。有灂而深者，灂在中央，兩面無也。疏謂兩面皆有，但疏耳。角無灂謂隈裏無。簫少背皆有。合灂謂表裏合漆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也。環，圓也。蕡，麻子也。斥蠖，曲蟲也。皆表與裏之灂文也。

和弓轂紀益切。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注疏】和，調也。謂將用弓，必先摩之，使不辟戾也。詳審曰覆。極善曰至。角善而筋幹未善，謂之句弓，弓之敝者也。角幹善而筋猶未善，謂之侯弓，上所謂利射侯是也。角幹善，筋亦善，謂之深弓，上所謂利射深是也。三者用力多，故特言之。

周官奇字 增訂

六經用字亦間有奇古者惟周官一書獨多前賢以爲此書

出於劉歆嘗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

法爲灋 稍爲削 浹爲挾 祇爲示

債爲責 視爲眡 供爲共 恭爲共

譏爲幾 贄爲摯 鮮爲鱻 槁爲薧

猶爲庮 鰾爲膔 班爲般 判爲胖

粢爲齍 罪爲辠 漁爲𩺰 擉爲猎

螺爲蠃 蜯爲蠯 埋爲貍 消爲痟



注爲祝 刮爲劀 豐爲[illegible] 栗爲㮚

粢爲餈 泥爲䵒 肩爲拍 苕爲[illegible]

煮爲鬻 堰爲匽 匕爲柶 準爲淳

資爲齎 [illegible] 搖爲揄 皂爲阜

剸爲專 [illegible] 暴爲虣 影爲景

畝爲畮 釋爲舍 美爲媺 姻爲婣

弛爲施 菹爲蒩 柩爲匶 艱爲囏

觥爲觵 邪爲衺 鞠爲𥿋又音朕 疆爲畺

緇爲純 昃爲仄 鬻爲儥 次爲絘

定爲奠 叩爲敂 紼爲綍 促爲趗

車爲輂 竭爲渴 建爲[illegible] 剽爲[illegible]

釜爲鬴 饎爲[illegible] 犒爲槀 風爲飌

披爲[illegible] 眺爲頫 祼爲果 禡爲貉

呼爲嘑 篆爲瑑 隳爲隋 柄爲枋

拜爲[illegible] 韶爲磬 雷爲靁 怪爲傀

菜爲采 引爲[illegible] [illegible] 笮爲莋

暗爲[illegible] 陔爲裓 笛爲篴 吹爲龡

屨爲鞻 筮爲簭 策爲筴 延爲衍



稽爲䭫 弭爲彌 田爲甸 祝爲禂

揚爲錫 盤爲槃 旒爲斿 藻爲藻

[illegible] 禴爲礿 駭爲駴 擊爲毄

柝爲欜 儺爲難 呌爲嘂 阤爲池

原爲邍 探爲撢 矯爲撟 蠢爲惷

耄爲旄 拱爲拲 蛆爲蜡 翅爲翨

摘爲硩 菊爲蘜 枯爲槔 藻爲繅

迓爲訝 迫爲柏 休爲髹 蓍爲藿

歷爲磿 礦爲卝 肺爲胏 秅爲秺之類予前

已書之而不盡悉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如
裂爲沕　釋爲澤　煆爲段　圜爲摶
鞄爲鮑　陀爲陁　消爲掣　笑爲眼
爪爲蚤　藿爲蔽　勒爲阞　粘爲溓
梟爲槷　促爲戚　榔爲栁　磷爲甐
矩爲蔞　楹爲梐　角爲較　槃爲頎
怢爲契　懦爲需　軟爲需　甓爲樸
鉤爲句　孔爲空　遠爲怨　懈爲齡
淺爲棧　鞠爲陶　練爲欄　涅爲淫



濾爲盞　縪爲必　組爲䵷　端爲耑
躁爲趮　斛爲㪍　跗爲髻　髣爲薛
肩爲頎　殺爲網　噬爲𦆷　頹爲穨
擊爲轂　斗爲豆　眣爲眂　消爲梢
窖爲笷　錯爲昔　限爲艮　腦爲剴
脆爲胣　舒爲荼　熱爲執　對爲轛
注爲屬　亘爲恒　撐爲堂　庾爲斞
耗爲秏之類又有如此者大都作書之源不越象形會意
轉注諧聲自河洛既剖書契肇興吾烏知其非古道其常而

周官精義　卷十二　奇字

今不徵其異也乎故考工一書尚屬近古其字多音迴義殊
始摘其尤者特爲拈出庶覽者無或眩於形似耳雖然辭書
殷甲子時作晉春秋是又好古而癖者也抱懷古之深情者
請于是記乎問之鄖兆玉書

〔清〕皮錫瑞撰

# 禮記淺説二卷

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 禮記淺說
二卷

光緒壬辰刊

# 禮記淺說卷上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修身踐言注踐履也言履而行之

謹案踐當訓爲善下云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注踐讀爲善聲之誤也楚辭伊中情之信脩兮注善也修身謂善其身踐言謂善其言故曰謂之善行

乘必以几注尊者慎也正義曰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羃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

謹案几乃乘車之物儀禮士昏禮從者坐持几相對是古婦人乘車用几男子則未必用之王與王后則履乘石周禮隸僕王行則洗乘石詩白華有扁斯石是也此因尊尸故必以几鄭注云慎謂防其傾跌正義謂在式上非是



刑不上大夫注不與賢者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正義曰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駮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如鄭之言則於戴禮及周禮二說俱合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此經注是也若罪已定時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

謹案戴禮說刑不上大夫今文說也周禮說大夫有刑古文說也鄭君和同今古文二說與戴禮周禮兩不相背以戴禮解戴禮當如今文說解之公羊宣公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解詁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白虎通五刑篇曰刑不上大夫尊大夫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前云據禮無大夫刑卽指戴禮而言又引或說無撻笞刑則與賈誼云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義近蓋亦和同今古文說者而與鄭又不同據戴禮直謂大夫無刑當以公羊解詁白虎通前說爲正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注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正義曰熊氏云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

謹案古天子賜姓故有姓者皆貴族唐張說對明皇以爲庶



民無姓其說郅塙古惟門祚最顯者姓氏並著以妾之賤宜有但知其氏不知其姓者周人同姓不昏不知其姓則不知其與我同姓否故必先卜喪服小記書銘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其姓則書氏則婦人宜有不知其姓者非但妾媵然也熊氏云但卜吉則取未能發明古義

去國三世注三世自祖至孫

謹案釋文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卽孟子言去三年不返之義下文大夫士去國踰竟正義引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待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與盧王之說合如鄭義似爲日太遠矣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注同之天神正義曰崔靈恩云古者帝王

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葢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也

謹案史記殷本紀曰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之爲王故本紀皆帝而後總曰三王也據此則夏殷自以德不及古貶而爲王其崩後則稱帝故史記本紀竹書紀年皆稱帝卽此主入廟稱帝之義注云同之天神是也崔說未達斯義

曰大宰注此葢殷時制也周則太宰爲天官

謹案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葢王度所言是殷制故云如



大夫與周官視卿不同鄭君亦以此爲殷制而謂合下五官爲六卿則與王度記之說異金鶚五官攷以唐虞至殷皆五官史記云大王置五官左氏傳云職官五正是殷有五官無六卿之明證大宰與大宗大史等並列大宗大史等皆非卿則大宰亦必非卿不得以周之冢宰解之也宋承殷制其六卿之名見於左氏文七年十六年昭二十二年哀二十六年傳其目曰右師左師司徒司馬司城司寇而無冢宰惟成十六年於六卿之外有向帶爲大宰列於司寇之下其非上卿可知且魚府爲少宰非卿出奔不書於經則大宰亦非卿更可知殷制冢宰當是天子之大夫王度記似可據此大宰卽王度記所云冢宰也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注廢舉謂若殷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棄祀農也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正義曰若已舉棄祀之後人不得復廢棄也又申鄭云鄭恐人疑之昔以舉柱何意廢柱祀稷乎故此解之者若後有德者繼之則不在今所言之例也

謹案注謂既廢農祀棄不可復廢棄祀農後若更有德過於棄者則不嫌廢棄而祀後之有德者也正義未得注意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注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

謹案記言天子視不言視天子當指天子之自視言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卽下云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之意也下又云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亦當指自視言謂位彌卑視彌遠也天子前旒蔽明故其視彌近正義引單子視



不登帶郤子魯公容仰容俯爲證此數事亦皆言其自視不言其視人

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注此殷之喪拜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注此周之喪拜也

謹案儀禮乃周公之制皆先拜後稽顙無稽顙拜之禮且殷質周文則周宜取其文之順而殷宜取其情之至當以稽顙拜爲殷制拜稽顙爲周制孔子曰吾從其至者葢欲舍周從殷正義曰孔子所謂皆先殷而後周未見其然或謂夫子所從葢非當時之達禮亦非也

喪三年以爲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

謹案釋文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

王分句當以孫說爲正與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
月以爲間句同

是我傷公之心也注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

謹案據晉語則公聽驪姬之言已許之殺太子而立奚齊毒胙之謀特欲加之罪以服衆公非不知毒胙之非實也公欲加誣以罪而太子自明無罪則益彰父之過卽爲傷公之心公豈能爲太子誅驪姬者哉注說未得當日事實左氏傳申生曰我辭姬必有罪乃太子仁孝不忍明言耳

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者言卜國無勇

謹案馬驚敗績當責御不當責右且君呼臣當稱其名不當稱其姓氏如注說當稱國不當稱卜此卜字疑非謂卜國當



是卜筮之卜古以戎爲大事戎事必先卜故右與御先卜乃用晉惠公卜右慶鄭吉鄭人卜宛射犬吉是其明證公曰末之卜也蓋公悔其未嘗卜而用之致有此馬驚敗績縣賁父則不敢諉之卜而自責無勇非公責卜國無勇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注行道猶行仁義

謹案注說迂曲此與孟子行道之人弗受正同猶晉語云道路之人也先王制禮禮必有終正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於道路之人皆弗忍故不能不有以制其情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注曾子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謹案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爲垼於西牆下新盆槃瓶造於西階下乃浴於適室當時蓋不掘坎爲垼卽於常時爨室取水以浴之其浴仍在適室非必置曾子之尸於爨室以浴之也

疑女於夫子正義曰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居夫子之身不近人情

謹案皇氏固非孔氏亦未盡也疑當讀爲擬周禮司服爲大夫士疑衰鄭注疑之言擬也此言西河之人比擬子夏於夫子耳

子游裼裘而弔正義曰弔者吉服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

謹案下文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與論語同鄭君謂士弔服



疑衰素裳當事亦弁經庶人弔服素委貌正義非是

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伯文殷時滕君也正義曰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其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謹案記文皆云其叔父也不知孔氏何以知其一爲叔父一爲兄弟之子縣子言上下各言其親但舉叔父一端以見義而其餘可類推非必一爲上一爲下也吳澄謂二孟皆滕伯叔父近之馬晞孟謂滕伯爲二孟叔父則二其字有難通矣

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注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

謹案來弔而但云如何不善意殊不明如注說必於下文增

一句文意乃爲完足疑淑不當訓善淑卽可訓爲弔蓋淑訓善弔亦訓善書費誓之無敢不弔卽無敢不善也弔可訓善王引之說甚詳古者意義相同之字卽可互相通叚淑與弔皆訓善故淑亦可訓弔如何不淑猶云如何不弔左氏傳云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又云聞君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此云如何不淑義正相同

二夫人相爲服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

謹案詩齊風雞鳴傳無見惡於夫人釋文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正義曰夫人謂卿大夫左氏僖十三年傳徵夫人之力不至此注夫人謂秦穆公昭十年傳喪夫人之力注夫人謂子尾昭三十一年傳則不能見夫人注夫人謂季孫也皆夫人卽此人之證



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正義曰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皇氏以爲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謹案正義之說殊不可通經注皆無司徒謚敬子之說孔氏何以知是敬子豈以下文有衛司徒敬子死而致誤邪此當以皇氏之說爲正孟獻子之卒爲司徒者季文子也家臣有司馬無司徒司馬封羊見儀禮家司馬見周禮司馬鬷戾蓋亦其類若司徒惟左氏傳有司徒老祁慮癸注以司徒爲氏則非官名也吳澄謂司徒乃季孫之下大夫則是小司徒也記言司徒不言小司徒吳說亦未必然校勘記引足利古本疑卽因孔疏而增益之者尤不足信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正義曰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而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

謹案七十男子已閉房無再娶之禮且七十亦老而傳之年宗子卽再娶婦亦老不能備禮祭祀之事未必能行射慈答徐整云三十而娶禮之常例古者七十而傳家事與子年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



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矣是宗子老而傳子子幼亦爲早娶所娶之婦卽爲主婦其說最通

葬於北方北首

謹案此後世所以稱北邙也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絰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也

謹案白虎通引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無絰字足徵注說之塙蓋諸侯入爲王朝之臣或外臣入覲而薨於王圻者天子則弔服加麻服弁絰緦衰若諸侯薨於本國者天子

遥哭之但服爵弁服所謂不見尸柩不弔服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正義曰明小祥時外有褏褏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

謹案裼衣上不得更有中衣此與曲禮疏謂裼衣上有襲衣同誤

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正義曰大夫以上卒哭去虞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崔氏解既正禮得終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成也

謹案儀禮記虞卒哭宅用剛日鄭注自三虞至卒哭中間有宅祭亦用剛日謂之宅者叚設言之其義甚明鄭又言宅謂不及時而葬者蓋以不及時而葬中間更不止越日有月朔月半薦新之祭總謂之宅耳正義解下變而之吉祭卽鄭注宅謂不及時而葬其說固非而此謂祔前兩月不祭亦太疏闊

必於是日也接注日有所接用之虞禮所謂宅用剛日也

謹案鄭意謂三虞至卒哭中間有宅祭亦用剛日此變而之吉祭蓋卽謂變喪祭爲吉祭也正義乃以上所云虞卒哭祔爲正禮此記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又專據鄭虞禮注宅謂不及時而葬者謂赴葬赴虞故謂之變故其中有宅日之祭非經意亦非注意也

舞斯愠正義曰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故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曰舞斯愠也又曰



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取義不同

謹案無此一句是也釋文曰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並注皆衍文足見古本無此句正義曲爲之說以爲哀樂相生則此孺子之泣豈由於舞之無節乎又謂踊極則笑尤無是理一本又添舞斯蹈一句王本又添人喜則斯循劉敞又欲添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愠皆不可從

般請以機封注般若之族

謹案或疑般爲戰國時人與季康子不同時不知般與墨子同時墨子史記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汪中云墨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孔子正與季康子同時墨子書載公輸子爲楚設鉤距以敗越蓋句踐滅吳之後與楚接境之時左氏傳越子使后庸來聘康子病之康子與句踐同時則亦與公輸子同時矣

生事畢而鬼事始矣注不復饋食於下室

謹案饋食當作餽食說文饋餉也餽吳人謂祭曰餽方言餟餽也三字皆謂祭國策飲食餔餽高注吳謂祭鬼曰餽是餽其本字饋其叚借字也上文君有饋焉曰獻釋文饋本又作餽

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正義曰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慇傷離決之意

謹案季子葬子嬴博其曰骨肉歸土魂氣無不之正言其魂氣得以歸矣不必歸葬之意正義以爲慇傷離決失之

邾婁考公之喪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

謹案考公在春秋後徐於昭公三十年已爲吳滅正義謂春秋後徐復强大稱王並無其事定公在魯文宣時當以定爲是下文有邾婁定公注玃且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古記世本滕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值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據趙注則考定二字得通此定公誤爲考或亦因後世避諱改之

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謹案黃震謂雖人之罪亦何至於死吳澄謂非必廢之刎之其獻疑亦是然據國策周赴於齊曰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其時周衰而令猶如此之嚴則其先未必無此法也



晉獻文子成室注晉君獻之謂賀也

謹案陳澔用胡銓說君於臣不當言獻恐趙武諡獻文考經傳無趙武諡獻文之說若謂君於臣不當言獻儀禮燕禮明有獻卿獻大夫之文禮記燕義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周禮玉府掌王之獻玉非君獻臣而何

利其君不忘其身正義曰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

謹案人臣之義主而忘身未有以不忘其身爲善者正義以爲保全父母亦屬强解忘當作亡上文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釋文王亡作忘是亡忘古或通叚蓋此文對上二節言利其君與上見利不顧其君相反不亡其身與上不沒其身相反見武子異於二人也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注管鍵也庫物所藏

謹案儀禮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外注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記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注管人掌客館者也士喪禮注云管人主館舍者左傳敝邑館人之屬也杜注館人守舍人是管人與館人是一儀禮釋文云管人掌館舍之官禮記釋文云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館舍之人是管與館相亂管館皆從官此文管庫之士不當以管鍵之管解之管庫即館庫亦即官庫曲禮在官言官在庫言庫注謂官文書所藏庫兵甲所藏管庫之士謂掌官中文書之士庫中兵甲之士也



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經注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爲舅服之

謹案此當作一句讀連下曰字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皆叔仲衍告子柳之言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經乃子柳聞叔仲衍之言退而使妻更服耳鄭以請繐衰環經爲子柳請於衍而以曰字下爲衍答子柳之言解甚迂曲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

謹案殷因夏爵推之亦微有不同夏之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殷則公視公卿視侯大夫視伯子男秩命差次相比以下文天子之縣內考之似王制較孟子爲更細周禮典

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又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內臣之命降於外臣一等而爵祿禮秩則從乎外臣也王制方百里之國九者鄭注云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鄭注卿之田六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鄭注大夫之田二十七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是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適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相合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注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正義曰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爲尊重故用遠物

謹案官用近物御用遠物正古人先公後私之義如正義言



是卑公用而尊私用矣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注使佐方伯領諸侯正義曰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

謹案殷制不可考周制大國有孤一人三卿其二命於天子或卽殷制三監之遺周官建其牧立其監鄭注儀禮諸公曰容牧有三監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注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

謹案月令疏引鄭注書傳亦以三公領九卿爲夏制與此注同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許愼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者周之制也是許君以古說爲周制今說爲前代制鄭駁無攷據鄭書傳注與此注以三公領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古文說爲周制其於異義無駁可知鄭注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云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也疏引鄭書傳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三公卽具六卿中矣今攷書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是當時六卿之職畢毛二公稱公召公爲太



保亦是三公可知三公卽在六卿之中鄭注周禮鄉老最爲塙詁而不可據以解此記以此是夏制與周不同也或以六卿合三孤爲九卿亦非是

歸假于祖禰用特注假至也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正義曰以尙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

謹案堯典藝祖馬作禰史記亦作祖禰與此正同書疏用僞孔說以爲卽文祖於此疏又專以爲祖與經注皆不合

釋奠于學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案

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以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

謹案訊馘告是大事宜有牲牢幣帛與文王世子釋奠同而與釋菜惟用蘋藻無牲牢幣帛者異鄭分釋奠爲二蓋疑訊馘告不應用牲幣耳然觀魯頌在泮獻馘稱美以爲盛事未必不用牲幣正義謂不必有牲牢亦非也

喪三年不祭正義曰按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

謹案董子繁露郊祭篇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是公羊家以爲喪三年不祭王制多與公羊義合杜預短喪之說背經阿世不可從

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

謹案汪中考古居喪釋服之禮見於經傳者十有六以祭天地社稷爲首又引非三年之喪釋服者七十九金革之事不與其中據漢書律歷志引伊訓言以冬至越紼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古本有越紼之禮宋儒疑居喪不可釋喪服故於此記及顧命所云皆以爲非程子謂當使冢宰攝祭不知天子諸侯喪禮與大夫士不同故孟子云吾未之學天地



尊於天子郊之日不敢哭喪者不敢凶服宜有越紼釋服之禮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之若以爲冢宰攝祭則五祀亦何不可攝又何必既殯已葬而後祭哉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注春秋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謹案春秋傳與此記不同正義引鄭箴膏肓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是鄭以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踰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此記與春秋傳可通故注引傳不加辨正然如其說則傳何必分別三月踰月疑大夫三月必盈三月日數士但踰越一月卽爲三月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亦可稱爲三年不必盈三月日數以是爲差耳

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正義曰庶人在官府史之屬

謹案天子六寢諸侯三寢大夫士二寢庶人止一寢無適寢之別庶人不必皆爲府史府史亦不得有適寢聘禮記士館於工商說者以爲館於外之適寢考士以上有二寢夫婦異寢庶人夫婦同寢內則庶人無側室者鄭注庶人或無妾是謂庶人有妾者有側室側室卽小寢也然有妾亦不必皆有側室且適室對燕寢而言非對側室而言士館於工商者此庶人蓋有側室夫婦暫居於此而以寢爲客館耳注以寢爲

適寢殆以燕寢乃寢息之所祭先於此則褻然寢息在室行禮在堂何不可祭邪

大夫祭五祀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謹案五祀有二說此注據祭法曲禮注據月令有戶竈無司命厲司命爲天星厲爲外鬼似不當祭從曲禮注爲正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旣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謹案鄭意以天子諸侯祭以孟月薦不限孟仲季侯王禮尊物熟則薦之有地大夫則薦以仲月無田大夫當薦亦以孟月也正義引左氏桓五年傳服注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



以仲月昭元年傳服注云祭人君以孟月人臣用仲月又引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祫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蓋宗服說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杜注此夏之仲月非爲過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再烝見瀆也亦同服義然桓五年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疏引服注始殺謂孟秋杜注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是烝嘗皆在夏時之孟月服杜亦未嘗以祭必在仲月也公羊傳注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周之十二月夏之孟月通典引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與鄭義合衛冀隆據以難杜秦道靜釋之

曰案周禮四時之祭皆以四仲之月不知周禮四仲之祭乃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正祭必在孟月無田者以薦爲祭亦在孟月可知

錦文珠玉成器注成猶善也

謹案成器當是已成之器卽指錦文珠玉言錦文珠玉之成器者不鬻於市猶飮食衣服之已成者不鬻於市蓋未成者可鬻已成者不可鬻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注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正義曰此謂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盧王等以爲養於鄉云不爲力役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



謹案盧王謂養庶人之老爲是注並無養死政之老之義亦未必不與盧王同正義不知何據

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謹案考工記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此云四寸當是六寸之誤古四六字相似而訛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太皞宓戲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正義曰按異義古尙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皞廣大之意以伏戲德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

春主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太皞句芒故言也此
之言據後言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
神則太皞亦神也太皞言帝則句芒當云神也互而相通
謹案太皞卽古者五行天帝號以伏戲木王德合蒼精故卽
以太皞之名加之死卽以配太皞句芒亦然如句龍配社柱
棄配稷之類月令所云其帝其神當爲天帝天神非謂伏戲
與重若以伏戲與重卽太皞句芒則此二人之前豈無乘四
時而施化之帝與神乎周官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鄭注禮
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是大昊句芒當
配食於蒼精之帝而不宜卽以帝爲伏戲也左昭二十五年
傳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杜注謂配食於五官之神正義曰王



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食非專祭此人
也又引晉語虢公夢蓐收之狀白毛虎爪必非該之貌自是
金神之形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元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
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其義郅塙鄭志云春曰其帝
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句芒祭之于庭皆
視此經注疏爲勝周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先
鄭注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以五祀爲五帝
不誤然帝不宜祭於宮中後鄭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因引
重該等解之與此同誤俞樾平議據魯語昔禹致羣神於會
稽之山則神之名不必死後鄭以臣釋神正得古義詩皇矣
傳致其社稷羣神釋文本或作羣臣正義屑屑分別失之然

考魯語韋注雖云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
神而其下文明分山川之靈與社稷之守爲公侯則神自屬
山川之神非生人所得稱左昭二十九年傳封爲上公祀爲
貴神杜注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鄭以爲木官之臣亦謂其
臣死後配食非必謂其人生而稱神也
其祀戶注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正
義曰設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
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
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
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
謹案廟堂之奧有廟主在似不宜設神席疑戶與中霤亦當



祭於門堂之奧非有二處也又廟主常在廟中西壁石函祭
時出之祭畢仍返西壁五祀之主不知在何處豈如今人常
設其位耶大夫五祀無主豈祭時乃設之既祭卽毀瘞之耶
祭先脾注祭肉脾一腎再正義曰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
謹案孟冬祭先腎注腎一脾再蓋當王者貴故春脾尊而冬
腎尊非謂脾在上而常尊腎在下而常卑也正義說未明晰
以迎春於東郊注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正義曰
案賈馬蔡邕皆爲迎春祭太皞及句芒以上云其帝大皞其神
句芒是也
謹案鄭以迎春爲迎蒼帝視但迎人帝之說爲勝然上明云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不應舍太皞不迎而但迎蒼帝記又不

應舍所迎之蒼帝不言而別以太皞爲帝也蓋太皞句芒本非人帝人神之名伏羲與重乃以功德配帝與神而同其名如后稷配稷之類太皞與蒼帝皆春當方之帝正義謂上云盛德在木盛德則靈威仰之盛德是太皞卽蒼帝靈威仰無疑賈馬蔡知有人帝不知有天帝失之鄭知此所迎是天帝而於前又以爲人帝兩歧其說亦未爲得也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注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己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

謹案呂氏春秋作參于保介之御閒其文較順高誘注保介副也畢氏云當謂副車副車之義可以解此記不可以解詩




陳奐毛詩疏謂保介卽臣工高氏云副卽指上公卿諸侯大夫爲天子之副然天子有耒耜公卿諸侯大夫亦有耒耜天子之耒耜不應措之公卿諸侯大夫之御閒且天子耒耜止一具公卿諸侯大夫耒耜甚衆宜措之何人御閒乎仍當以注義爲正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謹案古禮降殺以兩不應無七推之文而言九推續漢志引蔡氏章句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以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其說近是似今月令卿字下有脫文否則卿字直衍文耳白虎通引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七推今祭義無此文云卿大夫七推又與月令異

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謹案古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不應在公卿之下此疑秦時增竄秦制徹侯倫侯列丞相下

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

謹案古云輔相之相皆非實字未有直稱三公爲相者顧命伯相命士須材近人以爲卽相被冕服之相非指召公其說郅塙左氏傳仲虺爲湯左相晚出之書未足徵信僞古文說命爰立作相更不可據公羊傳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鄭氏云公羊當六國之亡則與呂氏春秋正同時作疑此文亦襍秦制非周書之舊




擇元日命民社

謹案鄭志云謂秦社也鄭以古者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社今時里社是也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攷漢書五行志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立社臣瓚注舊二十五家爲社而民十家五家共爲私社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注二十五家爲里里各有社則民社不自秦時始鄭以月令爲秦時書故云耳

以太牢祠于高禖注高辛氏之出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爲禖神之也正義據鄭志則郊禖之祭契以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故謂之郊禖高

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禖

謹案呂氏春秋高誘注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鄭以高禖因高辛氏得名高辛氏似不當單言高高乃郊之叚字誘說爲近

先薦寢廟

謹案說者以爲廟後之寢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而薦以新物然主者神之所依主藏於廟則薦亦當在廟不得薦於無主之寢陳氏禮書又謂月令襍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寢廟不皆廟後之寢今攷月令非必秦書且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國語非秦制何亦云寢廟乎蓋古者廟與寢同制廟後有寢故廟亦曰寢廟寢廟卽廟也此言寢廟亦是薦於廟非薦於廟後之寢也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注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巳正義曰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

謹案呂氏春秋高誘注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皮幣鹿皮元纁束帛也記曰幣帛皮圭告於祖禰此之謂也淮南子注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也前後與呂氏春秋注同而多皮幣二字當亦高氏注今呂氏春秋注脫皮幣二字耳說與鄭合而較詳明蔡邕曰祈者求之祭也豫說水旱疾疫諸事必用圭璧但以皮幣更犧牲左傳所謂祈以幣更也是蔡讀祀爲祈祈亦用牲與圭璧雲漢之詩是也今以仲春孕育但用圭璧而以皮幣更犧牲蔡說與左氏合與儀禮或用皮或用馬皮馬相代之義亦合說文更作及義更明順祀字亦作祠

命太尉注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謹案太尉秦官應氏官儀以爲周官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鄭注周官與禮注乖異東晳據中候以難之正義調停其說謂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堯置之而三王不置考春秋元命苞云堯游於河赤龍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合誠圖云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皇負圖授於堯運斗樞云舜以太尉之號卽天子是緯書皆有舜爲太尉之說不獨中候劉昭以爲緯候之書貴尚神鬼動挾怪誕太尉



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璣衡賦政當是據位以書前職非虞氏之實號葢太尉之職實舜所掌遂以職同而追稱之非官之繆此說未盡然今文說天子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伏生又以司馬爲夏制舜命九官止有司徒司空而無司馬則堯舜時或以太尉合司徒司空爲三公至夏改爲司馬而太尉之名沒而不見僅見於緯書人遂疑其非古制耳秦漢之命官或亦有所仿也鄭據此斷月令爲秦制亦未必然

后妃獻繭注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正義曰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

謹案后妃獻繭明是后妃獻王注疏以爲獻繭於后妃與經

不合胡銓說是而云天子尊於后妃不比諸侯夫人體敵屑
屑分別則義反迂曲矣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
謹案呂氏春秋溫作涼壁作宇高注曰夏至後四十六日立
秋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
以促織當從呂氏春秋作涼作宇爲是季夏暑極將退溫風
不於是時始至蟋蟀不居壁居壁乃莎雞也淮南子亦作涼
作居奧注云詩曰七月在野此曰居奧不與經合奧或作壁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天子雩上帝諸侯以
下雩上公正義曰百縣謂諸侯也
謹案正義以百縣爲諸侯蓋泥於注諸侯以下雩上公之說



下文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注百縣鄉遂之屬則鄭氏之
意亦未必指此百縣爲諸侯正義謂此兼外內諸侯彼鄉遂
之屬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其說不同似亦曲說呂氏春秋
高注據周制畿內有百縣云百縣畿內之百縣大夫也然周
書云畿內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與諸經皆不合百縣
當即四甸爲縣之縣王畿約有四百縣言百縣者舉大畧耳
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注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
豫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
主於稼穡正義曰蔡氏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
謹案待字無義注亦迂曲當從呂氏春秋作干時二字高誘
注云無發干時之令畜眾人功以妨神農耘耨之事下神農

將持功呂氏作命神農將巡功高注云昔炎帝神農能殖嘉
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其說近之以
神農名官猶周官以伊耆氏名官也若注云害土神之氣作
氣字可解而於記文妨神農之事事字不可解矣
羣鳥養羞注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
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
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謹案丹良不知何物皇氏以爲螢火螢火不食閩蚋也此文
與夏小正不同似不宜坿會爲一呂氏春秋高注寒氣將至
羣鳥養進毛羽御寒也以養羞爲養進毛羽亦似文義未完
淮南子作羣鳥翔注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



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毛羽也似記文本止作養字
或即因坿會夏小正文而增入羞字耳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
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正義
曰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
謹案呂氏春秋高注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四里爲攢五攢爲鄙五鄙爲縣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家也
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爲正故於是月受明年麻日也由此
言之月令爲秦制也以制字絕句以十月爲正定爲秦制皆
與鄭合然十月爲來歲而於九月始受朔日似亦但可及畿

內之縣不能及遠方諸侯未可據此而斷爲秦制也
班馬政
謹案呂氏春秋作猲馬無政字仲夏班馬政呂氏春秋作正蓋避始皇之名而月令皆用政字亦可爲月令非秦人作之一證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注而猶女也正義曰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堅固汝閉塞之事
謹案注疏義甚迂曲呂氏仲冬紀作且泄音律篇作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而字乃天字之誤因篆文相似而訛沮字乃且字之誤因下泄字并加水旁又奪陽字以地字屬下讀遂不可通今呂氏仲冬紀亦作以固而閉蓋後人據已誤之月



令改之
處必掩身身欲寧注寧安也
謹案呂氏春秋作弇不重身字注弇深邃也寧靜也是當以弇字絕句與仲夏同今讀身字絕句遂於其下重一身字失之
征鳥厲疾正義曰亦命有司辭也
謹案此紀時候非言政事當在雉雊雞乳下脫誤在此耳
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注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
謹案國不可以一日無君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者其時國固有君不過諒闇不言使冢宰攝政耳今世子尚未生安知其生必爲子設如元魏潘妃生女而非皇子則君位將安屬將卽屬之攝主乎抑別求君而立之乎屬攝主則上卿未必同姓已成篡奪之勢別求君則君位亦曠時日奸人將生心矣愚謂攝主卽君之庶子若弟因世子未生使爲攝主主喪事與國事若後世之監國然使其生而爲子則攝主當避位若生而非子或子而殤則卽以攝主立之左氏傳載季桓子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無適子南孺子方有身故桓子死康子以庶子攝立南孺子生男則當立南孺子之男而康子當避位故必女而後可立康子也卽此可以推見古者攝主之義雖大夫與天子諸侯不同而其義當無異賈生云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是古本有植遺腹之事故下文言三日見子攝主不復見蓋



國無二主世子生則攝主當避位若以爲上卿攝政者豈有大宰大宗大祝皆至而攝政者反不至之理且上卿攝政卽大宰也此云攝主又云大宰則攝主非大宰甚明正義曰以子自爲主故不云從攝主豈知攝主已避位卽在衆主人之中哉
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正義曰聲謂噫歆之聲三又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謹案正義前說不誤後說以歆警連讀殊不可通蓋正義兼用皇熊二疏非一人之筆
必告于禰注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

謹案道之遠近無定適諸侯未必皆近於天子不告祖者亦猶下注云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耳

奠而後辭於殯注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

謹案辭於殯當卽啟殯之奠

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正義曰言身有緦服尙不得自祭己家宗廟何得助於他人祭乎而熊氏云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則士爲妾有子及大夫爲貴妾是同宮緦者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

謹案祭吉禮也吉凶不相干故有死於宮中者爲之三月不祭正義謂不祭宗廟是也熊氏謂虞祔卒哭祭亦不行似不



當以臣妾之緦服廢父母之喪祭

壻亦如之正義曰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

謹案上文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注疏無明說而以正義此解推之則上文亦當爲壻家不許而後別嫁矣陳澔謂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徐師曾張鶴門皆非之謂別取非義別嫁非貞且背父命其說固是然必以嫁爲仍嫁此壻如鄧元錫謂壻終不忍而女家以婦歸之則父母歿者雖不親迎未嘗不取謂壻不忍取而女家以婦歸之尤不近於人情據經解經孔氏陳氏之說不誤蓋此不過極言其變古者六禮之行爲期不久士昏禮請期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則納幣有吉日而父母死者必少且古人文字抑揚見義不可以文害辭其曰壻弗取而后嫁正以言其先之許諾而弗致嫁也謂必壻弗取而后可嫁則壻之終弗取者必更少矣禮也二字總言壻使人弔數句非謂其別嫁爲禮若謂仍嫁此壻夫子何必屑屑言之乎

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注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

謹案此謂舅姑俱歿者既未廟見則舅姑不知有此婦故不得祔廟亦不得祔葬也若舅姑在則厥明已見卽偏歿者崔氏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既見則可祔廟亦可祔葬矣

夫死亦如之注女服斬衰正義曰以壻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謹案近世有未嫁夫死而爲之守貞者論者多以爲非歸有光至比之於奔以苦節之女而比於淫奔其說甚謬謂夫婦之誼成於親迎未親迎以前猶塗人也夫女不貳斬未嫁爲父既嫁爲夫今夫死而斬衰是與已嫁亦無以異豈有塗人而爲之服斬衰者哉斬衰而弔者義之至既葬而除者仁之盡聖人制禮斟酌盡善亦所以全中人必謂既葬而除可以再嫁反以不嫁者爲非則已嫁者夫死再嫁亦非禮之所禁豈可以再嫁者爲禮不嫁者爲非禮乎古者自納幣以至親迎爲日無多無有如今人之襁褓而議昏未生而受聘者則受聘而夫死者必少斬衰而弔雖有是禮其事當不多見列女傳謂衞夫人至衞而君死其傅母勸之歸夫人不聽作柏

舟之詩柏舟冠變風之首聖人不以爲非也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注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正義曰案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

謹案公羊昭三十一年傳云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則慈母或卽臧氏之母故公不忍無服也

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葢謂庶子王爲其母

謹案此二句乃公之言公不當自言公弗忍也公字疑有誤或是吾弗忍也涉上文公弗忍也而譌或此四字直是衍文涉上文而衍耳正義引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此是周制而以此云古者爲異代之制儀禮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則練冠乃諸侯妾子爲母之服非天子爲其生母之服家語作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其文義較明順皇氏云爲小君厭屈與趙氏孟子注同誤爲父後者爲父屈非爲適母屈也

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注郊社亦然惟嘗禘宗廟俟吉也正義曰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

謹案注無攝主之說鄭注王制謂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卽還



不爲越紼是謂天子親祭五祀雖殯亦往正義與鄭說不合且冢宰可攝政不可爲攝主攝主必君子弟爲之辨見上

既明反而后行正義曰既待日食光明反迴而後引柩行

謹案既當讀爲暨小爾雅廣言暨及也此言及明反而後行也周官閽胥既比則讀灋注故書既爲暨是暨既古通

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

謹案史記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肸作肸誓又曰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是伯禽伐淮夷周公尙在正義以爲居母喪其說是也或疑父在爲母期乃周公所制之禮此文明言三年之喪必非母喪疑在周公卒後且伯禽封魯在七年致政後烏有管蔡反之說不知周公攝政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史公之說甚明父在雖爲母期其實是三年喪幷祥禫計之始終亦有三年之久故亦得稱三年周景王喪穆后叔向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此不足以難也

抗世子法於伯禽注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

謹案吳澄謂管蔡流言周公居東伯禽亦就封征徐戎安得有伯禽同學之事疑武王在時之事不知武王時成王本是世子何必抗世子法於伯禽正義謂武王年十五周公居攝

成王年二十二卽政乃封伯禽則抗世子法當卽此居攝七
年中事
胥鼓南注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
樂則以鼓節之
謹案杜注左氏傳云南籥當爲文樂劉炫注詩云當如周南
宋陳氏程氏謂南亦樂名非夷樂似亦可從
正室守大廟注正室適子也正義曰正室適子也者謂公卿大
夫之適子也又曰鄭解正室適子不云世子則卿大夫之適子
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
謹案卿大夫不必皆公族若兼非公族者言之則與庶子以
公族守公宮不合葢卿大夫之子不得稱世而君之子亦可



稱適庶子掌公族亦兼掌國子故曰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
士子之倅若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鄭云
適子當合君與卿大夫之適子言之若諸父諸子諸孫是君
之諸父及諸子孫行輩皆爲公族不得有異姓在其間矣
諸父守貴宮貴室注謂守路寢諸子守下宮下室注下宮親廟
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
謹案吳澄曰諸侯之廟始祖稱大廟羣公稱宮則此貴宮乃
謂羣公四親之廟若親廟外別有廟如魯仲子之宮則稱下
宮也大廟貴宮下宮共爲都宮室宮中之室也鄭以貴宮貴
室總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則貴宮室混爲一下
宮室分爲二又親廟旣稱下宮而但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
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己而卑祖禰也吳氏駁鄭說固近理
但釋文音義云守貴宮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正義引皇氏云
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是古本有無貴宮二字者鄭
注不解貴宮二字下文云諸父諸兄守貴室亦無貴宮字當
以無此二字爲是正義所據定本葢誤鄭以路寢解貴室親
廟解下宮燕寢解下室正合不必如吳氏所譏若如今本合
貴宮貴室解爲路寢則誠不可通矣陳澔解貴宮爲尊廟以
補鄭所未及然太廟親廟之外非必別有尊廟方氏以貴宮
貴室爲昭廟下宮下室爲穆廟胡氏以貴宮下宮人所居貴
室下室皆寢廟陸氏以太廟若周公貴宮貴室若魯公下宮
下室若羣公廟皆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辭不可從



五廟之孫注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爲始封子也正義
曰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爲五廟也
謹案注以顯考爲始封子則高祖之父爲始封君故以高祖
之父合高曾祖考爲五大夫士不得祖諸侯則與君同始祖
者皆以別子爲祖而不得祖始祖然宗法未嘗不及之故同
四親廟者冠取死喪必告不同四親廟而同始祖廟者五世
免六世以下弔顯考爲始封子則始祖較高祖惟遠一代猶
在五世之內故云五廟之孫也
始之養也注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
始始立學也正義曰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又
曰若其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旣視

學畢則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
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
謹案胡氏云始初也之往也謂反命乃往養老之處其解較
注爲順鄭泥於儀禮明日乃息司正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
子可也之文謂養老必以視學合樂之明日故不承上文反
命言之而別訓始字爲始立學正義謂必始立學乃釋奠非
始立學則不釋奠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
立學則養老於東序注無明說亦恐非鄭之意
退脩之以孝養也注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
闋正義曰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也
謹案注以退脩之絕句正義以退字絕句與鄭讀異據下云



脩之以孝養則似正義讀是脩字當作羞鄉飲酒義脩爵無
數錢大昕云脩當作羞卽儀禮之乃羞其說郅塙此羞之卽
上文適饌省醴說文羞進獻也鄭以獻之解脩之可知脩之
當爲羞之矣
下管象舞大武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
舞皆於堂下正義曰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故
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文云升
歌清廟此云下管象父詩在上子詩在下
謹案陳祥道曰維清奏象而言文王之典季札觀象箾南籥
而言美哉猶有憾則象爲文王樂明矣陳駁孔疏固當然注
云武王伐紂之樂下文又云師樂爲用前歌後舞則鄭似以

象舞大武卽武王之大武本不指維清象舞言蓋樂之舞皆
以象功故鄭以下管象舞大武爲象武王伐紂之樂曰以管
播其聲又爲之舞本不分象與大武爲二不然詩維清奏象
舞爲象文王之武功武奏大武爲象武王之武功鄭箋詩分
別甚明何至誤以文王之樂爲武王以召後人之攻擊哉鄭
注明堂位下管象云象謂周頌武也注祭統下而管象云管
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又注朱干玉戚以舞大武亦以象
爲大武是鄭解象爲大武之明證正義引維清象箾南籥殊
非鄭意攷墨子三辨篇曰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
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是武
王作象樂之明證白虎通云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



已太平也蓋此管象爲武王之樂與維清爲文王之樂舞名
同而實異維清亦名象者以同象功德故亦有象名也文武
周公皆嘗作樂其總名曰大武白虎通引周公曰酌武王曰
象之後又總結之曰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樂
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
以定天下故樂大武左襄二十九年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
象武王樂南文王樂箾卽汋周公樂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
之亦祭宗廟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
謹案蜡不祭宗廟月令臘先祖五祀乃襍秦制與古禮不合
蓋蜡祭畢必行燕禮考工記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息燕

耆因蜡祭息老物而燕也燕禮以大夫爲賓孔子爲大夫故
爲蜡賓燕在寢故事畢而出游於觀之上若祭宗廟夫子安
得爲賓乎
出游於觀之上注觀闕也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正義曰皇
氏云登游於觀之上熊氏云謂遊目看於觀之上
謹案注云覩則以爲游目是也觀之上非可登金鶚云觀上
有樓恐未可據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
謹案此章文義頗近老氏之旨鄭注所引法令滋章盜賊多
有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爲薄亦引老氏之言以解之石梁
王氏謂非孔子之言然帝王升降禪繼征誅本有不同朱子



亦嘗謂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殷周以下大賢可勉則不得
以大同小康之說爲謬或疑前云禮義以爲紀而接以故謀
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似兵謀卽由禮義而生禹湯文武成王
周公由此其選何必又謹於禮乎不知謀用是作二句乃推
言大道既隱之弊蓋由大道既隱故不能如古之無爲而必
以禮義爲紀以禮義治而其弊猶不能無兵謀之起故六君
子更不能不謹於禮以救之鄭云禮於忠信爲薄言小安者
失之則賊亂將作矣蓋以禮治國而猶有弊故禮尤不可失
本非前後矛盾家語無禮義以爲紀至兵由此起五十四字
及以著其義以下三十七字但有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
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二十一字家語本王肅私定以

難鄭者蓋卽取禮記而刪易此數字其上但有大人世及城
郭溝池二句卽接禹湯文武則文義未盡不見六君子所以
必謹於禮之故後增出禮之所興與天地並乃取左氏傳晏
子語入之與前文義不合且如其說何以前云大道之行極
其鋪張而不及禮字耶
大人世及以爲禮正義曰以此爲禮也
謹案禮字當作體體者繼體之謂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正
義有正而不體體而不正之說古體禮字通用易繫辭知崇
禮卑蜀才本作體詩谷風無以下體韓詩外傳作禮禮器禮
也者猶體也是二字文義本通此文下多禮字故此句亦作
禮其實當爲繼體之體正義謂五帝猶行德不以爲禮三王



行爲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爲禮也殊近曲說
蕢桴而土鼓注蕢讀爲由聲之誤也由塩也謂摶土爲桴也土
鼓築土爲鼓也正義曰蓋築地以爲鼓節
謹案周禮春牘應雅則周猶有舂地爲節之樂周禮籥章杜
子春注以瓦爲匡不須築土則周之土鼓與古同名而實異
矣
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正義曰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卽先祖也
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協句而言之分而爲
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
謹案上神卽先祖不得加與其二字孔氏必謂卽先祖者蓋
以上言在室在戶下言夫婦有所乃宗廟之禮若外神在壇

墤無所謂室戶堂下外神后夫人不與無所謂夫婦有所也

如皇能說則本句可通而上下皆不可通如孔氏說則本句亦不可通疑當以上神屬始祖二祧先祖屬四親廟言之較爲近理

與其越席疏布以冪注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正義曰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襍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也

謹案宗廟固不用越席若疏布則周禮以疏布巾冪八尊孔氏於上文引崔氏云其禘祫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禘祫亦宗廟之祭非全不用疏布

魯之郊禘非禮也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正義曰魯合郊禘也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

謹案宋張子程子皆謂郊禘非禮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蔣君實據呂覽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郊禮非成王賜郝敬據魯頌言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春秋書郊自僖公始則僭郊始於僖公似亦有據然明堂位云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康周公故以賜魯其說必非無徵或又謂明堂位祭統但言賜禘不言賜郊不知二王後得郊天故杞宋有郊禮賜魯以郊亦比之於二王後耳伊尹薨而沃丁祀以天子禮成王之康周公亦以周公嘗踐王位之故然用白牡被袞冕其禮亦與天子



不同觀明堂位所載皆下天子一等惠公之請郊禮必有踰舊制而僭王禮者故天子不許子家駒以兩觀大輅朱干玉戚爲僭天子則春秋以後之制必非成王賜周公之舊此經所云非禮亦指當時之僭禮言之非謂魯不應郊禘也鄭專指牛傷四卜正義專指牛傷躋僖公未得其旨後儒謂成王無賜周公禮樂之事魯並不應郊禘亦未明當時之事實也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注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衞及軍器也正義曰私藏公物

謹案君之冕弁臣何故藏之家似不得與兵革並稱以爲私藏公物上云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注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此藏於宇與彼正同亦謂君不知有冕弁君之爵賞兵革君之威刑藏於私家則臣作威福而君被刦脅矣不曰威福之柄而曰冕弁兵革者古人文法多曲非必臣以此物藏於家也如論語見冕者卽謂見大夫不曰大夫而曰冕者亦是文法之曲大夫祭於公乃服元冕非道路所見不必見此大夫戴冕而行也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衞君宗廟者正義曰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所以爲君宗廟者以人臣義則進不則退不可致死於己宗廟故曰君宗廟也

謹案此云宗廟實當爲大夫之宗廟君有守土之義死社稷正也大夫無專地之義死宗廟非正也故曰變變如字注讀

為辯反近迂曲大夫死眾不曰死宗廟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注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
謹案甄鸞五經算術引禮記作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滑唐以前古本應作滑字據鄭注五味加滑而六內則曰滫瀡以滑之疏云滫瀡之令柔滑也食味言還相為滑衣色言還相為質食味衣色二者宜有分別當從甄鸞所引古本作滑
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注事以四時成正義曰生長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
謹案正義迂迴非經旨也勸字當是觀字之誤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引作周田觀勸與觀因形似而訛觀有成



義詩曰聿觀厥成又曰永觀厥成注云事以四時成鄭所見本當本是觀字正義所據乃誤本耳
瘞繒注埋牲曰瘞幣帛曰繒繒或作贈正義曰瘞埋也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幣帛曰繒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
謹案埋牲乃祭地中之一義經不應舍祭天而專言祭地且埋牲曰瘞幣帛曰繒二句文法亦不一律又埋繒不宜單言繒字注云繒或作贈蓋經繒字或有作贈字者正義曰繒之言贈坿會為一亦非注意疑瘞繒是一事即埋幣帛之謂不當分為二事古禮告神制幣皆既祭而埋之即以幣帛皮圭為主命亦歸而埋之也其禮之用最廣不專於祭地有之故

與秉蓍龜列祭祀並言或謂經文本作瘞贈注本作埋牲曰瘞幣帛曰贈似亦可從
卜筮瞽侑注侑四輔也正義曰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為善故以侑為輔
謹案四輔周以周召太公史佚為之乃三公之兼職豈得與卜筮瞽並列侑即以樂侑食之人亦即瞽也
則是無故先生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正義曰由先王能脩禮達義體信達順之誠盡故致此也
謹案據此則下句當以故字絕句與上則是無故相對
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注用年之豐凶也
謹案以與通用此言禮之薄厚以年之上下而異猶上文云



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而定也注以用訓與正讀與為以之義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注天地人之別體也正義曰社稷山川為天地之別體鬼神是人之別體各有軀體也
謹案正義以體為軀體之體殊不成義注意以天地人之別為句體也二字為句正義非注意也體禮字古通用解見前大人世及以為禮下前禮字當為體此體字當為禮此云禮也下云義也禮義正相對成文
家不寶龜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
謹案古者大夫士但有筮史雜記曰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是也若卜則必請於君左氏傳鄭駟乞請龜以卜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老請守龜卜室之族皆大夫家不得

寶龜之證故夫子以臧文仲居蔡爲僭正義引僞家語殊不
足據逸禮三正記白虎通云大夫龜八寸與經傳不合士喪
卜宅蓋亦請君之龜

士三正義曰士但爵弁無旒此亦似夏殷禮

謹案士三或指天子上士三命元冕有旒

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
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
炊者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正義曰特牲記注
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又曰
祝融是五祀之神祭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
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宜祭



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并奧及爨三者所以不同也

謹案正義分別至晰但謂竈以老婦配之則未必然五祀之
祭未聞有配竈神雖卑何至配以老婦蓋竈是平日飲食之
處專祭五祀之神爨乃專爲祭祀宗廟而設主婦視之故專
祭先炊之老婦竈與爨異祭竈神不祭老婦也此與上臧文
仲安知禮非一事當別爲一條注云時人以爲祭火神則非
夏父弗綦與文仲之事正義用皇氏說以爲文仲弗綦所爲
似非注意注並無竈神即老婦之說御覽引鄭駁異義云竈
神非祝融是老婦通典引駁異義云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
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
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譏之則直謂竈祭老婦又以爲臧文仲

燔柴於竈皆不如此注之正

必先有事於頖宮注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郊
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正義曰周人立大學於東
郊則天子魯侯大學在公宮東也小學在郊詩云思樂泮水薄
采其藻則魯以小學爲頖宮頖宮在郊天子以小學爲辟廱故
鄭駁異義云三靈一廱在郊明矣

謹案正義云天子魯侯同制頖宮亦爲小學非是魯頌言祝
學獻功皆國大事必無不在大學而在小學之理辟廱泮宮
皆大學皆當在郊天子諸侯同制禮記之言甚明注疏以爲
殷周不同辟廱泮宮皆小學其說誤也

七獻神注謂先公正義曰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



也

謹案神靈尊重而但云神殊屬不詞且上言質文祭皆主祭
之義言不主祭之神言不應此獨云神爾雅釋詁毖神溢愼
也是神有愼義此言七獻禮尊尤所當愼禮器曰三月繫七
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郊特牲曰凡祭愼諸此論語亦曰子
之所愼齊戰疾

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注謂來聘賵

謹案賓客用幣之禮甚廣注專指聘賵其義甚隘此句當屬
泛說不承上喪禮言祀帝二句言吉禮喪禮二句言凶禮此
言賓嘉之禮

郊特牲正義曰郊惟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

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

謹案如熊氏皇氏說與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不合宋陸佃以爲用二牛引周禮牛人供享牛求牛爲說又與特牲之義不符金鶚以爲古無燔牲之禮亦非是蓋祭畢乃燔牲也詳見予經訓書院自課文

而食嘗無樂正義曰而食嘗無樂者文承秋食耆老之下以秋是陰時故云食嘗無樂重結之也舉食嘗無樂亦應重結饗禘有樂不言者略可知也

謹案此五字涉上文而衍正義曲爲之說殊無義理

旅幣無方注旅衆也

謹案衆幣無方文義似未合儀禮旅占注云古文作臚史記



臚於郊祀臚卽旅於泰山之旅古旅臚字通用此旅字之義當爲臚列之臚謂爲前列以下皆臚列之物也

繡黼丹朱中衣注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正義曰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謂於綃上而刺黼文也

謹案繡黼本非一物丹朱亦非一物詩云朱襮又云朱繡謂或用襮或用繡此亦謂領或以繡或以黼緣或以丹或以朱耳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繡刺黼文以爲褔領黼依黼裘皆非刺繡豈黼領必刺繡疑用白黑之絲織成鄭用魯詩破詩繡字爲綃復以改此經似失之

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注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正義曰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立文王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邑亦自立所出公廟許愼謹按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氏同也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

謹案上言不祖天子諸侯者卽別子爲祖之義所以引起私家立公廟之非禮而非卽指廟言亦非以諸侯大夫並論蓋大夫不得與諸侯比故此文不及諸侯專以大夫之家立公廟爲非禮且謂由三桓始則三桓以前必無此事可知若諸侯雖不敢祖天子而得立所出王之廟於其國宋祖帝乙猶



可云二王後魯立文王廟猶可云出特賜若鄭祖厲王與衛太子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是鄭衛皆有出王廟非必皆屬僭立蓋祭祀之禮所以盡人子孝敬之誠支子不祭以其得於宗子廟中助祭也大夫不立公廟以其得於諸侯廟中助祭也諸侯別封一國雖得助祭天子而未必得常來若始封之君不得立所出王之廟則宗廟中全無一主而祭祀之禮無由行矣故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得立所出王之廟若大夫助祭於公已足以伸誠敬於家又立公廟則是公有二主矣異義所引邑有宗廟之主曰都當屬曾立國都舊有宗廟之處如周故都在豐故王有大事必至豐晉故都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本非謂大夫得立所出公廟正義又引都宗

人家宗人以證然周禮但云掌都家之祭祀並無掌祖王廟之說蓋所祭者即有邑者之祖父嘗有大功而祭於大烝者以其與享宗廟故臣祭家廟亦必歸福於君特設宗人以掌其禮亦非祖王之廟諸侯立所出廟非僭而大夫不得僭立公廟於私家事本不同故此文專責大夫之非禮異義與正義似皆未晰如其說則大夫亦得立公廟於私家矣

孔子朝服立於阼正義曰立於阼階之上

謹案阼與阼階有別適子冠於阼鄭注以爲東序少北是在堂上不在階上孔子朝服立於阼亦當即是其處蓋以存室神必在堂上則去室神猶近若在階下則去室神遠矣正義以爲阼階失之今論語作阼階恐亦後人傳寫之誤



縣弧之義也注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正義曰以其疾病而不能與男子初生懸弧相似

謹案此謂士有縣弧之義無不能射惟疾作則不可以執弓耳故不可直云不能而當辭以疾也注疏之解甚迂

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正義曰繹祭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

謹案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禮行於廟堂之上即在祭祀之日天子諸侯之繹與大夫儐尸同而行於祭之明日其禮爲大大夫獻尸獻侑皆在堂上無天子諸侯反在廟門外西堂之理注繹又於其堂當亦謂廟門內之堂正義誤連上文廟門外之西室解之以爲廟門外之西堂似非注意注以祊即繹祭之祊與正祭之祊別考祭祀無二祊惟正祭有索祭祝於祊之事故正義曰春秋壬午猶繹注繹又祭也詩絲衣序云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繹祭不得有祊此云祊即正祭之祊甚明鄭誤以二者爲一時之事謂繹又有祊亦失之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象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正義曰此明被袞象天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故袞有日月星辰也與周不同故曰此魯禮也

謹案鄭以此爲魯禮是也以被袞象天爲有日月星辰之章



則未必然周天子冕服止九章魯即用王禮亦無反用十二章之理鄭以爲有日月星辰者本於書皋陶謨然伏生大傳說五服五章止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並無日月星辰史記本紀先別出日月星辰四字下乃云作文繡服色以槩括山龍以下至於五采彰施于五色經意是史公亦以日月星辰不在作文繡服色之內與伏生之義同古者本無日月星辰畫於衣上之禮鄭注尚書以爲十二章有日月星辰與伏生史公不同其說非是王肅謂虞夏即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似爲得之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注云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即此記云龍章而設日月也下文龍章而設日月注云設日月畫於旂上則此云王被袞亦不當謂日月畫於衣上也

記文以象天三字疑是衍文卽涉下文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而衍記文當作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則文義尤順
下有以象天也一句不應於此句著此三字文義重複卽以
被袞元色爲象天亦不若無此三字之文從字順也鄭君未
能訂正又以爲魯有日月星辰之章宜爲後人所疑並魯禮
之說不之信矣

乘素車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

謹案魯郊用殷禮蓋雖用天子禮樂不敢盡同周制觀於牲
用白牡可見皇侃論語疏以顏淵問爲邦子曰乘殷之輅等
語皆爲魯禮是也周用大裘乘玉輅魯用袞冕乘素車者蓋
周之服質而車用文魯之服文而車用質文質相間古人制
禮自有精義王肅私定家語以爲脫冕服大裘是周天子郊
天有二服宋儒又謂乘玉輅並乘素車是周天子郊天用二
車其說皆謬

伊耆氏始爲蜡注古天子號也正義曰明堂云土鼓葦籥伊耆
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俱稱土鼓則
伊耆氏神農也皇氏云伊耆神農一代總號其子孫爲天子者
始爲蜡祭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司嗇也

謹案蜡祭先嗇卽神農則蜡祭非神農所爲或据緯書神農
氏傳七十世謂其後世子孫所爲恐未可據潛夫論帝系篇
稱堯爲神農後則堯與神農皆可稱伊耆氏釋文謂卽帝堯
得之陳用之據周禮伊耆氏爲官名謂蜡祭伊耆氏所掌則



始爲字不可通矣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常所服以行
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爲元冠也

謹案周道殷道猶云周制殷制耳注解道字近迂曲或謂委
貌爲元冠者謂元冠一名委貌周之委貌卽周之元冠其實
委貌當爲弁制章甫毋追其名不同其制當亦不甚異正義
曰委貌章甫毋追三代常服之冠俱用緇布不知三者皆以
縉帛爲之非緇布也大古冠布後世以爲喪冠非喪冠不用
布始冠者重其古旣冠則敝棄之惟庶人常服緇撮士以上
皆不服若以三者皆爲布冠夫子章甫袞衣公西華端章甫
豈亦布冠乎周禮冠弁鄭以委貌解之則委貌類弁章甫蓋
亦譽同故可用爲小相國語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則
委貌有笄士冠禮緇布冠有纓無笄而皮弁爵弁有笄此委
貌非緇布冠之明證

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注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正
義曰玉藻云緇布冠繢緌則緇布冠有緌者皇氏云此經所論
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緌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緌也

謹案下云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則諸侯有緌亦非古制
也故夫子曰吾未之聞皇氏說非是

適子冠於阼注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正義曰賓至而主人設冠
身之席於阼階上

謹案冠位在東序少北則在堂上不在階上正義云阼階上

非也

死而諡今也正義曰此是士冠禮記之文也以士爲主故此論士死而加諡是爲記之時加諡故云今也

謹案諡本周公所制周書有諡法解故檀弓曰死諡周道也秦始皇曰上古無諡作記者乃周時人故以周爲今曰死而諡今也乃泛指天子諸侯大夫之詞不指士言士無諡也下云生無爵死無諡乃謂士耳

所以附遠厚別也正義曰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

謹案附者附益之義厚者厚重之義附遠厚別猶云益遠重別耳正義云依附相疏遠之道其說迂曲失之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注此謂大古之禮器也正義曰此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

謹案注云大古卽解經之尚字大古猶云上古尚與上古通用故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詩上愼旃哉上入執公功人上乎由行其義皆當爲尚尚禮然也猶曰古禮然也正義解尚爲貴尚然爲自然增字解經失之

幽陰之義也注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

謹案注以幽爲深思則當云深陰之義也殊屬不詞幽陰二字連讀下文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幽陰與陰幽正同此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幽陰與陽氣相反故不用樂昏禮取昏時陽往陰來之義　陰類故曰幽陰本

無使婦深思之義思字記文所無不必增思字爲義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注序猶代也

謹案古者嫁女之家三日不舉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用樂思嗣親也上文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是娶婦卽有嗣親之義子當有代親之感故不賀注以序爲代正謂代親

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正義曰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

謹案如正義說則詩棫樸左右奉璋當在文王郊天稱王改制之後而王季受殷圭瓚之說不足信矣

富也者福也注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

謹案此文經注傳寫皆誤經文富也者福也富福字當互易



當云福也者富也注嘏辭有富亦當作福或曰福也者備也正謂福也者富也五字或本一作福也者備也乃舉經之異文非釋經之義据注文正可爲古本福也者三字在上之證如今本則或曰句之義不可通矣正義引少牢禮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正是福字不得捨明見之福字而引宜稼于田坿會富字之義也

首也者直也注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爲輴也正義曰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

謹案正義之說甚迂當從或本作輴輴卽特字謂首特以祭不入牲體之中如儀禮言腊特

稱曾孫某謂國家也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

而已正義曰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以上惟稱曾孫言已是曾重之孫

謹案鄭注但指諸侯能安生謂注不及大夫爲畧考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曾孫乃諸侯以上之稱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益自以世子從諸侯之稱特牲少牢禮皆稱孝孫經傳並無大夫稱曾孫之說大夫雖或得祀曾祖不得稱曾孫鄭注以爲言天子諸侯之禮則國家指天子諸侯鄭不及大夫本非脫畧正義泥於大夫稱家用熊氏說分國家爲二謂大夫之廟亦事曾祖得稱曾孫又謂事曾祖以上同於外稱皆曲說無據非是



后王命冢宰注后君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敎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幷六卿爲三或兼職焉正義曰后王者后君也君謂諸侯王謂天子釋文曰王后鄭云后君也謂諸侯也王天子也

謹案鄭注云后君也無以后爲諸侯之文且引天子曰兆民正以后王爲卽天子之證下引周禮冢宰司徒之職亦但疑其與周禮不合耳未嘗分別其義以后爲諸侯王爲天子如釋文正義所云也又曰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則鄭以謂后王爲諸侯者爲或說不以爲正解可知釋文正義皆誤會鄭意强爲分析致爲後人所疑不知鄭本不誤釋文曰孫炎王肅云后王君王也王肅雖好與鄭異孫叔然乃鄭門高弟其解后王爲君王正用鄭注解后爲君之義若如釋文正義所云鄭以君爲諸侯叔然不應異其師說而同於王肅故知孫義卽鄭義也

右佩箴管線纊施槃袠注槃小囊也槃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正義曰明爲四物而施矣

謹案箴管線纊爲四物則管非藏箴之器不知何物豈卽彤管之管所以記事者耶箴說文綴衣箴也則不必以管藏之陳澔云箴在管中是誤以爲縫衣之鍼矣

寒不敢襲注襲謂重衣

謹案父母之前雖寒不敢重衣似非人情襲當是裼襲之襲蓋人子在父母之前禮當盡飾故雖寒亦當裼裘而不敢襲



裘與君在則裼盡飾之義相同下云不敢袒裼乃是袒裼之裼與裼襲之裼別

而寍數休之正義曰寍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

謹案數數休息與上姑縱義複休當爲燠休之休左氏傳而或燠休之服虔注云燠休痛念之聲此蓋言寍可痛念此所愛子婦不可移苦於所不愛子婦也

如新受賜

謹案注疏皆不解新字之義新字疑宜作親古新與親通用書金縢惟朕小子其新迎馬曰新作親是也此文當作如親受賜謂人受之而獻於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己親受之也

芝栭正義曰盧氏云芝水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

屬也賀氏云栭輭棗亦云芝水椹也以芝栭爲二物鄭下注云三十一物則數芝栭爲一物也

謹案考工記作其鱗之而戴震謂頰毛上出者爲之下垂者爲而此芝栭蓋皆地蕈之屬上出者爲芝下垂者爲栭正義引鄭注數芝栭爲一物是也

大夫於閣三注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正義曰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

謹案大夫正寢禮不言有夾室疑閣亦當在房中蒙上文公侯伯於房中而言故不言地大夫於閣對下士於坫說非必與天子同閣之名亦與天子同處也

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注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

謹案適妾不得云有敵義其不使君妾者君妾非必皆有子且君之子貴於士大夫之子妾有子須自乳之故使士妻大夫妾耳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秋之時也

謹案鄭以下云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是聽朔之服反卑於視朝易端爲冕其義至塙但日月實柴中祀宜用袞冕魯語大采朝日孔晁曰大采謂袞冕也正義以爲天神尙質人多疑其不然馬晞孟謂非周禮方慤謂元端而加元冕說皆無據或謂元端以方幅爲名



但以畫不畫爲別朝祭之服畫故無端名不知古絲衣以祭布衣以朝元端在朝服之下其爲布非絲甚明鄭注以帛裏布謂皮弁服朝服元端皆麻衣也不止以畫不畫爲別或又謂元端卽指有畫者卽是袞冕尤與周禮不合疑此朝日非春分朝日是每月朔朝日故不用大采袞冕而用元冕蓋先朝日而後聽朔本是一事故經文連言之書缺有間古天子朔日朝日之禮不見於他書鄭以春分朝日當之故啟後人之疑耳

閏月則闔門左扉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謹案鄭謂明堂路寢同制然顧命有東房西房覲禮云几俟于東廂其制與明堂不同鄭云承先王宮室似未可據又以告朔明堂配以文武亦未必然告朔必朝廟考廟王考廟皆月祭之鄭以文武爲二祧此據共王以後言之則可耳當周公制禮之時文王猶在四親廟之列一日之中既配享於明堂又朝享於親廟不太瀆乎疑祀文王於明堂乃宗祀之大典告朔但告其帝及神不必告文武也

日少牢朔月太牢正義曰按鄭志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

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

謹案鄭意此爲諸侯之禮下云君無故不殺牛亦指諸侯而注曲禮則引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當以鄭志爲正後人乃以此疑周禮楚語謂殺牲盛饌曰舉不必皆太牢楚語舉以太牢卽此朔月太牢則周禮明言日一舉非謂朔日陸佃謂鼎十二物不必太牢古十二鼎正鼎九爲牛羊豕腸胃膚魚腊鮮魚鮮腊陪鼎三爲膷臐膮如不用牛何以足十二鼎之數耶金鶚亦疑牛爲大牲王日殺牛爲暴殄考下文夫人與君同庖注不特殺則王后當亦然其宮中妃妾當共此一太牢不特殺更可知天子玉食萬方而宮中所食惟一太牢亦未爲暴殄也



諸侯元端以祭注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

謹案鄭意以元端服在皮弁朝服之下若作元端是祭服反卑於朝服元冕在裨冕之下皮弁之上諸侯裨冕以朝以助天子祭故自祭不得裨冕而用元冕其義甚明而金鶚禮說乃引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謂袞冕鷩冕毳冕皆可稱元冕不專指一章之冕諸侯祭服不得用無文之冕且二王後上公用袞冕其餘諸侯不得降於袞冕四等蓋服袞冕者當用鷩冕服鷩冕者當用毳冕降於朝天子之裨冕一等今攷之諸經傳無諸侯祭服用鷩冕毳冕之文卽鄭注唯魯與天子同恐亦未爲塙詁此記上文明言天子龍卷以祭則諸侯不得龍卷以祭可知說文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常皆以袞服專爲天子祭服記云君袞冕立于阼卽當指天子言夫人副褘立于房中亦卽當指王后如鄭注考工記以夫人爲王后之例蓋五等諸侯皆以裨冕朝天子助祭而自祭皆用元冕不得裨冕猶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乃聖人制禮別嫌明微之旨也

君子之居恆當戶注鄉明

謹案古者戶在東南方東北爲宧故居東北當戶宧與頤同取頤養之義故君子食恆居宧以迎養氣居恆當戶蓋以食時言之非食時則居西南隅之奧取其奧隱而不在東北之宧矣夫子當戶而坐鄭注云急於見人則當戶非君子之恆居也



天子搢珽注此一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謹案鄭以珽笏大圭爲一然笏度二尺六寸加椎頭六寸當爲三尺二寸與大圭三尺不合下云笏中博三寸前後皆二寸以爲大夫之前後詘則可而與天子方正諸侯後直亦不合疑珽與笏大圭皆非一物荀子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管子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珽與荼與笏亦相同上云君衣布搢本注云去珽荼佩士笏也是天子之珽諸侯之荼皆別爲一物加於笏上故曰御珽御荼去珽荼而但存其笏則曰本大夫但有笏無珽與荼故不以珽與荼名之而但

曰笏下云博三寸前後皆二寸專以大夫之笏言之不兼斑之方正荼之後直言之也玉笏二尺六寸加椎頭六寸與大圭三尺不合則笏與椎頭當是二物或以二寸爲上下相合之處故惟有三尺也

侍坐必有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釋文曰黨鄉之細也退謂旁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

謹案此注及釋文皆有脫誤殊不可讀注既以黨爲鄉之細者則黨卽謂旁側又何以爲君之親黨乎若以黨爲君之親黨則其義易明不必以鄉之細者釋黨字矣葢注本作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黨爲旁側其義難曉故鄭先以鄉之細者



釋黨之義使人易知言臣侍坐則必卻退若不得卻退則亦必引卻而去君之旁側也經傳皆無臣避君親黨之禮經注中辟君之親黨也六字非鄭注後人誤攙入之釋文則當爲黨鄉之細也謂旁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葢陸氏當時見有二本不同故並載之其實當以前說爲正今鄭注誤衍一退字又多辟君之親黨也一句釋文復顚倒其文乃皆不可通矣正義亦載二說前以黨爲旁側其義甚明後以黨爲親黨其說非是葢孔氏所見鄭注已是誤本有此二說故以兩解解之今訂正其誤以前說爲主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注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爲汙席也正義曰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席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以前坐就豆或云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爲汙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曰齊豆

謹案正義前說舉食席以例書席說最明晰當於齊字絕句後說以豆字絕句食有豆讀書無豆何以云讀書食則齊豆乎

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注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

謹案棜亦名禁其實棜禁有別此注與正義皆有分別棜禁之制禮器大夫士棜禁注云士用棜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又儀禮既夕禮注云棜今之轝也特牲禮注云棜之



制如今大木轝矣是棜無足似今大木轝禁有足高三寸如今方案而隋長棜禁之異制如此禮器云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以下爲貴葢天子諸侯並不用禁大夫用棜已高於天子諸侯然猶無足士用禁而足高三寸又高於大夫分愈卑而承尊者愈高所謂以下爲貴也

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正義曰鄭志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已祭不可通之也鄭答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

謹案鄭說與雜記不合與本經亦不合諸侯齊用元冠無大夫齊用冕士齊用弁之禮郤云助祭與自祭不同亦未可以冕弁為齊冠且云自祭齊祭異冠雜記明云大夫弁而自祭大夫亦不可以弁為齊冠也故以自祭言則異冠當指大夫以上以助祭言則弁士亦齊祭異冠矣鄭答趙商皆强詞而趙商之問亦未盡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注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正義曰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田獵耳不得用大裘當時有者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

謹案春秋時大夫僭於諸侯而僭天子之大裘恐未必然此蓋言唯諸侯有黼裘誓省僭用大裘則非兩句皆屬諸侯說不兼大夫言之正義前數語甚明後又曲傳鄭義兼大夫言義反支矣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正義曰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卿大夫士亦皆然

謹案鄭注周官司服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而注郊特牲皮弁素服云衣裳皆素則又以為皮弁衣用素敖氏謂皮弁絲衣吳紱江筠褚寅亮皆以為然正義曰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為衣裳則鄭云布衣乃用盧說賀云素衣又在敖氏之先其實亦本郊特牲鄭注耳經云以帛裹布非禮也此以皮弁服加錦衣素衣之上若是布衣是以帛裹布矣皮弁服素積以素為裳衣貴裳賤若布上素下則上下不相稱且古朝服用布祭服用絲皮弁非特視朝聽朔亦祭服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大蜡皮弁素服又告朔以皮弁朝享亦必皮弁皆不宜用布衣首服有三等冕為上弁次之冠為下冕服絲冠服布弁在中故或絲或布士冠禮爵弁服純衣注以為絲衣士之爵弁尊於皮弁以爵弁助君祭故尊之耳天子至大夫皆不服爵弁則皮弁次於冕一等豈反不用絲衣哉天子朝服絲諸侯朝服布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天子朝服耳



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注狐青裘蓋元衣之裘正義曰皇氏云元衣謂元端也又云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元衣此狐青又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襍以豹褎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劉氏以此元衣為元端與皇氏同

謹案元端用布內不得用元綃衣皇氏劉氏之說非是戴震謂天子諸侯元端燕居服此衣然燕居元端內宜用緇布衣亦不得用元綃且天子諸侯不當襍以豹褎六冕皆用黑羔裘劉氏之說甚塙熊氏謂六冕及爵弁皆用狐青亦非江永

謂魯用緇衣羔裘他國用元綃狐青說亦無據金鶚謂當爲士爵弁親迎大夫元冕親迎之服又諸侯始立朝王不敢用冕服羔裘蓋亦爵弁服狐青裘天子燕羣臣養老亦宜服狐青裘其說近是

君在則裼盡飾也注臣於君所

謹案此疑承上文弔則襲不盡飾也言之謂弔之時而君在則裼而不襲以敬君也注以爲於君所恐非

君命屈狄注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



謹案鄭以君爲女君謂后夫人命其臣妻古無明文且如其說專以屈狄屬君命則子男夫人卿大夫士之妻皆由女君之命豈三夫人與侯伯夫人獨不由王后之命乎上云夫人揄狄何以不云君命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則侯伯子男夫人亦皆天子所命而非王后所命可知此君字當指王禕衣當讀如字謂自屈狄以上如內而九嬪外而子男夫人皆屬王命屈狄加一命則揄狄加再命則禕衣禕衣不止王后如魯與二王後皆是夫人副禕亦皆命於天子故曰再命禕衣不言一命揄狄者省文可知也此二句宜承上王后禕衣夫人揄狄之下爲一節下云一命襢衣士祿衣連下惟世婦命於奠繭爲一節世婦即一命襢衣又須從於奠繭乃得命其他謂非內命婦如大夫士之妻爲外命婦者皆從其夫不應指夫人以上注謂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是諸侯夫人不必更待天子之命與前云后夫人命其妻自相矛盾且天子之夫人九嬪皆非適不應以夫妻爲言注又兼后言之王后豈猶待他人之命哉此經本多脫誤鄭分章未合改讀禕衣爲鞠以就其說然前後皆未可通

趨以采薺行以肆夏

謹案大戴禮作行以采薺趨以肆夏疑今本互誤爾雅釋宮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肆夏爲金奏在堂下王夏陔夏昭夏皆以出入爲節是九夏皆在堂下不在堂上不得云行也



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注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

謹案左氏傳曰王思舊勳而賜之輅復命而致之君是卿大夫受天子之賜猶必待君之命鄭義塙爲有據而陸佃應鏞陳澔皆以賜字屬上句讀陸謂若後世三品服紫五品服緋必君賜而後服應謂車服必視爵命以爲賜臣聞君命必辭之而再命然後乘服以拜不知上文明言君賜即是君命何以云未有命上云乘以拜服以拜何以云弗敢乘服乎其說皆顯與經不合王圻謂受天子賜又待君命是二天子矣則似並左氏傳未之見也

故大裘不裼注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正義曰故大裘不裼者證禮盛服充時也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

謹案正義謂無別衣裼之最塙而以爲不見美連上服充爲義則其說反誤更滋後人之疑周禮云服大裘而冕是大裘上不應更加衣服蓋加衣服則不當以大裘爲名若加袞服則與袞冕相同加元衣又與元冕無別鄭志謂大裘有元衣則與元冕無異是也陸佃謂大裘上亦襲以龍袞後人多從其說實與周禮不合或謂此經明言不裼則必是襲不知此云不裼與裼襲之義不同故正義謂無別衣裼之蓋古者裘皆外毛恐其近褻故必有衣裼之裼衣與裘同色如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是也惟祭天尚質故反用無裼衣之裘禮所謂有曲而殺上文注所謂大事不崇曲敬皆是其義若謂不裼者卽爲襲則祭服皆有衣以襲裘未有用裼裘而祭者袞冕至元冕皆然何獨云大裘不裼哉孔氏云不見美是雖不明言襲其實與襲無異蓋不敢背鄭注之說而又疑充服不裼當爲襲也此句本不連上文說上云禮不盛服不充言禮盛則服充充服卽襲所謂大事不崇曲敬謂凡大事皆然此與下句乃推而言之大裘不裼謂卽以大裘祭天平時服裘恐褻褻而加裼衣所以崇敬今不用裼衣卽是不崇曲敬本非以不裼爲充服也若必連上爲解下云路車不式豈亦可以爲充服之證哉



立容德注如有子也正義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於已已受得之形也

謹案注疏之說甚迂釋文徐音置當從徐讀爲正德字古作悳从直置亦从直得相叚借易繫辭鄭本有功而不置注置當爲德此德當爲置猶彼之置當爲德也置之義通植詩那置我鞉鼓箋讀曰植故置亦有立義此德字當讀置而訓爲植左氏定十年傳曰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集解曰如立木不動據此則立容德謂立容當如植木不動也廣雅釋詁置立也雜記無子則爲之置後注猶立也晉語置茅蕝注立也呂覽父母置之子弗敢廢注立也皆置通植之證

必與公士爲賓也注公士爲賓謂作介也

謹案與以通用謂必以公士爲賓



天子負斧依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

謹案周公踐天子位荀子書嘗言之荀子親見百篇之書其說可据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若嗣君幼不能涖政則有同姓之卿代之謂之攝主冢宰攝政不必同姓而攝主必同姓以其代之主喪代之主國事不可使外姓也鄭注曾子問攝主謂卽上卿主國事者非也古之攝主惟公與魯隱公季康子見於經傳有先攝而後歸政者公是也有攝未及歸政而遇弑者隱公是也有攝未肯歸政而奪之者康子是也左氏傳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謂奉爲太子隱公奉桓公爲太子與周公奉成王爲太子正同鄭注畧說天子太子年

十八曰孟侯以證書之孟侯本無可疑王肅乃疑周公不當稱王而以王爲侯後人從王駮鄭皆由不達古義正義引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有異而此注云周公攝王位則周公亦攝位而不但攝政與隱公原無異也宋儒不信古事以荀子禮記皆不可信又鑿於後世篡奪之禍而以嫌疑形迹妄測古人謂周公必不當稱王不知古本有攝主公亦猶行古之道耳後世人心不古攝主自不可行觀於魯隱被弒康子奪嫡之事可見周公當時亦有流言非公之聖則亦殆矣然卽此可以見公之聖若如王肅諸人之說王命皆出成王則周公之功亦末矣公朝諸侯於明堂蓋以宗祀文王以此尊父亦使諸侯感文王之德且四塞皆至宗廟亦不足以容之注乃云不於宗廟辟王公既攝王位何辟之有哉此亦未免以後世之見測古人也



成王幼弱正義曰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是幼弱也

謹案鄭以成王年十二喪畢將卽位稱已小求攝周公將代之以流言辟位成王年十五得金縢迎公歸乃居攝王肅則以成王年十四卽位爲攝政元年故十歲十三歲不同今文尙書說無明文可攷五經異義引古尙書說與王肅同今文說或亦與古文不異夫以後世之見論之卽襁褓居位親賢輔政亦可安治則成王年十歲亦不必謂之甚幼而以當時之事言之武王未受命四方之心未戢禮樂制度未定非公居攝未必能致太平而建八百年之基則成王十三歲亦不得謂之非幼古說成王年在襁褓甚言其幼固非其實後人謂成王非幼周公並無居攝之事則公之輔政亦不過如漢之東平王燕之慕容恪耳何足以爲大勳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

謹案後人據呂覽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謂非成王之賜然沃丁祀伊尹以天子禮周公嘗居王位成王命魯祀以天子禮樂亦不爲過若郊則二王後皆得郊天賜魯以郊不過同二王後且禮亦不盡與周天子同如郊不與周郊同日不服大裘不祭昊天上帝祭用白牡樂無戎狄皆是又惟周公廟得用之春秋時僭用於他廟非成王康周公之意安知惠公之請非所謂有出於成王所賜之外者故王使止之乎



夏后氏之綏注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爲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正義曰必知此緌當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然巾車注云正色言之大麾夏后氏之旗色黑鄭此注以綏爲有虞氏所建綏則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旄竿首夏后氏之旗若去旒緌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綏也

謹案据周禮巾車之文大麾當爲夏后之旗無疑鄭引周禮而以此爲錯誤殊不可解正義明知鄭誤而曲爲傳會亦可不必

女媧之笙簧注笙簧笙中之簧也

謹案說文云隨作笙女媧作簧則笙簧是二物世本云隨作笙宋衷注以爲女媧氏之臣然則臣統於君故總言女媧作笙簧矣詩鹿鳴吹笙鼓簧簧鼓而不吹似與笙非一物羅泌路史注以爲爭筑之類



禮記淺說卷下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禘謂祭[illegible]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正義曰禘大祭也謂夏正郊天自從也王者夏正禘祭其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以其祖配之者以其先祖配祭所出之天

謹案爾雅禘大祭也在釋天中鄭以圜丘祭天爲禘墻不可易正義專指南郊蓋郊禘本相通以此經言之則當爲郊其實禘亦然但一以嚳配一以稷配也靈威仰之名雖出緯書然鄭以祖之所自出爲天自是古義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是卽以其祖配之義以經詁經最爲墻詁此一證也書曰故殷禮陟配天罔不配天其澤詩曰克配上帝是王者得配天此二證也公羊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卽此注所引疏曰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此三證也王者曰天子其生皆有神異生民一詩必不自誣其祖若如毛傳稷爲嚳子帝子何乃置之死地且姜嫄以祓無子生子何又棄之則履拇之說必非無據聖人通於幽明之故祭天以其祖配以爲報本反始之義又恐天人道隔難於居歆而其始祖乃天所生又有聖德足以配天立極注引無主不止其義至精此四證也荀子曰王者天太祖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人受氣於父母

亦受氣於天地故天地有大父母之稱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是天地實人之始祖況天子爲天之宗子則以祖所自出爲天又何疑乎此五證也惟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似以所自出爲始祖然左氏傳並無明文王肅乃專以禘爲宗廟之祭謂祖所自出卽始祖之先夫王者配天見於諸經而以祖配祖經無此義周始祖后稷稷之先卽嚳也從毛傳則稷爲嚳子從鄭箋則稷爲嚳孫禮父子異宮父子不同席祖爲大父較父尤尊宗廟之禮以序昭穆今以祖配祖是亂父子祖孫之倫也人之可以配天者以天地人參爲三才故曰與天地參若父子祖孫並列



義豈可訓唐趙匡宋諸儒乃皆從王駁鄭又推之魯謂魯祀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與周祀帝嚳於后稷之廟而以稷配之同故亦名禘說尤無據所謂重悂貤繆

如不知姓則書氏正義曰氏如孟孫三家之屬謂書銘亦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婚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繫世百世婚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

謹案男子稱氏女子稱姓古之達禮然古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唐虞五臣有大功德乃賜姓禹錫土姓故古云百姓皆謂百官唐張說對元宗以爲庶人無姓則非貴族之女宜有但知氏不知姓者正義專指妾言似未盡

干祫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正義曰祭法云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無廟雖是無廟而有壇爲祈禱而祭之今唯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對諸侯爲言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大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自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大祖廟中徧祫大祖以下也

謹案祭法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則有曾祖廟無高祖廟甚明王制云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則有大祖廟而無高祖曾祖廟亦甚明此云干祫及其高祖謂大夫士皆無高祖廟也程子謂高曾有服不祭甚非大夫



三廟其昭穆二廟實是四代之主萬充宗金鶚皆以爲合於人情然如其說立高祖之主於祖廟立曾祖之主於考廟一廟二主古禮無之且正義引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則大夫之高祖士之曾祖雖無廟亦得薦其薦而不祭者降殺之義耳古人之於禮也必盡其實而今但隆其名古之祭也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如見其所爲齊者故祭義言祭皆云孝子之祭蓋人莫親於其父母而遞事其祖者亦多故笑語音容可以想見至曾祖則遠矣高祖則更遠矣逮事曾祖者甚少逮事高祖者未之有也夫不逮事則無以盡如在之誠惟天子諸侯其流澤遠故其報本亦遠大夫士以下遞有降殺不得祭而得薦亦足以

盡仁人孝子之心是故報本思及百世者情之無窮也降殺不能同制者禮之有限也若禮所不許而必欲伸其情則不惟士大夫當祭高曾天子諸侯亦當並及百世如後世一帝立一廟且不必限以七廟五廟之數矣豈古聖王制禮乃不及後世之隆哉後儒不知禮有降殺又不知高曾雖不得祭而亦得薦乃欲以高曾二主並立於祖考二廟之中古者廟止一主祭止一尸如宋儒說則廟有二主與曾子問不合且祭之時何以行禮若祭高祖而並及祖則當並立二尸與祫祭相似少牢特牲禮皆無其文若祭高祖而不及祖則置祖於何地且如祭法云大夫爲支庶者不得立大祖則無始祖廟而有曾祖廟又將置高祖之主於何所乎且據許鄭說引



公羊儀禮皆云卿大夫士無主則尤不可以後世之禮疑古人也

別之以禮義正義曰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

謹案此當以上句序以昭穆屬下同姓從宗合族屬說本句屬下異姓主名治際會說別卽男女有別之別正義說非是

五曰存愛注存察也察有仁愛也正義曰又宜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者若有雖非賢能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

謹案愛當讀爲薆爾雅釋言薆隱也詩靜女愛而不見烝民愛莫助之傳愛隱也存愛謂存察其有隱德者正義云察於民下側陋之中不誤又以愛爲仁愛曲徇注義失之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注言不可也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

謹案爾雅釋親女子謂兄之妻曰嫂弟之妻曰婦而男子之稱兄弟妻無明文蓋古禮叔嫂不通問則兄公與弟之妻亦不通問可知不通問則不必有相通之名後世不通問既不能行故卽借女子之稱兄弟妻者以稱之謂弟妻爲弟婦以別於子婦本非古義據此文則當時已有謂弟妻爲婦者蓋作記者怪其非古故詰之曰謂弟妻爲婦豈亦可謂嫂爲母乎以嫂不可稱母人皆知之弟妻不可稱婦人或未之知也注義失之孔疏曲爲之解殊非經旨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注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正義曰族人不得以其戚屬上戚於君位皆不



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親君位也

謹案正義作一句讀王氏謂位也當自爲句殊不成義然正義以上親君位解戚君位亦不可通古戚族之戚與蹙近之蹙本無二字二義戚族亦有蹙近之義也此文上戚也其義當爲戚族之戚下戚字其義當爲蹙近之蹙謂族人不得自謂親戚以蹙近君位所以諸侯絕宗而天子諸侯不自爲大宗必別立大宗而使族人宗之正是此義

不疑在躬注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正義曰既問主人之道藝則己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

謹案注疏說殊迂曲此節不必連上文言疑當讀爲擬鄭注周禮疑衰云疑之言擬也擬字與下度字義合不擬在躬謂

不以在己之才能擬人所長不度民械謂不度他人之器械使己亦有也

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奇覆誘之處也正義曰言軍旅行處思其險阻之地出奇設謀以覆敗前敵

謹案設詐勝敵非古義也思險謂思其險阻恐爲人所覆敗非必思以此陷人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正義曰欲令學者畏之收斂其威也

謹案注疏之義甚迂恐非經旨收當叚借爲糾史記商君傳令民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收司謂相糾發也是收與糾聲近義通收其威謂糾其威非謂學者收斂其威儀也



微而臧注臧善也

謹案經云微而臧則臧義應與微對臧當叚爲壯微者微細之義壯者壯大之義言微細而又能壯大也

相說以解釋文說音悅

謹案此承攻木言木與人不得云相悅說當讀爲脫國語脫衣就功注脫解也易遯莫之勝說虞注儀禮鄉射禮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注說解也脫解謂木之鋸解

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正義曰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道與行矣

謹案此經文疑有誤天子敬四海之內義似不順正義易敬爲使亦屬强解疑當作四海之內以敬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與上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文法一律

幽則有鬼神注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

謹案古以天神爲神人鬼爲鬼散文亦可通言鬼神經言幽則有鬼神卽聖人以神道設教之義謂明有禮樂可以設教幽有鬼神可以設敎也注前說不誤後乃分聖爲神賢爲鬼失之拘泥祭法王立七祀注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以鬼神爲七祀之類其說似勝於此

居鬼而從地注居鬼謂居其所爲亦言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



謹案神與天屬陽鬼與地屬陰經言樂率神從天禮居鬼從地不過言樂陽而禮陰如上文鄭注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也此注又以聖賢解之亦甚迂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斿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

謹案此一節與上下文體皆不類義亦不貫正義謂諸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之物報然經明云天子之車旌寶龜似非賜諸侯之物且天子或賜車旂而寶龜實非常賜朱芹疑此爲明堂位之錯簡正與天子之器也天子之戎器也文法相同公羊傳以寶玉大弓爲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左傳正義謂公羊不知先王分器謬爲言耳

其所盜無瘋知是妄也此云青黑緣之寶龜正與公羊云龜青純相合是魯當日曾受龜青純之賜公羊所云非無據也

奮末廣賁之音作注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正義曰廣賁謂樂聲廣大憤氣充滿

謹案正義以廣爲廣大與剛毅義不合非經旨也廣與橫義相通詩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虞書光被四表傳光充也漢書引作橫被四表廣與橫皆從黃黃從光其義得通皆與充字義近下文號以立橫注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此注云怒氣充實正以充實解廣字正義別加廣大之解失之

而凝是精粗之體注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正義曰凝猶成也是謂正也



謹案正義以是爲正與凝字義不合是當讀爲實實寔古通用鄭氏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是也寔是也是可通寔則亦可叚爲實凝者凝結之義惟凝結故能實也

弦歌干揚也正義引皇氏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

謹案此數句中皆實字不應揚字獨虛詩公劉干戈戚揚傳戚斧也揚鉞也葢戚者蹙近之義斧小故云戚揚者發揚之義鉞大故云揚其實散文亦通樂用干戚此變文言干揚干揚亦即干戚也

治亂以相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正義曰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故云治亂以相

謹案正義以治亂爲治理之時義甚迂遠治與始古通用虞書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大傳作七始詠此云治亂猶云始亂即上文之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上云會守拊鼓此又云治亂以相則相當別爲一物必非即拊荀子有成相篇葢相所以節樂古有此器治與亂皆以此節之陳祥道謂爾雅和樂謂之節節即相也近之

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謹案古以與通用二以字皆當爲與言不可與語不可與道古也

病不得其眾也注病猶憂也以不得眾心爲憂憂其難也正義曰憂病不得士卒之心



謹案王者用兵皆非得已況武以臣伐君猶不能無低徊之意遲之又久葢欲待其改悔不忍遽取人之天下也若如賈言惟恐不得士眾之心與不及戎事武之志已荒矣正義謂賈二答皆是其實亦非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注咏歎淫液歌遲之也正義曰其聲淫液是貪羨之貌

謹案下聲淫及商注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注訓淫爲貪故正義於此文淫液字亦訓爲貪羨然下明以武音爲不貪商若以此歌聲爲貪羨則是武王誠有貪商之志賈何以云非武音哉淫液乃連語形容字與下聲淫字義不同注說不誤如正義說與夫子賓牟賈之言相反矣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注遲之遲謂久立於綴正義曰遲之

遲者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

謹案上文鄭注歌遲之也釋文遲直冀反正義謂待衆之至是解遲字爲待此文上遲字正與上注義同注疏云遲之遲正謂待之遲耳釋文乃謂遲之遲並直詩反則其義不可通後人乃疑當於之字絕句矣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正義曰王肅讀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案聖證論王肅引家語而難鄭云六成而復綴以崇其爲天子

謹案家語乃王肅私定未足爲據後人從王氏以天子上屬



則夾振之爲何人夾振乎當從鄭讀爲正熊氏引樂皇尸食三老五更皆冕而總干尙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此執鐸爲祭天時皇氏則以作樂之時令二人執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二說不同武王周之先王似不宜使樂人象之鄭注云王與大將當以熊說天子親舞爲正惟注訓崇爲充義近紆曲崇與終古通用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馬本作崇詩蝃蝀崇朝其雨傳崇終也此以崇字其義當爲以終與論語以成同義成者樂之一終上再成而滅商注云一終爲一成韶樂終於九成武舞終於六成故曰六成復綴以終也

武王克殷反商注反商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正義曰以下文云濟河而西明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

謹案反與及形似易譌易繫辭原始反終釋文云鄭虞作及論語而及如宋朝之美釋文云及本作反故注疏以反爲及吳澄曰反復也謂克商之後復商善政家語作反商之政古文書云乃反商政不知此云反商並無之政二字若讀如字則文義不完王肅私造家語以難鄭僞古文亦出肅手吳氏力闢古文此又引以爲據何耶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正義曰將欲語以牧野之事

謹案經言牧野之語且云女獨未聞則牧野之語乃古傳記之名如論語國語之類惜其書不可得見耳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



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

謹案注說似迂正義謂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僞古文鄭雖不見然商容之名見於尙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諸書皆在鄭君之前而必解爲禮樂者葢以商容爲人名則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不可解豈將使箕子招商容箕子又安肯爲武王招商容耶疑此經文有誤當作行商容而使之復其位不連上釋箕子之囚爲義

武亂皆作注亂謂失行列也

謹案武舞豈有失行列之事亂當如復亂以飭歸之亂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正義曰以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

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耳堂非正明堂也
謹案經言明堂不得徑以文王廟當之宋神宗詔謂文王宗祀乃在成王之世錢公輔曰以周公言則嚴父以成王言則嚴祖亦疑宗祀文王不當在文王世與孝經之義不合也此文連散軍郊射言之必是武王之事孝經言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亦必不待攝政六年朝諸侯之時蓋在武王時已宗祀文王而以文王爲宗在成王時則並祀武王而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二者皆周公作相所定之禮必泥以爲一時之事則所見多滯矣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爲褒猶進也
謹案注承上禮減而進爲義改報爲褒其義似曲上云禮也者報也禮報情反始也則禮有報當讀如字樂書注引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似勝注義孫爲鄭高弟乃不苟同如此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正義曰足以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
謹案論當讀爲綸易屯象君子以經綸一作經論是綸論可通用莊子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注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成元英注綸緒也是綸與緒義同文足論而不息謂其文足經綸而不息也正義謂談論義理似迂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注保猶安也知也
謹案保字無訓知者俞樾以爲知字是和字之誤然安和之義似紆曲保字當作有字解哀公問不能有其身注有猶保也是保有義相近孰能保此猶云孰能有此耳
纍纍乎端如貫珠正義曰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言聲音感動於人令人心想形狀如此
謹案端猶正也端如猶云正如乃虛字形容歌聲之狀正義云感動人心端正立說殊迂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
謹案古者大夫不世爵惟士之子恆爲士故士冠禮士之子亦可服士服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大夫適子而皆如大夫則有服冕服者矣故或疑此服字承上言之當爲喪服卽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之義與下文大夫之庶



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正同皇氏謂爲其父服大夫服亦以喪服言之然喪服亦不應有大夫士之分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禮記所載亦間有當時所行之制出於春秋以後與古禮不同者故喪服大夫士有別如上文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王肅已力排鄭義然鄭順記文爲說記文實是如此非鄭君創解春秋時大夫世爵其適子當有已服大夫之服者如注說亦可通然似非古制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正義曰大宗謂大宗伯也小宗謂小宗伯也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一

謹案大宗伯小宗伯惟天子有之諸侯止小宗伯亦曰宗人故劉氏謂大宗人卽都宗人小宗人卽家宗人又或謂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宗人命龜疑大宗人卽族長皆勝正義之說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注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正義曰復以鞠衣褒衣者始命爲內子上所褒賜之衣復時亦用此衣故云鞠衣褒衣褒衣則鞠衣也

謹案上云諸侯有褒衣不云夫人有之是夫人無褒衣也不應內子反有且上云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褒衣君賜最貴而居上若此文褒衣卽鞠衣亦不應在鞠衣之下疑褒衣是展衣之誤褒展形似易訛周禮內司服鞠衣展衣褖衣素



沙次序正與此同此不言褖衣者文不備耳下云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謂下大夫妻但有展衣而無鞠衣也

使某實注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謹案上凡訃於其君注訃或皆作赴赴至也此使某至卽謂使某赴也

無昆弟則從其昭穆注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正義曰中猶間也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間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

謹案高祖之祖無廟或疑祔爲祔祭無廟則祔之何爲夫以無廟爲不必祔則高祖已無廟覩王制祭法可見程子謂大

夫士皆得祭高曾祖考義無所據且下云妾祔於妾祖姑妾母不世祭女子祔於王母女子未嫁及嫁未三月而死者反葬母氏之黨亦必不世祭又安得有廟葢皆爲壇祔之凡有廟者祭無廟者薦高祖之祖及高祖與妾祖姑雖無廟葢亦得薦女子亦當得薦故亦必祔之以從而祔食也下主妾之喪正義曰妾祖姑無廟於廟中爲壇祭之則祔高祖之祖亦當如此矣

宰夫朝服卽喪屨正義曰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

謹案周禮宰夫掌弔幣器財用或疑此文當爲宰夫夫字非衍考儀禮聘禮宰命司馬戒衆介宰書幣宰入告具於君宰執書告備具於君宰執圭屈繅鄭注宰上卿貳君事者也又



命宰夫官具注宰夫宰之屬是諸侯有宰有宰夫此朝服取璧與下取圭舉以東皆接鄰國之大禮當使上卿非如宰夫五人舉以東之宰夫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謹案公羊賈不知何時人疑卽論語之公明賈古明字讀如芒與羊聲近詩以我齊明與我犧羊明與羊韻是也禮記出於七十子之徒所記諸人皆春秋時人論語公明賈衛人或卽此鑿巾以飯者傳春秋之公羊高疑亦卽孟子之公明高高曾子弟子或學於曾子又學於子夏故得傳春秋於子夏也

寢東首於北牖下注病者恆居牖北下或爲北墉下

謹案釋文牖音酉舊音容是古本作墉字室有南牖無北牖當以北墉爲正古者北方有向詩塞向墐戶傳向北出牖也韓詩北向窗也說文與毛傳同向小於牖其制又與牖不同故不名牖而名向廣雅以牖釋向蓋以向爲牖類鄭注明堂位云鄉牖屬注士虞禮云鄉牖一名也然士虞禮祝從啟牖鄉則鄉非牖可知經傳無南牖之名則無北牖亦可知也寢屬於陰又當避風必不在牖下北墉下當室之中間此處無牖故宜爲寢息之所古人寢恆在此疾病亦然士喪禮記寢東首於北墉下可證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正義曰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大夫士既是先君之臣皆同有斬衰之服而



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也拜卿大夫於位者此更申明拜卿大夫士之異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也熊氏以爲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

謹案二說不同當以熊氏爲正天子諸侯於卿大夫皆有君臣之分故天子惟拜二王後所謂有喪拜焉是也諸侯惟拜寄公國賓上云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又云君拜寄公國賓于位是也若如正義所引皇氏之說則君於其臣無不拜與上文經義不合且下文云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而兩對舉正與此文相同夫人拜寄公夫人猶此之君拜寄公國賓也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猶此之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也皇氏讀此文於士字絕句既誤又推其說以解下文云夫人亦拜大夫內子士妻其句讀尤不可通

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正義曰賀氏以爲加素弁於吉冠之武解經文似便與鄭注不改冠其義相妨熊氏云加武帶絰謂有朋友之恩以絰加於武連言帶耳

謹案熊說是也古者居冠屬武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鄭云不改冠亦不免正解加武爲仍平日之吉冠如賀氏說加素弁於吉冠之武與注不合且弁與冠異制今存吉冠之武而加素弁又加絰於吉冠之武成何冠制注謂始



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是冠即元冠以始死故弔者尚未改服與羔裘元冠不以弔之義不同或以爲素冠縞冠非是郝敬以爲加縞武於元冠則是不齒之服矣

小臣爪手翦須正義曰沐竟而翦手足又治須象平生也

謹案士喪禮爪揃如他日或以髮膚不可毀傷爲疑據此疏云翦手爪而治鬚不言翦則翦非翦去之謂爾雅翦齊也翦鬚當是整齊其鬚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正義曰按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非正君

謹案儀禮有諸公之稱人臣稱公固非僭然檀弓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乃謂君喪此篇皆君大夫士之異不應此獨異義疑此言大夫士與雜記有內外之異都邑之大夫酉侯練下邑之士卒哭卽歸治民而任職之大夫必次於公館以終喪分職之士亦必練而後歸家也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祭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

謹案鄭据命歷序五帝非當身相傳馬昭張融申鄭謂五帝非黃帝之子孫故正義謂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



親國語郊堯宗舜亦當是有虞氏後裔舜之時自當宗堯也宋儒用王肅趙匡之說以禘專爲宗廟大祭以稷配嚳是以子孫配祖父其謬前已辨之楊復以禘與祖宗皆宗廟之祭詆鄭氏以祖宗爲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爲輕肆臆說然如楊氏之說以祖宗爲宗廟之祭在夏殷之後猶屬可通若虞氏之禘郊祖宗皆非虞氏之親而以顓頊堯祀之於宗廟之中與虞氏親廟並祭列於蟜牛瞽瞍之間非我族類得毋有相奪予饗之患卽如大戴禮史記之說顓頊堯亦與舜同祖黃帝然氏族旣別而與親廟並列禘祫之禮如何可行趙氏以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何以周祖文王又非始祖其說前後窒礙南齊書謝曇濟已駁王氏之說曰

肅以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當立堯項之廟傳世祀之乎惟如鄭說以周宗祀明堂之禮而上推之有虞亦然卽非其親亦無行禮窒礙之處鄭注堯典云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堯之明堂所宗祀者蓋帝嚳堯崩而舜卽宗堯瞽瞍蟜牛以上爲舜之四親故祀之於宗廟顓項堯非舜之親故祀之於明堂明堂爲特祀不與宗廟並列其說最爲通達豈可以臆說詆之

相近於坎壇注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

謹案離騷聊逍遙以相羊上林賦作消搖乎襄羊此相可通禳之證近祈並从斤聲詩祈父箋云祈圻畿同周禮夏官九



畿之籍注故書畿爲近此近可通祈之證王肅以其字形相似坿會爲祖迎謂是六宗之一鄭以不見周禮謂非正祭亦從禳祈二字生義耳

去墠爲鬼注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凡鬼者薦而不祭

謹案古者親盡毀廟廟雖毀而主仍在祧置於石室遇祫祭而祭之所謂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是也其不祫則不祭而亦得薦正義謂薦輕於祭鬼疏於廟薦之禮不可考其禮必殺於祭祭必卜日而薦不卜祭必有尸而薦無尸祭有牲而薦無牲祭有樂而薦無樂皆是天子諸侯之薦又有三一曰薦

新月令鮮羔開冰先薦寢廟薦鮪於寢廟與嘗麥嘗黍嘗麻嘗穀嘗稻皆是薦本無牲而天子則用羔彘犬雞魚天子祭以太牢而薦止羔彘犬雞魚是亦未成牲也一曰朔薦如此經與國語所云月祭卽是朔薦葢祭不欲數月祭本非謂祭止可謂薦譙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像平生朔日也喪禮朔奠與薦新同則吉禮朔薦亦宜與薦新畧同春秋經猶朝于廟朝廟卽朔薦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以特羊其朔薦當一以特羔一以特豚也一曰毁廟之薦卽此去墠爲鬼鬼者薦而不祭其禮亦當與薦新朔薦畧同何氏公羊解詁曰天子四祭四薦葢指毁廟之薦言之若夫薦新朔薦則不止於四薦矣薦之禮雖殺於祭



而事先祖之心則同葢情有必伸而禮則當殺故雖有功德之祖其廟亦止於七世而不敢逾禮有當殺則情則必伸故雖以毁廟之主其鬼並及於百世而非不復血食降殺之義與追遠之仁並行不悖後人既不知廟有必毁之法又不知毁廟有必薦之制意以祖廟既毁卽不血食仁人孝子之心甯過於厚毋過於薄是以毁廟之制後世不復能行議禮之臣亦遲迴而不敢置議皆由古制不明之故金鶚薦考至爲詳明而亦不及毁廟之薦則古制之湮沒久矣注云祫乃祭之是謂平時不祭而亦得薦正義曰遷入石函爲鬼唯禘祫乃出似亦不知石室之主有薦也諸侯以下其毁廟葢亦畧同而禮又有降殺或止有雞豚而無羔彘犬等物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謂有田者既祭又薦與經不合謂薦以仲月亦非是此薦字乃謂四時正祭因無田力不備肢而爲薦自亦當用首時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亦用首時大夫士無田之薦葢畧同於庶人其毁廟之薦亦當畧同於庶人矣鄭謂凡鬼薦而不祭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然後人不知推明鄭義使仁人孝子之心有所未盡而親盡毁廟之制亦不忍行故詳考之如此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正義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

謹案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賈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以大社王社幷於一處未若孔疏



之明晰但孔疏以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本於小宗伯注不知天子社稷當在應門內之西諸侯社稷當在雉門內之西戴震說春秋左氏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

適士二廟注適士上士也正義曰適士謂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

謹案王制禮器皆云士一廟諸侯五等同五廟上下大夫同三廟不應上士與中士下士獨異疑以王制禮器士皆一廟爲是但儀禮士喪禮記云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則士實有二廟者疑適士謂大宗世適相傳有統宗收族之誼故別有一祖廟以合族人其非世適者三等之士皆一廟而已

故祀以爲稷正義曰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

謹案左氏傳曰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是自夏商至周皆以后稷爲稷神矣金鶚禮說謂周祀后稷以配天不應更以配社蓋仍改祀厲山氏之子今攷記云伊耆氏始爲蜡主先嗇而祭司嗇注以神農爲先嗇后稷爲司嗇或疑豈有神農始蜡而自祭其身者皇氏解之曰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有天下者始爲蜡祭其先祖造田者是伊耆氏之後祭其祖神農爲先嗇正與周人祭其祖后稷以配稷相同神農身爲天子其子孫祭之爲先嗇不以爲嫌后稷未爲天子其子孫祭以配稷豈反爲卑其祖且后稷配稷始自夏末並非



周人刱立何必配天者不可配稷乎曲禮云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正義謂如廢農祀稷不得更廢稷祀農後有德者代之不嫌則周不得更祀農以爲稷明矣

夏后氏祭其闇注闇昏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正義曰以夏后氏尚黑故祭在於昏時

謹案此所謂闇與下以朝及闇闇字不同蓋謂天未明時鄭以昏時解之不誤夏后氏大事用昏必非用黃昏時鄭亦必不以爲黃昏時也

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

謹案下文夫人副禕受之注記者容二王之後與是鄭以此夫人爲諸侯夫人副禕爲二王後但攷諸侯雖有三宮不得並稱夫人且下云君服以祀先王先公則君當是天子夫人當是王后故有副禕之服非必二王之後也考工記云夫人以勞諸侯鄭君注亦謂夫人是王后則王后亦可云夫人此記首句云古者天子諸侯是諸侯禮與天子同故舉天子以例諸侯非舉諸侯以例天子也

以其純服注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耳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正義曰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卽讀爲緇卽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

謹案鄭蓋讀純爲緇故釋文云純側其反注及下純冕同然



古祭服用絲朝服用布純絲也以其純服正謂以其祭服若如鄭讀爲緇緇衣乃朝服也祭服用元元與緇別不得云緇服也

君純冕立於阼正義曰純亦緇也冕皆上元下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

謹案正義以祭服之冕與服皆元上纁下故曰緇冕然元與緇別不得以元爲緇古麻冕以麻不以絲其後以絲代之故曰今也純此記皆陳古禮冕當以麻正義以爲與衣之元纁同亦少分晰此純冕之純亦當如字純冕猶云絲衣蓋以冕之服言而非以冕言也

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正義曰尸本是臣而爲尸時則尊在廟

中君若不入廟其尊未伸君若未迎則疑尸有還爲臣之道故云疑於臣也

謹案疑當讀爲擬燕義爲疑也正義曰疑擬也在上比擬於上周禮司服爲大夫士疑衰注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何武王嘉師丹傳贊疑於親戚師古注並曰疑讀爲擬是也疑可訓爲比擬之擬此與下疑於君謂比擬於臣比擬於君也不必解爲嫌疑之疑

百官進徹之注進當爲餕聲之誤也進徹或俱爲餕

謹案如注說進當爲餕則止進一字誤徹字不誤何以又云進徹或俱爲餕豈當作百官餕餕之乎盖鄭所見之本進徹二字或有止作一餕字者百官餕之義亦可通正義解之未



晰

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注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正義曰謂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

謹案祭在室大祖尸主東面祭者皆西面在堂尸主南面祭者皆北面無父南面子北面之禮

下而管象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

謹案正義解此文未晰詩周頌武正義曰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維清正義曰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傳直言舞象更無武字則此樂名象而已象武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故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必知象非維清者若是維清則與清廟並是文王之樂不容一升一下有尊卑之異也其說分析甚明但未知下管與金奏笙入及間歌之笙皆樂章而非詩以爲維清固非以爲大武亦非下文明云舞大武則此象非大武可知注謂吹管而舞武象之樂又以干戚爲武象之舞所執是一樂而兩用文武之舞器足見其義不安文王世子明堂位孔子閒居皆云下管象無而字金奏下管笙入間歌皆樂名不當中加而字此文字有而字恐涉仲尼燕居下而管象致誤當爲衍字

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注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謹案仁義禮知信謂之五常此獨無知字而別出一和字和與知字形似此和字當是知字之誤經意以禮爲主故言義



信知仁而不及禮注謂義信和仁皆存乎禮是也注文本是知字亦傳寫致誤觀注義足徵塙是知字上文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和卽知字之誤治人不治反其智發號出令而民說是治人而治故得謂之知矣

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注卽就也醜類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正義曰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山川溪谷之異而安之節醜其衣服者節正也醜類也

謹案注云就安其居處是解卽安其居節句正其衣服是解醜其衣服句盖鄭本以節字絕句正義泥於必以正字解節字而醜字但爲類字解故以節字屬下讀然上文言其喪算備其鼎俎等句下文卑其宮室皆以四字爲句其字爲第二

字不應此句獨異大戴禮作則安其居處鄭注正與之合正
義斷句非是
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
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正義曰惷愚者是哀公謙退言已
惷然愚蔽無所了解冥煩子志之心也皇氏云言我之心冥煩
不能明理此事于心所知也
謹案惷愚冥煩四字連用明是以煩字斷句而注單言冥煩
者惷愚人所易曉故鄭不注但解冥煩二字非必以寡人惷
愚爲句冥煩子志之心也爲句也正義從皇氏斷句殊不可
通葢誤會注意非鄭之失也
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注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
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
謹案如注說是以象武夏籥皆爲下管之樂然下云下而管
象無武字則象武不當連讀夏籥更不當連下管象爲義也
此當以下管象爲句武夏籥序興爲句武者大武夏者大夏
武用干戚爲武舞夏用羽籥爲文舞文王世子言下管象舞
大武祭統言下管象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其文正與此同
鄭以舞文武之樂更起解經不誤惟不當以象武連讀若以
象字連下管爲句但云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則不誤矣正
義引盧植之說亦以下管象武爲句則其誤不始於鄭葢皆
不知象非武詩也宋儒以象爲維清非大武謂象文舞武武
舞亦誤如其說則夏籥又爲何等舞乎且與明堂位祭統等



書以武夏對舉者不合葢亦不知象非武詩並非維清詩也
下云下而管象示事也今象樂不可考不知所示何事正義
謂示以武王伐紂之事非是兩君相見安用示以武王伐紂
之事哉下管象猶下管新宮皆樂曲而非詩管象之象與舞
象之象名同實異鄭誤合爲一故以象武爲武舞左傳以象
武爲文王之舞是象與武爲二舞象武二舞夏籥止一舞武
舞多文舞少殊不相稱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皆止言舞大
武不言兼舞象武是象武不當連讀可知內則十三舞勺成
童舞象勺象皆小舞故使童子習之燕聘賓舞勺不舞大夏
大武其禮小若兩君相見其禮大旣舞大武大夏自不當舞
象矣此經言大饗有四鄭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爲四
不誤正義必引盧王諸說謂大饗有九與經不合
萬物服體注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瑞應也正義
曰服謂屈服體謂形體
謹案注疏義皆迂曲體當爲禮古禮體通用如易知崇禮卑
蜀才本作體詩體無咎言緇衣引作履注履禮也是也萬物
服體卽萬物服禮耳
內恕孔悲正義曰初則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
謹案正義未得經旨視無服之喪如己之喪而亦甚悲則是
視人如己所謂恕也檀弓記陽門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下
引凡民有喪之詩正內恕孔悲之義
以畜萬邦注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爲孝也

謹案注本孝也者畜也爲解然使萬邦之民爲孝不當倒其辭云以孝萬邦此與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正同畜字當爲畜養之意

庶物露生正義曰衆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

謹案正義解露生爲露見而生非經旨也露者覆露之義釋名露慮也覆慮物也覆慮卽覆露慮露雙聲露之本訓原以覆露得名晉語是先子覆露子也漢書晁錯傳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淮南子時則篇包裹覆露道術篇覆露照導是漢人猶知覆露之義露生正謂覆露而生耳

耆欲將至注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正義曰耆欲謂王位也王位是聖人所貪故云耆欲方欲王天下故云將至



謹案注義未合經旨正義以王位爲聖人所貪尤不可訓經傳言耆欲無作佳語解耆者惟孔悝銘有與舊耆欲而其銘文多不可通蓋由鐘鼎文傳寫多訛未足爲據詩皇矣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是耆有惡義耆欲猶云惡欲耆欲將至有開必先猶中庸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也善而得禍是可欲不善而得禍是可惡兩處文義正同天降時雨二句正喻聖人無私而淸明故能先知之理下引詩以證天人相應之故並不重將王天下而生賢才之意注疏於耆欲字未得其解又泥於引詩之意故失之

大王之德也注大王文王之祖正義曰言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則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不忍鬬其民乃徙居岐山之陽王業之起故云大王之德也

謹案上所引詩與大王無涉不得附會爲周之大王大當如字讀爲大小之大大王之德也泛言與哀公問大王之道也文義正同上文三代之德也泛說此大王之德也亦泛說注疏必以爲周之大王與哀公問篇皆曲爲之說胥失之矣

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正義曰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

謹案千乘古有二說論語注包氏以爲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爲百井出一乘漢書刑法志與馬氏合鄭此注亦用司馬法



甸出長轂一乘之說除去溝洫則止六十四井與馬氏說微異而謂成國之賦千乘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則同然千乘當以包氏之說爲正十井一乘則萬井千乘地方百里提封萬井包氏用孟子說大國地方百里亦與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軍賦十井不過一乘相合正義謂孟子何休包周皆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四百里之國是以其說相同但周禮亦非無據周初再封齊魯實兼數百里之地鄭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更封上公五百里其說信而有徵然非常制孟子則言其常但據齊魯初封言之故不相合非必周禮兼山川附庸言孟子王制惟以井田言也或疑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非十井八十家所能給不知

司馬法本有二說一以爲一乘七十五人一以爲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江永謂七十五人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調發之通制古者大國三軍出於三鄉三遂亦有三軍鄉爲正遂爲副家出一人爲兵鄉遂出兵不出車都鄙出車不出兵春秋成元年孔疏周禮小司徒賈疏皆謂出兵先盡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則都鄙本不出兵卽出兵調發亦止三十人至於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用之講武之事正當人人使之知兵馬牛本在民間不過暫出供用造車取之公家林木亦無患不給也家富不過百乘正義引左傳唯卿備百邑謂其地方百里又據周禮說公食百里四都卿食五十里四縣大夫食



二十五里四甸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百里則亦未然周禮所云乃天子公卿大夫天子卿視侯大夫視伯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同陪臣豈得與天子之臣相儗左氏傳云卿備百邑此非地方一里之邑蓋由國中以至六鄉五家爲鄰用什伍之法當以一里二十五家爲邑自鄉以外八家同井用邱甸之法當以四井三十二家爲邑邑者人所聚居里有巷巷口有閭二十五家聚居於此故曰邑其在野者四井三十二家則成村落亦曰邑卿備百邑當是四井之邑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當有二百五十六邑言百邑者對大夫言之大夫止有六十四邑不能備百邑也百乘者提封千井有八千戶故曰百乘之家若天子公卿與大國同提封萬井孟子所謂千乘之家也

貴不慊於上注慊憾不滿之貌也慊或爲嫌

謹案憾者嫌之本義不滿者歉之本義若慊之本義爲疑說文慊疑也嫌一曰疑也慊與嫌可通段說者多以嫌之義爲慊之義漢書趙充國傳嫌得避慊之便注慊亦嫌字是誤以正字爲借字矣疑之言擬也見周禮鄭注貴不慊於上謂不擬於上也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注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

謹案下天上施文義似不可通注亦强爲之解天字疑當作先玉篇天古文作先故形相似而誤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



天見于西邑夏注天當爲先字之誤此先之誤作天正猶彼之先誤作天耳先上施卽中庸先施之意言上能酌取民言以爲政敎下卽先以忠愛施之於上下云君子信讓以涖百姓承上酌民言說則民之報禮重承下先上施說上方取民之言而民已先施忠愛於上所謂報禮重也

履無咎言注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

謹案詩釋文韓詩作履幸也此引作履蓋本韓詩鄭以禮字訓之其義甚迂不如韓義之順

禮之先幣帛也注此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旣相見乃奉幣帛以修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

謹案注云既相見乃奉幣帛則先幣帛之先當讀去聲釋文正義俱未分析若從或本則其解更順辭者行禮之辭如辭曰餽饋辭曰聞戒之類必先有行禮之辭而後有行禮之幣帛若無辭是貨取矣故必先辭如此解與下先事後祿允合

婦猶有不至者注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

謹案言婦不至不言婦道不至當指其婦不至夫家如詩東門之楊傳謂女留他色不時至之意春秋後昏姻禮廢淫辟罪多如鄭風之悔予不送陳風之昏以爲期蓋有壻親迎而婦不至者子引昏禮壻親迎之事蓋以親迎正禮正之恐事之違卽指昏姻之事非必如儀禮之毋違宮事也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謹案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不應孔子自言固知皆後人爲之考釋文緇衣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公孫尼子乃子思弟子其稱子曰子言之蓋卽子思子之言故得引用論語李善文選注引逸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作子思子蓋李善猶及見子思子之書漢書藝文志子思子二十三篇隋唐志子思子七卷則已亡其三之二而今無一篇存者沈約云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是此數篇所云子曰皆屬子思子本非孔子之言王氏據此疑是後人爲之則又誤矣

國有道不變塞焉注塞猶實也塞或爲色正義曰守直不變德行充實

謹案以塞爲實義似迂遠當從或本作色不變色者如孔父之正色立朝所謂不失色於人也玉藻云玉色玉亦不變之義

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正義曰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

謹案鄭以隱字卽承遯世不見知言故上注云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爲能如此上素隱行怪注云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佹譎以作後世名也吾弗能已矣注汲汲行道不爲時人之隱行所解隱字前後相合蓋以隱時當汲汲行道學舜聖者之能不必行佹譎以作後世名也此言可隱之節必道費乃可隱蓋讀費爲拂故釋文云本又作拂扶弗反徐音弗大學是



謂拂人之性注拂猶佹也與此注費猶佹也正同是鄭固以此之費卽彼之拂也然如正義分章似猶未善此當以君子遵道而行屬首章遵道者不行怪也君子依乎中庸屬二章依者常依而行不半塗而廢也君子之道費而隱屬三章由道拂而隱所以遯世也則三章用三君子銖兩悉稱如正義說則二章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乃夫子所不爲似說君子太卑三章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似又說君子太高同一君子不應前後異義鄭於君子遵道而行君子依乎中庸二句皆無注其分章未必如正義之說自正義失其解朱子乃以費隱屬下章之首別爲之訓而鄭義益晦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注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

謹案詩天保鄭箋云先公后稷至諸盩天作箋與周官司服注則謂先公不窋至諸盩不數后稷當以不數后稷爲是后稷爲周大祖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國語云我先王后稷是其明證商頌元王桓撥是契稱王亦與稷同

載華嶽而不重

謹案周以吳嶽列於五嶽爾雅釋山篇首云河南華河西嶽不數嵩高鄭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賈公彥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爲西嶽或據此疑爲秦漢時人作非也

子言之歸乎注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也



謹案下文數句並無言歸之意不應於上加此二字且坊記數篇皆子思子之文子言之子疑卽指子思子古乎于通用論語孝乎惟孝卽孝于惟孝呂覽然則先王聖于卽聖乎也歸乎之歸當與詩行歸于周之歸同義歸乎二字連下君子說歸乎君子猶詩之言歸于忠信也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注入爲君受之利祿賞也入或爲人

謹案注以利爲祿賞正義以爲望大祿望小祿與下文雖貫恐非事君之義張子謂利非歸已之利吾道大行是大利小行是小利馬晞孟謂望大有利於國望小有利於國皆勝注疏然從或本作人字其說尤通此當以言字絕句大言則人望有大利小言則人望有小利也

后稷之祀易富也注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其儉者之祭易備也

謹案祿及子孫乃在后稷之後此云后稷之祀則當在后稷之時故下引詩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詩人之意本承上帝居歆言之后稷乃帝者後得郊祀天兆祀卽指后稷祀天鄭箋詩必以郊祀后稷配天言之此復據以解經皆與經義不合易富富字當讀爲福古富福通用詩何人不富維昔之富毛傳皆解爲福郊特牲富也者福也是其證后稷之祀易福謂后稷郊祀天其辭恭其欲儉故易受天之福祿及子孫正見易福之義下引詩云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謂子孫于今有天下也注云福祿傳世乃至于今福卽此云易福之



義惟鄭泥於后稷兆祀必以后稷配天解之故於富字不得其解矣正義謂后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兆域祭祀於天解詩不誤而非鄭之意也

臣儀行注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君乃行也正義曰謂臣義事則奉行之

謹案古儀度之儀作儀威儀之儀作義此儀字不誤當是儀度之儀不必改讀爲義反近紆曲臣儀行者謂臣當儀度而行下云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正儀度而行之義左氏傳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卽此臣儀行之義古作儀左氏多古字

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謹案釋文章義如字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古本作章義雖爲善字解不當卽作善字僞古文蓋用此而改其字今本又據僞古文誤改之也古忒貳字往往相亂此不貳字當爲不忒章義癉惡以示民厚故民情無差忒若作不二心解與上文意不合正義以貳爲二非是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注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

謹案如鄭注當以我字絕句鄭箋詩亦與此畧同今讀則字爲句非也

資冬祁寒注資當爲至

謹案鄭以資屬下讀故讀爲至然實當屬上讀爲是古咨資通用太元樂云則哭泣之蹉資范望注蹉資憂哀之貌也蹉



資卽嗟咨是怨資卽怨咨其上句云怨資下句止一怨字古人文法不必拘拘相對枚傳訓資爲咨屬上讀不誤而必於下句亦增一咨字則非也

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注純猶皆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效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純或爲煩正義曰言若爵此惡德之人則立之以爲正事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爵此惡德之人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

謹案注云民立以爲正又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以正字絕句事字屬下讀正義云立之以爲正事則以事字絕句解立以爲正不屬民說添出在下學之一層與注不合且如其句讀則經云皆而祭祀殊屬不詞疑正義則立之以爲正事句事字本屬衍文傳寫誤增之耳去此一字則與注無不合而事字連下讀義亦可通若從或本純字作煩則其解尤順下云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正承此意言之於上下文義皆合矣陸佃謂正當作政卽書之政事惟醇而祭祀是爲不敬卽書之黷于祭祀時謂弗欽則專據僞古文改此文以就之而不顧其句讀之不可通也

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

謹案姑之子曰外兄弟注以爲外祖父母從母不知何意禮爲外祖父母從母皆小功爲舅及舅之子從母之子皆緦妻之從服無文蓋亦相同惟公子被厭無服而妻之從服如故



也

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注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

謹案喪服小記世子爲妻之父母有服而公子獨無服豈天子猶不厭世子諸侯獨厭公子乎鄭云女君之子不降則亦有等差蓋天子厭其衆子而不厭世子故世子服妻之父母諸侯厭其衆子而不厭女君之子故羣公子不服妻父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正義曰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若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今以爲君得著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

謹案喪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並無不為後則無服之說練冠麻衣謂父在為父所厭故無服耳喪服鄭注云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為母三年此不為父後者為後則緦正義反謂不為後則無服誤甚蓋誤解緦服為伸君尊不知近臣從服乃所以伸君尊也

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正義曰言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

謹案以哀容為哀聲從容殊近不詞鄭注上文三曲而偯云偯聲餘從容也釋文偯於起反說文作㥡云痛聲是偯與哀本非一字正義解小功緦哀容亦為哀聲從容又與鄭注大功相混此經上言斬衰之哭齊衰之哭大功之哭而小功緦麻獨不言哭蓋謂其情既輕不必常哭惟哀戚見於容貌可也鄭以哀容易解故不注正義必以哭言失之

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正義曰故先王焉者焉是語辭

謹案正義以焉字絕句殊不辭下文焉使倍之釋文曰焉猶然也一云發聲也正義從然字解云然猶如是當從發聲之義為長此焉字亦當為發聲之義

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正義曰定本無此一句

謹案無一馬從二馬一句是也釋文曰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今本蓋用當時俗本涉下文而誤衍禮以三馬為成因不能頻得三勝故以一勝之馬從二勝之馬併為三馬此時壺尚未投安知其不頻得三勝而先



以一馬從二馬為請邪且下文正義曰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其前後皆司射請辭而一馬從二馬不為請辭則當未投壺之先尤不當以此請於賓主可知也鄭於下文注云其一勝者幷其馬於再勝者而於此無注尤可見此處之不當有此五字矣

冠章甫之冠正義曰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巳為制法之主故孔子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

謹案孔子為制法之主出於公羊家言公羊家言孔子作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此謂孔子著書制法以待後王則可若當時所行之禮自當從時王之制豈得反古之道以違為下不倍之義蓋周雖制法亦不廢夏殷二代之禮故衛居殷墟啟以商政士喪禮有夏祝商祝孔子於禮多用殷法蓋取其質樸以示不忘本之意亦以殷禮在當時本可通行而非孔子特剏之法也章甫委貌皆弁制其制亦小異大同故章甫雖殷冠而公西華欲以相禮豈有非當時法服而可冠以相禮者足見章甫委貌本可通行故公西赤掌孔子之喪亦用章甫正義以制法之主解之似孔子特剏為反古之冠誤矣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注席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聘召正義曰盧云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

謹案注太迂迴盧云侍坐席之珍哀公命席而孔子侍似乎

孔子自令此文當屬泛言卽君子比德於玉之義不必屬夫子說

適弗逢世正義曰適之也謂已之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世也

謹案正義訓適爲之殊不詞適當爲適然之義

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注猶圖也正義曰身雖不遇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憂病也

謹案注疏之解迂迴太甚猶字當訓爲尚言身雖危尚不忘百姓之病

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注强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



謹案强毅者多以氣自矜而不能與人和同博學者多以才自負而不知服人之善惟儒者則既强毅而又能與人和既博學而又知服人善此其所以難也古以字與而字通用上云愼靜而尙寬亦以愼靜者多不能尙寬故貴愼靜而又尙寬此兩以字亦卽而字之義注謂强毅以與人辨正其義甚淺知服爲服先世賢知不若解爲服人之善較先世賢知爲尤近也

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注慁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

謹案不慁不累不閔葢謂儒者不亂當時之政不干朝廷之法故不至於慁辱君王累繫長上閔病有司非謂儒者不爲君王長上有司所辱也但如此解則不必如正義之說以孔子身被辱累爲疑卽以爲孔子自謂義亦可通鄭必以爲孔子自謂者葢以上文兼數十五儒之行此又別出一節故以爲自謂然於經無塙證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注阼謂主人之北也正義曰阼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

謹案冠在阼不在阼階阼在房戶之外去階尙遠注以爲主人之北是也內則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阼非阼階卽此可見喪大記祝先升阼階負墉南面立君卽位於阼阼非阼階此又一證正義不知阼與阼階之別增多一階字失之郊



特牲注曰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是阼當爲東序少北也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正義曰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也

謹案如正義說其所據本正文當作卿大夫古者六鄉之鄉大夫卽六卿三鄉之鄉大夫卽三卿在朝者不但爲鄉大夫之卿冠者所見亦不應但見卿不見大夫觀國語趙文子冠徧見於諸大夫可證儀禮賈疏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見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畧不同據此則賈氏所見儀禮本亦作卿國語韋注引禮遂以摯見卿大夫正作卿是韋氏所見亦作卿初學記引儀禮亦作卿大夫是唐時本與賈孔所見本皆不誤惟釋文

據誤本並音昏耳

問名正義曰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曰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

謹案經言問名當是其女之名正義以爲問其母之姓名與經不合儀禮鄭注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爲主人之女賈疏曰本云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也考古者男女皆有名周禮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是也然女子之名經傳罕見如秦穆公之女簡璧之類甚少蓋卽以氏爲名古男子稱姓女子稱氏如孟子孟姬卽以氏爲名者當納采時未有不知其姓主人既告以某之子鄭謂不必其爲主人之女非是以爲問



母之姓尤非觀周禮與曲禮則古者女子之名掌於媒氏必行媒而後相知名其有名者以名告之其以氏爲名而不別立名者亦卽以其氏告之必問名者知其名而後可歸卜也

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注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

謹案古者聖知通用論語若聖與仁卽若知與仁所謂學不厭知也敎不倦仁也此文聖字亦卽知字蓋以仁義禮知並言故先言仁義既言仁義接而後言知言知而後言禮禮經以禮爲主故終言之而曰禮以體長幼曰德自鄭失其解朱子乃謂此節牽附迂滯不足深究矣

產萬物者聖也注聖之言生也

謹案聖之訓生不見經傳且與下仁義不一律古聖知通用此聖字卽知字蓋以春爲知夏爲仁秋爲義冬爲信經云冬之爲言中也中與忠通卽信字之義禮記一書或以仁義禮知並言而不及信或以知仁義信並言而不及禮古人文法有詳畧耳經解云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又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鄉飲酒義云仁義接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此又曰左聖鄉仁右義偝藏旨皆畧同惟皆變知言聖經解知字又誤作和字此文復變信言中說者乃皆失其解矣

則燕則譽注言國安則有名譽

謹案此文與詩式燕且譽畧同詩之譽字皆當通作豫爾雅



豫訓安亦訓樂式燕且譽猶前章之式燕且喜與南有嘉魚嘉賓式燕以樂也韓姞燕譽猶吉甫燕喜也則燕則譽猶云則安則樂注以譽爲名譽與箋詩以爲聲譽誤同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注言無則從其實也正義曰言國若豐厚則盡其財以行禮國若乏無則從其當時之實猶如國新殺禮凶荒殺禮計財而行禮故云從其實

謹案古者用財朝聘爲重故喪祭不過一太牢一少牢燕射鄉飲不過一狗冠昏禮不過一豚惟朝聘則饔餼腥有九牢七牢五牢之多經言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蓋謂其他用財不能皆如聘禮卽指冠昏喪祭燕射鄉飲而言下然而用財如此其厚乃指聘禮之厚言之注疏以此卽指聘禮謂若

之無則不能如此其厚經文並無此義且與下然而一轉文
氣隔斷不相合矣

# 禮記約選六卷

〔清〕張官德輯

清光緒七年刻本

禮記約選篇目

楚北次功氏張官德新編　受業 凱臣張定鐄 心齋黃有英 林川李慶雲 仝校

卷一
魯公問　曲禮上　曲禮下
卷二
檀弓上　檀弓下　王制
卷三
月令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緇衣
文王世子



卷四
禮運　禮器　郊特牲　內則
卷五
問喪　三年問　儒行　冠義　昏義
鄉飲酒　射義　燕義　聘義　玉藻
祭義
卷六
經解　坊記　學記　表記　樂記

禮記約選敘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夫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而禮亦本諸天地所以宰制羣動經緯萬端而小大莫能外須臾不可離也自孔子訂禮樂不幸而火於秦禮記一書未經手定其中不無可疑之處歷代先儒各有論辨散見諸書其原本可疑者未刪官德行乖學淺何敢言禮不過因襲前賢所議選其至精無疑者約而編之以爲童



蒙便讀之資自知僭擬罪無可逃然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聖人贊易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原取乎約區區苦衷亦竊附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遺意云耳是爲序

光緒七年八月壽昌張官德敘於養源堂之韻蘭軒

## 凡例

一春秋孔子所作毫髮無憾故游夏不能贊
一辭詩書易或刪或贊亦經孔子手定惟
禮記傳自漢儒精者固多其中不無附會
甚至毀謗聖賢大關倫紀不可不辨
一檀弓所記防墓崩及殯於五父之衢等語
竊以孔子爲禮法之宗年及成人猶不知
父墓而殯其母於道旁使人憐而告之有
是理乎聖人無不致其敬愼而當大事爲



尤甚何以葬未成墓先自歸而委於門人
竟爲大雨所崩古人澤及枯骨雖在行路
見墓陷且不惜一抔之勞乃曰古不修墓
墓無百年不壞之勢一葬永不復顧則狐
鼠侵陵甚至搜其所有而舉壙爲之一空
他日過之嗟何能及死欲速朽猶疑非孔
子之言由是推之決不借古人以爲墨道
所藉口
一載子上之母死言不喪出母自子思始相

傳者遂謂孔氏三世出其妻夫蒸梨出妻
尙屬疑案安有聖如孔子賢如子思不能
化及妻孥而出妻竟至三世乎況女犯七
出情多可原前貧賤後富貴有所出無所
歸與同三年之喪者皆不出何獨孔氏之
妻一無可原乎
一孔子言哭伯高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由賜見我遂命子貢爲主曰爲爾哭也夫
知生不知死弔而不傷豈有哭死者於無



喪之家乎且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賜家
無喪何以爲賜哭乎夫大樂必易大禮必
簡哭固有位次而期功緦服及戚友之喪
或哭諸寢及寢門之外或哭諸廟及廟門
之外猝然聞訃哀動流涕似不暇安排孔
子惡野哭者今又曰其所知哭諸野聖言
不至如是矛盾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
緦小功之察謂不知務竊意禮有大體粗
畧者失之瑣屑者亦失之帷殯始於敬姜

當去聲

可謂知禮今喪家柩皆用帷以爲親疏男女內外之別最爲簡當不必泥古若在客旅則哭於所寓之次可也

一禮有似是而實非者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推柩而反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反宿此非曾子之言也註又解之曰事死如生生者出門遇友則反不知禮必權其輕重弔者重乎死者重乎弔不及祖卽不反可告無罪而猶代死者作



無謂之周旋乎若有山谿之險風雨之阻而遇諸途者衆死者焉得爲人人反之

爲音煙 迎去聲

一吉凶不同日故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親迎女在途有父母之喪則反之矣夫諸葛死於軍中及蜀界始發喪百年好合婚姻亦是大事告祖廟會親友車馬盈門在途者非止女一人也率衆而反人情必不樂孰若待其至家成禮次日聞訃奔喪之爲兩全也

一哀公問篇孔子論大昏爲人倫之首推之事天事親皆不過夫物而成爲孝子仁人此篇宜登之於首亦易首乾坤詩始關雎之意

一曲禮程子服膺勿失謂其曲體人情也篇中雖無微不入郤不嫌於瑣句句皆有精意卽小可見大非同繁文縟節徒事鋪張也

一祭義極精熟讀始知其意若祭統祭法其



辭淺嫩其事煩瑣亦有與古今不相宜故未錄

一禮有不行於今而古制不可沒者亦遵我愛其禮之意有不合於今而古制不能行者則遵從宜從俗之意故深衣可不錄而冠義不可不錄其餘無關緊要從范紫登先生體註綴讀之條

一曾子問純是假託無可選者但觀四書小學所記孔子曾子之言無論意義迥別亦

處去聲　殿去聲　吹去聲　處去聲

不是此等筆路

一問喪與三年問多推原語可悟先王制禮之意若喪大記小記及大傳等篇失之瑣有不近情處故未錄

一陳氏集說解註甚詳成材可以細玩是編爲訓蒙便讀故經文選要以免望洋而註亦宜從簡仍以鄭氏原註爲宗

一立於禮必成於樂大昏弁其首重造端也樂記殿其後期有成也程子曰物得其序而後和故禮先於樂然以夔典樂教冑並居寅亮天工之列豈尋常鼓吹者流而聞樂知德智如子貢必不疑其達於樂而窮於禮也且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八音克諧適協於中非禮而何

一批駁疵謬處原本
御纂及諸名家各書所論非盡出臆見也獨恨筆拙腹枵兼以老耄語多闕失轉祈海內諸君子正之



大清光緒五年歲次己卯嘉平月穀旦
楚北壽昌次功氏張官德擬稿

## 魯公問篇跋

嗚呼惜哉官德老矣凡少時讀而未曉之書不及加功矣今年七十有六細玩孔子大昏論始知子思子眞能修祖德而傳聖道者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舉此篇之精要悉括於四言中非本之躬行心得之餘安能如此其簡而該深而明也不曰塞乎天地而曰察塞者自近及遠孟子以其氣之充周無間者言察者自微之顯子思以其道之昭著無遺者言言不同而所以明聖道者先後同揆子思言道之費而隱末章歸到無聲無臭功在愼獨而道不遠人又恐人索之杳冥故引鳶飛魚躍以言其上下察察於門內者孝爲先然孝父母惟向天理上竭其力而人心之危莫如夫婦道心之微亦莫如夫婦視孝爲尤難所以聖人贊



易首乾坤書美釐降詩首關雎春秋譏不親迎自幼授讀雖心知其意不得此篇之發明究未能眞知其重而篤其愛敬愛與敬爲政之本然愛而不敬則不正不正則非愛此冕而親迎致敬所以成其愛也人徒知飲食男女爲大欲而不察此中之天理每因狎侮以瀆大倫家之不齊國之不治天下之不平皆基於此夫夫婦之道首三綱貫五倫嗣萬世配天地之神明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顧不重歟鄙見升此篇於曲禮之上曲禮禮之散見者毋不敬一語列之篇首可爲小學括其全大昏禮之造端者魯公問一篇列之卷首可爲達道立其本極知僭擬無狀然於聖賢特重大倫之意非敢有悖也

長上聲　別必列切　數入聲

# 禮記選要卷一　　鄭氏原註

魯公問（大昏論在內）

魯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魯公卽哀公名蔣大禮謂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言君子以此故尊禮）然後以其所能敎百姓不廢其會節（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敎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言語也算數也卽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言君子旣尊禮民以爲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敎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

好厭敖午當並去聲　愀七小切

下俱足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公曰



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言君當務於政）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庶物猶衆事也）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無似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

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爲親言相敬則親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恠親迎乃服祭服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先聖周公也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



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

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愾猶至也大王居豳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公曰敢問何謂



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

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猶事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爲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照察有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擧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奈後日過於事之罪何爲謙辭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善哀公及此言此言善言也



# 曲禮上

曲禮曰毋不敬禮主於敬儼若思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安民哉此上三句可以安民說曲禮者美之云耳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賢者狎而敬之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月令日雖有貴戚近習畏而愛之心服曰畏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謂凡與人交不可以已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積而能散謂已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若宋樂氏安安而能遷謂己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晉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臨財毋苟得爲傷廉也臨難毋苟免爲傷義也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爲傷平也很閱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閱於墻疑事毋質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直而勿有。直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若夫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磬且聽也謂祭祀時禮從宜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使從俗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

好去聲 行去聲 朝治並平聲 撙祖本切 離去聲猩音生 大音泰 施去聲

辭費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爲傷敬也人則習近爲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行脩言道禮之質也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爲之文飾耳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尊道藝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

禮記約選 卷一 曲禮上 六

莊分辨皆別也宦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學或爲御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猶趨也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聚猶共也鹿牝曰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大上貴德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其次務施報三王之世禮始興焉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

長上聲 操平聲

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負販者尤輕佻志利宜若無禮然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懾猶怯惑人生十年曰幼學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有室有妻也妻稱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艾老也六十曰耆指使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八十九十曰耄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及之七年曰悼悼憐愛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禮記約選 卷一 曲禮上 七

愛幼而尊老百年曰期頤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大夫七十而致事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若不得謝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荅之制法度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從猶就也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爲凡爲人子

凊七政切 省悉井切 弟去聲 行去聲 告音梏 長上聲

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安定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 在醜夷不爭 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不敢受重賜者心也如此而五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敬父同志如事父 此孝子之行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緣親之意欲知之 恆言不稱老 廣敬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 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 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肩隨者與之竝行差退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禮記約選 卷一 曲禮上 十八

食音嗣 槩工蓋切又音溉 訾音紫 闇音暗 純音準下同 衣去聲 奉上聲 辟音僻 咡音二

食饗不爲槩 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祭祀不爲尸 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恆若親之將有教使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爲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也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讐 不有私財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爲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二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 幼子常視毋誑 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 童子不衣裘裳 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 立必正方不傾聽 習其自端正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 負劍辟咡詔之 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 則掩口而對 習其鄉尊者屛氣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 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 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 爲有教使 先生與之言

禮記約選 卷一 曲禮上 十九

從去聲 上上聲 鄉呼並去聲 上上聲屨音據俗泥作上聲 別去聲 踖音迹摳苦侯切唯 上聲 闑魚列切 拾音涉

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爲其不欲與己並行從長者
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爲遠視不察有所問登城
不指城上不呼爲惑人將適舍求毋固謂行而就人館
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乏無周禮土訓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其類
將上堂聲必揚警內人也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
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
瞻毋回不干掩人之私也奉扃敬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不以後來變先有後入者闔而勿遂示不拒人毋踐屨毋
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

禮記約選 卷一 曲禮上 廿

舉見問乃應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臣統於君闑門橛
不踐閾閾門限也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下賓也敵
者迎於大門外聘禮日君迎賓於大門內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
入爲席爲猶敷也雖君亦然然後出迎客客固辭又讓先入
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主人入門而右客
入門而左右就其右左就其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
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
階復其正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

上並上聲 爲去聲帚之手切拘 拘音溝又如字 鄉去聲扱音吸 不上聲橋如字 閒從月俗從日誤函音咸

級聚足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
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上於東階則先右
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近於相鄉敬帷薄之外不
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爲其迫也
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日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堂上接
武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堂下布武武謂每移
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又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並坐不
橫肱爲害旁人授立不跪授坐不立爲煩尊者俛仰受之凡
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如是得兩手奉箕恭也謂

禮記約選 卷一 曲禮上 廿一

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日執箕膺揭厥中有帚以袂拘而退其塵不
及長者謂埽時也以袂擁帚之前埽而卻行之以箕自鄉而扱
之扱讀日吸謂收糞時也箕去弃物以鄉尊者則不恭奉席如橋衡橫奉
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桿槔衡上低昂請席何鄉請衽何
趾順尊者所安也衽臥席也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席南鄉北鄉以
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布席無常此其順之
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若非飲食之客則布
席席間函丈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
之客布席於牖前丈或爲杖主人跪正席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

上聲 齊音咨 蹶[illegible]切 盡子忍切 儳仕鑑切 勦初交切 唯上聲 見音現 跋音鈸

弟子客跪撫席而辭撫之者荅主人之親正客徹重席主
人固辭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客安主人乃敢
安也講問宜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
所為來故將卽席容毋怍怍謂顏色變也兩手摳衣去齊
尺齊謂裳下緝也衣毋撥撥發揚貌足毋蹶蹶行遽貌先生書
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
虛坐盡後謙也食坐盡前為汙席坐必安執爾顏
執猶守也長者不及毋儳言儳猶暫非類雜也正爾容聽
必恭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毋勦說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



毋雷同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孟子曰人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必則古昔稱先王言必有依據侍坐於先
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請業則起請
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
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父召無諾先生召無
諾唯而起應辭唯恭於諾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必盡
其所近尊者之端為有後來者見同等不起不為私敬燭至起異晝
夜食至起為饌變上客起敬尊者燭不見跋跋本也燭
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尊客之前不叱狗主人於尊客之前不

唾吐卧切 撰須兗切 莫音幕 更平聲 闓音開 屏音丙 噭音叫 應去聲 倨音據 跛彼義切 髢音替 屏音丙 離去聲 椸音移 枷音架 漱平聲

敢倦嫌若風去之讓食不唾嫌有穢惡侍坐於君子君子
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以君子有
倦意也撰猶持也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
對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
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復白也言欲須少空
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毋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於垣毋噭
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
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皆為
其不敬噭號呼之聲也淫視睇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髲也毋垂餘



如髲也免去也褰袪也或為肆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
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解屨不敢當階為妨後升者就屨
跪而舉之屏於側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鄉長者
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謂長者送之不得屏遷之而已俯
俛也納內也遷或為還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
出中閒為干人私也離兩也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
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
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
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

別彼列切 取妻同 見音現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皆為重別防淫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纓繫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非受幣不交不親重別有禮乃相纏固故日月以告君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齊戒以告鬼



神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會賓客也以厚其別也厚重慎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辟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眾人所知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為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昏禮不賀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

冠上聲冠去聲 胾側吏切 食音嗣 炙音柘 處上聲 渫音齋

疾不以山川此在常語之中為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為醫男女異長各自為伯季也男子二十冠而字成人矣敬其名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女子許嫁笄而字以許嫁為成人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葱渫處末渫烝蔥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酒漿處右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



朐音劬 飯上聲 辯音徧

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朐客若降等執食興辭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復坐主人延客祭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等則先祭祭食祭所先進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殽之序偏祭之謂胾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湆醬不祭也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先食胾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辯於肴食肴則飽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侯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客自敵以上其酳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侍食於長者主人親

摶徒丸切 上飯如字 下飯上聲 咤陟嫁切 下飯上聲 絮同飭 嚃音塔 絮 摶撫切 刺七迹切

饋則拜而食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與辭拜而已示敬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以其禮於已不降謙也共食不飽謂共羹飯之大器也共飯不澤手為汗生不潔也澤謂挼莎也禮飯以手澤或為擇毋摶飯為欲致飽不謙毋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毋流歠大歠嫌欲疾毋咤食嫌薄之毋齧骨為有聲響不敬毋反魚肉為已歷口人所穢毋投與狗骨為其賤飲食之物毋固獲為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亦嫌欲疾也嚃為不嚼菜毋絮羹為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毋刺齒為其弄口也口容止毋歠醢亦嫌詳於味也歠者為其淡故客絮



亨音烹 羹 窶其羽切 乾音干 嘬楚怪切 炙音柘 飲如字 齊咨西切 相去聲

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優賓濡肉齒決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堅宜用手毋嘬炙為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臠特牲少牢嚌之加于俎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也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不聽親徹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釂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賜果於

餕音俊 [illegible]音煩 為去聲 副普逼切 絺音摛 綌音隙 累力果切 疐音帝 齕恨沒切 冠去聲 惰徒禾切 佛符勿切 畜許六切

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重汙辱君之器也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己器中乃食之也勸侑曰御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為長者謙偶坐不辭盛饌不為己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梜提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中裂之不四



析也為大夫累之累倮也謂不巾覆也士疐之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庶人齕之不橫斷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憂不為容也言不惰憂不在私好琴瑟不御憂不在樂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憂不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疾止復故自若常也有憂者側席而坐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有喪者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水潦降不獻魚鼈不饒多也獻鳥者佛其首為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為小竹籠以冒之畜鳥者則勿佛也畜養也養馴馴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

操平聲蒿 內應同 齊牋西切 遺去聲 弣音撫 帨音稅 還音旋 上辟音闢 下辟音避 鄉去聲 鐏在困切 鐓音隊 繢音會

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使也甲鎧也胄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為尊量鼓量器名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遺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右手執簫左手承弣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弣把中尊卑垂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若主人拜拜受也則客還辟辟拜辟拜謙不敢當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由從也從



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鄉與客並然後受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進劍者左首左首尊也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後刃敬也三兵鐏鐓雖在下猶為首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進几杖者拂之尊者所憑依拂去塵敬效馬效羊者右牽之用右手便效猶呈見效犬者左牽之犬齧齧人右手當禁備之執禽者左首左首尊飾羔鴈者以繢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受珠玉者以掬慎也掬手中受弓劍者以袂敬也飲玉爵者弗揮為其寶而脃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

操平聲 使去聲下二節同 上使如字下使去聲 行去聲 齊音齋樂音洛 創平聲 瘍音羊 勝音升

者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謂使者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君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敦厚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禮曰君子抱孫不



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慎也齊者不樂不弔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為其廢喪事形謂骨見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常若親存隧道也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勝任也五十不致

衰音催 處上聲
賻音附 遺去聲
舍去聲
相去聲 相謂送之相如字

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
於內所以養衰老五十始衰也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與猶
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
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
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
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
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
士之喪三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
推其然明矣與或爲予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
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人恩
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
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
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
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
禮記約選 卷一 曲禮上 三十
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
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
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皆謂傷恩也見人見行人館舍也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適
墓不登壟爲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助葬必執紼葬喪之大事紼
引車索臨喪不笑臨喪宜有哀色揖人必違其位禮以變爲
敬望柩不歌入臨不翔哀傷之無容樂當食不歎食或
以樂非歎所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助哀也相
謂送杵聲適墓不歌非樂所哭日不歌哀未忘也送喪不

徑音逕 綏而追切 載音戴 騎去聲

由徑送葬不辟塗潦所哀在此臨喪則必有哀色
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
貌與事宜相配介甲也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色厲而內
荏貌恭心很非愨者也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
士下之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禮不下庶人爲其
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刑不上大夫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
在刑書刑人不在君側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
兵車不式尚威武不崇敬武車綏旌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武車亦
兵車德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也德車乘車史載筆士載
禮記約選 卷一 曲禮上 三十一
言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前有
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
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
載貔貅載謂舉於旌首以警眾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眾知所
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眾虎取其有
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士或爲仕行前朱鳥而後玄
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以此
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
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進退有度度謂伐與步數左右

筴夾劫二音

有局各司其局局部分也父之讐弗與共戴天父者
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讐不反
兵恆執殺之備交遊之讐不同國讐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
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辱其謀人之國不能安也
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
辱也辱其親民不能安荒穢也臨祭不惰爲無神也祭服敝則
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
埋之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爲凡祭於
公者必自徹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



祭於君也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
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爲其難辟
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
稱徵言徵不稱在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
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
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君所無
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大夫之所有公諱辟君
諱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爲其失事正廟中不諱爲有
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夫人之諱雖質君

見上辟與亦同篇內並同　與夫聲　袷音洽　上上聲

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婦諱不出
門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
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皆爲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
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外事以剛日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
曰甲午祠兵內事以柔日順其居內爲陰凡卜筮日旬之
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旬十日也喪事先
遠日吉事先近日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命龜筮辭
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卜筮不過三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



秋譏之卜筮不相襲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
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
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
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
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
日也踐讀曰善聲之誤也筴或爲蓍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
馬前監駕且爲馬行已駕僕展軨展軨具視效駕白己駕奮
衣由右上取貳綏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執
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調試之君出就車則僕

升去聲 辟音避 騶音鄒 拘音溝 摯 御音訝 為去聲 蓌子臥切 乘去聲 奇居宜切 巂音攜

升轡授綏車上僕所主左右攘辟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己同爵則不受客車不入大門謙也婦人不立乘異於男子犬馬不上於堂非摯幣也故君子式黃髮敬老也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



車入未至而下車入國不馳愛人也馳善藺人也入里必式不誣十室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當為訝訝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訝也世人亂之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祥車曠左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君乘惡空其位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遠嫌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敬也國君不乘奇車出入必正也奇車獵衣之屬車上不廣欬為若自矜廣猶弘也不妄指為惑衆立視五巂立平視也巂謂規也謂輪轉之

彗音遂 卹蘇沒切 勿音沒 齊音齋 朝音潮

度巂或為槊式視馬尾小俛顧不過轂為掩在後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入國不馳彗竹帚卹勿搔摩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鞭策不敢執也齒欲年也誅罰也

奉上聲　上上聲　綏音妥　裼音錫　姪音迭　相去聲長上聲

##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高下之節執天子之器則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重愼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重愼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絶地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



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敢與世子同名辟僭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世或爲大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憂或爲疾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禮尚謙也

更平聲　爲去聲　重平聲　袗音軫　苞白表反　扱音插

不顧望若子路帥爾而對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絶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以故國與已無恩興



謂起爲卿大夫君子已孤不更名亦重本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爲禮各於其時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非其時也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出之爲其形褻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衰音催 養去聲 粥音育 衣去聲 壇音善 鄉去聲 緣去聲 鞮音低 簚莫歷切 蚤音爪 鬋音翦 見音現 勞去聲 還音旋 辟音闢 稽上聲

此皆凶服也苞蕉也齊衰蕉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苞或爲非**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方板也士喪禮下篇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公事不私議**嫌若姦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重先祖及國之用**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廣敬鬼神也粥賣也丘壟也**大夫士**



**去國祭器不踰竟**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已後還**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爲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絇之菲也簚覆苓也髦馬不鬄落也蚤讀爲爪鬋鬋鬢也不自說於人亦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簚或爲幕**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

麛音迷 縣音玄下 徹同

君勞使者及介君皆荅拜**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謙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尊賢**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禮尙往來喪賓不荅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荅其拜士賤**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非辱也**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不臣人之臣**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辟正君



**男女相荅拜也**嫌遠別不相荅拜以明之**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生乳之時重傷其類**歲凶年穀不登**登成也**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爲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疏食也縣樂器鍾磬之屬也粱加食也不樂去琴瑟**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

彼再拜稽首而后對起敬也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己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其獻也告反而已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皆民臣殷勤之言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死衆士死制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



人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踐祚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日稱嗣王不敢同外內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畛致也祝告至于鬼神辭也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人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畛或爲祗崩曰天王崩史書策辭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魄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告喪曰天王登假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天子未

除喪曰予小子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爲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爲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



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廿人也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栗鍛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五官致貢曰享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五官之長曰伯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是職方職主

[illegible]上聲 見音現 宁珍呂切

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

或爲氏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

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九州

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

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

禮記約選　卷一　曲禮下　四十一

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爲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於外自稱曰王老

戚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

[illegible]同與 亦字異稱 [illegible]從[illegible]此從卩 [illegible]音[illegible] 涖音[illegible] 見音現 下二使並去聲 濟上聲蹌七羊切僬子妙切

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諸侯未及

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及至也郤閒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尙書見有六篇諸

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圭請覲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謙也於臣亦然其在凶服曰適子孤凶服亦謂未除喪臨祭祀內

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稱國者遠

禮記約選　卷一　曲禮下　四十二

辟天子死曰薨亦史書策辭復曰某甫復矣某甫且字既葬見天子曰類見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言謚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又曰衆介北面蹌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曰夫人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

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既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名父母所爲也言子者通男女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於外曰子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



曰某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絕之爲人臣之禮不顯諫爲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惡不幾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至親无去志在感動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度其所堪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愼物齊也擬人必於其倫擬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



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爲其瀆神也廢舉謂若殷廢農祀弃後不可復廢弃祀農也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

索音色取也求也本音昔各切純也絕也盡也與此不同俗混讀　腯音突　疏音疏　槀音考鮮平聲脡音挺　薌音香　粢音咨鹺才何切　漬音自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妄祭神不饗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號牲物也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其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異死名者為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在牀曰尸尸陳也言形體在在棺曰柩柩之言究也羽鳥曰降四足曰漬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



辟音璧　媲匹詣切　袷音劫綏音妥　敖音傲　肄音異　朝音潮下並同

皇妣夫曰皇辟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祿謂有德行任為大夫士而不為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國君綏視視國君彌高綏讀為妥妥視謂視上於袷大夫衡視視大夫又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也士視五步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凡視上於面則敖敖則仰下於帶則憂憂則低傾則姦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傾或為側君命大夫與士肆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發為也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官謂板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也朝言不及犬馬非公議也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心不正志不在君輟猶止也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固謂不達於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不饒富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凡摯天子鬯諸侯

椇音矩

埽去聲灑所買切

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說者以匹爲鶩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鞲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椇榛木名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婦人之職



免音問

居音姬

##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illegible]他邦乃祖免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其[illegible]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



亦猶行古之道也伯子爲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事親有隱而無犯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就養無方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爲制事君有犯而無隱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言之左右就養有方不可侵官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

顙音桑　使去聲　覆入聲　樂音洛　相去聲　綏如追切　與冠名同

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是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爲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使者曰醢之矣時衛世子蒯聵簒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眾遂命覆醢覆弃之不忍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



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修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喪三年以爲極亡去己久遠而除其喪則弗之忘矣則之言會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故忌日不樂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皆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聲相勸喪冠不綏去飾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

繆音料　重平聲　蓋當作盍　下節同　少難並去聲

父母尊卑同布幕衛也繆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繆縑也繆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己久矣幕或爲帟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信驪姬之譖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皆當爲盍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曰然則蓋行乎行猶去也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弒父者使人辭於狐突曰申



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子驪姬之子奚齊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圖猶謀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皋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乃雉經是以爲恭世子也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笑其爲一樂速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

乘去聲 縣音玄 賁音奔 父音甫　隊音墜

年之喪亦已久矣夫爲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
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又復
也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十年夏縣賁父御
卜國爲右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爲之馬驚敗績驚奔失列
公隊佐車授綏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公曰末之卜也
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
績是無勇也他日戰其御公馬未嘗驚奔遂死之二人赴敵而死
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公
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之誄其赴敵之功以爲



謚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謚
也殷大夫以上爲爵曾子寢疾病疾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
牀下子春曾參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
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童子曰華而睆大夫
之簀與華畫也簀謂牀策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
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曰華而
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
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末之能易己病故也曾元曰夫
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

睆呼板切　簀音責　瞿音屨 呼音吁　比音畀　樂音洛 下同　語去聲

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曾
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成己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
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始死
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
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憂
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
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夫子曰獻子加



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
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
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
皆弗忍也行道猶行仁義子路聞之遂除之大公封
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
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曰樂樂
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言其似禮樂之義古之人有
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子張病
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申祥子張

而喪喪明喪爾之喪去聲餘如字　女音汝　離去聲　寢音寢

子欲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吾今日其庶幾乎言易成也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以爲薑桂之謂也爲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精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痛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

禮記約選　卷二　檀弓上　六

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隆於妻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似有疾夜居於外弔之可也似有喪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子皐孔子

見音現　衰音催當去聲　齊音咨　說音脫　鄉去聲　識音志

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爲褻喪服邊偏倚也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己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

禮記約選　卷二　檀弓上　七

恩重宜有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速疾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倣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貪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

放上聲

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孔子蚤作起作負手曳杖消
搖於門欲人之怪已歌曰泰山其頹乎泰山衆山所仰梁
木其壞乎梁木衆木所放哲人其萎乎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
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
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
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已夢而丘也
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是夢坐兩楹之閒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爲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夫明王不
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孔子
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
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
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爲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子夏

苫詩占切　枕去聲　朝音潮　使去聲　從去聲　下夫如字　下同　見音現　子上聲　上和去聲　下和如字

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
苫枕干不仕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也
不可以並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言雖適市朝不釋兵曰
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
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爲負而廢君命曰請問居從
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子路
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主哀祭禮與其



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祭主敬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
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
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
帶絰而入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曾子曰我過矣我
過矣夫夫是也服且善子游子夏既除喪而見見於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樂由人心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作起

見去聲 樂音洛 瑗于願切 縱音總 折音提 遽其據切 推他回切 遠去聲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
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雖情異善其俱
順禮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
邑危則亡之利已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公叔文
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二子衞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文
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
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弁人有
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
此誠哀而難為繼也失禮中夫禮為可傳也為可



繼也故哭踊有節喪事欲其縱縱爾趨事貌縱讀如
揔領之揔吉事欲其折折爾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故喪事
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
故騷騷爾則野謂大疾鼎鼎爾則小人謂大舒君
子蓋猶猶爾疾舒之中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
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
者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食於有喪者之
側未嘗飽也助哀戚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

見去聲 沬音沬 簨音筍虡音巨 問音問喪 為並去聲

趨而出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
將出哭於巷以為不可發凶於人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
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孔子曰之
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
之不知而不可為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為猶行也
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
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靧也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
不和無宮商之調有鐘磬而無簨簴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曰聞
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
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
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
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
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
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子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靡侈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昔者夫子失魯



司寇將之荊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祿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子蒲卒哭者呼滅滅蓋子蒲名子皐曰若是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皐孔子弟子高

初去聲父音甫

柴哭者改之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齊問豐省之比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形體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不設碑繂不備禮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堋人豈有非之者哉不責於人所不能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仁者不尼人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言皆所以爲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壤



樹之哉反復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反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孝子事死如事生也陰陽交接庶幾遇之魯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誄其行以爲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孔子惡野哭者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祥而縞縞冠素紕也是月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重平聲喪去聲並下同　與去聲　顯去聲　遠去聲

## 檀弓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言在喪伐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稱也）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謂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謝之）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利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之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



別必列切　識式志切　重平聲　綴音拙　齊音齋　辟婢亦切　去上聲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銘明旌也（神明之旌）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不可別形貌不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謂重與奠）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算數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

冔火羽切 食去聲 音嗣 養去聲 封音窆 首去聲 舍音釋 離去聲

之節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有敬心焉蹢時哀哀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蹢時

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尊者尊人易也歠歠粥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所行禮之處

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哀痛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爲窆窆下棺也孔

禮記約選 卷二 檀弓下 十六

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北也既

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

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其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

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日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明日祔于

比音畀 茢音列 惡難並去聲 爲者爲去聲

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未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祔所謂他用剛日者其祭祝日哀薦日成事殷練而祔周

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期而神之人情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所以異於

生也生人無凶邪喪有死之道焉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先王之所難言也聖人不明說爲人甚惡之喪之

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朝謂遷柩於廟其哀離其室

禮記約選 卷二 檀弓下 十七

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

物而不可用也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異於生人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

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

與去聲　隊音墜　與去聲　遣乘並去聲下節同

與（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衛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



之有焉（言禮者敬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之則歸不畱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蓋見其有才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未嘗與到公室）

見音現　去上聲　猶音搖　辟婢亦切　惡去聲　絞音爻　蔞音柳爲去聲　遣食並去聲

（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內人妻妾）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



興物者（衰經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陶鬱陶也）陶斯咏（咏謳也）咏斯猶（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猶斯舞（手舞之）舞斯慍（慍猶怒也）慍斯戚（戚憤恚）戚斯歎（歎吟息）歎斯辟（辟拊心）辟斯踊矣（踊躍）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

舍上聲爲去聲
刺音次訾音疵
還音旋
竟音境大音泰
嚭普彼切使去聲
與並平聲

將葬也葬有遺奠食反虞之祭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
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舍猶廢也故子
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病也吳侵陳
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師還出
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
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
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
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
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今斯師也
禮記約選 卷二 檀弓下 廿
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
審然正言殺厲重人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子謂所獲
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
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顏丁善居喪顏丁魯人
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
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從隨
也慨憊貌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
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
其言久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

知去聲
蕢音快飲去聲
飲去聲
共音供與去聲

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與羣
臣燕平公晉侯彪師曠李調侍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
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杜蕢自外來
聞鐘聲曰安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曰在寢燕寢於杜
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
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平
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
與爾言曩曏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爾飲曠何也曰
禮記約選 卷二 檀弓下 廿一
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
戒懼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
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曠也大師也不
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大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
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
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爾飲何也曰
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
飲之也防禁放溢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
寡人聞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觶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

觶音志　戌音恤　難去聲　駘音台　碏音鵲　亢音剛　養去聲

也揚近得之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爲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蕡爲名畢獻獻賓與君公叔文子卒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諡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

禮記約選　卷二　檀弓下　圭

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莫適立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絜則得吉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養去聲　還音旋　斂去聲　從上聲　靮音的　乾音干　屬音燭　去上聲

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於是弗果用果決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柳莊曰如皆

禮記約選　卷二　檀弓下　圭

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言從守若一靮紉也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日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般音班封音窆斂去聲　禺音遇　重通作童踦音紀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
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
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
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
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縴繞天子六
縴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
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縴二碑碑如恒矣大夫二縴二碑士二縴無碑般爾
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已字言嘗有強使女者與僭
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

者乎毋無也於女宵有病苦與止之噫不寤之聲弗果從戰于郎
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
保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
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曰使之雖病也謂時繇役任
之雖重也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
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我
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
焉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為談春秋傳曰
童汪踦魯人欲勿殤重汪踦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

處上聲　射音石韔音暢　朝音潮　含去聲

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子路
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贈送曰吾聞之也去
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
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
敬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工尹楚官名棄
疾楚公子棄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
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陳

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
弓子射諸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射之斃一人韔弓
不忍復射斃仆也韔韜也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
揜其目揜其目不忍視之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
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
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子曰殺人
之中又有禮焉善之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
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是也盧謚宜言桓聲之誤也諸侯請含以朋友有
相啖貪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襄公朝于荆康王

强上聲　辟音闢　[illegible]音兗

卒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欲尊康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滕成公之喪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子服惠伯爲介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政君命所爲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遂入惠伯强之乃入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



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爲宮象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禮於野非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植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兗梁郎殖也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諱辟其名生事畢而鬼事

舍上聲　櫜音高　重平聲　識音志　摯音至

始已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己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車不載櫜韔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



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怪其哀甚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而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公曰我其已夫已止也重强變賢使人問焉曰

解佳買切 為去聲 喪去聲 封如字 為隱並去聲 號平聲

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毁滅無後之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特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涖臨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毁



不危身謂憔悴將滅性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毁不危身為無後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怨死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亦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

食之食音嗣餘並如字 斂音集貿音茂奉上聲 要平聲京古原字 畜許六切為去聲

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而遂行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晉獻文子成



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仲尼之畜狗死畜狗馴守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蓋

封音窆 予上聲 說音悅 扶服音匍匐 卷音拳 從去聲 處上聲 并去聲 植直吏切 知

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封當爲窆陷謂没於土）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名介夫甲冑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覘闚視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微猶非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佯不知）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陽處父襄公之大傅）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

勝平聲 吶如劣切 屬音燭 音效 衣音齊 繆音樛 繐音歲

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没終也植或爲特）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請亡要君以利是）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退或爲妥）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吶吶舒小貌）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



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焉（絜也）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衣當爲齊壞字也繆讀爲木繆垂之繆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以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爲皮）請繐衰而環絰（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爲舅服之）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衍告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婦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illegible]）

緌而追切

雨去聲暴步卜切下二倣同尫音汪

與平聲

爲去聲

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乎猶於何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奚若何如也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

孔子曰衞人之祔也離之(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



嗣食

# 禮記約選卷二　　鄭氏原注

## 王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千里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

差楚宜切

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墝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此班祿尊卑之差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



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之序也其位爵同小國在下爵異國在上耳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

閒音閑

朌音頒

與去聲

二百一十國建立也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己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



畿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朌讀爲班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

并音[illegible]　卒子忽切

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千里之國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為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也其一為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



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千里之內曰甸服治田出穀稅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曰流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

上監切字去聲下監平聲　卷音袞　論音倫　[illegible]

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說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使佐方伯領諸侯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外諸侯嗣也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



立諸侯象賢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論辨然後使之辨謂考問得其宜也易曰問以辨之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其秩次位定然後

[illegible]　屏去聲　比音畀　守去聲　大音泰　賈好惡並去聲辟音僻

祿之（與之常食）以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弃之（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猶屏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弃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

禮記約選　卷二　王制　三十六

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東嶽）柴而望祀山川（柴祭天告至也）覲諸侯（覲見也）問百年者就見之（就見老人也）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同陰律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舉猶祭也）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天子無事與諸侯

絀音黜　假音格　造七到切　朝音潮　柷昌六切　辟音璧　頖音判

禮記約選　卷二　王制　三十七

相見曰朝（事謂征伐）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所以節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其器乃敢為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禡馬怕切 馘古伯切 乾音干 緌音綏 罻音尉 麛音迷 殀於表切 夭烏老切 覆芳六切 杪彌小切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為國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為盡物也天子殺則下大



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須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不覆巢覆敗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秏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

仞音刃 縣音玄上封音窆為去聲

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為祭用數之仂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喪用三年之仂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秏也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之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



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樂以食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縣封當為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壙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

礿音藥

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

禮記約選 卷一 王制 四二

廟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予

犆音特　藉子夜切

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廟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

諸侯礿犆互明犆礿文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嘗祫烝祫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

禮記約選 卷一 王制 四三

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握謂長不出膚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祭饗庶羞不踰牲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

夫音扶　粥音育篇內並同　度上如字下待洛切　沮將慮切　食壯食音嗣　異齊齊去聲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關譏而不征（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麓山足也）夫圭田無征（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治宮室城郭道渠）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告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司空執度度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煖燥濕沮謂萊沛）量地遠近（制邑井之處）興事任力（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凡使民

禮記約選　卷二　王制

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競其力饒其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挍其材執堪地氣也）廣谷大川異制（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俗（謂其所好惡）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謂其性情緩急）五味異和（謂香臭與鹹苦）器械異制（謂作務之用）衣服異宜（謂氈裘與絺綌）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

衣去聲　和去聲　鞮音低　度待洛切　樂音洛　朝音潮　與去聲

則同川卧則僻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皆俗閒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得猶足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

禮記約選　卷二　王制

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立小學大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帥循也不循教謂敖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不變命國之右鄉

大音泰 適音的 造七到切

論選並去聲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覲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後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升於學者不征



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

爲去聲 贏力果切

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此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又親爲之臨視至弃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重弃人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當爲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主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司馬辨論官材辨其



論官其材觀其所長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論定然後官之使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命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以不任大夫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技謂此七者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欲專其事亦爲不德出鄉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

辟婢亦切 齒昌次切　論倫同　論昌真 郵別必列切　比音俾

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亦賤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即或為則論或為倫郵罰麗於事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疑獄氾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其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



侀音刑

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凡作刑罰輕無赦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淫聲鄭衞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瑱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娶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此四誅者不以聽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明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亦為人將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尊物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兵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

大音泰惡去聲　齊音齋　會古外切　朝音潮　少入聲　食音嗣

貪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關竟上門譏呵察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天子齊戒受諫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替王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



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此三官之屬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饗養之成歲事斷計要也制國用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此殷制明矣八

粻音張　游去聲　絞音交　紟其鴆切　從去聲　上去聲　齊音齋　衰音催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煖溫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



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五十而爵賢者命爲大夫六十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致政還君事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

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
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
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
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
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
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
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
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絿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
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
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皇冕
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
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
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
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

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
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
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
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
日視朝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校年當
行復除也老人衆
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也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
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廢
於人事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
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
侯來從家期不從政自從也少而無父者謂之
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

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也皆有常餼餼廩也瘖聾跛躃斷者侏儒
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道路
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道有三塗遠別也父
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廣敬也謂於塗
中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皆謂以與少者雜色
曰斑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空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造爲也方
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爲方

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
者百爲田九十億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爲方百
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萬億今萬萬也自恆山至於
南河千里而近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
近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
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
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
遙雍州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
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

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



上監如字 下監平聲

爲去聲

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給齊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諸侯世子世國也象賢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六禮

冠去聲　長上聲　別必列切　數去聲

冠昏喪祭鄉相見鄉鄉飲酒鄉射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異別度量數制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句音勾　中去聲篇內並同　蔟七豆反

#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illegible]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其日甲乙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此倉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其蟲鱗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其音角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



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律中大蔟也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其數八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其味酸其臭羶木之臭味也凡酸羶者皆屬焉其祀戶祭先脾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

載音戴　先去聲　齊音齋　帥入聲篇內並同　還音旋　相去聲

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皆記時侯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爲候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



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袞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迎春祭倉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

當去聲　離去聲貸音忒　帥入聲　推吐回切　勞去聲　上上聲　術音遂　聲阪音

慶賜遂行毋有不當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



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

相去聲 夭烏老切 骼音格胔音漬 猋音標 摯音至 種上聲

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相視也田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爲仲春將釋菜乃修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錄也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爲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盛德所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爲傷萌幼之類毋聚大衆毋置城郭爲妨農之始掩骼埋胔謂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逆生氣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毋變



天之道以陰政犯陽毋絕地之理易剛柔之宜毋亂人之紀仁之時而舉義事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巳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草木蚤落生日促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猋風暴雨總至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回風爲猋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謂稷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其日甲乙其

省息井切 囹圄音零語 掠音亮 禖音梅 帥音率

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太廟東堂當火室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助生氣也擇元日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命有司省囹圄



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順陽寬也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后妃帥九嬪御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

（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又記時候發猶出也）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毋作大事以妨農之



事（大事兵役之屬）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用於學）天子乃帥三

洗蘇典切

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爲季春將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圭帛而已）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金氣動也畢又爲邊兵）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多相掠（陰姦眾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午之氣乘之也）蟲螟爲害（暑氣所生爲災害也）季春之月日在胃昬七星中旦牽牛中（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皆記時候也鴽毋無螮蝀謂之虹萍蓱也其大者曰蘋）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右个東堂南偏）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命舟

鮪音偉　為去聲　句音勾　上上聲行去聲　道去聲塞入聲　罝音嗟罘音浮翳音縊餧音餒　植直治籧

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漏也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進時美物乃為麥祈實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時可宜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振猶救也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



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道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今月令無罘翳為弋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蠶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具曲植籧筐時所以養蠶器

齊音齋鄉去聲　使去聲　共音供　量去聲　監平聲　累平聲

也曲薄也植槌也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日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登存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輮幹有當用脂



良善也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今月令無于時作為爲詐偽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犧牲駒犢舉書其數以在牧而校數

徵音止 中中上音 眾下音仲

書之明出時无他故至秋當録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國有大恐以水訛相驚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鬼鬼為天尸時又有暑也山陵不收高者暵於熱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霖今月令曰眾雨兵革並起陰氣勝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也其日丙丁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為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其蟲羽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其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律中中呂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

蚓音酉衣音見 先去聲 齊音齋 還音旋 說音悅

中呂宣中氣其數七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苦其臭焦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其祀竈祭先肺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螻蟈鳴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是月



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謁告也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為將飲酎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助長

當去聲 大音泰 墮許規切 行去聲 斷丁玩切 酎直又切 [illegible]平聲

氣也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是月也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毋有壞墮**亦為逆時氣**毋起土功毋發大眾**為妨蠶農之事**毋伐大樹**亦為逆時氣**是月也天子始絺**初服暑服**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重敕之**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于國今月令休為伏**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為傷蕃廡之氣**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也散其熱也彘水畜**是月也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舊說靡草薺亭歷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出輕繫**宗[illegible]寬[illegible]**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舉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

禮記約選 卷三 月令 十一

數音朔 亢音剛 鵙古役切 鞀音逃 鞞步迷切 篪音池 柷昌六切 敔音語 為去聲

言用禮樂互其文**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為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長日促**後乃大水敗其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為災者寅有啟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皆記時候也螳蜋螵蛸母也鵙搏勞也反舌百舌鳥**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也**養壯佼**助長氣也**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鍾磬柷敔**為將大雩帝習樂也修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禮記約選 卷三 月令 十二

艾音刈　縶音執　齊音齋處上聲

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乃登黍登進也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令民毋艾藍以染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



別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毋燒灰爲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門閭毋閉關市毋索順陽敷縱不難物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游牝別羣孕妊之欲止也則縶騰駒爲其牡氣有餘相蹄齧也班馬政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度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皐馬佚特教駣攻駒此之謂也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爲欲靜止聲色毋或進進猶御見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薄滋味毋致和爲其氣異

晏伊見切　堇音謹　遠上聲　螣音特　數音朔

此時傷人節耆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百官靜事毋刑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令刑爲徑以定晏陰之所成晏安也陰稱安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是月也毋用火南方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道路不通暴兵來至盜賊攻劫亦雹之類行春令則五穀晚孰卯之氣乘之也生日長[illegible]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螣蝗之屬



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民殃於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

共音供 為去聲 行去聲

正日六月鷹始摰螢飛蟲螢火也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黿言取羞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今月令漁師為榜人命澤人納材葦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



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今月令四為田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牲以供祠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婦官染人也采五色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眞采正善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旗章旌旗及章識也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為其未堅刃也

薙音替 彊其兩切 貸音忒若代切 乘音乘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土將用事氣欲靜毋舉大事以搖養氣大事興繇役以有為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言土以受天雨潦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是月也土潤溽暑潤溽謂塗溼也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



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彊強槩之地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民乃遷徙象風轉移物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為溝瀆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熟傷於水也乃多女災含妊之類敗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其日戊己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枝

倮力果切

閎音宏

葉茂盛其含秀者仰屈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其蟲倮**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恆淺毛**其音宮**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律中黃鍾之宮**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其數五**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其味甘其臭香**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



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也象土周帀於四時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其日庚辛**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孰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又因以爲日名焉**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

朝音潮　還音旋　上入聲　齊音齋帥　先去聲

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其蟲毛**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其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宮壞**律中夷則**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其數九**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辛其臭腥**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其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謁告**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

帥去聲　好惡並去聲　繕平聲　折音哲　斷丁玩切　坊音防　塞入聲　坏音培　使去聲　大音泰　復扶又反

屬有勇力者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順秋氣政尚嚴命理瞻傷察創視折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審斷決獄訟必端平端猶正也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嬴肅嚴急之言也嬴猶解也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黍稷之屬於是始孰命百官始收斂順秋氣收斂物



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十月宿直營室營室之氣為害也營室主武士行春令則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寒熱不節民多瘧疾瘧疾寒熱所為也今月令瘧疾為疾疫

觜音茲　觿音攜　當去聲　橈女教切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贊陽秀物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



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助老氣也行猶賜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短長此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此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有常因制衣服而作之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中重也當謂值其罪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

行中亦上聲

窖音教

畜音蓄 趣音促 積音恣

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
嘗上帝其饗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
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祭也所聽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
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難陽
氣也陽者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
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
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麻始孰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
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圓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



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
積聚始為禦冬之備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
行罪無疑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是月也日夜分雷
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
涸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
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
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
利農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
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

數音朔

射音亦 蛤古答切 華音花

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
事乃遂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凡舉
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事謂興土功合
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為之戒焉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為大
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乃有恐以火訛相驚行夏令
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行
冬令則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收雷先行先猶
蚤也冬主閉藏草木蚤死寒氣盛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季秋者日月會於大
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
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
腥其祀門祭先肝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
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
之令德示民軌儀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
華豺乃祭獸戮禽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
殺也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
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右个

吹去聲　爲去聲

西堂北偏是月也申嚴號令申重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祗亦敬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總猶猥卒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是月也大饗帝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焉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謂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

禮記約選　卷三　月令　三四

挾子協切　墐音覲趣七住　當去聲　養去聲　鼽嚏音求帝　解音懈

級整設于屏外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趨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誓眾以軍法也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爲射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伐木必因殺氣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墐謂塗閉之辟殺氣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者熊蹯之屬非常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孰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師興不居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孟冬者日月會

禮記約選　卷三　三五

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其日壬癸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牙又因以爲日名焉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爲水官其蟲介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其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律中應鍾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其數六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與其成數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其祀行祭先



腎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閎而奄象物閉藏也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行去聲積　去聲　先首反　下平入聲

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謁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恩賜之大功加賞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筴筴短賤於兆也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橈相爲也是月也天子始裘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



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窗牖可塞塞之命百官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謂芻禾薪蒸之屬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徯徑禽獸之道也今月令疆或爲壁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

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是月也大飲烝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詩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



之詩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因盛德在水收其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

辟音璧

坼俗作拆誤

沮上聲

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多流亡象蟄蟲動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巳之氣乘之也立冬巽用事巽爲風行秋令則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中陰氣向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



虎始交告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飭死事飭軍士戰必有死志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

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省婦事所以靜
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僞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乃命
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
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
毋有差貸酒孰日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
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
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天子命有司祈祀
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爲
深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

禮記約選 卷三 月令 卅

放佚者取之不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其主也
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山林藪澤有能取
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
者罪之不赦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是月也
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牙
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甯去聲色禁耆
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甯安也聲謂樂
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反芸
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又記時候也芸

香草也荔挺馬韰也水泉動潤上行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此其
堅成之極時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
用者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塗闕廷門
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順時氣也仲
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午之氣乘之也氣霧冥冥霜露
之氣散相亂也雷乃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行秋令則天時
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直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
子宿直虛危虛危內有瓜瓠國有大兵兵亦軍之氣行春令則
蝗蟲爲敗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爲旱民多
疥癘疥癘之病孚甲象也

禮記約選 卷三 月令 卅一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季冬者日月會
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
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
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鴈北鄉
鵲始巢雉雊雞乳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
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右个北堂

種上聲　吹去聲　共音供　[illegible]去聲

東偏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征鳥厲疾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為鳩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絜美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



今月令無堅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言日月星辰運行于

[illegible]去聲　共如字　論去聲　共音供

此月皆周帀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此所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



山林名川之祀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也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鼈蟹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行春令則胎夭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眾害莫大於此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

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
季夏大雨時行



女汝下同 語去聲

#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言游縱言汎說事也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奪猶亂也給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非仁給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眾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唯有禮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領猶治也好善也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



食音飼下同

鄉平聲

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會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眾倡始無以合和眾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

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舞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爵及舞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也相示以德也倩廟頌文王之德示事也相示以中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設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為文文章所為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言禮樂足以為政也錯猶施行也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服體禮服也謂萬物之得長皆來為瑞應也眾之所治眾之所以治也眾之所亂眾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樂音洛　　哀樂樂音洛好樂入聲　　其音基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凱弟樂易也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災也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



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胷心也塞滿也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

施音異　　聞音問

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夙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鍾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傚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賙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傚之此非有衰絰之服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言盡於此乎意以爲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



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爲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傚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

假音格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三王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爲三也勞勞來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



使王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大無私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爲政教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之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承奉承不失墜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大音泰

易去聲 愿願同 孫去聲

# 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



天下無不爲信者也文王爲政克明德慎罰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來也遯逃也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涖臨也孫順也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

好惡並去聲 好去聲 長上聲 說音悅 梏讀作覺 紼音弗 行去聲 僭愆同 道行並去聲

所令從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於言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甚者甚於君也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如影逐表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言百姓效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遂猶達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言皆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已者民之行皆盡己心



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梏大也直也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紼引棺索也故大人不倡游言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淑善也僭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

行去聲　吉讀作告　癉丁但切　共平聲

愼於行稽猶考也議也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話善
言也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皆明也言於明
明乎敬其容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
齊其民則民德壹不二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
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
望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
則亡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
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
禮記約選　卷三　緇衣　罢
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
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者章
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章明也癉病也詩云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
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姦心也故君民者章好以
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淫貪侈也
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
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
義事則行也重猶尙也援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

比毗至切

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詩云上帝板
板下民卒癉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小
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
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子曰政之不行也敎之不
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
可以褻刑而輕爵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康誥曰敬明乃
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康康叔也作誥尙書篇名也播猶施也不
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也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
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
禮記約選　卷三　緇衣　罣
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
之比私相親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
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君毋
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圖亦謀也言凡
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
害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疾猶
非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
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

閉讀爲蔽　易去聲

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所信賤也賤者無壹德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克能也由用也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言水人所沐浴自絜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畏慎也出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杆格不入迷或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爲哼或爲悖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喻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慎所可褻乃不溺矣大甲曰毋越厥



省悉井切　兌音悅　逭乎亂切　吉讀爲告　相去聲

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越之言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向害人也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違猶辟也逭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寗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人成也誰

[illegible]爲牙其音同

君雅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尙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

行去聲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類謂比式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衆也精或爲清

禮記約選 卷三 緇衣 卒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壹也

好惡並去聲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鄉方喩輩類也小人徼利其友無常也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言其可望而知邇近也

好仇好如字

詩云君子好仇仇匹也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徼利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好去聲行如字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爲不歸於德歸或爲懷

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射音亦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敝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葛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

上行如字下行去聲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

禮記約選 卷三 緇衣 芏

寡舊讀爲顧今如字

言之則行不可飾也從猶隨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行爲驗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爲顧聲之誤也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允信也展誠也

周田觀讀爲割申勸

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奭召公名也作尙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

與平聲　兌音悅　偵貞同

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恆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爲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

禮記約選　卷三　緇衣　壹

朝音潮　衣去聲　豎音樹　莫音暮　上上聲　應去聲　帥音率　說音脫　養去聲　飯上聲　女音汝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三皆日朝以其禮同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孝子恆兢兢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又復也及莫又至亦如之莫夕也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憂解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餁臭味惡也再退反其寢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幾程式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旬有二日乃閒閒猶瘳也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閒後容臥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撫猶有也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

禮記約選　卷三　文王世子　貳

相去聲　令平聲　四學字皆音效　二學字皆音效　大音泰　籥如字

十吾與爾三焉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齒也文王以勤
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於女女受而成之文王九十
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君子曰終終其成功成王幼
不能涖阼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相踐阼而
治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世子法於伯禽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猶舉也謂舉
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
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文王
之爲世子也題上事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

禮記約選　卷三　文王世子

各有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
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
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小樂正學干大
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
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
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胥鼓南
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
不僭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
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

學音效　說如字　閒平聲

序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
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
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
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
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
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
大樂正授數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也大司
成論說在東序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
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美詔土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

禮記約選　卷三　文王世子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閒猶
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終則
負牆卻就後席相辟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凡學
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
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
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
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
若孔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

國合也有國故則否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凡語于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誓之曲藝為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爲後復論說也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乃進其等進於眾學者以其序又以其藝爲次謂之郊人遠之俟事



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興當爲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儐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教世子亦題上事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

于讀作迂

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中也懌說懌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謂爲之行其禮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爲說其義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喻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



有師保有疑丞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

長上聲 斆音效 行去聲

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禮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教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弟音悌 倅音萃

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周公踐阼亦題上事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內朝路寢庭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以



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爲位不在父兄行列中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大事謂死喪也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恆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爲主人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其在

禰宜讀作禰　大音泰　冠取並去聲娶　為去聲　免音問　承讀作贈　含去聲　纖音殲　剸之兗切　鞫音菊　讞魚列切　辟婢亦切

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主禰在外親也）公若有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也）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謂守路寢）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至于賻賵承含皆有正焉（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公族其

禮記約選　卷三　文王世子　卆

有死罪則磬于甸人（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纖讀為殲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鞫讀書用法曰鞫）公族無宮刑（宮割淫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公曰宥之（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又復也）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公又使人

為去聲　孝弟弟音悌　殺去聲　讞音硯　大音泰

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于公（白己刑殺）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謂以宗族事會）外朝以官體異姓也（體猶連結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崇高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官各有能）登餕受

禮記約選　卷三　文王世子　卆

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統）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紀猶事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以至尊不自異於親之列）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差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行主君父之象）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以其不敢以庶守君所重）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以其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

臨如字　鄉去聲　爲忝皆去聲遠去聲　昕音欣　更平聲　適如字 省息井切 先養養去

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鄉方言知所鄉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 犯猶干也術法也 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翦割截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 衆至然



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 有司卒事反命 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 始之養也 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 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 親視其所有 遂發

養去聲

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闋 反登歌清廟 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旅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 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 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



之義行矣 曲清廟與武也 有司告以樂闋 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筭樂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騐於邑是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 謂先本於孝弟之道 愛之以敬 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 行之以禮 謂親迎之如見父兄 脩之以孝養 謂親獻之薦之 紀之以義 謂既歌而語之 終之以仁 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

兌音悅　上上聲　齊側皆切

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愉
焉言其為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愉猶曉也兌命曰念終始典
于學兌當為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
學學禮義之府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
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內豎曰今日安世
文王之為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
世子色憂不滿容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內豎言
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



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
宰然後退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
親齊玄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膳宰之饌必
敬視之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疾之藥必親嘗之試毒嘗
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善謂多於前嘗饌寡世子亦
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
初復常所服

選去聲

# 禮記約選　鄭氏注

##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
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
嘆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睹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之仲尼
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言偃孔子
弟子子游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
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
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為其大切廣言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故人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
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
有所養無匱之也男有分分猶職也女有歸皆得良奧之家貨
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
身也不必為己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教也是故謀閉
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尚辭讓之故也故外戶而
不閉禦風氣而已是謂大同同猶和也平也今大道既隱
隱猶去也天下為家傳位於子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

知去聲　埶音勢　復扶又切　而平聲　相去聲　殽音效　冠去聲

力爲己俗狹齊亂敗繁多爲此以禦之也大人諸侯也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考成也刑猶則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



衆以爲殃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是謂小康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爲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

聘音湖　捭音百　汙烏花切　抔音掊　桴音浮　號平聲　飯上聲　苴菹於切　知去聲　鄉音向　橧音曾

朝聘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民知禮則易教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欲知禮終始所成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欲行其禮觀其所成是故之杞杞夏后氏之後也而不足徵也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吾得夏時焉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宋殷人之後也吾得坤乾焉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觀於二書之意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



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聲之誤也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招之於天然後飯腥而苴孰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遺貨有火利也苴或爲俎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地藏謂葬故死者北首首陰也生者南鄉鄉陽也皆從其初謂今行之然也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寒則累土

茹音汝 衣去聲 亨音烹 炙音隻 酪音洛 醆側眼切 粢才細切 醍音體 嘏古雅切 越音活 疏平聲 冪莫力切 衣去聲 澣戶管切

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此上古之時也後聖有作作起然後脩火之利孰冶萬物范金鑄作器用合土瓦瓴甓及甀大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榭器之所藏也以炮裹燒之也以燔加於火上以亨煑之鑊也以炙貫之火上以為醴酪烝釀之也酪酢酨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



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

亨音烹 鉶音形 斝古雅切

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席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此禮之大成也解子游以禮所成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將言今不然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僭禮之君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

殺音效

脅君劫脅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臣之奢富僭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皆不歸唯君耳臣自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言今



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物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弑焉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扶今失禮如此爲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

治政治平餘治如字

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於此又遂爲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命降于社之謂殽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近者重義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爲宮室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爲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並并也謂北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

治去聲 舍音閒 知去聲 詐去聲 耐音能 辟婢亦切 下弟音悌 長上聲 治平聲 去上聲 舍上聲

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明猶尊也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則當爲明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



患謂見圍入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意心所無慮也辟開也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極言人事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

惡去聲 度入聲 見音現 舍上聲 播上聲 還音旋 和去聲

之唯禮可耳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言人兼此氣性純也故天秉陽垂日星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



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竭猶負戴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繢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

[illegible]去聲　畜許六切

之謂之巧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
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此言兼氣性之効也故聖人作
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
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
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捊治也禮之位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四面之位象四時三賓象三光夫婦象日月亦是也以天地為本故物可



舉也物天地所養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情以陰陽
通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事以四時成以日星
為紀故事可列也事以日與星為候興作有次第月以為量
故功有藝也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為倪
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山川守職不移五行以為
質故事可復也事下竟復由上始也禮義以為器故事
行有考也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
奧也奧猶主也田無主則荒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
也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為羣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

獝音恤　淰音審　獝況必切　狘許月切　瘞音翳　繒似仍切　儐音擯

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
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
不失淰之言閃也獝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故先
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
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皆卜筮所造置也埋
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
下也患下不信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
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



藏去聲　大音泰

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
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此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故禮行
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
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
正法則焉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故
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
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

分去聲　冠去聲　朝音潮

其降曰命聖人象此下之以爲教令其官於天也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本於大一與天之義動而之地後法地也列而之事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後法四時協於分藝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其居人也曰義養當爲義字之誤也下之則爲教令居人身爲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貨摯幣庭實也力筋骸彊者也不則偃罷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



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竇孔穴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皆得以爲美味性善者醇耳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和其剛柔陳義以種之樹以善道講學以耨之存是去非類也本仁以聚之合其所盛播樂以安之感動使之堅固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協合也合禮於義則與義合不乖剌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以其合於義可以義起作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藝猶才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有義則人服之也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有仁則人仰之也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嘉穀無由生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苗不殖草不除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無以知收之豐荒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不知味之甘苦安之以樂而不

治平聲



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功不見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之也車或爲居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

殺色介切　當去聲　棷音藪

害也此順之至也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扶持其情合安其危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斯盜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卝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須爵位必當年德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用民必順不奪農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棷



聚草也沼池也則是無故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實猶誠也盡也

##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相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之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釋猶去也回邪辟也質猶性也措質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人協服也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也懷歸也先王之



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內具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鬼神所祀事有德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言皆有異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不順其鄉之所有也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

殺色介切 稱去聲 革音棘

少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謂貢賦之常差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用年之豐凶也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言用之有節也殺謂穀不孰也匡猶恐也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言受命改制度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倫之言順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天地人之別體



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義之言宜也人道之宜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足猶得也稱稱牲之大小而爲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而云百官喻衆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闍者謂之臺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

大音泰

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豆八設于戶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杭木與茵也葬者杭



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杭木橫三縮二上加杭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農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

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



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禮有用棜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

壇去聲 棜於據切

琢讀爲篆 大音泰

知去聲 越音活 疏讀爲疏 罷莫力切 樿音展 杓市約切 省息井切 蓋古介切 致音治 樂音洛 稱去聲

而越席犧尊疏布罷樿杓此以素爲貴也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罷或作幂樿木白理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省察也不同言異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德發揚詡萬物詡猶普也徧也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德產之致也精微致致密也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



德者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少其牲物致誠慤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君子謂大夫以上攘盜竊也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而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棁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我我知禮者也克勝也君子曰祭祀不祈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由己耳不麾蚤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曰麾不樂葆大謂器幣也葆之言褒也不善嘉事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

夏上聲 父音甫 綦音忌



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以禮之義有以小少爲貴也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文仲魯公子彊之曾孫臧孫辰莊文之間爲大夫於時爲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人之爲也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禮也者猶體也若人身體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

殺色介切　撕音芟　放上聲　武讀為無

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
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
其中事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三百三千皆猶誠也君
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
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若順也有美而文而誠若謂以多大高文為貴
也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
有曲而殺也謂若父在為母期也有經而等也謂若天子以下
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有順而討也討猶去也謂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
禮記約選　卷四　禮器　玊
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也有撕而播也撕之言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
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有推而進也謂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
之禮有放而文也謂若天子之服服日月以至黼黻有放而不
致也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有順而摭也謂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
沐粱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
殷因一也俱趨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
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周坐尸詔侑武
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之誤

醵其據切　與音預　孰音熟　頖音判　嘔音吁

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詔侑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詔侑或為詔
囿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
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曾子曰周禮其
猶醵與合錢飲酒為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君
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近人情者褻而遠之
者敬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
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沈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
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
致其情也作起也敬非己情也所以下彼此有由始也有所法也
禮記約選　卷四　禮器　玊
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
而至不然則已蹙已猶甚也慤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上帝
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
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為郊宮晉人
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
嘔夷并州川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林配林林名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繫繫
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故禮有

[illegible] 莞音官 簟徒點切 稾古老切 鞂訖入切 朝音潮 放去聲 亹音尾

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皆為溫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詔或為紹〕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二者反本也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三者脩古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主謂本與古也〕故可述而多學也〔以本與古求之而已〕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節猶驗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之言至也極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為朝夕必放於日月〔日出東方月出西方〕為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為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達猶皆也亹亹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眾重事也〕是故因天



假音格 犧音莎 縣音玄 應去聲 樂其樂音洛

事天〔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因地事地〔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瘞乎梁甫刻石紀號也〕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功成而大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南面立者視朝〕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目下事也〕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君在阼夫人在房〔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大明日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言交乃和〕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自由也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

知知音智　大音泰　從去聲　從去聲　定丁䉈切　祊百彭切

（護伐而作濩武）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動反本也）
脩樂以道志（勸之善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國亂禮慢而樂淫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觀其禮樂則知治亂
也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
發而知其人之知（禮樂亦猶是也）故曰君子慎其所
以與人者（將以見觀）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
夫贊幣而從（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君親制祭夫
人薦盎（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君
親制牲夫人薦酒（親制謂進牲孰體時）卿大夫從君命

禮記約選　卷四　禮器　兲

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
勿乎其欲其饗之也（勿勿猶勉勉也）納牲詔於庭血
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
求而未之得也（肉謂之羹道猶言也）設祭于堂（設祭之饌於堂
人君禮然）爲祊乎外（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
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
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不知神之所在
也）一獻質（謂祭羣小祀也）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五獻察（察明
也謂祭四望山川也）七獻神（謂祭先公）大饗其王事與（盛其饌與

肆音陔

貝謂祫祭先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
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此饌諸侯所獻）內金示和也（此所
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束帛加璧尊德
也（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爲前列先知也（龜知事情
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金次之見情也（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
設）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
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纖揚州貢篠簜）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
所有則致遠物也（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周穆王征大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其出

禮記約選　卷四　禮器　毛

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
節之肆夏當爲陔夏）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
宗廟之祭仁之至也（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忠之至
也（謂哭踊袒襲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
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謂來賻賵）故君子欲觀仁
義之道禮其本也（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君子曰甘受
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
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道猶由也）
（從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

彼義切　為去聲　朝音潮

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誦詩三百篇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子路為季氏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謂昔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以其久也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偏任為跛依物為倚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室事祭時堂事儐尸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多其知禮

禮記約選　卷四　禮器　关

大音泰　孕以證切　繁音盤　腶丁亂反　禘讀為禴　食音嗣

##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因小說以少為貴者禮器言大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血腥爓祭用氣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亦不饗味也此大饗饗諸

禮記約選　卷四　郊特牲　丟

侯也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水土

易以豉切　別必列切　使去聲

之品吉非人常所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
且明之義也且當為神字之誤也賓入大門而奏肆
夏示易以敬也賓朝聘者易和說也卒爵而樂闋孔子
屢歎之美此禮也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以詩之義發明
賓主之德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匏笙也樂
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
得得得其所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
邇之期也旅眾也邇近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
之以和居參之也鐘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閒



示相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
子男皆三十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僭諸
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
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
君命聘則有私見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
覿何為乎諸侯之庭非其與君無別為人臣者無外
交不敢貳君也私覿是外交大夫而饗君非禮也
其饗君由強且富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

下去聲　縣音玄　錫音陽

也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
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也天子無容禮莫敢為主
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明饗君非
禮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正君臣也下堂而
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夷王周康王之
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
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
侯之僭禮也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
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
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
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
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
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故天子微諸侯僭
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
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言僭所由諸侯不敢祖
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
非禮也由三桓始也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
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

寓音遇　爲去聲　裼音傷　朝如字

尊賢不過二代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為三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為託也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答對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辟國君也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鄉人裼裼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裼或為獻或為儺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神依人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孔子曰士使



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設帨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讀為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日

長上聲　乘去聲下同　鄰同　單音丹　粢音資　盛平聲　為去聲　鹽去聲

用甲用日之始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大社王為羣姓所立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中霤亦土神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畢作人則盡行



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為鄰季春出火為焚也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為省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流猶行也行行田也鹽讀為豔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為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求服其志不貪其

大音泰

得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
適四方先柴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
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
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大報天而主
日也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日大陽之
精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
之性也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於郊故謂之郊牲用
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尚赤者周也郊之用辛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以周郊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



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
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
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
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謂告之退而卜卜之日王
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澤宮也所以擇賢
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
之是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
百姓也上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
外矣大廟者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

之室庫或爲廄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
也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
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
道鄉爲田燭謂郊道之民爲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爲燭也
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
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之大數
不過十二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



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明謂則之以示
人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養牲必養二也帝牛必在滌
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滌牢
中所搜除處也唯具遺所又選可用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此所以配上帝也言其本可以配郊之祭也大報本
反始也天子大蜡八所祭有八神也伊耆氏始爲蜡
伊耆氏古天子號也蜡也者索也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
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蜡之祭也主

去聲 音防

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祭百種以
報嗇也嗇所樹蓺之功使盡饗之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
之至義之盡也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也
詩云爲下國畷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也迎其神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水庸溝也曰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而祭終也葛帶榛杖喪
禮記約選 卷四 郊特牲 美
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
服衣裳皆素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
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野夫黃冠黃冠草服
也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大羅氏天子之
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
也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
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
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
所以戒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華果蓏也又詔以天

菹兹居切 音嗜 卷音衮 好去聲 樂音洛

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蓄財利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方有祭也
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其方穀不
孰則不通於蜡焉使民謹以用財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
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
民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美之與既
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
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矣恆豆之菹水草之和
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
物也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
禮記約選 卷四 郊特牲 毛
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
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非食味之道也言禮以異爲敬先王之薦可食也而
不可嗜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
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
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
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武萬舞也酒醴
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
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

而音基 埽去聲 冠義始冠 冠而去聲 之冠古冠 如字 阼昨各切 緌如追切 的 聲

而蒲越槀秸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
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
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
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尚質貴本其至於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槀
秸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鼎俎奇
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牲陽也庶物陰也黃目鬱氣
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
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祭
禮記約選 卷四 郊特牲 卅七
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
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
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冠義始冠之緇布
之冠也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
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
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
大古也冠而敝之可也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
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東序少北近主
位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

毋音牟 追音堆 冔音詡 殺色介切

客位尊之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
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
也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爲玄冠也周弁殷冔夏收齊所
服而祭也三王共皮弁素積所不易於先代無大夫冠禮
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
之有言年五十乃爵爲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諸侯之有冠禮
夏之末造也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
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篡弒乃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
禮記約選 卷四 郊特牲 卅八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儲君副主
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言德益厚官益
尊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古謂殷以前也
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諡耳今記時死則諡之非禮
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言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失其義
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
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
也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目禮之義

帥去聲 幼入聲

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同姓或則多相褻也）幣必誠辭無不腆（誠信也腆猶善也）告之以直信（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事猶立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先謂倡道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鴈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言聚麀之亂類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先王若大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先者車居前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從謂順其教令）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傳）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禮記約選　卷四　郊特牲　四十

餕子恤切 餕音俊 號平聲 焫如悅切 羶音馨 薌音香

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此謂大古之禮器也）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私之猶言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明當爲家事之主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代也）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爓或爲腍）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也（滌蕩猶搖動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奠或爲薦）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

禮記約選　卷四　郊特牲　四十一

索音色　遠去聲　與平聲　倞音諒　肵音祈　相去聲　齊去聲

諸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人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也）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祭祝于祊（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室與堂與）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尚庶幾也）祊之爲言倞也（倞猶索也倞或爲諒）肵之爲言敬也（爲尸有肵俎此訓也）富也者福也（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首也者直也（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爲植也）相饗之也（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曰主人拜安尸尸答拜執奠祝饗）嘏長也大也（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尸陳也（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幽謂血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純謂中外皆善）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

涚音稅　肆讀爲剔　腍而審切

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明水涚齊貴新也（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㡛氏以涚水漚絲涚齊或爲汎齊）凡涚新之也（新之者敬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割解牲體）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謂事祖禰）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治肉曰肆腍熟也爓或爲腥）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以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縮酌用茅明酌也（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醴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酌猶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爲酌也）

醆酒涚于清謂泲醆酒以清酒也醆清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涚于醆酒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猶若也澤讀為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祭有祈焉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有報焉謂若穫禾報社有由辟焉由用也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齊之玄也以



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齊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



漱先奏切 縰所買切 笄○如兮 緌儒追切 韠音畢 搢音晉 帨音稅 紛音分 著音斫 綦音忌 衣如字 纊音曠 鞶音盤 袠陳乙切 衿其炎切 燠音郁 癢以想切 少去聲

# 内則

后王命家宰降德于眾兆民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一曰萬民周禮家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家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咸皆也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也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紛帨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



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偪偪行縢屨著綦綦屨繫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衿纓綦屨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之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怡說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之隨時便也

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酏粥也芼菜也蕡熬枲實）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謂用調和飲食也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也）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敬也）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迫尊者給小使也）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具饌也）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斂枕簟者不欲人見己褻者簟席之親身也）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孺子又後未成人者小子也）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祿不免豐也）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將衽謂更臥處）御者



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須臥乃數之也襡韜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傳移也）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餕乃用之牟讀曰鍪也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也）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餕乃食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婦皆與夫餕也）既食恒餕（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旨甘柔滑孺子餕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齊莊也）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寒不敢襲癢不敢搔（襲謂重衣）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父黨無容）不涉不撅（撅揭衣也）褻衣衾不見裏（爲其可穢）父母唾洟不見（輒去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手曰漱足曰澣和漬也）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綻猶解也）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潘米瀾也）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共猶皆也帥循也時是也禮皆如此也）男不言內女

飲去聲　食音嗣　數音朔　說音悅　復扶又切

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奠停地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湢浴室也）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擁猶障也）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恃其孝敬之愛或則違解）若飲食之雖不嗜



必嘗而待（待後命而去也）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謂難其已業）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遠慰怨於勞事姑猶且也）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不可愛此而役苦於彼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之（庸言用也）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怒譴責也）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不說與

適如字　說音悅　復扶又切

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孰諫（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也周禮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也）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撻擊也）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由自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宜猶善也）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沒



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遺也果決也）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介婦眾婦）舅姑使冢婦毋怠（雖有勤勞不敢解倦）不友無禮於介婦（眾婦無禮）舅姑若使介婦無敢（家婦不友之也善兄弟為友娣姒猶兄弟也）敵耦於冢婦（雖有勤勞不敢掉磬）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下家婦也命為使令）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侍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祗敬也宗大宗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入謂入宗子家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



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加猶高也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賢猶善也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當助祭於宗子之家終事而后敢私祭祭其祖禰

飯目諸飯也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孰穫曰稰生穫曰穛黍黃黍也膳目諸膳也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鴽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鶉爲鴽也飲目諸飲也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重陪也糟醇也清沛也致飲有醇者有沸者陪設之也或以酏爲醴釀粥爲醴黍酏酏粥漿酢酨水清新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閒名諸爲濫酒目諸酒也清白白事酒昔酒也羞目諸羞也糗餌粉酏糗擣熬穀也以爲粉餌與餈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餌糗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酏當爲餰以稻米與狼臅膏爲餰是也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苽彫胡也稌稻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攔也腶脩蚳醢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膚切肉也膚或爲胖卵鹽大鹽也

凡食齊視春時飯宜溫也羹齊視夏時羹宜熱也醬齊視秋時醬宜涼也飲齊視冬時飲宜寒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多其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

[illegible] [illegible]音洪 臊音騷 [illegible]音逑 [illegible]音仙 麕俱倫切 軒音憲 [illegible]音係 栭音而 蔆音陵 椇音矩 楂側加切 [illegible]訣介切 藙音毅 和去聲 鴽音如 釀尼亮切 魴音防 鱮音序 去上聲 尻苦刀切

宜麥魚宜苽言其氣味相成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脯皆析乾其肉也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為胖爵鷃蜩范蜩蟬也范蜂也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蔆芰也椇枳椇也楂梨之不臧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尊卑差也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芥芥醬也脂用蔥膏用薤脂肥凝者釋者曰膏三牲用藙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椴和用醯畜與家物自相和也獸用梅亦野物自相和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釀謂切雜之也鴽在羹下蒸之不羹也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薌蘇荏之屬也燒烟於火中也自膾用蔥至此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皆為不利人也雛鱉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

禮記約選 卷四 內則 垩

譔須兗切 楂側加切 攢苦官切 庮音由 泠音零 毳昌銳切 麃旁表切 睫音接 般音班 漏平聲 鴞于嬌切 胖音判 鴇音保 奧音郁 軒音憲 辟音璧 宛音苑 食音嗣

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鱉竅也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楂梨曰攢之皆治擇之名也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亦皆為不利人也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泠毛毳毛別聚旃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皫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腥當為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舒鴈鵞也翠尾肉也鵠鴞胖謂脅側薄肉也舒鳧鶩也鴇奧脾脫也鴇或為鴇也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或曰麋鹿魚為菹麋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矮者近由此為之矣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軒或為胖宛或作鬱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大夫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秩常也大夫七十而有閣有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庋食物也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

禮記約選 卷四 內則 圭

坫一遠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



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

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記王制有此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



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賤喻貴也凡養老五帝憲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三王有乞言有讀為又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史史孝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

湻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湻熬湻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為名湻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湻毋毋讀曰模

模象也作此象滇熬炮取豚若將封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牂北羊也封刲博異語也謹當為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薌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去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醯醢可食也擣珍



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脄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醯醢與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湛亦漬也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為醯此七者周禮八珍

其一肝膋是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此周禮糝食也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膋腸閒脂舉或為巨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𩝐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



不敢共湢浴竿謂之椸楎杙也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不敢褻也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illegible]皆也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衰老無嫌及猶至也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其往如朝也角衍字也拂髦或為繆髦也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妻不在妾御莫敢當

見音現　姆音茂　夾[illegible]　[illegible]　大音泰　齊音齋　射音石　食音嗣　大音泰　少去聲

夕（辟女君之御日也）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作有感動）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若始時使人問）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也）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强氣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

禮記約選　卷四　內則

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受乃負之（代士也保保母也）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醴當爲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酬之以幣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則大牢（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皆謂長子）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異爲孺子室於宮

鬌音朵　咳[illegible]　見音現　[illegible]人當　[illegible]戶才切　還音旋　辯音徧

中（特埽一處以處之）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他人無事不往（爲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也）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貴人大夫以上也）（自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

禮記約選　卷四　內則

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祗敬也或作振）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欽敬也帥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後告諸母若名成於尊）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

養去聲 適音的 帥入聲

之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宰告閭史閭史書
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
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
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夫入食
如養禮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世子生
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
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階則
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

初無辟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辟辟謂欽有帥記有
成也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以隱疾
諱衣中之疾難爲醫也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爲改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
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
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
入御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
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公庶子生
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

食音嗣下同 上上聲 旬音均 食如字 上食如字 下食音嗣 唯上聲 數上聲

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眾子則使有
司名之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
者也魯桓公名子問於申繻也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
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庶人或無妾凡父在孫見於祖祖
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
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
無辭也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劬勞也士
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大夫之子有食

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賤不敢使
人也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旬當爲均聲之
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說卦坤
爲均今亦或作旬也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
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
矣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
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俞然也革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
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六年
教之數與方名方名東西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

襦音儒

勺音酌

孫去聲

紝女金切

食其也蚤別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示以廉恥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肆簡諒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爲襦袴爲大溫傷陰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爲也肆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內而不出謂人之謀慮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方猶常也物猶事也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七十致事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凡男拜尚左手左陽女子十年不出恒居內也姆教婉娩聽從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紃絛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當及女時而知十有五年而笄謂應年許嫁者

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故謂父母之喪聘則爲妻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奔則爲妾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奔或爲衒凡女拜尚右手右陰也

雞音笄　斯色買切　扱音插　乾音干　飲去聲　食音飼　懣謨本切　殷上聲　壞音怪　辟婢亦切

# 問喪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言人情之中外相應。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也。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說虞之義。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爲入宮。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勤謂憂勞。



上去聲　喪去聲　復扶又切　壙上聲　枕去聲　斂之斂去聲　人爲爲去聲　冠音貫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怪其遲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匍匐，猶顚蹷。或作扶服。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怪冠衣之相爲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

傴於縷切　跛補火切　爲去聲　苴七余切　羸力垂切　遽其慮切　處去聲

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
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
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
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
也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胷傷心
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或問曰免者以何爲
也怪本所爲施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
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



冠之細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或問曰杖者何也
怪其義各異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竹也
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或問
曰杖者以何爲也怪所爲施曰孝子喪親哭泣無
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
也數或爲時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
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
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父在不杖謂爲
母喪也尊者在不杖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稱去聲　別必列切　稱平聲　倚去聲　[illegible]丁坑切　號平聲　蹢直亦切　躅直六切　踟音馳　躕音廚　啁音周　噍音啾　夫去聲

##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
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
道也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
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創
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
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飾情之章表也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
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



也哉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
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
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
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
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
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
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
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平聲 乃去聲 期平聲 斷去聲 期平聲 殺去聲 閒如字

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曰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



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法此變易可以期也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

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少去聲　上衣去聲　上冠去聲　行去聲　數上聲　更平聲　强上聲　易去聲　粥音鬻

#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爲儒服而問之）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哀公命席（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中中閒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愊怛也如威如愧如有



易去聲　易去聲　畜許六切　見音現　樂五教切　好去聲　沮上聲　鷙音至

所畏）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祈猶求也立義以爲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爲貨）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不再猶不更也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爲繼）儒有可親而不可

數上聲　處上聲　更平聲　篳音畢　窬說作豆　比音畀

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
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
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
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
立有如此者甲鎧胄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儒有一畝之
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
并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
諂其仕有如此者言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



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篳門荊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
日用一日食也上荅之謂君應用其言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
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
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
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稽猶合也古人
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
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爲身儒有博學而不窮篤
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

辟音避　援平聲　澡音早　沮上聲

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
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
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
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
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
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君得其志者君所欲
爲賢臣成之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
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



也其任舉有如此者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未升
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儒有
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
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
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
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
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
速怪妬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已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
已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

樂音洛 行去聲 孫去聲 詘音屈 慁胡困切 累去聲

也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



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此兼上十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已假仁以爲說仁聖之大也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爲統閔或爲文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爲儒而以儒靳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詬病猶恥辱也孔子至舍哀公館之閒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悟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

長上聲

見音現

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言人爲禮以此三者爲始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立猶成也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



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國以禮爲本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字所以相尊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

上二行去聲

下三行如字

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言責人以大禮者己接之不可以苟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



之禮親成男女也

迎去聲 先去聲 巹音謹 酳以刃切 別必列切

#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葢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酳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成婦之義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



見音現 笄音煩 段丁斷切 當委積藏並去聲 先去聲

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成其為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夫也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

后治狄治 治平聲

適音責

見音現 爲並去聲

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



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天數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

成者也蕩之言貴也食者見道虧傷也蕩蕩除去穢惡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嚌才乂切 啐取內切 爲去聲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庠鄉學也州黨曰序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揚舉也今禮皆作騰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道謂此禮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羞燕私可以自專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絜猶清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凝猶成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賓者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以僎輔主人以其仕在官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



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非專爲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爲腸賓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鄉飲酒之禮六

去聲　弟音悌　又音作教　去聲　別必列切　省音告　殺去聲　去聲

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



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謂卽家召之別猶明也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繁猶盛也小減日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

樂音洛　說音脫　莫音暮　樂音洛　長上聲　行去聲　易去聲

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謂樂正也樂正旣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外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爲二人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遺猶脫也忘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旣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



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海水之委也尊有玄酒教民不

忘本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爲殺）介必東鄉介賓主也（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闚其間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



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

長丈聲 還音旋 中去聲 行去聲 樂音洛 行去聲

# 禮記約選

##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別尊卑老穉乃後射以觀德行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其節天子以騶虞



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繁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繁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采蘋采繁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

數音朔　行去聲　比音毘　中與並去聲　數音朔　處上聲

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流猶放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



矍音權　相去聲　賁音奮　將去聲　與去聲　弟好並去聲　不音不　旄音耄　蓋僅同

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以射莫處無安居其官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爲與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矍相地名也樹菜蔬曰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爲誓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者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點或爲徐點壯

舍如字去聲　射音石　飯上聲　食音嗣

或爲將旄期或爲旄勤今禮揚皆作旄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射

說去聲　中平聲

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求反諸己而已矣諸猶於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爲射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爲有

# 燕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位朝位也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凡國之政事國之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定位者爲其始入踧踖揖而安定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竟音境　辟去聲　餼許氣切　還音旋　食音嗣　比音畀

##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
貴賤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
也質謂正自相當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
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己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君使士迎于竟大



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
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
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
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
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
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

使子賜切　乘去聲　食音嗣　幾平聲　乾音干

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
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
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此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
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
則民作讓矣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主國
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
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



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
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厚重禮厚此聘禮也古之用財
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
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
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聘射之禮至大禮
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
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

莫音暮 齊音齋下 齊如字 解音懈 長上聲

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能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勝克敵也或爲陳）



碈音民 與平聲 爲去聲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碈石似玉或作玟也）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色柔溫潤似仁也潤或爲濡）縝密以栗

劌姑衛切 墜音隊 詘音屈 見音現

知也（縝緻也栗堅貌）廉而不劌義也（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垂之如墜禮也（禮尚謙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也樂記曰止如槀木）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孚尹旁達信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姇或爲扶）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亦謂精氣也虹天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圭璋特達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惟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詩云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

邃音粹 卷讀爲袞 端讀爲冕 [illegible]音朔 少去聲 大音泰 酏音移 [illegible]如字 幾平聲 端讀爲冕

#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祭先
王之服也雜采日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
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玄端而朝日
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
左扆立于其中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
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
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皮弁以日視朝遂以



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餕食朝之
餘也奏奏樂也五飲上水漿酒醴酏上水水爲上餘其次之卒
食玄端而居天子服玄端燕居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瞽樂
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
食無樂自貶損也諸侯玄端以祭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
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裨冕以朝朝天子也裨冕公袞侯伯鷩子
男毳也皮弁以聽朔於大廟皮弁下天子也朝服以日
視朝於內朝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

食音嗣 遠去聲 踐讀爲翦 衣去聲 搢音薦 幦音覓

三朝朝辨色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君日出而
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
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又朝服以食特
牲三俎祭肺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夕深衣祭
牢肉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
朔月少牢五俎四簋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粱稻
各一簋而已子卯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夫人與君同庖
不特殺也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故謂祭祀之屬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



之類弗身踐也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至于八月不
雨君不舉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
雨未能成災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
旱明災成也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
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皆爲
因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足也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
竹爲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恆識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爲
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卜人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史
定墨視兆坼也君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日體王其無害君羔幦

犆音直 齊音齋 首去聲 靧音悔 樿音展 禨音暨 杅音于 澀讀爲涑 力句切 衣去聲 齊音齋 觀去聲 搢音晉 珽他頂切 荼音舒 詘音屈

虎犆（犆覆苓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君子之居恆當戶（鄉明）寢恆東首（首生氣也）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晞朝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為羞籩豆之實）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刷去垢也）出杅履蒯席連用湯（杅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進飲亦盈氣也）將適公所

禮記約選　卷五　玉藻　毛

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為失忘也）既服習容觀玉聲（玉佩）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荼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為荼）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

數上聲 辯音徧 飯上聲 飧音孫 三飯上 飲似去聲 從去聲 偞虛涉切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為汙席也）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君命之羞羞近者（辟貪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必先偏嘗之）

禮記約選　卷五　玉藻　兲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覆手以循咡已食也飧勸食也）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飯飧者三飯也（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謙也）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卑（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為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不敢先君盡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洒如肅敬貌洒或為察）二爵而言

言讀誾誾　辟音僻　棜於據切　始冠冠去聲餘如字　繢音會　緌音蕤　齊音齋　紕音皮　屬音燭　散上聲

言斯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禮已三爵而油油油油說敬貌
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
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隱辟俛逡巡而退著屨也凡尊必
上玄酒不忘古也唯君面尊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
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唯饗野人皆酒飲賤
者不備禮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棜斯禁也無足有似
於棜是以言棜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
可也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
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



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玄冠丹組纓諸侯之
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言齊時所服也四命
以上齊祭異冠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
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
紕讀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垂緌五
寸惰游之士也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所放不帥教者居冠屬武謂燕
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燕無事者
去飾五十不散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親沒不髦去為子之

袪音墟　縫如字　齊音咨　要平聲　袷音劫　緣廣並去聲　衣去聲　織音志　間去聲　振上聲　縕音醖　禪音丹　絅苦迥切　褶音牒

飾大帛不緌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緌凶服也去飾玄
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朝
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謂大夫士也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
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齊倍要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
丈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為豐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
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袂
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長中繼揜尺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
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袷二寸曲領也袪尺二寸袂口也
緣廣寸半飾邊也以帛裏布非禮也中外宜相稱也冕服



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士不衣織織染絲織之士
衣染繒也無君者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衣正色裳
間色謂冕服玄上纁下非列采不入公門列采正服振絺
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振讀為袗袗禪也表裘外衣也
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襲裘不入公門衣裘必當裼也纊為
繭縕為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禪為
絅有衣裳而無裏帛為褶有表裏而無著朝服之以縞也自
季康子始也亦僭宋王者之後孔子曰朝服而朝卒
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曰國家未道

衣衣不衣 衣去聲 褎袖同 綃音消 豻音岸 褎音又

則不充其服焉謂若衛文公者未道未合於道唯君有黼裘
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
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也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
又有大裘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衣狐白毛之裘則
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
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君之右
虎裘厥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
者少以少為尊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
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麑裘青



豻褎絞衣以裼之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麑裘羔
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飾猶褎也孔子曰緇衣羔裘狐裘黃
衣以裼之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錦衣狐裘
諸侯之服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犬羊之裘不裼質略
亦庶人無文飾不文飾也不裼裼主於有文飾之事裘之裼也
見美也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弔則襲不盡飾也喪非所以
見美君在則裼盡飾也臣於君所服之襲也充美也
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是故尸襲尸尊執玉龜襲重寶瑞也
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謂已致龜玉也笏天子以球玉

見音現 說音脫 大音泰 免音問 造七到切 殺色介切 去上聲 率音律 圜音圓 殺色介切

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見於天子
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言凡吉事無所說笏
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
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既搢必盥雖
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搢笏輒盥為必執事凡有指畫於
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
也因飾焉畢盡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
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



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
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
用組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帶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
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為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
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
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玄端服
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之必象常色常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
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圜殺直目韠制天子直四角直無
圜殺公侯前後方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

挫音佐 閒去聲 繚音了 率音律 緼音溫 韍音弗 幽上聲 辟音皮 韠音必

夫前方後挫角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前
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閒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韠
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
帶博二寸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
同凡佩繫於革帶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
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
功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謂緇
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二寸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帶矣
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綷之如士功凡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綷帶裨亦用箴帶不



裨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一命緼韍幽衡再命
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
耳韍之言亦韍也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
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謂大帶也王后褘衣夫人揄
狄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
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三寸長齊
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
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三寸謂約帶紐

屈音闕 褘衣讀爲鞠 襢張戰切 褖音彖 齊音咨 鄉去聲

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
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
或爲袊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
褘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
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
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
褖或作稅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奠猶
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



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揄狄凡侍於
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
帶以及袷聽鄉任左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凡
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
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綏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在
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趨君命也必有執[illegible]授之者官謂朝廷治
事處也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不敵始來拜則士
辟也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士往見卿大夫
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

徵音止 齊音慈 還音旋 中去聲 齊音齋

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君所大夫存亦名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下諱下教學臨文不諱爲惑未知者古之君子必佩玉比德焉君子士已上右徵角左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爲楚薺之薺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中規反行也宜圓折還中矩曲行也宜方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故

禮記約選 卷五 玉藻 四二

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齊則綪結佩而爵韠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玄端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佩玉有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故謂喪與災告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

純音緇 瓀乳兗切 玫音民 緼音溫 緣去聲 絇音劬 見音現 飯上聲 飧音孫

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玫而緼組綬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緼赤黃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並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組之餘組也勤謂執勞辱之事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也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緦功

禮記約選 卷五 玉藻 四三

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皆爲幼少不備禮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絇屨頭飾也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謙也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祭者盛主人之饌也客飧主人辭以疏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敬主人也徹奠于序端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散其饌也壹食之人一人徹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質不備禮食棗桃李弗致于核恭也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

先去聲

葷音熏　茢音列　[illegible]上聲　造七到切　易去聲

（上環頭忖也）凡食果實者後君子（陰陽所成非人事也）火孰者先君子（備火齊不得也）有慶非君賜不賀（唯君賜為榮也）有憂者（此下絕亡非其句也）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此補脫重）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其待已及餕非禮也）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敬君惠也）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案右手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慎於尊卑）凡獻

禮記約選　卷五　玉藻　四十二

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敬也）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菼帚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苐或作君）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己也（不敢變動至尊）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小臣受大夫之拜復以入告大夫拜便辟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異於君惠也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也）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杯音桮　[illegible]切　[illegible]上聲

（此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己不敢變動尊也）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事統於尊）禮不盛服不充（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王路或曰乘兵車不式）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至敬）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為其不信己所處也復反也）親齊色容不盛此孝子之

禮記約選　卷五　玉藻　四十三

疏節也（言非至孝也疾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為謂卮匜之屬）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閾門限）公事自闑西（聘享也）私事自闑東（覿面也）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大夫繼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容迹）徐趨皆用是（君大夫士）

圈求遠切　卷上聲　蹜音縮　惕音傷　齊音齋　遫音速

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匜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爲數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此疾趨也端直也頤或爲還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著徐趨之事凡行容惕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廟中齊齊恭慤貌也朝廷濟濟翔翔莊敬貌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謙慤貌也遫猶蹙蹙也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

禮記約選　卷五　玉藻　毘

纍力追切　顛音田　瞿音懼　詻五格切　辨讀貶　讇音諂　顛音田

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燕居告溫溫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如覩其人在此喪容纍纍羸憊貌也色容顛顛憂思貌也視容瞿瞿梅梅不審貌也言容繭繭聲氣微也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言容詻詻教令嚴也色容厲肅儀形貌也視容清明察於事也立容辨卑毋讇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讇爲傾身以有下也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動搖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云威儀孔時盛氣顛實揚休

付呼句切　守去聲　屏音丙

顛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也玉色色不變也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伯曰天子之力臣伯上公九命分陝者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公子曰臣孽孽當爲枿聲之誤士

禮記約選　卷五　玉藻　圭

傳張戀切　使去聲　爲去聲

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往之也

數音朔 疏音踈 愴初亮切 齊音齋散上聲處上聲樂五教切 嗜去聲 僾音愛見音現還音旋 愾苦代切

#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
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忘與
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
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
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
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
惕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樂以迎來哀
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



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
來於陰陽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
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
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孰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祭之日
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
嘆息之聲周旋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是
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

養去聲 鄉去聲 相去聲 齊如字 [illegible]平聲

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
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存著則謂其思念也君子生
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享猶祭也饗也君
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
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
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
哀心如喪時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謂祭
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言中
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上饗或爲相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



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
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
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色不和曰怍奠盎設盎齊之奠
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
韭菹醢勿勿猶勉勉也慈愛之貌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
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
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
與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詩云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

與上聲 樂音洛 趨音促 數音朔 濟上聲 漆千七切 當去聲 比音并

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



慤也言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者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神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豈既備使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慌惚之思念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

與平聲 乎平聲 詘音屈 齊如字 敖音傲

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修設謂埽除及黝堊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百官助主人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諭其志意謂使祖禰饗及侑尸也或猶有也言想見其仿佛來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言當盡己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孝



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和氣謂立而詘

爲王雖去聲

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
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
也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先王之所以治天
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
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
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
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
子也言治國有家道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



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
下國家也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
教民順也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
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尊長出教令者孝以事親
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郊之祭也喪
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者
吉禮不欲聞見凶人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
從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荅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爲豫既入廟門

錯音措

別必列切

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
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麗猶繫也毛牛
尚耳以耳毛爲上也膟膋血與腸間脂也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爓祭祭腥
或爲合祭腥泄腥孰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
及闇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讀爲日雨曰暘之暘謂
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
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
明以制上下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祭日於東祭月於



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端正日出於東月生於
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巡讀如沿
漢之沿謂更相從道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
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
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
事以足用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
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
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
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

也微猶少也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陰讀爲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爲土壞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蒿或爲蕉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羶當爲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醴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從事謂修薦可以祭者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藉田也先古先祖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

焄音熏 別必列切 間音澗 甒音武 藉在亦切 紘音宏 酪音洛 齊音咨盛音成 朔音溯 昕音欣

昕音丹　卒上聲繭古典切　繅平聲繅音騷　子音慈諒音亮

公桑風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採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奉繭之世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問者之辭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斯須猶須臾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子讀如不子之子諒信也油然物始生好美貌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躬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極至也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理謂言行也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塞充滿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減猶倦也盈猶溢也樂以統情禮以理行人之情有溢而行有倦倦則進之以能進者爲文溢則使反以能反者爲文謂才美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報皆當爲褒聲之誤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

亨音亨 [illegible] 放上聲 [illegible]

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
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
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
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
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然猶而也衆之本教
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
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
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
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

禮記約選 卷五 祭義 卆

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
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
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
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
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
平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
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子
孔子也曾子述其言以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

[illegible]去聲 數上聲 瘳音抽 頃音跬

孝不匱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
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思慈
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父母愛之嘉而弗忘
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父母有過
諫而不逆順而諫之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
祀之此之謂禮終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樂正子
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
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
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

禮記約選 卷五 祭義 卆一

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
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
矣曾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故君子頃步而弗敢
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當
爲跬聲之誤也予我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
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
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
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

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
謂孝矣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
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
人服不敢以
忿言來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
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
而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
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
多仁聖有德後
德則在小官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
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言其先
老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
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

禮記約選　卷五　祭義

乎朝廷矣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廣
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
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
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
而致仕君或不
許異其禮而已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
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
弟達乎道路矣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
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
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
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居鄉以齒而老
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
矣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
子孫無棄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古
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

乎獀狩矣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
六十四井也以爲軍田出役之法
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隆
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
十者春獵爲
獀冬獵爲狩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
乎軍旅矣什伍士卒部曲也少
儀曰軍尚左卒尚右孝弟發諸朝
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
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死之死此
孝弟之禮祀乎明
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
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

禮記約選　卷五　祭義

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祀
乎
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
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食三老五更
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
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
學來者也割牲制俎實也冕而總干親在舞
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
親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四學謂周
四郊之虞
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
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天子巡
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
以百年者

卷音袞
易去聲斷

所在而往見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故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爵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后揖卿大夫士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

禮記約選 卷五 祭義 五十五

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六日見爵賞之施焉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立以爲易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日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謂齊之前後也及祭之日顏

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酳之屬也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荅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不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思念既深如親親將復入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術當爲述聲之誤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

禮記約選 卷五 祭義 五十六

宗廟周尚左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illegible]俗則[illegible]以教其
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
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
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
之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
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
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
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



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
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
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
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
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天子者與天地參
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
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
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
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

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道猶言也環佩
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
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
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
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器謂所操以作



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
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
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
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
可誣以姦詐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也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是故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
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
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
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取也壻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 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命謂教令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約猶窮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為嫌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眾家恆多為亂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言民之貪為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位朝位也子云天

去聲盍音渴

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爲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偁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者皆爲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



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亡無也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秩異者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遂相怨貪爵祿好得無

偝音佩　號平聲　施去聲

讓以至亡己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死者見偝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也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



興藝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子云善則稱人過則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度入聲　女音汝　於乎音嗚呼　大音泰

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邪卜筮然 子云善則稱人過 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 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



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以己善駁親之過 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

瘉音庾　上衣去聲　養去聲　辟音僻　長上聲

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 詩云孝子不匱 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 睦厚也黨猶親也 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令善也綽綽也容貌也交猶更也瘉病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



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己位等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辨別也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 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 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 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

坊音防　齊音齋　醍音體

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有事有所尊事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子云敬則用祭器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爲燕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



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敬也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淫猶貪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爲俎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

[illegible]上聲　[illegible]聲長上聲

乎上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爲堂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周於送死尤備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謂反哭時也既葬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



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弒父不子之甚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逆爲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喪父三年喪君三年

獲戶郭切 菑音淄畬音余 賤行行去聲 穧才計反

示民不疑也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壹其服王尊不明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臣亦統於君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車馬家物之重者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此禮謂所執之摯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修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



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為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

別必列切 取去聲下兩並同 夫上聲夫人字下節

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菲葍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弃也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



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獻猶進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蓺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厚猶遠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眾物也士庶之妾極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

繆音穆　見音現辟音避遠去聲　好並去聲　遠去聲

孟子卒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字也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交爵謂相獻酢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爲友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大故喪疾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其而

禮記約選　卷六　坊記　十三

薄於德也諸侯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左手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偕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女子十年而不出也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亂族犯非妃匹也子云昏禮

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

禮記約選　卷六　坊記　十四

憲讀爲小 刖去聲 說音悅 強上聲 長上聲 學學上字 字音效 術當爲州 比毗至切 中去聲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憲法
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
也謏之言小也動衆謂師役之事就賢體
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就謂躬下之
體猶親也君子
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所學者聖人
之道在方策王
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
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
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
庠序
之官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典
經
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
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

禮記約選 卷六 學記 廿五

亡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
學不知其善也旨美
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
然後知困學則睹己行之所短教
則見己道之所未達知不足然
後能自強也知困然後能自反也故曰教學
相長也自反求諸己也自
強脩業不敢倦兌命曰學學半其
此之謂乎言學人乃
己之學半古之教者家有塾黨
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
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
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
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
在遠郊
之外比年入學學者每歲
來入也中年考校中猶
閒也

鄉五教切 蛾魚起切 宵小通 肄音異 孫去聲 夏古雅切

鄉遂大夫閒歲則考學者之德
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一年視離經
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
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
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
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
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
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夫然後足以化
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
也懷來
安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
蚍
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
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大學始教皮
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
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

禮記約選 卷六 學記 廿六

之屬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之言小也肄習也
習小雅之三謂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苦勞之
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
相和
厚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鼓篋擊鼓警衆乃
發篋出所治經業
也孫猶
恭順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槄也楚荊也
二者所以扑撻
犯禮者收謂收斂
整齊之威威儀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
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
存其心也使之悱悱憤憤
然後啓發也幼者聽而弗問學
不躐等也學教也教
之長稚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倫
理
也自大學始教
至此其義七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

[illegible]切　依上聲　[illegible]並去聲　[illegible]　[illegible]並去聲　[illegible]　孫去聲　呻音申　佔音[illegible]

此之謂乎（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有居有常居也）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雜弄）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遊謂閒暇無事於之遊）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爲慕訊或爲誶）言及于數（數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使人不由其誠（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材道也謂師有所隱也易曰兼三材而兩之謂天地人之道）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雖終其業其去之

禮記約選　卷六　學記　十七

當孫並去聲　格胡客切　勝音升　孫去聲　壞音怪　譬音辟　強上聲　易音異　易去聲

必速（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刑猶成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未發情欲未生謂年十五時）當其可之謂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興起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教不能勝其情欲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時過則思放也）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不相觀也）燕朋逆其師（燕猶褻也褻其朋友）燕譬廢其學（褻師之譬喻）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廢滅）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爲發頭角）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思而得之則深）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失於

禮記約選　卷六　學記　十六

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知其
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
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
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言為之善者則後人樂放效其言
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師說
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
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美惡
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弟子學於



師學為君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師善則善記曰三王
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四代虞夏殷周凡學之道嚴
師為難嚴尊敬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
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為祭主也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
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
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
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
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
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

說如字
解下介切

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
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從隨也庸
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己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
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
此言先易後難以漸入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
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
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
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為松
此皆進學之道也此皆善問善答也記問之學不足



以為人師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
者所未能問必也其聽語乎必待其問乃說之力不能問

上語如字下二語去聲舍上聲

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須後良
冶之子必學為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
似於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
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為楊柳之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
前以言仍見則貫即事易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
於學矣仍讀先王之道則為來事不惑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比音紕
吉去聲

以事相況而為之醜猶比也醜或為計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

委上聲

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君子曰大德不官謂君也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大信不約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大時不齊或時以生或時以死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



樂音洛朝音潮 辟音避 遠去聲 儳仕鑑切 齊側皆切 見音現

## 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篤厚也揜猶困迫也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肆或爲褻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焉可輕賤之貌也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狎於無敬心也子曰無辭不相接

告入聲　好惡並去聲　知音智　强上聲

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瀆之言褻之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報謂禮也禮尚往來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懲謂創艾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讎猶荅也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

禮記約選　卷六　表記　三五

則刑戮之民也寛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亦當言民聲之誤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己自盡己所能行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强仁也利仁强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

有數數如字憯七感切怛多入切强上聲　勝平聲　夫音扶　度去聲

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言仁義並行者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以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

禮記約選　卷六　表記　三六

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芑枸檵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武王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言以先王成法儗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

[illegible] 上行去聲 好鄉並去聲 好去聲 易去聲下同 夫平聲 鮮上聲 制行行去聲

耳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子曰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言仁道不成人所由不得其志故仁者之過易辭也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唯聖人無過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言罕以此失之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言能成仁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

[illegible] 行去聲 衰音催 稱去聲 盛平聲

耻以行其言以中人爲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耻聖人之言乃行也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移讀如禾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慚怖於天人也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遂猶成也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無其行謂不行其德是故君子



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鵜鵜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

行去聲　處上聲

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役之言爲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言不易道徼祿利也）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祀儉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言此德當不回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日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

夏上聲下同

手一足哉（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爲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亦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吾便習於此事之人耳）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敎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己如父母）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



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鬼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敎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詔民事君也）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譎也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

施去聲　強上聲　上勝音升　下二如字

後賞尊而不親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
接相施予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以本伏於鬼神
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
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爲差其
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以本數交接以言辭
尊卑多獄訟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
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
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未瀆辭者謂時王不



尚辭民不褻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
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
之道不勝其敝勝猶任也言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
能易之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
文言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
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
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
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

共音恭　女音汝

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
順文而靜寬而有辨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
也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靜或爲情甫刑曰
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子言之事
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資謀也獻猶進
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爲君言也是故君有責於其
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
寡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曰誣子曰事君大



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可以立大事也
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入或爲人故君子不以小
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易
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
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子曰事君不下達不
尚辭非其人弗自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浮華
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
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子曰事君遠而諫

聞音問　遠並去聲　要上聲要平聲　辟音避難去聲朝音潮處上聲　孰熟通

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宰冢宰也冢宰主治百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其過於外也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亂謂賢否不別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進難者爲主人之擇己也退速者爲君子之倦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



也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輕交易絕君子所恥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亂謂違廢事君之禮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言尙忠且謙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猶行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愼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己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己利害也終是爲退非己志者事成則去也事或爲身易曰不事王侯

行去聲　餤音炎　譽平聲　衣去聲　食音嗣

高尙其事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尙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唯當爲雖字之誤也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言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易矣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姜姜賁賁爭鬭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illegible]鳥賁賁於下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



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而無其實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譽繩也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國風

說音稅

齊音粢盛

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言相爲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謂順而說也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

禮記約選　卷六　表記　三五

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神明謂羣神也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大事有時日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小事無時日有筮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牷猶純也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

守去聲

處上聲大音泰

祭易備也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子曰大人之器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天子道以筮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處大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是以不廢日

禮記約選　卷六　表記　三六

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用龜筮問所貢獻也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言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

比毗至反 樂如字

噍音焦殺色介切樂音洛嘽昌展切

行去聲

#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聲相應故生變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變成方謂之音方猶文章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



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麤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極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其所謂至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

徵上聲 怗音覘 懘昌制切

陂音畀

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君臣民事



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閒在濮陽南誣罔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倫猶類也理分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是故

比毗至切 濮音卜

幾平聲　食音嗣　越如字　大音泰　和去聲　好惡並去聲　好惡知者之知並去聲

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



（祭先王以腥魚爲俎實不臑孰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教之使知好惡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化物也者滅天理

衰音催　安樂樂音洛冠去聲　別必列切　食音嗣　別必列切

而窮人欲者也（窮人欲言無所不爲）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



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欲其並行斌斌然）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等階級也）樂由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文猶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樂至則無

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
也（至猶達也行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
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
子如此則禮行矣（賓協也試用也）大樂與天地同和
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和故百物不
失（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
（教人者）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
相似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
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
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故事與時並
（舉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爲名
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部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
下之功）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
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
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

論去聲



（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
禮樂之文者能述（述謂訓其義也）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
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
物皆別（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言法
天地也）過制則亂過作則暴（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明於
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中正無
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質猶本也）若夫
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
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言情官質制先王所
專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
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其功大
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辯偏也）干戚之舞
非備樂也（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
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
異世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樂極則憂禮粗則偏

長去聲 別必列切 應去聲 別必列切 上上聲 齊音躋 煖音喧

矣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佚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及夫敦樂而無
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敦厚也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爲異也流而不息合
同而化而樂興焉樂爲同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
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
成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
從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爲亦言循之也
鬼神謂先聖先賢也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
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官猶事也各得其事天尊地卑君



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
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
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卑高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
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
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
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齊讀爲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化不時則

失音佚 上著直略切 下著如字 行上二音杭下行如字 綴音拙

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辨別也升成也
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
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
所不之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
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著猶明白也息猶休
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
閒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
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閒耳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
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女典樂故天子
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
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
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民勞則德
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故觀其舞知其
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謚者行之迹也大章章之也堯樂
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
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繼也舜樂名也

行去聲　樂音洛　樂哀樂音洛分去聲　所樂音洛　應去聲

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大也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謂樂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綴猶止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事謂死喪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

禮記約選　卷六　樂記　卌三

噍音焦　殺思惡去　嘽昌展切　易去聲　樂音洛　賁扶粉切　肉而救切　好去聲辟音僻　狄音逖　退去聲　之行行去聲　省悉井切　稱去聲　比毗至切　事行行如字

術形焉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效也肉或爲潤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

禮記約選　卷六　樂記　卌四

見音現 樂音洛 長上聲 樂而樂音洛 分去聲 比毗至切 行去聲

簇爲徵應鍾爲羽以象事行宮爲君商爲臣使親疏貴賤長幼男
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謂同聽之
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
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
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
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
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遂猶成也
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凡姦聲
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禮記約選 卷六 樂記 四二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
各以類相動也成象者謂人樂習焉是故君子反情以
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
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
其義反猶本也術猶道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
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
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

還音旋 和去聲 樂者之樂如字餘並音洛 鄉去聲

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
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
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
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
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
清謂蕤賓至應鐘也濁謂黃鐘至中呂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
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言樂用則正人理和
陰陽也倫謂人道也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
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
禮記約選 卷六 樂記 四三
道則惑而不樂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是故君子反情
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
以觀德矣方猶道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
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
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
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
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
无此本於內則不能爲樂也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
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

…音況　拔蒲末切　好去聲　施去聲　樂其樂音洛　樂去聲　去上聲　偩音負

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樂

禮記約選　卷六　樂記　罡

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自由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贈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理猶事也樂統同禮辨異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猶包也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

行去聲

訢音欣　煦吁句切　嫗於句切　覆去聲區音勾　觡音格　伏扶又切　鬻音育　殰音瀆　殈許闃切

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言天地將爲之昭然明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讀爲熹熹猶烝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䚡曰觡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今齊人語有殈者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

禮記約選　卷六　樂記　罘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法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

優儒同 獶乃刀切 當去聲 疢丑刃切

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文
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子夏對曰
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
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
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
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
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
下管播樂器合奏鼓鞞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



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今夫
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
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
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
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爲優今君
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
近而不同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鏗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文侯
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
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

莫音默 王去聲俾讀爲比皮乂切祉音恥施音異

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
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
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
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詩云莫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
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
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
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今君之所好者其



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辟音僻喬音驕

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
從出也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
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
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
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
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詩云肅雍和鳴先
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
事不行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爲人君者謹
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

易去聲 椌音腔坊本音控又音客 楬丘八切 壎音喧坊本音宣 篪音池 長上聲 橫古曠切 磬上聲 濫上聲 畜敕六切

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
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
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
也壎篪或爲簨虡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
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
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
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鐘
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
鐘聲則思武臣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石聲



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
封疆之臣石聲磬磬當爲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絲聲哀哀
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
義之臣廉廉隅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
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之意猶擥聚
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
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讙囂則人意
動作讙或爲歡動或爲勳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
也彼亦有所合之也以聲合成己之志賓牟賈侍坐

憲音軒 唯上聲 語去聲

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
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
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
曰恐不逮事也逮及也事伐事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發揚蹈
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武
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
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
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子曰若非武
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



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
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聞諸
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萇弘周大夫賓牟賈起
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
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
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
周召之治也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摠猶持也山立猶正立也象
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鬭也亂謂失行列也失

分去聲　女音汝　行去聲

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奮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



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欲語以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

將去聲　櫜音高　射音石　說音脫　大音泰　弟音悌

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反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擧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爲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薊或爲續祝或爲鑄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

則樂樂則之樂音洛　樂音洛　易去聲　易去聲

亦宜乎（言武遲久爲重禮樂）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
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
樂以治心者也（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躬身）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也禮自外作故治身）
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
慢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
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
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
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
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
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
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進謂



耐音能

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
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放淫於聲樂不能止）
（也報讀爲襃襃猶進也）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
（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俱趨
立於中不銷不放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
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爲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
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
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
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
立樂之方也（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
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
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
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

要平聲 行音杭　儕音柴　斷丁玩切 下同　□去聲

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揔要之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



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儕猶輩類）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也）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子貢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樂人稱工執猶處也）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

好去聲　識音志下同　隊音墜　中去聲　說音悅

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此文換簡夫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愛或爲哀直己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云商之遺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



之音者見利而讓（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保猶安也知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子貢問樂（上下同美之也）

禮記約選跋

聖門問政者屢矣而未聞言政之一事葢所
答皆政本也今讀禮記樂記始知禮惟其異
樂惟其同異則相敬同則相親由是化民成
俗而侮亂之階不生禮與樂其爲政之本歟
然明刑所以弼教當可而施豈能偏廢
惠之朱明甫幼失怙棄儒而就戎幕抱志不
凡留心
君國匪獨筆墨擅長而帷幄中亦能參贊機



宜得保舉聽鼓省垣
上憲委之發審局凡疑難案件訊斷瞭然歷
署雲夢巴東縣事除姦剔弊不畏彊禦不侮
鰥寡廉明之聲達於四境其鄰縣裹糧而觀
聽於堂下者不乏人或疑爲猛不知其心如
慈母面若書生觀其所著學宮記皆探本尋
原之論純以經術課士不但戎行罕見卽尋
章摘句專習制藝者亦不能道其隻字前年
擬於月課外招余講經勸民官德以年衰路
遠辭未就今復索禮記約選捐資付梓表敵
孝友而儉約自居遇此等事卻不計宦囊嗽
澁則其克己待人之梗概大可見矣是爲序
光緒七年歲次辛巳七月初十日次功氏張
官德撰時年七十有七

〔清〕馬國翰撰

# 月令七十二候詩四卷

清光緒十年繡江李氏刻本

光緒十年甲申孟
秋繡江李氏補刊



東風解凍

鄭元注皆記時候也孔穎達正義案通卦驗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與月令同又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猛風即東風之甚也

解到陰陽凍管子幼官篇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全資橐籥功老子道德經第六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王弼注橐排橐也籥樂籥也陳九流春風扇微和詩遙知橐籥功沍寒消北陸春秋左傳昭四年古者日在北



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杜預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初候紀東風李溉卦氣七十二候圖泰乾下坤上正月初九東風解凍嘘拂冰開鑑揚雄方言吹嘘扇拂也郭璞注吹嘘扇拂相佐助也白行簡春從何處來詩冰消水鑑開調刁律應筩莊子內篇齊物論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郭象注調調刁刁動搖貌也漢書律歷志其傳曰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東方朔十洲記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搜奇異而貢神香也來原借紫氣杜甫秋興詩第五首東來紫氣滿函關信已達黃

**宮**揚雄太元經中首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司馬光集注冬至之節萬物芽萌於黃宮之中**習習和機暢**詩邶風谷風篇習習谷風毛萇傳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王羲之蘭亭敘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涓涓活溜通**陶潛歸去來辭泉涓涓而始流朱子觀書有感詩第一首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自天春面識**朱子春日詩等閒省識東風面**隨地土膏融**國語周語上土膏其動韋昭注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震巽交乘化**易說卦傳雷風相薄孔穎達正義震巽象雷風又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正義以震是東方之卦斗柄指東為春春時萬物出生也巽是東南之卦斗柄指東南之時萬物皆絜齊也**離恒筮兆豐**焦贛易林離之恒東風解凍和氣兆升年歲豐登**農田耕雪釋**管子乘馬篇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轉盼杏花紅**崔寔四民月令三月杏花盛可播白沙輕土之田氾勝之書杏始榮華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蘭之此謂一耕而五穫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

**蟄蟲始振**

鄭元注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孔穎達正義謂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

**一唱青陽曲**蔡邕月令章句迎春歌青陽**昭蘇始到蟲**禮記樂記蟄蟲昭蘇鄭元注昭曉也凡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蟄猶藏靜處**爾雅釋詁忥謐溢蟄慎貉謐顗頠密寧靜也邢昺疏蟄者伏藏靜處也**振乍被融風**國語周語上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韋昭注協和也立春日融風左傳昭公十八年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杜預注東北風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孔穎達正義東北風曰融風易緯作調風



**戸穴仍墐塞**呂氏春秋季秋紀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高誘注咸皆俯藏於穴墐塞其戶墐讀如斧斤之斤也**泥塗欲上通**史記龜策列傳上至蒼天下薄泥塗**覺醒今日夢**莊子內篇齊物論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王雱字書誤讀夢覺音教**魂返去年躬**真率齋筆記袁蓮字子先嘗以奇香一九與莊姬姬藏於笥終歲潤澤香達於外至冬閨中諸蟲不死皆寒而鳴姬以告袁袁曰此香製自宮中其間當有返魂乎**屈蠖神初啓**易繫辭下傳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孔穎達正義尺蠖之蟲初行必屈欲求在後之信也**蟄龍化漸充**賈誼新書容經篇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用也龍之神也其唯蜚龍乎**蠕蜎徵物候**焦贛易林臨之豫蜎飛蠕動各有配偶小大相保咸得其所李那答徐陵書矧伊物候且或冥符**鼓舞識天工**易繫辭上傳鼓之舞之以盡神虞翻注陽息震為鼓陰消巽為舞書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啓合寅正首**大戴禮記夏小正正月啓蟄傳啓蟄言始發也又誥志篇虞夏之歷正建於寅於時冰泮發蟄**驚宜孟月中**金履祥通鑑綱目前編夏后氏大禹丙子元歲春正月夏小正曰春正月啓蟄注愚按今二月始驚蟄而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豈古陽氣特盛啓蟄獨早與國語謂陽癉憤盈土氣震發則蟄蟲之振固宜**云何先雨水歷法細研窮**王應麟困學紀聞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左傳啓蟄而郊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周書時

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後驚蟄此漢太初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淸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淸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歷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於時訓也

魚上冰

孔穎達正義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旣上魚遊於水上近於冰故云魚上冰也

多少羣魚貫 易上經剝卦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王弼注貫魚謂此衆陰也駢頭相次似貫魚也元楨河鯉登龍門詩魚貫終何益龍門在此登

從潛向上升 禮記集說方氏曰凍結於重陰東風發散之後能解之凍解則物之藏於密者起而振潛於深者躍而上之



故蟄始振魚上冰也

唫喁游細溜 庾堅吾奉使北徐州參丞御詩江鱒乍唫喁許愼說文解字口部喁魚口上見从口禺聲又徐鉉新附字唫唫喁魚口上見也从口僉聲鄭谷題莊嚴寺休公院詩疎鐘和細溜

瀺灂近明冰 潘岳閒居賦遊鱗瀺灂李善注瀺灂出沒貌富嘉謨明冰篇禁苑池塘冰始開搖青涵綠映樓臺

凍已斯深際 應劭風俗通積冰曰夌冰壯曰凍冰流曰凘冰解曰泮

鱗惟隔外層 劉長卿龍門雜詠詩纖鱗如不隔

若來探絡幕 顧愷之冰賦連綿絡幕乍結乍無

無復怯陰凝 易象上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陟負知今果 夏小正正月魚陟負冰傳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寒乂話昔曾 蘇軾謝人見祖詩冰下寒魚凍可乂

一匳春鑑照 史游急就篇第十四鏡籢疏比各異工顏師古注鏡籢盛鏡之器若今鏡匣也廣韻平聲下籢與匳同周

禮天官凌人春始治鑑鄭元注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

三級禹門登 無名氏勸學詩禹門三級浪

會待雷燒尾 李商隱爲宋先輩獻集賢相公啓霧能變豹雷可燒龍孫光憲北夢瑣言魚將化龍雷燒其尾乃得成龍伊世珍瑯環記鯉魚躍龍門必雷神與燒其尾乃得成龍原注文苑眞珠

時非水變凌 宋史河渠志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變凌水

順流仁化洽 束晳補亡詩由庚篇獸在于草魚躍順流

軒舞擬蛟騰 尚書大傳虞夏傳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王勃滕王閣序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

獺祭魚

鄭元注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



腅祭文昭典 禮記曲禮下鮮魚曰腅祭鄭元注腅直也孔穎達正義祭有鮮魚必須鮮者煮熟則腅直若餒則敗碎不直

潛魚頌見詩 詩周頌潛篇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毛萇傳潛糝也子夏詩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如何茲獺獸 夏小正正月獺獸祭魚戴德傳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美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

竟亦解春祠 爾雅釋天春祭曰祠郭璞注祠之言食也

魴噬嘉堪薦 束晳補亡詩南陔篇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夌波赴汨噬魴捕鯉謝朓在郡卧病呈沈尚書詩嘉魴聊可薦

溪喧趁及時 杜甫重過何氏詩第一首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

看他鱗次物 黃鑒楊文公談苑李商隱爲文多簡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饒具本原思 王安石字說正月十月獺兩祭魚知報本

及始獸之巫祝通神咭彭大翼山堂肆考引集去
多熒者蟲卷二十七文按佳得明
祭魚將魚羅列於前取黃頰魚一枚八氏按其圖
作辟如人有巫祝也故俗呼黃頰魚爲師詩小雅
楚茨篇神圓陳儼享儀陸佃埤雅釋獸或曰獺一
嗜飲食歲二祭豺祭方獺祭圓
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作豺方布能借羊
書洛誥享多儀孔安國傳奉上謂之享
跪乳羔周法謂羊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可準虎
之候雁有庠序之儀而人取法焉
名彝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
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賈公彥疏其虎彝蜼
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
中樽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蜼而已也書
益稷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陸德明釋文鄭云
宗彝虎也蔡沈集傳宗彝虎蜼取其孝也猪八稷
堅瓠餘集貴州思南有山形如甑名甑峯人跡罕
到中有獸曰宗彝類獮猴巢於高樹老者上居樹



頂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
果食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方
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此獸名虎蜼
古人用以繪於衮取其孝也今解尚書者謂衮衣
所繪宗彝爲祭器其器上有虎蜼形才豈超揚賴
故曰取其孝而不知宗彝即虎蜼也
孝經援神契獺謂多賴篇應重禮知劉禹錫有獺
故不使超揚賴才也吟空餘知禮
重載在勿忘霜露鑒司馬光潛虛變圖三豺獺但
淹中篇之鑒霜露之思無失其時
喜代鸕鷀陳繼儒筆記永州人養鷗獺以代鸕鷀
沒水捕魚常得幾十斤以供一家甚有
能攝
鼈者

## 鴻鴈來

鄭元注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
爲候孔穎達正義案下季冬鴈北鄉據其從南
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此云鴻鴈來但來有先
後後者二月始來故通卦驗二月節云候鴈北
云今月令鴻皆爲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
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
鴻字皆
爲候也
最有鴻偕鴈詩小雅鴻鴈篇鴻鴈于飛知時物理
毛萇傳大曰鴻小曰鴈
該楊慎丹鉛總錄鴈知時識序德禽也春秋穀梁
傳哀元年北該之變而道之也范甯注該備也
歲中凡四見王應麟困學紀聞時訓月令七十二
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小正曰
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鴈北仲秋鴻
鴈來呂氏淮南曰候鴈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
水爲蛤小正曰九月遰鴻鴈呂氏淮南曰候鴈來
高誘許叔重以候鴈來爲句季冬鴈北鄉小正在
正月易說春候是初來呂氏春秋孟多日身牽藻
在二月春紀候鴈北



沈約詠湖中鴈詩唼萍前程信寄梅范仲淹歸鴈
牽弱藻斂翮帶餘霜詩木葉程猶
遠梅花陵知勞北望山海經北山經又北行五十
信可傳里至於鴈門之山郭璞注鴈
門山即北陵西塞恰自南迴盛宏之荊州記鴈塞
隃鴈之所出北接梁州汶陽郡其
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鳳翥望崖迴書翰傳神
翼唯一處爲下朔鴈違塞矯翮裁度
遠文彥博鴈字賦理蘆桴去口纔李豫亨推蓬寤
翰方遙傳書更遠語鴈北歸必啣
蘆越關則輸之淮南以爲鴈愛氣力啣蘆以避矰
繳俗傳以爲過海投蘆爲桴以息氣力或云輸蘆
以供稅然供稅誕矣而過海爲桴之說何秋來獨
無而春始蘆耶且啣蘆避矰繳之說去或然之不
知來時何以爲避偷使上林射鴈何能避耶乎考
鴈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
秋冬過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耳塞北風
高則無事故投於鴈門關姑識之以俟明者焉相

**將安宅佳**詩小雅鴻雁篇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更喜順風催**王褒聖主得賢

臣頌翼乎若鴻毛遇順風**揮翮高凌漢**成公綏鴈賦上揮翮於丹霄兮下濯足於清泉

**爲儀貴擢材**易下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王弼注進處高絜不累於

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峩峩清遠儀可貴也**殊翁文五采**漢書禮樂志朝隴首

十七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注孟康曰翁鴈頸也言其文彩殊異也

**上苑舞徐徊**司馬相如上林賦安翔徐徊

**草木萌動**

鄭元注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草木含生意**後漢書郭躬傳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陳寵正學編元者天之生

意也春者物之生意也仁者人之生意也張九齡感遇詩第一首欣欣似生意自爾爲佳節**從**

**知化有機**吳均步虛詞第十首二氣播萬有化機無停輪**區萌占百卉**禮記

樂記草木茂區萌達鄭元注屈生曰區陸德明釋文區依注音句古侯反徐邱于反一音烏侯反萌

莫耕反詩小雅四月篇百卉具腓許慎說文解字十部卉草之總名**發動扣三微**班固

白虎通德論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於黃泉

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

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尚書

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

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



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用故必以三微之月也**赤已前番奮**爾雅釋天歲名在丑曰赤

奮若**青宜此日歸**杜甫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露牙**

**含蓓蕾**毛文勝茶譜蒙山有壓膏露牙不壓膏露了丨冬牙言隆冬甲拆也唐韻蓓薄亥切

音倍蓓蕾始華也元淮杏花詩燕脂萬點怯輕寒蓓蕾枝頭絳雪乾**風脚報芳菲**婁元

禮田家五行諺云春風踏脚報言易轉方如人傳報不停脚也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舍景望芳菲

韓愈晚春詩草木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門芳菲**翠待條成總**張翰雜詩青條若總

翠黃花如散金**金將帶作圍**劉攽芍藥譜花有紅葉黃腰者號金帶圍有時而生則城

中當出宰相韓魏公守維揚日郡圃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公選客具樂以賞之時王珪爲郡倅王

安石爲幕官皆在選中而缺其一花開已盛謂令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陳太傅升之來明日

遂開宴折花插賞後四人皆爲首相**漸成春爛熳**邵子和商洛章子厚長官早梅詩第

二首梅花爛慢水潺湲**何限地磽肥**孟子告子上則地有肥磽趙岐注磽薄也**大**

**月諯全異**呂氏春秋任地篇草諯大月高誘注大月孟冬月也許慎說文解字言部諯數

也一曰相讓也**鎡其薙莫達**周禮秋官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鄭元注故書萌作

甍杜子春云當爲萌書亦或爲萌謂耕反其萌芽元謂萌之者以鎡其斫其生者孟子公孫丑上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趙岐注鎡基田器也耒耜之屬孫奭正義釋名鎡基大鋤也

**鑾輿巡幸出**王維奉和聖製從蓬萊宮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春望之作應制鑾輿迴出千門柳

**軫念切民依**書無逸篇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孔安國傳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

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桃始華

鄭元注皆記時候也孔頴達正義謂經中四事言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

笑意青春寫張說桃花詩年年含笑舞青春輕紅放小桃楊慎丹鉛總錄又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榮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著陸游老學庵筆記游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即著花狀如垂絲海棠囿驚天采散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詩墟囿散紅桃楊慎古傳天采桃花也書合歲華裒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典雅書之歲華其日可讀雨色今朝布李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風番昨夜遣王逵蠡海集二十四番花信風者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又云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徐看榮佩綬丁予漢儀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花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乍喜賜宮袍王昌齡殿前曲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絨繡新開剪掌禹錫大觀本草緋桃俗名蘇州桃花如剪絨比諸桃開遲而色可愛燕脂細暈膏梅堯臣[illegible]詩春風騁巧如剪刀先裁楊柳後杏桃圓尖作瓣得疎密顏色又染燕脂牢宇文氏粧臺記唐末點脣有胭脂暈二儀實錄燕脂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爲桃花裝蓋燕國所出故曰燕脂蒸成霞一片韓愈桃源行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周密武



林舊事包家山桃花關桃花甚盛舊有蒸霞二字漲到水三篙韓詩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漢書溝洫志春來桃花水盛注顏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判衆流猥集故謂之桃花水耳溫庭筠池塘七夕詩萬家砧杵三篙水曾益注潘岳詩楚浪三篙碧偕李將成徑史記李將軍列傳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司馬貞索隱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謝朓和徐都曹詩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尋源欲泛舸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漁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布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詩衛風河廣篇誰謂河廣曾不容刀鄭元箋小船曰刀陸德明經典釋文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𦨴並音刀

上林綿化日宋史樂志樂章第六化日初長萬載聖齡高王嘉拾遺記第三扶桑東五萬里外有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禮記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

倉庚鳴

鄭元注倉庚鸝黃也孔頴達正義案易通卦驗倉庚爲正月中與此不同者蓋是國土各異氣有早晚也

吟出笙歌雅陸機悲哉行喈喈倉庚吟儀禮鄉飲酒禮乃間歌魚麗笙由庚賈公彥疏案詩序云由庚萬物得出其道也

枝頭好鳥鳴曹植公讌詩好鳥鳴高枝溫庭筠題柳詩流鶯百囀最高枝

時光逢小卯管子[redacted]篇十二小卯出耕房元齡注十二小卯疑是氣候名目如穀雨驚蟄之類

物候有倉庚夏小正二月有鳴倉庚戴德傳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日度遲遲晷詩幽風七月篇春日遲遲有鳴倉庚毛萇傳遲遲舒緩也孔穎達正義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

風颸嚦嚦聲丁度集韻入聲下嚦嚦聲也吳激春從天上來詞似林鶯嚦嚦山溜泠泠

攜柑誰聽曲高隱外書戴顒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摶黍宛呼名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之黃鳥



友侶羣相告詩小雅伐木篇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清新氣乍更郎瑛七修類藁卷三倉庚鳴庚亦作鶬黃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龜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

音

摻花雨亂李白尋山僧詩花雨從天來

韻裊柳波輕牛嶠柳枝詩裊翠籠煙拂暖波

睍睆能傳語詩邶風凱風篇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毛萇傳睍睆好貌朱子集傳睍睆清和圓轉之意

緜蠻劇有情詩小雅緜蠻篇緜蠻黃鳥毛萇傳緜蠻小鳥貌朱子大學章句緜蠻鳥聲

憑催春夢覺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在昌化負大瓢行歌田畝間盍唁遍也績婦年十七日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因呼爲春夢婆

莫遣打

黃鶯金昌緒春怨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鷹化爲鳩

鄭元注鳩摶穀也孔穎達正義釋鳥云鳴鳩鶻鵃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謝氏云布穀者近之彼云布此云摶者布摶聲相近謂之摶穀以聲呼之或以爲此鳥鳴布種其穀

鷹莫憎其眼劉義慶世說新語方正篇蘇峻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鳩全露爾身王應麟困學紀聞湯伯紀自儆云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按趙州和尚茶榜亦有十方世界露全身句蓋俗語也

云爲誰宰制易繫辭下傳是故變化云爲孔穎達正義或以漸變改或頓從改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爲也史記禮書宰制萬物役使羣動

生化扣陶甄周禮春官大宗伯合天地之化鄭元注能生非類曰



化賈公彥疏鳩化爲鷹之類皆身在而心化若鼠化爲鴽雀化爲蛤之類等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毋邱儉承露盤賦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

善變時非殺夏小正正月鷹則爲鳩戴德傳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

歸形性感仁陳澔禮記集說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如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雀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潘方生懷春賦鷙鳥感仁而革性鶡鳩乘化而變聲

銷將剛怒氣裴元新言鷹在衆鳥之間若睚眦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

治出太和春王符潛夫論德化篇民之生世也猶爍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惟冶所爲易象傳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斑繡披來樂歐陽修代鳩婦言詩斑然錦翼花簇簇雄雌相隨樂不足

鞲衣脫去新張衡西京賦青骹摯於鞲下薛綜注鞲臂

衣鷹下韝而擊劉良注韝臂韝皆以擊鷹**那須雄鬬力**傅元鷹賦雄姿逸世逸氣横生黃庭堅觀劉永年畫角鷹詩兀立槎枒不畏人眼看青冥有餘力**多仗拙還淳**師曠禽經鳩拙而安鴿巧而危張華注鳩鳲鳩也方言云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取鳥巢居之雖拙而安處也杜甫上章左相詩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味漱書堪置**陸佃埤雅釋鳥今三館書有味漱三卷皆養鷹鷂及醫療之術**農耕教可申**師曠禽經鳴鳩戴勝布穀也張華注農事方起此鳥飛鳴桑間云五穀可布種也摯虞槐賦春棲教農之鳥**泮林鴞食黮**詩魯頌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毛萇傳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鄭元箋言鴞恒惡鳴今來止于泮水之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就我以善言喻人感於恩則化也

**一樣沐**



**洪鈞**張華答何劭詩洪鈞陶萬類大塊奉羣生李善注洪鈞大鈞謂天也

**元鳥至**

鄭元注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因以爲候

**入字推元鳥**楊方五經鉤沈夫霜樹落葉而鴻鴈南飛桃林披華而元鳥入字**剛**

**聞社鼓聲**彭大翼山堂肆考羽蟲部燕春社來秋社去故謂之社燕陸游初春雜興詩深林閭社鼓張揖埤蒼聲鼓音也**計時春恰半**江總詠燕燕于飛應詔詩二月春暉暉雙燕理毛衣**偕王侶成雙**梁昭明太子啓三千年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謝朓和王主簿怨情詩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昔去曾秋客**杜甫立秋後題詩元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今來到午窗**杜甫堂成詩頻來語燕定新巢貢師泰[redacted]詩夢覺午窗入寂寂一雙巢燕自呢喃**睇仍尋舊壘**夏小正二月來降燕乃睇戴德傳燕乙也降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者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許敬夫唐詩紀事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得詩展轉吟諷庾果重典禮闈孝標來年登第詩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遠天大廈無棲處更向誰家門戶飛**音欲譜新腔**詩邶風燕燕篇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廖文英正字通俗謂歌曲調曰腔今俗从音作[illegible]**翠尾如相約**史達祖雙燕詞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烏衣定有邦**劉斧摭遺唐王榭居金陵以航海爲業遇風舟破榭附一板抵一洲見翁媼皆皁服曰此吾主人郎也引見王以女妻榭問女此國何名曰烏衣國也王召宴于寶墨殿器皿俱黑命以元玉杯勸榭曰入吾國漢有梅成今有足下王命



作詩其卒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翼王曰雖不能與君生羽翼亦可令君跨煙霧安歸女曰君詩尾句何相譏也王遣人曰某日當回命取飛雲軒既至乃烏衣子耳令榭入其中閉目少息已至其家梁上雙燕呢喃下視乃悟所止燕子國也時大本白燕詩天下公侯誇紫頷國中儔侶尚烏衣**柳風飛絮徑**陳克菩薩蠻詞蝴蝶上階飛風簾自在垂玉鉤雙語燕寶甃楊花轉**桃雨落花幢**杜甫城西陂泛舟詩燕蹴飛花落舞筵李賀將進酒桃花亂落如紅雨白居易[redacted]詩花帷壓雪低**珠箔輕盈拂**趙嘏空梁落燕泥詩飛斜珠箔隔**金鈴斷續撞**申屠衡宮詞隔簾誰撼金鈴響知是花間燕子歸**未忘舟上語**杜甫燕子來舟中作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貼水益霑巾**幽怨寫清江**無名氏後庭宴詞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

**雷乃發聲**鄭元注發猶出也孔穎達正義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言乃

**節候春分届**劉歆三統歷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鈴鈴發響纔**許慎說文解字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將流千里澍**魏書高祖紀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乃奮一聲雷**易象傳上雷出地奮豫名氏勸學詩平地一聲雷**無响雉聞偏早**夏小正正月雉震响戴德傳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神龍檄若催**奚囊橘柚軒轅遊于陰浦有物龍身人首鼓腹而遨遊問于常伯常伯曰此雷神也王樞經雷部鬼神晝勞夕役動有捶楚大則考戮屠雲雕雷無有已時檄龍命鵶以息彼作**誦從垙崒作**段成式酉陽雜俎雷聲垙崒天作歌誦音閻浮提作海潮音**車喚阿香推**陶潛續搜神記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傍有一新草小屋有一女出門望見周曰日已暮周求寄宿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呼阿香云官喚汝推雷車女子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塚**霹靂雄雌出**師曠占春雷初起其音恪恪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因緣觸著來**起世經有三因緣更相觸著故雷聚空中有音聲出一雲中風界與地界相觸著故便有聲出二於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著故即便聲出三於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著故即便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揩即有火出此亦如是**威驚占取震**易下經震卦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王弼注虩虩恐懼之貌也震者驚駭怠惰以肅解慢者也故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威震驚乎百里則是可以不喪匕鬯矣孔穎達正義震動也此象雷之卦天之威動故以震爲名**薄動字從回**陸佃埤雅釋天說文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之形今俗曰回雷回雷雷也**定有星官掌**張七澤涽潯雜佩白玉蟾謂陰陽之氣結而成雷有神主之曰神霄真王雷有五日天雷水雷地雷神雷社雷或曰風雷火雷雲雷變雷或又曰天雷地雷水雷神雷妖雷天雷箕星掌之地雷房星掌之水雷奎星掌之神雷鬼星掌之妖雷婁星掌之**能資雨甲開**易象傳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王弼注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孔穎達正義天地解緩雷雨乃作雷雨既作百果草木皆孚甲開坼莫不解散也

**宸居宏渙號**洪武正韻帝居北辰宮故从宀从辰賈逵曰室之奧者後人謂帝居爲宸易下經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王弼注處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盪險阨者也爲渙之主唯王居乃得无咎也**萬物盡登臺**老子第二十章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河上公注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淫然

**始電**孔穎達正義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䃸磹乘春令**衛元嵩元包經孟陰第七蠛蠓列缺䃸磹灼爍漢卿音釋䃸先念切磹徒念切**旗旛發電光**段成式酉陽雜俎介休縣百姓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

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遂見介休使者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幡扛上竪緑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即數其旛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霆流原出地**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穀梁傳震雷也霆電也陸佃埤雅釋天或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从坤省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霆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言萬物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之神氣也**雷合始成章**易彖傳上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王弼注雷電並合不亂乃章**激耀陰陽氣**陸佃埤雅釋天電陰陽激耀與雷同氣而爲光者也**虛空觸對方**起世經東方有電名曰無厚南方有電名曰順流西方有電名曰墮光明北方有電名曰百生樹無厚與墮光明相觸相對順流與百生樹相觸相對故虛空雲聚之中出生大明名曰電光**無聲鞭舊策**春秋公羊傳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休注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淮南子原道訓令雨師灑道風伯清塵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上遊于霄雿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過眼鏡開妝**古詩過眼金蛇掣鞭空銀索飛兩轂清異錄天文門驚世先生雷之聲也千里鏡電之形也蘇軾天長江絕島圖詩曉鏡開新妝**煙絳騰雲迅**夏侯湛電賦攢雲閒而飛火絳煙起於雲中淮南子天文訓迅霆不及掩目**山紅亘野長**張鼎霹靂賦電光開而山澤紅雨氣合而原野黑易緯稽覽圖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夜晴占北閃**婁元禮田家五行夏秋之間夜晴而見遠電俗謂之熱閃南閃主久晴北閃主即雨北閃俗謂之北辰閃**天笑說東荒**東方朔神異經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噏嘘矯設出而誤脫不接者天爲之笑張華注笑者天口流火灼灼今天不雨而有電火



是天笑也**漫作嬰兒覷**蘇軾詩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中祇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筯人序云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能竊伏物藏**史記五帝本紀便在伏物司馬貞索隱使和叔察北方伏藏之物**太平宣示日**葛洪西京雜記卷五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玉燭應和祥**爾雅釋天四時和謂之玉燭郭璞注道光照邢昺疏言四時和氣溫潤明照李巡曰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是知人君若德輝動於內則和氣應於外

**桐始華**

**清明眞畫出**逸周書時訓解清明之日桐始華韋莊清明詩畫出清明二月天**鶯**



**見拂桐芭**夏小正三月拂桐芭戴德傳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之貌拂拂然徐堅初學記引芭作葩**虆綴將垂乳**稽含南方草木狀木部桐子似乳綴其虆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昔人謂空門來風桐乳致巢是也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桐垂細乳**榮敷始放華**子華子執中論朱明長贏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以摯斂之氣而爲秋元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爲寒也必隨之以數榮之氣而爲春陸佃埤雅釋木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即此是也**密攢珪葉鏄**呂氏春秋重言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虞世南奉和日午詩桐珪葉未斜顧炎武唐韻正易象傳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注坼呼也陸德明音義呼音火詁切蓋即鏄字古人讀鏄爲呼廣韻去聲鏄孔鏄也**繁吐毳枝了**徐堅初學記果木部

易緯曰桐枝濡毳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王應電同文備考丫草木之枝歧而上微

**窗外吹香滿**謝朓東堂詠桐詩孤桐北窗外高枝百丈餘**簾前鞞影斜**元稹憶事詩明月滿庭池水綠桐花垂在翠簾前**疏陰穿午日**陳翥桐譜詩賦第十桐陰云日午窗影疊風搖碎花漏**活色漾晨霞**江淹雜體擬謝臨川遊山詩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醭墜春方晚**王象晉羣芳譜木譜桐四月開花嫩黃小如棗花墜下如醭**簡開信已賒**寇宗奭本草衍義茌桐早春先開淡紅花狀如鼓子花成筒**高宜修竹伴**陳繼儒[redacted]詩高梧修竹靜者之居鳳飄不鳴夢亦清虛**稱董少**

**桃誇**蔡邕月令章句桐木之後華者稱之故曰始陸佃埤雅釋木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華幹頗急四



年以上宜以刀劙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萋萋朝**

**陽盛**詩大雅卷阿篇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毛萇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梧桐盛也鄭元箋生於朝陽者得溫仁之氣亦君德也**賢良翊**

**帝家**孫柔之瑞應圖王者任用賢良則梧桐生東廂

**田鼠化爲鴽**

鄭元注鴽鴾母也孔穎達正義鴽鴾母爾雅釋鳥文郭氏云謂鶉也李巡云鴽鶉一名鴾母郭景純云鶉也青州呼鴾母今人云母作無今此注母無當作牟謂牟無也聲轉字誤牟字作母凡云化者若鼠化爲鴽鴽還爲鼠皇氏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案易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

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鄭注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

**化化渾難測**列子天瑞篇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也陰陽爾四時爾**通諸**

**爪象爲**許慎說文解字爪部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王育說爪象形也

**鷹鳩新氣助**周禮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鄭元注是時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養老以助生氣**鴽鼠舊形推**荀子正名篇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者謂之一實楊倞注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爲鴽之類雖有化而無別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

**隱記田深伏**名醫別錄鼴鼠在土中行宏景曰此即鼴



鼠也一名隱鼠形如鼠而大無尾黑色尖鼻甚強常穿地中討掘即得**生從宎轉移**

莊子雜篇徐無鬼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宎字又作窔烏弔反徐烏了反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鶉火地生鶉也一云窟也郭徒忽反字則象穴下犬

**試循橫草處**陸佃埤雅釋鳥俗言此鳥性淳竄不越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即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亦以其性淳淳之易熟故曰鶉也**非復食苗時**詩魏風碩鼠篇碩鼠碩鼠無食我苗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逐則走入樹孔中**能伎都成不**蔡邕勸學篇鼫鼠五能不成一伎注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春風實釀之**劉基題畫貓詩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郊鼠化鴽禮記內則鴽釀之蓼鄭元注鴽不爲羹惟蒸煮切蓼

居堪三市擬尸子君治篱宮中三市而茸鶉居首豈兩端持漢書灌夫
傳何爲首鼠兩端注服虔曰首鼠一前一卻也陸佃埤雅釋獸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
首鼠拘制情全釋焦贛易林夬之謙田鼠野雄意奇欲去拘制籠檻不得搖動翱
翔樂可知陸佃埤雅釋鳥鶉鴽鷂也其品中膳羞內則所謂雉兔鶉鷃是也莊子曰窮髮
之北有鳥焉其名爲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此言大小雖殊安於至足則其於逍遙一也陰
陽交變義細與扣神支廖文英正字通鳥部田鼠化爲鴽鴽即鶉也十二支
神子水位鼠屬水午伏乃鶉火之次豈可移易蓋三月大辰候當出火故田鼠至建辰月化爲鴽入
月辰伏九月當納火而鴽於建酉月爲鼠者辰巳伏也子午陰陽之極神交爲變化如此



虹始見
鄭元注蝃蝀謂之虹孔穎達正義曰蝃蝀謂之虹者爾雅文郭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
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蓋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
截得清明雨朱子詩經集傳方雨而虹見則雨立止俗謂虹能截雨杜牧清明詩清明
時節雨紛紛晴郊始有虹沈約郊居賦雌蜺連蜷隨雲生縹緲成公
綏雲賦綿邈凌虛輕翔縹緲激日見青紅尚書考靈耀日傍氣白者爲虹月傍青赤
者爲霓公姥方相撲楊楨丹鉛總錄諺云日出雨落公姥相撲謂陰陽不和也祭邑
云陰陽不和則氣爲虹虹見有青赤之色輕與日互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蓋雲心漏
日日腳射雲則虹特明曜異常陰陽竟似攻劉熙釋名釋天第一虹陽氣之動也虹攻

也純陽攻陰氣也重重環月珥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張駿六年有彩虹五重隆
隆如鐘鼓之聲軍國占候月三珥者大有喜有冠而復暈者天下有大喜宛宛拄天弓
闇朝隱晴虹賦宛宛轉轉曈曈朧朧班固白虎通德論天弓虹也又謂之帝弓爍豈眞能
飲陸佃埤雅釋天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見夕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
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光所爍鮮宜
獨擅雄爾雅釋天蜺爲挈貳郭璞注蜺雌虹也邢昺疏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注音義云虹雙
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蔡邕月令章句蜺常在於旁四時常有唯雄見藏有月
岫鱣窺吐翕江淹赤虹賦視鱣岫之吐翕看黿梁之交積帆鱟辨西東
農桑要覽虹俗名鱟東鱟晴西鱟雨鄭常番禺雜記鱟背有骨如扇乘風而行魚鱟帆其形如篺筏



亦名鱟篺析翳神靈號尸子虹霓爲析翳彌隮造化工周禮春官眡祲
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
曰隮十曰想鄭元注鄭司農云彌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也元謂鑴
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賈誼鵩鳥賦造化爲工
昌辰多瑞應隋書經籍志五行家瑞應圖三卷瑞應圖讚二卷注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孫氏瑞
應圖讚各三卷亡金釜歲臻豐劉敬叔異苑晉陵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須臾噏
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吸便吐金滿器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萍始生
鄭元注萍萍也其大者曰蘋孔穎達正義萍萍其大者曰蘋爾雅釋草文郭景純云水中浮萍

也江東謂之漂舍人云荓一名萍大者名蘋

**可眞資老血**淮南子萬畢術老血化爲萍**始作水簾形**吳普本草水萍一名水簾生池澤上**飛落三春絮**蘇軾再和曾仲錫荔枝詩柳花著水萬浮萍自注柳至易成飛絮落水中經宿即爲浮萍又次韻章質夫詠楊花水龍吟詞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生滋九子萍**陸佃埤雅釋草月令季春月萍始生舊說萍善滋生一夜七子一日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故謂之九子萍也**無根浮蕩漾**楚詞九懷尊嘉竊哀兮浮萍汎淫兮無根儲光義樵父詞蕩漾與神遊莫知是與非**有葉散零星**王象晉羣芳譜卉譜萍一名水華一名水白一名水簾一名藻楊花入水可化一葉經宿即生數葉葉下有微鬚即其根也田朝恒金壺字考續編俗謂物之畸零者曰零星**沙映剛侵綠**陸龜蒙和木蘭後池浮萍詩曉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罽成**風吹乍汎青**李時珍本草綱目浮萍其性輕浮入肺經達皮膚所以能發揚邪汗也世傳宋時東京開河掘得石碑梵書大篆一詩無能曉者眞人林靈素逐字辨譯乃是治中風方名去風丹也詩云天生靈草無根幹不在山間不在岸始因飛絮逐東風汎梗靑靑飄水面神仙一味去沈痾采時須在七月半**鴨茵裝瑣碎**雲林異景志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員百隻置後池載數車浮萍入池使作鴨茵藉釋普濟五燈會元再三頊頊碎碎囑咐叮叮嚀嚀**魚蔭鎛瓏玲**夏侯湛浮萍賦蔭修魚之華鱗翳蘭池之清潦漢書揚雄傳上前殿崔嵬兮和氏瓏玲注晉灼曰以黃金爲璧帶合藍田璧瓏玲明見貌**湟潦時猶待**夏小正七月湟潦生苹戴德傳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萍草也**容苹氣已靈**淮南子墜



形訓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高誘注海閭浮草之先也**長原殊荇帶**蘇恭唐本草萍有三種大者名蘋中者名荇菜皆相似而圓其小者即水上浮萍也杜甫曲江對雨詩林花著雨燕脂溼水荇牽風翠帶長**微欲借蘋馨**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蘋今水上浮萍是也其粗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爲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也杜甫湘夫人祠詩微馨借渚蘋**莫把苹蕭混精詳訂古經**詩小雅鹿鳴篇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萇傳苹萍也鄭元箋苹藾蕭也孔穎達正義苹藾蕭爾雅釋草文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著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萍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可食故不從之陸佃埤雅釋草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沈溺取名盞使之幾酒謹酒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則飲且食也李時珍本草綱目水草類小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者乃蒿屬陸佃指爲萍誤矣

**鳴鳩拂其羽**

鄭元注鳴鳩飛且翼擊趨農急也孔穎達正義案釋鳥云鶌鳩鶻鵃郭景純云鶌音九物反鶻音嘲鶻似山鵲而小靑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鶻鵃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

**羽光高拂舞**李白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宛彼識鳴鳩**詩小雅小宛篇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毛萇傳宛小貌鳴鳩鶻鳩也翰高戾至也**事自三春始**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鶻鳩氏司事者也杜預注鶻鳩鶻鵃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孔穎達正義國家營事繕治器物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以此鳥爲司事之官也**和偕**

**九鳥游** 陸佃埤雅釋鳥禽經曰一鳥曰隹二鳥曰雔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雁六鳥曰

鶉七鳥曰鴜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鶉九鳥曰鳩其字古九以此故與 **及時當布**

**穀** 爾雅釋鳥鳲鳩鴶鵴郭璞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邢昺疏左傳云鳲鳩氏司空也詩召

南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皆謂此也郭云今之布穀江東呼爲穫穀埤蒼云鵲鶉方言云戴勝謝氏

云布穀類也陸璣疏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鵲鵃一名擊穀一名桑飛案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

而方言云戴勝非也戴侗六書故斑鳩差小者頭有白點斑聲若曰布穀又謂勃穀又謂步姑李時

珍本草綱目鳥部布穀名多皆各因其聲似而呼之如俗呼阿公阿濩割麥插禾脫却布袴之類皆

因其鳴時可爲農候故耳或曰鳲鳩卽月令之鳴鳩也鳴乃鳲字之訛 **隨處叫開滿**

李詡戒菴漫筆鶉鵲有綠色毛羽如鸚哥可愛然不常有又鶉鵲自呼其名聲後儆有開滿二字必



有大雨甚驗 **晴雨占無爽** 婁元禮田家五行鳩鳴有還聲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者

謂之逐婦主雨 **雲霄鳩未休** 陸佃埤雅釋鳥許慎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

入雲中其勉而飛如此 **搶來榆莢外** 莊子內篇逍遙遊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

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氾勝之書三月榆莢雨高地彊土可穜

秫 **呼上杏梢頭** 王惲枯木寒鴉詩錦鳩呼雨煙林外紅杏香中過一生 **林許**

**朝嘲擅** 師曠禽經林鳥朝嘲水鳥夜咬張華注林鳥朝之將翔也聚而噍喟陸佃埤雅釋鳥

今此鳥善朝鳴故一曰鶻嘲也 **不期帘歲收** 淮南子天文訓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

長鳴爲帝候歲高誘注雄鳩布穀也 **催耕依社樹** 陳慥布穀吟潑袴不容脫鳥部徒殷

勤自注人以布穀爲催耕溫庭筠早春滻水送友人詩鴨卧溪沙暖鳩鳴社樹春 **插稻和**

**農謳** 樓璹耕織圖詩插秧詩谿南與谿北嘯歌插新秧顧野王玉篇言部謳吟也 **好入**

**田家畫** 郭若虛圖畫見聞記卷二張質工畫田家風物有村田鼓笛村社醉散踏歌圖傳世

**東菑正駕牛** 儲光羲田家卽事詩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

**戴勝降于桑**

鄭元注蠶將生之候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陸德明釋

文戴音帶注同本亦作載戴勝鳥名

**也解觀桑降** 詩豳風定之方中篇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毛萇傳地勢宜蠶可

以居民 **年光戴勝諳** 徐陵答李顒書且年光道盡觸目崩心許慎說文解字言部諳

悉也 **有名通作鵀** 爾雅釋鳥鵖鴔戴鵀郭璞注鵀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邢昺疏方



言云燕之東北朝鮮地方洌水之間謂之鶝鴾自關而東謂之戴鵀或謂之戴鳻或謂之戴勝東齊

吳揚之間謂之鵖鴔自關而西謂之服鶝或謂之鶝鵀女金切廣韻去聲鵀汝鴆切 **于候**

**媛宜蠶** 蘇軾立春日小集詩和媛要宜蠶 **葉眄枝頭攝** 夏小正三月攝桑戴

德傳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張爾岐訂注攝者葉始出而尚合也 **花疑宴上採** 陳耀文天

中記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又懿宗聞新第宴于曲江乃命折花一金合令中官馳至宴所宜

口敕曰便令戴花飲酒無不爲樂 **揭來巡柘館** 漢書司馬相如傳迴車揭來兮絕道

不周何晏七召其中則有桂宮柏寢吳臺柘館 **采擷促筠籃** 王維相思子詩勸君休采

擷常建陌上桑詩美人金拂出手自攜竹筐蘇軾[redacted]詩筠籃擷翠爪甲香 **蓋影村**

**前後** 蜀志先主傳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

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小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

梯陰舍北南儲光羲張谷田舍詩雉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杜甫客至詩舍南舍北皆春水

繭功籌稅一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長幼貴賤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禽氣得眠三邵伯溫聞見前錄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秦觀蠶書蠶生明日或桑或柘葉分晝夜五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又七日三眠如初又七日謂之大眠

是爲衣絲急夏小正五月乃瓜傅崧卿本作乃衣瓜舊注一本作乃衣瓜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

非徒食葚甘陸佃埤雅釋鳥又鶻鳩性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故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正鄭黃鳥集

莫莫葛方覃詩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毛萇傳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工之事又曰莫莫成就之貌鄭元箋葛延蔓之時則傳黍飛鳴亦因以興焉



# 月令七十二候詩卷二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 螻蟈鳴

鄭元注螻蟈蛙也孔穎達正義按周禮蟈氏鄭司農注云蟈蝦蟇元謂今御所食蛙也李巡注爾雅蟾諸蝦蟆也

莫誤螻蛄訓陸德明經典釋文螻蟈蛙也蔡云螻螻蛄蟈蛙也

須循蟈氏名周禮秋官序官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鄭元注蟈讀爲蜮蜮蝦蟆也月令螻蟈鳴故曰掌去鼃鼃黽蝦蟆屬書或爲掌去蝦蟆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蟈聲也蜮乃短狐與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鄭元注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司農謂鼃黽蝦蟆屬至許叔重說文直云鼃蝦蟆也是鼃與蝦蟆不別甚矣鄭君則顯別鼃與蝦蟆爲二類漢元鼎五年鼃蝦蟆鬬二物可知此勝於許鄭者一也司農說文皆鼃黽爲一物鄭君則知鼃與耿黽爲二此勝於鄭許者二也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訓蝦蟆引月令螻蟈鳴司農所據禮記蓋作螻蜮說文則云蜮短狐也蟈同蜮鄭君則曰蟈非蝦蟆亦非短狐蜮則短狐亦蟈各字此勝於許鄭者三也

老雖通蛤號祝希文蟬史諸書皆分蝦蟆蟾蜍爲二物以蟾蜍大腹癩背不能跳躍亦不善鳴蝦蟆小於蟾蜍能跳接百蟲善鳴然予村居無事細覘科斗漸大脫尾生足而登陸至四五月則居稻田內好鳴能跳接百蟲而食之經年方老好居人家下溼地夏夜則生拾蟲而不能跳矣亦不鳴聒人呼爲蛤霸其實一物老幼殊質春夏異時遂分爲二矣

夏實紀蛙鳴邱光庭兼明書月令立夏之日螻蟈鳴孔穎達曰螻蟈蝦蟇也明曰非也

按蝦蟇一名蟾蜍不能鳴鳴者蛙也故周官蟈氏牡鞠蘸蛙然則螻蟈蛙之類也爾雅云鼃猶黽在水者爲鼃黽即蛙也蟾蜍即蝦蟇也郭璞曰蝦蟇非也按蛙形小而長色清而皮光存身居水邊相對而鳴者也蝦蟇形闊而短色黃而皮如砂蠅之汁出如乳醫方用之治甘蟲狗毒是今人悉呼蝦蟇者相承誤也按蛙鳴始於二月驗立夏而鳴者其形最小其色褐黑好聚淺水而鳴其聲如自呼爲渦子者是螻蟈也

**氣與乾初應** 李概卦氣七十二候圖螻蟈鳴乾初九 **陰從於下生** 呂氏春秋孟夏紀螻蟈鳴高誘注蝦蟆也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

**風光借蚓笛** 楊萬里發青塘詩青塘無店亦無人只有青蛙紫蚓聲程羽文清閒供真率漏條蛙鼓蚓笛

**月夜報蟆更** 周遵道豹隱紀談楊誠齋詩天上將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外方則謂之攢點云陸游薙庭草詩羣蛙得意亂疎更

**青草池塘地** 曹豳春暮詩青草池塘獨聽蛙司馬光有約詩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

**黃門鼓吹聲** 南史孔珪傳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管出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晉書輿服志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又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喧鄰多歷亂** 祝簡春雨詩小滿一夜深三尺有蛙聲喧四鄰

**便聽梵轉分明** 張讀宣志志太原石憲者以商爲業夏行雁門關暑甚偃大樹下忽夢一僧蜂目褐謂憲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實清暑之地能偕我遊乎憲即與行至其地一見羣僧在水中憲竊怪羣僧狀貌無一異者天暮一僧曰欲聽吾徒之梵音乎憲然之羣僧即於水合聲而噪食頃有三僧挐憲手皆浴冷甚驚寤明日西行聞道



中蛙鳴甚類梵音

**稻水涼初吹** 蘇軾宿法善寺詩稻涼初吹蛤梛老牛書蟲施元之注嶺南呼蝦蟇爲蛤

**梅天雨慣迎** 陸佃埤雅釋木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

**田家憑爾卜** 章孝標田家詩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又婁元禮田家五行上巳日聽蛙聲占水旱

**許代鳥催耕** 歐陽修啼鳥詩陂田繞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

**蚯蚓出**

**漫輕蚯蚓竅** 韓愈石鼎聯吟序彌明曰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

**出應夏清和** 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

**巨擘呼名肖** 何孟春餘冬序錄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蓋齊地有蟲類大如蚯蚓人謂之巨擘善擘地以行巨擘即蚯蚓之大者孟子謂蚓而後充其操今注以爲大指非也

**無心逐化過** 郭璞爾雅圖讚蚯蚓土精無心之蟲

**縮藏邱穴久** 梅堯臣蚯蚓詩蚯蚓在邱穴出縮常自盈龍蟠亦以蟠龍鳴亦以鳴自謂與龍比恨不以頭角生

**卻步引伸多** 周禮冬官考工記梓人爲筍虡卻行鄭元注卻行螾屬蚓土精也其爲物不息引而後伸

**龍蟠形相似** 名醫別錄蚯蚓一名土龍孟子告子上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

**螽跳至自他** 僧贊寧物類相感志蚱蜢與蚯蚓雖異類而爲雌雄蚯蚓鳴則阜螽跳躍祝希文蟫史夏月蚓夜鳴於草底與阜螽同穴爲雌雄春秋左傳桓公二十二年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

**驚塵穿草腳** 類從蚯蚓之塵背濕起霧蘇軾和子由踏青詩春風陌上驚微塵史達祖詞草腳青回細膩柳梢綠轉[illegible]

**候雨**

踐苦窠王充論衡[redacted]篇天且雨螻蟻從蚯蚓出蘇軾[redacted]詩忍見嫠齒清苦棄柳
書尋蹤寫蘇軾書與可畫竹詩那得蚯蚓筆畫作風中柳蒲香到夢拖劉敬
叔異苑孟州王雙宋元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有
取水沃地以菰將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恒有
女者豬白領巾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
發之有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寸許云此女常以
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
則其甫根於時咸謂雙暫同阜螽矣儘教傳胸腮
韋絢劉賓客嘉話瓊州地名胸腮胸腮是蚯蚓也
上多此蟲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
形胸腮注音蠢忍奚但善吟歌崔豹古今注魚蟲第五蚓
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
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
或謂之鳴砌亦呼爲蹇蚓要識清廉意王安石[redacted]詩
稾壤太牢俱有味
可能蚯蚓獨清廉爲生樂若何歐陽修盧陵雜記
蚓食土飲水其爲

四

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
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豈
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平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
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
止者耶何其聒然而自
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王瓜生

鄭元注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
云王萯莠未聞孰是孔穎達正義王瓜草挈者
本草文今月令王萯生者此云王瓜生今月令
王萯生疑王萯則王瓜也云夏小正云王萯莠
未聞孰是者今月令既云王萯生
夏小正又云王萯莠故鄭以爲疑
大以王名錫陳彭年廣韻平聲上王大也
楚詞離騷肇錫余以嘉名生知萯
即瓜金履祥通鑑綱目前編夏禹紀夏小正四月
王萯莠注按月令注當作萯莠王萯即王瓜



本草陶注即今土瓜也蘇[illegible]
本草圖經大萯即王萯也藈姑[illegible]爾雅
姑郭璞注鉤藈也一名王瓜正赤味苦張揖廣雅
釋草藈姑鉤瓤王瓜也方以智通雅四十二植物
萆挈菝葜土茯苓一類而三物也土中塊生者多
以瓜名菰蘸瓜蔞澤姑栝樓之轉栝樓又果蓏之
轉也治風溼者俗呼冷飯團故蒙荃合萆薢菝葜
土茯苓爲一鄭元萆挈土瓜也以土瓜即萆薢月
令王瓜一作王萯呂覽作善生王冰引作萌生宋
本草王瓜一作芰葜爾雅菲息菜菲芴郭云菲土
瓜或以爲黃獨蓋以土中得成塊者名瓜古瓜姑
通聲如瓜音菰以瓜諧聲天花粉郭陸以爲王瓜
上瓜智按即爾
稱之鉤藈姑也菝葜莫爭諱陳澔禮記集說王瓜
注云萆葜本草作菝
葜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名醫別
錄菝葜生山野二月八月采根曝乾宏景曰此有
三種大畧根苗並相類菝葜莖紫而短小多刺小
減萆薢而色深入用作飲蘇恭唐本草陶云三種

五

乃狗脊菝葜草薢相類非也萆挈有刺者葉粗相
類根不相類草葜細長而白色菝葜根作塊結黃
赤色殊非狗脊之流鄭樵通志草
木署其葉頗似王瓜故名王瓜草在地成樓蔕神
農
本草經中品栝樓一名地樓雷斅炮炙論圖者爲
栝長者爲樓凡使皮子莖根共效各別其栝圓黃
皮厚蔕小樓則
形長皮赤蔕粗從天散粉花李時珍本草綱月草
之七栝樓釋名根名
白藥天花粉瑞雪注其根作
粉潔白如雪故謂之天花粉葉眞蹄類馬李時珍
本草綱
目王瓜三月生苗其蔓多鬚嫩時可茹其葉圓如
馬蹄而有尖面青背淡澀而不光六七月開五出
小黃花成簇
結子纍纍枝亦爪呼鴉蘇頌本草圖經王瓜月
令四月王瓜生即此也
均房人呼爲老
鴉爪亦曰菟瓜物色黃團肖韓愈城南聯句紅皺
曬簷瓦黃團繫門衡
周紫芝竹坡詩話黃團當是瓜蔞紅皺當是棗還
之狀二物而不名使人暝目思之如秋徑晚行身

在籬落間**時光赤雹誇**淮南子時訓解孟夏之月王瓜生高誘注王瓜栝樓也色赤盛長火之色而生寇宗奭本草衍義王瓜其殼徑寸長二寸許上微圓下尖長七八月熟紅赤色殼中子如螳螂頭者今人又謂之赤雹子其根即土瓜根也於細根上又生淡黃根三五相連如大指許**供何關火室**王世懋學圃雜疏王瓜出燕京者最佳其地人種之火室中逼生花葉二月初即結小實中官取供之**種合認塵沙**管子地員篇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狀粟焉如屑塵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蔓房元齡注萯草名**苦讀音相假**呂氏春秋孟夏紀王菩生高誘注菩或作瓜瓠瓞也一本作王善生**丸形驗不差**本草經中品王瓜一名土瓜陶宏景注今土瓜生籬落間子熟赤如彈丸其根不入大方正單行小小爾鄭元注月令四月王瓜生以為菝葜殊謬矣**經文誰作箭**王冰素問注引呂氏春秋王瓜生作赤箭

生**問字待侯芭**漢書揚雄傳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之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

**苦菜秀**

**幽秀曾訛莠**夏小正四月取荼莠幽金履祥通鑑綱目前編夏后氏大禹丙子元歲下引夏小正以取荼莠為句幽字自為句注荼苦荼也張爾岐夏小正訂注莠幽斷句云莠幽未詳詩豳風有秀葽得非以聲相近而致誤與任兆麟夏小正本作秀幽盧召弓曰即秀葽音相近訛爾方以智通雅植物草篇苦葽一曰狗尾草此相去甚遠以蓄莠為狗尾草孔子惡之豈可以秀葽而傅可之說乎**葵華或紀吳**王冰素問注引呂氏春秋苦荼生作吳葵華蘇恭唐本草注吳葵即關西間謂之苦菜者**豈知炎上苦**書洪範炎上作苦孔安國傳焦氣之味孔穎達



正義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曰其臭焦其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方慤禮記解苦菜南方之味苦蘊火之味而成**恰合荼中荼**爾雅釋草荼苦菜郭璞注詩曰誰謂荼苦苦菜可食王應麟困學紀聞荼有三誰謂荼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根以游冬固**蘇恭唐本草注爾雅荼苦菜也易通卦驗元圖云苦荼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一名游冬**英看孟夏敷**傳咸芸香賦覽卉草之敷英陶潛讀山海經詩孟夏草木長**谷陵生不異**名醫別錄苦菜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南北候常殊**寇宗奭本草衍義苦荼此四月小滿節後苦菜秀者也四方皆有在北道者則冬方凋生南方者冬夏常青**植苣餐供好**掌禹錫嘉祐本草苦菜嶺南吳人植苣以供饌名苦苣**如飴性變無**詩大雅緜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毛萇傳荼苦菜也鄭元

•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之荼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包應嫺內則**禮記內則濡豚包苦實蓼鄭元注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食且給農夫**詩豳風七月篇采荼薪樗食我農夫鄭元箋乾荼之菜惡木之薪**蛾子時多忌**陳士良食性本草苦苣蠶蛾出時不可折取令蛾子青爛蠶婦亦忌食之**鵝兒俗共呼**楊慎丹鉛外集苦菜俗作鵝兒菜又呼為野苦蕒**誰匡荼茗謬**顏師古匡謬正俗苦菜本草云苦菜味苦名荼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及山陵凌冬不凋死陶宏景注疑此即今茗茗一名荼又令人不眠今凌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益州乃苦蕺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疎六月華從葉出實落根後生冬不枯今茗極似此紫此苦荼即詩人所薪誰謂荼苦荼音塗其狀全似苦蘖而細葉蒡有白汁味極苦陵冬不凋桐君所說工得隱炎也近來諸人

無識之者今吳蜀之俗謂苦荼者即爾雅所謂蘵黃蒢耳雖陶公知俗呼苦蘵爲苦荼而不識苦荼之形以其一名荼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祇增煩惑且本草說其主療疾病功力甚多若草豈有此效乎

**剖辨及龍珠**顏之訓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誰謂荼苦爾雅毛傳並以荼爲苦菜也又禮記云苦荼秀案易統通卦驗元圖曰苦荼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荼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荼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荼可以釋勞案郭璞注此乃蘵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荼既無宿根至春方生耳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荼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甄權藥性本草龍葵赤珠者名龍珠陳藏器本草拾遺龍珠生道旁子圓似龍葵但熟時正赤耳



**靡草死**鄭元注舊說云靡草薺葶藶之屬孔穎達正義靡草無文故引舊說以明之薺葶藶之屬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

**有薺借葶藶**吳普本草薺生田野中名醫別錄上品曰薺宏景曰薺類甚多此是今人所食者葉作菹羹亦佳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蘇頌本草圖經葶藶今江東陜西河北州郡皆有之曹州者尤佳初春生苗葉高六七寸似薺根白色枝莖俱靑三月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許愼鄭元注皆云靡草薺葶藶之屬是也

**先時草並黃**詩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日不行毛萇傳比草皆黃也

**本來柔質靡**方愨禮記解凡物感陽而生者殭而立感陰而生者柔而靡靡草至陰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也

**難敵盛乾剛**易上經乾上九亢龍有悔孔穎達正義上九亢陽之至大而極盛故曰亢龍又象傳上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正義陽是剛亢之物能用此純陽唯天乃然朱震漢上易圖卷下乾六爻圖四月已乾上九

**凡衆多生雨**韋應物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詩遠峰明夕川夏雨生衆綠

**無枝足傲霜**蘇軾贈劉景文詩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因敎花甲子**董穀碧里雜存星家年月支干謂之六十花甲子者以鐵樹開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結實湖中王濟云於書中曾睹此說後官橫州別駕親見此樹在一指揮家圃中其人言在我明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宏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嘉靖四十三年再花信書所載不誣

**早熟炭陰陽**賈誼鵩鳥賦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

**殺氣先三葉**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注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穫



**生機異百昌**莊子在宥篇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司馬彪注百昌猶百物也

**夏枯充盡類**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草部夏枯草一名夕句注唐本草注云此草生平澤葉似旋復首春即生四月穗出其花紫白似丹參花五月便枯

**秋爽較猶常**夏小正七月爽死戴德傳爽也者猶疏也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疏者爽之陰聲故相轉注也蔡德晉曰周禮注臣妾聚斂疏材此時疏材既死則可聚斂矣

**入藥能驅水**朱震亨本草衍義補遺葶藶屬火性急逐水病人稍虛者宜遠之

**儲材可備荒**周憲王救荒本草薺饑歲采子水調成塊煮粥作餅甚黏滑

**要同新氣效一例麥登場**禮記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鄭元注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

麥秋至
麥到黃時節聲聲報栗留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黃鳥黃栗留也或
謂之黃栗留又云當甚熟時來往桑間故里諺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不風來剛有
信李肇國史補舟船之盛盡於江西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潮信七月八月有上信
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日至已迎秋孟子告子上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蔡邕月令
章句百穀各以初生爲春成熟爲秋淳化閣帖唐太宗書麥氣迎秋桃杏生魯卜賈思
勰齊民要術卷二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麥生於亥壯於卯長於辰老於
巳死於午惡於戊忌於子丑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同郊原
氣乍浮白行簡首夏猶清和詩郊原浮麥氣池沼發荷英香知吹餅餌史游



急就章餅餌麥飯甘豆羹顏師古注溲麪而蒸熟之則爲餅溲米而蒸熟之則爲餌蘇軾南園詩桑
畦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福喜降麳麰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諸侯和
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麳麰麳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
也戊社年頭種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二八月中戊社前種者爲上時下戊前爲中時
八月末九月初爲下時辛場節次收陶穀清異錄積麥以十辛良下子不得過三辛
收潑不得過三辛上場入倉亦用辛日熟元乘火化馬晞孟禮記解夏以陽極生火
火之成形而炎上炎上則作苦矣物以火化則其氣爲焦故曰其味苦其臭焦登好倒金
揫禮記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郭元注愁讀爲揫揫斂也呂氏春秋孟秋紀某日立秋盛德在金
高誘注迎秋於西九里之郊金氣用事絲纊忙同月管子輕重乙篇夫歲有四秋而

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
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
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令此之謂秋之秋冬營
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舊
唐書宇文融傳制曰今陽和布澤丁壯就田宜委
使司與州縣商量勸作農社毋至雨澤之後種穫
訖月州縣常務一切停減禾麻納共謳詩豳風七月篇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
重穋禾麻菽麥鄭元箋納內也治於場圃而內之囷倉也異辭傳小暑春秋公羊傳隱
公元年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王冰素問注引呂氏春秋麥秋至作小暑至經何
問誰修陸德明經典釋文月令第六此是呂氏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此紀
螳蜋生
鄭元注螳蜋螵蛸母也孔穎達正義案釋蟲云不蠅蟷蠰其子蜱蛸舍人云不蠅名蟷蠰今之



螳蜋也孫炎云蟷蠰螳蜋也一名不蠅李巡云
其子名蜱蛸則螳蜋故云螵蛸母方言云譚魯
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
謂之食厖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
螵蛸也
草蟲圖欲寫段成已題盧希顏草蟲横披詩畫師老筆生新意寫出無聲七月詩前
卻識螳蜋陸佃埤雅釋蟲爾雅曰不蠅蟷蠰其子蜱蛸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將去而
未飛一前一卻有氣能含火類從螳蜋之氣含之生火其生每在桑本草
經上品螳蜋桑螵蛸陶宏景注螳蜋俗名石蜋逢
樹便產以桑上者爲好是兼得桑皮之津氣也韓
保昇蜀本草螵蛸在處有之螳蜋卵也多在小桑
樹上叢荊棘間三四月中一枝小螳蜋數百枚
露風饒活趣郎瑛七修類藁卷□螳蜋草蟲也飲露食風感一陰之氣也月日

契炎光江休復鄰幾雜志吳春卿云往年學中置一桑螵蛸於筆格上一日撲緣者無數檢
月令視之乃螳蝝生月日也徐悱夏詩炎光歇中宇殼尚秋林憶郎瑛七修類藁螳蝝
深秋生子於林木間一殼百子形難翳葉忘莊子外篇山木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
身螳蝝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陸佃埤雅釋蟲螳蝝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螽斯同
會聚孫炎爾雅正義螳蝝深秋乳子至夏之初迺生是也亦生百子如螽斯云詩周南螽斯篇
螽斯羽蟄蟄兮毛萇傳蟄蟄會聚也天馬擬騰驤呂氏春秋仲夏紀螳蝦生高誘注螳
蝦世謂之天馬以其驤首奮臂頸長而身輕其行如飛有馬之象張衡東京賦六元虬之奕奕齊騰
驤而沛艾薛綜注騰驤趣走也祇以升陰起方慤禮記解暑極於季月則此時尚爲小
矣故螳蝦與鵙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陸佃埤雅釋蟲月令曰螳蝦生蓋是月升陰始起殺
蟲應而生焉因之怒臂當莊子外篇天地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
德猶螳蝦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搏輪知勢勇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
螳蝦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蝦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
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織絹感情長廖文
英正字通螳蝦羽蟲之摯者搖肩搜食他蟲翼下紅翅如裙裳俗謂之織絹娘趯趯田塍
畔詩召南草蟲篇趯趯阜螽毛萇傳趯趯躍也人家稻種芒周書時訓解芒種之
日螳蝦生周禮地官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元注芒種稻麥也

鵙始鳴

鄭元注鵙搏勞也孔穎達正義詩云七月鳴鵙箋云百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



物之候從其氣焉
曾否枝鞭驗段成式酉陽雜俎廣動植二百勞相傳伯奇所化取鳴時所踏枝鞭小兒
能令速語單棲鵙正鳴易緯通卦驗伯勞好單棲其飛獿其鳴嗅嗅暗催羣
卉歇楚辭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逸注鵜鴂一名買鶬常以春分鳴也
陸佃埤雅釋鳥臨海異物志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按楚辭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
草爲之不芳則杜鵑似非鶗鴂服虔曰鶗鴂一名鵙是也蓋陰氣至則鵙鳴故百草爲之不芳微
報一陰生金履祥通鑑綱目前編夏后氏大禹丙丁元歲春正月夏小正五月鴂則鳴注
蓋五月一陰生則鴂鳴鳳隸來何遽楊慎丹鉛總錄月令鵙始鳴左傳謂之伯趙樂
府謂之百勞易林曰鵙必單棲鷙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亦能鷙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聒
俟鷹飛報擊之俗呼爲鳳皇阜隸言百鳥畏之也蚍盤仰乍驚陸佃埤雅釋鳥舊云
鵙能制蚍鳴則蚍結類從曰鵙鳴在上蚍盤不動鸛鳴在下蜎反不行傳將姑惡意
方以智通雅飛物類鵙別名姑惡夏小正作伯鷯詩疏作博勞郭璞注爾雅云鵙似鶷鶡而大張華
注禽經云伯勞似鴝鵒鴝鵒喙黃伯勞喙黑顏師古注漢書以鵙爲子規方言謂鵙爲鶻且陳正斂
遯齋閒覽謂鵙爲梟李肇國史補謂鵙爲布穀楊愼丹鉛總錄謂鵙爲架犂鵲鳩郭說則似今苦鳥
智按諸說當以郭說爲正即今之苦吻鳥也如鴰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姑惡俗以婦被
姑苦死而化東坡自注姑惡詩曰水鳥東坡亦誤寫出伯勞情曹植貪惡鳥論昔尹
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
遊於田見異鳥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拊翼其聲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

乃顧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其蓋歸入門集於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鳴言所鳴之家必有禍也音

似操蠻舌 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蠻鴃舌之人趙岐注鴃博勞鳥也丁公著孟子手音鴃毛詩作鶪春秋左傳成公九年使與之琴操南音杜預注南音楚聲

聞宜鑒鶪聲 馬晞孟禮記解一陰生而鶪之作蝗蝦則鶪之見乎形者也鶪始鳴則鶪之聞乎聲者也

不辜原有命 夏小正五月鴂則鳴戴德傳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孔廣森大戴禮補注古語稱大略曰辜略不云鳴而曰鴂則鳴是不略之也洪震煊夏小正疏義范家相云是月也百官靜事無刑以待冥陰之所成故曰不辜之時也善之者善其以鳴鴂相命儆夫濫刑也李調元夏小正箋辜負也於是載績矣明不負其時也

司至定爲程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伯趙氏司至者也杜預注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日計芒纔種 周書時訓解芒種之日螳蜋生又五日鵙始鳴

秋期績漸成 詩豳風七月篇七月鳴鵙八月載績毛萇傳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嚴粲詩緝桑麻之事相接續而起五月伯勞始鳴應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七月聞鵙之聲先時感事至八月而又緝績其麻也

借窺天地化 易繫辭傳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變化見矣

蠶候配倉庚 陸佃埤雅釋鳥詩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蓋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始鳴可績之候也

反舌無聲

鄭元注反舌百舌鳥孔穎達正義云百舌鳥能蔡云蟲鳴鼂也今謂之蝦蟆其舌本前著[illegible]



而末嚮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蟆無聲又蔡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蝦蟆屏之視其舌反向後如此則鄭君得不通乎蟜夙問曰誠如緯與子言爲蝦蟆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是以知蝦蟆非反舌也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

無取笙簧巧 劉禹錫百舌吟笙簧百舌音韻多黃鸝呑聲燕無語詩小雅巧言篇巧言如簧

時禽亦不凡 格物總論百舌鳥蒼毛尖觜形小於鵓鴿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故謂之百舌春二三月鳴至於五月無聲亦候禽也張九齡雜詩第一首凡鳥已相啄鳳皇安得知杜甫黑鷹詩金眸玉爪不凡材

反聲恰變易 淮南子時則訓反舌無聲高誘注反舌鳥能辨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

多舌絕詁譊 梅堯臣百舌詩一冬常禁默乘春何多舌熊忠古今韻會平聲下詁知咸切多言[illegible]譊泥咸切詁譊也

孳識牙茲姤 遁山姤初八能化于虵或[illegible]子[illegible]茲[illegible]之才

滕殊輔轉咸 易下經咸卦上六咸其輔頰舌王弼注咸道轉末故在口[illegible]言語而已孔穎達正義馬融云輔上頷也輔頰舌者言語之具

敢矜花鴿剔 淮南子萬畢術寒皋斷舌使語高誘注寒皋一名鴝鵒師曠禽經鴝鵒剔舌而語張華注今八哥其雛以竹刀剔舌本教之言語宗懍荊楚歲時記五月鴝鵒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謂之花鴿

直似箸枚銜 周禮大司馬徒銜枚而進鄭元注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

守口眞能閉 段成式酉陽雜俎 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沙門耆域升高座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晁氏客語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田

藝衛留青日札反舌鳥至五月感陰氣而無聲歐陽永叔詩百舌子莫道泥滑滑今亦名之曰泥百
舌也飲春水而開口飲秋水而閉口忘言豈更僾莊子雜篇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
而忘言禮記曲禮上毋僾言鄭元注僾猶暫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僾徐士鑒反又蒼鑒反又蒼陷反
廣韻平聲下僾士咸切陸游聞百舌詩春鳥雖僾言春盡能齰舌樹雲深處息梅堯
臣百舌詩曉升高高樹百鳥言漏泄錢起山中酬楊補闕見訪詩深樹雲來鳥不知鮑照[redacted]詩願
君早休息留歌待三春叢露靜中鴿唐太宗秋日斅庾信體詩珠穿曉露叢章莊李
氏小池亭詩花落魚爭唼櫻紅鳥競鴿丁度集韻平聲下邱咸切鴿鳥啄物也漫憶圓如
綌彭大翼山堂肆考羽蟲部百舌又名反舌一名望春一名喚起江南人謂之喚春其聲圓轉如
綌絲休疑過有讒周書時訓解反舌有聲佞人在側杜甫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



讒人課虛還叩寂陸機文賦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默默會金緘
孔子家語觀周篇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張仲素反舌無
聲賦闕茲百轉戒煩詞于躁人默若三緘象欲訥于君子

鹿角解

陳澔禮記集說解脫也

最有山間鹿抱朴子[redacted]篇南山多鹿每一雄遊牝百數仙蹤向角尋
陶穀清異錄獸門華清一鹿十年精俊不衰人呼曰角仙四圍曾下寨陳耀文天中記
卷五十八鹿夜臨宿下鹿角寨大者角向外四圍小者角向中團圍如寨今人以木倣作鹿角寨原
注項碎錄雙解每乘陰熊安生禮記疏鹿是山獸夏至得陰之氣而解角濯濯

遊炎日詩大雅靈臺篇麀鹿濯濯毛萇傳濯濯娛遊麌麌望遠林楚詞招魂
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廣韻平聲上麌獸角貌羣隨常視麈司馬光名苑鹿之大者曰
麈羣鹿隨之皆視麈尾所往麈尾所轉為準於文主鹿為麈而古之談者揮焉方慤禮記解鹿好羣
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律主記偕禽大戴禮記易本命六主律律主
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盧辯注麋鹿角長短大小似律頂骨紋偏顯洪皓續松漠紀
聞鹿頂骨有紋上下無之亦可熏成紋懷瓊色轉深李淳風天元主物簿鹿者仙獸
常自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自天誰發刃莊子
內篇養生主臣之刃十九年矣所解牛數千而刃若新發于硎遺地宛投簪摯虞徵士
胡昭贊投簪卷帶韜聲匿迹茸待鞍歧長寇宗奭本草衍義鹿茸最難得不破及不



出却血者蓋其力盡在血中故也此以知紫茄者為上名茄子茸取其難得耳然此太嫩血氣未具
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惟長四五寸形如分歧馬鞍茸端如瑪瑙紅玉破之肌如朽木者最善膠
需火候熔雷斅炮炙論鹿角膠采全角鋸開並長三寸以物盛於急水中浸一百日取出
刀刮去黃皮淨以釅醋煑七日旋旋添醋勿令少歇戌時不用著火只從子至戌一日足角軟如粉
搗爛每一兩入無灰酒一鎰煑成膠陰乾研篩用丁度集韻平聲下徐心切熔火熟物也或作熔燅
斑龍歌一曲繼洪澹寮方昔西蜀市中嘗有一道人貨斑龍丸一名茸珠丹每大醉高
歌曰尾閭不禁滄海竭九轉靈丹都漫說惟有斑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朝野徧傳之其方乃
用鹿茸鹿角膠鹿角霜地治諸虛効比紫團蔘蘇恭唐本草注人蔘見用多是高麗
百濟者潞州太行紫團所出者謂之紫團蔘蘇軾有紫團蔘寄王定國詩南史阮孝緒傳母疾合藥

須得人參李紳隨一鹿至一所遂沒就視之果人參

## 蟬始鳴

恰是鳴蜩候詩豳風七月篇五月鳴蜩毛萇傳蜩螗也孔穎達正義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也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逭名紀夏蟬嚴粲詩緝五月鳴蜩蜩蟬也謂蟬之總名也高啓始聞夏蟬詩翩翩纔得蛻咽咽未成喧興知符五日夏小正五月匽之興五日翕伏乃望戴德傳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黃叔琳增注淮南子蟬三十日而死說五日上當有三字謂既興十五日而鳴又十五日而死也韻始戛幺絃歐陽修鳴蟬賦嘒嘒非管泠泠若絃毛晉全唐詩話劉夢得曰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絃孤韻瞥入人耳舊甲移何處莊子雜篇寓言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方干聽新蟬寄張畫詩髣髴應移處從容卻不聞新聲出自然僧贊寧物類相感志稽聖賦茯苓根化爲蟬注抱朴子曰有自然之蟬有茯苓莖苓根土龍之屬皆能化蟬今驗水澤巨樹處多水蟲登岸穴裂化出爲蟬也脇張高樹上周禮考工記梓人爲簨虡以旁鳴者鄭元注旁鳴蜩蜺屬賈公彥疏此即蟬也蟬鳴在脇胡侍眞珠船余覩蟬兩脇下有孔貫能振迅作聲謂以翼鳴非也梅堯臣雜詩絕句第十六首鵲銜高樹蟬危脇繅車響絲引遠風前劉兼新蟬詩翅薄晚鬢爭香露聲引秋絲逐遠風唎唎炎光寫李顒夏篇唎唎林蟬鳴曹植蟬賦在炎陽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喧喧靜意傳李覯鳴蜩詩雨餘雲漏日



蟲思已喧喧王藉入若耶溪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但憑丸識化羅願爾雅翼釋蟲二蜣蜋黑甲蟲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子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抱朴子曰元蟬素飢不羨蜣蜋穢飽然世或言蜣蜋能化爲蟬所謂轉丸者蘊以變化也不似雪能天桓寬鹽鐵論相刺篇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莊子雜篇庚桑楚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郭象注蟲能守蟲即是能天美蔭隨繁葉蕭子範後堂聽蟬詩聊隨夏葉繁元功試閏年陸友研北雜志舊說閏年少蟬試之信然青林爭買樂合號社中仙陶穀清異錄蟲類唐世京城遊手夏日採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妾小兒買以籠懸窓戶間亦有驗其聲長短爲勝負者謂之仙蟲社

## 半夏生

鄭元注半夏藥草

夏令剛逢半乘時草得名李時珍本草綱目草之六半夏釋名禮記月令五月半夏生蓋當夏之半也都緣陽氣上朱申禮記解半夏陽氣上而陰已生張元素潔古珍珠囊半夏味辛苦性溫氣味俱薄沈而降陰中陽也王好古湯液本草半夏辛厚苦輕陽中陰也遂使地文生名醫別錄半夏一名地文偶象排三葉吳普本草半夏一名和姑生微邱或生野中二月始生葉三三相偶白花圓上重根抱一莖蘇頌本草圖經半夏在處有之以齊州者佳二月生苗一莖莖端三葉淺綠色頗似竹葉而生江南者似芍藥葉根下相重上大下小皮黃肉白五月八月采根以灰裹二日湯洗曝乾顆含龍雨

勁羅願爾雅翼釋魚二自夏四月之後龍乃分方各有區域故兩畝之間而雨暘異焉又多暴雨說者曰細潤者天雨猛暴者龍雨也

枝亞雀風輕徐堅初學記天部風土記曰五月大雨名濯枝五月風發六月乃止日黃雀風是時海魚變爲黃雀因以名之

邪問期淹速賈誼鵩鳥賦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李善注淹遲也速急也

能齊歲縮嬴史記天官書歲星贏縮以其舍命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其趨舍前日贏退舍日縮司馬貞索隱案天文志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也漢書律歷志欲知太歲以六十除積餘次餘不盈者數從丙子起算盡之外則太歲日也贏縮傳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五星之贏縮不是過也

守用標作則本草經下品半夏一名守田

由跋辨宜精本草經下品由跋辛溫苦有毒陶宏景注由跋本出始興今人亦種之狀如烏翣而布地花紫色根似附子蘇恭唐本草注陶氏所說乃鳶尾根卽鳶頭也又言虎掌似半夏是以鳶尾爲由跋也以由跋爲半夏非惟不識半夏亦不識鳶尾與由跋也今南人猶以由跋爲半夏

好待和薑用陶宏景本草注半夏凡用以湯洗十許過令滑盡不爾有毒戟人咽喉方中有半夏必須用生薑者以制其毒故也

相招采藥行名醫別錄半夏生槐里川谷五月八月采根暴乾阮孝緒梁七錄神農採藥經二卷

一丸支飲効金匱細權衡張仲景金匱要略嘔家本渴不渴者心下有支飲也或似噦不喘似喘不嘔似噦不噦心下憒憒並宜小半夏湯用半夏泡七次一升生薑半升水七升煑一升五合分服

溫風始至

近屆觀蓮節內觀日疏六月念四日爲觀蓮節晁采與其夫各以蓮子餽遺爲歡

長



風扇幾番周處風土記仲夏長風扇暑

令行端有始方愨禮記解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

氣至卽成溫馬睎孟禮記解溫風至天地之仁氣極矣薰然其和也

吹萬天宣籟莊子內篇齊物論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郭象注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卽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而成其一天耳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

乘三火建根周子通書動靜篇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注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三則本乎陰也根亦猶本也

新機拖紫燄韓愈元和聖德詩轟豗融治紫燄噓呵

舊事話朱旙谷神子博異記崔元微條元微曰某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處士每歲二月作一朱旙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有東風卽立之庶免夫患也元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拜而去元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而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

起定從湯谷楊泉物理論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張衡南都賦湯谷涌其後李善注盛宏之荊州記南陽郡城北有紫山紫山東有一水無所會通冬夏常溫因名湯谷淮南子天文訓日出于湯谷

來常帶日暾黃帝占風不及地和緩而來不諧之祥風楚詞九歌暾將出兮東方

歊烝原物候漢書揚雄傳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注師古曰歊烝氣上出也

長養是神恩詩邶風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毛萇傳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道經風神方道彰

草德孚能偏論語顏淵第十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詩小雅天保篇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桐生

類自蕃漢書禮樂志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注師古曰桐讀爲通茂豫美盛而光悅也言草木通達而生皆由遂也易文言傳天地變化草木蕃孔穎達正義謂二氣交通生養萬物故草木蕃滋薰琴歌一闋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元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也孔子家語辯樂解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李商隱五言四十韻詩薰琴調大舜禮記文王世子有司告以樂闋鄭元注闋終也漢書張良傳歌數闋

聖化贊調元班固東都賦降烟熅調元氣

蟋蟀居壁孔穎達正義此物生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案



爾雅釋蟲云蟋蟀蛬也孫炎曰蜻蛚也梁國謂蛬郭景純云今促織蔡以爲蟋蟀斯螽非也

蟋蟀乘陰見馬晞孟禮記解蟋蟀居壁陰始矣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李善注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應陽坤爻律應初國語周語下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韋昭注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西堂將漸出張隨蟋蟀鳴西堂賦背暑而出爾草間驚寒而入我牀下東壁且安居漢無名氏古詩第七首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朽葦根纔化干寶陰陽自然變化論朽葦爲蛩琵琶翅未舒賈似道促織經其名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繩黃錦蓑衣肉鋤頭金束帶齊膂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肩鈴之類眇躬潛爾穴白居易促織詩幽昧憑依託眇躬環堵寄吾廬

禮記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孔穎達正義方丈爲堵東西南北各一堵陶潛讀山海經詩吾亦愛吾廬豈羨蝸牛舍白居易卜居詩長羨蝸牛猶有舍應分鼠壤蔬莊子外篇天道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郭象注言其不惜物陸德明經典釋文司馬云蔬讀爲糈糈粒也鼠壤內有遺餘之粒穢惡過甚也一云如鼠之堆壤餘蔬外呂惠卿注鼠壤有餘蔬則可以飽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仁秋吟知尚候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屋宇竟能胥呂氏春秋季夏紀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高誘注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蛚也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秋節將至詩大雅緜篇聿來胥宇毛萇傳胥相宇居也孔穎達正義屋宇可以居人蒲錯形休誤爾雅釋蟲螒天雞郭璞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邢昺疏李巡曰一名酸雞詩豳風七月篇六月莎雞



振羽陸璣疏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邱光庭兼明書諸蟲之鳴出于口喙者多矣有脅鳴者有脰鳴者有股鳴者有羽鳴者脅鳴者蜩蟬也脰鳴者螻蟈也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豳風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雞斯螽之類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若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於寒也今驗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爲絡緯者是也莎亭號不虛陶穀清異錄蟲門漢龍驤子名卭譁之呼蛩曰秋風又今人呼蛩爲莎亭部落之寒聲將曼引陸可教蟋蟀賦鉞餞息一玉壺漏寂四壁寒聲曼引如趨織意何如

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

幽州人謂之趨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

鷹乃學習

鄭元注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孔穎達正義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案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乃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曰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

效學還因習方愨禮記解效彼爲之之謂學因性所有之謂習於鷹識氣微應鏞禮記說殺氣未肅鷙猛之鳥已習於擊殺氣之微也方將秋律叶魏文帝答繁欽書於是商風振條春鷹秋吟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律乃有夏雛飛陳澔禮記集說學習雛學數飛也數解通人事論語學而篇學而時習之朱子集注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吳昌宗經注集證鳥數飛解見說文禮記月令鷹乃學習即此義也陰能順化機馬晞孟禮記解鷹乃學習則陰浸長而始鷙矣全剛原善蓄裴元新言虎豹無事行步者若將不勝其軀鷹在眾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大鷙尚相依陸佃埤雅釋鳥舊說凡鷙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後即於巢外放條大鷙恐其墜又爲日所曝熱暍致損乃取帶葉枝插其巢畔防其外墜及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枝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尚帶青色至六日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瘁此時雛大可取徐辨蒼黃色師曠禽經鶬曰鷂張華注鷹色蒼黃謂之鶬鶬鷹二歲色也鷹生二歲始擊也先揚搏擊威呂氏春秋季夏紀鷹乃學習高誘注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肆爲將搏擊也詩大雅大明篇時維鷹揚毛萇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縱擒縱目肆謝肇淛五雜組



教鷹者先縫其兩目仍布囊其頭閉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顛撲不肯立久而困憊始集臂上度其餒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飽又數十日眼縫開始聯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撲如初又憊而馴乃以人代臂之加是者約四十九日迺開戶縱之高飛半晌羣鳥皆伏無所得食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沒草間鷹見即奮攫之遂徐收其縱焉習之既久然後出獵擒縱無不如意矣行疾應心揮王安石字說應古心古雁心之應物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雁之應物人或使能疾不行不至會待風生翅白居易放鷹詩鷹翅疾如風鷹爪利如錐安排雪打圍黃庭堅[redacted]詩果然口腹爲災怪夢去呼鷹雪打圍平岡指一瞥柳宗元籠鷹詞雲披霧裂虹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蘇軾德星堂雪詩歷亂瓦溝裁一瞥馬上帶禽歸王績野望詩獵馬帶禽歸

腐草爲螢

鄭元注螢飛蟲螢火也孔穎達正義腐草此時得暑溼之氣故爲螢不云化者蔡氏云鳩化爲鷹鷹還化爲鳩故稱化今腐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云螢飛蟲者案釋蟲云螢火即炤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炤

腐竟爲神化莊子內篇知北遊臭腐化爲神奇時催物換形陳無己次韻螢火詩傍晨觀物化其被歲時催前身原上草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詩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此夕幌間螢沈佺期長門怨詩玉階聞墜葉羅幌見飛螢大暑多蒸溽許慎說文解字溽暑溼也重陰久晦冥潘岳螢火賦重陰之夕風雨晦冥漸移煙冉冉杜甫寒食詩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遙散火熒

熒陸佃埤雅釋蟲螢夜飛腹下有火故字古熒省熒小火也花蕊新輝豔杜甫見螢火詩却繞井欄添個個偶經花蕊弄輝輝池塘舊夢醒鍾嶸詩品中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詩思竟日不就寐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蕭和螢火賦出熒明而色幽時臨池而泛影生機循朽麥干寶陰陽自然變化論朽麥化爲蛺蝶性識勝浮萍陸佃埤雅釋草世說楊花入水化爲浮萍蚈合秦人紀呂氏春秋季夏紀腐草爲蚈高誘注蚈馬蚿也幽州人謂之秦渠亦日螢火蠲區漢代經許慎說文解字蟲部蠲馬蠲蟲也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披書憑夜照晉書車允傳允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日則以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以夜繼日焉梁蕭和螢火賦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蟲之夜翔許比杖藜青王嘉拾遺記卷六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

土潤溽暑鄭元注潤溽謂塗溼陸德明經典釋文溽如字本或作辱柱礎雲常合淮南子[redacted]訓山雲蒸而柱礎潤蒸成暑氣炎庾信夏日應令詩五月炎氣蒸溽如湯作沸禮記月令季夏之月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孔穎達正義是時日暴水熱沫沸如湯也潤使土皆沾方慤禮記解土爲火所蒸故潤



則水勝火火反溽焉史記滑稽列傳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積熱多攸鬱春秋左傳哀公三年鬱攸從之杜預注鬱攸火氣也濃陰屢滯淹爾雅釋詁曩塵佇淹留久也邢昺疏曩鄉塵垢佇企淹滯留止皆稽久也穴通泉涌溜張協雜詩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陸士衡招隱詩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墻溼鹵成鹽廣韻上聲鹵鹽澤也天生曰鹵人造曰鹽書洪範潤下作鹹孔穎達正義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黴色侵衣黦周處風土記夏至前雨爲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黦周祈名義考說文物中久雨青黑曰黴楚詞顏黴黎以沮敗則梅雨上梅皆當作黴因雨當梅熟遂訛爲梅雨苔痕著屐黏王安石[redacted]詩屐齒尙苔黏汗揮愁午卓李紳憫農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李白戲杜甫詩頭戴笠子日卓午涼納待更嚴杜甫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詩第一首荷淨納涼時張衡西京賦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薛綜注嚴更督行應鼓候值庚金伏歷忌釋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曹植大暑賦云席季夏之三伏潘岳賦云初伏啓新節按陰陽書云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旬防子雨兼婁元禮田家五行春壬子雨牛無食秋壬子雨魚無食冬壬子雨鳥無食一云壬子雨更須看甲寅日若晴謂之拗得過則不妨一說壬子雨丁丑晴則陰晴相半二日俱晴六十日內少雨二日俱雨六十日內多雨倪瓚[redacted]詩閉門睡過兼旬雨[illegible]皇清問切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孔安國傳帝堯詳問民陸德明經典釋文清問馬云清訊也

**民隱軫閭閻**國語[redacted]語勤恤民隱後漢書班固傳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章懷太子注字林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

**大雨時行**孔穎達正義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也不云降降止是下耳欲言其流義故云行行猶逼彼也蔡云大雨時行行降也

**東井乘期驗**何承天元嘉歷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且東壁入度中唐月令六月節日在東井昏氏中曉東壁中巫咸占東井爲天亭天候水星也**西雲取次行**楊愼丹鉛總錄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之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而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驪轂是也徐光啓農政全書諺云雲行東雨無蹤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水沒犂**霖宜時令較**金履祥通鑑綱目前編夏小正七月時有霖雨注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而霖雨在七月莊子亦有秋水之時之說今則霖雨在四五月呂令溽暑在季夏今則在仲夏蓋古今節氣不同而南北風土亦異凡書傳所載於今不同者於此可以類推**雨便大溝盈**孟子離婁下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趙岐注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離虎從無爽**陸機贈尚書郎顧彥先詩望舒離金虎屛翳吐重陰李善注言望舒離畢天將雨也楚詞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爲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昴白虎中星然西方七宿畢昴之屬皆白虎也**分龍各有程**凴應京月令廣義五月二十六日雨爲分龍雨閩俗以夏至後爲分龍雨**乘船符甲子**張鷟朝野僉載俚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隔轍判陰晴**侯延慶退齋雜聞錄立夏雨爲隔轍雨**每以蓱號起**楚詞天問蓱號起雨王逸注蓱翳雨師名**俄看潦浸横**陸機贈尚書郎顧彥先詩豐注溢修霤橫潦浸階除**人間騎月禱**陸游村社禱晴有應詩爽氣收回騎月雨原注俗謂二十四五間有雨往往成霖潦謂之騎月雨**天上假雷鳴**韓愈送孟東野序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薙氏勤芟草**周禮秋官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鄭元注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元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翦草也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神農儼靴衡**漢書魏相傳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注張晏曰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長刀兼短笠**劉禹錫竹枝詞第九首長刀短笠去燒畬**努力火畬耕**漢書武帝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涼風至

忽報梧飛葉宣和書譜楊凝式韭花帖當一葉報秋之初正韭花逞味之始王象晉群芳譜木譜立秋之日如某時立秋至期一葉先墜故云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知秋韋應物新秋夜寄諸弟詩高梧一葉下颸風至乍當呂氏春秋有始覽西方曰颸風高誘注兌氣所生一曰閶闔風徐堅初學記天部引作颸風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頓教收夏暑岑參六月三十日水亭送華陰王少府還縣詩殘雲收夏暑微覺兆秋涼方慤禮記解涼風至涼未至於寒也特爲寒之微而已阮籍詠懷詩第六首開秋兆涼氣豈竟



仁俱散馬晞孟禮記解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端知氣漸藏盧翰禮記說涼薄也寒也未至於寒特爲寒之漸爾嚴凝之始也陰生於午而嚴凝之氣至申方始陰極於亥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終主秋冬而以收藏爲事也臥曾偕北戶晉書隱逸列傳陶潛傳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白居易夏日詩北戶涼有風來定自西方陸佃禮記解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氣也岑參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詩秋色從西來遠信連番遞熊鉌[redacted]詩西風涼信入虛簷時新一味嘗歐陽修招許主簿詩惟有新秋一味涼近成篁竹韻謝莊月賦迴若涼夜自棲風篁成韻李善注篁竹叢生也風篁風吹篁也遙送藕花香孟浩然夏日南亭懷辛大詩荷風送香氣陸游同何元立賞荷花追懷鏡湖舊游詩三更畫船穿藕花花爲四

壁船爲家紈扇嗟遲暮班婕妤團扇詩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飇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蓴羹憶故鄉晉書文苑列傳張翰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助人三歎息歐陽修秋聲賦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人之歎息吟答有寒螿蘇軾贈楊耆詩愁吟互答有寒螿

白露降

地氣隨天降劉向五經通義和氣津液凝爲露露從地出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秋來色自殊盧翰禮記說天地之氣陽盛則散爲雨露陰盛則凝爲霜雪白露感秋金而變色猶未凝也黔雷能造化司馬相如大人賦左元冥而右黔雷



張揖注黔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白露巳紛塗楚詞九歎白露紛以塗塗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湛湛三霄隊詩小雅湛露篇湛湛露斯毛萇傳湛湛露茂盛貌鄭元箋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禮記中庸霜露所隊英英四野濡詩小雅白華篇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萇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孔穎達正義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露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爲昏亦是露之雲也禮記祭義雨露既濡下庭團似玉李白古風第二十三首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臨水泫如珠孫顧清露被蘭皋詩臨水泫微明葛洪西京雜記卷五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宵清許金莖裛杜甫贈李十五丈別詩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

弦陶潛雜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神從寶甕輸王嘉拾遺記卷一甯貴帝時瑪
碯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減隨帝時之汙隆
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減於陶唐之庭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
漢書藝文志神輸五篇圖一注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輸者王者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
最宜蓮接碧北山錄徐陵浴佛以蓮葉露蘇軾西湖詩接天蓮葉無窮碧漫說
器承朱王嘉拾遺記卷十崑崙山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如丹
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粉武布文沈徧春秋緯佐助期武露布文
露沈宋均注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沈重者人尚文耆松衆聳符何法盛中興書
徵祥記甘露隆者敬老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行葦受之共霑



仁澤渥孫柔之瑞應圖甘露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曰膏露一曰天酒或
名神漿醴洽仰醍醐仲長統昌言淑清穆如之風既宣醇醲之化既洽許愼說文解
字酉部醐醍醐酪之精者也白居易酒功贊淳淳泄泄醍醐沆瀣蘇恭唐本草醍醐注宏景曰佛書
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色黃白作餅甚甘肥是也恭曰醍醐出酥中乃酥之精液也好酥一石
有三四升醍醐熟抨煉貯器中待凝穿中至底便津出取之陶言黃白作餅乃未達之言也楊愼丹
鉛總錄梵書以醍醐喻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 寒蟬鳴

鄭元注寒蟬寒蜩謂蜺也孔頴達正義案釋蟲云蜺寒蜩也郭景純云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
忽地瘖蟬語陸佃埤雅釋蟲寒蜩即今啞蟬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鳴時

夏已闌梁昭明太子蟬贊寂寞秋序咽嘶夏闌於人如戒備國語周語中火
見而清風戒寒韋昭注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此物善吟寒鍾會
芻蕘論秋風至而寒蟬吟巴磬天涼擊白居易送客回晚興詩嫋嫋秋竹梢巴蟬聲似
磬蔡邕月令章句蟬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周禮春官磬師掌敎擊磬擊編鐘商絃日暮
彈傅元蟬賦泊無爲而自得兮聆商風而和鳴褚雲賦得詠蟬詩天寒響屢嘶日暮聲逾遠蔡邕
琴操故彈絃以諷諫預警風燮燮吳均餅說仲秋御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
先吸露溥溥歐陽修鳴蟬賦呼吸風露能尸解者耶詩鄭風野有蔓草篇野有蔓草零
露溥兮毛萇傳溥溥然盛貌也葉影催教落于鄴詠蟬詩應催風落葉似勸客迴舟
枝聲曳未殘方干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薄應憐翠袖杜甫佳人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長自喜花冠蘇頌
本草圖經蟬花出蜀中其蟬頭上有一角如花冠狀謂之蟬花宋祁益部方物記略蟬之不蛻者至
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欲斷含情甚李商隱聞蟬詩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
居高擬響難虞世南聞蟬詩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橋
邊依柳處林景熙聞蟬詩却憶畫船曾聽處夕陽高柳斷橋邊合作畫屏看
唐畫斷范長壽善風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狀人間多有月令屏風是其製也

### 鷹乃祭鳥

鄭元注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孔頴達正義
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致即食故云示有先也云

既祭之食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者以經月始行戮不據事以經唯記時候謂鷹祭鳥之後殺鳥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

鳥本殊魚獸 張虞月令解鷹祭與豺獺祭小異祭時猶生祭後始殺之故云用始行戮

秋司祭有鷹 馬晞孟禮記解鷹祭鳥則時上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時而動 乃知陳澤用 呂氏春秋孟秋紀鷹乃祭鳥高誘注是月鷹摯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

合以獻禽稱 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外僕髡屯禽之以獻禮記曲禮上不離禽獸孔穎達正義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

君子辭多諱 夏小正六月鷹始摯戴德傳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黃叔琳增注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



用始行戮始摯卽學習之謂也於此一言之而後祭鳥行戮皆不言諱殺不忍盡其辭也君子於鳥之殺且不忍盡其辭而況於人乎

將軍力善鷹 蕭穀野田黃雀行寧死明珠彈且避鷹將軍師曠禽經年以尹之鷹以膺之

何曾忘啖食 慎懋官鳥獸考余嘗問司鷹之職者賓赤言鷹之類甚衆唯角鷹黃者以鷹名然角鶻有二種一種兩脚有毛一種兩脚無毛名鷲鶩角鷹鶻角鷹食麞鹿等獸黃鷹食水鴨雉雞之屬各隨其力以相吞啖其雄者小雌者大雌者易馴他禽蒼者量力求食故養鷹者喜雌與雛也

竟似識嘗烝 爾雅釋天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郭璞注嘗新穀烝進品物也邢昺疏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

馬祖禂應效 詩小雅吉日篇既伯既禱毛萇傳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周禮春官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鄭元注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

貙劉物可徵 周禮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鄭元注今立秋有貙劉賈公彥疏漢時苑中有貙劉卽爾雅貙似貍劉殺也云立秋貙殺物引之者證烝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法

殺中原具禮 禮記檀弓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辜外亦存矜 書呂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噬虎難同養 魏志呂布傳登不爲之動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茅鴟正去陵 邱光庭兼明書補茅鴟詩第四章茅鴟茅鴟無盡我陵汝食汝飽莫我好聲願彈去汝來彼蒼鷹來彼蒼鷹祭鳥是徵

順時王政布 陳澔禮記集說用始行戮順時令也

德意寓威稜 高適餞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嶺南詩繡衣當節制幕府盛威稜



天地始肅 鄭元注肅嚴急之言也

化育參天地 禮記中庸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朱申禮記章句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

謀從事始覘 易象上傳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王弼注无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起契之過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

要知乘氣肅莫狃斷刑嚴 張虞月令解此章反覆用刑之道謂秋主肅殺天之道不可不順然天道好生聖人之刑將以教民非以虐民又未嘗不寓其惻隱之仁也

大德饒陽道 易繫辭上傳天地之大德曰生

方愨禮記解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則有餘而嬴陰道常乏則不足而縮爲此者天地而君實輔相之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徵涼撤暑炎** 王粲公讌詩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 **歲華纔秀葦** 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歲華春有酒 夏小正七月莠雚葦戴德傳未莠則不爲雚葦莠然後爲雚葦故先言莠金履祥綱鑑前編夏禹紀注莠讀爲秀 **秋色未蒼蒹** 詩秦風蒹葭篇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毛萇傳蒹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可成 **縱凜坤陰戒** 易上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象上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後漢書魯恭傳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荄而由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 **初成否辟占** 李漑之七十二候卦氣圖白露離上九公損辟否侯巽內外大夫萃卿大畜 **斂孳循察守** 禮記鄉飲酒義西方者秋秋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元注愁讀揫斂也 **挹損會沖謙** 易象上傳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王符潛夫論讚學篇易曰天道虧盈以沖謙故以仁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天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亦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 **倘失端平意**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審斷決獄訟必端平鄭元注端就正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審斷決丁亂反下同蔡云徒管反一讀絕句決字下屬方愨禮記解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 **能無峻急嫌** 陳澔禮記集說戮有罪嚴斷刑嚴者謹重之意非峻急之謂也 **謐欽關睿慮** 史記五帝本紀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裴駰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司馬



貞索隱案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恤謐聲相近遂作謐也 **共沐聖仁漸** 漢書董仲舒傳漸民以仁 **農乃登穀** 鄭元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穀長登惟稷** 方愨禮記解農乃登穀穀謂稷也孟夏之麥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獨於稷言穀以稷爲五穀之長也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皆以此爾 **豐年乃早逢** 周頌桓篇綏萬邦屢豐年 **秋應書七月** 春秋隱公九年秋七月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 **職必任三農**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元注任猶傳也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與大麥而有粱苽 **播種稱官主** 書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孔安國傳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孔穎達正義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 **壇壝舉社從** 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元注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賈公彥疏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稷既是原隰之神但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遍敬稷又爲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 **實堅還實好** 詩大雅生民篇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孔穎達正義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 **如櫛更如墉** 詩周頌良耜篇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毛萇傳墉城也鄭元箋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 **食**

**穼麻兼稻**禮記月令仲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鄭元注麻始熟也又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鄭元注稻始熟也**成先穋與重**詩豳風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毛萇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陸德明經典釋文重直容反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穜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穜是穜稑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說文云稑或从翏後種先熟曰穋**圃場欣富歲**唐月令七月之節是月也築場圃農乃登穀孟子告子上富歲子弟多賴**芟柞仰深鋒**詩周頌載芟篇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毛萇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王圻三才圖會鋒田器其金比犁鑱小而加鋒其上如耒其首如刀鋒故名鋒取其鋒利也若堅垎鋒而後耕牛乃省力古農法鋒地宜深鋒苗宜淺**舊黍傳聞謏**禮記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鄭元注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上也孔穎達正義黍是火穀成於夏時與雞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redacted]欽定禮記義疏案鄭氏不知此穀之專指稷而以為黍稷之屬反疑前此之薦黍為舊黍則麻與稻皆穀也可指為舊麻舊稻乎**明粢祀事供**禮記曲禮下稷曰明粢孔穎達正義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何邦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為粢寇宗奭本草衍義稷米今謂之穄米先諸米熟其香可愛故取以供祭祀詩小雅楚茨篇祀事孔明**須時疏爽味**李時珍本草綱目穀部稷熟最早作飯疏爽香美為五穀之長而屬土故祀稷神者以稷配社五穀不可遍祭祭其長以該之也**予細扣抌舂**周禮地官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鄭元注女舂抌女如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陸德明經典釋文抌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

**鴻鴈來**

**後先鴻鴈次**白居易六帖禽鳥門鴻鴈之集必有先後之次也**從北又來南**呂氏春秋仲秋紀鴻鴈來高誘注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崔豹古今注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不能高飛不畏矰繳**秋水多時問**杜甫天末懷李白詩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浮山舊路諳**荆州圖記沮縣西北有鴈浮山是山海經所謂景山沮水之所出高三十餘里修巖遐亙擢幹干霄鴈南翔北歸徧經其上**衡隨帆望九**羅含湘中記自湘以至長沙逕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故湘中漁人有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陸佃埤雅釋鳥舊說鴻鴈南翔不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鴈蓋南方極燠人



罕識雪故鴈望衡山而止**江入口分三**史記夏本紀三江既入震澤致定司馬貞索隱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揚子江今按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為三江張守節正義澤在蘇州西四十五里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曰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至候借鳧旦**左思蜀都賦晨鳧旦至候鴈銜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歸程訪燕龕**陸佃埤雅釋鳥燕一名元鳥鴈一名朱鳥元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去淮南子曰燕鴈代飛此之謂也王維燕子龕詩山中燕子龕路劇羊腸惡**心猶關塞戀**劉長卿聞虞沔州有替將歸上都登漢東城寄贈詩翔鴈初經舊關塞**食豈稻粱貪**曹植離繳鴈賦飢食稻粱庾信詠鴈詩稻粱俱可戀飛去復飛來杜甫朝詩第一首

饑烏下食貪雲外音偏響謝惠連秋懷詩寥戾度雲鴈謝靈運登池上樓詩飛鴻響遠音波間影正涵杜牧九日齊安登高詩江涵秋影鴈初飛棲林巢越識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順序漸逵堪羊祜鴈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范謂昌周易墜簡漸上六疑陸字誤程子易傳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逵逵通達無阻蔽之義也妙絶書空字劉儗岳陽樓詩八月書空鴈字斜煙霄接蔚藍戴叔倫登樓望月寄鳳翔李少尹詩自隨陽鴈極煙霄杜甫冬到金華觀因得陳拾遺學堂遺迹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千家注趙曰蔚藍者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挼藍然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出汴州餘事詩云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陸游老學菴筆記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

## 元鳥歸

鄭元注元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燕孔穎達正義元鳥燕者釋鳥文元鳥歸爲仲秋之候元鳥至爲一仲春之候由別與郊禖爲候或可仲春時候非一故記之時之中不載元鳥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者凡鳥鴻鴈之屬也故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爲居皇氏之說既兼云元鳥以其稱歸故也然元鳥之蟄不遠在四夷而亦不以中國爲居者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元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爲居也

元鳥眞多智莊子雜篇山木鳥莫智於鷾鴯郭象注鷾鴯燕也陰中候不違方慤禮記解元鳥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移時將畢蟄夏小正九月陟元鳥蟄戴德傳陟升也元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孔廣森大戴禮補注秦蕙田曰仲春元鳥歸季秋之月始畢蟄也是月自知歸杜甫歸燕詩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滂外迎仙履江總詠燕燕于飛應詔詩若作仙人履應往日南歸秋邊弄羽衣庾肩吾和晉安王詠燕詩可憐幕上燕差池弄羽衣鄉詢何處是史記三代世表黃帝始終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社較昔來非龐元英文昌雜錄卷三海外有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元鳥鳦也春社元鳥降亦既炎涼過杜甫雙燕詩應同避燥溼且復過炎涼相將上下飛詩邶風燕燕篇燕燕于飛頡之頏之毛萇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肌應含靜汨夏侯湛元鳥賦及至大火西景南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斂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充肌喻至和之精粹背且帶



朝暉杜甫秋興詩第三首千家山郭帶朝暉百處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禽經曰鳥向飛背棲燕背飛向宿安樂循鳧跳陸佃埤雅釋鳥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燕與鳧鷖皆有安樂之義盧諶鷰賦來如隼擊去若鳧跳陽春待鳳睎傳咸鷰賦秋背陰以能潛春稀陽而鳳舉以芳檐雙語至杜牧村舍燕詩何處營巢夏將半芳檐煙裏語雙雙舊識轉依依晏殊[illegible]詩似曾相識燕歸來岑參題平陽郡汾橋邊柳樹詩此地曾居住今來宛似歸可憐汾上柳相見也依依

## 羣鳥養羞

鄭元注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孔頴

達正義今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云說曰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食皆小正文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者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之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爲丹良是螢火今案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螢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者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進羽推寒養** 呂氏春秋仲秋紀羣鳥養羞高誘注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以禦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共庖說饌羞** 周禮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項安世禮記說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養羞如雉鷃鶉鴂鴈鶩之屬今人皆至秋食之

十三

**豈知丹鳥義** 陸佃禮記解羣鳥丹鳥也養羞養白鳥焉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

**堪例白藏秋** 爾雅釋天秋爲白藏

**早備冬時用** 方慤禮記解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

**紛從野外求** 釋智匠古今樂錄王僧虔技錄有野田黃雀行

**菰原稱鴈膳** 楊慎升菴外集菰管子謂之鴈膳以鴈食之也

**芻莫怪龍脩** 山海經中山經賈超之山其中多龍脩郭璞注龍鬚也似莞而細李時珍本草綱目草部石龍芻釋名龍鬚龍脩注述異記周穆王東海島中養八駿處有草名龍芻是矣故古語云一束龍芻化爲龍駒亦孟子芻豢之義

**香粒方餘啄** 杜甫秋興詩第八首香稻啄餘鸚鵡粒

**神倉邪待偷**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藏帝籍之收於神倉韓愈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冢請官供不報答何異雀鼠偷太倉

**無嫌蟲蟻**

---



**食** 杜甫縛雞行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

**已遂室家謀** 詩豳風鴟鴞篇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毛萇傳謂我未有室家鄭元箋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

**旨美人同嗜** 詩邶風谷風篇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毛萇傳旨美御禦也鄭元箋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

**階除物自由** 杜甫南鄰詩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束皙補亡詩由庚蕩蕩夷庚庶物則由之

**蜂臺羣取法應視蜜脾留** 王禹偁蜂記蜂王無毒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大如桃李王居臺上生子於中王之子盡復爲王歲分其族而去其分也或鋪如扇或圓如罌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若失其王則衆潰而死其釀蜜如脾謂之蜜脾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惰而不力[illegible]芳譜集蜂丈人條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蜜不難結每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盡割割十之三留其七聽蜂自啖爲卒歲計

十四

**雷始收聲** 鄭元注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孔頴達正義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爲始故云動內物也

**秋始雷輜駐** 揚雄河東賦奮電鞭驂雷輜

**因收擊戰聲** 劉熙釋名釋天第一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

**地中含動盪** 易繫辭上傳八卦相盪王弼注相推盪也言運化之推移又說卦傳雷以動之

**天上息砰訇** 顧愷之雷電賦砰訇輪轉倏閃羅[illegible]李白梁甫吟雷公砰訇震天鼓

**既見蒼龍角** 國語周語下辰角見而雨畢韋昭注

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星名朝見東方殺氣日盛雨氣盡也應消玉虎鳴王子韶雞跖集
河圖曰玉虎晨鳴注雷聲也剛原殊卦壯易象下傳雷在天上大壯王弼注剛以動
也孔穎達正義震雷爲威動乾天主剛健雷在天上是剛以動所以爲大壯李溉之七十二候卦氣
圖春分震初九清明震六二公解辟大壯侯豫內外大夫訟卿蠱穆天子傳天子升于昆侖之邱以
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郭璞注豐隆筮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退若告功成
漢書蓋寬饒傳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
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萬物時方入漢書五行志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出
萬物與之出入也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而萬物入入則除
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也三霄靜不驚李商隱和友人戲贈詩仙人掌冷三霄露玉女



窓虛五夜風輸礰知石盡郭氏元中記玉門之山有一國中有山上有祠廟國人歲
歲出石礰數十枚輸廟中名爲霹靂礰給霹靂用從春雷出礰日減至秋而盡墾野待春
耕房千里投荒雜錄或陰冥雲霧之夕郡人呼爲雷耕曉視野中果有墾跡有是乃爲嘉祥圖
畫存連鼓王充論衡雷虛篇圖畫之工圖雷之狀壘壘如連鼓之形陸深願豐堂漫書凡
圖畫雷形作人間小鼓環而連之或畫其神狀如飛鳥銳喙肉翅赤色而人足符書止律
令李濟翁資暇錄符咒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爲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
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亦如律令故符咒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並
非也案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爲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聖王純德協詩周頌維清篇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寰海樂登平漢書食貨志三

考黜陟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六年食三登曰泰平
蟄蟲坏戶鄭元注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孔穎達正義戶謂穴也以土增益穴之四畔使通明處
稍小所以然者以陰氣將至此以坏之稍小以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十月寒甚乃閉之也
入室乘農隙王居明堂禮仲秋農隙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蟲知蟄
應雷朱中禮記章句雷發聲於陽中之時故收聲於陰中之時蟄蟲啓戶於雷發聲之時故坏
戶於雷收聲之時金寒陰漸盛春秋左傳閔公二年尨涼冬殺金寒玦離孔穎達正
義金是秋之寒氣故言金寒也土厚戶先坏丁度集韻平聲上坏以土封隙罅也禮記
月令孟冬之月坏城郭鄭元注坏益也孔穎達正義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蛾術憑心



巧禮記學記蛾子時術之鄭元注蛾蚍蜉也蚍蜉大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
垤蝸廬仗力培魏志管寧傳裴松之注臣松之案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
止其中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呼爲黃犢先等作圖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
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
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蓋藏多黍菽劉績霏雪錄北方黃鼠穴處各有匹配人
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
爲小窖別而貯之封固幾樓臺侯寧極藥譜一寸樓臺蜂窠根倚秋邊
樹杜甫崔氏詩負米夕葵外讀書秋樹根鬚銜地上苔范成大梅譜又有苔鬚垂
於枝間或長數寸風至綠絲飄飄可玩包何秋苔詩雨痕連地綠觀天微綫引方鳳

金華洞天行紀下又入有天池深廣四畔峻壁不可下池裏有崖如兩扉而啓其一極黑暗中遙望石扉啓處天光下燭盞洞天漏明而人莫知其處名一綫天

**向煖半扉開** 白居易題王處士郊居詩向陽茅屋兩三間蘇軾慈湖峽阻風詩貞有人家水半扉魏校六書精蘊一扉曰戶兩扉曰門

**陰雨防能早** 詩豳風鴟鴞篇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冰霜至豈摧** 易上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

**龍蛇驚起處** 易繫辭上傳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黃庭堅清明詩雷驚天地龍蛇蟄

**幾日又星回** 禮記月令季冬之月星回于天李康運命論天動星回

**水始涸**

鄭元注涸竭也此前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



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孔頴達正義甫始也以雨畢在九月之初今此始入月之中對九月爲始八月宿直昴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今言水竭非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

**氣吸因多涸** 彭廉夫禮記說陰氣吸故水涸

**秋冬水併稽** 陳澔禮記集說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

**須循方始類** 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本始之始上聲易資始大始之類是也方始爲[illegible]之始去聲禮記月令桃始華蟬始鳴之類是也[illegible]

**取大時齊** 禮記學記大時不齊鄭元注或時以生或時以死孔頴達正義大時謂天時也天生殺不共在一時猶春夏華卉自生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薺麥自生故云不齊也不齊爲諸齊之本也

**地脈從其朔** 王充論衡書虛篇天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張華博物志卷一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禮記禮器皆從其朔鄭元注朔亦初也

**天根了不迷** 國語周語下天根見而水涸韋昭注天根氐亢之間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月天根朝見水潦盡竭蘇軾飲酒詩了了初不迷

**那皆同瀰汋** 爾雅釋水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瀰汋郭璞注山海經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卽此類也

**卽此見端倪** 莊子內篇大宗師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郭象注端山巔倪水濟韓愈南海廟碑乾坤端倪軒豁呈露

**行潦初通步** 詩大雅泂酌篇泂酌彼行潦毛萇傳行潦流潦也

**滮滮絕赴溪** 詩小雅白華篇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傳滮流貌蘇軾瀟湘晚景圖詩水會赴前溪

**墝瘠多白背** 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孫氏注秋田



墝實勞地硬

**濘豈困青泥** 杜甫泥功山詩朝上青泥山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

**壘石橋成厲**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壘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縱橫更壓兩邊

**安流埽圍隄** 宋史河渠志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又云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

**農家占候切** 隋書經籍志五行家風角占候四卷

**河影驗東西** 盧辯大戴禮記注諺曰天河東西漿洗寒衣

**鴻鴈來賓**

鄭元注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孔頴達正義上仲秋直云鴻鴈來今季秋云來賓以仲秋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賓今季秋鴻鴈來賓者客止未去也猶如賓客故云客止未去也

曾聞鴻鴈遰夏小正九月遰鴻鴈戴德傳遰往也黃叔琳增注八月鴻鴈來九月鴻鴈
來賓八月曰來言北起行未至南也九月曰來賓謂至中國若賓客之來也爵莫誤嘉
賓呂氏春秋季秋紀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高誘注賓爵老雀也棲息於人房戶之間有似賓
客故謂之賓雀陸德明經典釋文來賓高誘注呂氏春秋則云賓雀與鄭異崔豹古今注鳥獸第四
雀一名嘉賓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稺弱來宜晚高誘呂氏春秋注候時之鴈從北方
來南之彭蠡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稺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而過南雒登從喻
最親陳澔禮記集說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如先登者爲主人從之以登者
爲客也迎霜鄉信早張鷟朝野僉載春雷始鳴記其日數滿一百八十日霜必降鴈
從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則霜降謂之霜信沈括夢溪筆談雜志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



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是也避雪客懷
新杜甫歸鴈詩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花已疎紅蓼杜荀鶴新鴈詩暮天新鴈
起汀洲紅蓼花疎水國秋秋將老白蘋楚詞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
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注蘋草秋生旅途寒陣結王肖送周員外充戍
嶺表賦得鴈詩旅鴈別衡陽天寒關塞長王勃滕王閣序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警備夜
更巡僧贊寧物類相感志鴈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位也夜宿洲中
鴻在內鴈在外遞更警備避狐與人之捕己也授館知中國張虛月令解來賓言來而
得所如賓之授館也攸居即主人書禹貢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孔安國傳隨陽之鳥鴻
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書應眞作使漢書蘇建列傳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

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
中贄合共稱臣禮記曲禮下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孔穎達正義大
夫鴈者鄭注宗伯云取其候時而行也白虎通云鴈取飛有行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則當
以正道事君也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九魏太和二十一年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
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孟子萬章下庶人不傳質爲臣朱子集注質與贄同易筮
觀光叶易上經觀卦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王弼注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
也居近得位習明國儀者也故曰利用賓于王也
君恩被海濱江淹雜體詩左記室詠史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

爵入大水爲蛤



鄭元注大水海也孔穎達正義按國語云雀入于海爲蛤故知大水是海也
水大眞難測禮記中庸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鄭
元注水之不測本由一勺言天地山川積小致大飛潛物變奇朱申禮記章句爵入
大水爲蛤亦飛物化爲潛物也雀翎看竟入陶宗儀輟耕錄陳雲嶠云白翎雀生於烏
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蛤殼問誰爲段成式酉陽雜俎蛤蜊候風雨能以
殼爲翅飛海底搔頭擬陳藏器本草拾遺海月蛤類也似半月故名劉恂嶺表錄異海
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出海旁其柱如搔頭尖其甲美如玉雲中拊髀思莊子外篇
在宥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陸德
明經典釋文雀躍猶雀浴也猶存鳴節足周家續古今注九月雀入水不則多淫泆

酒善使人淫佚故一升曰爵爵所以戒也亦取其鳴節足所以戒荒淫之飲**已協月盈**
**虧**爾雅釋蜯蚌含漿郭璞圖贊雀雉之化含珠懷瑞與月盈虧協氣晦望**光彩生今**
**日**伶元飛燕外傳眞臘夷獻萬年蛤光彩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猜瞿異昔時**
陸佃埤雅釋鳥禽經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曰雀以猜瞿今雀俛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萬**
**千懷鶵隊**張鷟朝野僉載唐甘露之後有鳥大如鴈色如烏雀飛若風聲千萬爲隊時人
謂之鶵雀亦名突厥雀若來突厥必至後則無差**五百話年期**任昉述異記淮水中
黃雀至秋化爲蛤至春復爲黃雀五百年化爲蜃蛤**理與游波準**雷斆炮炙論海竭江
枯報游波而立汛李時珍本草綱目鳥部燕能與波祈雨故有游波之號又云淮南子言燕入水爲
蜃蛤故高誘注謂蛟龍嗜燕人食燕者不可入水而祈禱家用燕召龍、**生同服翼推**
許愼說文解字蛤有三皆生於海蛤厲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鷰所化也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
所化也**小魚聞轉化**董覽吳地記小魚長五寸秋社化爲黃雀**天地詎支**
**離**揚子法言五百篇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已簡
已易焉支爲離李軌注嫌難了宋咸注支離猶委曲也吳祕注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
難通司馬光注支離扶疎繁多之貌
**鞠有黃華**
**獨有榮斯鞠**夏小正九月榮鞠蕭穎士菊榮篇采采者菊芬其榮斯**華殊草**
**木黃**張虙月令解草木彫零而鞠始茂盛物皆黃而落鞠獨黃而華記異也**金鎔開**
**冶鑄**漢書董仲舒傳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



之所鑄注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倉頡篇鎔鑪炭所以行銷鐵也鄭剛中梅開踰月而黃菊方
爛然詩籬菊傲然方鑄金**土德應中央**蔡邕月令章句黃華者土氣之所成也禮記月
令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鄭元注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白白朱朱較**高文虎種
菊詩不種兒女花朱朱與白白**菲菲或或芳**成公綏菊頌緑葉黃花菲菲或或**盛**
**陰標正色**方愨禮記解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有者以萬物皆赫
於陽獨鞠華於陰而已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色獨鞠色
而日黃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故也蘇軾贈朱遜之詩序遜之日菊當以黃爲正色餘可
鄙也**嘉節會重陽**魏文帝與鍾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
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草庶木無有射地而生者於芳菊紛
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淳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陳欽甫提要錄東坡云嶺南氣候不常菊花
開時即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最好鈴爲閣**韓琦重九席上觀金
鈴菊詩黃金綴菊鈴充地獨馳名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黃色而圓曰金鈴菊范成大菊譜金鈴菊一
名荔枝菊舉體千葉細瓣簇成小毬如荔枝枝條長茂可以攬結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爲浮圖樓閣
高丈餘者**非惟酒汎觴**陸游陶淵明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蓋以菊配松也予讀而感
之因賦此詩紛紛零露中見此數枝黃高情守幽貞大節氣介剛乃知淵明意不爲汎酒觴**英**
**看時裛露**陶潛飲酒詩第七首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傑本不知霜**史鑄
百菊集譜卷三愚齋云陶淵明和郭主簿詩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
愛霜下傑三字最佳蘇東坡和子由所居詩粲粲秋菊花卓爲霜中英今觀百注坡詩闕而不注何

諸公不省淵明詩耶苕溪漁隱曰先君題泗上秋香亭詩騷人足奇思香草比君子況此霜下傑清芬絕蘭茝自淵明妙人一出世皆師承用之

**壽客長生藥** 慎懋官花木雜考宋張敏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菊為壽客蘇軾仇池筆記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

**秋容晚節香** 韓琦九日水閣詩莫慚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史鑄百菊集譜樂菴先生語錄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終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閑花晚節香先生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為晚節之規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眼故人殊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於黃花用晚節二字蓋草木正搖落之時惟黃華獨秀故用此二字

**要程君子德** 陸贄菊文言不失其時比君子之守節無競於物同志人之不爭又曰行道者象之足以延德立身者取之足以作程

**通理協坤裳** 范仲淹秋香亭賦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蕭有翠皆歇無紅不彫獨有佳菊弗冶弗夭采采亭際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減蘭蕙露溥溥以上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楊維楨九華先生傳先生姓黃名華其先月精者初生筮之繇曰煌煌煌煌綠衣黃裳德與坤協數用九彰九九相仍俾爾壽昌佐用炎皇啓于兌方世為中黃蘇軾贈朱遜之詩坤裳有正色菊衣亦令名



## 豺乃祭獸

月令豺乃祭獸戮禽鄭元注戮猶殺也孔潁達正義以經祭獸戮禽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為祭故直云戮禽此亦互文也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

**要以貪為戒** 張虙月令解豺性貪祭獸知有先矣以為未足又用禽而戮之戒貪也

**知時乃有豺** 王安石字說豺亦獸也乃能獲獸戮能勝其類又知以時祭可謂才矣

**禽明後食** 方愨禮記解祭獸於天然後殺禽而食也

**祭獸動先懷** 陸佃埤雅釋獸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

**冬月猶申記** 夏小正十月豺祭獸洪震煊疏義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乃者急辭也故視此為蚤

**秋霜已早諳** 周書時訓解霜降之日豺乃祭獸

**四圍陳地盛** 呂氏春秋季秋紀豺乃祭獸高誘注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

**萬物本天皆** 陸佃埤雅釋獸舊說豺獺祭天又或以為自祭其先云疑二物祭天而其先與焉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虎許同投畀** 詩小雅巷伯篇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毛萇傳畀棄也

**狐原異揞埋** 國語吳語狐埋之而狐揞之是以無成功韋昭注揞發也



**罝罘期不爽** 文子上仁篇豺未祭獸罝罘不得通於野

**肥腯禮能偕** 春秋左傳桓公六年公曰吾牲牷肥腯杜預注腯亦肥也孔穎達正義服虔曰牛羊曰肥豕曰腯案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

**育豈憑先牧** 王褒四子講德論牧獸者不育豺

**人應取毀柴** 陸佃埤雅釋獸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人骨立謂之柴毀義取諸此

**孝思堪借鑒** 詩大雅下武篇永言孝思

**荒絕惕賓齋** 揚子法言孝至篇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人而不祭豺獺乎司馬光集注豺獺猶有先人而不祭則豺獺之不若也

## 草木黃落

月令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鄭元注伐木必因殺氣也

草木秋零落禮記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乾聲踏處聞岑參號公
西亭陪端公宴集詩開瓶酒色嫩踏地葉聲乾白乘霜縞縞夏侯湛秋可哀詩階縞綃
以受霜黃墜葉紛紛杜甫朝詩第二首林疎黃葉墜李白夜泊牛渚懷古詩明朝掛
帆去楓葉落紛紛欲識林間葰司馬相如上林賦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李善注葰大
也徐收陌上薰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李善注薰香氣也飛園迷
蝶影李白長干行苔深不能埽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帶月亂鴉
羣盧照鄰長安古意纖纖初月上鴉黃陸游枕頭晚興詩臥聽黃鴉穀穀鳴戚繼光七盤山絕頂
詩落葉歸鴉無數來漫擬紅飛雨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
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非相爲



剽襲應知綠散雲劉仲尹琴調相思引詞蠶欲眠時日已曛柔桑葉大綠團雲趙子昂
題耕織圖詩種桑日已廣彌望綠雲平漸盈陊地蘀詩豳風七月篇十月隕蘀毛萇
傳隕墜蘀落也許慎說文解字草部蘀草木凡皮葉落陊地爲蘀非復向榮欣陶潛
歸去來辭木欣欣以向榮寒備籌薪炭呂氏春秋孟秋紀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高誘
注仲夏草木未成故禁燒炭至是斧斤入林乃燒之方熬禮記解伐木爲炭以禦冬寒故也時
宜用斧斤張虞月令解炭以禦寒人之所資非不急也然必待草木黃落之後始取之物
既歸根用亦隨宜斧斤以時亦王政之一事也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歲新糟粕換薛瑄讀書錄卷二造化一歲一番新往者既過則草木之枯落者皆煨燼
糟粕也煦嫗待東君禮記樂記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

萌達鄭元注氣曰煦體曰嫗孔穎達正義天以氣煦之地以氣嫗之漢書郊祀志晉巫祠東君注師
古曰東君日也
蟄蟲咸俯
月令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鄭元注墐爲塗閉之以辟殺氣孔穎達正義俯垂頭也墐塗也
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沉在下也而又塗塞其戶穴以
避地上陰殺之氣也
不見蟲飛跡詩齊風雞鳴篇蟲飛薨薨端從蟄穴等夏小正九月熊羆豹
貉鼶鼬則穴戴德傳若蟄而張爾岐訂注若蟄者伏處穴中如蟲之蟄也存身知有待
易繫辭下傳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孔穎達正義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是後動也言動必因靜



也動而得靜求動靜相須也俯首定咸沉史記秦始皇本紀贊百越之君俯首係頸
委命下吏檃括依泉脈荀子非相篇府然若渠堰檃括之於己也楊倞注府俯通劉敬
叔異苑吳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濟句容道發鑿掘得一黑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船長
十丈蠢蠢而動有頭悉融液成注人莫能識得此之後遂獲泉源或謂是爲水脈棲遲近
草心詩陳風衡門篇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萇傳棲遲遊息也爾雅釋詁棲遲息也韋應物春
遊南亭詩南亭草心綠無嫌形瑟縮呂氏春秋古樂篇昔陶唐之始民氣鬱閼而滯
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儘避氣蕭森杜甫秋興詩第一首巫山巫峽
氣蕭森借鑒胎能結胎息經胎從伏氣中結幻眞先生注修道者常伏其氣於臍下
守其神於身內神氣相合而生元胎將冬室最深淮南子天文訓陰氣極則北至北極

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息原宜老物**周禮春官籥章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元注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以息之**靜以度重陰**朱子周易本義坤者順也陰之性也重之又得坤則是陰之純而順之至也李商隱回中牡丹為雨所敗詩萬里重陰非舊圃**宅反神依土**禮記郊特牲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鄭元注此蜡祝辭也**秋藏令叶金**呂氏春秋仲秋紀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高誘注行夏令夏氣盛陽故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而五穀萌生也吳澄禮纂言凡物之毛者皆屬金**幾朝雷虩虩**易下經震卦震來虩虩陸希聲周易傳虩虩蠅虎跳躍之貌**駘蕩出園林**韓鄂歲華紀麗蟲既昭蘇物方駘蕩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 水始冰

**過水留狐跡**酈道元水經注河水一逕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淵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之人見狐行方渡**清泉始作冰**後漢書張衡傳行積冰之皚皚兮清泉冱而不流**流澌停坎底**晉書樂志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易上經坎卦初六習坎入于坎窞王弼注最處坎底入坎窞者也**寒冱結溪棱**晉書王沈列傳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冱寒之谷過而問途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石介村居詩幽居一畝枕溪棱**豈竟峨峨累**楚詞招魂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王逸注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先看溓溓凝**潘岳寡婦賦霤泠泠以夜下兮水溓溓以微凝李善注說文曰霤屋水流也又曰溓溓薄冰也力檢切**地聲聽碎響**楊萬里鼓冰詩稗子金盃照曉冰絲絲穿取當銀鉦鼓成玉磬林中響忽作玻梨碎地聲**天畫露微僭**宇文懋昭大金國志金末河水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獸之狀巧過雕鏤時人謂之天畫**風雪將成柱**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王天運將四萬人征小勃律而還行數百里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柱唐劉乂有冰柱詩**河橋已號凌**陳耀文天中記天文部周太祖乾祐中北征至澶州驛河冰已解浮橋難立衆憂之其夜西北風裂凝凍比旦津吏報冰堅可渡步騎踐冰而行衆謂之凌橋**開須春月待**呂氏春秋仲春紀天子乃獻羔

開冰高誘注春薦韭卵取冰以祭 **造豈夏時能** 莊子雜篇徐無鬼或者若魯遽者耶
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
道也陸游菴中獨居感懷詩一生已是膠黏日投老安能夏造冰 **炭性知相愛** 淮南
子[redacted]訓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高誘注冰得炭則解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
故曰相愛 **壺心欲比澂** 鮑照白頭吟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
詩一片冰心問玉壺
**恩頒調玉井** 夏小正三月頒冰戴德傳分冰以授大夫也杜甫多病執熱氣懷李尚書詩思霑道
暍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 **常自矢兢兢** 詩小雅小旻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



**地始凍**

**違記重陰始** 方愨禮記解凍氣閉而陽不能熙也孟冬爲重陰之始故冰凍皆於此始
焉 **非惟水骨生** 崔寔四民月令農語曰河射角堪夜作犂星沒水生骨 **天關**
**寒欲折** 杜甫苦寒行崑崙天關凍應折 **地絡凍初成** 後漢書隗囂傳分列郡國
斷截地絡章懷太子注絡猶經絡也 **鴻指攙泥沍** 蘇軾和子由澠池懷古詩人生到處
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牛涔暈玉晶** 淮南子俶
眞訓牛蹄之涔三輔黃圖董偃以玉晶爲盤貯冰於膝前玉晶與冰同潔 **與冰偕北氣**
晉書天文志北天氣至故冰寒也 **瀕海極東縈** 舊唐書地理志秦并天下裂地爲四
十九郡其地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際海濱 **璺裂窺無際** 呂氏春秋仲冬紀地

始坼高誘注坼凍裂也張揖廣雅釋詁皸皵瑕璺
坼坼埤倍抓拆雎訛隙斬裁副域捐勞捭剖擄劃
裂也曹憲音釋璺音問 **膠堅踏有聲** 爾雅釋詁鞏堅篤掔虔膠固也邢昺疏正義
膠者所以固物 **霜風能緊結** 杜甫醉歌行是日霜風凍七澤詩曹風鳴鳩篇心如結兮
孔穎達正義如結者謂如不以散如物之裹結 **歲暮漸崢嶸** 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
暮李善注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如歲之高 **計日陽烝動** 國語周語上古者太
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
至於初吉陽氣倶烝土膏其動 **關懷雪澤耕** 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戴德
傳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徐發天元歷理引夏小正農
及雪澤注春氣動而凍已解故雪澤亦可均乃始
於公田也洪震煊夏小正疏義史記外戚世家武



帝公田百頃以賜姊漢志使耕三輔公田猶言官田也 **一犂甘雨渥** 子俞子瑩
雪潑說驟人於漁父則曰一蓑煙雨於農夫則曰一犂春雨於冊子則曰一篇春水皆曲盡形容之
妙 **沾潤白沙輕** 崔寔四民月令杏花盛時可播白沙輕土之田

**雉入大水爲蜃**

鄭元注大水淮也大蛤曰蜃孔穎達正義知大水爲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爲蜃
**雉豈知爲蜃** 張處月令解雉之爲蜃雉不自知由得水而然也 **於機入卽**
**偕** 莊子外篇至樂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
機 **陰寒乘小雪** 易緯通卦驗卷下小雪陰寒熊羆入穴雉入水爲蜃 **大水仰**
**清淮** 呂氏春秋孟冬紀雉入大水爲蜃高誘注傳曰雉入於淮爲蜃李顒感冬篇文雉化淮汜

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月映淸淮流**北位神方盛**彭廉夫禮記說其神元冥水北方元深而冥昧故取爲神之名方冬而位北李調元夏小正箋言元雉應元冥也**南離火欲埋**馬睎孟禮記解雉火屬蜃水屬陽不勝陰而並與遷焉故化陸佃埤雅釋鳥易曰離爲雉離火也易說卦傳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因敎司閉烏**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丹烏氏司閉者也杜預注丹烏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入水爲蜃**忽作臨人蜃**周禮天官鼈人祭祀共蠯蠃蚔以授醢人鄭元注鄭司農曰蠯蛤也杜子春曰蠯蜯也賈公彥疏蜯即蛤亦一物而兩名**舊翼剛辭谷**夏小正正月雉震呴戴德傳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書禹貢羽畎夏翟孔安國傳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新光已被涯**木華海賦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張衡東京賦秋蘭被涯**樓臺成**

**氣象**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黼繪換形骸**潘岳射雉賦首藥綠素身拕黼繪徐爰注方言曰藥纏也猶纏裹也言雉首綠色頸藥素也黼繡也繪畫文也莊子內篇德充符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言相忘也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足備蠙珠貢**書禹貢淮夷蠙珠暨魚孔安國傳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孔穎達正義蠙是蚌之別名**遐思羽舞階**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孔安國傳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敎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也孔穎達正義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蒲盧堪證化**大戴禮記夏小正十月元雉入于淮爲蜃戴德傳蜃者蒲盧也孔廣森補注國語曰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盧猶蒲蠃也或曰蒲盧是變化之名故果蠃亦爲蒲盧**問孰巧安排**莊子內篇大宗師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宣穎解凡事皆非己所及排彼冥冥中自有排之者今但各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



**虹藏不見**

**二氣交纔見**淮南子說山訓天二氣而成虹高誘呂氏春秋注虹陰陽之交氣**純陰暈不彰**邢昺爾雅釋天疏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趙德麟侯鯖錄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蜺然則虹雖天地之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星看秋虎轉**尙書考靈耀西方秋虎**虹記旱龍藏**楊慎丹鉛總錄詩云蝃蝀其字从虫俗謂之鱟其字从魚俗又謂之旱龍依其形質而名之也**寒勝凝霜雪**大戴禮記天圓篇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隮收靜昊蒼**詩鄘風蝃蝀篇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毛萇傳隮升崇終也孔穎達正義視祲注云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則隮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晉書成公綏傳虹蜺偃蹇于昊蒼**縱敎逢入液**李時珍本草綱目水之一立冬後十日爲入液至小雪爲出液得雨謂之液雨亦曰藥雨**無復慮于陽**馬睎孟禮記解虹以陰干陽則見此時陽升陰降而弗遇故藏**豹隱終能遇**李濟翁資暇錄豹性潔雲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汚其身列女傳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小謝詩云雖無元豹姿終隱南山霧**蛟潛尙有方**蘇軾赤壁賦舞幽壑之潛蛟**豈如非質伏**陳澔禮記集說虹非有質而曰藏者言其氣之下伏耳**徒憶帶天長**宋書樂志丹霞蔽日采虹帶天**挈貳名沖寂**爾雅釋天蜺爲挈貳郭璞注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也尙書序孔穎達正義道本沖寂非有名言**連蜷象芴芒**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莊子外篇至樂芒

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常新惟玉瑞

李德裕論文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朱書符瑞志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

輝映五經堂

齊晉臧榮緒傳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敬禮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孔子生庚子陳五經拜之獨孤及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寄贈徐薛二侍御詩陰陰萬年樹肅肅五經堂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孔穎達正義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易名萬物言非一槩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則七月爲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一氣含天地

潘岳西征賦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

紛云六幕閒

漢書禮樂志紛云六幕浮大海注師古曰紛云興作之貌六幕猶六合也

降騰繇否塞

易象傳上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孔穎達正義言君子當否塞之時

上下不交閉

馬晞孟禮記解天地定位而其氣升降於四時交於南而辨於北故夏曰南交冬曰上騰也張處月令解天地交泰故春言和同天地不交否故冬言閉塞也

道異行而濟

易彖傳上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形徒厚且慳

朱子遊密

卷分韻賦詩得還字雄聲般地厚洪源瀉天壑

恢恢僭蕩蕩

晉書四夷傳序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

逐逐並嫺嫺

衛元嵩元包經无妄上嫺嫺下逐逐

神斂希夷府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希夷之府造化之泉老子道德經第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圖成慘淡山

郭熙山川訓冬山慘淡而如睡

九乾清蓋笠

後漢書崔駰傳衍鉤深于重淵仰探遠于九乾章懷太子注九乾謂天有九重也周髀算經天象蓋笠地法覆槃

三壤靜輿寰

書禹貢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安國傳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之賦晉唐書音樂志黃輿厚載赤寰歸德

固閉陰將大

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鄭元注暢猶充也大



陰用事尤重閉藏

周迴度若環

范子計然度如環無有端周迴如循環未始有極

梅花開數點

朱子四時讀書樂詩第四首數點梅花天地心

春計日輪還

楞嚴經佛告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還本所因處明還日輪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悖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所有不出斯類

閉塞而成冬

鄭元注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窓牖可塞塞之

閉塞承天地

陳澔禮記集說天地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

非惟管鍵供

月令孟冬之月修鍵閉慎管籥鄭元注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孔穎達正義凡鑠器入者謂之牝牡受者謂之牡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器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

篇揞於一鑠內以摛取其鍵也按檀弓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別者熊氏云管是鍵之伴類仍非鍵也注稱管鍵者以類言之

**時將羣入室** 詩豳風七月篇穹室鼠穴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鄭元箋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孔穎達正義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曰爲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爲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亥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

**候恰氣成冬** 呂氏春秋孟冬紀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高誘注天地閉冰霜栗烈以成冬也

**暮色雲都凍** 方干冬日詩凍雲愁暮色寒日澹斜暉

**枯條雪盡封** 葛洪西京雜記雪不封條夌殄毒害而已李華尚書都堂瓦松詩寧知深澗底霜雪歲兼封

**霜寒籠淡月** 爾雅釋天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許愼說文解字雨部天氣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从雨敄聲廣韻去聲霧地氣上天不應曾肇齊州冬夜詩清香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淞寒

**山秘剩孤松** 顧愷之神情詩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松

**要識風安靜** 尸子仁意篇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方盛冬爲安靜

**多緣土蔽壅** 孔穎達月令正義令地沮泄謂泄洩地之陽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漢書溝洫志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注師古曰雍讀爲壅洪武正韻壅於容切音邕與雍同

**藏須收物最** 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於民也房元齡注五藏五穀之藏最聚也

**徑欲滅人蹤** 柳宗元江雪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民處宜深隩** 書堯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孔安國傳隩室也民改歲入此



室處以辟風寒孔穎達正義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室

**功成協應鍾** 呂氏春秋孟冬紀律呂應鍾高誘注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應鍾

**祈年宸慮切**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美意在歡農** 束皙勸農賦考治民之踐職美莫富乎歡農

**鶡旦不鳴** 鄭元注鶡旦求旦之鳥也

**鳱鴠惟求旦** 淮南子時則訓仲冬鳱鴠不鳴高誘注鳱鴠夜鳴求旦之鳥也

**紛多鶡鴠名** 張揖廣雅釋鳥城旦倒懸鶡鴠定甲獨春鶡鴠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曷本又作鶡戶割反鶡旦鳥名

**一從逢大雪** 周書時訓解大雪之日鶡鴠不鳴

**不復作長鳴** 揚雄方言鶡鴠周魏齊宋之間謂之定甲郭璞注鳥似雞五色冬無毛赤倮晝夜鳴蘇軾飲酒詩破殼已長鳴

**苦望曾如渴** 陳懋仁庶物異名疏月令作鶡旦或作渴旦廖文英正字通鳥部鶡或省作鳱鳱又有渴音也魚豢魏略董遇傳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

**顛衣尚未明** 詩齊風東方未明篇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覓安蝴蝶夢** 莊子內篇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不知蝴蝶之夢爲周與李白古風第九首莊周夢蝴蝶蝴蝶夢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那效鳳凰聲** 陶宗儀輟耕錄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也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深冬嚴寒毛盡脫落如彀遂自鳴曰得過且過李時珍本草綱目禽之二寒號蟲釋名鶡鴠獨春

**反夜應無患** 禮記坊記

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鄭元注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

**微陽已感生** 方慤禮記解鶡旦夜鳴陰類也鳴而求旦則求陽也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得所求也

**弗爭齒候日** 郭憲別國洞冥記卷二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

**甘讓雀知更**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裴耀卿勤於王政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嘗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為知更雀

**大藥餘脂在** 蘇志開寶本草五靈脂出北地寒號蟲糞也主治心腹冷氣小兒五疳辟疫治腸風通利氣脈女子血閉

**希音驗穀成** 臨海異物志獨春鳴聲似春鳴聲多者五穀薄鳴聲少者五穀熟

**何如批頰鳥架格報春耕** 宗懍荊楚歲時記二月民並種有鳥如烏白羽先雞鳴聲云架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為催人架犁格也楊慎丹鉛總錄批頰鳥名即鵯鵊催明之鳥也一名夏雞俗名隔燈雞李時珍本草綱目禽之二附錄鵯鵊注時珍曰鵯鵊爾雅名鵯鶋音批及叉曰鵯鵊音匹汲戴勝也一曰鵯鵊訛作批頰鳥羅頭曰即祝鳩也江東謂之烏臼音匊又曰鴉鳴小於烏能逐烏三月即鳴今俗謂之駕犁農人以為候五更輒鳴曰架架格格至曙乃止故滇人呼為榨油郎亦曰鐵鸚鵡能啄鷹鶻烏鵲乃隼屬也南人呼為鳳凰皁隸汴人呼為夏雞古有催明之鳥名喚起者蓋即此也



**虎始交**

鄭元注交猶合也

**虎本樞星散** 春秋緯運斗樞樞星散而為虎 **乾坤化育包** 禮記中庸知天地之化育

**將徵雙子乳** 格物總論虎一生止一乳一乳必雙所謂虎不再交是也

**始應一陽交** 方慤禮記解虎陰物而交亦感陽生也易象傳上雷在地中復孔穎達正義冬至一陽生是陽動用事而陰復歸於靜也

**記得羅羅號** 陳耀文天中記禽獸門云南蠻人呼虎為羅羅老則化為虎有羅藏山

**占成逐逐爻** 易上經頤卦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王弼注其欲逐逐尚敦實也

**風從森穴口** 易文言傳風從虎寇宗奭本草衍義風之從虎者蓋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安得不從故嘯則風生管輅別傳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二氣相感故能運風三國吳志呂蒙傳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月暈闇山坳** 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虎交而月暈許慎說文解字虎部虎山獸之君馬臻[illegible][redacted]詩古寺占山坳

**乙骨藏威猛** 格物總論虎狀如猫而大如黃牛黑章鉤爪鋸牙舌大於掌生倒刺鬚硬尖而光兩脅間及尾端皆有骨如乙字長一二寸許者即其威也周密癸辛雜志虎骨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藏身不露及咆虓作聲則巍然而大矣禮記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寅機露闞虓**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稱虞吏者虎也陶宏景眞誥寅獸白虎亦能見機一云寅客詩大雅常武篇闞如虓虎毛萇傳虎之自怒虓然

**食牛當有嗣** 尸子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

**名狗莫相嘲** 爾雅釋獸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麃郭璞注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邢昺疏此當時之律也引之以證虎子名狗之義也

**孳尾春先覺** 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孔安國傳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般文類不淆** 春秋緯考異郵三九二十七七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文者陰陽雜也呂氏春秋仲冬紀虎始交高誘注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

**黨**

魚能變幻劉績霏雪錄嘗見人云海中虎頭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能變虎物理

綜龍蛟陸佃埤雅釋魚龍亦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又蛟龍屬也其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有數圍則生眉交故謂之蛟亦蛟能交首尾束物焉故謂之蛟也

茘挺出

鄭元注茘挺馬薤也孔穎達正義芸始生茘挺出者皇氏云以其具香草故應陽氣而出

香氣隨陽動方慤禮記解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芸茘皆香草金鉤已出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桐江詩話云晏卿一日春初見階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鉤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鉤綠未回先春看茘挺呂氏春秋仲冬紀茘挺出高誘注茘



馬茘一名鐵掃箒根可爲刷挺出挺然而出也應節並芸生傅亮冬至詩柔茘迎時萋芳芸應節馥文字原通蠡名醫別錄蠡實一名茘實蘇頌本草圖經蠡草花實皆入藥列仙傳云寇先生宋人好種茘食其葩實是矣形模合訂萃爾雅釋草荓馬帚郭璞注似著可以爲埽彗李時珍本草綱目草之四爾雅云荓音瓶馬帚也此卽茘草謂其可以爲馬刷故名今河北人呼爲鐵掃帚是矣夏小正七月荓莠戴德傳荓也者馬帚也宋本作萃莠龍茅休誤注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蔡邕月令章句茘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茘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茘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莧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縚因呼爲茘挺法師縚親講禮名儒

尙誤如此李時珍本草綱目草之四講禮者不識呼爲茘挺又作馬莧並誤矣又菜之二馬齒莧注寶藏論及八草靈變篇並名馬齒龍芽豕首有兼名神農經中品蠡實一名豕首

藺擬駒奔踶服虔通俗文蠡實一名馬藺本草謂之茘實蘇頌本草圖經馬藺子北人訛爲馬楝子漢書武帝紀故馬奔踶而致千里注聲類曰踶躡也師古曰躡也堅如鐵鑄成李時珍本草綱目草之四蠡實釋名茘實馬藺子馬楝子馬薤馬帚鐵掃帚劇草旱蒲豕首三堅醫方單汁飲宋太宗太平聖惠方喉痺腫痛用馬藺根搗汁三合蜜一合慢火熬成徐徐點之日五七度一方單汁飲之口噤者灌下無生者以刷煎汁荒備嫩苗羹周憲王救荒本草馬藺其嫩苗味苦糅熟換水浸去苦味油鹽調食之筍菌非奴妾陶穀清異錄蔬門江右多菘菜粥筍者惡之駡曰心子菜蓋筍奴菌妾也馨梅亦弟兄



黃庭堅水仙詩山礬是弟梅是兄勁松風謖謖劉義慶世說新語賞譽篇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方以智通雅釋詩類世說謖謖如勁松下風與肅肅通許結歲寒盟論語子罕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蚯蚓結

孔穎達正義蔡云結猶屈也蚯蚓出穴屈首下嚮陽氣既動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

候再徵蚯蚓陳元龍格致鏡昆蟲類月令孟夏蚯蚓出仲冬蚯蚓結陰陽氣不同方慤禮記解蚯蚓感正陽之氣而後出故微陽雖生而猶結焉動交猶穴伏張虙月令解蚯蚓在穴氣動則交紆結漸身通呂氏春秋仲冬紀蚯蚓紆陸佃埤雅釋蟲月令云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陽下嚮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灰自三

**重散**後漢書律歷志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杜甫冬至詩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管動飛灰

**泥將六一融**名醫別錄白頸蚯蚓生平土三月取之暴乾陶宏景曰入藥用白頸是其老者取得去土鹽之日暴須臾成水道術多用其屎呼爲蚓螻亦曰六一泥以其食細泥無沙石人和汁泥釜用

**豈嫌**

**偕步屈**程大昌演繁露方言曰蠀蝛謂之尺蠖郭璞釋之曰步屈也步屈云者一步一屈也多在桑上其體質似蠶色灰褐而身瘦長其腹下兩頭有足亦如蠶每欲進步先聚屈其體前後幾相連著而脊背橋起直如笄歛兩頭環屈之處此其所以爲屈也已屈而聚聚已而舒則遂寸寸前進是其所以爲伸也

**毋亦塈陵窮**馮時可雨航雜錄淮南子云昌陽去蚤蝨而來



蛉窮去害小而來害大蛉窮卽蚰蜒也聞人髮脂香則入人耳及諸竅中昌陽香酷能召是物故淮南子以爲喻一是物好濡雨升高則枯死故曰蛉窮一曰蔆窮乘陵則窮也

**槁壤黃泉際**孟子滕文公下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透逦宛轉中**東方虬蚯蚓賦乍透逦而鱔曲或宛轉而虬行

**興雲徐致用**李時珍本草綱目蟲之四術家言蚓能興雲又知陰晴故有土龍龍子之名易繫辭下傳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息土且安沖**任上林蚯蚓賦彼邦行之徵息示土德乎帝初老子道德經第四章道沖而用之似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踏避千人衆**大明日華本草蚯蚓路土踏殺者名千人踏入藥尤良

**毬蟠百合工**康駢劇談錄蚯蚓爲百合乃自有知爲無知在土中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

**宏推寅達效**陸佃埤雅釋蟲蟓善緣蚓善引蛤介合蟹介解蚓或從寅志曰引達於寅

**聖瑞紀如虹**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時螾大如虹

## 麋角解

孔穎達正義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既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夏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角解陰陽異**沈括夢溪筆談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以麋鹿茸作一種者疎矣

**須從日至推**淮南子天文訓日至而麋角解

**夏會覘萃鹿**爾雅釋獸鹿牡麚牝麀邢昺疏說文云鹿解角獸也羣萃善走者也

**冬好驗童麋**



揚雄太元經童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

**害稼防羣觸**春秋莊公十七年冬多麋杜預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成泥萃畯隨**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博物記曰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

**蒙符知感動**夏小正十一月隕麋角戴德傳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孔廣森補注蒙蒙萌生之貌鄭氏易注曰齊人謂萌爲蒙符驗也

**體末使斯離**陸佃埤雅釋獸說者以鹿角者挾陰之陽也故應陰而隕角麋角者挾陽之陰也故應陽而隕角蓋鹿肉食之燠以陽爲體也麋肉食之寒以陰爲體也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角末也故其應陰陽如此爾雅釋言斯誃離也

**修劍雙鐔落**無名氏招北客文巨麋如牛修角如劍郭璞三蒼解詁鐔劍口也

**尖金一線垂**雷敩炮炙論麋茸以頭頂上有黃毛

若金線兼旁小尖色蒼白者爲上**新生將護耳**張虙月令解麋受卑溼之氣必資於陽故其角生新而解舊也衛湜禮記集說山陰陸氏曰麋陰獸也角始生而後護耳**旦睹合名眉**夏小正十二月隕麋角戴德傳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孔廣森補注姜上均曰旦睹猶言明見也向始動今明見始終之辭史游急就篇貍兔飛䶂狼麋麐顏師古注麋似鹿而大冬至解角目上有眉因以爲名也**要識文從塵**吳錫麒麋角解詩角冬殊夏談經塵誤麋靈臺觀物暇聖訓自天垂**非同字改祁**詩小雅吉日篇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毛萇傳祁大也鄭元箋祁當作麎麎麋牝也陸德明經典釋文祁毛巨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麎音辰郭音脤何止尸反沈市尸反**煌煌**

**天語燦千古釋經疑**



## 水泉動

鄭元注水泉動潤上行

**水躍行而上**易緯通卦驗日至而泉躍**端由氣使然**力憼禮記解陰於此極故水益壯陽於此始故水泉動壯其形然動其氣然也**關方開黑帝**史記天官書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張守節正義黑帝北方叶光紀之帝也冬萬物閉藏爲之動爲之開閉也**陽已動黃泉**班固白虎通義卷三三正篇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盛陽之氣也**坎位乾家起**劉熙釋名釋天第一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於易爲坎坎險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荀爽易傳云乾起坎而終離坤起離而終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何焯讀書記五行雖均爲天地之用而不若水火之尤全所以震巽皆處於本位而坎離迭當以水火彼先天乾南坤北之位後天直以坎離居之亦以坎離蓋天地之用也**元宮子律宣**漢書律歷志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銀牀猶帶凍**王鳳楷名物通銀牀井欄也古詩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缾素綆汲寒漿**石磴早騰煙**謝靈運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詩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唐書地理志都州都城注經鱗莽峽十餘里兩山相埊上有小橋三瀑水注如瀉缶其下如煙霧**歸暖魚應聚**鄭緝之永嘉郡記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泉魚歸之名曰魚倉**知春鴨詎先**蘇軾惠崇春江晚景詩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源含桃浪活**許慎說文解字水部源水泉本也駱賓王送郭少府詩貝闕桃花浪**達浸麥根鮮**孟子公孫丑上泉之始達汜勝之書麥生根成鋤區間秋草緣以棘柴律土壅麥根**良沃生從地**唐書陳子昂傳甘州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中精契自天**子華子篇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生乎地中**榮光呈上瑞**漢書禮樂志食甘露飲榮泉注榮泉言泉有光華

**聖德洞深淵**宋書律志序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



## 鴈北鄉

孔穎達正義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至二月乃北鄉

**北漠歸來鄉**呂氏春秋季冬紀鴈北鄉高誘注鴈在彭蠡之渚是月北鄉將歸至北漠也陸德明經典釋文鄉音向**風吹見鴈初**高適別董大詩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

鴈雪紛紛小寒乘節候周書時訓解小寒之日鴈北鄉元塞望安居成公
綏鴻鴈賦起寒門之北垠兮集元塞以安處生長家堪憶夏小正正月鴈北鄉戴德
傳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括生且長
馬閑關山信久疏范成大[redacted]詩關山千里寫海邊飛欲到張彦
遠書法要錄王羲之書如羣鴻戲海天末障何如鮑溶壯士行沙鴻障天末磨劍別妻
子春晚嫌行滯王應麟困學紀聞季冬鴈北鄉夏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月雲
高盼意攄趙嘏旅館聞鴈別友人詩故人何處重相失碧落有雲終自高揮絃誰
目送嵇康送秀才從軍詩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感舊且懷書李羣玉九日陪崔大
夫讌清河亭詩斜鴈遠書天肅肅勞應息詩小雅鴻雁篇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



于征劬勞于野毛萇傳肅肅羽聲也鄭元箋鴻雁知辟陰陽寒暑啞啞樂有餘焦贛
易林師之萃鳧雁啞啞以水爲家丁度集韻平聲下於加切啞啞嘔小兒語熊忠古今韻會平聲下
啞么加切好通名鳱義師曠禽經鳱以水言自北而南鴈以山言自南而北張華注鳱
鳱並音鴈鳱隨鳥也冬適南方集於江干故字從干鳱中春寒盡鴈始北向燕代尚寒猶集山陸岸
谷間故字從斥磐石鎮相於易下經漸卦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王弼注磐山石
之安者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方以智通雅釋詁類相於猶阿與也杜甫詩良友
幸相於曹子建樂府曰廣情故心相於以爲相於二字如此智聞孔北海集與韋休甫書曰間僻疾
動不得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則漢末常語也字書說爾汝之汝作女女者相於之
辭後人借汝水以別之方言誣詭與也荆楚曰詭與秦晉言阿與阿與阿詭皆口聲樸言之曰阿與

文言之曰相於即如今人稱交好爲相與於字之轉也

鵲始巢

孔穎達正義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
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
鵲著塡橋異白居易六帖鵲部淮南子烏鵲塡河成橋渡織女韓鄂歲華紀麗七夕部
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按淮南子風俗通皆無此語陳元龍格致鏡原鳥類三引風
土記與六帖引淮南子同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篇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
塡河羅願爾雅翼釋鳥鵲涉秋七日首皆無故白髡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
爲梁以度故毛皆脫去奚囊橘柚袁伯文七月六日過高唐遇雨宿於山家夜夢女子甚都自稱神



女伯文欲留之神女曰明日當爲織女造橋違命之辱伯文驚覺天已辨色啓窗視之有羣鵲東飛
有一稍小者從窗中飛去是以名鵲爲神女也隆冬更善巢漢書武帝紀迫隆冬至生
隆冬猶言盛冬也事先明水旱易緯通卦驗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於木
風之象田家雜占鵲巢低主水高主旱俗傳鵲意預知水則云終不使我沒殺故意愈低既預知旱
則云終不使我曬殺故意愈高經始在枝梢詩大雅靈臺篇經始靈臺陸佃埤雅釋鳥
鵲知人喜作巢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邑處乘防勢詩陳風防有鵲巢篇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毛萇傳防邑也邛邱也苕草也鄭元箋處勢自然孔穎達正義以鵲之爲鳥長
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故知防是邑也陽生應復爻淮南子天文訓陽生
於子故十一月日至鵲始加巢詩召南鵲巢篇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鄭元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

春乃成孔穎達正義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爲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襪泥平野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廣動植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焚其巢可禳狐魅魏志管輅傳覓索餘光廣韻入聲覓求也**隱木夕陽抄**范正敏遯齋閒覽鵲有隱巢木故鸞鳥不能見陳繼儒珍珠船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大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者必貴服虔通俗文遮取謂之抄**口向偏知避**張華博物志鵲巢開口避太歲而向大乙此非才智任自然也**功加未卽抛**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一召南維鵲有巢箋云鵲之有巢冬至加功此言始起冬至加功力作直語耳而劉昌宗周續等音加以架若以構架爲義則不應爲加功也杜甫陪諸公上白帝城頭宴越公堂之作生涯未卽抛**高能隨地穩**陸佃埤雅釋鳥先儒以爲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故能高而不危也**靈本自天教**師曠禽經靈鵲兆喜**將子借烏孺**杜甫堂成詩暫止飛烏將數子莊子外篇天運烏鵲孺魚傅沫宣穎解孺孚卵而生也**陵寒叶虎交**周書時訓解小寒之日鴈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孔穎達月令正義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玉堂鳴噪意**金坡遺事學士院有雙鵲營棲於西檽海棠枝上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於玉堂之上略無驚畏謂之靈鵲**宛慶竹成苞**李淳風天元主物簿戴玉之鵲巢於竹與燕同壘詩小雅斯干篇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毛萇傳苞本也朱子集傳苞叢生而固也又云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樂之言此室臨水而



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矣其上之密如松之茂矣

雉雊

鄭元注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尙求其雌孔穎達正義易通卦驗云雉雊雞孔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

**雉子斑成譜**晉書樂志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擁離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君馬黃上陵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芳樹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原禽一曲調**潘岳射雉賦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徐爰注原禽雉也雉不處下溼故曰原禽也**將春知感震**夏小正正月雉震响戴德傳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有雊每聞朝**詩小雅小弁篇雉之朝雊鄭元箋雊雉鳴也**翬采乘風動**師曠禽經五采備曰翬張華注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句鳴逐雪飄**許慎說文解字隹部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从隹句**傳將音下上**詩邶風雄雉篇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寫出意消搖**宋書樂志雉子游原澤篇雉子游原澤幼懷耿介心飲啄雖勤苦不願棲園林古有避世士抗志清霄岑淡然寄卜肆揮櫂通川陰消搖風塵外散髮撫鳴琴**飲啄天能適**莊子內篇養生主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必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文明體更昭**穆希文蟬史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氣文明性復炎悍故爲雉**試看翔集樂**論語鄉黨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何晏集解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周曰回翔審觀而後下止也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范蔚宗樂遊園應詔詩山梁悅孔性黃屋非堯心

**可許翳媒招**

潘岳射雉賦序余徙家於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徐爰注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媒翳者所隱以射者也

**山際生多鸐**

爾雅釋鳥鸐山雉郭璞注長尾者邢昺疏今俗呼山雞是也

**林邊集有鷮**

詩小雅車舝篇依彼平林有集維鷮毛萇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孔穎達正義鷮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乘輿尾爲防釳著馬頭上陸璣疏云鷮微小於鸐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

**商庚徐倡和**

師曠禽經澤雉啼而麥齊張華注澤雉如商庚季春之月始鳴麥齊隴也

**促秀麥田苗**

王維渭川田家詩雉雊麥苗秀羅鄴經故洛城詩錦雉驚飛麥隴春



**雞乳**

**卵殼含天地**

徐整三五歷紀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晉書天文志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王蕃渾天說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包黃也

**休輕五母雞**

孟子盡心上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趙岐注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

**春桴時並較**

夏小正正月雞桴粥戴德傳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易緯通卦驗立春之日條風至雉雊雞乳

**冬乳候堪稽**

易緯乾鑿度鄭元注夏小正十二月雞始乳任兆麟夏小正本十二月隕麋角雞始乳注此節見乾鑿度鄭氏注舊本闕時陽漸長雞感而始乳至正月桴粥猶正月紀采芸

二月復紀榮芸爾周書時訓解大寒之日雞始乳

**感類炎陽積**

春秋緯說題辭雞者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爲言佳也佳而起爲人朝暮寶也宋均注離爲日積陽之象也日將出預喜於類見而鳴也善爲人別晏早之期

**呼羣暮夕棲**

陸佃埤雅釋鳥說文云日在西方而鳥棲因以爲東西之西詩曰雞棲于塒日之夕矣言雞棲矣日於是夕夕於是月見故象半月未有蟾桂之狀月滿則夜見半則夕見故也故曰朝見曰朝暮見曰夕夕非曛晦之時明矣

**曙星瞻磊磊**

古歌兩頭纖纖首章腷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

**風雨歷淒淒**

詩鄭風風雨篇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毛萇傳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簀宿雌雄聚**

家政法二月先耕一畝作田秫粥之刈生芽覆上自生白蟲便買黃雌雞十隻雄一隻於地上作屋方廣丈五於屋下懸簀令雞宿上并作雞籠懸中夏



月盛暑雞當還屋下息并於園中築作小屋覆雞得養子烏不得就

**雛生抱鷇齊**

揚雄方言北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伏雞曰抱爵子及雞雛皆謂之鷇郭璞注抱房奧反江東呼蓲央富反鷇恪遘反關而曰鷇音顧

**白團闢造化**

唐臨冥報記周武帝好食雞卵賀拔虎爲監膳儀同關皇中死而復蘇云被攝證武帝進白團事左右曰白團雞卵也謂人曰食子類不減於殺生

**黃口待招擕**

淮南子天文訓曰夏至鷙鳥不搏黃口

**伏叶鷙隨日**

師曠禽經鶩聽月陸佃埤雅釋鳥鶩伏隨日鴨伏隨月說以乳鶩伏卵隨日光所轉

**呼徵鴨姓奚**

王楙野客叢書世爲戲語嘲姓奚者以爲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喌喌音朱得非朱與祝聲相近耶 三

**衡占順軌**

春秋緯運斗樞玉衡星散爲雞

**翹首**

泰階齊黃帝泰階六符經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
人又曰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

征鳥厲疾

鄭元注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孔穎達正義征鳥謂
鷹隼之屬也謂爲征鳥如征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蔡
云太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注殺氣至爲鳩按釋鳥云鷹鶆鳩樊光云鶆鳩鷞鳩月令
鷹化爲鳩左傳云爽鳩氏司寇也郭景純云鶆當爲鷞鷞即鷞鳩也此征鳥者則鷞之謂也

鷹到形將復陸佃禮記說征鳥厲疾爲其復爲鳩物不極則不反也高飛厲

疾呈呂氏春秋季冬紀征鳥厲疾高誘注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飛行高且疾也陰



疑龍必戰易上經坤卦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王弼注陰之爲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
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孔穎達正義以陽謂之龍上六是陰之至極陰盛似龍故
稱龍焉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即說卦云戰乎乾是也又文言傳陰
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王弼注辯之不早疑盛乃動故必戰爲其嫌於非陽而戰

寒過鳥如征張慮月令解征鳥爲寒所遍行於空中皆猶鷹過鳥疾也飄雪

繁霜校傳元蜀都賦鷹則流星耀景奔電飛光青骹素羽颯雪繁霜迴風陷日

鶩杜甫王兵馬使二角鷹詩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陷日孤光動漫推盧嗌急張衡
西京賦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絲末李善注韓盧犬謂黑色毛也摯擊也噬齧也緤攣也韝臂衣
也鷹下韝而擊犬攣末而齧皆謂急搏不遠而獲也不數馬蹄輕王維獵詩草枯鷹

眼疾雪盡馬蹄輕

猛鷙資眸距葛洪西京雜記卷四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
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爲之佳名狗則有修毫氂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
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蒼茫剪棘荆柳宗元籠鷹詩砉然勁翮剪荆棘下攫狐兔騰
蒼茫將軍應錫號張鷟朝野僉載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殿前然後擊
殺故名落鴈殿司寇早馳名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爽鳩氏司寇也杜預注爽鳩鷹也
鷙故司寇主盜賊炁極禽之制陰符經下禽之制在炁李筌注元龜食蟒飛隼擊鵠
黃腰啖虎飛鼠斷猿蜍蛭噉魚狼犿齧鶴餘甘柔金河車服芝無窮化玉雄黃變鐵有不灰之木浮
水之石夫禽獸木石得其炁而尚以小制大況英雄得其炁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天常

德曰生易繫辭下傳天地之大德曰生王弼注施生而不爲故能常生故曰大德也歲



終春又起陳彭年重修廣韻平聲上幾近也明堂月令曰歲將幾終陸羽顧渚山記顧渚
山中有鳥似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均一唱和聲詩曹風鳲
鳩篇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傳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

水澤腹堅

鄭元注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水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今月令無堅孔穎達正義水澤腹
堅者腹厚也謂水澤潤澤厚實堅固冰既堅固故命取冰注腹堅至無堅腹者形體腹長故爲
厚也云此月日在虛北陸者當此月之時日在元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
是北方宿之道也故釋天云北陸虛也舉中星以言之

陰水陽冰厚晏子春秋[illegible]篇景公伐魯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

水厥陽冰厚五寸公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温節也**寒凝澤盡堅**方慤禮記解冰以陽熙以陰疑**非惟聲戛戛**元史湯霖傳事母至孝母嘗病熱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爾時天寒甚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地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直擬腹便便**張虛月令解腹堅言其堅達於冰之腹也後漢書文苑傳邊韶傳會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復亦形重累**陸德明經典釋文腹本又作復又方服反呂氏春秋季冬紀水澤復堅高誘注復東重累也**鑽誰力鈴穿**揚子太元經干首陽氣扶物而鑽乎堅鈴然有穿司馬光集注大寒氣也言是時陰氣堅乎上陽氣扶萬物下而鑽之則鈴然而穿**五升難片破**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二升精一半冰注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顏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三寸尚皮連**漢書晁錯傳積陰之處水皮三寸冰厚六尺**鑿好藏凌室**詩豳風七月篇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毛萇傳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椎纔進凍船**魏志武帝紀初討譚時民亡椎冰裴松之注川渠冰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象占中滿坎**朱子周易本義圖說坎中滿**運扣健行乾**易象上傳天行健胡瑗易傳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猶人之耳目口鼻四體乾猶人之耳聽目視鼻嗅口言四體之運動也天形蒼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之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三萬六千六百餘息故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矣**竚待南風解**夏小正正月時有俊風戴德傳



俊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曰合冰於南風解冰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將殊北陸躔**爾雅釋天元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郭璞注虛者正北方黑色枵之爲言耗也耗亦虛意顓頊水德位在北方虛之名凡四許慎說文解字足迹躔踐也徐鉉注星之躔次星所履行也**聖人欽敬授**書堯典敬授人時孔安國傳敬記天時以授人也孔穎達正義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萬國戴堯天**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司馬貞索隱如天之涵養也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敕詠終南山應制詩長此戴堯天

〔清〕羅以智撰

# 七十二候表一卷

清光緒八年海昌羊復禮刻本

# 鏡泉先生七十二候表

元和江標署首

光緒壬午冬十四
德昌羊氏校栞

序

聖王之治世也必取五德以前民用生律呂以宣時政于是定爲七十二候月分中氣節氣一氣三候一候五日所以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節非細故也明李泰嘗撰四時氣候集解以前人訓釋互有異同因采諸書以考證之而其書惜未之見今羅君鏡泉以所著七十二候表見示冠時憲書於上取夏小正月令逸周書呂覽淮南子易緯史志列於下博采諸儒之說間以己意斷焉眞有志經世之學者余雖未得見李君之論著誠恐其書雖存當亦無以過之矣道光丁酉夏繡州莊仲方序

序

名物之學訓詁也訓詁不明義理因之而昧矣然攷證家之大病非剽竊沿譌則不免詮解穿鑿鮮是二失多識之益可資也已余年家子羅子鏡泉能爲詩古文詞而于經學尤好研究異義嘗以月令七十二候吳草廬集解罕所發明曹習菴學士七十二候考祇徵諸書異文於歷代參錯損益未及訓釋因著爲表博采衆說百餘家折衷異同疏證詳晰極有根據非僅僅攟摭舊說者如乳雉雊不從畢尚書校本不敢臆改舊本高注征鳥能定俗本之誤實資證明呂淮並無異讀鄭注荔挺不援周書爲證螻蟈獨申鄭義不取高蔡之說加讀作架可補字訓雷先五日電不言收彭文勤公恩餘堂策問中亦曾言之鄭引今月令非指呂氏春秋梁諫菴許周生兩君亦曾論之田鼠戴鴽王瓜正舊說之沿譌且無穿鑿之失俾讀月令者足資考證昔人謂作史必兼才學識三長余謂說經者覘才學之賅洽非具特識者不能通焉鏡泉年正富殫其才學識之所長以通經訓詁明而進求諸義理名物云乎哉道光戊戌閏夏書農胡敬序



序

羅子鏡泉纂七十二候爲之表首冠時憲書以行夏時欽奉
聖人乘時立政之道次乃臚舉經翼緯候史志遞居下方詳悉明辨互證異同可謂知體要者已余觀聖人之學必本乎天易開其先詩書繼之洎兩漢說易多詳卦氣以物爲候後世言天者莫能易焉蓋萬物始生宗乎數成乎象古人因數以知象因物以知天故寒暑之訛易雨暘風露之變化草木禽獸之榮落滋息應氣而動如燭照數計非致知格物其孰能與於斯羅子績學之士也將由是躋儒先之學資經傳以探考鏡之原窮微極深吾未能測其所至矣羅子勉乎哉



道光十有八年秋督學使者桐城姚元之序

右七十二候表一卷武林羅鏡泉先生所著也先生少工詩古文詞天藻挾發晚年潛研經史擢析疑義恆終日斷斷無倦容與先君子相友善嘗出是編索序未及跋錄先君子遽易簀復禮已定本歸先生錄副臧篋中咸豐庚申春粵逆陷省垣復禮隻身脫歸先生夾盡室徙吾鄉迺請於先生曰先君子遺稿盡燬獸先生副墨存焉盍付剞劂曰惠來學先生愀然曰余老矣浩刼未訖單詞隻義有無何計他日得傳亦幸耳言罷欷歔不自禁是年秋燧燧驟警先生遽歿於葉氏賃舍時復禮倉卒奉慈闈渡海璽徙太末出澒於驚濤駭浪之中流擕於鋒鏑死亾之際而僅此孤本終得無恙若有神物呵護之殆先生所謂幸



者是耶非耶錢唐丁君丙言先生所著書得自甬上者有文廟從祀賢儒表二卷浙學宗傳一卷敬哀錄一卷宋詩紀事補遺一卷詩苑雅談五卷門弟子胡孝廉鳳錦藏有詩稿若干卷復禮又從徐廣文大廉錄有趙清獻公年譜一卷生平遺著未盡湮沒惟文稿與詞及他著作存佚莫攷豈劒氣珠光閟而未發歟丁君梓其新門散記已問世復禮大謀刊是書前後若合一軌間有與各本異同者謐江生標校錄於後俾不滋讀者之疑刻將成復禮奉諱里居嗚呼是錄副本與鋟木適皆在閣廬之日傫然由守廡所瞻依則雖痛復禮之不幸而猶幸先生之緻言緒論尚在人間也爰敘顛末於左至是編精博明碻先哲言之詳矣不復贅云光緒八年歲次元黓敦牂仲冬之月海昌羊復禮書後

# 七十二候表



| 書 | 候 |
| --- | --- |
| 時憲書 | 東風解凍 |
| 夏小正 | 時有俊風 俊，初學記引作浚。傳：俊也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也。按：諸書說南風為長養，於凝釋生殺並不關南風。曹氏仁虎云：正月無南風解凍之理，疑俊字當為條字之訛。近張氏爾岐云：南風即詩之凱風，凱亦大也。正月宿值氐房，是好風，寅氣充滿，母乃從子，風自午來，所時有也。　寒日滌凍塗 初學記上所引無寒日二字。傳：滌也者變也，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按詩 |
| 小戴記月令 | 孟春之月 東風解凍 [illegible]子臣瓚曰：冬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獺祭 |
| 逸周書時訓解 | 立春之日 東風解凍 |
| 呂氏十二月紀 | 東風解凍 |
| 淮南時則訓 | 東風解凍 注：東方木，火母也。火氣溫，故東風解冰凍也。 |
| 易緯通卦驗 | 條風至 史記律書：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廣雅云：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也。疏：條風即東風也。　猛風至 以為孟春中氣在雨水後。注：猛風動搖樹木有聲。疏：即東風之甚也。　冰解　凍冰釋 以為孟春中氣在雨水後 |
| 律曆志 | 東風解凍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為立春次候。按：北魏始以七十二候列為時令，載之於術，自正光術迄唐初戊寅麟德二術，皆以雞始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立春次候。開元時用大衍術，始取之周書時訓，改從古義，遂行至今。又自元庚午元術以前，皆以冬至為候首，授時術始以立春為候首。牛氏衷埤雅廣要云：以蚯蚓結為候首者，用冬至甲子上元術也；以東風解凍為候首者，本人事為重，用五代馬重績新術，日月雨水為氣首也。 |



| 書 | 候 | 候 |
| --- | --- | --- |
| 時憲書 | 蟄蟲始振 | 魚陟負冰　獺祭魚 |
| 夏小正 | 雨[illegible]滌凍塗凍釋也。　啓蟄 今[illegible]驚蟄始振，[illegible]語注引明堂月令作啓蟄，[illegible]為避景帝諱而改，歷代遂因之。傳：言始發蟄也。金氏履祥疑古者陽氣特甚，啟蟄獨早。按呂覽謂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禮疏：蟄蟲早者孟春已出，晚者二月始出。小正蓋合孟春之始振、仲春之啟戶紀之。 | 魚陟負冰 傳：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按戴氏震亦言蟄者，易本命云介鱗夏食冬蟄。馮氏應京月令廣義云：魚冬則氣在腹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　獺獸祭魚 獸今本作獻，無祭字。按周禮庖人注：獻古文為獸，二字互相為訛。 |
| 小戴記月令 | 蟄蟲始振 注：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後正義謂三統術更改氣名，[illegible]律志及月令問答，則三統仍先驚蟄後雨水，用四分術時始改雨水在驚蟄前。蔡氏邕依杜林說，謂太初時改，非。注：振，動也。正義：正月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 | 魚上冰 王氏應麟引吳仁傑鹽石新論云：去一負字，於文為闕。　獺祭魚 注：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章句：獺，毛蟲，西方白虎之屬，水居而殺魚者也。祭者，陳之陸地，進而弗食。 |
| 逸周書時訓解 | 又五日 蟄蟲始振 | 又五日 魚上冰　雨水之日 獺祭魚 |
| 呂氏十二月紀 | 蟄蟲始振蘇 今俗本脫蘇字 | 魚上冰　獺祭魚 |
| 淮南時則訓 | 蟄蟲始振蘇 注：蘇，生也。 | 魚上負冰 注：魚鯉鮒之屬應陽而動。　獺祭魚 注：獺取鯉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或云：獺祭圓鋪，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 |
| 易緯通卦驗 | | 魚負冰 以為仲冬 注：負冰上近冰也。　獺祭魚 |
| 律曆志 | 蟄蟲始振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為立春末候。 | 魚負冰 北魏隋唐宋金史志同，北魏隋以為雨水初候。　魚上冰 五代史　負陟負冰 元史志　獺祭魚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為雨水次候。 |

七十二候表 三

傳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詞之獸大之也

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按獺歲二祭一在孟冬羅氏願謂說者以其祭為祭天魏胖濟則云豺獺自祭其先兩陰補亡詩獺爲並喻豁以獺能祭為能報故孝子以相戒是祭先之義爲正也陸氏佃疑此二物祭帝而其先與焉

**獺祭魚** 注獺猵也孟子趙注同按說文獱獺屬或作猵淮南子謂之猵與論獨爲獱獸爲獺陶氏安世辨猵獱各爲一種則高氏說非也顏師亦誤以爲獺之別名漢書顏注猵小獺也亦非陶氏云獱形大頭如馬身似蝙蝠獺如小狗音聲色別有山獺海獺

**候雁北** 按雁鴈二字通用非說文雁訓鳥鴈訓鵝又云雁鴻君鴈則非重文玉篇廣韻雖雁鴈分收而以鴈爲鴻雁字王氏會云雁或作鴈俾合爲一字矣爾雅及禮記鵝為舒鴈莊子烹鴈出皆作鴈則指鵝也雁與鴻亦同類而異詩毛傳大曰鴻小曰雁博物記又有三同三異之說陸疏有小鴻如鳧白色則鴻亦有二種蓋小而蒼者雁小而白者小鴻大而白者鴻大而蒼者謂之鴐鵝寫作鴚

**鴻雁來** 注雁自南來將北反其居按王氏應麟云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注云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雁來誤以北爲來 注今月令鴻皆爲候止謂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按鄭氏引今月令凡十八多與呂紀不合而呂紀與文亦不止此蓋漢時自有月令鄭注所引斷非呂氏春秋孔氏珠誤近世氏願炬以爲明堂月令當行本本取氏棟錢氏大昕之

又五日 **鴻雁來** 按月令來字必是訛爲鴻傳寫之誤時訓解又魏月令而沿其誤盧氏文弨云仲秋以其從微外而入中國故當言來其從彭蠡而北也非由南徼之外則但紀其北可耳何以亦言來乎

**候雁北** 今俗本候 注候時之雁從彭鑑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 **候雁北**

**候雁北** 以爲仲春候 禮疏此被既者

**鴻雁來**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史志同北魏隋以爲雨水末候 按唐月令作鴻雁歸 **候雁北** 元史志

七十二候表 四

又法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張氏皆以爲元鳥朱鳥皆燕也陸氏佃則謂燕一名元鳥雁一名朱鳥或云雁以陽鳥名故曰朱朱者陽色也說亦非

**草木萌動**

**草木萌動** 注可耕之候 動

仲春之月 **始雨水** 注漢始以雨水爲

又五日 **草木萌** **不取爲候**

**草木繁動** 注繁衆動挺而生也 **不取爲候**

**始雨水** 注自冬冰雪至此候

**雨水降** 以爲孟春

**北魏隋不取爲候** **草木萌動** 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始雨水** 北魏隋以爲驚蟄初候

**桃始華** **梅杏杝桃則華** 在正月傳氏崧卿云古今字書有杝無杝初學記亦引作杝玉海引作杝陸氏佃禮記解引作梚傳杝桃也者山桃也按爾雅梚桃山

二月節 **桃始華**

驚蟄之日 **桃始華**

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也 **始雨水** 注自冬冰雪至此春分漸雨故曰始雨水

**桃李華** **桃李始華** 中氣

**雨下** 以爲季春候 **桃始華** 以爲仲春候

**唐以後不取爲候** **桃始華**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驚蟄次候

桃文楼桃注門桫也樹似白楊范氏家相謂立春後凡桃皆華何獨山桃梅杏桃當是四種述類記之引爾雅楷梅以爲證

倉庚鳴

有鳴倉庚 傳倉庚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按諸書倉庚無長股之名載說未詳

倉庚鳴 注倉庚鸝黃也按倉庚亦作鶬鶊爾雅一曰黃鸝爾雅翼謂此鳥性好雙飛故鶬字從雙或云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倉庚蔡注倉爲穀藏倉黃者穀熟之色庚黃時之鳥也

倉庚鳴

倉庚鳴

倉庚鳴 注倉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流離幽冀謂之黃鳥一說黃鳥木也按呂紀注黃流離作黃離爾雅皇黃鳥注俗呼黃離留陸疏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鸝經稱鸝鵹鳴嚶嚶故後人皆以鶯名之斷木爾雅名鳥別是一鳥高氏誤也姚氏詩識名解又辨倉庚與黃鳥別一族

鶬鶊鳴 以爲驚蟄中氣馬氏釋史引作倉庚鳴 按鶬鶊與鵹黃一類左傳青鳥氏司啟者也杜注青鳥鶬鶊也以立春鳴立夏止釋文鶬亦作鶬疏云爾雅未詳者郭注云今鶬鴰也莊子司馬彪注鶬鴰也左傳正義注老扈鷃姚氏故麥令不得晏起釋元鸝一切經音義鳩雀一名鶻鵃文云鶻甲謂鶻鵃堆是也玉篇亦作鵃鵃風土記謂即雎鳩非邢氏皆誦爾雅正義謂是鷹鶻亦非

倉庚鳴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驚蟄末候

鷹化爲鳩

鷹則爲鳩 在正月 五月鳩爲鷹 方氏愨云鷹好殺而鷙以秋氣好貪而出以春花皆陰類也鳩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雀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季秋則雀入大水爲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小爾雅云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鴻雁是也

鷹化爲鳩 注鳩搏穀也鷹所化鷹鶻鷙鳥也鳩凡五種鷹鷙鷂雕鶻鷹而搏而喙柔仁而不鷙按搏穀即鷹鳩一名擊穀一名桑鳩一名郭公方言曰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注今江東呼爲穫穀爾雅鳲鳩鴶鵴陸疏同詩傳作秸鞠說文作秸鞠諸音義同列子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復爲鷂義與鄭合又爾雅鷹鶆鳩注鶆當爲鷞字之誤左傳杜注爽鳩鷹也正義引樊光亦作鷞鳩鷹與鳩同氣禪化故亦稱鳩禽經爲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

鷹化爲鳩

鷹化爲鳩

鷹化爲鳩 注喙正直不鷙擊也鳩搏穀也鄭答說合疏鳩布穀爲之鷹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禽獸考云鷹類甚衆惟角鷹黃者以鷹名然角鷹有二種廣志云有雉鷹有兔鷹一歲爲黃鷹二歲撫鷹三歲青鷹胡鷹從廣雅二歲爲鷹三歲鶬鷹鷹在北鶻作鷂爾雅翼在北曰鷹在南曰鷂一云大者曰鷹小者曰鷂

鷹化爲鳩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春分初候



元鳥至

來降燕乃睇 傳燕乙也按爾雅燕燕鳦注一名元鳥齊人呼鳦亦作乙左疏或單呼爲燕或重名燕燕與方言也莊子曰鷾鴯曰意怠或云燕也燕有兩種越燕謂之漢燕胡燕比越燕而大別有一種于廢屋者爲土燕見啟志

元鳥至 注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正義不爲仲春之候別與郊禖爲候蓋孔氏以始雨水以下等句鄭氏謂皆紀時候也而元鳥至尚在下文別爲一類故云然

春分之日元鳥至

元鳥至 不取爲候

元鳥來 以爲季春

元鳥至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春分次候

雷乃發聲·　始電

雷乃發聲　注發猶出也按陰陽相薄爲雷乃者難詞會云象氣之難也章句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　始電　公羊傳電者雷光是也說者謂凡聲陽也光亦陽也　蟄蟲咸動　啟戶始出

雷乃發聲（文五日）　始電　按劉氏歆云春分後一日始震雷之時雷霆也雷電同氣故紀月令者連而紀之時訓解強分五日一候皆電相隔一候於理無當　不取爲候　按孟春之蟄蟲始振仲春之蟄蟲咸動仲秋之蟄蟲坏戶季秋之蟄蟲咸俯紀候相應於孟春仲秋季秋既皆取以爲候何以獨遺仲春

雷乃發聲　注季陰閉固陽伏中氣於下是月陽升雷始發擊氣爲雷激氣爲電　雷始發聲　始電　不取爲候　按月令紀候相應陽於雷之收聲不及電謡雷電合至雷收而電亦收耳故時則訓於始電亦不取以爲候欲王氏鴻緒擬纂謂語云始以雷電爲一物電即雷之光也及觀術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乃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王氏所觀術候未詳　蟄蟲咸動　開戶始出　漢避景帝諱凡書中啟字皆改作開　蟄蟲咸動　蘇

雷雨行以爲仲春　雷鳴以爲季春候　電以爲仲春候　注電者雷之光雷有光而未發聲　電見以爲孟夏候　按通卦驗紀電于仲春候則在雷先又紀電見於孟夏候者如季春候又紀雷鳴也此月陽氣更盛其光大見紀其盛故曰見所謂電者若俗所謂閃耳田家五行豎秋之閃夜晴而見遠電俗謂之熱閃南閃主久晴北閃主雨

雷始發聲　北魏隋以爲春分末候　雷乃發聲　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電始見　北魏隋以爲清明初候　始電　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蟄蟲咸動　北魏隋以爲清明次候　蟄蟲啟戶　北魏隋以爲清明末候　按蟄蟲咸動啟戶始出詞本相連分



桐始華　拂桐芭（芭一作葩）　傳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田鼠化爲鴽　田鼠化爲鴽　八月鴽爲鼠　毋鴽鶉也說文作

季春之月　桐始華　高何桐木之後榮者也桐之故曰始華考花後葉云桐木每一枝生十二葉閏則生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耳高氏誘謂是月生葉故曰始華非　田鼠化爲鴽　注鴽毋無一作牟毋牟亦作鴾鴽說文作鵌

清明之日　桐始華　田鼠化爲（文五日）　鴽

桐始華　注桐梓桐也按桐有四種一白桐一青桐一梧桐一岡桐其實者謂之梧陸璣疏梓實桐皮爲椅即今梧桐今始華者乃白桐亦名泡桐爾雅之榮桐木是也陸疏但分青白赤三種陳氏翥桐譜列六種紫花者紫桐白花者白桐一種刺桐一種油桐亦名罌桐一種梧桐桐說若謂桐繼名榮桐以三月華在衆木之先其榮可紀故也鄭注承高氏之誤謂即梧桐非陶氏宏景謂白桐一名椅桐亦非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注鴽鶉青州謂之鴾鴾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鷂也　田鼠化爲

田鼠化爲鴽　以爲季春中氣

爲兩候於理無當　唐以後不取爲候　桐始華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穀雨初候　田鼠化爲鴽　北魏隋五代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穀雨次候　鼠化爲鴽　唐史志

鴽禮記作鴑亦同鴾列子釋文引作鴽者鴾聲之轉御覽引作鴽說按高氏訓鴽爲鶉按爾雅經非同物說文鴽郭屬爾雅郭注鴽鴾也鶉鶴屬李氏時珍本草綱目詳辨之謂鴽則夏有冬無鶉則四時常有是鴽與鶉一物異名鴽與鶉同類異物明矣蔡氏邕以鴽爲鶉鶉之屬殊不明晰列子淮南皆云蝦蟆爲鶉談苑證之而列子與莊子又稱田鼠爲鶉或田鼠亦兼化鶉歟猶之鶉亦有海魚所化者禮疏又引皇侃疏義用鄭瑒之說以爲鶉蝙蝠亦然何氏孫斧六十二支辰于屬鼠爲水位午位乃鶉火之次三月大辰間見候當出火故田鼠至建辰月化爲鶉八月辰伏九月當納火而鶉于建酉月爲鼠者辰已伏也亦從鶉即鶉之訓因附會以立義而更誤鶉爲經赤鳳謂之鶉故爲南方朱鳥之次又非鶉屬之鴽

鴽

注田鼠鼢鼠也鴽鶉也青徐謂之鴾爾雅謂之鶉按鼠鼢按衆鼢釋文本或作鼢方言謂之犁鼠一說鼢即鼢也鼢亦作偃謂之隱鼠今人呼爲地鼠孫氏爾雅經本草從之鼢爾雅作鼢皆非化鴽之田鼠也有以碩鼠當之者碩本作鼫即氏陝七修類藁從之鼢鼠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說文五技鼠也即荀子之梧鼠亦非化鴽之田鼠也按夏小正傳田鼠嗛鼠也嗛衞臣引作鼸衞雅同說文鼸鼠也鼸鼠鼸文選注引李巡云鼸鼠頰鼠也子林謂鼸鼠非鼠冬藏鼠鼸諸鼸鼠冬藏穴中故小正先紀其出蟄之時而後紀其化鴽之候則誠氏鼸鼠之訓爲是鼸別爲一種鼸鼠亦同名田鼠而實異耳

田鼠化鴽 宋史志



虹始見

虹始見

注螮蝀謂之虹音句見日旁者四時常有之唯雄虹起是月至孟冬乃藏爾雅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爲挈貳注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釋名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文子天二氣即成虹

又五日 虹始見

虹始見

虹始見

虹始見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穀雨末候

萍始生

湟潦生苹

在七月

萍爾雅說文亦作

蓱始生

注蓱萍也其大者曰蘋一作薸本草拾遺謂之茶菜小者曰萍江東謂

穀雨之日 萍始生

萍始生

注萍水藻也雖氏頤云蘋之字似誤說者遂以相蒙謬非其類也

萍始生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立夏初候

萍與藻蘋之名萍者鄭邵氏晉涵云三月以前無萍故月令紀其始生之時穀雨以後凡積水之區悉能生萍故夏小正云七月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也今池沼積水氣生緣萍小正之言信矣

之藻藻一作薸不誤爲楊花所化朱子詩傳說合爲一許翰據唐本草謂水萍有三中曰荇亦非通論藏與荇與蓴三草皆相似而非類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篇詳辨之風土記謂蘋萍芹菜之別名更誤說者云萍陰物靜以承陽也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鳴鳩

傳先鳴而後鳩何

鳴鳩拂其羽

注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務也章句鶻鳩也鳩先是時

又五日 鳴鳩拂其羽

鳴鳩拂其羽

注鳴鳩斑鳩也按爾雅鶌鳩鶻鵃詩毛傳左傳杜注謂

北魏隋不取爲候

鳴鳩拂羽 宋史志

也鳩首鳴而後和其旗也

鳴故稱鳴鳩拂衡擒也駱氣所感故拂羽

鳴鳩奮其羽

之顧鶊莊子謂之鸒鳩說文讀為鶻一名鶻鵃亦作嘲云傳疏引吳氏云鵃鵃鷽鳩也今爲炎云鵃鵃一名鳴鳩今人云今之斑鳩也近疏以爲斑鳩狂陽人謂之斑隹東京賦鶻鳩春鳴鶻鳩卽鶻鵃非斑鵃卽雅詳辨之爾雅以爲鶻鵃鷽說多混爲鳴鳩或疑鳴爲之訛誤矣大觀本草鳴鳩似鶻鵃亦似鵲但尾短

注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說文奮翬也其說同按本草言飛翔不遠與莊子合爲說爲異

鳴鳩拂其羽 五代金元史志同

戴勝降于桑

戴勝降于桑 注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言何戴勝降于桑以勸民事也

戴勝降于桑

戴任降于桑 注戴任戴勝鳥也爾雅曰鵖鴔戴鵀生于桑是月其子強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以按爾雅注鵖鴔猶鵖鴔語聲轉耳說文又轉作鵖鴔

戴勝降于桑 北魏隋唐五代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為立夏次候 按鳴鳩戴勝誤為一鳥故祇取一候

戴勝降桑 宋史志





禮疏引李巡云戴勝一名鵖鴔今本訛作鶝鴔又引孫炎云鵖鴔自關而東謂之戴鵀非也孫氏蓋依方言爲說後漢書注因之毛氏奇齡從之誤郭氏方言注戴鵀即布穀非戴勝也陸氏佃云即戴勝而布穀鳴則布穀鳴戴勝至是二鳥以鳴鳩戴鵀誤今人鵖鴔爲一鳥而又誤合戴勝爲一且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戴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鵀也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揚之間謂之鵀自關而西謂之服鶝或謂之鵀鵖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鵖方言又云或謂之鶝鴔誤廣雅亦沿其誤

戴鵀降于桑

螻蟈鳴

蟄則鳴 月在

孟夏之月 螻蟈鳴 注螻蟈蛙也釋文玉篇廣韻急就篇

孟夏之月 螻蟈鳴

螻蟈鳴

螻蟈鳴

螻蛞鳴 以為中氣 按列子成𠫕順釋文引隋…

螻蟈鳴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為立夏末

七十二候表

[illegible]而小蠅蛄也[illegible]亦同[illegible]內[illegible]蛙蟈也乃言螻蛄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螻[illegible]蛄之蟈蛄[illegible]氏[illegible]既以螻蟈為土狗又[illegible]五技之說[illegible]鄭氏[illegible]云[illegible]謂螻蛄或[illegible]之[illegible]謂之螻蛄[illegible]也[illegible]蛄[illegible]

蛄諸家以為即孟子之蛄月令之螻蟈季[illegible]名故鄭然亦以爲未詳了行由東[illegible]於春夏之交[illegible]出地中又見有鼃[illegible]小行輪[illegible]行田[illegible]香聞之一老門了對曰螻狗也南人謂之[illegible]北人謂之蝲蝲蛄[illegible]交入初生鳴在中食穀便最為[illegible]故了播後後以[illegible]之月令螻蟈鳴[illegible]此物也然則或說其信[illegible]說存以備考

鳴蜮 在四月

[illegible]螻蛄[illegible]同[illegible]名作[illegible]

[illegible]物[illegible]故[illegible]也螻[illegible]文引[illegible]蟈[illegible]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之夏小正[illegible]為二物[illegible]明鄭氏[illegible]內[illegible]氏二注[illegible]而鄭注月令乃[illegible]謂螻蟈爲[illegible]或[illegible]蛄之[illegible]今[illegible]云螻蛄[illegible]其大抵[illegible]也居上[illegible]為[illegible]故以[illegible]蟈[illegible]鄭氏[illegible]別名亦未[illegible]蠅

之專訓蟈者自蛛一日月令[illegible]上祀一物未有[illegible]物者[illegible]射[illegible]張朱氏[illegible]日[illegible]五月之[illegible]故行[illegible]

十三

七十二候表

[illegible]或曰[illegible]之[illegible]在[illegible]注[illegible]為蜮[illegible]氏今[illegible]所食[illegible]也字從虫[illegible]蜮乃[illegible]為之[illegible]說文蜮又從[illegible]蛙[illegible]今[illegible]作[illegible]別名[illegible]氏[illegible]明[illegible]亦[illegible]

蚯蚓出

[illegible]雅[illegible]蚓[illegible]江東呼寒蚓寒[illegible]作[illegible]或名[illegible]蚓或名上龍

丘蚓出

又五日

丘蚓出

丘蚓出

丘螾出 文本[illegible]

作螾或從引

注丘螾蠢蟥也按

丘蚓出 以為仲夏

注[illegible]丘蚓[illegible]北[illegible]太平御覽引鄭氏[illegible]云丘蚓上精[illegible]

蚯蚓出 北魏隋唐

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為小滿初候

王瓜生

王萯秀 四月令注

引作秀

按[illegible]氏[illegible]云萯草名生於陵也[illegible]子地員篇其種大萯細萯注萯皆名說文萯王萯也[illegible]字[illegible]萯小豆四月生萯爲也[illegible]草也與說文異[illegible]在[illegible]也[illegible]

王瓜生

注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按初學記作萆挈本草作菝葜一作菝[illegible]與王瓜並非一物故陶氏[illegible]以鄭爲謬鄭氏[illegible]云其葉頗近王瓜故名王瓜草[illegible]雅[illegible]始注[illegible]也一名土瓜[illegible]瓜[illegible]亦[illegible]

古[illegible]一名[illegible]博物志亦名[illegible]李氏時珍云[illegible]之行也引而後伸其[illegible]如[illegible]故名[illegible]

又五日

王瓜生

王萯生 [illegible]作萯

[illegible]本[illegible]按引[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孝[illegible]

巴[illegible]胸[illegible]漢[illegible]其[illegible]下[illegible]胸[illegible]文[illegible]經[illegible]前後[illegible]胸不作胸

心[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無[illegible]郭[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王瓜生

注萯或作瓜[illegible]也是月乃生

注王瓜[illegible]也[illegible]爾雅[illegible]之[illegible]今[illegible]入[illegible]之爲大瓜[illegible]引[illegible]

王瓜生 北魏隋唐

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小滿次候

十四

本草詩疏引本草云貧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陸佃又疑七月采非四月已秀孔叢承鄭箋以王萯爲萯萯穆天子傳爰有萯萯莞蒲茅色菲萯則萯萯自是二物即鄭箋亦屬疑而未定之辭

雅疏始瓠瓞王瓜也本草一名玉瓜亦名野甜瓜別名倘老惟王之取義未詳則王瓜非即萆挈明甚又爾雅黃蔈瓜注似土瓜鄭氏樵以爲即月令之王瓜誤今所食者名黃瓜即胡瓜放翁詩白苣黃瓜上市稀是也俗以爲即月令之王瓜亦誤

巡云瓠棲子名也說文作瓞其通作瓠瓞今作瓜實李氏時珍謂即果蓏二字轉音本草一名地樓吳普本草作一名澤巨一名澤姑唐本注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土瓜四月生苗延蔓葉似栝樓葉但無叉缺有毛刺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而細多糝則王瓜又非即栝樓明甚邱氏光庭謂其大于土瓜故以王字別之非也爾雅正義從高氏之說亦誤

苦菜秀

荼識在三月

僞識字也按爾雅蘵黃蒢識與蘵篆文形聲相近顏氏家訓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或紫或黑即爾雅蘵黃蒢今河北謂之龍葵本草陶注云益州有苦菜乃是苦蘵唐本草注云苦蘵極似龍葵俗亦名苦菜非荼

苦菜秀

正義苦菜似馬薤而花白其味極苦章句苦蕒菜爾雅荼苦菜詩唐風采苦采苦本草一名選一名荼菜別錄一名遊冬通卦驗元命苞云苦菜生於寒秋歷冬歷春得夏乃成陸氏德明云葉似苦苣而細鄭氏樵云今人呼苦益按廣雅蘵蘵也說文玉篇廣韻苣作蘵苦蘵與入

小滿之日苦菜秀

苦菜秀

注爾雅云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也

苦菜秀

苦菜秀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小滿末候



也據顧氏以荼世誤讀苦以龍葵當苦菜爲誤

謂之苦蕒顏氏又云此苦蕒之禰宦合並葉類詳哉之闕綴本草苦菜與苦苣苦蕒本分綱目併之徐氏鍇亦以苦菜爲野苦苣容齋隨筆亦云苦蕒俗名苦苣蓋從蔡氏之說而鄭氏珙以爲非邱氏光庭謂月令用小正爲本故王萯爲苦荼詩四月秀葽康成疑爲王萯今野人呼爲苦葽一歲物成自苦葽始月令所書皆應時之物其言苦菜即苦葽也邱氏據說文

靡草死

靡草死

苦葽之名因傳會爲苦菜說文明言葽草也安得被以荼名

注舊說云靡草薺亭歷之屬正義以其枝葉靡細故云方氏愨云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按爾雅蕇亭歷廣雅狗薺大室亭歷大室本草又作大適別錄一名丁歷一名蕇蒿釋文云

又五日靡草死

靡草死

靡草死

注與鄭氏同

靡草死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芒種初候

麥秋至

今江東人呼爲公薺陶氏宏景云薺類[illegible]淮南云薺麥冬生而夏死又云亭歷[illegible]注以爲麥名又[illegible]大薺[illegible]夏之苗枯三[illegible]而獲大麥注[illegible]亭歷[illegible]也本草陳注以亭歷爲大薺非

麥秋至 [illegible]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

不取爲候

麥秋至

麥秋至 [illegible]于下故曰麥秋至

北魏隋唐五代宋不取爲候 按王氏應麟小學紺珠取爲候

小暑至 仲夏之月 方氏慤云暑極於季夏則此時尚爲小暑張氏虙云火流則暑退暑極於火中此時方至也

小暑至 夏至五日 崔氏靈恩三禮義宗六月小暑爲節者此以相形爲名形大暑故謂之小暑六月之初暑氣[illegible]未極故以小爲名大暑爲中者自十一月一陽爻上從地而出至此之時方始上徹陽氣併出以上大暑極故暑爲中[illegible]

小暑至

小暑至

[illegible]

麥秋至 金元史志 按月令麥秋至在四月小滿爲四月之中氣故易之

小暑至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北魏隋以爲芒種次候

元以後不取爲候





螳螂生

螳螂生 注螳螂螵蛸母也 按爾雅不過蟷蠰其子蜱蛸注一名蟷蠰蜱蛸也說文同一名斫父蟲文類聚引王瓚問曰爾雅莫貉螳螂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肬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盖引鄭志文也正義引作方言文亦稍異疑誤今方言無此文但云螳螂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蝆蝆注有斧蟲也江東呼爲石蜋又名齕肬爾雅虰義自應下屬此失其指

螳螂生 芒種之日 [illegible]

螳螂生

螳螂生 注螳螂世謂之天馬一名齕肬兖豫謂之巨斧也 按天馬與馬敫名異義同齕肬食疣字異

螳螂生 中氣

螳螂生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北魏隋以爲芒種末候

鵙始鳴

鵙則鳴 [illegible]

鵙始鳴 注鵙博勞也 [illegible]

鵙始鳴 夏至五日

鵙始鳴 [illegible]

博勞鳴 [illegible]

鵙始鳴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北魏隋以爲夏至初候

說文鵙伯勞也似鵙而不能禽經注雉鳴喙黃伯勞係鵙毛詩注則似鵲鵙而大也李氏時珍以爲今之苦鳥一名姑惡一名苦哵謂之伯勞爲鵙鳴樊解之非以爲巧婦按詩以爲子規國史補以爲布穀郭璞謂以爲鳥卅始除以爲鵙皆非爾雅從李說毛氏奇齡駁之謂是鵙考鵙爲鵙鳩子規也豳詩七月鳴鵙或云周正或云字誤皆非鄭箋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合庚鵙在五月與禮稍在十月皆不同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反舌無聲 注反舌百舌鳥李氏時珍方氏以智以爲鸜鵒服氏虔以鵯鶋爲白脰李又云今俗名牛屎哵呼山堂肆考一名望春一名喚起江南謂之喚春是鳥春始鳴至五月止形如鴝鵒

聲

反舌無聲 日又五

反舌無聲 注反舌百舌鳥也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

反舌無聲 以爲季夏候 注早出者不復鳴 元史志同北魏隋以 按禮文引蔡云反爲夏至次候 舌蝦蟇也禮疏引庾信說駁之爾雅亦不然其說又風土記以爲螅鳩或又以爲鵯者亦非

蝦蟇無聲

反舌無聲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

鹿角解

鹿角解

夏至之日 鹿角解

鹿角解

鹿角解

鹿角解

鹿角解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夏至末

十九



蜩始鳴

鳴札 在四月札古文蠽省傳札者蠹蟬也按爾雅注引作蔖蠽別錄一名蟬或即禽獸方言蟬其小者謂之麥蚻有文者謂之螓蛥其雌蜻謂之疋大而黑者謂之蝬注麥蚻今關西呼麥蠽爾雅蠽茅蜩注江東呼爲茅蠽玉篇引作蠽蜻蜻亦曰蠽詩碩人箋螓蜻蜻也神農本草經又謂之蚱蟬

注前壁金溼蟬蛀也不能鳴者

良蜩鳴 在五月 古文無者

唐蜩鳴 在五月 古文無者 傳良蜩也者五采具也唐蜩鳴者蝘也按爾雅蜩蟧曾前蝘之興五日翕望乃伏之蝘是蝘即唐蜩之未鳴者爾雅注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蟧蛦陸疏一名蝘蚗蟬之大而黑色者郎以換謂今俗稱蜩蟟是也方言蝘是蚻

蟬始鳴

日又五 蜩始鳴

蟬始鳴

蟬始鳴

蟬始鳴 按通卦驗析上九爲小暑初候蟬始鳴李氏灝所傳卦氣圖始九五蜩始鳴上九半夏生圖說雖原于易緯而依時訓改與通卦驗不同

候 蟬始鳴 北魏隋以

蜩始鳴 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二十

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楊氏蓋合蝘蜩螗蜩爲一詩疏引舍人云皆蟬也方語不同而詩云如蜩如螗似非一物蟬之種甚多爾雅別其類有七而總稱之曰蜩

半夏生

半夏生 注半夏藥草本草一名守田一名水玉李氏時珍云守田會意水玉因形按守田與爾雅皇之名守田者同名而異類

又五日 半夏生

半夏生 半夏生

半夏生 中氣

以爲季夏 半夏生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小暑次候

木堇榮 堇本作槿 注木堇王蒸也釋文一名舜華爾雅椴木堇櫬木堇注或呼日及按日及亦作日給白曰槿紅曰櫬說文舜作䑞莊子以爲朝菌釋文引司馬彪云一名橓橓木槿也崔譔亦以爲橓華陸疏五月始華成公綏云日及華甚鮮茂榮于孟夏訖于孟秋廣雅一名朱槿一名赤槿嶺南謂之扶桑花亦以爲佛桑一名朝開暮落花

不取爲候 按半夏生既取爲候此何以遺

木堇榮 注木堇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舜詩云顏如舜華是也

木堇榮 注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

木堇榮 注木堇柳櫬

木堇榮 北魏隋以爲小暑末候宋書樂志南木方生木槿榮

唐以後不取爲候





溫風至

蟋蟀居壁

季夏之月 溫風始至 溫穀未詳何溫風蘊之在氣者也故云溫極也溫熱之風至此而極矣方氏愨云八風言八方以應八節月令所言特紀時而已[illegible]也東風即條風溫風即景風[illegible]風即閶闔風若[illegible]風至以[illegible]至而此言於季夏[illegible]

蟋蟀居壁

小暑之日 溫風至

又五日 蟋蟀居壁

涼風始至 注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

涼風始至

蟋蟀居宇 注蟋蟀蛬也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

蟋蟀居奥 注詩云七月在野此曰居奥不與經合[illegible]或作壁也按說[illegible]訓[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蛆注蜩明[illegible]也[illegible]謂之蜻蛚高氏誤也

景風至 注景風長大萬物之風也

蜻蛚鳴 [illegible]蛚一作列誤

以爲孟秋

蜻蛚上堂 注蜻蛚蟋蟀也按蟋蟀說文作悉蟋蜻蛚亦作精列詩疏方言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間謂之蚟孫[illegible]幽州人謂之趣織趣織[illegible]蟀是一物[illegible]與[illegible]俗[illegible]一物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蟀爲[illegible]云以[illegible]斯[illegible]非也案本云斯[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仍[illegible]合斯[illegible]爲[illegible]朱[illegible]詩傳因誤謂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

以爲仲夏 溫風至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大暑初候

蟋蟀居壁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大暑次候

鷹始摯

鷹始摯 摯釋文引作騺云本亦作摯同今注疏本引作摯說文騺擊殺鳥也

鷹乃學習 注鷹學習謂擬擊也乃氏說云效彼爲之之爲學因性所行之爲習按周禮司裘注仲秋鳩化爲鷹鄭志焦氏問曰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乃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張氏之答不免強說

鷹乃學習 文五日

鷹乃學習 注秋而將殺故鷹順殺氣自習肄爲將搏鷙也

鷹乃學習

名爲氏復京云蟋蟀之以注鳴者莎雞之以翼鳴者斯螽之以股鳴者

鷹乃學習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大暑末候 鷹始摯 元史志

腐草爲螢

腐草爲螢 據夏小正五月乃紀鳩爲鷹六月乃紀鷹始摯則小正視月令爲周密也 螢釋文作熒云本又作螢今注疏本作螢按說文引明堂月令腐草爲蠲是爲異文

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 釋文云或作腐草也爲螢者非也孔氏穎達謂化者反歸舊形之謂若鷹化爲鳩則不復本形矣引黎氏云鳩化爲鷹鷹還化爲鳩故稱化今腐草爲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illegible]

腐草化爲蚈 注蚈馬蚿也蚈讀如蹊徑之徑[illegible]

腐草爲蠲 以爲孟秋侯 注舊說腐草爲[illegible]今言蠲其物異名[illegible]

腐草爲螢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孟秋初候



成形[illegible]

腐草化爲蚈 [illegible]

土潤溽暑

土潤溽暑 溽釋文作辱云本或作溽音同今注疏本作溽 注潤溽謂塗濕也說文溽溼暑也

文五日土潤溽暑

土潤溽暑 中氣 注是月大暑土潤溽暑溼重也

土潤溽暑且溼 以爲仲夏

土潤溽暑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立秋次候

大雨時行

大雨時行 注行何行降也

文五日大雨時行

大雨時行

大雨時行雨溼

北魏隋不取爲候

時有霖雨 作七月

行

大雨時行 雨水 以爲孟秋中氣

大雨時行 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涼風至

孟秋之月涼風至

立秋之日涼風至

涼風至 注涼風坤卦之風爲損[illegible]

涼風至 注涼風風有殺[illegible]

涼風至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立秋末候

白露降

寒蟬鳴

寒蟬鳴 注：蟬鳴也……謂之寒蟬……[illegible]

鷹乃祭鳥

白露降 注：[illegible]

寒蟬鳴 注：寒蟬寒蜩謂蜺也……謂之寒蟬……[illegible]

鷹乃祭鳥 注：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君

又五日 白露降

又五日 寒蟬鳴

處暑之日 鷹乃祭鳥

鳥

涼風至

白露降

白露降

寒蟬鳴

寒蟬鳴 注：[illegible]

寒蟬鳴 注：寒蟬蜩蟬也陰類感陰而鳴也

鷹乃祭鳥

鷹乃祭鳥 注：是月鷹擊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

白露下 注：[illegible]

寒蟬鳴 以為孟秋

鷹乃祭鳥 以為仲秋

摯鳥擊 以為仲秋

白露降 北魏隋唐 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北魏隋以為處暑[illegible]候

寒蟬鳴 北魏隋唐 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北魏隋以為處暑次候

鷹祭鳥 北魏隋五代 史志同北魏隋以為處暑末候



天地始肅

禾乃登

鴻雁來

遡鴻雁 在九月 傳遡往也按說文……注……[illegible]

注：[illegible]

天地始肅

肅 注：肅嚴急之言也

農乃登穀 注：[illegible]

白風至 注：[illegible]

鴻雁來

又五日 天地始肅

又五日 禾乃登

不取為候

白露之日 鴻雁來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天地始肅 注：肅殺也殺氣始行

農乃升穀

農始升穀

涼風至

涼風至

候雁來

候雁來 注：是月候時之雁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

注：[illegible]

風涼慘

鷹乃祭鳥 唐宋金元史志同 按小學紺珠無乃字

天地始肅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為白露初候

北魏隋不取為候

禾乃秀 新唐史志

禾乃登 五代宋金 元史志同

暴風至 北魏隋以為白露次候

唐以後不取為候

鳴雁來 北魏隋以為白露末候

鴻雁來 唐五代宋 金元史志同

非其居不居非其往不往

元鳥歸

陟元鳥蟄 何陟升也元鳥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䖝氏國桂云元鳥去多蟄于島岸土穴中

羣鳥養羞

丹鳥羞白鳥 月令注引在九月 傳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閩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羞也者進不盡食也按古今注螢一名丹良一名丹鳥與禮疏所引皇侃說同

元鳥歸 注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

羣鳥養羞 注羞謂所食也陸氏佃云凡欲養之羞必先養之選在八月羣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

又五日 元鳥歸

又五日 羣鳥養羞

元鳥歸

元鳥歸 注秋分後歸蟄所也

羣鳥養羞 注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禦寒也

羣鳥翔 注寒氣至羣鳥肥饑就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羞言其羽毛也按高氏說與鄭義異許氏御云希華丹鳥也毛毳白鳥也羞進初生赤後生白蓋從高說項氏安世云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羞羞如雉鳩鴿鶉鴈凫之屬今人皆至秋食之其說又與鄭義爲近

燕子去室 以爲仲秋候

元鳥歸 以爲仲秋候 中氣

元鳥歸 北魏隋唐以爲秋分初 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羣鳥養羞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秋分次候

雷始收聲

雷始收聲 日本本作雷乃始收聲周禮疏初學記引無聲字北堂書鈔引乃始收

秋分之日 雷始收 始御覽引作乃藝文類聚引亦 聲

雷乃始收

雷始收

雷始收聲 北魏隋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秋分末候





蟄蟲坏戶

始作乃 注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蟄蟲復歸入地則孕毓根荄保藏蟄蟲避隂盛之害

蟄蟲坏戶 注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

又五日 蟄蟲培戶 培一本作附御覽又引作閉 按月令孟冬坏城郭呂氏坏作培注培益也又云附蟄垣注附備培也附即附字坏坏聲相近培坏說文作附曾子問墨不附祭注附當爲備聲之誤也則坏培附三字義同

雷乃始收

蟄蟲俯戶 注將蟄之蟲俯近其所蟄之戶

蟄蟲培戶

雷乃收聲 唐五代宋金史志同

蟄蟲附戶 北魏隋以爲寒露初候

蟄蟲坏戶 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水始涸

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

水始涸 注涸竭也此月八月中雨氣未止而

不取爲候

又五日 水始涸

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 注殺氣陰氣

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

水始涸

水始涸

殺氣浸盛 北魏隋以爲寒露次候

陽氣日衰 北魏隋以爲寒露末候

按春之生氣方盛陽氣發泄與此文不相對此何以分兩候而遺乎春

唐以後不取爲候

水始涸 北魏附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霜降初

七十二候表 　二十九

鴻雁來賓

云水涸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季秋之月鴻雁來賓

注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陳氏澔云雁以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按禮記[illegible]

寒露之日鴻雁來賓

候雁來

注涸疑涸或作盛盛言陰勝也

注候時之雁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稚弱未能及之故于是月[illegible]

候雁南向 以爲季秋中氣

鴻雁來賓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寒露次候

候 按北魏隋取候且鄭說合

雀入大水爲蛤

雀入于海爲蛤 晉語同

爵入大水爲蛤 雀爵字同

昭十年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則[illegible]時多以賓字屬下讀張叔皮論文選註引作張升反論叔皮字誤張升見後漢書文苑傳

注大水海也章句凡鳥生于水

又五日雀入大水化爲蛤

候雁來

雁之子千氏寶本之並以十二月雁北鄉亦大雁雁之父母正月候雁北亦小雁雁之子也宋人皆謂此說以爲的論方氏愨謂賓字下屬則八月九月皆言鴻雁來擬文云然

賓爵入大水爲蛤

注賓爵者老爵也棲宿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illegible]

賓爵入水爲蛤 以爲孟冬候

雀入水爲蛤 北魏隋宋史志同北魏隋以爲霜降末候

雀入大水

七十二候表 　三十

[illegible]也按說文[illegible]蛤有三皆生於海千歲雀所化爲蛤秦謂之牡厲又云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也異記海水中黃雀至秋化爲蛤至春復爲黃雀五百年化爲蜃蛤其說不同淮南子亦云燕之爲蛤

[illegible]說

賓爵入大水爲蛤 一本有化字

注與呂紀同劉氏績補注云按記來賓爲句言其客止未去也按淮南注前人以爲許氏慎所作故困學紀聞云呂氏淮南曰候雁來爲誘許叔重注以候雁來爲句則用注博以賓字下屬故劉氏[illegible]

爲蛤 唐五代金元史志同

菊有黃華

榮鞠

傳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鞠有黃華

鞠按說文云本又作菊章句菊草名也百卉所有也黃華者土氣之所成也季秋草木皆成菊榮華之時也故言菊有時他無有也方氏愨云草木皆華於陽獨菊華于[illegible]

又五日菊有黃華

菊有黃華

以[illegible]爲何說之曾氏仁虎七十二候考近翁氏元圻困學紀聞注謂高氏注呂紀以賓字屬下讀王注淮南又以賓字屬上句爲異不知所據何本而云然也

菊有黃華

菊有黃華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孟冬初候

豺乃祭獸　豺祭獸在十月 按周禮羅氏注亦獮在建亥之月　草木黃落

豺乃祭獸 陰故有不殺者其色青半于秋中其祭正值陰之盛也　戮禽 正義戮猶殺也後言獸皆不以祭殺者其文相對雅豺狗足注腳似狗說文豺狼屬狗聲埤雅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　草木黃落

獸 霜降之日 豺乃祭　獸　又五日 草木黃　落

豺則祭獸　戮禽 注豺似狗而長毛其色黃于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戮者殺也　豺乃祭獸　戮禽　草木黃落　草木黃落

豺祭獸以為季冬候　禮疏引熊氏云祭也一曰易說誤也無此文

豺祭獸 北魏隋五代史志同北魏隋以為立冬次候　豺乃祭獸 唐宋金元史志同　北魏隋不取為候

蟄蟲咸俯　熊羆豹貉在內　鶡鴠則穴 按月令紀蟲小正紀獸其言蟄藏同一月　水始冰

蟄蟲咸俯　在內　立冬之月 水始冰

俯 又五日 蟄蟲咸　俯 俯御覽引作附　立冬之日 水始冰

蟄蟲咸俯　在穴　蟄蟲咸伏蟄於穴　蟄蟲咸俛　水始冰　水始冰

熊羆入穴　以為孟冬中氣　始冰

草木黃落 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北魏隋不取為候　按仲春與此紀候相應于仲春既分兩候何以轉遺季秋　蟄蟲咸俯 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水始冰 北魏隋為中 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北魏隋以為立冬末





地始凍　雉入大水為蜃　雉入于淮為蜃 晉語同諸本引作立雉蜃作蜄藝文類聚月作十一月雉入淮為蜃傳蜃者蒲蘆也按虞翻言書義同左傳用呂氏正義引樊光云丹雉也以立秋來以立冬去入水為蜃說文雉有十四種鷩赤雉也山海經一謂之鷩又謂之鵔鸃蜃鄭氏與高氏注間五篇亦同呂氏所云小曰蛤大曰蜃據爾雅釋所詳蛤與蜃同一物惟入本類異義埤雅所論則蜃又為蛟屬蛩子蚌一名蜃爾雅注以蚌為蜃非說文蚌蜃屬不章又以為耳鰲

地始凍　雉入大水為蜃 注大水淮也大蛤曰蜃

又五日 地始凍　又五日 雉入大水為蜃

地始凍　地始凍　雉入大水為蜃　雉入大水為蜃

合凍 以為季冬候　雉入水為蜃 以為孟冬中氣

地始凍 北魏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為小雪初候　雉入水為蜃 北魏隋五代史志同北魏隋以為小雪次候　雉入大水為蜃 唐宋元史志同　按唐志麟德曆作野雞入水為蜃唐月令作野雞入于淮為蜃又小學紺珠無大字　野雞入水化為蜃 金史志

七十二候表

虹藏不見　天氣上升　地氣下降　閉塞而成冬

虹藏不見（音句蜺四時常有之惟雖虹見藏有月陳氏澔謂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　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騰公羊傳引作升正義謂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今以氣騰言之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閉塞而成冬（注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窗牖可塞塞之鄭義與蔡說異）

小雪之日虹藏不見　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按孟春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與此文不相對此何以取為候而逸周書……）　又五日閉塞而成冬（按陳氏澔云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則是何由達上二句之義何以析列一候）

虹藏不見（注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　虹藏不見（注此陰中之陽也是月陰盛故不見）　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　不取為候　閉塞而成冬　不取為候

虹藏不見（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為小雪末候）　北魏隋不取為候　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唐五代宋史志同）　天氣上升　地氣下降（金元史志同）　北魏隋不取為候　閉塞成冬（唐五代宋史志同　按小學紺珠有而字）　閉塞而成

亖

七十二候表

鶡旦不鳴　虎始交

仲冬之月冰益壯　地始坼　鶡旦不鳴（鶡說文作鳦今注疏本作鶡）　虎始交（注鶡旦求旦之鳥也按禮坊記引詩作盍旦說文作鴠旦廣韻論文選七發作鳱旦廣雅作侃旦方言周魏齊宋楚之間謂之定甲或謂之獨舂自關而東謂之城旦或謂之倒懸或謂之鶡鴠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鶡鴠郭氏以為毅鳥說楊氏慎以為即寒號蟲本草綱目從之　鶡誤）

不取為候　不取為候（按孟冬之水始冰地始凍既取為候此二候月令明記時候何以獨遺）　大雪之日鶡鳥不鳴（鳴御覽引作鶡本或作鴠為鴠）　又五日虎始交

冰益壯　地始坼（注坼裂也）　鶡鳴不鳴（注鶡鳴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　鴇鳴不鳴（鴇本作鶡省作鴇　按鹽鐵論引詩鴠鳴鴇與鳱鴠同與此鴇字字同音異）　虎始交（注虎乃陽中之陰候也陰氣盛以類發）

曷旦不鳴　虎始交（以為季冬）

冬（金元史志同）　冰益壯（北魏隋以為大雪初候）　唐以後不取為候　地始坼（北魏隋以為大雪次候）　唐以後不取為候　鶡旦不鳴（北魏隋唐史志同北魏隋以為大雪末候）　鶡鳥不鳴（唐五代宋金史志同）　虎始交（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為冬至初候）

亖

采芸 在正月

芸榮 在二月

按小正不紀其始生之候後漢書陳寵傳陽氣始萌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

荔挺出

芸始生

注芸香草也說文芸草也似目宿呂覽伊尹說湯菜之美者有陽華之芸注芸芳菜也夏小正注芸似邪蒿可食齊民要朮亦云其似邪蒿香美可食

荔挺出

注荔挺馬薤也草何圖文云荔似挺

不取爲候

按荔挺出既取爲候此何以獨

又五日

荔挺出

虎始交

注交讀作將校之校

芸始生

注芸香菜名也

芸始生 在荔挺出下

荔挺出

注挺出挺然而出也按顏氏家訓據

芸始生 北魏隋以爲冬至次候

唐以後不取爲候

荔挺出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冬至末候



蚯蚓結

麋角解

說文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顏氏以爲香草非大觀本草蠡實一名荔實一名劇草一名三堅一名豕首唐本注此即馬藺子也

蚯蚓結

章句結猶屈也蚯蚓出穴屈首下嚮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方氏愨云蚯蚓陰而後出正陽之氣而後出故微陽雖生而猶結爲結未解也

麋角解

又五日

蚯蚓結

又五日

麋角解

蔡氏高氏所訓譏鄭爲誤惟時訓解挺字亦上屬[illegible]氏模因爲鄭氏解不知僞作周書者正沿鄭氏之誤耳

荔挺出

蚯蚓結

注結紆也

蚯蟥結

麋角解

麋角解

蚯蚓結 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小寒初候

麋角解 北魏隋唐



乾隆三十二年十月九日上諭月令有冬至麋角解之文欽天監時憲書久經沿襲載入而以麋與鹿皆解角于夏節疑經傳謂不無承訛審諸麋鹿角記爲之辨論而未究其所由亦因時值冬至偶憶南苑向有麋育之麋俗名長尾鹿者此時曾否解角令侍衛五福前往驗視則麋角或雙或隻皆與節候相比並將新脫之角呈覽[illegible]義爲之頻釋說文有訓麋爲鹿之語名苑文稱大者曰麋然

熊氏安生說麋是山獸故冬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夏至得陽氣而解角沈氏括筆談云[illegible]至麋角解本相反理殊不合若曰

麋角解

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小寒次候



三者從[illegible]北八卦之前[illegible][illegible]能以[illegible]大[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後時憲書內所行改驗爲麋係示四海無仍者誤

隕麋角 十一月十二月

二月兩紀之傅氏崧卿謂十一月與月令合十二月蓋衍文戴氏誤爲之傳禮疏謂節氣早則十一月節氣晚則十二月孔說爲是

水泉動　雁北鄉　雁北鄉在正月　鵲始巢

水泉動注水泉動謂上行也方氏慤云是月也陰于此極故冰益壯陽于此始故水泉動此其形然動其氣然也　季冬之月雁北鄉正義有早有晚早者十二月晚者二月黃氏震云雁此月方北鄉後月乃歸　鵲始巢

又五日水泉動　小寒之日雁北鄉　又五日鵲始巢

水泉動　水泉動　雁北鄉注雁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　雁北鄉　鵲始巢注鵲陽鳥順陽而候動是月始爲巢也

泉躍　鵲始巢以爲仲春候禮疏此據晚者引

水泉動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小寒末候　雁北鄉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大寒初候　鵲始巢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大寒次候

雉雊　雉震呴在正月呴初學記類聚引作雊初學記呴古雊字古豆反說文雊雄雌鳴也傳雉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

雉雊注雊雉鳴也詩句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

又五日雉始雊雉御覽引作野雞

鵲加巢注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天文訓亦云冬至鵲始加巢按鄭氏詩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則加當讀作架　乳雉雊注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乳卵也按月令雉雊雞乳本分兩候呂氏以乳字連雉字此爲一候從本氏沿誤本謬說與月令同文敢從之殊無他證

詩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　雉雊以爲孟春候

雉始雊北魏隋五代宋金元史志同北魏隋以爲大寒末候　野雞始雊唐史志　野雞始雊金史志按唐月令同



何必謂之雷則雷呴相識以雷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雊雷通氣也漢書五行志云雉聽察先聞雷聲說文雉雊雄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黃氏叔琳云雞鼓翼乃鳴雉鳴乃鼓翼　雞始乳在十二月易稽覽圖鄭本無雞字注引之脩本脫近任氏兆麟云時陽漸長雞感而始乳至正月孚粥猶正月紀采芸二月復紀芸榮例

雞乳釋文雞始乳乳今注疏之

大寒之日雞始乳

雉雊不足爲據斷是衍也　不取爲候　雞呼卵注雞呼鳴求卵也

雞乳以爲孟春候按通卦驗與小正合京房占亦云正月雞雛黃律爲太蔟月建寅律雞雉孳尾招搖生雞孔氏穎達謂雉雊雞乳於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惟

雉雊元史志　雞始乳北魏隋唐五代宋金史志同北魏隋以爲立春初候　雞乳元史志

鷄桴粥在正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卵化曰孚古文孚作[illegible]字古文[illegible]蓋程氏瑤田謂如鄭諸氏錦謂如雞孵也未是　征鳥厲疾

征鳥厲疾注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言時有殺氣將之故猛疾與時競

又五日鷙鳥厲疾宋本無疾字

征鳥厲疾注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鷹隼飛行高且疾也張氏虙云征鳥過鷹隼之屬所運行於空中皆猶鷹迅疾也蓋詩高說按呂氏春秋俗本流傳各異多有舛訛此注一

詩推度災云復之日雉雊雞乳則又早

北魏隋不取爲候　鷙鳥厲疾唐五代宋金史志同　征鳥厲疾元史志

## 水澤腹堅

夏小正於時令之書最爲近古而禹志以爲義和遺跡漢上易卦氣圖說云其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或謂所紀物候

水澤腹堅　釋文云水又作復注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　吟歸令無堅字

月令一篇鄭康成氏疏取呂紀以入小戴記中者馬氏融賈氏逵蔡氏邕王氏肅孔氏晁張氏華並云周公所作未確按錢氏熙

水澤腹堅

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今時訓解雨水先驚蟄清明先穀雨則是書爲東漢末人

不取爲候　本作征鳥厲之屬者誤

水澤復堅　或云舊本無堅字後人所益蓋以鄭所引今月令謂即呂紀也注複亦訛也或作複凍而果也

不取爲候

淮南時則訓與月令小異而敘次同何月候應之名亦仍無一定孟春五候仲夏八候孟秋七候季秋七候孟冬四候仲冬九候

易緯通卦驗月令疏多引之與夏小正互有異同亦以雨水先驚蟄清明先穀雨漢末人書也漢上易卦氣圖說云比時訓解晚

北魏隋不取爲候

水澤腹堅

唐五代宋金元史志同

北魏隋志所載各候雖取之月令亦多參差分配節氣且不能適均與周書每相較二十餘日而與唐以後所用者相異十候

七十二候表　卅九

多與月令錯出蓋歲差有不同地氣有先後三正之用互異故也

月令說謂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於明堂蓋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且言太尉爲秦官者據漢百官表之太尉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

唐明皇刪定禮記以月令冠篇首易名時令宋其文改爲時令從景祐初始改從舊文其李林甫所注自爲唐月令別行

所作明矣或謂本周公之舊其節氣乃後人所改恐未必然

禮記月令本無七十二候之說時訓解分五日一候爲七十二候立春之日爲初候朱氏震王氏應麟謂揚子雲太元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裴闕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五日一候蓋本素問之說素問亦周秦閒書也易緯乾鑿度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注五

季冬四候餘皆六候

楊氏愼曰予見王砅注素問亦引呂氏春秋及今世行呂氏春秋分七十二候與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按楊氏所載與七修類稿同經籍考及歲時鶡鳥不鳴上有冰益壯地始

者二十有四晷書

三

楊氏愼曰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老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對涼風至而鸛鳴鶡旦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同按通卦驗律本作條又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

唐初用麟德術紀候與北魏同元初庚午元術未頒行紀候與金史同惟天氣上騰仍作騰陽鑿成冬無而字

史志並載卦氣立春三候始卦侯小過外中卦大夫蒙終卦卿益雨水三候始卦公漸中卦辟泰終卦侯需內驚蟄三候始卦侯需外中卦大夫隨終卦卿晉春分三候始卦公解中卦辟大壯終卦侯豫內清明三候始卦侯豫外中卦大夫

七十二候表　四十

開成石經中具存故本孔氏穎達謂凡紀時候先言者氣候在前後言者氣候在後又引成爵之云先紀時候以應節後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故重紀之又謂二至二分之月皆再紀時候者以二至二分是陰陽之始終之交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又謂十二月時候多少不同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又謂正月七月紀時候大故有五句

餘皆四句今考正月之五句自爲五候七月雖有五句鷹乃祭鳥與用始行戮義本相連則仍爲四候

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有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則五日一候亦用緯說

坼蔣挺出上有蚯蚓始生宋氏並謂砅於貧邨所見人候分當日宜奉明皇刊定月令所述又與不可解也又按埤雅八卷貢爲條下紀氣候作小桃華等正同惟無木槿榮一句最大作鶡冬

腐草風至又有立東清風至而蓮升天及閶闔射干生蛇蟄草螽出木多生心蝸蝓出鶡鳴博穀飛雀子飛虎蝦秋草死水鳥去草木死霜降生諸物候

訟終卦卿蠱穀雨三候始卦公革中卦辟夬終卦侯旅內立夏三候始卦侯旅外中卦大夫師終卦卿比小滿三候始卦公小畜中卦辟乾終卦侯大有內芒種三候始卦侯大有外中卦大夫家人終卦卿井夏至三候始卦公咸中卦辟姤終卦侯鼎內小暑三候始卦侯鼎外中卦大夫豐終卦卿渙大暑三候始卦公履中卦辟遯終卦侯恒內立秋三候始卦侯恒外

中卦大夫節終卦卿同人處暑三候始卦公損中卦辟否終卦侯巽內白露三候始卦侯巽外中卦大夫萃終卦卿大畜秋分三候始卦公賁中卦辟觀終卦侯歸妹內寒露三候始卦侯歸妹外中卦大夫无妄終卦卿明夷霜降三候始卦公困中卦辟剝終卦侯艮內立冬三候始卦侯艮外中卦大夫既濟終卦卿噬嗑小雪三候始卦公大過中卦辟坤終卦侯未濟

內大雪三候始卦候未濟外中卦大夫蹇終卦卿頤冬至二候始卦公中孚中卦辟復終卦候屯內小寒三候始卦侯屯外中卦大夫謙終卦卿睽大寒三候始卦公升中卦辟臨終卦候小過內



# 七十二候表校錄

## 時憲書

雞乳 原書本脫大寒以下小正雞始乳一行移前

## 夏小正

此書傳本甚多茲集各本參校如所錄之正文傳與各本有異者別錄出之原本則不敢臆改以仍其舊如引他書有異者亦附錄焉

梅杏杝桃則華 傳杝桃也者各本無也者二字 田鼠化爲鴽 傳同正文作鴽按各本作鴽鵪亦文 鳴蜮 傳屈造之屬各本屬下有也字 芸榮 各本皆作榮芸

## 小戴記月令

桐始華 注桐木之後榮者也埤雅十四引榮作華 丘蚓出 正各本皆作蚯蚓後宋本岳本釋文作邱 白露降 注白露陰之液也北堂書鈔百五十二引無之字 芸始生 注頡云芸似邪蒿香可食其莖類埤雅十一引芸似邪蒿香可食 丘蚓結 注丘當作蚯說見前陽氣動矣本無說詳十七引作陽氣氣動

## 逸周書時訓解



丘蚓出 丘各本作蚯 蟋蟀居壁 蟋各本作蟋 雀入大水化爲蛤 各本皆作爵朱氏右曾校本無化字 荔挺出 各本

丘蚓結 丘各本作蚯 雁北鄉 鄉各本作向

## 呂氏十二月紀

獺祭魚 注取字上各本無鯉字 倉庚鳴 倉各本作鶬 鷹化爲鳩 注不搏擊也各本搏作鷙 丘蚓出 校注云云呂紀淮南均無此注 靡草死 靡各本作麋 螳螂生 呂紀淮南各本螂均作蜋 鷹乃學習 注戴各本作鷙 腐草化爲蚈 注讀如蹊徑之徑各本作蹊徑之蹊 羣鳥養羞 注羣各本作御 荔挺出 注挺出云云呂紀淮南均無此文呂紀注挺生出也

## 淮南時則訓

東風解凍 注冰凍也各本無也字 倉庚鳴 倉各本作鶬 鷹化爲鳩 注搏擊各本作鷙擊 鳴鳩奮其羽 注各本飛字下有入字 螻蟈鳴 注螻蛄也各本無也字故應陰而鳴也各本無應陰二字呂紀注作故應陰而鳴 苦菜秀 注當言莢也各本莢下有者字 反舌無聲 注舛反各本作舛易各本作反 寒蟬鳴 注寒蟬云云注無此文 虎始交 注將字下各本無作字

易緯通卦驗

丘蚓出（聚珍本丘作蚯御覽同）博勞鳴（注其鳴嗅嗅聚珍本引作其聲嗅嗅）摯鳥擊（聚珍本摯作鷙）草木死（聚珍本木作禾鄭注草禾或爲草木）

歷代史志（是據明監本殿本局刻本合校與各本有異者錄出）

魚負冰（魏志作魚上負冰隋唐宋金志作魚上冰）田鼠化爲鴽（隋志無化字）螳螂生（魏志作螗蜋新唐志作螗蜋五代宋志作螗螂）木堇榮

鷹乃祭鳥（魏志鷹作雁唐志無乃字）鳴雁來（魏隋二志鳴作鴻）殺氣浸盛（隋志無浸字）陽氣日衰（隋志日作始）雀入水爲蛤（魏志雀入大水化爲蛤）雀入大水爲蛤（五代志水下有化字）菊有黃華（金志菊作鞠）雉入水爲蜃（魏志入下有大字一本水下有化字）荔挺出（魏志出作生）雁北鄉（魏隋二志鄉均作向）野雞始雛（新唐志雛作雊）

海昌羊夫子刋鄉先輩七十二候表成命標斠讀越旬而戢事謹按先生此書徵引極廣部凥不廁惜原寫本尚未盡善故纂引各書與本書頗有異同茲集各善本參斠有異佚之文悉爲錄出凡若干條不敢妄改以仍其舊坿刋于後以訂其譌竊願爲先生攤犨清道焉光緒壬午十一月元和後學江標斠戰記後

七十二候表　二

跋

箸書貴圖說相資表者圖之類也天文地輿律度器數等非圖則說不明或宜比類按次以列其鈐又兼資于表羅君鏡泉以七十二候備見小正月令及訓紀緯志等書非彙釋之則漏彙釋而牽此涉彼則棼書各自爲釋則離而不貫求不蹈此失者無如表乃冠時憲書於首迤而下縱列諸書迤而左橫列逐候縱橫相值各有定方隨方而系以說旣截然不相淆雜而文有異同說有詳略復萃于一列而俯仰可互徵此表之用所由妙歟夫表郎圖也非深悉乎以圖顯說之故烏能約而賅條焉而不紊若是至搜輯之博抉擇之精或存疑或訂正是說也具在圖中學者自得之余第明所以列表之意云爾道光己亥長至後三日梅侶項名達謹跋

七十二候表　跋　三

跋

光緒丙子之歲吾友海昌羊敦未比部以錢唐羅君七十二候表寫本一冊見眎其書取時憲書及夏小正月令時訓解呂氏十二月紀通卦驗歷代史志合而譜之旁行斜上以見㳂革同異之故中加攷核俱極精愼可與蔡鐵耕蔡氏月令竝行若曹習菴之七十二候攷僅鈔撮之學不足儗也嘗見阮文達集中言宋太常因革禮有羅君手鈔本其中多所校補博辨而覈自爲武林先輩中稽古洽聞之士此書卷帙無多有能刻入叢書者亦足沾匄一斑矣庚辰八月敦未改官吳中恖恖不及寫副書數語歸之會稽李慈銘跋

肆輯 5－636

〔清〕吴炳文辑

# 春秋左傳彙輯

## 四十卷·之一

清乾隆四十八年南麓軒刻本

乾隆癸卯夏日

# 春秋左傳彙輯

南麓軒藏板

著書非難著書而有益於實用者難左氏一編注釋編纂者不下數十百家而以魏叔子左傳經世爲宗以其所見者大而有益於實用也其次詞章之學分門別類使讀者開卷瞭然



隨所取擇挹注不窮厥功懋焉向惟宋東萊呂氏有其書惜所傳弗廣椽觚之士良用爲憾蓋書缺有間矣今

天子右文稽古憫海内末學者巳守殘眇見寡聞之陋也爰生中

秘府藏更
詔求天下遺書廣開四庫全書館分
命儒臣編纂校讐次第進
御以備觀覽擇其尤者錄為薈
要特崇



恩旨總校臣乃自愧謭薄才識
迂疎不克推廣
聖天子嘉惠士林之至意爰咨
訪名流經學淹貫者與之鈞
稽校錄更覓善本參互考
訂自拜

命至今一易寒暑而功將竣皆同
人之力也新安吳梓園先生好
讀書夙有聲譽來遊京師一見
如平生雖乙未夏延至邸舍課
族子業丙申設書局資襄贊
焉因日晝窺其素抱益知其



為篤志之士昭白出其左傳分
類一書示余余讀之井井如也臣
意蓋師東萊呂氏之意而為之
者而存益於舉業則用心良苦
與學者讀此書而知為有本
之文章更由此讀魏禧子之左

傳經世而進爲有用之事業則
豈不美哉余爲序其顛末并
請壽之剞劂氏時
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春正
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
特授翰林院庶吉士前國子監監
丞海陵侍朝拜撰



例言

左氏豔而富昔人所稱豔則可讀而知富必條析乃見宋呂東萊先生所撰左傳類編善矣（書六卷分十九門宋陳氏振孫書錄解題載之）然其書迄今坊間少覯予師其意輯爲是編爲門亦一十有九爲類四百六十有奇卷分四十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昆蟲草木無所不該特未知有當於先賢之旨否也

左傳之文有言約而備者有辭博而麗者故或一事而兼數門或一語而統數類則兼收並錄不厭其繁或委婉以曲暢或浩瀚以稱雄則界幅運行不唯其簡其詳畧互異去取不同以全文不能多載各隨其類而摘錄金精玉屑無不宜人融會之自可繹其鴻章節取焉罔非提其要妙其不列于編者幾希

傳所以明經是編兼採經文參互列入首冠經字以別之不敢背經也經下接書傳者則空一字使展卷瞭然篇內摘錄前後文氣不貫者亦空一字以間之有經無明文而諸說不同者如紀子帛或以

爲裂繻字或以爲闕文城小穀或以爲魯地或以
爲齊地等類則並存其説博雅自有採擇傳內若
此者亦然

春秋時列國一百二十有四蘇氏之圖可考顧大全
載其興廢者王朝以下列國二十有三而虞虢紀
三國
欽定傳説彙纂以其早亡而删之是編取其爲四書之叅
証者故二十國之內如莒邾小邾許惟散見於各
門餘十六國謹遵彙纂所定次序分國彙載而以



虞虢及於越顓臾附於後以備叅考

春秋時人才多矣兹亦取其見於四書者自往古以
迄當時分人彙輯餘不另載

事有不能盡載者是編以王朝列國爲綱領則凡事
皆屬之國也顧遇事悉載則此門大繁兹除細故
只列本門外如朝聘會盟祭葬昏姻等事雖非細
故亦屬浩繁特取其有他故並見者兼入本國餘
則否焉所以省繁就簡

事有不能不並載者伏罪一條所以重國法也故典
刑而外如魯之共仲晉之里克等固屬因討而自
裁若楚之蔑敖雖國法尚未及加亦自知罪之不
可倖逃也此事異而類同者也

王子公子大半皆屬職官兹惟取其關於倫常大故
者列焉餘如聘會侵伐等事各有表見此類從節

列國職官不勝載矣兹以仕進薦舉黜陟三分之登
此類者庶無繁冗其先後第依傳順編不以尊卑
爲次

辭令類載其有關君國大故得失榮辱者至子貢子



産諸人之辭其全文具見於諸人本類兹特節錄
其端讀者按人而稽之無滲漏焉

軍旅之事除國君親臨外皆受命將帥也兹於某某
侵伐某某而無將帥名目及行陳之有可記者自
見於侵伐等類而將帥從節以歸簡約

魯邑如防費武城莒父晉邑如中牟齊邑如嬴俱見
於四書故爲別載而附于本國之末若匡則前後
兩屬衛鄭今附於八卷之末

注釋俱宗杜氏謹摘其精要者注於本門之下偶叅

他說則標明某某至截去前後文或某人某地某事間有不明者則注以數字使文義顯然字音亦主陸氏釋文而注其要者于字下以從簡便



# 春秋左傳彙輯目錄

卷一

天文門

天道 日月 星辰
風 雲附氛 雨
雪 霜露 雷電
雹 時序 晝夜

卷二

輿地門

地 山 海
川 澤 封疆
關 田 鄰邑
陵 谷 泉
井竈並見 池 梁
墓

卷三

人才門

聖門

孔子　南容　琴張
子路　子貢　澹臺滅明
有子　冉子　樊遲
司馬牛　子羔

古帝王
堯　舜（瞽瞍並見）　禹
啟　桀　湯（契並見）
大甲（伊尹並見）　紂　文王
武王　厲王　幽王



古聖賢
后稷　臯陶　大伯（虞仲並見）
周公（管蔡並見）　召公　大公
箕子　微子　魯公
古國君
鯀　后羿
古臣子
周任
古勇力

澆（論語作奡）

卷四
人才門
魯臣
三家　孟孫　叔孫
季孫　臧文仲　柳下惠
季文子　孟獻子　臧武仲
孟莊子　孟公綽　孟懿子
季桓子　叔孫武叔　子服景伯



季康子　孟武伯　孟之反
陽虎　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

卷五
人才門
衛臣
甯武子　蘧伯玉（公子荊附）　尹公佗（孟子作之他）
史魚　公叔文子　孔文子
祝佗　彌子瑕　王孫賈
晉臣

三卿　趙氏　韓氏
魏氏　舅犯　趙簡子
師曠　王良
鄭臣
子都　子產　游吉
行人子羽　裨諶

卷六

人才門
齊臣



公子糾　管仲　召忽
崔子　晏子　陳文子
華周杞梁　陳恒　易牙
楚臣
令尹子文　孫叔敖　子西
葉公
宋臣
宋朝　向魋
虞臣
宮之奇
婦人
邑姜　吳孟子　南子
杞梁妻

卷七

統緒門
王朝　魯防費武城莒父附後　蔡
曹

卷八



統緒門
衛　滕　晉中牟附後臣附後

卷九

統緒門
鄭　吳　燕
齊嬴高唐附後

卷十

統緒門
秦　楚　宋

杞　陳　薛
虞附　虢附　越附
顓臾附

卷十一
倫常門
君臣　君德　君道
王后媵妾附　諸侯夫人媵妾附

卷十二
倫常門



臣道　賢臣　忠臣
父母　父子　母子

卷十三
倫常門
父道　子道　孝子
王子王世子弁　諸侯世子　公子
王姬　子女　婦姑
諸父　姑

卷十四

倫常門
夫婦　婦道　賢婦
兄弟　立後　嫡庶
姊妹　妯娌　妾
郤　子孫　宗族
世系　姻戚　師弟
朋友

卷十五
人品門



誕生　命名　男女
美男　婦人　美婦
女子　身體　形貌
聲音　笑　儀容
年齒

卷十六
人品門
智識　才能　幼穎
廉介　勇力　義士

勇士 寵嬖 僕從
宦官 豎 宮人
百工 商賈 巫
醫 優人
卷十七
國事門
封建 立國 立君
攝位 讓國 復國
國祚 政治


卷十八
國事門
官制 職官 世職
薦舉 黜陟 職守
祿
卷十九
國事門
強弱 交鄰 智謀
居守 貧 平
降
卷二十
國事門
功勳 勸賞 賚予
豐年 異徵 災荒
賑貸 訟獄 伏罪
罰 赦宥
卷二十一
國事門
遷徙 興作 城郭
逃竄 出奔 歸國


卷二十二
人事門
仕進 致仕 隱逸
好賢 惡惡 農功
恩惠 施舍 仇怨
報施 節儉 汰侈
僭竊 遊覽 疾病

夢　卜筮　御
奕　淫亂　盜竊
卷二十三
典禮門
禮制　郊　社
祭祀　告廟　巡狩
朝　聘　會
盟　遇
卷二十四

典禮門
禮數　禮儀　班列
冠禮　昏姻　媵
郊勞　宴享　饋問
投壺
卷二十五
典禮門
喪　葬　鬼神
邪祟　祈禳　盜

犧牲
卷二十六
音樂門
樂舞　樂　舞
鐘　鼓　琴瑟
磬
卷二十七
文辭門
文字　書法　隱諱

闕文　錫命　謚法
書　文告　辭令
卷二十八
文辭門
諷諫　賦詩　引
卷二十九
文辭門
繇辭　言語　隱語
銘　箴　誓

歌 謳 誦
誄 諺 童謠
謗 譖愬 詛
詢
卷三十
武備門
將帥 士卒 田獵
勤王 討 伐
卷三十一



武備門
侵 襲 次
入 圍 救患
戰
卷三十二
武備門
克 敗 殿
取附獲掠 俘馘 執
武畧

卷三十三
武備門
軍旅 射 彈
征戍 金鼓 甲
冑 劍 刀
戟 弓矢 弓
矢 戈 雜軍器
卷三十四
飲食門



飲食 胙附脤 五穀
饗 肉 酒
茶 鹽 瓜果
卷三十五
忠烈門
殉葬 殉難 從軍
戰沒 敵傷 鬬斃
盜刺 自戕
卷三十六

五行門
五行　水　冰
火　炭　草木
草　木　竹
花　金　土
石　藥
卷二十七
貨寶門
珪璋　璧　珍寶

貢賦　幣帛玉帛并　珠玉
錦　絲麻　布綿并
皮革　貨財　賄賂
富
卷二十八
宮室門
宗廟　宮殿　居室
門墻　館舍　倉廩
府庫　園囿　臺榭

廄廁
卷二十九
服物門
重器　大鼎　鼎俎
籩豆　衣冠　衣服
冠　裘　帶
佩　履　韈
旌旗　舟　車
器用

卷四十
物類門
龍　麟　鳳
龜　鳥獸　鶴
鴻雁　雉　雞
鷙鳥　象　虎
熊　馬　牛
羊　麋鹿　犬
豕　狐　羣獸

黿 魚 蜃蛤
蛇 鼠 昆蟲



# 春秋左傳彙輯卷一

歙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園甫摘錄

## 天文門

### 天道

隱公十一年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許莊公弟）以居許東偏（鄭東偏也）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桓公六年 隨季梁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

莊公四年 楚武王伐隨將齊（將授兵于廟故齊） 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動散也） 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

十一年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閔公元年 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僖公二年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
而益其疾也
五年 宮之奇諫曰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
十三年 晉薦饑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
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
十五年 穆姬聞晉侯將至使以免音問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
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
十九年 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今邢方無道諸侯
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烏黄反女巫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天欲殺
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
二十二年 臧文仲曰國無小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周頌
楚伐宋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
之弗可赦也已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
塊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及鄭鄭文公亦不
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
焉天其或者將建諸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

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
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　及楚子玉請殺
之楚子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
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
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
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
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
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二十八年 楚子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天假



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
乎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音古其腦子犯曰
吉我得天楚伏其罪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於阮反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
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
三十三年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與也我也奉不可失
違天不祥
文公五年 晉甯嬴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
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

免乎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
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
能保
宣公三年 王孫滿曰天祚明德有所厎(音旨致也)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鄭石癸曰吾聞姬姞(其乙反)耦(配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
稷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興)今公子蘭(鄭穆公)姞甥也天
或啟之必將為君



十二年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今天或
者大警晉也
十五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天方
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
澤納汙山藪藏疾(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忍垢恥或作詬)
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晉伯宗曰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
十六年 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趙同也)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凡火天火曰災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魯衛諫曰齊晉亦唯
天所授豈必晉
四年 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哉(周頌)
十三年 呂相絕秦曰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天誘
其衷成王隕命(文元年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十四年 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音納)
酌飲歎曰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音專)也使主社
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十六年 楚晨壓晉軍而陳(去聲)軍吏患之范匄(古害反)曰塞井夷竈陳
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
之 郤至曰楚有六間陳不違晦(月終陰之盡兵家以為忌)以犯天
忌我必克之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乃
宵遁
十七年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是天益其疾也難
將作矣
十八年 晉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悼公周)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
及此豈非天乎

襄公九年 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陶唐氏之火正（官名）閼伯（高辛氏之子）居商丘（宋地）祀大火（火星）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契孫商之祖）因之（代閼伯）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言君無道則災變亦殊）

十四年 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十八年 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南師不時必無功

二十二年 晏平仲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二十三年 欒盈夜見胥午（守曲沃大夫）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盈曰雖然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

二十七年 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君謂齊莊公爲崔杼所弒）天或者將弃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奔吳吳句（古侯反）餘（吳子夷末也）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子潛反）旃

二十九年 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爲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

三十一年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



吳屈狐庸（巫臣之子）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餘祭在二十九年）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

昭公元年 子羽謂子皮曰國子（齊國弱也）代人憂子招（陳公子招）樂憂齊子（衛齊惡）雖憂弗害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秦后子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
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鮮不五
稔（少尚當）五年

晉侯有疾秦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臣將死天命不
祐 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孔疏五味在地故云降生六氣共生五行）發爲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爲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淫生六疾（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六氣之生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爲菑



三年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志曰能敬無
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

四年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
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
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助也）不可與爭
君其許之

九年 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
有之天之道也（天數以五爲紀）故曰五十二年

十一年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歲
在豕韋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美惡周必復）楚子在
申召蔡靈侯殺之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
向對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
以斃之何故不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天之假助不善
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
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烝上聲）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
子産曰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
罰之蔡必亡矣



十七年 申須曰天事恒象（恒以象類示人） 夏數得天（得天四時之正）

十八年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欲用瓘斝禳火）子産不可曰天道
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
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子産曰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

十九年 晉人問駟乙之立故子産對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
三臣札（天死○周禮大札鄭云札疫癘也）瘥（才何反小疫）天（短折）昏（未名）今又喪
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
謀而立長親（駟乙偃叔父）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

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而況敢知天之所亂

二十二年

王室之亂閔馬父魯大夫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謂萇弘職秩者

二十三年

南宮極周卿士子朝黨震地震為屋壓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幽王時今西王子朝在王城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

二十五年

子大叔對簡子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去聲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



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

公孫音遜于齊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以待君命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

二十六年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若順用愆厥位也 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惠子頹叔莊十九作亂施音異于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作難惠襄辟難越去王都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毋速天罰則所願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妎諂本又作慆他刀反疑也不貳其命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大雅

二十七年

會于扈謀納公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宋樂祁與北宮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季氏之復猶安也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他活反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有天之贊故鞅以為難



孟懿子陽虎伐鄆音運欲奪公使不得居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言棄公不疑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嗚呼為無望也夫

二十八年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亡白反鄭靈公夷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夏姬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三十年

楚子西諫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陲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

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其終不遠矣
三十二年 王使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
亂心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魏子南面（居君位）
衛彪傒（彼糾反衛大夫）曰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
渝不敢馳驅（大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趙簡子問於史墨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
有三辰地有五行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
之服焉不亦宜乎 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定公元年 晉女叔寬曰周萇宏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天既厭周德萇宏欲遷都以延其祚）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四年 吳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
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
寡人以奬天衷（奬成也）君之惠也
五年 衛公叔文子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
哀公元年 越人行成伍員（音云）曰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
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楚雖無德亦不艾殺
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
訓楚也（使懼而改過）
二年 趙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 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
六年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
其當王身乎（唯楚見之故不及他國）若禜（音詠禳祭）之可移於令尹司
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孔子曰楚昭
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



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今五子之歌無次句）
七年 吳徵百牢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
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 景伯曰吳將亡矣棄
天而背本
十一年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于齊元首也）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
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子胥將死曰吳其亡乎盈必毀天之道也
十五年 吳辭上介（公孫貞子及良卒） 芋尹蓋（陳大夫）對曰無祿使人逢天之
慼大命隕隊絕世于民 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

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

秋齊陳瓘(陳恒兄子玉)如楚過衞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衞侯使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于晉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　王使對曰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言天方受爾以休)　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魚覲反且也)遺一老俾屏(必領反蔽也)余一人以在位



楚將取陳麥子高曰天命不謟(疑也本又作慆)令尹(子西)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

晉伐齊臧石(齊大夫)會之萊章(齊大夫)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獲顔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

日月

經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桓十七　莊十八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　僖五　十二　十五　文元　十五　宣十　十七　成十六　十七　襄十四　十五　二十　二十一　九月　又十月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七　昭七　十五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四　三十一　定五　十二　十五　哀十四並見)

經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盡也)(宣八　十四並見　襄二)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音旨平也)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慝陰氣)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火水也)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



晉卜偃曰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

將納王晉侯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是降心逆公之象)

晉賈季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及戰射共王中目

齊殖綽郭最殿晉州綽及之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

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斐豹殺督戎)

昭公元年 趙孟視蔭于金反本亦作陰日景也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

四年 晉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三月日在昴畢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五年 卜楚丘曰明夷日也離爲日夷傷也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日在地中之象其當旦乎日之謙當鳥離爲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於是有災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衛侯武子皆卒故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何可常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于社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伐鼓于社責羣陰諸侯用幣于社責上公伐鼓于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日月星也於是乎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樂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于社史用辭自責平子弗從

二十年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二十一年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對曰二至二分日



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日夜等至相過也長短極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于憂災

二十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十月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變氣也

定公十五年

葬定公日下昃乃克葬

哀公六年

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唯楚見之

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十三年

會黃池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

星辰

莊公七年

經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音現謂常見之星月光尚微日光不以昏沒夜中

星隕如雨如而也星落且雨其數多○胡傳如雨言衆也恒星不見夜明也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二十九年

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火



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水昏正而栽音再今十月定星昏而中

僖公五年

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鶉

之賁賁音奔天策焞焞他門反火中成軍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也鶉火中軍事有功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過在策

十六年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文公十四年

經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周內史叔服

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成公十六年

晉楚遇于鄢陵旦而戰見星未已

襄公九年

晉士弱對曰古之火正官名或食配食於心心東方宿名也或食於咮

音晝柳星南方朱鳥之宿鳥有喙故名爲咮以出內音納火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

大火柳星在午位爲鶉火之次心星在卯位爲大火之次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

商丘祀大火閼伯高辛氏之子堯遷之於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而火紀時

焉相土因之相土契孫商之祖代閼伯故商主大火

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

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

二十七年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再失閏矣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



二十八年

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許驕反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元枵在子虛危之次此年在星紀明年乃當在元枵今已在元枵淫行失次孔疏木精曰歲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元故曰元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八年在亥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此年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元枵也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蛇元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孔疏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青龍西白虎皆南首北尾南朱雀北元武皆西首東尾歲星木精位在東方故亦以龍爲名龍行疾而失次出于虛危下是龍爲蛇所乘也龍宋鄭之星也歲星位在東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爲宋鄭之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元枵

三宿虛星在其中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
之次以害鳥帑音奴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元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受其咎

三十年

鄭公孫揮子羽與裨竈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
猶在乎以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戶江反婁降婁中
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
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
娵子須反訾音茲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元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



元枵二年李巡曰娵訾元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名十二次子爲元枵亥
爲娵訾其明年乃在降婁

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叔向曰實沈臺駘他才反爲祟敢問此何神也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於葛反伯季曰實沈不相
能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遷閼伯于商丘宋地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今晉陽地主參主祀參星
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三年

晉張趯他立反曰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
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四年

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朝覿
而出之夏三月日在昴畢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六年

士文伯曰晉士匄火見心星周五月昏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
以鑄刑器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七年

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
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

八年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
陳祖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火盛而水滅孔疏歲星天之貴



神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益盛顓頊水德故以此年終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
謂之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將復用是而興

九年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
亡陳水屬也顓頊水德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楚之先祝融爲火正今
火出而火陳心星出於周爲五月而四月出者前年誤置閏逐楚而建陳也妃
以五成妃音配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十年

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客星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
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孔疏顓頊之虛虛也元枵
三宿虛在其中水位在北元枵居之姜氏齊姓任氏薛姓實守其地居其維首

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
戊子逢公以登殷諸侯居齊地者以戊子日卒星斯于是乎出妖星出婺女
十一年 景王問於萇宏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王曰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
大史曰魯大史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於是乎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集安也房舍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經〉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須火出梓愼曰火出而見音現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火出於夏爲三月謂昏見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衞顓頊之虛也其星爲大水衞星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
十八年 夏五月火始昏見心星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
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三十一年 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龍尾也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
三十二年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殃



哀公十二年 冬十二月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
十三年 〈經〉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十四年 〈經〉有星孛不言所在史失之

風

隱公三年 冬齊鄭盟于石門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過大風
莊公二十二年 巽風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觀之否風行而著於土
僖公十五年 卜徒父曰蠱之貞風也內卦巽其悔山也外卦艮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風吹落山木之實晉大夫三拜稽首曰皇

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十六年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遇迅風而退飛）

二十八年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

文公元年 秦伯曰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大雅隧徑也）

襄公二十五年 武子（崔杼）筮之（欲取棠姜）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坎爲中男變巽）風隕妻不可娶也

昭公元年 秦醫和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

昭公四年 申豐曰大水以風壯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

之也徧則春無淒風（淒寒風也）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



風不越而殺（不以理舒散而暴疾殺物）

十八年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

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

雲（氛附）

僖公五年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

昭公十五年 春將禘于武公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

非祭祥也喪氛也

十七年 郯子曰昔者黃帝氏（軒轅姬姓之祖）以雲紀（有雲瑞）故爲雲師而雲

名（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其一官也）

二十年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蔡有大

喪

哀公六年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楚子使

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言楚王當之）

雨

隱公九年 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癸酉始雨日）凡雨自三

日以往爲霖

莊公七年 經夜中星隕如雨　與雨偕也



十一年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

三十一年 經冬不雨

僖公二年 經冬十月不雨

三年 經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經六月雨　自十月不

雨至于五月

十九年 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

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文公二年 經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 經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同）

宣公八年
葬敬嬴雨不克葬

成公十六年
經春王正月雨木冰公羊傳雨而木冰也孔疏雨下卽著樹爲冰

襄公十八年
楚師伐鄭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九年
季武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
焉若常膏古報反之其天下輯睦

二十二年
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

二十六年
齊烏餘弃晉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

昭公四年
秋無苦雨



定公十五年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哀公二十七年
齊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陳恒衣製去聲雨衣杖戈立於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

雪

隱公九年
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平地尺爲大雪

桓公八年
經冬十月雨雪

僖公十年
經冬大雨雪

昭公十二年
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
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

霜露

僖公二十年
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名誦

三十三年
經隕霜不殺草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

襄公七年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
夙夜謂行多露義取不可妄行

二十八年
鄭子大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昭公四年
無菑霜雹

定公元年
經冬十月隕霜殺菽

雷電



隱公九年
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癸酉大雨霖
以震書始也

僖公十五年
經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震者雷電擊之　罪之也於
是展氏有隱慝焉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震之離亦
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

昭公四年
雷出不震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
而震

雹

僖公二十九年 昭公四年

經秋大雨雹（昭三四同）

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災霜雹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雹之爲災誰能禦之

## 時序

隱公九年

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始雨日）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

桓公五年

凡祀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而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皆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而



六年

雩始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而嘗閉蟄（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而烝

三時不害民和年豐故務其三時

八年

經冬十月雨雪（今八月書時失）

十四年

經無冰（書時失）

十七年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底音旨平也）日御不失日（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于朝

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十六年

鄭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三年而復之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二十五年

唯正月之朔（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慝未作（慝陰氣）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二十九年

凡土功龍見（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辰見東方）而畢務戒事也火見（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而致用水昏正（今十月定星昏而中）而栽（音再說文云築牆長板）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而畢

三十一年

經冬不雨

僖公二年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不可以五稔（入甚反熟也）

三年

經冬十月不雨

經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經六月雨



五年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凡分（春秋）至（冬夏）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晉侯圍上陽（虢國都）卜偃曰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

十年

經冬大雨雪

十五年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二十三年

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

三十三年

經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周十一月今九月）

文公元年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當在僖公末年）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

正於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四時無過舉正於中
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
二年 經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五年 常嶽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
六年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不
告閏朔弃時政也
十年 經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同
宣公十一年 楚令尹蔿艾獵孫叔敖也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素所慮之期
十二年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 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十五年 晉伯宗曰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
成公元年 經無冰周二月今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襄公七年 孟獻子曰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
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九年 晉士弱對曰古之火正官名或食于心或食于咮音晝食配食也以
出內火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則令民內火陶唐
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
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



十年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向夏
恐有久雨懼不能歸請班師
十四年 師曠對曰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二十一年 楚子使薳子馮皮冰反爲令尹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
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二十六年 楚聲子曰古之治民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二十七年 趙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叔向曰然所謂不及五
稔者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再失閏矣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
二十八年 經無冰
三十年 絳縣人與于食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
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鄭公孫揮與裨竈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
在乎喻伯有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戶江反婁降婁中而旦周七月今

昭公元年

五月降婁中而天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子須反訾音茲之口孔疏釋天云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今三十年在娵訾其明年乃及降婁

趙孟視陰景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五稔也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

秦醫和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

三年

晉張趯曰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四年

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三月日在昴畢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

六年

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心星周五月昏見

七年

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甲至癸

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 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八年

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顓頊滅 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九年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火水妃也妃音配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

十年

屠蒯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君徹宴樂學人舍業

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元枵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公以登殷諸侯以戊子日卒

十一年

萇宏對曰蔡凶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歲及大梁蔡復楚凶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

十七年

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正陽之月於周爲六月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未夏至當夏四月謂之孟夏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今火向伏故須火出乃布梓慎曰往年吾見之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其居火也久矣已二年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十八年 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夏伯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夏五月火始昏見（心星）梓慎曰七月其火作乎

二十一年 梓慎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二分日夜等）至相過也（二至長短極）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

二十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日月在辰尾（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三十二年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年）越得歲（此年歲在星紀吳越之分）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吳先用兵反受其殃）

定公四年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言于范獻子曰水潦方降疾瘧方起

哀公十二年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心星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失一閏也）

晝夜

桓公三年 曲沃武公伐翼（翼晉舊都）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

五年 戰于繻葛夜鄭伯使祭（側界反）足勞（去聲）王且問左右

九年 楚師圍鄾鄾人宵潰

十一年 鬭廉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遂敗鄖師于蒲騷

莊公七年 （經）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星常見之星月光尙微日光不以昏沒）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夜明也

二十二年 陳敬仲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二十八年 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閔公二年 衛師敗績史華龍滑與禮孔夜與國人出 宋桓公逆諸河（逆衛敗衆）宵濟

僖公七年 鄭孔叔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十五年 秦穆姬使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十六年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

十七年 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辛巳夜殯

二十二年 楚子入饗于鄭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鄭文夫人楚女）

二十四年 三月晉侯濟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
二十五年 秦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
二十七年 楚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
三十年 鄭使燭之武見秦君夜縋而出　朝濟而夕設版焉
文公七年 趙宣子濟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
十二年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魚覲反缺也）也明日請
相見也　秦師夜遁
十三年 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
十四年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



宣公二年 宣子驟諫公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
坐而假寐
八年 〈經〉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宣公母）雨不克葬庚寅日中
而克葬
十二年 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古曠反）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
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
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
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舒銳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及
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十五年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
成公九年 浹辰之間（十二日也孔疏浹周匝也謂周子亥十二辰故爲十二日）
十年 晉侯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
遂以爲殉
十二年 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晉郤至如楚）
十三年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
十六年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且而戰見星未已　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晉伐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聲伯四日不食



以待之　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
襄公十年 秦堇父帶其斷（斷布也）以徇于軍三日（代偪陽）　荀偃士匄請
班師知伯怒曰七日不克必於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
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鄭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
西宮之朝
鄭子蟜曰不如從楚宵涉潁與楚人盟
十一年 諸侯伐鄭己亥齊宋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
十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古旦反晏也）不召

而射鴻于囿

十六年 穆叔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

高厚圍臧紇于防鄭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

送之而復

十八年 晉侯登巫山以望齊師丙寅晦齊師夜遁

十九年 齊圍高唐(夙沙衛叛故) 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

二十三年 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以晝入絳

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明日莒子重賂



之使無死(無致死戰) 華周對曰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

以事君

臧孫對曰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二十五年 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

二十六年 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

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

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

必遁

二十七年 齊慶封滅崔氏崔明夜辟諸大墓

三十年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 伯有

晨自墓門之瀆入 降婁中而旦(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

昭公元年 趙孟對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劉子歸以語王曰朝不謀

夕弃神人矣

叔孫歸(歸號會) 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己幾被戮)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子小反集也)底(滯也)



五年 以露其體

卜楚丘曰日之數十(甲至癸)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

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 日上其中(日中盛明) 食日爲二旦日爲三

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十二年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北鄧反下棺) 弗毀則日中而塴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

喪豈憚日中遂弗毀日中而葬

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

以齊侯出

十三年 楚公子比爲王國毎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二子皆自殺

同盟于平丘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

十七年 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守之吳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師夜從之



十九年 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子占）伐之子占使師夜縋而登

二十年 公（衛靈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遂從諸死鳥賓將掫（祖侯反行夜）主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親執鐸終夕與于燎（設火燎以備守）

二十二年 王子還夜取王（王子猛）以如莊宮

二十五年 季平子拘展（公思展）於卞而執夜姑（申夜姑）將殺之公若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

定公四年 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十年 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熸）晉圍衛涉佗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日中不啟門乃退

十五年 經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哀公元年 楚子圍蔡里而栽（才代反）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屯守）

二年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鐵之戰公孫尨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趙簡子之旗爲鄭人所得）

四年 楚人爲一昔之期（一昔一夜也）襲梁及霍

六年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于齊（故以昏至不欲人知）國人知之

七年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

八年 吳伐我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或謂季孫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十一年 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

十三年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
十四年 宋桓魋先謀公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
十五年 衛渾良夫與大子（蒯聵）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
乘寺人羅御如孔氏
十六年 衛侯飲孔悝（苦回反）酒于平陽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衛負孔悝）
十七年 越子為左右句（古侯反）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一　天文　晝夜　四二

春秋左傳彙輯卷一

#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

歙　　甫摘錄

## 輿地門

### 地

隱公元年 鄭莊公寘（與置通）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地中之泉）無
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若闕（其月反）地及泉隧（音遂若今延道林氏曰地中道也）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
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羊世反）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　輿地　地　一

五年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略地焉　書曰
公矢魚于棠（棠實他竟）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僖公四年 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孔疏牝牡相誘謂之風）不虞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晉大子歸胙于公姬（驪姬）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扶粉反林氏曰地為墳起）
十二年 黃人不共（音恭）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

黃

二十五年 王入于王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王之葬禮弗許曰

王章也

二十八年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

畀余余賜女孟諸宋藪之麋水草之交○通作湄弗致也

三十年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

三十一年 鄭燭之武見秦伯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

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

于濟盡曹地也



三十二年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文公九年 經九月癸酉地震襄十六 昭十九 二十三 哀三 並見

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鄭克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十五年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

以病告曰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

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

平

伯宗曰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晉將伐酆舒

地反物爲妖

十八年 公薨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音帷除地爲壇善帷而張帷復命於

介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音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甗音彥玉磬與地

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

之地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

可失也公謂獻子韓厥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

水淺其惡易覯惡疾覯疾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羸困也於

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土厚水深居



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晉遷

于新田

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爲地室而縣音懸鐘鼓也焉郤至將

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

襄公四年 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開九州之道

十六年 齊圍成孟孺子速徼之孟莊子齊侯去之速遂塞海陘音刑魯隘

道而還

十八年 齊夙沙衛殿奄人也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乃代

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晉州綽及之

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必書
其人重地也
楚子使薳子馮皮冰反為令尹遂以疾辭方暑闕求月反地下
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上聲食而寢
二十五年
崔杼弒其君閭丘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於撿反中狹道
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狹道雖
眾無所用
鄭子展子產伐陳司空致地安定之
楚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辨京陵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表淳



鹵角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孔疏淳鹹也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
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徒頂反原防廣平曰原隄防閒地
為小頃町牧隰皋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平美之地制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九夫為井量入修賦量九土所入治理其賦稅
二十六年
楚伊戾寺人欿口感反林云掘地作欿用牲加書告公曰大子將為亂
三十年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
曰公焉在家臣故稱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將以眾逆以兵逆婦子產使請墠聽命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
秦后子享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十里舍車一舍八乘自雍及絳

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晉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
五年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六年
宋寺人柳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華合比將納亡人
華臣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
七年
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去聲之衛大
魯小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魯地降婁食於豕韋之末降婁之始於是有災
十三年
觀從使子干楚靈王弟元年奔晉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于蔡
曰蔡公公子弃疾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



十七年
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環而塹七豔反之及泉盈其隧炭
十八年
將為蒐除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
北其庭小蒐場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孔疏此量其庭之大小而豫計之使
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
鄉去聲而女也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不忍毀人廟
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邾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
還循山而南依山南行不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
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
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弗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蹶

之推斷木仆于地
二十五年 子大叔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因地之性高下剛柔
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伏甲於堀苦忽反室而享王掘地爲室遂弑王
三十一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
三十二年 晉史墨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
哀公七年 秋伐邾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近以吳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
十二年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邱玉暢嵒五咸反戈錫音羊子



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俱弃之 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
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伐鄭取錫遂圍嵒
十三年 鄭子賸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爲虛

山

隱公八年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以泰山之祊必彭反易許田祊祀泰山之邑
桓公六年 申繻對曰名終將諱之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
名敖更以其鄉名山
十二年 楚伐絞屈瑕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 絞人獲三十人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

諸山下設伏兵 大敗之
莊公二十二年 陳侯使筮之筮敬仲 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
自二至四有艮象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 山嶽則配天
僖公四年 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十四年 經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志云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又爲孔子父母合葬
處高氏地名考同
經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晉地○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 晉卜
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晉國也
十五年 晉侯賂秦伯東盡虢略南及華山既而不與華山在宏農華陰縣西南



秦伯伐晉筮之其卦遇蠱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外艮
宣公二年 宣子田於首山首陽山○今山西蒲州東南 舍于翳桑翳桑之多陰者 趙
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
十二年 晉師在敖五刀反鄗苦交反之間二山在滎陽縣西北○今河南開封府境 士季
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
十五年 晉伯宗曰山藪藏疾毒害者居之
成公二年 晉侯治兵于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今山西稷山縣南五十里有稷神山
晉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音雞之下靡笄山名○今
名千佛山在濟南府南十里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音跗注山在今濟

(南府城北)

十五年 經梁山崩(在馮翊夏陽縣北○今西安府韓城縣) 重人曰山有朽壤而崩
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聲)降服
(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
責)以禮焉

襄公三年 春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四年 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徒來反邾地○狐駘山今在山東滕縣東南二十里)
十八年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去聲)之 魏絳欒盈以下軍克



邿(音詩平陰西有邿山)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今河南汝州東南五十里) 右回梅
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今開封府鄭州西南三十里) 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下有滍水故言涉)
二十一年 叔向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二十三年 齊侯遂伐晉入孟門登大行(音泰 行戶郎反又如字大行山在今河內縣西北)
二十四年 鄭子大叔曰部(蒲口反)婁(路口反)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于大國)
二十五年 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
昭公元年 秦醫和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艮爲山巽木得風而落)

年 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于山
四年 晉司馬侯曰四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恒)三塗(今河南嵩縣竟)陽城(今河南登封縣北俗名東嶺山)大(音泰)室(今嵩山東曰大室西曰少室在登封縣北十里)荆山(今湖廣南漳縣西南)中
南(亦作終南今陝西長安縣南五十里)九州之險也
申豐對曰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
椒舉言於楚子曰商湯有景亳之命(今河南偃師縣南有景山亳即偃師) 成
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武功縣屬西安府)
穆有塗山之會(穆王會諸侯于塗山○今江南懷遠縣) 周幽爲大室之
盟



五年 卜楚邱曰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
楚伐吳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
兵於坻(直夷反)箕之山(今江南巢縣南有踟躕山輿地志以爲即坻箕山)
七年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季
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子洛反二山)
子產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爲黃熊
十一年 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殺以祭山)
十二年 中行穆子相投壺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直疑反山名)
右尹子革夕(莫見)對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辟在荆山(在新城沶

鄖縣南

十三年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荊山也

十六年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三塗山名在陸渾南

二十年 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二十二年 夏四月王田北山洛北芒也○今河南洛陽縣東北

二十六年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音汝 伊闕口也備王子朝○闕塞山在洛陽縣南



三十年 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

定公四年 吳伐楚自小別山今在湖廣漢川縣北至於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三戰

八年 宋樂祁歸卒于大行音泰杭晉東南山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音叔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即西洞庭山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會古外反稽會稽山今浙江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四年 楚左師軍于菟和音徒菟和山在上雒東今陝西商州東有菟和山

七年 禹合諸侯於塗山在壽春東北 伐邾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

十三年 公孫有山對曰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十六年 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匿也

二十二年 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地會稽海中洲也○海中洲即舟山今定海縣東翁山一名翁洲即甬東

海

僖公四年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楚界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若出于東方循海而歸其可也

宣公十二年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圍鄭曰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

昭公三年 晏子曰魚鹽蜃蛤弗加於海陳氏厚施

二十年 晏子對曰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三十年 子西諫曰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

哀公十年 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川

隱公三年 齊鄭盟于石門鄭伯之車僨弗問反于濟濟水出河東郡王屋山至青州入海

四年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濟北清河縣有清亭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

經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音卜陳地水名

桓公三年
曲沃武公伐翼翼晉先都翼逐翼侯于汾隰原汾水邊○汾水出太原經汾州平陽入河

八年
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

十二年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在新城昌魏縣○今湖廣鄖陽府房縣西南

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及鄢音偃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孔疏出新城沶鄉縣亂次以濟

十八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音洛濼水在濟南北入濟○今山東濟南府城西趵突泉即濼水之源

莊公四年
楚武王伐隨卒于樠音朗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側嫁反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釋例云即溠水在今湖廣隨州東南時祕王喪故爲奇兵梁橋也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　輿地　川　十二

且請爲會于漢汭如銳反水曲曰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九年
經冬浚洙音殊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也

十八年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閻敖游涌音勇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

三十年
經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經齊魯界在齊爲齊濟在魯爲魯濟

閔公二年
及敗宋桓公逆諸河逆衛敗衆宵濟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

僖公四年
管仲對曰賜我先君履西至于河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成王之孫涉漢船壞而溺　漢水以爲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

十五年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車涉河則晉侯車敗

十九年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睢音雖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今山東沂州竟

二十一年
任宿須句其俱反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四國封近于濟故世祀之

二十二年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周地伊川水也見被髮而祭于野者秦晉遷陸渾于伊川

二十三年
經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泓水在今河南柘城縣北

二十四年
秦伯納之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質信於河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　輿地　川　十三

濟河圍令狐　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王出適鄭處于氾音凡鄭南氾也○今屬開封府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師而下順流故曰下

二十八年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棘津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晉自南河濟即此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濮水在今大名府開州界

經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水北爲陽

二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秦軍氾南此東氾在滎陽中牟縣南○屬開封府竟

三十一年 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音附于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西至樂安入海

三十三年 文嬴晉襄公嫡母請三師公許之先軫怒公使陽處父追之及

諸河則在舟中矣

文公三年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音雉而軍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

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今平陽府平陸縣南有大陽渡即此

九年 楚子師於狼淵鄭地潁陰縣西有狼陂寰宇記謂之狼溝○潁陰即河南許州以伐鄭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　輿地　川　十四

十年 楚子西沿悅專反順流漢泝息路反逆流江將入郢王在渚宮小洲曰渚

下見之

十二年 經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蒲坂今山西蒲州城外有故城 秦伯

以璧祈戰于河

十三年 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在秦 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

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

晉與之先使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

宣公三年 遂至于雒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

四年 子越為令尹將攻王師于漳澨漳水邊○漳水出新城沶鄉縣至當陽縣東南與沮水合當陽今屬湖廣安陸府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楚地

八年 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滑水名

十年 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

十二年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林父欲還彘子先穀以

中軍佐濟渡河師遂濟 楚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

於河而歸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及昏楚師軍于邲音弼晉之餘

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楚子祀于河作先君宮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　輿地　川　十五

告成事而還

十五年 諺曰川澤納汙

十七年 郤子登晉郤克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報此無

能涉河

成公四年 晉救許伐鄭取氾音祀祭側界反鄭地成皐縣東有氾水

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

七年 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音凡在襄城縣南

十一年 郤犨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郤氏亡晉

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直蔭反）其二子婦人怒
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封于河內）
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
顆（苦果反）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

十三年

呂相絕秦曰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至蒲坂縣入河）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涇水出安定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

十五年

宋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　魚石向為人
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音雖水名）上華元自止之不可乃
反魚府曰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登丘而望之則



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

十六年

五月晉師濟河（伐鄭）
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

十七年

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曲洧臨洧水城）
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汝水出河南汝州魯山縣）
初聲伯夢涉洹（音桓洹水出汲郡林慮縣至長樂入清水○林慮山郎水所出屬河南彰德府）
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夢中歌）

襄公元年

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敗其徒兵於洧上（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三年

晉使士匄告于齊使匄乞盟乃盟于耏（音而卜卽時水平水名外地出泉曰彤）
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八年

子駟曰周詩有之曰（逸詩）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九年

諸侯伐鄭師于氾（音凡鄭地東氾）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濟于陰阪（音反洧津）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十年

諸侯之師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蟜曰不如從
楚宵涉潁與楚人盟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
河王復之

十一年

諸侯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子禮反）隧（水名）
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以救鄭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

十四年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
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二子見諸侯之師
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十六年

會于溴（古闃反）梁（溴水出河內軹縣至溫入河）

十八年
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丈林反阪音反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昆陽今河南葉縣北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荀偃以朱絲係玉二瑴音角而禱沈玉
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　東侵
及濰濰水在東莞至北海都昌縣入海南及沂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楚子庚師師治兵於汾水經注潁水東徑邱城南故汾邱城也　楚師伐鄭
次于魚陵魚齒山也水經注湛水源于魚齒山右師城上棘遂涉潁將涉潁于
水邊築小城爲備次于旃然旃然水出滎陽成皐縣東入汴水經注索水出嵩渚山即古旃然水
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下有滍水故言涉○滍音雉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　輿地　川　十八

十九年
諸侯還自沂上遂次于泗水名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
之於我　荀偃濟河及著雍雍去聲病甲寅卒而視欒懷子
撫之曰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
二十年
盟于澶市然反淵澶淵在頓邱縣南○今直隸開州
二十三年
齊侯遂伐晉封少去聲水封晉尸于少水以爲京觀○少水即澮水出河南密縣
二十五年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
二十六年
經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楚子伐鄭涉于樂氏津名○今新鄭洧水濟渡處　涉于氾音凡而歸
二十七年
子鮮出奔晉衛獻公弟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
而盟於河誓不還
二十八年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慶封奔王何卜攻慶氏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召
之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
公過鄭伯有廷音旺勞于黃崖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至新鄭入洧水經注黃水出泰山南黃泉
及漢楚康王卒公遂行宋公遂反
三十年
鄭游吉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
三十一年
子產曰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　輿地　川　十九

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音導
昭公元年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潁水出陽城縣館于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
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秦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
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臺駘能業其官
宣汾洮他刀反宣通也汾洮二水○後漢志聞喜有洮水障大澤帝用嘉之封
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
則臺駘汾神也
二年
經冬公如晉弔少姜也至河乃復晉人辭之

四年

椒舉言于楚子曰周武有孟津之誓

吳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漢水冬竭夏流故謂之夏）

五年

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

楚伐吳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　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今大江中有鵲洲蓋自銅陵鵲頭山至三山爲鵲尾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羅水名）　楚師濟於羅汭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皆楚界）

齊侯如晉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七年

暨齊平（燕與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至鄭縣入易水）



芋尹無宇曰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烏侯反）之法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啟疆北至汝水）

子產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

九年

楚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楚地名）濮西田益之（田在濮水西者）

十年

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

經公如晉至河乃復（以莒故辭公）

十二年

投壺晉侯先穆子曰（中行穆子）有酒如淮（水名）有肉如坻（直疑反）

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音蠅）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入淮處也今江南潁上縣）

十三年

王（楚靈王）沿夏（漢別名）將欲入鄢　弃疾即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經公如晉至河乃復　荀吳謂韓宣子曰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雒水也）與三塗（山名）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先用牲于雒遂滅陸渾

經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江南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亦曰天門山郡國志云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順江而下易勝）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



其乘舟餘皇

十九年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

二十年

丁巳晦公入（衛靈公）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姑水即登州之大姑河尤水即萊州之小姑河）

二十一年

經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故還）

二十二年

王師軍于氾　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渡伊洛）取前城

二十三年

萇弘謂劉文公曰周之亡也（謂幽王時）其三川震（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二十四年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音岸）勞王于豫章之汭

二十五年

平子登臺而請曰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魯城南自有沂水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二十六年

尹文公涉于鞏（于鞏縣涉洛水）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

二十七年

與吳師遇于窮（水經注窮水出安豐縣窮谷○今江南霍邱縣西）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水經注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城入淮謂之沙汭）

二十九年

昔董父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封諸鬷（子工反）川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汝水在河南嵩縣南）

三十一年

公曰已所能見夫人（謂季孫）者有如河

定公三年

經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蔡侯歸（楚三年止之）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四年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子濟漢而伐之　史皇謂子常若司馬毀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乃濟漢而陳　吳從楚師及清發（水經注溳水南逕石巖山北亦謂之清水即清發也）夫槩王曰半濟而後可擊也又敗之　敗諸雍澨（今湖廣京山縣西南有三澨水雍澨其一也）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七餘反雎水出新城昌魏縣至枝江縣入江）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　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　吳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

五年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

王之奔隨也（楚王）將涉于成臼（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湖廣漢川縣有臼水亦名臼子河西南與漢水合）



八年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蓋濮水曲折處）

十三年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　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濟河而歸）

苟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

哀公元年

楚子圍蔡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

二年

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

四年

楚人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

六年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江漢雎（七餘反）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
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八年 吳伐我遂次于泗上
九年 秋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
也
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于郊陳瓘（古喚反）陳莊涉泗（俱齊大夫）

十三年 越子伐吳爲二隧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
泓上觀之
十五年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入丹陽湖）
十七年 楚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楚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
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
二十七年 陳成子（陳恒）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
澤
莊公十二年 宋萬（南宮長萬）弒閔公于蒙澤（宋地○今河南商邱縣北有蒙澤）

閔公二年 戰于滎澤衛師敗績
僖公二十二年 鄭文夫人芈（彌爾反）氏姜氏勞（去聲）楚子於柯（音哥）澤（鄭地）
二十八年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
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通作湄宋藪澤）弗致也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
宣公四年 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音蒙澤名）中
十二年 知莊子曰川壅爲澤 晉魏錡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
滎澤（滎陽縣東） 廚武子曰（魏錡）董澤（澤名）之蒲可勝旣乎
十五年 晉伯宗曰川澤納汙

成公十年 晉會諸侯伐鄭鄭子然盟于脩澤
十二年 經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襄公三年 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
十四年 公出奔齊（衛獻公） 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東阿縣西南）
十八年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旆而疏陳之
二十一年 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二十四年 楚子伐鄭以救齊次于棘澤（今河南新鄭縣東南）
二十五年 楚蔿掩九鳩藪澤（鳩聚也使民不得焚燎以備田獵）

二十八年 濟上灉之阿

昭公三年 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二十年 齊侯田於沛 澤名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 音丸蒲澤名 於澤中劫人

二十六年 召伯逆王于尸遂軍于圉澤

定公四年 楚子入于雲中 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

六年 公侵鄭還舍于豚澤 衛地

八年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 鄟音專 衛地

哀公十四年 春西狩於大野 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宋司馬子仲以君命名左師曰逢澤有介麋焉

十七年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今蘇州府太湖

二十六年 公游于空澤 宋景公 卒于連中 館名

封疆

隱公四年 經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邑

六年 秋宋人取長葛 鄭邑

八年 經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鄭祀泰山之邑 庚寅我入祊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成王所賜周公邑○鄭欲各從本國所近

十年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音姦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

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鄭後至歸功于魯

十一年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爭此土也 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

桓公十四年 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 鄭邑

十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 音亦 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莊公元年 經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蒲丁反 鄑子斯反 郚音吾 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三年 秋紀季以酅 音攜 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分為附庸



十八年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 楚地 取之

二十一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略界也鄭武公傅平王王賜之後失其地 王巡虢守 守音狩 虢公為王宮于玤 玤蒲項反 王與之酒泉 周邑

二十八年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桓叔所封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

僖公二年 經虞師晉師滅下陽 虢邑

四年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竟

十七年 晉侯之入也惠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音蟹梁城既而不與
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晉大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十八年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二十三年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夷一名城父
二十四年 秦伯納之納晉公子重耳入桑泉取臼衰
二十五年 王入于王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二十六年 經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二十八年 晉侯伐衛取五鹿衛地 子犯曰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燭之武見秦伯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晉河外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平聲之有既東封鄭封疆也又欲肆其西封也肆申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三十三年 經公伐邾取訾婁邾地

文公元年 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取之
二年 經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取汪及彭衙而還
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地
四年 經春公伐邾 經三月甲戌取須句其俱反
八年 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公壻池晉君女壻取衛地以封之今並還衛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十年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
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音懲
十二年 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音扶鍾與郕邽音圭來奔夫鍾郕邽皆郕邑



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
宣公四年 公伐莒取向莒邑
八年 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
十年 經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邾邑
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魯邑三日取龍
四年 晉救許伐鄭取氾音祀祭側界反鄭地
八年 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思開封疆或縱弛不設備也勇夫重平聲閉況國乎

十三年 呂相絶秦曰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穆爲不弔蔑我殺地伐我保城 康公我之自出晉外
甥 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
我王官翦我羈馬 及君秦桓公之嗣也入我河縣焚我
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
十四年 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封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今以是求和
十五年 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
十八年 鄭伯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皆宋邑



襄公元年 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三年 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
十七年 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邑
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二邑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戍郫婢支反 邵取晉邑而守之
晉侯使魏舒宛於元反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
其帑以求五鹿
子產獻捷于晉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音祈方千里 列國一同
方百里 自是以衰初危反差降也今大國多數圻矣

二十六年 經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取之又
取邑於宋及趙文子爲政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
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請
歸之公曰諾
二十七年 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皆取其邑而歸諸侯
諸侯是以睦於晉
二十九年 晉司馬女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



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杞夏餘也
魯周公之後也以杞封魯猶可何必瘠魯以肥杞
昭公元年 經三月取鄆莒邑 莒人告于會號之會 楚告于晉請戮其使
時叔孫豹在會趙孟請諸楚曰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引正也 猶不可壹封疆之削何國
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
於是莒務婁瞀音茂胡及公子滅明三子展興黨 以大厖與常儀
靡莒二邑 奔齊
四年 經九月取鄫

五年 經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七年 芋尹無宇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封畧之內何非君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小雅）

九年 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他來反）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

十年 季平子伐莒取郠（音梗）

十三年 吳滅州來（楚邑）

十九年 宋伐邾圍蟲取之



二十年 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少皥氏司寇）季萴（仕側反）因之（虞夏諸侯）有逢伯陵因之（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

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守己小矣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又何畏矣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 經冬吳滅巢（楚邑）

二十五年 公孫（音遜）于齊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

三十一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

定公四年 子魚曰（祝佗）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皥之虛分康叔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分唐叔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

六年 二月公侵鄭取匡

七年 齊人歸鄆陽關（皆魯邑）

九年 齊侯致禚（諸若反）媚杏于衛（三邑以答謝衛）

十四年 衛大子蒯聵獻盂（邑名）于齊



哀公元年 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四年 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呼洛反）逆畤（音止）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

八年 經齊人取讙及闡

經齊人歸讙及闡 季姬嬖故也

十年 晉趙鞅伐齊取犂及轅

十四年 小邾射（音亦）以句（古侯反）繹來奔

十五年 及齊平陳成子館客子贛對之成子病之乃歸成

二十三年 晉荀瑤伐齊知伯曰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邱也

二十四年 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二十五年 公不敢入衛侯輒 師還越師 立悼公以城鉏與越人
二十七年 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他來反 上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

關

僖公三十二年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文公二年 臧文仲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家語作置六關謂置關以稅行者
十一年 初宋公以門關門 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
成公二年 齊侯免鞌之戰 遂自徐關入今淄川縣有古徐關
十七年 國佐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



襄公十四年 遽伯玉遂行從近關出孫文子將為亂
十七年 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
二十一年 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王使候出諸轘轅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二十三年 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二十六年 甯喜告蘧伯玉衛侯欲納 伯玉遂行從近關出
昭公五年 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二十年 晏子對曰偪介之關迫近國都之關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
定公八年 陽虎入于讙音歡 陽關以叛
九年 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
哀公四年 葉公諸梁致方城之外於繒才陵反 關致會其眾也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
十四年 齊子我歸止 出陳氏追之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

田

隱公五年 宋人取邾田
八年 鄭伯以泰山之祊祊 祀泰山之邑 易許田成王賜周公朝宿之邑許田近許之田也
十一年 王取鄔烏戶反 劉蒍于委反 邘音于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音孟州陘音刑隤徒回反 懷凡十二邑



桓公元年 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
二年 哀侯侵陘庭翼南鄙邑 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晉都
莊公十九年 惠王即位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
三十二年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 史嚚曰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閔公二年 初公傅奪卜齮魚綺反 田公不禁
僖公元年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

二十五年 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爰之於所賞之衆 孔疏爰易也）

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二十五年 王入于王城晉侯朝王王饗醴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二十八年 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音梅）舍其舊而新是謀

三十一年 經春取濟西田 分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文公元年 秋晉侯疆戚田（正其疆界）



八年 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晉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

十八年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昌欲反）之父爭田弗勝

宣公元年 經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

二年 晉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十年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十一年 楚申叔時對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十五年 經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

成公元年 經三月作丘甲（邱十六井四邱爲甸 甸之所賦使邱出之）

二年 齊人致賂晉人不可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四年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七年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自賞也） 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乃止



八年 經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言於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一年 晉郤至與周爭鄇（音侯）田

十六年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十七年 郤錡奪夷羊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襄公六年 齊侯滅萊高厚崔杼定其田

八年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十年 鄭子駟爲田洫（田畔溝也）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十四年 范宣子曰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十六年 晉平公會于湨古立反梁命歸侵田
十九年 晉執邾悼公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 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
二十三年 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乃弗與田
二十五年 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蔿掩書土田町丁反徒頂 原防隄防閑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 井衍沃平美之地制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
二十六年 公會晉宋鄭曹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孫林父
二十九年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
三十年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趙孟與之田使爲君復陶
子產使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 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 輿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



昭公元年 經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
三年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晉侯嘉焉曰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
六年 楚公子棄疾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
七年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公孫段之子
范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九年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爲夷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宣子使趙成如周弔王有姻喪 且致閻田與襚
十二年 楚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右尹子革 周不愛鼎鄭敢愛田
十三年 楚子即位奪薳居田 棄疾即位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

十四年 莒公子鐸逆庚與（平聲）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許六反）田
二十年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墓田也）
二十八年 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
定公四年 分之（分魯公）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
十年 經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 會于夾谷孔子使茲



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哀公元年 伍員曰少康逃奔有虞有田一成（方十里為成）有衆一旅
二年 經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音郭）東田及沂西田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八年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十一年 陳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

子胥諫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十二年 經春用田賦（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
二十七年 越子使后庸來盟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

祿邑

僖公元年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音秘）
四年 鄭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
三十三年 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文公十三年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賜其瑕邑使守桃林）
宣公十五年 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成公二年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音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齊侯免遂自徐關入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音壁）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力救反邑名）
七年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戚林父邑出奔隨屬晉

十一年 晉郤至與周爭鄇(音侯)田郤至曰溫吾故也(郤氏舊邑)故不敢失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

寇 襄王勞(去聲)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

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十三年 曹宣公旣葬子臧將亡(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

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還邑于成公)

十六年 曹人復請于晉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出

十七年 初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其俱反)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

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

襄公二十年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黑肱子)而使

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貴而能貧民無求焉

二十六年 衛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專邑自隨)戮

也

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去聲)八邑(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公固

予之乃受三邑

楚聲子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許六反)以爲謀主子靈奔晉(巫臣)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伯賁(扶云反)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今又有甚

於此椒舉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

二十七年 衛免餘殺甯喜及右宰穀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

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



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

宋左師(向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

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而子求

去之不亦誣乎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崔成(崔杼長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棠姜所生)成請老于崔(欲居崔邑終老)

崔子許之偃(東郭偃)與无咎(棠公子)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

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欲殺之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奔吳吳句(古侯反)餘(吳子夷末)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

之富於其舊

慶氏之亂齊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音旋在燕賈在句古侯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邊鄙六十邑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

二十九年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



吳公子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高止被放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高傒之曾孫酀於顯反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善其致邑

三十年

子產爲政有事伯石欲使之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言大夫共鄭國事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何愛於邑邑將焉往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昭公五年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叔孫氏邑以與南遺

七年

楚薳啓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聞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子洛反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十年

齊陳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皆子尾所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

十三年

王楚靈王奪鬬韋龜令尹子文元孫中犫邑名又奪成然韋龜子邑而使爲郊尹

二十年

衛公孟縶靈公兄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音絹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二十四年」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二十九年」公賜公衍（昭公子）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私喜于陽穀而以公衍爲大子

「三十年」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所封之邑）

「哀公十一年」衛大叔疾出奔宋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邑）

「十四年」魋先謀公（向魋）請以鞌（向魋邑）易薄（公邑）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　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奔齊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十七年」宋皇瑗（音院）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仕咸反）般邑以與之

「二十五年」公之入也（衛侯輒）奪南氏邑（公孫彌牟）

「二十七年」陳成子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

陵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

「十九年」楚子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黃地）

「僖公二十八年」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邱陵險阻名）

「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屬河南開封府）

「三十二年」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在澠池縣西○今河南府）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大皐）（桀之祖父）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辨京陵（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

「昭公十二年」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

「三十二年」史墨曰詩曰深谷爲陵（小雅）

「哀公二十六年」納衛侯（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平莊陵名）

谷



「隱公元年」潁考叔爲潁谷封人

「桓公十二年」楚伐羅莫敖（屈瑕）縊于荒谷（楚地）

「成公八年」晉侯師于台（音臺）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宋地）

「昭公四年」申豐曰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

「二十二年」王城人（子朝之徒）劉人戰于施谷（周地）　王次于萑（音丸）谷（周地）

「三十二年」史墨曰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雅）

「定公七年」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即祝其）

泉

（隱公元年）潁考叔曰若闕（其月反）地及泉

（莊公二十一年）虢公爲王宮于玤（蒲項反）王與之酒泉（周地○今陝西同州有甘泉出匱谷中造酒尤美）

（莊公三十二年）及逵泉而卒（僖叔）

（僖公二十九年）盟于翟泉

（成公二年）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

（昭公五年）莒人來討叔弓敗諸蚡泉

（昭公十七年）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守之環而塹之及泉



（昭公二十二年）晉賈辛軍于谿泉

（二十三年）經天王居于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亦曰翟泉今堙）

（定公十四年）晉人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井

（竈並見）

（宣公二年）鄭伐宋狂狡（宋大夫）輅（五嫁反）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

（宣公十二年）楚圍蕭還（音旋）無社（蕭大夫）號（平聲）申叔展曰目於眢（烏丸反）井（廢井也）而拯之（使叔展視廢井拯已）若爲茅絰哭井則已（叔展教結茅表井哭乃應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成公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夷平也）

（襄公十四年）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襄公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堙塞也）

池

（隱公三年）澗谿沼沚之毛（沼池也）

（桓公十二年）經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桓公十五年）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

（僖公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蓋魚池在苑中）

（僖公三十三年）楚伐鄭納公子瑕瑕覆于周氏之汪



（文公十八年）齊懿公（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邴歜閻職）乃謀弒懿公

（成公八年）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城池也）

（襄公十八年）同伐齊劉難士弱（二子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哀公元年）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哀公二十五年）公（衞出公輒）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

梁

（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卒於樠（音朗）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側嫁反時秘王喪故爲奇兵）

（襄公二十八年）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

昭公元年
秦伯之弟鍼（后子）出奔晉。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路）

## 墓

僖公三十二年
公使謂之曰（謂蹇叔）：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桀之祖父）之墓也

二十八年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遷至曹人墓）。曹人兇（凶勇反）懼

襄公二十五年
鄭子展子產伐陳，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

二十七年
崔明（崔杼子）夜辟諸大墓

二十九年
葬楚康王，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昭公二十五年
伐季氏，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

二十七年
季子至，復命，哭墓（復命于王僚墓）

定公元年
季孫使役如闞（魯羣公墓所在）公氏，將溝焉（季孫欲溝絕其兆域，不使昭公與先君同）（孔疏猶言將溝公氏焉）。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哀公二年
哭而遷墓。又蔡遷于州來

十一年
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

二十六年
衞侯（出公）師侵外州，（越師）大獲。掘褚師定子之墓（褚師比之父），焚之於平莊之上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

歙　園甫摘錄

人才門

聖門

孔子

僖公二十八年 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音現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使若王自狩李氏廉曰假巡狩爲辭

文公二年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居蔡山節藻梲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海鳥爰居止于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祀之三不知也



宣公二年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九年 經陳殺其大夫洩冶直諫于淫亂之朝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音僻邪也無自立辟音闢法也其洩冶之謂乎

成公二年 新築衛地人仲叔于奚守新築大夫救孫桓子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音懸諸侯樂軒縣闕南方○曲一面繁纓馬飾諸侯之服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爲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

十七年 齊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知去聲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襄公十年 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二十三年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五年 鄭子產獻捷于晉文子曰其辭順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猶成也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二十七年 會于宋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舉記錄之也

昭公五年　七年

仲尼聞是語也子產不毀鄉校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
信也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又披其
邑必速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己為功勞不可
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為己病及其將死也召其大
夫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
孔子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殷湯後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　人才　孔子　三

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家語本姓篇宋泯公熙
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
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皐夷
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禍奔魯生伯夏伯夏生梁
紇梁紇生孔子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宋閔公子厲公之兄何
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皆宋君三命上卿也茲益共
言位高益恭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力主反再命而傴
紆羽反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牆而走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
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饘之然反於是鬻之六反於是以餬余口其共
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
必有達人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子乎我若獲沒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七年　二十年

必屬音燭說音悅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
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
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
效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
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仲尼謂子產於是
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小雅子產
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　人才　孔子　四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上聲下同
叔魚叔向弟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
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譏言遺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
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
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普何反三言而除三惡
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殺親益榮榮名益已猶義也夫

郯音談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孔子年二十八

琴張聞宗魯死衛齊豹孽公孟皆殺之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齊豹爲盜孟縶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爲利疚於回以周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于鬼反

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大叔悔之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施之以寬也毋從子用反下同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八年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舉魏戊遠不失舉先賞王室之功以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大雅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二十九年

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孔疏民不預知輕重難測是以能畏其威刑民常畏威貴是以能保祿位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夷晉地僖六年事

定公元年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林氏云在定公十年後溝而合諸墓使與先君墓合

九年

陽虎囚于齊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十年

經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卽祝其也孔子相相會儀也犂彌言於齊侯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齊所滅也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　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人將盟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
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音旋魯大夫揖對曰而不反我
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田乃共命齊侯將享公
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
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犧尊象尊不出門嘉樂鐘磬也
不野合享在廟宴在寢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音鄙
穀不成者稗皮賣反草似穀者也用秕稗君辱棄禮也名惡子盍圖之
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
詐故以禮拒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皆汶陽田



十二年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二三子入于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
命申句音劬須樂頎音祈下伐之孔子時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十五年 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懼其易言故抑之
哀公三年 經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六年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
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
亡逸書○今五子之歌又曰允出茲在茲又逸書○今大禹謨由己率常可
矣
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為昭公子與其嬖僮汪錡魚綺反乘皆死
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大叔疾也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禮器
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
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謀也
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
三發問卒終也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不公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
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邱是賦之
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
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
訪焉弗聽
十二年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孔子始老故與弔適季氏季氏
不絻音問喪冠放絰而拜溥氏遜曰弔畢而適季氏拜者賓主之禮也

十四年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
者畢（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是九月）
經春西狩獲麟（麟者聖王之嘉瑞也出而遇獲孔子傷周道不典嘉瑞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
子（將車之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
也然後取之
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側皆反）而請伐齊三公
曰魯爲齊弱久矣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不告）退



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故不敢不言
十五年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魚覲反）遺一
老俾屏（必領反）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
父無自律子贛曰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生
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南容

昭公七年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以爲己病）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
我若獲沒必屬（音燭）說（音悅）與何忌於夫子（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
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十一年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鄰女爲僚友者）僖子使助薳（爲彼反）氏之簉（初又反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
叔
哀公三年 桓僖災（桓公僖公廟）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出御書俟
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

琴張



昭公二十年 琴張聞宗魯死（衛公孟縶驂乘齊豹殺之）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殺皆由宗魯）

子路

定公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許規反）三都（費郈成也強盛將爲國害故欲毀之）於是叔
孫氏墮郈 遂墮費
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音亦）以句（古侯反）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
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十五年

齊陳瓘（陳恒之兄子玉）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受命使楚）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大子蒯聵入迫孔悝于厠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聞亂使告季子（子路也）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



入爲也（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子貢

定公十五年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懼其易言故抑之）

哀公七年

公會吳于鄫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禮衣）以治周禮



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十一年

會伐齊吳子呼叔孫（武叔）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普悲反）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子貢衛人）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十二年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會槖皋）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

不尋盟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許規反毀也）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十五年　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與貢同）爲介見公孫成（成宰叛於齊）



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音灼）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

十六年　孔子卒公誄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二十六年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音遜）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平聲）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周頌）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



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　越子使后庸來聘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恥從越盟）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叔孫）他日請念（言不能用臨難思之）

澹臺滅明

哀公八年　吳爲邾故三月吳伐我子洩（公山不狃）率（率引導非爲帥也）故道（音導）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王犯嘗爲之宰澹（待甘反）臺子羽（即滅明武城人）之父好焉（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子羽之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懼其爲內應）

哀公八年

有子

吳師克東陽而進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終得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

冉子

哀公十一年

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淸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



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言不戰爲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隨己朝之公朝)俟於黨(音掌)氏之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

十四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問(三發)仲尼不對(不公答)而私於冉有

小邾射(音亦)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



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二十三年

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遠也)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樊遲

哀公十一年

齊師伐我及淸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

三刻而踰之如之如樊遲言衆從之乃踰之溝

司馬牛

襄公十四年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魋先謀公遂攻之向魋遂入於曹以叛使左師巢向魋兄伐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桓魋弟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苦庚反氏魯人葬諸丘輿



子羔

哀公十五年 衛大子入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已不及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十七年 公會齊侯平公盟于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即高柴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鄖也在十二年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

古帝王

堯

文公十八年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昔高陽氏顓頊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帝嚳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昔帝鴻氏黃帝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徒本反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他刀反他結反舜臣堯流四凶族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

昭公元年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后帝堯也

七年 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

哀公六年

孔子曰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

舜（瞽瞍並見）

僖公三十三年

晉臼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文公十八年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韶箾（音簫舜樂）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徒報反）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昭公八年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自幕（舜之先）至于瞽瞍無違命（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殷興存舜後封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昭公二十九年

蔡墨曰昔董父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故帝舜氏世有畜龍

禹

莊公十一年

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悖（蒲忽反一作勃）焉

僖公三十三年

晉臼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文公二年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

宣公十六年

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舉也）善人不善人遠

襄公四年

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



二十一年

祁奚見宣子曰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盡力溝洫勤也）

昭公元年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在河南鞏縣南）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六年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哀公七年

季康子欲伐邾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啟

（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享（享諸侯）

桀

（莊公十一年）臧文仲曰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宣公三年）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昭公四年）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湯（契並見）

（莊公十一年）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蒲忽反一作勃）

（文公二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契湯十三世祖）



（襄公二十六年）楚聲子曰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昭公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商湯有景亳之命

（六年）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大甲（伊尹並見）

（襄公二十一年）祁奚見宣子曰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紂

（莊公十一年）臧文仲曰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宣公三年）王孫滿曰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十二年）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

（昭公四年）晉司馬侯曰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

椒舉曰商紂爲黎之蒐

（七年）芋尹無宇辭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文王

（僖公九年）郤芮對曰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

（十九年）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

（三十二年）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殽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音避）風雨也

宣公十二年
晉郤成子曰詩曰文王既勤止(頌)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十五年
晉侯賞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說(音悅)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康誥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能施也(去聲)

成公二年
楚申公巫臣曰周書曰明德愼罰(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曰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



襄公四年
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十三年
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言刑善也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之基)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見舞象箾(音朔舞所執)南籥者(皆文王樂)曰美哉猶有憾

三十年
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信之謂也

三十一年
北宮文子對曰周書數(上聲)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武城)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

昭公四年
晉司馬侯曰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

六年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頌)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如是何辟之有

七年
楚芋尹無宇辭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所以得天下也



十五年
王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

二十六年
晏子曰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君無違德方國將至

二十八年
晉成鱄曰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亡白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以豉反)于孫子(大雅)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武王

桓公二年 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僖公六年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

宣公十二年 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頌篇名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



襄公二十八年 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見舞大武者武王樂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昭公四年 椒舉言於楚子曰周武有孟津之誓

七年 芋尹無宇辭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

九年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

十五年 王曰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二十四年 萇宏曰大誓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

二十八年 晉成鱄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定公四年 子魚曰祝佗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

厲王

昭公二十六年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授政也



幽王

昭公四年 椒舉曰周幽爲大室之盟

二十六年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幽王子伯服 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

古聖賢

后稷

文公二年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宣公三年 鄭石癸曰吾聞姬姞(其乙反)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
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爲后稷妃周是以興)
襄公七年 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配天)以祈農事也
昭公九年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
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
二十九年 蔡墨曰稷田正也(掌播殖)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神農世諸侯)
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皋陶

莊公八年 公曰夏書曰皋陶邁種德(邁勉也) 德乃降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 人才 后稷 皋陶 大伯 二七

文公五年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楚滅之) 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
文公十八年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音頹)
敳(五才反) 檮(音桃)戭大臨尨降(音杭)庭堅(即皋陶字)仲容叔達齊聖
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舜舉八愷使主
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
昭公十四年 叔向曰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大伯(虞仲並見)

閔公元年 晉士蔿曰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
僖公五年 宮之奇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

哀公七年 子貢曰大伯端委(禮衣)以治周禮

周公(管蔡並見)

隱公八年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必彭反) 易許田(成王賜周公許田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別廟鄭欲各從本國所近)
桓公元年 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
田爲周公祊故也
僖公二十四年 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咸同也傷夏殷之叔世疏親戚以滅) 故封
建親戚以蕃屏(上聲)周 凡蔣邢茅胙祭(音瘵)周公之胤也
二十六年 展喜對曰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 人才 大伯 周公 二八

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文公十八年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
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
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
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
襄公二十一年 祁奚見宣子曰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
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昭公元年 大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素葛反放也)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

也
（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七年）梓慎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　子服惠伯曰先
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
（十年）平子伐莒取郠始用人于亳社以人祭殷社　臧武仲在齊聞之
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定公四年）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
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殷民六族使帥



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
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　王於是乎殺管
叔而蔡素達反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
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周公爲大宰
（六年）公叔文子曰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
（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且子季孫若欲
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
（十五年）子贛見公孫成成宰曰子周公之孫也
（二十四年）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寡君欲徼福于周公

宗人釁夏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
召公
（僖公四年）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
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襄公十四年）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
況其子乎
（昭公二年）韓宣子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遂賦甘棠宣
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定公九年）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南思其人猶愛其樹



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大公
（僖公四年）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二十六年）展喜對曰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
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
（襄公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

室師保萬民世作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
是賴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徼福于大公丁公
二十年 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仕側反）因之有逢伯陵
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
箕子
僖公十五年 秦伯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



乎
微子
僖公六年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
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
哀公九年 陽虎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若帝乙
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
魯公
昭公十二年 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與呂伋（大公子丁公）王孫牟（康叔子康伯）燮父（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伯禽）

定公四年 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扶問反）我獨無有
子魚曰（祝佗）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
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殷民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
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
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劉氏炫以爲伯禽亦命書篇名）而封於少皥之虛
古國君



鯀
僖公三十三年 曰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
文公二年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
襄公二十一年 祁奚見宣子曰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
昭公七年 子產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
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
爲黃熊以入于羽淵（熊亦作能三足鼈也）實爲夏郊三代祀之（夏郊祭之殷周竝見祀）
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祀鯀）
晉侯有間（差也）

后羿

襄公四年 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有窮國名后君也）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恃其射也（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浞（仕角反）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音烹）之

昭公二十八年 樂正后夔生伯封實有豕心有窮后羿滅之



古臣子

周任

隱公六年 周任有言曰（周大夫）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昭公五年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古勇力

澆（論語作奡）

襄公四年 浞（寒浞羿臣）因羿室生澆（五弔反即奡）及豷（許器反）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二國夏同姓諸侯）處澆于過（平聲）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靡自有鬲氏（夏遺臣）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子）滅豷于戈

哀公元年 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　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

# 春秋左傳彙輯卷四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録

## 人才門

### 魯臣

#### 三家

（莊公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慶父母弟 叔孫之先）對曰慶父材（莊公庶兄 孟孫之先）問于季友（莊公母弟 季孫之先）對曰臣以死奉般（孟任所生）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季友）使以君命命僖叔（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鍼



季酖之立叔孫氏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卽喪位）次于黨氏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

（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襄仲子）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

（成公十六年）晉侯將伐鄭欒黶來乞師戰之日公出于壞隤宣伯（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 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

七月會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



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襄公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舊唯上下二軍皆屬于公季氏欲專其民人故改作）告叔孫穆子（叔孫豹）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孔疏往前公家稅其民分賜羣臣今武子欲自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無稅其家屬不入軍乃稅之）穆子曰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武子固
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知季氏將復變易)乃盟諸僖閎詛諸五
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
子各毀其乘(去聲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孔疏往前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己私乘)季氏
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率其役邑入季氏者無公征孔疏其乘之人即三分有一之人役謂供官力役邑謂賦稅)不入者倍征(使公家倍征欲驅使入已)孟
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叔孫氏
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

二十三年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孟氏之御)謂公鉏(季武子子)



苟立羯(孟莊子庶子孺子秩之弟)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
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
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
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
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
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
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
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

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
辟(穿藏也)藉除于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
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
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二十七年

盟於宋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視小國季氏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
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
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穆叔(叔孫豹)至自會(會澶淵)見孟孝伯(仲孫羯)語之曰



趙孟將死矣其語偷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
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
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爲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
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
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
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
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
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是
以有平丘之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昭公元年

子野卒（公薨立子野）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直由反昭公名）穆叔不欲曰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叔孫豹會于虢）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以帶爲辭）弗與梁其踁曰（叔孫家臣）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



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去聲）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曾夭謂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欲受楚戮）不忍其內（日中不出）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音古）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

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四年

公使杜洩（叔孫氏宰）葬叔孫豎牛（庚宗婦人所生）賂叔仲昭子（叔仲帶）與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不與已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謂季孫）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季孫）實書名（定位號）夫子爲司馬（叔孫）與工正書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



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氏）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孔疏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國民不復屬于公彌益卑矣又曰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不動故唯云舍中軍○劉炫云四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三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親議教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盟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

其半焉（役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
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
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
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帥
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叔仲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
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
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
自也既葬而行（善能辟禍）仲至自齊（仲壬穆子次子奔齊聞喪而來）季孫欲
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

春秋左傳彙輯　卷四　人才　三家　七

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
射之中目而死

七年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孟氏邑本杞田）謝息（孟僖子家臣）爲孟
孫守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
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
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
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十二年

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叔孫婼）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
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
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
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
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位著也）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
與季氏訟書辭無頗（普何反）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
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
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
怨府

二十一年

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惱叔孫在己上

春秋左傳彙輯　卷四　人才　三家　八

位欲使得罪于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
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
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二十五年

叔孫昭子如闞（魯邑）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
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公使郈孫逆孟懿子
（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
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
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
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

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平子)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去聲)于齊次于陽州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音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

二十六年 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



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請納質(恐見疑)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炊鼻魯地)(季氏師距公)

二十七年 孟懿子陽虎伐鄆(欲奪公鄆使不得居)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子餘反)知

定公元年 夏叔孫成子(叔孫婼之子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音祈哭會也)而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俱昭公子始謀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爲寇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



六年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辱三桓并婣晉故強使正卿報聘)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三桓微陪臣專政)

七年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苦夷(季氏家臣)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 季寤(桓子弟)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仲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

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 己更孟氏(自代懿子) 冬十月壬辰將享
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以
都車攻二家)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
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
孫以壬辰爲期(先一日)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
盾夾之陽越殿(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仕詐反) 謂林楚曰
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
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



期築室於門外(實以備難僞築室因得聚衆)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
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入)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
虎劫公與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
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城內地名)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公斂
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 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 孟
孫懼而歸之子言(季寤) 辨(音遍) 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
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許規反) 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費人北二子

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
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
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哀公七年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孟
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惟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 惡賢而逆之(賢景伯欲
大夫不逆其言) 對曰(諸大夫對) 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
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
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不危故也大夫阿附季孫) 魯德如邾而以衆



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夫) 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佞直不同)
十一年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
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不能使二子) 求曰居
封疆之間(竟內近郊之地) 季孫告二子(孟孫叔孫) 二子不可 求曰
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
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
叔(叔孫) 呼而問戰焉(問冉求) 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
子(孟孫) 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
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懿子之子武伯) 帥

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次于雩門之外（雩門南城門）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

二十五年

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郭重僕（為公御）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言公之惡多欲使公盡屠以罰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上壽）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去聲）彘也（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重隨君勤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

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康子病之（恥從后庸盟）言及子贛（與貢同）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施罪也）公孫有山氏

孟孫

莊公二年

經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慶父莊公庶兄○孔疏慶父以仲為字其後子孫以字為氏故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



閔公元年

齊仲孫湫（子小反）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二年

秋八月辛丑共仲（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公子魚）之聲也乃縊　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

僖公十五年

經公孫敖（慶父之子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文公元年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文伯）食子（奉祭祀）難也（惠叔）收子（葬也）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七年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敖從父昆弟）聘焉　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叔牙孫）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

八年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

十四年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穀也）　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卒于齊請葬弗許

十五年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
從之惠叔猶毀以爲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
葬視共仲（共仲皆以罪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
宣公九年　經夏仲孫蔑（孟獻子文伯子）如京師　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
禮厚賄之
襄公十九年　經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年　經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孟莊子獻子子）會莒人盟于向
二十三年　孟孫卒公鉏（季武子子）奉羯（孟莊子庶子孟孝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
而出曰秩（羯之兄）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
三十一年　經己亥（九月）仲孫羯卒
昭公七年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仲孫貜）爲介不能相
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十一年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
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者）盟于清丘之社曰
有子無相棄也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
無子使字敬叔
二十四年　經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二十五年　九月戊戌伐季氏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仲孫何忌）孟氏使登西
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
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
哀公十四年　經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十五年　春成叛于齊武伯（懿子子）伐成不克遂城輸（武伯之後爲孟敬子在春秋後）

叔孫

莊公三十二年　經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　公疾問後于
叔牙對曰慶父材（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
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



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
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僖公四年　經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
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十六年　經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文公元年　經叔孫得臣（叔牙孫莊叔）如京師
宣公五年　經叔孫得臣卒
成公二年　經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得臣子宣伯）公孫嬰
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十六年

齊師敗績
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而使
逐二子(季文子孟獻子)公以晉難告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
於宣伯而訴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今其謀
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
事晉蔑有貳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　赦季孫冬十
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



之(豹僑如弟聞魯將討僑如乃避其難奔齊豹于此始自齊還為卿)

襄公二年

經叔孫豹如宋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叔孫豹)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
得死乎(不得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公孫明(齊大夫)知叔孫於齊歸(叔孫歸)未逆國姜子明取(去聲)之故怒其
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庚宗婦人所生)欲
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孟丙)不可譖而殺諸外牛又譖
與仲盟(仲壬)不可譖而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
召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東西廂)而退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已食)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
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而相之

五年

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
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
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
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
亂大從(服氏虔曰使亂大和順之道)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



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
之外

二十三年

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
執之　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
之兩冠曰盡矣(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
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不欲以貨免)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二十四年

經婼至自晉

二十五年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將若

子何卒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
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
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音齋於其寢使
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定公元年
夏叔孫成子婼之子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

五年
經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十年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名州仇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
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公若為郈宰弗能
其國人武叔之國人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
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
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叔孫稽首　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哀公二十六年
叔孫舒武叔之子文子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

季孫

莊公二十五年
經冬公子友如陳公子友莊公母弟

三十二年
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成季季友即公子友



閔公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
來歸嘉之也

二年
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
入立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
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周社亳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為公室輔季氏
亡則魯不昌
成風聞成季之繇音冑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公元年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
汶陽之田及費

十六年
經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文公六年
經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文子○季友子無佚未為卿卒

成公十六年
經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赦季孫冬十月
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
于扈

襄公五年
經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
經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晉人以鄫故來討季武子如晉見

(首現始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聽命
七年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
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臧紇曰飲我
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
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
召公鉏使與之齒(使列在悼子之下)　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　季氏以
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公鉏欲之敬共朝
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
鉏氏富
二十九年
經夏五月公至自楚　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
冶(季氏屬大夫)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
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
聞取卞(發書乃聞之)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
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己故不敢入)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
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邶風)乃歸公至自楚公冶致其
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及疾聚其
臣曰我死且無使季氏葬我



昭公七年
經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悼子平子父孔疏云不書是未爲卿卒當在武子前)
十年
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秋七月平子伐莒
取郠(莒邑)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
十二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遺子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公子慭)　吾出
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家財也)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
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且告之故叔仲
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
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十三年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
冶區夫曰(魯大夫)　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
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平子從之費
人叛南氏
十三年
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侯不見
公使叔向來辭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子小反)從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穆子告韓宣子乃
歸季孫
十四年
司徒老祁(司徒姓老祁字)慮癸劫南蒯遂奔齊(蒯奔)司徒老祁慮癸

來歸費

十七年 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爲六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

二十五 季公若之姊（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因卿逆季氏強橫）公若從謂曹氏（宋元夫人）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



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公若怨平子郈昭伯亦怨平子平子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昭公子務人）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音奔果賁皆公爲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不可爲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遂逐之（逐公徒）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公孫（去聲）于齊次于陽州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不欲納公）

二十六年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二人季氏臣）以幣錦二兩（二匹）縛一如瑱適齊師子猶（梁邱據）受之言於齊侯曰



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請我受師許之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

二十七年 秋會于扈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宋樂祁犂）與北宮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他活反）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有

十年之倚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
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
爲難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
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

二十九年
孟懿子陽虎伐鄆（欲奪公使不得居）公徒敗于且（子餘反）知
季孫歲賈（音古買也）馬具從（去聲）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
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

三十一年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然後伐之
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荀躒曰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季孫練冠麻衣跣
（素典反）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
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
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
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
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
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
公曰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退而謂
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

三十二年
公薨于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
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
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在易卦雷乘乾曰
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
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聞音問）其名曰友爲公室輔
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
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
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
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以爲君慎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位）

定公元年
季孫使役如闞（魯羣公墓所在）公氏將溝焉（季孫惡昭公欲溝絶其兆域不與先君同）
（孔疏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公氏將溝猶言將溝公氏也）榮駕（音加）鵞曰生不能事
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
季孫問于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爲惡謚）對
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自實其不臣之迹）將焉用之
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伯禽子也平子懼而請禱）九月立煬宮（公薨于外平子以爲獲福其廟已毀故立其宮）

五年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近費之地）陽虎
將以璵璠斂（美玉君所佩）仲梁懷（亦季氏家臣）弗與曰改步改玉
（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亦當去璵璠）
八年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從父昆弟）而逐仲梁懷冬
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
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林
楚御桓子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
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陽氏敗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九年 六月伐陽關（討陽虎）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哀公三年 經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寵臣）曰無
死南孺子（桓子妻）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
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 南氏生男則或殺之矣
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
不識也三發（三發問）仲尼不對（不公答）
十二年 經春用田賦
十四年 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音齋）而請伐齊三公
曰子告季孫孔子辭
二十四年 公如越得大子適郢（越王大子得親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
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七年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臧文仲

莊公十一年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蒲忽反一作勃）焉桀紂
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
其庶乎（庶幾於興）
二十八年 經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僖公二十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
欲鮮濟



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烏黃反女巫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
貶食省用務穡（穡儉也○林氏曰以稼穡為先務如貸種借牛之類）勸分（有無相濟）此
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
滋甚公從之
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其俱反）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
不易哉（周頌）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
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戰于升

陘我師敗績
十四年 王使來告難臧文仲對曰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羣臣）
二十六年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
以其不臣也
三十一年 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
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
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三十三年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
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



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文公二年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知柳下惠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家語作置六關謂置關稅行者）妾織蒲三不仁
也作虛器（居蔡事）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祀之）三不知也
五年 臧文仲聞六與蓼（音了）滅（楚滅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六年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
十年 經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七年 襄仲如齊復曰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偷必死
十八年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
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音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
逐鳥雀也
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
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
哀公二十四年 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
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



臧氏

柳下惠

僖公二十六年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也）
文公二年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
仁也

季文子

文公六年 夏季文子（季友孫）聘于陳且娶焉（因聘而自爲娶）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

難過求何害

十二年 經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音運

十三年 鄭伯與公宴于棐 公自晉還鄭伯請平于晉 子家 鄭大夫 賦鴻鴈 小雅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 言同有微弱之憂 文子賦四月 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 鄘風 文子賦采薇之四章 小雅詩為鄭還不敢安居 鄭伯拜

十五年 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齊人執單伯與叔姬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小雅 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六年 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十八年 經季孫行父如齊

莒太子僕來奔 僕弒紀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 音墜 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 則法也 德以處事事以度 待洛反 功功以食 音嗣 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 有常刑 在九刑不忘 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 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 音頹 敳 五才反 檮戭 音桃演 大臨尨降 音龐杭 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 音狸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

宣公元年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蒐隱也）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音赦）之則嚚傲很（戶墾反）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



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他刀反）飻（他結反）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飻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于會故）

十年

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

十八年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謂子惡齊外甥）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東門襄仲）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成公二年

晉郤克將中軍以救魯衛季文子帥師會之陳于鞌齊師敗績

四年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六年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服氏虔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八年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遷新田）

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

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音配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大雅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九年 晉人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大雅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士如韓樂穆姜伯姬母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以豉反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邶風而入喻文子言得己志

十一年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十六年 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季文子孟獻子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宣伯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



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　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

十八年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

襄公二年 齊姜薨襄公嫡母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大雅

季孫於是爲不哲矣

四年 定姒薨（成公妾襄公母）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爲定姒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爲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五年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孟獻子

文公十四年 文伯（穆伯之子穀獻子父）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穀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

十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穆伯也）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illegible]

宣公九年 [illegible]京師 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十四年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 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公二年 楚侵及陽橋（魯地）孟孫（獻子）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之林反）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五年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華元來聘）



六年 經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

十三年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公如京師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輔相威儀者）而重賄之（以公相禮故重賜之）

會伐秦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季文子孟獻子而取其室將
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
聽命姜怒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使孟獻子守於公宮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
申守而行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
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
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　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
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
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
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
十八年 經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朾他丁反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
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葬成公
襄公元年 經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於是爲宋討魚石

二年 經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以待晉師
晉師自鄭以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舊鄭邑以偪鄭知武
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次于鄫崔杼有不服
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
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
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 盟于長樗勑居反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



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
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四年 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　公請屬鄫欲使屬魯助魯出貢賦　晉侯不許
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
命鄫無賦於司馬晉司馬掌諸侯之賦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
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五年 經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俱受命于晉
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
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十年

伐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孟獻子家臣)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音懸)門發郰人紇(孔子父)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音斯)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邶風) 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

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 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十三年

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書勳勞于策) 禮也

十五年

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



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不敢非兄)

十九年

經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臧武仲

成公十八年

晉士魴來乞師(救宋)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宣叔之子) 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襄公四年

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

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恨發反 武仲名)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或作侏) 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十一年

會于蕭魚救鄭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藉手之功) 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十三年

冬城防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四年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

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



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十七年

齊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 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郰叔紇(孔子父) 臧疇臧賈(皆臧紇昆弟) 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十九年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銘德不銘功) 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

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
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
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

二十一年

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
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
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
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
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



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
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
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
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
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
功（大禹謨）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二十二年

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
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旣獻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下）季孫失色　孟
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孟氏之御）謂公鉏苟立
羯（羯居竭反孟莊子庶子秩之弟孝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孟孫卒
遂立羯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
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
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
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
（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辟婢亦反穿藏也）藉除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
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孟氏又
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國名）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
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
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
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子

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己請)遂自爲也(爲自爲請)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從使甲從己)(慮毒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罪惡盟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惡臣謂奔亡者)而問盟首焉　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獻子之孫子服惠伯)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音智下同)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昭公七年

孟僖子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不當大位)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子乎

十年

平子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小雅)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壹同也同人于畜牲)將誰福哉

孟莊子

襄十六年

齊侯圍成(成孟氏邑)孟孺子速徼(古堯反要也)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遂塞海陘(陘音刑魯隘道)而還

十八年

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橁(勑倫反木名)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

二十年

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二十三年

經己卯仲孫速卒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孟氏之御)謂公鉏(季武子長子)苟立羯(居竭反孟莊子孺子秩之弟)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襄公二十五年
孟公綽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欲得民心）
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孟懿子
昭公七年
孟僖子（懿子之父）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郊勞以爲己病）及其將死也召
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若獲沒必屬（音燭）
說（南宮敬叔）與何忌（懿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十一年
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鄰女）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
簉（初又反副倅也）反自侵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
泉邱人（似雙生）
二十五年
九月戊戌伐季氏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孟氏執郈昭伯殺
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
二十七年
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
三十二年
經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公元年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孟懿子會
城成周
三年
經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六年
季桓子如晉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
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
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謂簡子
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
請以取入焉
經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何忌不言何闕文）



七年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
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
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十年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
十二年
經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許規反）費
哀公元年
經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
經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
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
句（音劬）繹

十年 經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六年 經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八年 三月吳伐我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
何患焉且召之而至〔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又何求焉

十四年 經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季桓子

定公五年 季平子既葬桓子〔意如子季孫斯行下孟反〕東野〔季氏邑〕及費子洩〔公山不狃〕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　十月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

春秋左傳彙輯　卷四　八才　孟懿子　季桓子　四九

六年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
幣晉人兼享之
經季孫斯仲孫忌〔不言何闕文〕帥師圍鄆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
之墮伏而待之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余必殺女虎懼
乃還

八年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桓子之弟〕更季氏〔代桓子〕　冬十月壬辰將
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
以鈹〔普皮反〕盾〔食允反〕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仕詐反〕
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
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
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
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
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　陽虎取寶
玉大弓以出公斂陽〔處宰公斂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
桓子〔欲以彊孟氏〕孟孫懼而歸之

十二年 經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春秋左傳彙輯　卷四　八才　季桓子　五十

哀公二年 經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
東田及沂西田

三年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
亡也
經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寵臣〕曰無死南孺子〔桓子之妻〕之子男也則
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　南氏
生男正常載以如朝遂奔衛公使視之則或殺之矣

定公八年　十年

叔孫武叔

陽虎劫公與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公若爲郈宰）其圉人（武叔之圉人）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

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



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十二年

經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哀公　年

經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音鉤）

三年

經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經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十一年

齊師伐我及清季孫使從于朝（使冉求也）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

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吳子呼叔孫（武叔）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普悲反）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子貢）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子服景伯

哀公三年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



七年

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

八年

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于我乃與之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

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吳伐我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

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　吳人行成將盟景

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

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

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出盟）



乃請釋子服何於吳（釋舍也魯人欲留景伯于吳為質）吳人許之以王

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魯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遂兩止）

十二年

會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

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

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

行

十三年

會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

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

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

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

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

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

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

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

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

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

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吳人信鬼）

（故以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



於王乃歸景伯

十五年

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

季康子

哀公三年

秋季孫有疾（季孫桓子）命正常曰無死（付以後事）南孺子（桓子妻）之子

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

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

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

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辟位也）公使

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七年 公會吳于鄫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不敢虛國盡行）

八年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不樂而出（季孟意異）秋伐邾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十一年 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



求曰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 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卒終也）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答）而私於冉有弗聽

十二年 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音問喪冠）放絰而拜

十四年 小邾射（音亦）以句繹（古侯反）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二十一年 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季桓子外祖母○景公母姓曹氏）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有不腆



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二十四年 公如越得大子適郢（越王大子得親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 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劬勞不宜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

越子使后庸來聘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恥從后庸盟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乙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孟武伯

哀公十一年

齊國書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口不言奔洩曰驅之欲奔



十四年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去聲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音納袒免音問哭于衢聽共請聽命共使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

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

十七年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二十五年

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見上季康子類

二十七年

越子使后庸來聘見上季康子類

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可得以壽死不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

孟之反

哀公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孟之側孟氏族字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陽虎



昭公二十七年

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

定公五年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音餘煩美玉君所佩斂仲梁懷亦季氏臣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子洩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從父昆弟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昌欲反即文伯及秦遄皆奔齊

六年

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于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欲因辱二桓並媚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聘）孟孫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氏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



齊師齊師聞之墮（許規反）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

公侵齊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先歸）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攻二家）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普皮反）盾（食允反）夾之陽越殿（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免己）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入）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



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九年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

哀公二年

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苦結反刻也）其軸麻約而歸之（欲絕追者載葱初江反）靈（車名）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晉趙鞅納衛大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音班）送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四）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鄭人不知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

春秋左傳彙輯　卷四　人才　陽虎　公山不狃　卆二

九年

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

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

定公五年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亦季氏臣）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費宰子洩）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去聲）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從桓子）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

定公八年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故五人因陽虎

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許規反）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音勑）須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

哀公八年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與不狃俱自齊奔吳）輒對曰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

春秋左傳彙輯　卷四　人才　公山不狃　卆三

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去聲）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　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引導）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成備）

春秋左傳彙輯卷四

# 春秋左傳彙輯卷五

歙[illegible]周甫摘録

（藏印）

## 人才門

### 衛臣

#### 甯武子

僖公二十八年

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 去聲 期入甯子先長牂 子郎反 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 甯子 忠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 公子歂 市專反 犬華仲前驅 衛侯遂驅前馬奄甯子未備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衛侯與元咺 況晩反 訟 爭殺叔武事 甯武子為輔鍼 其廉反 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 以衣食為己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



三十年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乃釋衛侯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 息亮反 奪予享 夏后啟之孫居帝丘 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 杞鄫夏後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文公四年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詩小雅非常之禮公特以示意 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 私問之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 昔諸侯朝正於王 朝而受政教 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 苦愛反恨怒也 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 音盧 弓矢千以覺報宴 以明報功宴樂 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 蘧伯玉 公子荊附

襄公十四年

孫文子并帑於戚 戚孫林父邑將欲作亂故令并處 而入見蘧伯玉 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

二十五年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爲己求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剽)及大子角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適衛說(音悅)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尹公佗

襄公十四年

公(衛獻公)出奔齊(孫文子之亂)　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庾公差)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禮射不求中)射兩軥(其俱反車軛卷者)



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悔而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

史魚

襄公二十九年　定公十三年

吳公子札適衛(見蘧伯玉類即史鰌)

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音秋史魚)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文子之子)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

公叔文子

襄公二十九年　定公六年

吳公子札適衛(見蘧伯玉類即公叔發)

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



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尊卑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南子)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孔文子

昭公七年 孔成子（孔達孫烝鉏）夢康叔謂已立元（衛靈公名夢時未生）余使羈（烝鉏子）之孫圉（孔文子）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 故孔成子立靈公

定公四年 經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哀公元年 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十一年 初疾（衛大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衛邑）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



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大叔疾奔）衛人立遺（疾之弟） 使室孔姞（孔文子女疾之妻）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

祝佗

定公四年 將會（會名召陵） 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爲大祝字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由又反） 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



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 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七見反）茷（音吠）旃旌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

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分康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音忌毒也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放也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



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直龍反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乃長衛侯于盟

彌子瑕

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大夫公叔文子諫乃止

哀公二十五年

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即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

王孫賈

定公八年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子對反擠也衛侯之手及捥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衛大夫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恥也語之且曰



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

晉臣

三卿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適晉說音悅趙文子武韓宣子起魏獻子舒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于三家

悼之四年晉悼公哀公子晉荀瑤知伯帥師圍鄭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貌醜也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趙襄子由是惎其冀反毒也知伯遂喪去聲下同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晉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趙氏

閔公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趙夙御戎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趙夙耿以爲大夫趙夙趙衰兄

僖公二十三年 公子重耳之及于難從者狐偃趙衰初危反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乃送諸秦公享之亨公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

二十四年 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二十五年 趙衰爲原大夫　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徑猶行也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二十七年 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命趙衰爲卿讓于欒枝先軫

三十一年 晉蒐于清原作五軍趙衰爲卿

文公六年 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代趙衰　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辟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七年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酆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宣公二年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趙盾爲旄車之族公行之官使屏季括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使爲衰之適

八年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代趙盾）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

成公八年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朔之子母莊姬晉成公女）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八年 晉悼公即位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

襄公十三年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

二十三年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

二十五年 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三十年 晉悼夫人食（音似）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趙武屬）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



昭公元年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趙衰廟在南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

庚戌卒

五年 楚遠啟疆曰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下皆三軍將佐成趙武之子高氏姓名考云父武卒後立為次卿代韓起佐中軍）

二十五年 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簡子趙鞅高氏姓名考云成子曾昭公時為卿哀公時為政）

定公九年 陽虎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十三年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十四年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趙孟患之安于乃縊而死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哀公二十年 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

魏氏

閔公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魏即巍本字）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僖公二十三年
公子重耳及于難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魏犨畢萬孫芒季之子司空季子

成公十八年
晉悼公卽位魏絳爲司馬絳犨子○史記犨生悼子悼子生絳世本無悼子後佐新軍又將下軍

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十一年
會于蕭魚鄭人賂晉侯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

二十三年
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子初欒盈佐



魏莊子魏絳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　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遂超乘命驅之出之公宣子范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已同心

昭公二十八年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謂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爲有力於王室故擧之謂知徐吾爲塗水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魏戊舒庶子爲梗陽大夫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鄔大夫司馬彌牟孟大夫孟丙銅鞮大夫樂霄楊氏大夫僚安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擧也　仲尼聞魏子之擧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擧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三十二年
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居君位　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

定公元年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代天子大夫爲政　衛彪傒曰大事奸義必有大咎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平聲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示貶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十三年
魏襄子魏舒孫曼多也○高氏姓名考作魏舒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



將逐荀寅范吉射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

## 韓氏

桓公三年
曲沃武公莊伯子伐翼韓萬御戎萬莊伯弟高氏姓名考云或曰周同姓韓國之後

僖公十五年
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簡萬之孫○高氏姓名考作韓簡子輿爲一人據世本萬生賕伯賕伯生子輿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宣公十二年
晉師救鄭韓厥爲司馬獻子也萬元孫○高氏姓名考曰子輿子

成公十八年
韓獻子爲政於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

襄公七年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代厥爲卿)辭
曰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起無忌弟宣子)與田蘇游而
曰好仁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

十三年
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韓起佐
之

二十六年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
旅(時事四時職貢)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
不失舊

三十一年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爲政者其韓



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
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
貪求欲無厭魯其懼哉　及趙文子卒韓宣子爲政

昭公二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音現)觀書於大史氏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楚子朝其大夫曰若吾以
韓起爲閽(刖足)以羊舌肸爲司宮(刑官)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薳啟彊曰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音央)知盈羊舌
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
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襄無忌子)韓須受命而使
矣(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　韓賦七邑皆成縣也　晉人若喪
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言十家舉大數也)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
武怒以報其大恥其蔑不濟矣

三十二年
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不信韓須子亦曰伯音亦曰韓簡子)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舅犯

僖公二十三年
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偃舅犯)從重耳在秦懷公



執狐突乃殺之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從(去聲)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
司空季子　過衛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
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與子犯謀醉而遣
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
從者皆足以相國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
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國語狐偃趙衰賈佗皆卿才)　楚子曰其
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秦伯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

之文也請使衰從
二十四年 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
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
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辛
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
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 而信宣
於諸侯今爲可矣
二十七年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



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
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 晉侯始入而教其
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
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
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
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
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 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 晉
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
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
臣犯曲在彼矣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
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狐毛狐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二十九年 會盟于翟泉
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秦伯與鄭人盟乃還子犯請擊之
宣公十二年 欒武子曰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趙簡子

昭公二十五年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子朝亂謀定之 趙簡子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
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游吉見趙簡子簡子
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
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音汝 塞素代反）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　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般音班）戍周而還

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蔡



史墨曰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本非趙鞅）意若德可以免

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蠃（力果反）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

定公四年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六年

宋樂祁見溷而行（往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食允反）六十於簡子

八年

范獻子言於晉侯執樂祁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十年

經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夷儀也

十三年

經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經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



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鞅圍衛衛人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晉陽晉陽趙鞅邑）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不如侵齊而謀之（欲因懼齊而徙則衛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音脫）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午子）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趙氏臣）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
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晉人圍之　荀躒言於晉侯曰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
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
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公國人助公二子
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
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知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
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
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
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
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音班送之士吉射逆之
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斬艾百姓欲
擅晉國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二三
子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
免去厮役志父簡子名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
桐棺三寸不設屬音燭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
之罰也甲戌將戰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
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鄭人擊簡
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衛大子蒯聵
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
可矣立大子前佚令男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
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
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
死晉前列　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吐刀反嘔血
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
爲討周人殺萇弘
冬十一月晉趙鞅圍朝歌荀寅犯師而出奔邯鄲十一月趙
鞅殺士臯夷范氏族惡范氏也
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

五年 六年 九年

臨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衛助范氏)遂圍中牟

經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史龜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趙鞅姓盈)子水位也(宋姓子)名位敵不可干也史趙曰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陽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乃止

十年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齊)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



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十三年

秋七月辛丑盟(會黃池)吳晉爭先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

十四年

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

十五年

經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十七年

經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

大子又使椓(中角反訴父也)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去聲)陳瓘救衛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

二十年

越圍吳趙孟(襄子無恤)降于喪食(時有父簡子之喪)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先主簡子質盟信也)

師曠

襄公十四年

師曠(晉樂大師子野)侍於晉侯對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

常也

十八年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
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二十六年 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叔向子朱不心競爲忠而撫劍拂衣）
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三十年 絳縣人與于食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
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筐之歲也七十三年矣



昭公八年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
言或馮焉（馮皮冰反）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曰作
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是晉侯方
築虒祁之宮（虒音斯）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是宮也成諸
侯必叛夫子知之矣

九年 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而
遂酌以飲工（飲去聲 工師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
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
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樂作樂）是不聰也

王良

哀公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般音班）送之趙鞅禦之將戰郵無
恤（王良也）禦簡子衛大子（蒯聵）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
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既戰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
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鄭臣

子都

隱公十一年 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閼（子都）也與潁考叔爭車潁



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戟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
怒 秋七月庚辰傅（音附）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音矛）
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隊而死） 鄭伯使卒出豭行
（音杭）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莊公十六年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祭仲黨）

子產

襄公八年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順（子產子國之子）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

十年

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
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
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
宮子產聞盜爲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眾官)閉府庫愼閉藏
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
於北宮(先臨尸而攻盜)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
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
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不誅
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眾
怒而焚之是眾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
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
子得所欲(爲政也)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
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

十五年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子駟子)伯有(子耳子)
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公孫
黑爲質焉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慧
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
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謂子產等)易淫樂之矇(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
之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十九年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二十二年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
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
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
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平聲)之役(在九年)楚人
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
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
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觀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
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
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正朝)貳於楚
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古力反)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
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音現)於嘗酎(直又反嘗新飲酒○傳氏遂門嘗秋
祭)與執燔焉(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
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
常國家罷(音皮)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

二十四年

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



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二十五年

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子美入子產數俘而出但數其所獲人不將以歸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以正其衆官以安定之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閼父舜後以服事我先王武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閼父之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



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音祈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初危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晉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問爲政焉對曰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
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然明名之面而已今吾見
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
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
畔其過鮮矣

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去聲六邑子產
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
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



當受二邑以固予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於
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
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
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
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
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
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
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

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產賦隰桑小雅趙孟曰武請受其卒
章

二十八年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
乎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于況反往也勞于東門
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
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外僕言



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
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
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
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
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
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
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
焉可也

與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

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伐伯有）伯有奔雍梁遂奔許人謂子產就直助彊（言就子晳之直助三家之彊）子產曰豈爲我徒（言不以駟良爲黨）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爲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產義之）子皮止之衆



曰人不我順（言子產不順我三家）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印段）皆受盟于子晳氏　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子皮）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公孫段）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旣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旣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

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豕為足子張怒豐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無寧猶無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館以贏諸



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

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導音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少年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厭於甲反下同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



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皙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　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用戈子皙直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子大叔游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

宗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
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
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
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懷胎爲震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
與之唐屬之玉反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裔遠也
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帝顓頊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
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
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
災於是乎禜音詠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
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所念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
使有所壅閉湫子小反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
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
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
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
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　晉侯聞子產
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子皙伯州犁城犨櫟郟三邑本鄭地鄭人
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
鄭何患焉
鄭游吉如楚歸謂子產曰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
侯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鄭公孫黑將作亂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
懼弗及乘遽傳驛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
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

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
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
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子晳
之子）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
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
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罪於木）
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小雅）既享子產乃具田
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



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
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
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
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
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
欲盡濟
諸侯如楚椒舉言於楚子曰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
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
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楚子示諸侯
侈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
鄭子產作丘賦（丘賦如魯之田賦）　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
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子產
以爲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　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
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
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己法）　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
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
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今吾子相鄭國作
封洫立謗政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　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
難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
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楚公子弃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
諸柤（音查）　見子產以馬四匹

七年

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公孫段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



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

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伯有之子）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何爲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伯有以妖鬼立恐惑民並立洩使若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

十年

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權勢孔疏言有權勢則物備）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孔疏從微而至著）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



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爲子產故不以罪降）

如晉葬平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昭公叔向辭之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

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
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
十一年
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
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
罰之蔡必亡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十二年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
徒執用毀具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
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去聲之司
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北鄧反下棺弗毀則日中



而塴子大叔請毀之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
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
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
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十三年
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
九張行 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
盟會處 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張幄幕子大叔止
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
矣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在甸服外
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
以爲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
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
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
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子產歸未至聞子
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



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
之基小雅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
也
十六年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
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
縣音懸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諫子產 曰夫大國之人
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孔張失位吾子之恥
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頗普何
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

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志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



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音古）罪不亦鋭乎（鋭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音嫁）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

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毗志反）耦（用次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其丈反）賈（無強市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于唐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　宣子喜曰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鄭大旱使屠擊祝欵豎柎有事於桑山（祭山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謂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十七年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欲以禳火子產弗與

十八年

經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五行傳青祥白祥之類皆惡徵也民震動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



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使子寬子上巡羣屏上聲攝祭祀之位至於大宮祖廟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音石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非常行火所焮許靳反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備姦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就大陰禳火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鄘城也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弃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孔疏此豫計之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去聲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



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雖與他國為竟毋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十九年

鄭駟偃子游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

二三臣札瘥才何反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音詠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



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五年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麋鹿麏狼兎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



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哀公十二年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間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音羊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俱弃之

游吉

襄公二十四年

晉侯使張骼庚百反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於元反射音石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叔游吉大國之人不可與也不可與等欲使下之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蒲口反婁路口反無松柏部婁小阜

二十五年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以語子大叔子大叔問政於子
產 ∴

二十六年
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
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
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 秦人不予

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
惠也

二十八年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
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



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
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
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
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
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
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
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
復之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
弃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

二十九年
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
民矣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
叔見大叔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
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夏肄
杞肄餘也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
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小雅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三十年
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伯有之難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
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
盟大夫己巳復歸

三十一年
子產爲政有事[illegible]子產類
北宮文子入聘[illegible]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子大叔美秀而
文 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

昭公元年
鄭放游楚子南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游楚之兄子大叔
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 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
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素葛反蔡

三年　　五年　六年

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
游
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
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
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今嬖
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唯
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



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
在君子之後乎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
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
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孟張趯）而
將無事吉庶幾焉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
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
楚公子弃疾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六年

（音查）見子大叔以馬二匹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
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
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春會楚子於陳
晉平公卒游吉遂如晉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
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
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



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
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
之
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
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
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
終事之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
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

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
將
十六年　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
將爲葬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
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
毀於而鄉（去聲）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
二十年　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音丸蒲）之澤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



二十四年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
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
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
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
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
而與宣子圖之
二十五年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
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
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全文見子產類）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

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
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
不亦宜乎
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
及王弗能久矣
三十年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弔葬共使）
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
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
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



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
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音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
加而不討其乏明底（音旨）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
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
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
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
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定公四年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

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行人子羽

襄公二十四年 鄭行人公孫揮（子羽也）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

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子產辭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二十九年 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三十年 公孫揮與裨竈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知其不能久存）

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以兵入逆）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

會于虢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謂弃疾）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退會子羽謂子



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齊國弱陳公子招衛齊惡）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十六年 子大叔子羽謂子產（見上游吉類）

裨諶

襄公二十九年　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下詳見子產類）

三十一年　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春秋左傳彙輯卷五

# 春秋左傳彙輯卷六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 人才門

### 齊臣

#### 公子糾

莊公八年　初襄公立無常亂作（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庶兄）來奔

九年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史記作笙瀆賈氏逵曰句瀆）



#### 管仲

莊公八年　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也）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　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鮑叔帥師來言曰管召讎也請得而甘心焉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土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治理之才多于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三十二年　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趙氏鵬飛曰左氏非國史以其所聞

閔公元年

取經文之近者合之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莊三十二年偶有城小穀之事是取申無宇之言而偶合之也

管敬仲言于齊侯曰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僖公四年

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僖七年

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受所當貢天子之物）

鄭大子華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音恭）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會位也）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旣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介因也）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

僖十二年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



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去聲）矣（大雅）

僖十七年

公與管仲屬孝公（公子昭鄭姬所生）於宋襄公以爲大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二十四年

晉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音石）（乾時之役射桓公中帶鉤）而使管仲相

三十三年

晉臼季對曰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息亮反）以濟

昭公十一年

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

名忽

莊公八年 亂作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

崔子

宣公十年 崔杼直呂反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成公十七年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

十八年 經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他丁反　謀救宋也



襄公元年 經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二年 會于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崔子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六年 齊滅萊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

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

十年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十四年 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向之會亦如之

十九年 齊侯疾崔杼微逆光前廢在東鄙立公子牙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靈公妾請立牙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大子光執公子牙于句古侯反瀆之丘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



二十三年 齊侯自衛將遂伐晉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毁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子姑止之文子陳公子完之孫須無武子崔子也　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弒君之惡過於背盟主惡不得其死

二十四年 經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二十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

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
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偃之姊）
而美之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偃齊桓公之祖）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
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變巽）風隕（變而隕落）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力之反寡婦）也何害先夫當之矣（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



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因是怒公）
又以其間（去聲下同）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音悅）于
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
夏五月莒爲且（子餘反）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
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
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
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
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
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言行夜得）



（淫人受命討之）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
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力侯反）堙（音因）皆死（八子力臣公所嬖者）
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他活反）弁而死
于崔氏申蒯侍漁者（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
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
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
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
還（齊羣公子）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



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
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
歃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
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
里四翣（所甲反）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晉侯使魏舒宛（於元反）沒逆衛侯（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以質之）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二十八年

以抓入曰棠无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
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
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
與彊怒欲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
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
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普結反）盧蒲嫳曰彼君之讎
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
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
難（去聲）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



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
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
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
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郭姜）
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
縊（終不見其妻囚入於其宮）崔明夜辟（婢亦反）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
慶氏亡釋盧蒲嫳於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
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

襄公十七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五年

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
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
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更殯之于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以其
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一說即崔杼之棺蓋尸腐不可戮故尸棺於市以示戮）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晏子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古顏反）屨食鬻
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不同）
（晏子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曰唯卿爲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



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受錮欒氏之命）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
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
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
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齊侯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
濟國之福也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興

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二十七年

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爲林父執衛侯）若之何

二十八年

慶封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之邊鄙六十邑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音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

昭公

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

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殞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猶



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去聲）豆區（音歐）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其愛之

五年

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
虞遂伯戲（平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子小反）隘囂塵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苦代反）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
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
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
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
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
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



言而齊侯省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
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
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
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
哉（子旗子雅子）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鄭罕虎如齊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

六年　十年

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
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
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助）
遂伐虎門（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
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
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　欒施
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
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



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紆粉反）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
滋長

二十年

齊侯疥遂痁（失廉反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
丘據與裔款（二子嬖大夫）言於公曰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
辭賓公說告晏子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澤之萑（音丸）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
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逼近國都之關）暴征
其私承嗣大夫強（其丈反）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
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

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
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
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
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晏子侍于遄臺公曰唯據(梁丘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
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
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章善反炊也)之以薪宰夫和之齊
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
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
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
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
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少皞司寇)始居此

地季萴(仕側反虞夏諸侯)因之有逢伯陵(殷諸侯)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
君所願也

二十六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
諂(諂本又作慆)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
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
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



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少惰陳
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
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
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
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
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
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
以先王上之

陳文子

襄公二十二年 晏平仲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
下同之天之道也

二十三年 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
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　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也況以惡乎

二十四年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
戢必取其族

二十五年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爲己取也）武子筮之遇困之
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變巽）風隕妻
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

二十七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
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
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

二十八年 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
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
志（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
可忘也子其勸行

陳文子謂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
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于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善其不志于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慶封田于萊陳無宇



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慶封）卜之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
梁（不欲慶封得救難）　嘗于大公之廟盧蒲癸刺子之（慶封子）公
懼陳須無以公歸稅（吐活反）服而如内宮慶封歸入伐内
宮（陳鮑在公所）　弗克

華周杞梁

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襲莒門于且（子餘反）于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莒地）杞殖
梁（卽杞）華還（音旋卽華周）載甲（二子齊大夫）夜入且于之隧（狹路）宿於
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

哀公十四年

死曰請有盟(要二子致死戰無)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逆喪)使弔之辭齊侯弔諸其室

陳恒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子我)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陳恒)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使詐病)而遺之潘(音翻)沐(米汁可以沐頭)備酒



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爲患)初陳豹(亦陳氏族)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言己達之)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逃而隱于陳氏今又隱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宮中小門)與大門(公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邱(陳氏邑)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向魋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音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

十五年

齊陳瓘如楚(陳恒兄子玉)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與貢同)爲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子贛對曰

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
百因與衛地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
君是以寒心成子病之乃歸成（成叛于齊）
二十七年 晉荀瑤伐鄭鄭駟宏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音燭）孤
子三日朝（會死事者之子使三日朝以禮之） 設乘車兩馬（大夫服） 繫五邑
焉召顔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
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
救鄭及留舒（齊地）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及濮雨不涉
子思曰（國參）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



無及也成子衣（去聲）製（雨衣也） 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
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 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
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楚滅陳非鄭之罪蓋誣陳子故陳子怒） 故
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察陳衷之善以討鄭） 謂大夫其恤陳乎
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 成子怒曰多陵人者
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 告成子曰
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
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
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疑其有爲晉之心）

易牙

僖公十七年 齊侯好內多內寵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 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 有
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
武孟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明年宋伐齊殺無虧）
二十六年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
援

楚臣

令尹子文



莊公三十年 秋申公鬪班殺子元鬪穀（奴走反）於菟（音烏徒） 爲令尹自毀其
家以紓楚國之難
僖公五年 楚鬪穀於菟滅弦
七年 鄭殺申侯以說于晉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
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二十年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二十三年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夷一名城父） 城頓而還子文以
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楚大夫薳呂臣） 子若國何（以爲子玉不任令尹）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

二十七年

四

有幾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
時不爲令尹委重于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楚邑于委反終日而畢
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
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
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
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
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初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

人才　令尹子文　三三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
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
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
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及令尹子文卒鬬
般音班子文之子子揚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
而殺之子越爲令尹　將攻王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
滸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䢵音云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
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
諸夢音蒙澤名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

宣公十二年

宣公十一年

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
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子揚之子
使於齊還及宋聞亂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
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
曰生易其名也

孫叔敖

令尹蔿尤委反艾獵孫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
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
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

人才　令尹子文　孫叔敖　三三



晉隨武子曰爲敖即孫叔敖爲宰令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　楚子北師次于郔音延聞晉師既濟王
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
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
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
乎令尹南轅反旆回車南鄉伍參言於王王告令尹改乘轅而
北之　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遂出陳去聲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

啟行（小雅）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
進師（郯之戰）

子西

昭公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之庶長）曰大子壬弱其母
非適也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
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
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三十年 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



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
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
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王季謂大王）不知天將
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
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安也）吾鬼神而寧吾族姓
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

定公五年 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
祥 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
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焚之而又戰

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
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
善 王賞（九子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
怨道也 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
洩（楚邑失王恐國人潰散故爲王車服以保安道路人）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
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

六年 吳敗楚舟師楚國大惕子期又以陵師（陸軍）敗于繁揚令尹



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
楚國

哀公元年 楚子圍蔡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九日而成）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
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
室不觀（臺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
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
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

音皮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闔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
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　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其死讎
乎命公子申爲王申子西也不可　王卒于城父子閭與子
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十三年　經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十五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



十六年　楚大子建與晉人謀襲鄭鄭人省之遂殺子木建也其子曰
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
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
藩焉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
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
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
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
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次第我死令尹
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詰得

自死我乃不復爲人子西不悛　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
朝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慚於葉公

葉公

定公五年　葉公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子高也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吳人楚獲后臧之母楚既定臧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
哀公四年　左司馬眅普版反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會其衆也
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
昔之期一夜也　襲梁及霍
十六年　鄭殺子木楚大子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



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
不利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
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
悔之弗從　遂作亂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
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
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
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
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
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音乂

也（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
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
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子西子期）楚不國矣弃德
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
山而縊其徒微之（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乃烹
石乞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爲令尹（子西子子國）
使寬爲司馬（子期子）而老於葉（言終傳之）

十七年　楚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
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唯其任也何
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本又作慆疑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
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左史）臣懼右領
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
使師（子西子公孫朝）師取陳麥遂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惠王弟）
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
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 宋臣

### 宋朝

定公十四年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蒯
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
艾豭大子羞之

### 向魋

定公十年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
有白馬四（宋景公）公嬖向魋（桓魋司馬）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
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勑乙反）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
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
卑魋亦有頗（普多反）焉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十一年　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
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哀公十一年　衛大叔疾出奔宋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邑）宋公
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
叔疾

十二年　宋向魋救其師（前年鄭罕達救嵒圍宋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
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

十四年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向魋邑）易薄（公邑）公曰不可薄宗邑

也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僞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皇野）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向魋兄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魋弟）騁而告桓司馬（即魋也）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亦魋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宋滅曹爲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不能亦入于曹取質（劫曹人子弟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向魋弟）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衛大夫）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僖公二年

五年

虞臣宮之奇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上聲）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頰輔）車（牙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皮冰反）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

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婦人

邑姜

昭公元年

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方震大叔懷胎為震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之玉反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十年

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今茲歲歲星在顓頊之虛謂元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齊薛二國元枵之地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客星居元枵之維首告邑姜也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邑姜齊之既嫁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　邑姜晉之妣也

吳孟子

哀公十二年

經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音問喪冠放絰而拜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傳氏遂曰弔畢而適季氏古者弔無拜禮

南子

定公十三年

公叔戍公叔文子之子又將去夫人靈公夫人南子之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明年逐戍

十四年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召在遠年　大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喻南子盍歸吾艾豭喻宋朝　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

哀公二年

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



他子且亡人之子輒在

杞梁妻

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歸襲莒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逆喪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梁一名杞殖　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去聲郊弔婦人無外事故齊侯弔諸其室

春秋左傳彙輯卷六